国学提要著録叢書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八二冊目次

明史三百三十二卷目錄四卷（四）　（清）張廷玉等撰　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　〇〇一

明史三百三十二卷目錄四卷（四）

（清）張廷玉等撰

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解縉　胡廣　胡儼　黃淮　金幼孜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祖子元爲元安福州判官兵亂守義死父開太祖嘗召見論元事欲官之辭去縉幼穎敏洪武二十一年舉進士授中書庶吉士甚見愛重常侍帝前一日帝在大庖西室諭縉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縉卽日上封事萬言畧曰臣聞令數改則民疑刑太繁則民玩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嘗聞陛下震怒鋤根翦蔓誅其姦逆矣未聞褒一大善賞延於世復及其鄉終始如一者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經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多戰國縱橫之論韻府出元之陰氏抄輯穢蕪畧無可採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隨其後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下及關閩濂洛根實精明隨事類別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歟又今六經殘缺禮記出於漢儒踳駁尤甚宜及時刪改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皐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傅說箕子於太學孔子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祀以爲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於其鄉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賜以王爵以顏路曾哲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肆官妓非人道之所爲禁絕倡優易置寺

闍執戟陛墀皆爲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除山澤之禁稅課務鎭之征商木輅朴居而土木之工勿起布墾荒田而四裔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於人倫經咒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簿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申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近年以來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勳勞甚非所

以勵清要長風采也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每聞上有赦宥則必故爲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此皆小人趨媚効勞之細術陛下何不旰旰肝膽而鏡照之哉陛下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姦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瞽趨而或布於朝省椎埋囂悍之夫鬬茸下愚之輩朝捐刀錐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符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辭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天

下皆謂陛下任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者善惡鄉鄰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臣欲求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帥將見作新於變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微神怪妄誕臣知陛下洞矚之矣然猶不免所謂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一統之輿圖已定矣一時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姦雄已憚矣天無變災民無患害聖躬康寧聖子聖孫繼繼繩繩所謂得

眞符者矣何必興師以取寶爲名諭衆以神仙爲徵應也哉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虛而商稅之征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姦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菓絲有稅既稅於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至於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今日之土地無前后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輕重無別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欲拯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

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近世紐於晏安墮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城望風而靡及今宜敕有司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兼教民兵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學田貢士有莊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況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風化之所由也孔子曰名不

正則言不順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於六卿郎中員外內職也而以名於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迴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倡以禮而今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使柔懦之徒蕩無廉耻進退奔趨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勵節義也臣以爲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厲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足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急於陳獻畧無次序惟陛下幸垂鑒焉書奏帝稱其才已復獻太平十策文多不錄縉嘗入兵部索皂隸語嫚尚書沈潛以聞帝曰縉以冗散自恣耶命改爲御史韓國公李善長爲御史大夫縉以而子歸益令進學後

得罪死縉代郎中王國用草疏白其寃又爲同官夏長文草疏劾都御史袁泰泰深銜之時近臣父皆得入覲縉父開至帝謂曰大器晚成若以而子歸益令進學後十年來大用未晚也歸八年太祖崩縉入臨京師有司劾縉違詔旨且母喪未葬父年九十不當舍以行謫河州衞吏時禮部侍郎董倫方爲惠帝所信任縉因寓書倫五品服命七人命婦朝皇后於柔儀殿后勞賜備至又以立春日賜縉等金綺衣與尚書垺縉等入謝帝曰春坊大學士帝嘗召縉等曰爾七人朝夕左右朕嘉爾勤慎時言之宮中恒情慎初易保終難願共勉焉因各賜五品服命七人命婦朝皇后於柔儀殿后勞賜備至

代言之司機密所繫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書下也問謂宜待之有禮稍忤機權其徒必貳此類非一頗皆之風世不多有若使進言者無所憚聽言者無所忤天

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共勉之其年秋胡儼出爲祭酒
縉等六人從容獻納帝嘗虛已以聽縉少登朝才高任
事直前表裏洞達引拔士類有一善稱之不容口然好
臧否無顧忌廷臣多害其寵又以定儲議爲漢王高煦
所忌遂致敗先是儲位未定淇國公邱福言漢王有功
宜立帝密問縉縉稱皇長子仁孝天下歸心帝不應縉
又頓首曰好聖孫謂宣宗也帝領之太子遂定高煦由
是深恨縉會大發兵討安南縉諫不聽卒平之置郡縣
而太子既立又時時失帝意高煦寵益隆禮秩踰嫡縉
又諫曰是啓爭也不可帝怒謂其離間骨肉恩禮寖衰

四年賜黃淮等五人二品紗羅衣而不及縉久之福等
議稍稍傳達外廷高煦遂譖縉洩禁中語明年縉坐廷
試讀卷不公謫廣西布政司參議既行禮部郎中李至
剛言縉怨望改交阯命督餉化州永樂八年縉奏事入
京值帝北征縉謁皇太子而還漢王言縉伺上出私覲
太子徑歸無人臣禮帝震怒縉時方偕檢討王偁道廣
東覽山川上疏請鑒贛江通南北奏至遽縉下詔獄拷
掠備至詞連大理丞湯宗人府經歷高得暘中允李
貫贊善王汝玉編修朱紘檢討蔣驥潘畿蕭引高并及
至剛皆下獄汝玉貫紘引高得暘皆瘐死十三年錦衣

衛帥紀綱上囚籍帝見縉姓名曰縉猶在耶綱遂醉縉
酒埋積雪中立死年四十七籍其家妻子宗族徙遼東
方縉居翰林時內官張興恃寵咎人左順門外縉叱之
興斂手退帝嘗書廷臣名命縉各疏其短長縉言蹇義
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量不遠小人劉儁有
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
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
法尚能持廉宋禮戇直而苛人怨不鄒陳洽疏通警敏
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駔儈之心帝以付太子太子
因問尹昌隆王汝玉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

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耳後仁宗即位出縉所疏示楊
士奇曰人言縉狂觀所論列皆有定見不狂也詔歸縉
妻子宗族縉初與胡廣同侍成祖宴帝曰爾二人生同
里長同學仕同官縉有子廣可以女妻之廣頓首曰臣
妻方娠未卜男女帝笑曰定女矣已而果生女遂約婚
縉敗子禎亮徙遼東廣欲離婚女截耳誓曰薄命之婚
皇上主之大人面承之有死無二及赦還卒歸禎亮正
統元年八月詔還所籍家產成化元年復縉官贈朝議
大夫始縉言漢王及安南事得禍後高煦以叛誅安南
數反置吏未久復棄去悉如縉言縉兄綸洪武中亦官

御史性剛直後改應天教授子禎期以書名
黃淮字宗豫永嘉人父性方國珍據溫州遜跡避僞命
淮舉洪武末進士授中書舍人成祖即位召對稱旨命
與解縉常立御榻左備顧問或至夜分帝就寢猶賜坐
榻前語機密重務悉預聞既而與縉等六人並直文淵
閣改翰林編修進侍讀議立太子淮請立嫡以長太子
立遷左庶子兼侍讀永樂五年解縉黜淮進右春坊大
學士明年與胡廣金幼孜楊榮楊士奇同輔導太孫七
年帝北巡命淮及蹇義金忠楊士奇輔皇太子監國十
一年再北巡仍留守明年帝征瓦剌還太子遣使迎稍
緩帝重入高煦譖悉徹東宮官屬下詔獄淮及楊溥金
問皆坐繫十年仁宗即位復官尋擢爲通政使兼武英
殿大學士與楊榮金幼孜楊士奇同掌內制丁母憂乞
終制不許明年進少保戶部尚書兼大學士如故仁宗
崩太子在南京漢王久蓄異志中外疑懼淮憂危嘔血
宣德元年帝親征樂安命淮居守明年以疾乞休許之
父性年九十奉養甚歡及性卒賜葬祭淮詣闕謝值燈
時賜遊西苑詔乘肩輿登萬歲山命主會試比辭歸餞
之太液池帝爲長歌送之且曰朕生日卿其復來明年
入賀英宗立再入朝正統十四年六月卒年八十三謚
文簡淮性明果達於治體永樂中長沙妖人李法良反
仁宗方監國命豐城侯李彬討之漢王忌太子有功詭
言彬不可用淮曰彬老將必能滅賊願急遣彬卒禽法
良又時有告黨逆者淮言於帝曰洪武末年已有敕禁
不宜復理吏部追論靖難兵起時南人官北地不即歸
附者當編戍淮曰如是恐示人不廣帝皆從之阿魯台
歸款請得役屬吐蕃諸部求朝廷刻金作誓詞磨其金
酒中飲諸酋長以盟衆議欲許之淮曰彼勢分則易制
一則難圖矣帝顧左右曰黃淮論事如立高岡無遠不
見西域僧大寶法王來朝帝將刻玉印賜之以璞示淮
淮曰朝廷賜諸番制敕用敕命廣運二寶今此玉較大
非所以示遠人尊朝廷帝嘉納其獻替類如此然量頗
隘同列有小過輒以聞或謂解縉之謫淮有力焉其見
疎於宣宗也亦謂楊榮言淮病瘵能染人云
胡廣字光大吉水人父子祺名壽昌以字行陳友諒陷
吉安太祖遣兵復之將殺脅從者千餘人子祺走謁帥
力言不可得免洪武三年以文學選爲御史上書請都
關中帝稱善遣太子巡視陝西後以太子薨不果子祺
出爲廣西按察僉事改知彭州所至平冤獄毀淫祀修
廢堰民甚德之遷延平知府卒於任廣其次子也建文

二年廷試時方討燕廣對策有親藩陸梁人心搖動語帝親擢廣第一賜名靖授翰林修撰成祖卽位廣偕解縉迎附擢侍講改侍讀復名廣遷右春坊右庶子永樂五年進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帝北征與楊榮金幼孜從數召對帳殿或至夜分過山川阨塞立馬議論行或稍後輒遣騎四出求索嘗失道脫衣乘驏馬渡河水沒馬及腰以上帝顧勞良苦廣善書每勒石皆命書之十二年再北征皇長孫從命廣與榮幼孜軍中講經史十四年進文淵閣大學士兼職如故帝徵烏思藏僧作法會爲高帝高后薦福言見諸祥異廣乃獻聖孝瑞

應頌帝綴爲佛曲令宮中歌舞之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廣言其不可遂不許廣上却封禪頌帝益親愛之廣性縝密帝前所言及所治職務出未嘗告人時人以方漢胡廣然頗能持大體奔母喪還朝帝問百姓安否對曰安但郡縣窮治建文時奏將姦黨株及支親爲民屬帝納其言十六年五月卒年四十九贈禮部尚書謚文穆文臣得謚自廣始喪還過南京太子爲致祭明年官其子穜翰林檢討仁宗立加贈廣少師

金幼孜名善以字行新淦人建文二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成祖卽位改翰林檢討與解縉等同直文淵閣遷侍講時翰林坊局臣講書東宮皆先具經義閣臣閱正呈帝覽乃進講解縉書楊士奇易胡廣詩幼孜春秋因進春秋要旨三卷永樂五年遷右諭德兼侍講因諭吏部直內閣諸臣胡廣金幼孜等考滿勿改他任七年從幸北京明年北征幼孜與廣榮扈行駕駐清水源有泉湧出幼孜獻銘榮獻詩皆勞以上尊帝重幼孜文學所過山川要害輒命記之幼孜據鞍起草立就使自瓦剌來帝召幼孜等傍輿行言敵中事親倚甚嘗與廣榮及侍郎金純失道陷谷中暮夜幼孜墜馬廣純去不顧榮爲結鞍行又輒墜榮乘以已騎明日始達行在所是

夜帝遣使十餘輩迹榮幼孜不獲比至帝喜動顏色自後北征皆從所撰有北征前後二錄十二年命與廣榮等纂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遷翰林學士十八年與榮並進文淵閣大學士二十二年從北征中道兵疲帝以問羣臣莫敢對惟幼孜言不宜深入不聽次開平帝謂榮幼孜曰朕夢神人語上帝好生者再是何祥也榮幼孜對曰陛下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崑岡玉石俱燬惟陛下留意帝然之卽命草詔招諭諸部還軍至榆木川帝崩祕不發喪榮訃京師幼孜護梓宮歸仁宗卽位拜戶部右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尋加太子少保兼武

英殿大學士是年十月命幼孜榮士奇會錄罪囚於承天門外詔法司錄重囚必會三學士委寄益隆帝御西角門閱廷臣制詰顧三學士曰汝三人及夏二尚書皆先帝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嘗見前代人主惡聞直言雖素所親信亦畏威順旨緘默取容賢良之臣蔽不見聽退而杜口朕與卿等當深用爲戒因取五人詰嗣親增一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幼孜等頓首稱謝洪熙元年進禮部尚書兼大學士學士如故益給三俸尋乞歸省母明年母卒宣宗立詔起復修兩朝實錄充總裁官三年持節寧夏開慶府郡王妃所過詢兵民疾苦還奏之帝嘉納焉從巡邊度雞鳴山帝曰唐太宗恃其英武征遼嘗過此山幼孜對曰太宗尋悔此役故建憫忠閣帝曰此山崩於元順帝時爲元亡徵對曰順帝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必亡宣德六年十二月卒年六十四贈少保益文端幼孜簡易靜默寬裕有容眷遇隆而自處益謙名其寢居之室曰退庵疾革時家人囑請身後恩不聽曰此君子所恥也

胡儼字若思南昌人少嗜學於天文地理律曆醫卜無不究覽洪武中以舉人授華亭教諭能以師道自任母喪廬墓側有白鹿馴擾左右縣令以聞表其門曰孝感建文元年薦授桐城知縣鑿桐陂水溉田爲民利縣有虎傷人儼齋沐告於神虎遁去相人祀之宋邑阿四年副都御史練子寧薦於朝曰儼學足資帷幄比召至燕師已渡江成祖即位曰嘉知天文其令欽天監試既試奏儼實通象緯氣候之學尋又以解縉薦授翰林檢討與修文淵閣遷侍講進左庶子父喪起復儼在閣承顧問嘗不欲先人然少簡承榮二年九月拜國子監祭酒漸遷不預機務時用法嚴峻國子生託事告歸者坐戍邊儼至即奏除之七年帝幸北京召儼赴行在明年北征命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皇太孫留守北京十九年改北京國子監祭酒儼當是時海內混一乖五十年帝方內興禮樂外懷要荒公卿大夫彬彬多文學之士儼當閣筦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重修太祖實錄永樂大典天下圖志皆充總裁官居國學二十餘年以身率教動有師法洪熙改元以疾乞休仁宗賜敕獎勞進太子賓客仍兼祭酒致仕復其子孫宣宗即位以禮部侍郎召辭歸家居二十年方岳重臣咸待以師禮儼與言未嘗及私自處淡泊歲時衣食纔給初爲湖廣考官得楊溥文大異之題其上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爲公孫之阿曲世以爲知

人工統八年八月卒年八十三

贊曰明初罷丞相分事權於六部成祖始命儒臣直文淵閣預機務沿及仁宣而閣權日重實行丞相事解縉以下五人則詞林之最初入閣者也夫處禁密之地必以公正自持而尤貴於厚重不浪結少年高才自負匡濟大器太祖俾十年進學愛之深矣彼其動輒得謗不克令終夫豈盡嫉賢害能者力固使之然歟黃淮功在輔導胡廣金幼孜勞著隨從胡儼久於國學觀當臣從容密勿隨事納忠固非僅以文字翰墨爲勤已也

明史卷一百四十八　列傳第三十六

纂修官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兼華蓋殿大學士臣張廷玉等奉

敕修

楊士奇　楊溥　馬愉　楊榮　曾棨　王

楊士奇名寓以字行泰和人早孤隨母適羅氏已而復宗貧甚力學授徒自給多游湖湘間館江夏最久建文初集諸儒修太祖實錄士奇已用薦徵授教授當行王叔英復以史才薦遂召入翰林充編纂官尋命吏部考第史館諸儒尚書張紞得士奇策曰此非經生言也奏

第一授吳王府審理副仍供館職成祖即位改編修已簡入內閣典機務數月進侍讀未幾二年遷宮僚以士奇爲左中允五年進左諭德士奇奉職甚謹私居不言公事雖至親厚不得間在帝前舉止恭愼善應對言事讜中人有小過嘗爲帝覆之廣東布政使徐奇誠嶺南土物饋廷臣或得其目錄以進帝閱無士奇名召問對曰奇赴廣時皇臣作詩文贈行臣適病弗預以故獨不及今受否未可知且物微當無他意帝遂命嚴籍六年帝北巡命與蹇義黃淮留輔太子太子喜文辭贊善王汝玉以詩法進士奇曰殿下當留意六經暇則觀兩漢

詔令詩小技不足爲也太子稱善初帝起兵時漢王數
力戰有功帝許以事成立爲太子既而不得立怨望帝
又憐趙王年少寵異之由是兩王合而間太子帝頗心
動九年還南京召士奇問監國狀士奇以孝敬對且曰
殿下天資高即有過必知知必改存心愛人決不負陛
下託帝悅十一年正旦日食禮部尚書呂震請勿罷朝
賀侍郎儀智持不可士奇亦引宋仁宗事力言之遂罷
賀明年帝北征士奇仍輔太子居守漢王譖太子益急
帝還以迎駕緩盡徙東宮官黃淮等下獄士奇後至宥
之召問太子事士奇頓首言太子孝敬如初凡所積遲

皆臣等罪帝意解行在諸臣交章劾士奇不當獨宥遂
下錦衣衛獄啻釋之十四年帝還京師徵開漢王奪嫡
謀及諸不軌狀以問塞義不對乃問士奇對曰臣與
義俱侍東宮外人無敢爲臣兩人言漢王事者然漢王
兩遣就藩皆不肯行今知陛下將徙都輒請留守南京
惟陛下熟察其意帝默然起還宮居數日帝監得漢王
事削兩護衛處之樂安明年進士奇輔林學士廉故官
十九年改左春坊大學士仍兼學士明年復坐輔導有
闕下錦衣衛獄旬日而釋仁宗即位擢禮部侍郎兼華
蓋殿大學士帝御便殿遣夏原吉奏事未還帝望見

士奇謂二人曰新主來必有讌言試共聽之士
奇入言思詔減歲供甫下二日借薪司傳旨徵粟八十
萬斤與前詔戾帝立命減其半服制二十七日期滿呂
震請即吉士奇不可震厲聲叱之遂義兼取二說進明
日帝素冠麻衣經而視朝廷臣惟士奇及英國公張輔
服如之朝罷帝謂左右曰梓宮在殯易服豈臣子所忍
言士奇執是也進少保與同官楊榮金幼孜並賜綵慰
勞繇緘章得密封言事毒進少傅時藩司守令來朝尚
書李慶建議發軍伍餘馬給有司歲課其駒士奇曰朝
廷選賢授官乃使牧馬是貴畜而賤士也何以示天下

後世帝許中旨罷之已而寂然士奇復力言又不報有
頃帝御思善門召士奇謂曰朕向者豈真忘之聞呂震
李慶輩皆不喜朝臣孤立恐爲所傷不欲因卿言
罷耳今有薛矣手出陝西按察使陳智言養馬不便疏
便草敕行之士奇頓首謝羣臣習朝正旦儀呂震請用
樂士奇與黃淮疏止未報士奇復奏待庭中至夜漏十
刻報可越日帝召謂曰震每事誤朕非卿等言悔無及
命兼兵部尚書益食三祿士奇辭尚書祿帝監國時憾
御史舒仲成至是欲罪之士奇曰陛下即位詔向忤旨
者皆得寄若治仲成則詔書不信擢者衆矣如漢景帝

之待衛綰不亦可乎帝即罷弗治或有言大理卿虞謙言事不密帝怒降一官士奇爲白其罔得復秩又大理少卿弋謙以言事得罪士奇曰謙應詔陳言若加之罪則羣臣自此結舌矣帝立進謙副都御史而下敕引過時有上書頌太平者帝以示諸大臣皆以爲然士奇獨曰陛下雖澤被天下然流徙尚未歸瘡痍尚未復民尚艱食更休息數年庶幾太平可期帝曰然因顧寨義等曰朕待卿等以至誠望匡弼惟士奇僅五上章卿等皆無一言豈果朝無闕政天下太平耶諸臣潮謝是年四月帝賜士奇璽書曰往者脫膺監國之命卿侍左右同

心合德徇國忘身屢歷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以來嘉謨入告期予於治正罔不一簡在朕心茲創制楊貞一印賜卿尚克交修以成明良之聖尋修太宗實錄與黃淮金幼孜楊溥俱充總裁宜未幾帝不豫召士奇與蹇義黃淮楊榮至思善門命士奇書敕召太子於南京宣宗即位修仁宗實錄仍充總裁宣德元年漢王高煦反帝親征平之師還次獻縣之單家僑侍郎陳山迎謁言漢趙二王實同心請乘勢襲彰德執趙王榮力贊決士奇曰事當有實天地鬼神可欺乎榮厲聲曰汝欲抗大計耶今逆黨言趙實與謀何罰無辭士奇曰太宗皇

帝三子今上惟兩叔父有罪者不可赦其無罪者宜厚待之疑則防之使無虞而已何遽加兵傷皇祖在天意乎時惟楊溥與士奇合將入諫榮先入士奇繼之閣者不納遂召義原吉入二人以士奇言白帝帝初無罪趙意稍解兵事得寢比還京帝思士奇言謂曰今議者多言趙王事奈何士奇曰趙最親陛下當保全之毋惑羣言帝曰吾欲封羣臣章示王令自處何如士奇曰善更得一璽書幸甚於是發使奉書至趙趙王得書大喜泣曰吾生矣即上表謝且獻護衛言者始息帝待趙王日益親而薄陳山謂士奇曰趙王所以全卿力也賜金幣時

交阯數叛屢發大軍征討皆敗沒交阯黎利遣人僞請立陳氏後帝亦厭兵欲許之英國公張輔尚書蹇義以下皆言與之無名徒示弱天下帝召士奇榮謀士奇曰漢棄珠厓前史以爲美棄不爲示弱許之使事命擇使交阯者蹇義薦伏伯安曰幹士奇曰言不忠信雖蠻貊之邦不可行伯安小人往且辱國帝是之別遣使於是棄交阯罷兵歲省軍與鉅萬五年春帝奉皇太后謁陵召英國公張輔尚書蹇義及士奇榮幼孜溥留太后於行殿太后慰勞之帝又語士奇曰太后爲朕言先帝在青宮惟卿不憚觸

忤先帝能從以不敗事又海朕當受直言士奇對曰此
皇太后盛德之言願陛下念之尋敕鴻臚寺士奇老有
疾趨朝或後毋論奏帝嘗微行夜幸士奇宅士奇倉皇
出迎頓首曰陛下奈何以此致宗廟之身自輕帝曰朕
欲與卿一言故來耳後數日獲二盜有異謀帝召士奇
告之故且曰今而後知卿之愛朕也帝以四方墊水旱
召士奇議下詔覽恤免災傷租稅及官馬數名士奇
因請益蠲通賦薪芻錢減官田額理冤滯汰工役以應
有叮恤者乎士奇曰前詔減官田租戶部徵如故帝怫
德意民大悅踰二年帝謂士奇曰恤民詔下已久今更
然曰今首行之變格者論如法士奇復請撫逃民察墨
吏舉文學武勇之士命按極刑案子孫皆得仕進又請廷
臣二品以上及一二司官各舉所知備方面郡守選首報
可當是時帝勵精圖治士奇等同心輔佐海內號為治
平帝乃倣古君臣豫遊事每歲首陽白官旬休車駕亦
時幸西苑萬歲山諸學士皆從賦詩賡和從容問民間
疾苦有所論奏帝皆虛懷聽納帝之初即位也內閣臣
七人陳山張瑛以東宮舊恩入不稱出為他官黃淮以
疾致仕金幼孜卒閣中惟士荀榮溥三人榮疏闊果毅
遇事敢為數從成祖北征能知邊將賢否阨塞險易遠

近敵情順逆然頗通饋遺邊將歲時致良馬帝頗知之
以問士奇士奇力言榮曉暢邊務臣等不及不宜以小
眚介意帝笑曰榮嘗短卿及原吉卿乃為之地耶士奇
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帝意乃解其後語稍稍聞
榮以此愧士奇相得甚歡帝亦益親厚之先後所賜珍
果牢醴金綺衣幣書器無算宣宗崩英宗即位方九齡
單國大政門白太皇太后太后推心任士奇榮溥三人
有事遣中使詣閣諮議然後裁決三人者亦自信侃侃
行意士奇首請線七卒嚴邊防設南京參贊機務大臣
分遣文武鎮撫江西湖廣河南山東罷偵事校尉又請
以次蠲租稅愼刑獄慶數百司皆允行正統之初朝政
清明士奇等之力也三年宣宗實錄成進少師四年乞
致仕不允敕歸省墓未竟還是時中官王振有寵於帝
漸預外庭事導帝以嚴御下大臣往往下獄靖江王佐
敬私儲榮金榮先省墓歸不之知振欲借以傾榮士奇
力解之得已榮壽卒士奇溥益孤其明年遂大興師征
麓川舒藏耗費士馬物故者數萬又明年太皇太后崩
振勢益盛大作威福百官小有牴牾輒執而繫之廷臣
人人惴恐士奇亦弗能制也士奇既老子稷倣很嘗侵
暴殺人吉官交章劾稷朝議不即加法封其狀示士奇

復有人發稷橫虐數十事遂下之理士奇以老疾在告天子恐傷士奇意降詔慰勉士奇感泣愛不能起九年三月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有司乃論稷稷初正統間士奇言瓦剌漸強將爲邊患而邊軍缺馬恐不能禦請於附近太僕寺關領西番貢馬亦悉給之士奇卒未幾也先果入寇有土木之變識者思其言又雅善知人好推轂寒士所薦達有初未識面者而于謙陳循況見鈔之屬皆用士奇薦居官至一二十年廉能著天下爲世名臣云次子撰以廕備尚寶丞成化中進太常少卿掌司事

楊榮字勉仁建安人初名子榮建文二年進士授編修成祖初入京榮迎謁馬首自陳育日殿下先謁陵乎先即位乎成祖遽趣駕謁陵自是遂受知既即位簡入文淵閣爲更名榮同值七人榮最少警敏一日晚寧夏報被圍召七人皆已出獨榮在帝示以奏榮曰寧夏城堅人皆習戰奏上已十餘日圍解矣夜半果奏圍解帝謂榮曰何料之審也江西盜起遣使撫諭而令都督韓觀辦兵繼其後賊就撫奏至帝欲賜敕賞觀榮曰計發奏時觀尚未至不得論功帝益重之再遷至侍講太子立進右諭德仍兼前職與在直諸臣同賜一品服評議者司事宜

將有時卽兵食足矣十四年與金幼孜俱進翰林學士仍兼庶子從還京師明年復從北征十六年胡廣卒命榮掌翰林院事益見親任諸大臣多忌榮欲疏之其衷爲祭酒帝曰吾固知其可第求代榮者諸大臣乃不敢言十八年進文淵閣大學士兼學士如故明年定都北京會三殿災榮亹衛士出圖繪制請畧東華門外帝褒之榮與幼孜陳便宜十事報可二十年復從出塞軍事悉令參決賚予優渥師還勞將士分四等賜宴榮幼孜皆列前席受上賞已復下詔征阿魯台改諡建文時江西所集民兵帝問榮榮曰陛下許民復業且二十年不見敎帝問羣臣當復進否榮書夜見無時帝時稱楊學士不名也又明年復從北征當是時帝凡五出塞士卒饑凍顛踣不繼死亡十二三大軍抵答蘭納木兒河不見敵帝問羣臣當復進否羣臣唯唯惟榮幼孜從容言宜班師帝許之還次忙木川帝崩中官馬雲等莫知所措密與榮幼孜入御幄議二人議六師在外去京師尚遠祕不發喪以禮斂籍爲檄載與中所至朝夕進膳如常儀益嚴軍令入蒐訓太子命與襄城伯李隆太監王瑾先馳訃既至或請因他事爲敕馳報皇太子二人曰誰敢爾先帝在則稱敕賓天而稱敕詐也罪不小梁曰然乃具大行月日及遺命傳位皇太子榮少監海壽先馳訃既至太子命與襄城伯李隆太監王瑾所宜行者仁宗卽位進太常卿僚官如故尋進太子少傅謚文敏榮當大行時所行喪禮及處分軍事狀帝賜敕褒勞賚予甚厚進工部尚書食三祿時七奇進皆辭尚書祿榮幼孜亦固辭不允宣德元年漢王高煦反帝召榮等定計榮首勸帝親征十年從出塞陛下所至必不自行今出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帝從其計至樂安高煦出降卽還以決策功受上賞銀章五袭予甚至三年從帝巡邊至懷來陛下留扈行諸文臣於

大營獨命榮從自將輕騎出紫荊口敵敗而還五年進少傅謚大學士踰九年復從北征事四朝諳而能斷永樂末卽位每寄如故正統三年與士奇俱進少師五年乞歸展墓命中官護行還至武林驛而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敏授世襲都指揮僉事四朝諳而能斷永樂末浙閩山賊起議發兵帝時在塞外奏至以示榮榮曰愚民苦有司不得已聚自保兵出將益聚不可解遣使招撫當不煩兵從之益果息安南之棄諸大臣多謂不可獨榮與士奇力言不宜以荒服疲中國其老成持重類如此論事激發不能容人過然遇人觸帝怒致不測

往往以微言導帝意輒得解更原告李時勉之不死都
御史劉觀之免戍邊皆賴其力實語人曰事君有體進
諫有方以悟主取勝吾不爲也故其忠遇亦始終無間
重修太祖實錄及太宗仁宣二朝實錄皆爲總裁官先
後賜賚不可勝計性喜賓客鬻貨盛無有崖岸士多歸
心焉或謂榮處國家大事不愧唐魏崇而不拘小節亦
頗類之家富曾孫業爲建安指揮以貲授官官傳業

從弟日宇晉叔弘治中進士歷官太常卿以忤劉瑾左
遷知温州府治最稱遷浙江提學副使瑾誅業擢至戶
部侍郎督京通倉出理鉤盾還進右都御史總督兩
廣軍務討平番禺清遠河源諸猺嘉靖初遷至南京吏
部尚書張璁桂萼驟進旦孝丸卿極言不可會吏部尚
書喬宇罷召旦代之未至爲給事中陳洸所劾勒致仕
年七十餘卒

楊溥字弘濟石首人與楊榮同舉進士授編修永樂初
侍皇太子爲洗馬太子嘗讀漢書稱張釋之賢溥曰釋
之誠賢非文帝寬仁未得行其志也採文帝事編類以
獻太子大悅久之以喪歸時太子監國命起視事十二
年東宮遣使迎帝還帝怒黃淮還至北京繫獄及金問
至帝益怒曰問何人得侍太子下法司鞫連溥遣繫錦

與五臣共計正統三年宣宗實錄成進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溥後士奇榮二十餘年入閣至是乃與士奇榮告六年歸省墓尋還是時王振尚未橫天下清平朝無失政中外臣民翕然稱二楊以居第目士奇曰西楊榮曰東楊而溥嘗自署郡望曰南郡因號爲南楊溥質直廉靜無城府性恭謹每入朝循牆而走諸大臣論事爭可否或至違言溥平心處之諸大臣皆歎服時間上奇有學行榮有才識溥有雅操皆人所不及云北榮士奇相繼卒在閣者馬愉高穀曹鼐皆後進輕溥孤立王振益用事十一年七月溥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官

其孫壽尚寶司丞後三年振遂導英宗北征陷土木幾至大亂時人追思此三人者在當不至此而後起者爭暴其短以爲佞逢中旨釀成賊奄之禍亦過刻之論也

馬愉字性和臨朐人宣德二年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九年秋特簡史官及庶吉士二十七人進學文淵閣以愉爲首正統元年充經筵講官再遷至侍讀學士時王振用事一日語楊士奇榮曰朝廷事久勞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士奇曰老臣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擇後生可任者報聖恩耳振喜而退士奇咎榮失言榮曰彼厭吾輩矣一旦內中出片紙令

某人入閣且奈何及此時進一二賢者同心協力尚可爲也士奇以爲然翼日遂列侍讀學士苗衷侍講曹鼐及愉名以進由是愉被擢用五年詔以本官入內閣參預機務尋進禮部右侍郎十二年卒贈尚書兼學士賜官兼職自愉始愉端重簡默門無私謁事務寬厚嘗奏天下獄久者多冤死宜簡使者分道決遣帝納焉邊警方命將而別部使至衆議執之愉言賞善罰惡爲治之本波及於善非法乘人之來執之不武帝然之厚遣其使

貸曰成祖時士奇榮與解縉等同直內閣溥亦同爲仁宗宮僚而三人遭事四朝爲時耆碩溥入閣雖後德望相亞是以明稱賢相必首三楊均能原本儒術通達事幾協力相資靖共匡弼史稱房杜持衆美效之君輔贊彌縫而藏諸用又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三楊其庶幾乎

明史卷一百四十八終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和殿大學士兼管理翰林院事加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理翰林院事加太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兼管理翰林院事加太保兼太子太保謚文毅張保撰李本修

夏原吉　俞士吉　李文忠

鄒師顏

蹇義字宜之巴人初名瑢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奏事稱旨帝即改蹇叔後乎瑢頓首不敢對帝嘉其誠篤爲更名義手書賜之滿三載當遷特命滿九載日朕且用義由是朝夕侍左右小心敬慎未嘗忤色惠帝既即位推太祖意超擢吏部右侍郎是時齊泰黃子澄當國外與大師內改制度義無所建明燕子博士王紳遺書責之義不能答燕師入迎附遷左侍郎數月進尚書時方務反建文之政所更易者悉罷之義從容言曰損益貴適時宜前改者固不當今必欲盡復者亦未悉當也因舉數事陳說本末帝稱善從其言永樂二年兼太子詹事帝有所傳諭太子輒遣義能委曲導意帝與太子俱愛重之七年帝巡北京命輔皇太子監國義熟典故達治體軍國事皆倚辦時舊臣見親用者戶部尚書夏原吉與義齊名中外稱曰蹇夏原吉與義齊名中外稱曰蹇夏二老帝親宴二人使毀褒揚甚至數奉命兼理他部事職務煩委處之裕如十七年以父喪歸帝及太子皆遣官賜祭詔起復

十九年三殿災敕廷臣二十六人巡行天下義及給事中馬俊分巡應天諸府問軍民疾苦黜文武長吏擾民者數人條興革數十事奏行之還治部事明年帝北征還以太子留京命義與吏部尚書吳中兵部尚書方賓左都御史劉觀輔導太子凡朝參失儀罪義不匡正進義繫錦衣衛獄又明年春行耀仁宗即位義原吉皆以元老爲中外所信帝又念義監國時舊勞尤厚倚之首進義少保賜冠服象笏玉帶兼食二俸歷進少師賜銀章一文曰紹愆糾繆已復賜銅章曰曩陛監國卿以先朝舊臣日侍左右兩京肇建政務方殷卿勞心焦思不啻身家二十餘年夷險一節始終無間

不啻若恭默篤念不忘茲以已意創製寵忠貞印賜鄭僖義於家傳之後世知我君臣共濟艱難相與有成也時惟楊士奇亦得賜貞一印及裁去原吉同監修太宗實錄義視原吉尤重厚然過於周慎士奇嘗於帝前問義曰何過慮義曰忠勤蓋爲後憂耳帝頷是之楊榮嘗服義帝不直榮無他即左右有違榮者輒陛下俾察帝笑曰爲國弗信也宣宗即位委寄益重時力修獻陵帝欲遵遺詔從儉約以問義原吉二人力贊曰昔吳高遠忠於孝萬世之利也帝視爲世嘉二月而陵成宏治不及太後其後諸帝因

以爲制迨世宗營永陵始益崇侈云帝徙樂安義原吉及諸學士皆從預軍中機務賜鞍馬甲冑弓劍及還賚予甚厚二年從巡邊還帝以義原吉士奇榮四人者皆已老賜璽書曰卿等皆祖宗遺老畀輔朕躬今黃髮危齒不宜復典冗劇傷朝廷優老待賢之禮可輟所務朝夕在朕左右討論至理共寧邦家官祿悉如舊明年郭璡代爲尚書尋以胡濙言命義等四人議天下官吏軍民建言章奏復賜義銀章文曰忠厚寬宏七年詔有司爲義營新第於文明門內英宗即位齋宿得疾遣醫往視問所欲言對曰陛下初嗣大寶望敬守祖宗成憲始終不渝耳遂卒年七十二贈太師謚忠定義爲人質直

孝友善處僚友閒未嘗一語傷物七奇常言張詠之不飾玩好傅堯俞之遇人以誠范景仁之不設城府義兼有之子英有詩名以廕爲尚寶司丞歷官太常少卿夏原吉字維喆其先德興人父時敏官湘陰教諭遂家焉原吉早孤力學養母以鄉薦入太學選入禁中書制誥諸生或喧笑原吉危坐儼然太祖訶而異之擢戶部主事曹務叢脞處之悉有條理尚書郁新甚重之有郎中者忌其能會新劾諸司怠事者帝欲窮之新持不可帝怒問誰教若新頓首曰堂後書算生帝乃下書算生於獄劉郎中遂言教尚書原吉也帝曰原吉能佐尚書理部事汝欲陷之耶劉郎中與書算生皆棄市建文初擢戶部右侍郎明年充採訪使巡福建所過郡邑核吏治吝民隱人皆悅服久之移駐蘄州成祖即位或執原吉以獻帝釋之轉左侍郎吉原吉建文時用事不可信帝不聽與寒暑同進尚書偕義等詳定賦役諸制建白三十餘事皆簡便易遵守曰行之而難繼者且重困民吾不忍也浙西大水有司治不效永樂元年命原吉治之寺卹侍郎李文郁爲之副復使會都御史俞士吉發永樂二年命原吉與人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不張蓋曰民勞吾何忍獨適事竣還京師言水雖由故道入海而支流未盡疏濬非經久計明年正月原吉復行淺阡蒔劉家河入黃浦大理少卿袁復爲之副已復命陝西參政宋性佐之九月工畢水復蘇松農田大利二年還其夏浙西大饑命原吉奉命主振發粟三十萬石給牛種有詔召還理部事首請裁冗食平賦役嚴鹽法吉馳疏止之姚廣孝還自浙西稱原吉曰古之遺愛也亡何郁新卒召還理部事首請裁冗食平賦役嚴鹽法

錢鈔之禁清倉場廣屯種以給邊蘇民且便商賈皆報
可凡中外戶口府庫田賦贏縮之數各以小簡書置懷
中時檢閱之一日帝問天下錢穀幾何對莅悉以是答
重之當是時兵革初定論靖難功臣封賞分封諸藩增
設武衞百司已又發卒八十萬問罪安南中官造巨艦
通海外諸國大起北都宮闕供億轉輸以鉅萬計皆
取給戶曹原吉悉心計應之國用不絀六年命督軍民
輸材北都詔以錦衣官校從治怠事者原吉慮犯者衆
告戒而後行人皆感悅七年帝北巡命兼攝行在禮部
兵部都察院事有二指揮冒月糧帝欲斬之原吉曰非

律也假實爲盜將何以加乃止八年帝北征輔太孫留
守北京總行在九卿事時諸司草創每日原吉入佐太
孫參決庶務朝退諸曹郎御史環請事原吉口答手書
不動聲色北達行在南敬監國京師盡然帝還賜鈔幣
鞍馬牢醴慰勞有加尋從還南京命侍太孫周行鄉落
觀民間疾苦原吉取齋黍以進日願殿下食此知民艱
九載滿與蹇義皆宴便殿帝指二人謂羣臣曰高皇帝
養賢以貽朕欲觀古名臣此其人矣自是屢侍太孫往
來兩京在道隨事納忠多所裨益十八年北京宮成
賜賚十襲八九災眚迭作內外俱疲況聖躬少安尚
須調護乞遣將往征勿勞車駕帝怒立命原吉出理閩

平糧儲而吳中人對如賓言帝益怒召原吉縶之內官
監并縶大理丞鄒師顏以肯署戶部也賓懼自殺遂并
籍原吉家自賜鈔外惟布衣瓦器明年北征以糧盡引
還已復連歲出塞皆不見敵還至榆木川帝不豫顧左
右曰夏原吉爰我前聞至之三日太子走縶所呼原吉
哭而告之原吉伏地哭不能起太子令出獄與議喪禮
復問救詔所宜對以振饑省賦役罷西洋取寶船及雲
南交阯採辦諸道金銀課悉從之仁宗即位復其官方
原吉在獄有母喪至是乞歸終制帝曰鄉老臣當與朕
共濟艱難卿有喪朕獨無喪乎厚賜之令家人護喪馳
赴好之賜無虛日五年正月由智賓敕成祖賜金幣
鞍馬口入謝踰兩年六十有九卒贈太子太保謚忠靖戶部
復其家世世無所與原吉有善即採納之或有小過必容之待史官修
有善節採納之或有小過必容之待史官修實錄史官
有善節採納之或有小過必容之待史官修實錄史官

傳歸葬有司治喪事原吉不敢復言加太子少傅呂
震以太子少師班原吉上帝命鴻臚引震列其下進少
保兼太子少傅尚書如故食二祿原吉固辭乃聽辭太
子少傅祿賜絕俟納銀章建第於兩京已而仁宗削
太子至自南京原吉奉遺詔迎於盧溝橋宣宗即位以
舊輔益親重明年漢王高煦反亦以靖難爲辭移檄罪
狀諸大臣以原吉爲首帝夜召諸臣議楊榮首勸帝親
征帝難之原吉曰獨不見李景隆已事耶臣昨見所遣
將命下即色變臨事可知矣且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
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策善帝意遂決師還賚予加
等賜閣者二人原吉以無功辭不聽三年從北巡帝取
原吉家瑣管之笑曰何惡也對曰軍中猶有餓者帝命
賜以大官之饌且籍將士從閼武免兒山帝怒諸將慢
褫其衣原吉曰將帥罔爪牙奈何凍而斃之反覆力諫
帝曰爲卿釋之再與寒義同鵬銀印文曰舍弘貞靖帝
雅善繪事嘗親畫淨土圖以賜其他同畫服食器用銀
幣珍好之賜無虛日五年正月由智賓敕成復賜金幣
鞍馬口入謝踰兩年六十有九卒贈太子太保謚忠靖戶部
復其家世世無所與原吉有善即採納之或有小過必容之待史官修實錄史官
有善節採納之或有小過必容之待史官修實錄史官

賜衣原吉曰勿怖海可浣也又有污持欲文書者吏呼
償請死原吉不問自入朝引罪帝命易之呂震曾領原
吉震爲子乞官原吉以家在靖難有守城功爲之請
平江伯陳瑄初亦忌原吉累時時稱瑄才或問原
吉量可學乎曰吾幼時有犯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
於心久則無可忍矣嘗夜閱愛書燭案而默筆欲下輒
止妻問之曰此歲終大辟奏也與同列僉他所夜歸值
宵過禁門有欲不下者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墮行其
慎如此原吉與義皆起家太祖時義秉銓政原吉筦度
支皆二十七年名位先於三楊仁宣之世外兼臺省內

參館閣與三楊同心輔政善謀榮善斷而原吉與士奇尤持大體有古大臣風烈子瑄以廕爲尚寶司丞嘗談兵景泰時數上章言兵事有沮者不獲用終南京太常少卿命士吉字用貞象山人建文中爲兗州訓導上書言時政擢御史出按鳳陽徽州及湖廣能辨釋冤獄成祖卽位進僉都御史奉詔以水利書賜原吉因留督浙西農政湖州運糧至六十萬石同事者欲減其數以問士吉曰欺君病民吾不爲也具以實奏悉得免毒爲都御史陳瑛所劾與大理少卿袁復同繫獄復死獄中士吉謫爲事官治水蘇松旣而復職還上聖孝瑞應頌

帝曰蘭爲大臣不言民間利病乃獻諛耶擲還之宣德初仕至南京刑部侍郎致仕李文郁襄陽人永樂初以戶部侍郎副原吉治水有勞後坐事謫遼東二十年仁宗卽位召還爲南京通政參議致仕鄒師顏宜都人永樂初爲江西參政坐事免寺以薦擢御史有直聲遷大理丞署戶部與原吉同下獄仁宗立釋爲禮部侍郎省墓歸還至通州卒貧不能歸葬尚書呂震聞於朝宣宗命驛舟送之詔京官卒者皆給驛舟著爲令

贊曰書曰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蹇哀原吉自簪仕之初卽以誠篤幹濟受知太祖至成祖益任以繁劇而二人實能通達政體諳練章程稱股肱之任仁宣繼體委寄優隆同德協心匡翼令主用使吏治修明民風和樂成績懋著蔚爲宗臣樹人之效遠矣哉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庸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臣張廷玉等奉
敕修

郁新　金忠　師逵　趙羾　李慶　古朴向寶　劉季篪　楊砥

陳壽馬京 許思温

劉辰

虞謙呂升 蔵体

湯宗 監

郁新字敦本臨淮人洪武中以人才徵授戶部度支主事遷郎中踰年擢本部右侍郎嘗問天下戶口田賦地理險易應答無遺帝稱其才尋進尚書時親王歲祿米五萬石新定議減五之四故定郡王以下祿有差又以邊餉不繼定召商開中法令商輸粟塞下按引支鹽還儲以足夏原吉爲戶部主事新重之諸曹事悉委任焉建文二年引疾歸成祖即位召掌戶部事以古朴爲侍郎佐之永樂元年河南蝗有司不以聞新劾治之初轉漕北京新言自淮抵河多淺灘跌坡運舟艱阻請別用淺船載三百石者自淮河沙河運至陳州潁溪口跌坡下復用淺船載二百石者運至跌坡上別用大船運入黃河至八柳樹諸處令河南車夫陸運入衛河轉輸北京從之又言湖廣屯田所產不一請皆作輸官粟穀糜麥大麥蕎稭二石准米一石稻穀菉豆麻與米等菽爲合二石准米一石以上者請如文武官例米鈔兼給二年以士卒勞困議減屯田歲收不如額者十之四五又議改納米北京臨軍者於南京倉皆允行是年八月卒於官帝歎曰新理財賦十二年量計出入今誰可代者輟朝一日陽雖忤旨而召見原吉還理部事新長於綜理密而不繁其所規畫後不能易

趙羾字雲翰夏人從祥符洪武中由鄉舉入太學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圖天下要害阨塞並屯戍所宜以進帝以爲才遷員外郎建文初遷浙江參政建策捕海寇有功永樂二年使交阯還奏稱旨擢刑部侍郎改工部再改禮部五年進尚書賜宴華蓋殿撒膳羞遣其母初羾每以事爲吉者所幼帝不問九年秋朝鮮使臣將歸例有賜賚羾不以奏帝怒曰是且使朕失遠人心遂下之獄尋得釋使督建隆慶保安永寧諸州縣撫綏新集民安其業十五年丁母艱起復改兵部尚書專理塞外兵事帝北征轉餉有方仁宗嗣位改南京刑部宣德五年

御史張楷劾祖及侍郎俞士吉怠縱召至命致仕祖性
精敏歷事五朝位列卿自奉如寒素正統元年卒年七
十三
金忠鄞人少讀書善易卜兄戍通州亡忠補戍貧不能
行相者袁珙資之既至編卒伍貴卜北平市多中市人
傳以爲神僧道衍稱於成祖將起兵託疾召忠卜
得鼎印乘軒之卦曰此象貴不可言自是出入燕府中
常以所占勸舉大事成祖深信之燕兵起自署官屬授
忠王府紀善守通州南兵數攻城不克已召置左右有
疑輒問術益驗且時進謀畫遂拜右長史贊戎務爲謀

臣矣成祖稱帝論佐命功擢工部右侍郎贊世子守北
京尋召還進兵部尚書帝起兵時次子高煦從戰有功
許以爲太子至是淇國公邱福等黨高煦勸帝立之獨
忠以爲不可在帝前歷數古適孽事帝不能奪密以告
解縉黃淮尹昌隆縉等皆以忠言爲是於是立世子爲
皇太子而忠爲東宮輔導官以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
事六年命兼輔皇太孫帝北征留忠與襄貴淮楊士
奇輔太子監國是時高煦奪嫡謀危急張儀讒太子十
二年北征還悉徵東宮官屬下獄以忠勅旨不問而密
令審察太子事忠言無有帝怒忠免冠頓首流涕願連
坐以保之以故太子得無廢而宮僚黃淮楊溥等亦以
是獲全忠起卒伍至大位甚見親倚每承顧問知無不
言然慎密不洩處僚友不持兩端退恒推讓之明年四
月卒給驛歸葬命有司治祠墓復其家洪熙元年追贈
榮祿大夫少師益忠襄官子遠輸林檢討達剛直敢言
仕至長蘆都轉運使忠有兄華員志節忠守通州有功
欲推恩官之辭不就嘗召賜食紹亦不受成祖目爲廷
臣放還一日讀宋史至王倫附秦檜事放聲長歎而逝
里中稱爲白雲先生
李慶字德孚順義人洪武中以國子生署右僉都御史
後授刑部員外郎遷紹興知府永樂元年召爲刑部侍
郎性剛果有幹局馭下甚嚴帝以爲才數命治他事不
得時至部然屬吏與罪人交通私饋餉慶輒知之繩以
重法五年改左副都御史兩遭艱喪並起復時數貴武
臣多令子弟家人行商中鹽爲官民害慶言舊制四品
以上官員家不得與民爭利今都督蔡福等既行罰公
侯有犯亦乞按問帝命嚴禁如制忻成伯趙彝擅殺運
大盜責軍餉都督薛斌朱榮貪縱慶劾之皆下吏已劾
都督薛斌欺罔梁銘貪暴鎮守德州都督曹得黷貨皆
彼責中外藥其風采十八年進工部尚書兼領兵部

事仁宗立改兵部加太子少保弋謙以言事忤行出宿
等交口詆之惟慶與夏原吉無所言帝每悟降敕自責
前貴震等震等甚愧此兩人山陵事多趣辦中官有求
執不與人多嚴憚之號爲生李奉命侍皇太子謁孝陵
在途約束將士秋毫無所擾太子欲獵慶諫止及太子
還北京遂留慶南京兵部宣德二年安遠侯柳升討黎
利命慶參贊軍務許擇部曹賢能者自隨師至鎮夷關
升意輕賊不爲備郎中史安主事陳鏞言於慶時慶已
病甚强起告升升不聽直前中伏敗死慶聞之遂薨明日
亦死一軍盡沒

師達字九達東阿人少孤事母至孝年十三母疾思藤
花菜達出城南二十餘里求得之及歸夜二鼓遇虎達
驚呼天虎舍之去母疾乃愈洪武中以母子生從御史
出按事爲御史所劾遣至京帝偉其貌釋之謫御史臺書
案牘久之擢御史遷陝西按察使獄囚淹繫千人決句
盡決遣悉當其罪母憂去官廬墓側不飲酒食肉者三
年成祖即位召爲兵部侍郎改吏部永樂四年建北京
宮殿分遣大臣出採木達往湖湘以十萬衆入山闢道
路召商賈軍役得貿易事以辦然廟殿刻民不堪多從
李法良爲亂左中允周幹劾之時仁宗監國以帝所特

知患水潦轉運艱難南北京儲蓄宜發紗命有
司增價收羅咸南方運從之營建北京命採木江西以
恤民見忤七年帝北巡皇太子監國召還佐夏原吉理
戶部仁宗即位改南京通政使明年號拜戶部尚書出
督畿內田賦師還病命朴代之宣德二年二月卒於官
初戶部主事劉良不檢之中貴人求上考朴不可良遂
誣奏朴罪朴就逮成祖察其誣得釋他日吏部奏子良
詣仁宗曰此人素無行狂官部大臣不可與良後果以
贓敗朴在朝二十餘年自郎署至尚書確然有守不通

于請與右都御史向寶俱以清介稱寶字克忠進賢人洪武中以進士授兵部員外郎九年無過擢通政使以不善奏對力辭改應天府尹建文時坐事謫廣西成祖即位召復職已復坐事下獄降兩浙鹽運判官仁宗在東宮知其廉及即位召爲右都御史兼詹事給兩俸賜金帛宣德初改南京二年入覲帝嘗應詔陳八事多可採者宣德初改南京二年入覲帝憫其老命致仕歸卒於途賓有文學寬厚愛民而持身廉直屢遭困阨不稍易平居言不及利歷仕四十餘年卒之日家具蕭然

陳壽隨人洪武中由國子生授戶部主事永樂元年遷員外郎出爲山東參政所至以愛民爲務用夏原吉薦召爲工部左侍郎皇太子監國南京壽曰陳兵民固又乘間言左右千思澤者多恐累明德太子深納之當日送之出顧侍臣曰侍郎中第一人也九年以漢王高煦詐下獄貧不能給朝夕官屬有饋之者却不受竟死獄中踰年放殯如生仁宗即位贈工部尚書謚敬肅官其有能識其陰家也官相之陽

子瑞中書舍人後亦至工部侍郎與壽同下獄死者有鳥京許思溫京武功人洪武中以進士授翰林編修歷左通政大理卿永樂元年爲行部左侍郎皇太子守北京會兼輔導盡誠翊贊太子甚重之數爲高煦所譖謫戍廣西仍坐前事逮下獄思溫字叔雍吳人以國子生

官

劉辰字伯靜全華人國初以署典籤使方國珍國珍飾二姬以進叱却之李文忠駐師嚴州辟置幕下元帥蔣俊守廣信盛冬發民浚城濠文忠止之不聽文忠怒欲臨以兵辰請往諭之俊悔謝事遂已以親老解歸建文中用薦擢監察御史出知鎮江府勤於職事瀕江田八十餘頃久淪於水賦如故以辰言得除京口閘廢轉漕者道新河出江舟數敗辰修故閘公私皆便漕河易涸仰練湖益水三斗門久廢辰修築之運舟既通湖下田益稔永樂初李景隆言辰知國初事召至預修太祖實

錄遷江西布政司參政奏蠲九郡荒田糧歲饑勸富民貸饑者蠲其徭役以爲之息官爲立券期年而償厥居官廉勤尚氣與都司按察使不相得數爭坐免官十四年起行部左侍郎復留南京者三年帝念其老賜敕及鈔幣令致仕卒於途年七十八

楊砥字大用澤州人洪武末由進士授行人司右司副上疏言楊雄爲莽大夫貽歲萬世董仲舒天人三策及正誼明道之言足以扶翼世教今孔廟從祀有雄無仲舒非是帝從之歷官湖廣布政司參議建文中言帝毫之德始於親九族今宜惇睦諸藩無自剪枝葉不報父

廣謙字伯益金壇人洪武中由國子生擢刑部郎中出知杭州府建文中論限僧道田人無過十畝餘以均給貧民從之永樂初召爲大理寺少卿時有詔建文中上言改舊制者悉面陳謙乃言前事請罪帝見謙怖笑曰此秀才闘老佛耳釋弗問而僧道限田制竟罷都察院論誣騙罪準洪武榜例衆首以衙蠹奏比奉詔準律斷罪誣騙當杖流衆首非詔書恩帝從之天津衛倉災焚糧數十萬石御史言主者盜用多縱火自蓋逮幾八百人應死者百謙白其濫得論減七年帝北巡皇太子奏謙爲右副都御史明年偕給事中杜欽巡視淮揚抵陳

州災傷免田租賑民所鬻子女明年謙請振太子論之
曰軍民困極而卿等從容請啟彼汲黯何如人也尋命
督兩浙蘇松諸府糧輸南北京及徐州淮安富民賂有
司率得近地而貧民多遠運謙建議分四等丁多糧最
少者運北京次少者運徐州丁糧等者運南京淮安丁
少糧多者存留本土民利賴之又言徐州呂梁二洪行
舟多阻請每洪增挽夫二百月給廩官牛一百暇時勒
民耕大舟至用以挽人以爲便當督運木役者大疫謙
令散處之疫遂息未幾借給事中許能巡撫浙江仁宗
卽位召還改大理寺卿時呂升爲少卿仰體爲承而謙
又薦嚴本爲寺正帝方矜慎刑獄謙等亦悉心奏當凡
法司及四方所上獄謙等再四參夜必求其平嘗語人
曰彼無憾斯我無憾矣嘗應詔上言七事皆切中時務
有言其奏事不密市恩於外者帝怒降少卿一日楊士
奇奏事畢不退帝問欲何言得非爲廣謙乎士奇因具
白其誣且言謙歷事三朝得大臣體帝曰吾亦悔之遂
命復職宣宗立謙言舊制犯死罪者罰役終身今所犯
不等宜依輕重分年限報可宣德二年三月卒於官謙
美儀觀風采凝重工詩盡自負才望工部侍郎蘇noise以
鄙猥班謙上恒怏怏人以是隘其量云呂升山陰人永

樂初爲溧陽教諭歷官江西福建按察僉事所至有清
慎聲入爲大理寺少卿宣德八年致仕卒仰聰長洲人
永樂中由虎賁衛經歷遷大理寺丞正統間宦官王振
用事百官多奔走其門惟聰與大理卿薛瑄不往會與
瑄辨殺大寃獄益恢振下獄簡皮大同景泰初召爲右
寺丞執法無撓貴倖側目者多不悅移疾歸加大理少卿嚴
本字志道工陰人少通羣籍以律令爲業博訪古今折
約義例著書四卷永樂十一年以薦徵試以疑律數析明暢授刑部主事俾郎張本掌部事官
吏少當意者卽重本疑獄輒得其平嘗語人曰吾辨冤蓋
已寓書其子霽田爲工作貨也仁宗立以刑部尚書金
純及廣謙薦改大理寺正斷獄者多以知情故縱及大
辨後期例罰工本不忍迫民或以爲言本曰吾辨冤蓋
不敬詭命重輕當可與人重比謙避之悉爲駁正其鄉
民失馬疑其隣告於丞拷死丞決罰不如法當徒而
告者坐絞本曰丞罪當告者因疑而加律以罪告致死
是丞與告者各役一人可乎駁正之邑縣屯卒奪民田
民訟於官官被笞夜盜民驢民搜得之卒反以爲誣擒
送千戶民被縶死法司坐千戶徒本曰千戶生則死者

冤矣遂正其故勘罪蘇州衛卒十餘人夜劫客舟於河西務一卒死懼事覺誣隣舟解囚人爲盜共倡往救見殺皆誣服本疑之曰解人與囚同舟爲盜囚必知之按驗果得實遂抵卒罪本立身方嚴非體弗履其使嶽也陳壽馬京遭巽早廢知府饋酒肴亦不受年七十八卒

湯宗字正傳浙江平陽人洪武末由太學生擢河南按察僉事改北平建文時上變言宗曾按察使陳瑛受燕邸金錢有異謀詔逮瑛安置廣西而遷宗山東按察使坐事左遷刑部郎中出知蘇州府蘇連歲水民流逋租百餘萬石宗諭富民出米代輸富民知其愛民不三月悉完納永樂元年有言其坐視水患者逮下獄謫判祿州以黃淮薦召爲大理寺丞或言宗曾發潛邸事帝曰帝王惟才是使何論舊嫌時外國貢使病死從人謂醫殺之獄具宗閱牘歎曰醫與使者何讐而故殺之乎卒辨出之尋命振饑河南還署戶部事解紹下獄詞連宗坐繫十餘年仁宗立復官再遷南京大理卿宣宗初講軍山東會天久不雨極陳民間饑困狀帝爲蠲租免役罷不急之務宣德二年卒

贊曰永宣之際嚴飭吏治職事修舉若郁新之理賦楊砥之馬政劉季篪庾謙之治獄可謂能其官矣李慶師

遵啓人清介有執皆列卿之良也陳壽馬京遭巽早廢惜乎未竟其用金忠奮身卒伍進自藝術末流而有士君子之行當其倔倔持論於文皇父子間忠直不撓卒以誠信悟主豈不偉哉

明史卷一百五十終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保養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掌院事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臣張廷玉等奉
校修

茹瑺　殷震直
張紞　王鈍
鄭賜　郭資
呂震　李至剛
方賓　吳中
劉觀

茹瑺衡山人洪武中由監生除承敕郎歷通政使勒於

職太祖賢之二十三年拜右副都御史又試兵部尚書
尋實授加太子少保及惠帝卽位改吏部與黃子澄不
相能刑部尚書暴昭發其贓罪出掌河南布政司事尋
復召爲兵部尚書燕兵至龍潭帝遣瑺及曹國公李景
隆都督同知王佐詣燕軍議和瑺等見成祖伏地流汗
不能發一言成祖曰公等言卽言耳何懼至是久之乃
言奉詔割地講和成祖笑曰吾無罪而削爲庶人今救
死何以地爲且皇考封諸子已各有分地矣其縛姦臣
來吾卽解甲謁孝陵歸藩瑺等唯唯頓首還成祖入京
卽召瑺瑺首勸進成祖既卽位下詔言景隆瑺佐及陳

瑺事太祖忠功甚重封瑺忠誠伯食祿一千石終其身
仍兵部尚書太子少保選其子鑑爲泰州長安郡主儀
賓卽命瑺出鎭鄧士府第還朝半不送趙王遣歸甲仗
曲爲家人所訟遣至京釋罪長沙不獨谷王以爲
言時方重藩王瑺等又門有功帝意嚮之陳
瑛遂劾瑺罪制進下錦衣獄不免命子鉉市毒
藥殺之死時永樂七年二月也幼鉉毒其父請以
謀殺父母論殺以錢寶承父命瑺實不與所沒田廬瑺
七大適戍廣西河池仁宗立釋還官宗與所沒田廬瑺
居官謹愼廉和有容其死也人皆門之

殿震直字子敬句容人洪武時以高民擇爲長歲部增
萬石至京師無後期帝才之　十二年特授通政司參
議再遷爲工部侍郎　十六年出爲浙江左布政使
營建集天下工匠於京師七　十萬戶震直請戶役
一人書其姓名山藏於官官役以按籍更番召之役者
稱便鄧民訴其弟侵不法帝以震直訊具鼠上帝以爲
不欺赦其弟姪已坐事降御史數言宥　十八年討
龍州使震直偕尚書任亨泰給安南還係奏利病稱旨
尋命修廣西與安路驛梁寨地勢尋相繼　江淩梁
五千餘丈築漢源及龍母河土堤百五十餘丈又增高

中江石堤建陡閘三十有六鑿去灘石之礙舟者漕運悉通歸奏帝稱善三十年二月疏言廣東舊運鹽八十五萬餘引於廣西召商中買今終年所運纔十之二請分三十萬八千餘引貯廣東別募商人聚廣西之糧衛所支鹽廣東糴之江西南安贛州吉安臨江四府使帝從之廣鹽行於江西自此始其年四月擢右都御史尋改吏部右侍郎尋復爲工部尚書建文中嘗督餉山東已而致仕成祖即位召見命以故官巡視山西至澤州病卒

張統字昭季富平人洪武中舉明經爲東宮侍書累遷試左通政十五年雲南平出爲左參政政聲聞帝賦詩二

章賜之歷左布政使二十年春入覲治行爲天下第一特令吏部勿考賜璽書曰襄者討平西南命官撫守爾統寶先往於今五年諸蠻聽服誠信相孚克恭乃職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天下十牧上故嘉爾績命爾仍治滇南往欽哉統在滇凡十七年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皆所裁定民間喪祭冠婚咸有定制務變其俗漢人遷滇所絕婚仍故官未幾與統俱召命同工部尚書用之朝士董倫王景華簡其地皆接以禮意惠帝即位召爲吏部尚書詔徵遺逸士集闕下統所選用皆當其才會修太祖實錄命試翰林編纂官統奏楊士奇第一士奇由是知名成祖入京師錄中朝姦臣二十九人統

以茹瑺等宥仍故職餘例帝嘉納之改官制者乃命統及戶部尚書王佐定議統言京師純樞司紀於吏部後宜書妻子朔望拜祝中宮次在吏部值變官制小吏張湛言以規模甚遠今吏之未必勞逸人以公力持之統不能用然心賢焉參雲南軍事後死馬史無敗績者唯祖經紀其喪世傳其師人泉於部自紀死嚴震直奉使至雲南遇建文君思舍金免考路謁史非其實也時有毛泰亨者建文時爲吏部侍郎與統同事統死泰亨亦死

王鈍字士魯太康人元末猾氏縣尹洪武中發授禮部主事歷官福建參政以廉幹聞遷參議川蛮貢馬或口不受恐遠人疑鈍乃受之還至雲南輸之官庫十二年遷浙江左布政使在浙十年名與張統等帝嘗稱於朝以勸庶僚建文初拜戶部尚書成祖入監城走爲遷寧所執詔仍故官未幾與統俱召命同工部尚書臧震等分巡山西河南陝西山東又命新昌伯鬼雲經理北平屯種承制再上積古事皆允行永樂元年四月賜敕以布政使牧仕既歸鄉黨死了翁永樂四年進士奇由是知名成祖王嘗擬苟卿成禮諫王嘗擬苟卿成

相篇撰十二章以獻語切與王不合召改戶部郎中英宗即位擢戶部右侍郎巡撫浙江有惠政母喪起復入覲留攝部事尋以老乞歸卒

鄭賜字彥嘉建寧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時天下郡邑吏多坐罪謫戍賜嘗奉命於龍江編次行伍方暑諸囚憊甚賜脫其械俾儭舍止息周其飲食病者與醫藥多所全活秩滿當遷湖廣布政司參議閱命賜與檢討吳文爲之二人協心刮弊民以寧輯苗獠畏懷才短耳命子葬祭洪熙元年贈太子少保謚文安

郭資武安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累官北平左布政使陰附於成祖及兵起張昺等死資與左參政孫瑜按察司副使謝鼐僉事呂震率先降呼萬歲成祖悅命輔世子居守成祖轉戰三年資主給軍儲及卽位以資爲戶部尚書掌北平布政司北京建改行部尚書統六曹事定都仍改戶部時營城郭宮殿置官吏及出塞北征工役繁興資舉職無廢事仁宗立以舊勞兼太子賓客尋以老病加太子太師賜敎致仕宣德四年復起戶部尚書奉職益勤八年十二月卒年七十三贈湯陰伯謚忠襄

子佑戶部主事資治錢穀有能稱仁宗嘗以問楊士奇對曰資性强毅人不能干以私然蠲租詔數下不

奉行使陛下恩澤不流者資也

呂震字克聲臨潼人洪武十九年以鄉舉入太學時命大學生出稽郡邑壞地以均貢賦震承檄之兩浙還奏稱旨擢山東按察司試僉事入爲戶部主事遷北平按察司僉事燕兵起震降於成祖命侍世子居守永樂初還具定知府入爲大理寺少卿三年遷刑部尚書六年改禮部皇太子監國震壻主事張鶴朝參失儀太子以震故宥之帝聞之怒下震及蹇義於錦衣衛獄已復職仁宗卽位命兼太子少師尋進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宣德元年四月卒震背三奉命省親兩值關中饑令所

司出粟振之還始以聞然無學術爲禮官不知大體成祖崩遺詔二十七日釋縗服及期震建議羣臣皆易烏紗帽黑角帶近臣吉仁孝皇后崩既釋縗服太宗易素冠布腰絰震勃然變色詆其異己仁宗黜震議易素冠布腰絰洪熙元年分遣羣臣祀嶽鎮海瀆及先代帝王陵震乞祀周文武成康便道省丹私以妻喪柩與香帛同載祀太廟致齋飲酒西番僧舍大醉歸一夕卒震爲人佞諛傾險永樂時曹縣獻騶虞榜葛剌國麻林國進麒麟震請賀帝曰天下治安無麒麟何害貴州布政使背誦如流未嘗有悞嘗巡北狩帝見碑立沙磧中率從臣讀其文後一年與諸文學臣及碑諸禮部遣官往蔣廷瓚言帝北征班師詔至思南大巖山有呼萬歲者

錄之震古不須遣使論筆札帝前疏之帝密使人拓其
本校之無一字脫悞者子熊宣宗初立震數於帝前乞
官至流涕帝不得已授兵科給事中
李至剛名鋼以字行松江華亭人洪武二十一年舉明
經選侍藝文太子授禮部郎中坐累謫戍遼尋召爲工
部郎中遷河南右參議坐事繫獄成祖即位
作筏濟之建文中擢湖廣左參議坐事繫獄成祖即位
左右稱其才遂以爲右通政與修太祖實錄朝夕在上
左右稱說洪武中事甚見親信尋進禮部尚書永樂二

年冊立皇太子至剛兼左春坊大學士直東宮講筵與
解縉後先進講已復坐事下獄久之得釋降禮部郎中
恨解縉中傷之縉下獄論連至剛亦坐繫十餘年仁宗
即位得釋復以爲左通政給事中梁盛等劾至剛黨十
餘人當大行晏駕不宿公署飲酒食肉恬無戚容帝念
至剛先朝舊人出爲興化知府時年已七十再歲奴於
官至剛爲人敏給能治繁劇黃傅會首發建都北平議
論禁言事者挾私成祖從之既得上心務爲佞諛嘗言
太祖忌辰宜倣宋制令僧道誦經山東野羅成前至剛
論賀陝西進瑞麥至剛率百官賀帝皆不聽中官使與
騶從者進二人剛正以國中二人侑之帝命還至剛
言中國三人安知非彼私匿帝以奎誠待內外何
用通許所建門多不用妻父麗重法至剛爲乞免帝曰
獄輕重外人何以知之至剛曰都御史黃信爲臣言帝
怒謀信初至剛與解紛交甚厚帝書大臣姓名十人命
箱疏其人品言至剛不端紛遂奏其怨望
改謫交阯
方賓錢塘人洪武時由太學生試兵部郎中建文中署
應天府事坐罪戍廣東以茹瑺薦召復官成祖入京師
賓與侍郎劉儁等迎附特見委用進兵部侍郎四年儁
以尚書出征黎利賓理部事行幹才庶務不滯性警敏
京兼掌行在吏部事明年從北征與學士胡廣仝幼孜
楊榮侍郎金純若與機密自後帝北巡賓輒扈從十九
年議親征尚書夏原吉吳中呂震與賓共議宜且休兵
養民未奏會帝召賓賓言糧餉不足召原吉亦以不給
對帝怒遣原吉還下獄賓乃提調靈濟
宮中使進香至臨賓以帝怒賓擅自經死帝實無意殺
賓聞賓死乃益怒毀其屍
吳中字思正武城人洪武末爲
取太學迎降以轉餉擢御史巡
滄州後屯衛經歷成祖

年改工部尚書從北征薨歸起復改刑部十九年與夏原吉方賓等同以言北征餉絀忤旨繫獄仁宗卽位出之復其官兼詹事加太子少保宣德元年從征樂安二年坐以官木石遺中官楊慶作宅下獄落宮保奪祿一年正統六年殿工成進少師明年卒年七十追封茌平伯謚榮襄中勤敏多計算先後在工部二十餘年北京宮殿長陵景二陵皆中所營造職務塡委規畫井然然不恤工匠又湛於聲色時論鄙之

劉觀雄縣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太谷縣丞以薦擢監察御史三十年遷署左僉都御史坐事下獄尋釋出爲嘉興知府丁父憂去永樂元年擢廣南按察使未行拜戶部右侍郎一年調左副都御史時左都御史陳瑛殘刻右都御史吳中寬和觀委蛇二人間務爲容悅四年北京營造宮室觀奉命採木浙江未幾還明年冬帝以山西旱命觀馳傳往散遺採木軍民六年鄭賜卒擢禮部尚書十二月與刑部尚書呂震易官坐事爲皇太子譴責帝在北京聞之以大臣有小過不宜遽折辱特賜書諭太子八年都督僉事費瓛討涼州叛羌命觀贊軍事還坐事謫本部吏十二年還職改左都御史十五年督浚河漕十九年命巡撫陝西考察官吏仁宗嗣位兼

太子賓客旋加太子少保給二俸時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帝厭其繁瑣尚書呂震大理卿虞謙希旨劾奏觀復令十四道御史論其姪妄以是爲與論所鄙時未有官妓之禁宣德初臣僚宴樂以爲相尚歌妓滿前觀私納賂路而諸御史亦貪縱無忌二年六月朝罷帝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至文華門諭曰祖宗時朝臣謹飭年來貪黷成風何也士奇對曰永樂末已有之今爲甚耳榮曰永樂時無論方賓帝問今日誰最甚者榮對曰劉觀又問誰可代者士奇榮薦通政使顧佐帝乃出觀視河道以佐爲右都御史於是御史張循理等交章劾觀竝其子輻諸賊污不法事帝怒逮觀父子以彈章示之觀疏辯帝益怒出廷臣先後寄秦中有枉法受賕至千金者觀引伏遂下錦衣衛獄明年將置重典與七寄榮乞貸其死乃論輸成遼東而命觀隨往觀竟客死七年七奇論命風憲官考察奏罷有司之貪污者帝曰然向使不罷劉觀風憲安得肅

贊曰成祖封茹瑺以事太祖有功然考之未有所表見意史軼之歟嚴震直之於雲南治效卓著至其曉節皆不克然王鈍鄭賜爲方伯盈可聲績頗著至其曉節皆不克自振惜夫郭資呂震之徒有幹濟才而操行無取李至

剛之險吳中劉觀之墨又不足道矣

明史卷一百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

總裁官總裁官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太傅張廷玉等奉
敕修

董倫　王景

鄧濟　王文　徐善述

陳溥　周述　孟簡

王英　翁彙　陽

周敘　俞山　翥

孔公恂　司馬恂　錢習禮

董倫字安常思人洪武十五年以歲貢太學上太祖嘉之進左春坊大學士

夫侍銘文太子陳說剴切太祖嘉之進左春坊大學士

太子薨出爲河南左參議壺州史曰蘭溪諸葛伯衡廉倫爲之帝遣猶爲陝西參議又言倫學術導宜與祕帶別於士子訓導始止選二十年半事滿官雲南初設學校倫以身教人皆嚮學建文初召拜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與方孝孺同侍經筵御書怡老堂額寵之又賜縣几玉鳩杖解縉論河州以倫言得召還倫質直教人皆嚮學建文初召拜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與方孝孺同侍經筵御書怡老堂額寵之又賜縣几玉鳩杖解縉論河州以倫言得召還倫質直仕宦率其與倫同時爲禮部侍郎者有王景字景彰松陽人洪武初爲愍達致論以博學奉詔命作朝享樂章

定藩王朝覲儀累官山西參政與倫先後謫雲南建文初召入翰林修太祖實錄用張統薦除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講成祖即位擢學士帝問葬建文帝禮景賴首言宜用天子禮從之永樂六年卒於官

儀智字居眞高密人洪武末舉耆儒授高密訓導遷茶陵教諭擢知高郵州課農興學吏民愛之永樂元年遷寶慶知府土人健悍獨畏智相戒不敢犯召爲右通政兼右中允未幾遷湖廣右布政使坐事謫役通州六年冬湖廣都指揮使龔忠入見帝問湖湘間老儒忠以智對卽日召之既至拜禮部左侍郎十一年元旦日當食以爲占乃免賀如智議十四年詔吏部翰林院擇耆儒侍太孫士奇及蹇義首薦智太子曰吾當舉李鼎大悔無及智誠端士然老矣士奇頗自負智起家學官明理守正雖耄精神未衰迓臣中老成正大無踰智者是日午朝帝顧太子曰侍太孫講讀得人未太子對曰舉禮部侍郎儀智議未決帝喜曰智雖老能直言可用也遂命輔導皇太孫每進講書史必反覆啓迪以正心術爲本十九年年八十致仕卒於家洪熙元年贈太子少保謚文簡季子銘字子新宣宗卽位以侍郎戴綸薦

銘器數萬具銘前於帝多所寬恤民父異言銘頗在敬大法祖省刑薄斂節用愛人築皇明祖訓錄以進眾見獎納宰臣忠襄銘少學於吳訥天性孝友場有父風長子永錦衣衛百戶季子泰舉於鄉爲鴻臚科給事中以父恩授云

鄒濟字汝舟僉九人事肆以孝聞博學強記尤長春秋爲餘杭訓導師法嚴果還國子學錄改除禮部祠中征安南從駕州永樂初預修太祖實錄成除禮部祠中征安南從駕府司奏記還爲廣東右參政再遷左參坊左庶子授皇孫經濟爲人和易抑喪無貴賤皆樂親之秩滿進少詹

事當是時宮僚多得罪徐善述王汝玉馬京梁潛龔被
讒相繼下獄死濟積憂得疾皇太子以書慰曰卿善自
攝即有不諱當提攜卿息不使墜蓬蒿也卒年六十八
洪熙元年贈太子少保謚文敏命有司立祠墓側春秋
祀之子幹宇宗盛濟卒時尚幼仁宗監國命爲應天府
學生月賜鈔米舉正統四年進士景帝初由兵部郎中
超擢本部右侍郎以才爲于謙所倚也先入寇九門皆
閉百姓避兵者號城下求入幹開門納之孛改禮部兼
庶子考察山西官吏黜布政使侯復以下五十餘人巡
視河南鳳陽水災與王竑請振又請令諸生輸粟入監

讀書納粟入監自此始成化十二年振畿內饑再遷禮
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被劾乞休卒謚康靖徐善述字好
古天台人洪武中行歲貢法善述首貢入大學授桂陽
州學正永樂初以國子博士擢春坊司直郎見重於皇
太子每稱爲先生嘗致書賜酒及詩遷左贊善坐黑死
與鄒濟同日賜太子少師謚文肅立祠春秋祀亦如濟
王汝玉名璡以字行長洲人穎敏強記少從楊維楨學
年十七舉於鄉永樂初由禮天府學訓導擢翰林五經
博士歷遷右春坊右贊善仁宗在東宮修永樂大典仁
特被寵遇羣臣應制撰神龜賦汝玉第一解縉次之七
年坐修禮書紊制度當戍邊皇太子監國宥之以爲翰
林典籍尋進左贊善坐解縉累瘐死洪熙初贈太子賓
客謚文靖遣官祭其家梁潛字用之泰和人洪武末舉
鄉試授四川蒼溪訓導以薦除知四會縣改陽江陽春
皆以廉平稱永樂元年召修太祖實錄書成擢修撰尋
兼右春坊右贊善代鄭賜總攝永樂大典帝幸北京太
驛召赴行在十五年復幸北京太子監國帝親擇侍從
臣輔林獨楊士奇以潛副之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令
吉論交阯數日後念其有軍功貸還或鬻於帝曰上所
謫罪人皇太子曲宥之矣帝怒謀陳千戶事連潛及司

諫周冕逮至行在親詰之潛等具以實對帝謂楊榮呂
震曰事豈待由潛然卒無人爲白者俱繫獄或毀冕放
恣遂併潛誅潛妻楊氏痛潛非命不食死子棨由進士
發刑部主事善辨冤獄用薦擢廣西副使進布政使將
士多殺良民報功棨論其帥生致難民一人准功一級
全活無算田州土官岑猛兄弟相讐棨爲解之却其厚
餽撫服梗化女土官民夷服其信義終浙江布政使
周述字崇述吉水人永樂二年與從弟孟簡並進士及
第帝手題二人策奏賞之立授翰林編修尋加解縉選
脩棨等二十八人讀書文淵閣述孟簡皆與焉司禮監

給紙筆光祿給朝暮饌禮部日給賜鈔人三錠工部擇近宅居之一時以爲榮建寧魏北巡累進左春坊諭德仁宗卽位命從皇太子謁陵南京召至榻前問所以匡弼儲君者對稱占宜宗時進左庶子正統初卒官孟簡在翰林二十年始遷僉事府承出爲襄王府長史有言宜留備顧問者帝曰輔朕弟允勝於輔朕也遂還厚簡靜未嘗有疾言遽色文章雅贍孟簡謙退不伐生平無睚眦於人並爲世所重云

陳濟字伯載武進人讀書過目成誦當以父命如錢塘家人齎貨以從比還以其貲之半市書日誦千餘言

年盡通經史百家之言成祖詔修永樂大典用大臣薦以布衣召爲都總裁修撰凡起例區分約考稽然行法及太學儒生數千人繕秘庫書數百萬卷浩無端倪濟與少師姚廣孝等數人裁決如流寄窘執筆者有所疑輒就濟質問應口對如無書成授右贊善謹慎無過皇太子甚禮重之凡稽古纂集之事悉以屬濟隨事敷奏多所裨益五年而卒年六十二濟少有酒過毋戒之終其身未嘗至醉弟洽爲兵部尚書事濟如父濟深懼盛滿頗自謙抑所居蓬戶蓽壁栽蔽風雨終日危坐手不釋卷爲文根據經史不事藻飾云貴如布帛菽粟有益於世爾其後有陳繼楊翥者亦以布衣通經用楊士奇薦繼由博士入翰林而翥竟用景帝歷郎恩與俞山俞綱等皆至大官自天順後始漸拘資格編修馬昇檢討傅宗不由科目李賢皆出之爲參議布衣無得預館閣者而弘治間潘辰獨以才望得之一時莅異數焉陳繼字嗣初吳人幼孤母吳氏躬織以資誦讀比長貫穿經學人呼爲陳五經年十五母老不就母卒哀毀過人永樂中復舉孝行旌其母曰貞節仁宗卽位開弘文閣帝臨幸問今山林亦有名士乎楊士奇初不識繼負原吉治水錄檢得其文歸以示士奇士奇心識之及帝問遂以繼對召爲國子博士尋改翰林五經博士直弘文閣宣宗初遷檢討引疾歸卒楊翥字仲舉亦吳人少孤貧隨兄成武昌授徒自給楊士奇微時流寄窘乏翥輒解館舍讓之而已教授他所士奇心賢之及貴薦翥經明行修宜宗詔試吏部稱旨授翰林院檢討歷修撰正統中詔簡郡王府僚諸翰林皆不欲行乃出侍講儀銘及翥爲左右長史久之引年歸王卽大位入朝拜禮部右侍郎景泰二年進尚書給祿致仕明年卒年八十五翥爲行絕俗一時紳厚德者翥爲最旣沒景

帝念之召其子瑾入覲授本邑主簿俞山宇積之秀水人由鄉舉爲郴府伴讀景帝時拜吏部右侍郎而嘉興俞綱由諸生繕寫實錄試中書舍人授郴府審理景帝時以兵部右侍郎入閣預機務居三日固辭守本官景帝將易東宮山密疏諫不聽憤獻太子立加太子少傅山意不自安致仕去綱加太子少保英宗復辟山以致仕得免而綱當景泰時能周旋二帝間故得調南京禮

部成化初致仕卒潘辰字時用景寧人少孤隨從父家京師以文學名弘治六年詔天下舉才德之士隱於山林者府尹唐恂舉辰吏部以辰生長京師寢之恂復奏籍事預修會典成進五經博士正德中劉瑾摘會典小疵復降爲典籍俄還故官南京缺祭酒吏部推石珏及辰帝以命珏而擢辰編修居九年超擢太常少卿致仕歸卒特賜祭葬辰居官勤慎晨入夜歸與制誥時有以幣酤者堅却之士大夫重其學行稱爲南屏先生

王英字時彥金谿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讀書文淵閣帝察其慎密令與王直書機密文字與修太祖實錄授翰林院修撰進侍讀二十年扈從北征師旋過李陵城帝聞城中有石碑召英往視既至不識碑所而城

北門有石出土尺餘發之乃元時李陵臺驛令謝某德政碑也碑陰刻達魯花赤等名氏具以奏帝曰碑有蒙古名異日且以爲已地啓爭端命再往擊碎之沈諸河還奏帝喜其詳審曰爾是二十八人中讀書者朕且用爾因問以北伐事英曰天威親征彼必遠遁願勿窮追帝笑曰秀才謂朕黷武邪因曰軍中動靜有聞即入奏且諭中官勿阻立功官軍有過命勿與糧相聚泣以英奏復給予仁宗即位累進右春坊大學士乞省親歸宣宗立還朝是時海內宴安天子雅意文章每與諸學士談論文藝賞花賦詩禮接優渥嘗謂英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吳沈朱善劉三吾永樂初則解縉胡廣汝勉之母俾前人獨專其美修太宗仁宗實錄成遷少詹事賜麒麟帶母喪特與葬祭遣中官護歸葬起復正統元年命侍經筵總裁宣宗實錄進禮部侍郎八年命理部事浙江民疫遣祭南鎮時久旱英至大雨民呼侍郎雨年七十再乞休不許十二年英子按察副使裕坐事下獄英上疏待罪宥不問明年進南京禮部尚書俾就閱魏居二年卒年七十五賜祭葬謚文安英端凝持重歷仕四朝在翰林四十餘年屢爲會試考官朝廷制作多出其手四方求銘志碑記者不絕性直簡好規人過三楊

皆不喜故不得柄用稍後累官四川按察使

錢習禮名幹以字行吉水人永樂九年進士選庶吉士尋授檢討習禮與練子寧姻戚既仕顯人以好賞待之恒惴惴惕榮乘閒言於帝帝笑曰使子寧在脫猶留用之況習禮乎仁宗即位遷侍講知制誥以省親歸宣德元年修兩朝實錄與侍講陳敬宗陳循同召還進侍講學士英宗開經筵爲講官宣宗實錄成擢學士掌院事七年以故鴻臚寺爲翰林院落成請毀閣人學士皆至習禮不設楊士奇楊溥座因此非二公所也士奇等以聞帝命異座後遂爲故事正統九年乞致仕不許明年

六部侍郎多闕帝命吏部尚書王直會大臣推舉而特旨擢習禮於禮部習禮力辭不允王振用事遠官多造其門習禮恥爲屈十二年六月復上章乞骸骨乃得歸習禮篤行誼好古稽禮動有矩則家居十五年卒年八十有九謚文肅

周敘字公敘吉水人年十一能詩永樂十六年進士選庶吉士作黃鸝鸐賦稱旨八年夏又上言比天旱降統六年上疏言事帝嘉納焉授編修歷官侍讀直經筵正下責躬虔禱而臣下不問救忠補過之言徒陳情乞用而已掌銓選者罔論賢否循資格司國計者不問耕桑惟勤賦役軍士困役作刑罰失重輕風憲無激揚言官不舉不劾不言大臣王直等許引子弟十一人遷南京侍讀學士英宗即位敘上封事曰治民衆多莫若務本帝之初不共載天敵讐宜報父之讐不共戴天敵讐宜復地之讐如越之報吳使知制誥以省親歸宣德元年修兩朝實錄與侍講陳敬宗陳循同召還進侍講學士英宗開經筵爲講官宣宗實錄成擢學士掌院事因條上勵精治道及修政選賢才安民心廣上路

等從容修六事之目曰治民衆多莫若務本帝之初不共載天敵讐宜報父之讐不共戴天敵讐宜復地之讐如越之報吳使知制誥以省親歸宣德元年修兩朝實錄與侍講陳敬宗陳循同召還進侍講學士英宗開經筵爲講官宣宗實錄成擢學士掌院事因條上勵精治道及修政選賢才安民心廣上路等從容修六事之目曰治民衆多莫若務本帝之初不共載天敵讐宜報父之讐不共戴天敵讐宜復地之讐如越之報吳使知制誥以省親歸宣德元年修兩朝實錄與侍講陳敬宗陳循同召還進侍講學士英宗開經筵爲講官宣宗實錄成擢學士掌院事因條上勵精治道及修政選賢才安民心廣上路等從容修六事之目曰治民衆多莫若務本帝之初不共載天敵讐宜報父之讐不共戴天敵讐宜復地之讐如越之報吳使知制誥以省親歸宣德元年修兩朝實錄與侍講陳敬宗陳循同召還進侍講學士英宗開經筵爲講官宣宗實錄成擢學士掌院事因條上勵精治道及修政選賢才安民心廣上路等從容修六事之目曰治民衆多莫若務本帝之初不共載天敵讐宜報父之讐不共戴天敵讐宜復地之讐如越之報吳使知制誥以省親歸宣德元年修兩朝實錄與侍講陳敬宗陳循同召還進侍講學士英宗開經筵爲講官宣宗實錄成擢學士掌院事因條上勵精治道及修政選賢才安民心廣上路

等從容修六事之目曰治民衆多莫若務本帝之初不共載天敵讐宜報父之讐不共戴天敵讐宜復地之讐如越之報吳使知制誥以省親歸宣德元年修兩朝實錄與侍講陳敬宗陳循同召還進侍講學士英宗開經筵爲講官宣宗實錄成擢學士掌院事因條上勵精治道及修政選賢才安民心廣上路等從容修六事之目曰治民衆多莫若務本帝之初不共載天敵讐宜報父之讐不共戴天敵讐宜復地之讐如越之報吳使知制誥以省親歸宣德元年修兩朝實錄與侍講陳敬宗陳循同召還進侍講學士英宗開經筵爲講官宣宗實錄成擢學士掌院事因條上勵精治道及修政選賢才安民心廣上路等從容修六事之目曰治民衆多莫若務本帝之初不共載天敵讐宜報父之讐不共戴天敵讐宜復地之讐如越之報吳使知制誥以省親歸宣德元年修兩朝實錄與侍講陳敬宗陳循同召還進侍講學士英宗開經筵爲講官宣宗實錄成擢學士掌院事因條上勵精治道及修政選賢才安民心廣上路

事臣子大節舍是奚所用心與環皆再疏爭竟得如請
連遭父母喪詔起爲祭酒固乞終制許之未幾卒將建
於文學性高介爲學士時卽院中後圃構清風亭嘗池
蒔芙蓉植二桂於後堂人稱其亭爲桂芙學士指
院中有井學士劉定之所浚也柯亭劉井銘林中以爲
美談云羅璟字仲明泰和人天順末進士又第授編修
進修撰預修宋元通鑑綱目累官先馬孝宗爲太子簡
侍講讀母喪歸璟與尚書尹旻子侍講龍同聚於孔氏
旻得罪李孜省指璟爲旻黨謂南京禮部員外郎孝宗

爲禹京祭酒久之卒
孔公恂字宗文先聖五十八世孫也景泰五年以宮貳
聞母疾不赴廷對帝以問部具其故乃遣使召之
日日午不及備供帳命於禮部錄林院給以筆札登第的下日
是歸衍聖公孔彥縉卒孫弘緒幼襲遣禮部官送
公恂理其家事天順初授曲阜知縣再遷大
王英錢習禮周敘訶潛讓和南
學上李賢妻以女公恂因得交從賢賢公恂大賢
後贊善司馬恂宋大賢子宦輔導大子帝每
同日超拜少傅兼侍東宮講讀大學士孝肅白后曰吾今
日得聖賢子孫爲汝子傅孝肅曰者意示生母方以

總裁官經筵講官保傅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武英殿大學士加一級臣張廷玉等奉
敕修

宋　禮　蕭　芳
周　忱　陳　瑄　王　瑜

宋禮字大本河南永寧人洪武中以國子生擢山西按察司僉事左遷戶部主事建文初薦授陝西按察僉事復坐事左遷刑部員外郎成祖即位命署禮部事以敏練擢禮部侍郎永樂二年拜工部尚書嘗請給山東屯田牛種又請犯罪無力准工者徙北京爲民並報可七

年丁母憂詔留視事九年命開會通河會通河者元至元中以壽張尹韓仲暉言自東平安民山鑿河至臨清引汶絕濟屬之衛河爲轉漕道名曰會通然岸狹水淺不任重載故終元世海運爲多明初輸餉遼東北平亦專用海運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絕安山湖會通遂淤永樂初建北京河海兼運海運險遠多失亡而河運則由江淮達陽武發山西河南丁夫陸輓百七十里入衛河歷八遞運所民苦其勞至是濟寧州同知潘叔正上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淤者乃三之一濬之使通可運千石其費可辦河船容一百石者二十船用十人於是命禮及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往治之禮以會

揚州及兗州糧合百萬石從河運給北京其海道則三
歲兩運已而平江伯陳瑄治江淮間諸河功亦相繼告
竣於是河運大便利漕渠益多十三年遂罷海運初帝
將營北京命禮取材川蜀禮伐山通道奏言得大木數
株皆蔣丈一夕自出谷中抵江上聲如雷不假一草朝
廷以爲瑞及河工成復以採木入蜀十六年命治獄江
西明年造番舟自蜀召還以老疾免朝參有奏事令侍
郎代二十年七月卒於官禮性剛敢下嚴急故易集事
以是亦不爲人所親卒之日家無餘財洪熙改元禮部
尚書呂震請予葬祭如制弘治中七事王寵始請立祠

詔祀之南旺湖上以金純周長配隆慶六年賜禮太子
太保蘭芳夏縣人洪武中舉孝廉累遷刑部郎中永樂
中出爲吉安知府寬厚廉潔民甚德之吉水民黃閏告
縣有銀礦遣使覆視父老遮芳訴曰閏宋季當有吉此
者卒以妄得罪今皆樹藝地安所得銀礦芳詰告者卻
其誣獄具同官不敢署名芳請獨任之奏上帝曰告因
知妄也得寢已坐事謫辦事官從宋禮治會通河復爲
工部都水主事十年河決陽武灌中牟祥符尉氏遣芳
按視芳言中鹽隄當暴流之衝請加築塞又言自中灤
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海誠萬世利又言新築岸堵
止用草索不能堅久宜編木成大囤貫以巨石從河運給北京其海道則三
石復以木橫貫梢長牽築隄上則殺水同隄之長築也
詔悉從之其後築隄者遵明其法以宋禮薦擢工部右
侍郎亡何行太僕卿楊恒以吳橋東光興濟交河及天
津屯田由水決隄傷稼乞開德州長店東南黃河故道
以分水勢復命芳往治之所經郡邑有不便民者輒疏
以聞事竣還十五年十　月卒於官芳卒於官芳自奉約布衣蔬
食事母至孝母甚賢芳所治事暮必告母有不當輒加
敎誡芳受命唯謹由是爲長吏云

陳瑄字彥純合肥人父聞以義兵千戶歸太祖累官都

指揮同知瑄代父職父卒事戍遼陽宿伏閱籍代詔併
原其父子瑄少從大將軍幕以驍屢從征南番
又征越篤詩建昌叛番月魯帖木兒踰采山平天兒寇
破寧番諸蠻復征普井進攻卜木兒寨賊甚瑄將中
軍賊圍之數重瑄下馬射傷足裹創戰自巳至酉全師
還又從征貴州刺以奇兵涉打中河得間道作浮梁渡
軍既渡撤梁示士卒不返連戰破賊又會雲南兵征百
夷行功遷四川行都司都指揮同知建文末遷右軍都
督僉事燕兵逼命總舟師防江上燕兵至浦口瑄以舟
師迎降成祖遂渡江既卽位封平江侯食祿一千石賜

第劵世襲指揮使永樂元年命瑄充總兵官總督海運
輸粟四十九萬餘石餉北京及遼東遂建百萬倉於直
沽城天津衛先是海舟行海上島人畏溝卒多閉陋瑄
招令互市平其直人交便之運舟還會倭寇沙門島瑄
追擊至金州白山島焚其舟始盡九年命與豐城侯李
彬統浙閩兵捕海寇溢閱圮自海門至鹽城凡百三
十里命瑄以四十萬卒築治之爲捍潮隄萬八千餘丈
明年瑄言嘉定瀕海地江流衝會海舟停泊於此無高
山大陵可依請於青浦築土山方百丈高三十餘丈寺
既表識既成賜名寶山帝親爲文記之宋禮既治會通
河成朝廷議罷海運仍以宋時江南漕
艘初運二百萬石寖至五百萬石國用以饒時江南漕
舟抵淮安牽陸運過壩踰淮達清河勢費甚鉅十二年
瑄用故老言自淮安城西管家湖鑿渠十里爲清江
浦導湖水入淮築四閘以時宣洩又緣湖十里築堤引
舟由是漕舟南達於河省費不貲其後復濬徐州至海
寧河又以呂梁洪險惡於西別鑿一渠置二閘蓄水通
漕又築沛縣刁陽湖濟寧南旺湖長隄開泰州白塔河
通大江又築高郵湖隄於隄內鑿渠四十里避風濤之
險又自淮至臨清相水勢置閘四十有七作常盈倉四

十區於淮上及徐州臨清通州共置倉便轉輸慮漕舟
經歷日淮至通州置倉五百六十八舍罷卒導舟避淺
復緣河隄鑿井取木以便行人凡所規畫悉宏遠身
理漕河者二十年堰疏通策仁宗即位之九月瑄上疏
陳七事一曰南京國家根本乞嚴守備二曰推舉宥愛
實無循資格選朝臣公正者分巡天下三曰天下錢糧
輕倒湖廣江西浙江及徐松諸府宜令北京遠往復踰
年上通公租下妨農事乞令轉至淮徐等處別令官軍
接運至京又快船馬船所載不過五六十石每船官軍
足用有司添差軍民遞送拘集驗僉甚有凍餒請革罷
四曰教職多非其人乞考不職者罷之選俊秀儒生員
而軍中子弟亦令入學九曰軍伍逃亡乞覈其老疾者
以子弟代逃亡者追復十絕者豁除六曰閘下等處遇
防要地兵食處乞選廉幹士充守備務七曰漕運官
軍每歲北上歸即修船勤者終年該衛所又於其隙催
役以重困之乞加禁約免覽奏上皆嘉納所司遵
行遂降敕獎論專督漕務世襲平江伯宣宗即位命守淮
安督漕運如故宣德四年言濟寧以北白長溝至梁林
淤塞計用十二萬人疏濬半月可成帝念瑄久勞命尚
書黃福往同經理六年瑄言歲運糧四百萬人頻

年勞苦乞於蘇松諸郡及江西浙江湖廣別僉民丁又於軍多衛所僉軍通為二十四萬人分番迭運又江南之民運糧赴臨清淮安徐州往返一年失悞農業而湖廣江西浙江及蘇松安慶軍士每歲以空舟赴淮安載糧若令江南民撥糧與附近衛所官軍運載至京量給耗米及道里費則軍民交便帝命黃福及侍郎王佐議行之更民運為允運自此始也八年十月卒於官年六十有九追封平江侯贈太保謚恭襄初瑄以清河有德於民民立祠清河縣正統中命有司春秋致祭孫豫字立卿嶺書修謹正統末福建少縣賊起以副總兵從寧陽侯陳懋分道討平之進封侯也先入犯出鎮臨清建城堡練兵撫民安靜不擾明年召還父老詣闕請留從之景泰五年山東饑奉詔振卹尋守備南京天順元年召還益歲祿百石三年卒賻縣國公諡莊敏子鉞副伯成化初分典三千營及團營尋佩平蠻將軍印總制兩廣移鎮淮陽總督漕運建淮河口石閘及濟寧分水南北二閘築隄疏泉修舉廢墜總漕十四年韋數十上日本貢使買民男女數人以歸道淮安鉞留不遣賜還其家淮揚饑疫煮糜施藥多所存濟弘治六年河決張秋督張泉討平之擒斬三萬餘論功加太子太保蔭一子萬曆中出鎮淮安總漕運入掌前軍府事卒贈少保謚奉敕塞治還增祿二百石累加太傅兼太子太傅十三

武靖傳至明亡爵絕王瑜字廷器山陽人以總旗隸祖王府永樂末常山護衛指揮孟賢等與宦官黃儼結黨祇帝廢太子而立趙王其黨高正者瑜舅也密告瑜瑜大驚曰奈何爲此族滅計乎正漸諫不聽正懼謀泄將殺瑜瑜遂詣闕告變按治有驗賢等盡伏誅而授瑜遊擊將軍衛千戶仁宗即位擢錦衣衛指揮同知厚賜之并賜同官事必白瑜乃行瑜持大體不爲苛細廷中稱其賢宣德八年進都指揮僉事充左副總兵代陳珪鎮淮安革弊興之大入小出者舊例漕長正副一人以七月赴南京戶部領勘合既畢復齎送部往反費皆科敛充滯運累進左軍都督僉事淮安瑜故鄉也人以爲榮在淮數年守瑄成法不變有善政民有親在與弟訟庭者之恍止設正副各一人循環赴領免事行司類收上之其敦睦二卒盜敗舟一板有司以盜官物坐卒死瑜曰兩卒之命抵敗舟一板耶竟得末減歲凶發官廩以振然性好貨爲英宗切責而前所發不軌事有枉者正統四年議事入京得疾束兩手如高懸狀號救求解而卒

周恍字恂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明年成祖擇其中二十八人令進學文淵閣恍自陳年少乞預帝嘉其有志許之尋擢刑部主事進員外郎恍有經世才浮沉郎署二十年人無知者獨夏原吉奇之洪熙改元稍遷越府長史宣德初有薦恍器識宏遠周君五年九月帝以天下財賦多不理而江南爲甚蘇州一郡稅逾千八百萬石田已得才力重臣往撫之乃用大學士楊榮薦遣恍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諸府總督稅糧始至召父老問逋稅故皆上豪右不肯加耗年儉之細民貧迫亡而稅額已虧鉄牛米法合出耗必均又爲奸民詭寄長正副一人以七月赴南京戶部領勘合既畢復齎送部往反費皆科敛充之恍止設正副各一人循環赴領免事行司類收上之部民大便恍兒爲縣收糧無剩給而官家貯之日此致逋之由也遂合諸縣於水次置倉令糧長自運赴倉一人總之名一人名給收至六七萬石以上始立糧長一人總之名總收民持鴨赴倉官爲監兌糧長但奉期會而已置櫃運編運　海撥運記支撥起運之數須計所運京師通州當舍耗以次定支給運腳其之支撥羨餘存貯在倉日餘米多則加六徵又天年加五徵初太祖平吳盡籍其功臣子弟莊田入官後惡富民豪并坐罪沒入田產皆謂之官田按其家租稱征之故蘇賦比他府獨重官民田租其二百七十七

萬石而官田之租乃至二百六十二萬石民不能堪時
宣宗屢下詔減官田租忱乃與知府況鍾曲算累月減
至七十二萬餘石他府以次減民始少甦七年江南大
稔詔令諸府縣以官鈔平糴備振貸蘇州遂得米二十
九萬石故時公侯祿米軍官月俸皆支於南戶部蘇松
民轉輸南京者石加費六斗忱奏令就各府支給與船
價米一斗所餘五斗通計米四十萬石有奇并官鈔所
羅共得米七十萬餘石遂置倉貯之名曰濟農振貸之
外歲有餘羨凡糾運風漂盜奪者皆借給於此秋成抵
數還官其修圩築岸開河濬湖所支口糧不責償耕者

借貸必驗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給之秋與糧並賦凶歲
再振其姦頑不償者後不復給定爲條約以聞帝嘉獎
之終忱在任江南數大郡小民不知凶荒兩稅未嘗逋
負忱之力也時漕運軍民相半軍船給之官民則僦舟
加以雜耗率三石致一石往復經年失農業忱與平江
伯陳瑄議民運至淮安或瓜洲水次交兌漕軍運抵通
州淮安石加五斗瓜洲又益五升其附近并南京軍士
過江者即倉交兌加與過江米二斗視墾蘆蕩與折米
五合兌軍或後期阻風則令州縣支贏米設廠於瓜洲
水次遷米貯之量支餘米給守者由是漕費大省民間
馬草歲運兩京勞費不貲忱請每
輕齎即地買納京師百官月俸皆
賤時俸帖七八石僅易銀一兩忱
下戶兩稅準折納金花銀每兩當
出甚少而官俸常足嘉定崑山諸
振糧一石比解以縷粗見斥者十
輕然價益高今既貴重勢不容細
取長價如式從之各郡寄馬及一
頭有耗損則馬頭橫科補買忱令
秋糧俱征驗馬上中下直給米正
牧忱巡視奏令蘇州諸府撥餘米
場聽抵明年田租竈戶得納鹽給
撥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尋改兼理松江鹽課華亭上
海二縣迪課至六十三萬餘引竈丁逃亡虛田賦宜
賽慶大臨課宜養竈丁因上便宜四事命速行之吏爲
節竈戶運耗得米三萬二千餘石亦倣遼舊鹽
鹽倉益補逃亡缺額由是鹽課大增
十艘下忱計度忱召問都匠言一艘須米千石忱以成
大事不宜惜費第減二十石奏於朝竟得報可以九載
秩滿進左侍郎六年命兼理湖州嘉興二府稅糧又命

同刑科都給事中郭瑾錄南京刑獄忱素樂易先是大理卿胡槩爲巡撫用法嚴忱一切治以簡易告訐者輒不省或面訐忱公不及胡公忱笑曰胡卿教吉在去除民害朝廷命我但云安撫軍民委寄正不同耳既久仟江南與吏民相習若家人父子每行村落屏去騶從與農夫鉤婦相對從容問所疾苦爲之商略處置其馭下也雖卑官冗吏悉開心訪納遇長吏有能如兒鍾及松江知府趙豫常州知府莫愚同知趙泰輩則推心與咨盡務盡其長故事無不舉常結松江相視水利兒嘉定上海間沿江生茂草多淤流乃濬其上流使崑山顧浦諸所水迅流駛下壅遂盡滌瑕時以匹馬往來江上見者不知其爲巡撫也歷宣德正統二十年間朝廷委任益專兩遭艱喪皆起復視事忱以此益發舒見利害必言言無不聽初欲減松江官田額依民田起科戶部郭資胡濙奏其變亂成法請罪之宣宗切責資等忱嘗言吳淞江畔有沙塗柴場百五十頃水草茂盛蟲蛤多生其中請募民開墾可以足國課消蟲災又言丹徒丹陽二縣田沒入江者賦尚未除國初蠲稅之家其田多併於富室宜徵其租沒於江者除之則額不虧而貧富均無錫官田賦白米太重請改征租米悉報可其因災荒

請蠲貸及所陳他利病無算小者用便宜行之無所顧慮久之見財賦充溢益務廣大修葺廨舍學校先賢祠墓橋梁道路及崇儒東觀貽遺中朝官資餉過客無稽吝惜胥吏漁竊其中亦不甚訾省以故屢召人言九年給事中李素等劾忱妄意變吏專擅科斂忱上章自訴帝以餘米既爲公用罰不問先是奸民尹崇禮欲撓忱法奏忱不當多徵耗米請究問會主者忱固罷前法既而兩稅復逋民無所賴咸稱不便忱乃奏按崇禮罪舉行前法如故再以九載滿進戶部尚書尋以江西人不得官戶部乃改工部仍巡撫景泰元年漂陽民彭守稽叢明年又以給事中金達言召忱還朝忱乃自陳臣未任事之先請郡稅糧無歲不逋自臣蒞任設法刻弊節省浮費於是歲無逋租吏積奸蠹莫凡向之公用所須科取諸民者悉於餘米隨時支給或以他貨來還遇赦宥免或未佔時值低昂不一緣奉宣宗皇帝并太上皇敎諭許臣便宜行事以此支用不復具聞致守臣計奏戶部遣官追徵實臣出納不謹死有餘罪禮部尚書楊寧言妄費罪乃在忱今佔計餘直悉征於民閭至有棄家逃竄者乞將正統以前者免追詔許之召鑑等還既而

吉官猶交章劾忱請正其罪景帝素知忱賢大臣亦多
保持之但令致仕然當時言理財者無出忱右其治以
愛民爲本濟農倉之設也雖與民爲期約至時多不追
取每歲徵收畢踰正月中旬輒下檄放糧曰此百姓納
與朝廷贖數今還與百姓用之努力種朝廷田秋間又
納朝廷稅也其所施張變通皆可爲後法儲府餘米數
多至不可校公私饒足施及外郡景泰初江北大饑都
御史王竑從忱貸米三萬石忱爲計至來年麥熟以十
萬石畀之性機警錢穀鉅萬一屈指無遺算嘗陰爲冊
記陰晴風雨或言某日江中遇風失米忱言是日江中

無風其人驚服有奸民故亂其舊案嘗之忱曰汝以某
時就我決事我爲汝斷理敢相給耶三殿重建詔徵牛
膠萬觔爲絰繪用忱適赴京言庫貯牛皮歲久朽腐請
出煎膠俟歸市皮償庫土木之變當國者議欲焚通州
倉絕寇資忱適議事至言倉米數百萬可充京軍一歲
餉令自往取則立盡何至遂付煨燼頃之詔趣造盔甲
數百萬忱計明盈浴鐵工多令且沃錫數日畢訖忱既
被劾帝命李敏代之敏無輕易忱法然自是戶部括所
積餘米爲公賦儲備蕭然其後吳大猷道殣相望潔通
如故矣民益思忱不已即生祠處處祀之景泰四年十
月卒謚文襄兄鍾等自有傳

贊曰宋禮陳瑄治河通運道爲國家經久計生民被澤
無窮周忱治財賦民不擾而增有餘美此無他故殫公
心以體國而才力足以濟之誠異夫造端興事徼一時
之功智籠巧取爲科斂之徇者也然河渠之利世享其
成而忱之良法美意未幾而漸減無餘民用重困豈非
成功之有迹者易以循而用法之因人者難其繼哉雖
然見小利而樂紛更不能不爲當日之曉曉者惜也

總督糧理糧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柱國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加太級贈蔭錄

敕修

張　輔　高士文
徐　政
劉　儁　呂　毅
李　伍　劉　昱　等

柳　升　崔　聚
李宗賢

梁　銘

黃　福

陳　洽　侯　保　馬　貴
伍　全　陳　忠

李　彬

王　通　馬　麒　李　安
陳　智　陳　鑑
王　忠

張輔字文弼河間王玉長子也燕師起從父力戰爲指揮同知玉殁東昌輔副戴從戰夾河藥城彰德鹽壁皆有功從入京師封信安伯祿千石予世券妹爲帝妃邱福朱能言輔父子功俱高不可以私親故薄其賞永樂三年進封新城侯加祿二百石是時安南黎季犛弑其主自稱太上皇立子蒼爲帝其故王之孫陳天平自老撾來奔季犛佯請歸國帝遣都督黃中以兵五千送之前大理卿薛嵓爲輔季犛伏兵芹站殺天平嵓亦死帝大怒命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將軍輔爲右副將軍帥勇城侯李彬等十八將軍兵八十萬會左副將軍西平侯沐晟分道進討兵部尚書劉儁贊軍事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給饋餉四年十月能卒於軍輔代領其衆自懋祥進師度坡壘關望祭安南境內山川檄季犛二十罪進破隘留雞陵二關道芹站走其伏兵抵新福城軍亦自雲南至營於白鶴安南有東西二都俄宣沈逓富良四江爲險賊緣江南北岸立柵聚舟其中築城於多邦隘城柵橋艦相連九百餘里兵衆七百萬仗據險以老輔師輔自新福移軍三帶州造船圖進取會帝敕朱能卒敕拜輔爲將軍制詞以李文忠代閩平王常遇春爲比且言乘冬月瘴癘未興宜及時滅賊十二月輔軍次富良江北遣騎將軍朱榮破賊嘉林江遂與晟合軍進攻多邦城佯欲他攻以懈賊令都督黃中等將死士八百持炬火銅角夜四鼓越重濠雲梯傳其城都指揮蔡福先登士噪附而上角鳴萬炮齊舉城下兵鼓噪繼進遂入城賊驟衆迎戰輔以畫獅蒙馬衝之翼以神機火器衆皆反走賊大潰斬其帥二人追至濊圓山盡焚緣江木柵俘斬無算進克東都輯吏民撫降附來歸者日以萬計遣別將李彬陳旭取西都又分軍破賊援兵季犛焚宮室倉庫遁入海江州縣皆望風降明年春輔遣滿速伯王友等齎詔書往江悉破簽江團收萬劫普賴諸寨斬首二萬七千餘級賊將胡杜聚舟盤灘江輔使降將陳封襲走之盡得其舟遂定東潮諒江諸

府州尋擊破李聲舟師於木丸江斬首萬級擒其將校百餘人溺死者無算追至膠水縣岡海口還軍築城醜子關令都督柳升守之已賊由富良江入輔與晟夾岸迎戰升等以舟師橫擊大破之斬數萬江水爲赤乘勝窮追時天旱水淺賊棄舟陸走官軍至忽大雨水漲遂畢渡五月至奇羅海口獲季聲及其子蒼莊僞太子諸王將相大臣等檻送京師安南平得府州四十八縣一百八十戶三百十一萬凍陳氏後不得遂設交阯布政司以其地內屬自唐之亡交阯淪於蠻服者四百餘年至是復入版圖帝爲詔告天下諸土官奏表稱賀

六年夏輔振旅還京師再賜宴奉天殿帝爲賦平安南敬進封英國公歲祿三千石子世券其年冬陳氏故臣簡定復叛命沐晟討之敗績於生欽江明年春復命輔佩征虜將軍印帥師往討時簡定已弒陳季擴爲皇勢張甚輔號此號出伏水遣舟招諭江北諸避寇者復業遂進至慈廉州破陽門江克廣威州孔目柵遇賊鹹子關賊舟六百餘保江東南岸輔帥陳旭等以划船戰乘風縱火橋賊門二百餘人盡得其舟追至太平海口賊將部景異以二百艘迎敵復大破之於是季擴白言陳氏後遣使求貶封輔因向者遍索陳干

賊帥部景異於月常江獲船白餘生擒偽元帥部宗稷等又捕斬別部收白數人以降息兵明年八月擊賊於車技海賊舟四百餘分三隊進官軍與相斫連日夜不解死賊門即至已大破賊左右隊遁進官軍與相斫連日夜不解死賊門即至已大破賊橋梁師七十五人進軍又安南將降名相總十一年冬與晟會順州戰愛子江賊驅象前行輔戒十卒矢落象奴二矢射象舁象奔還自踐其牢將楊鴻韓廣醉聚等乘勢猛進矢落如雨度大支橋其師五十六人退至愛母江盡降其衆明年正月進至政平州開賊屯進軍崑崙橋逢引兵往截軍創往剿不得進軍與將

校徒步行山箐中夜四鼓抵其巢悉擒鄧景巽阮鎔等季擴走老撾遣指揮師祐以兵索之破其三關遂縛季擴及其孥送京師賊平承制以賊所取占城地設升華思義四州增置衞所官其將吏降人留軍守之而還十三年春至京旋命爲交阯總兵官往鎮而餘寇陳月湖等復作亂輔悉討平之十四年冬召還輔凡四至交阯前後建置郡邑及增設驛傳遞運規畫甚備交人所畏惟輔輔還一年而黎利反累遣將討之無功至宣德時柳升敗沒王通與賊盟倉卒引還廷議棄交阯輔爭之不能得也仁宗卽位掌中軍都督府事進大師並支二俸尋命輔所受太師俸於北京支給時百官俸米皆給於南京此蓋特恩云成祖喪滿二十七日卽素冠麻衣以朝而羣臣皆已從吉惟輔與學士楊士奇服如帝帝歎曰輔武臣也而知禮過六卿益見親重尋命知經筵事益修實錄宣德元年漢王高煦謀反詰責功臣爲內應隨泉州遇害初輔之定交阯也先後百餘戰其從征死事最著者有高士文徐政士文護衞百戶質通剛渠帥射從成祖起兵累官都督僉事從張輔征交阯黎季擴及其孥送京師賊平承制以賊所取占城地設升華思義四州增置衞所官其將吏降人留軍守之而還十三年春至京旋命爲交阯總兵官往鎮而餘寇陳月湖等復作亂輔從行不使預軍政輔老矣默默不敢言至土木死於難年七十五追封定興王謚忠烈子懋九歲嗣公憲宗問騎射西苑懋三發連中賜金帶歷掌營府累加至太師嘗上言防邊事宜慎出發兵作團通寺弘治中御史李興彭程下獄懋論救復論罷作與武觀免織造召還中官董織者武宗卽位與小珅逆懋牽文武大臣屢爲言珅等銜切造飛性豪俊文廟喪別軍士屢爲言省所科副公凡六十六年掌兵柄者四十年竟寵爲動臣定正德十年卒年亦七十五贈榮陽王論恭靖萬曆十一年與朱希忠並配享世澤流寇陷

追與戰中飛石死所部復追賊賊失巢潰散遂爲指揮程瑒所滅朝廷念士文功追封建平伯令其子福嗣祿千三百石子世券三傳至孫霆無子以義子爲嗣事覺爵除徐政儀眞人建文時爲揚州衞副千戶以城降成祖累遷都指揮同知從征交阯奪船於三帶江以濟大軍拔西都戰鹹子關皆有功陳季擴反盤灘地最要衝張輔遣政守之七年八月賊黨鄧景異來攻與戰飛鎗貫脇猶督兵力戰竟敗賊退腹潰而死

黃福字如錫昌邑人洪武中由太學生歷金吾前衞經歷上書論國家大計太祖奇之超拜工部右侍郎建文時深見倚任成祖列姦黨二十九人福與焉成祖入京師福迎附李景隆指福姦黨福曰臣固應死但目爲姦黨則臣心未服帝置不問復其官未幾拜工部尚書永樂三年陳瑛劾福不恤工匠改北京行部尚書明年坐事逮下詔獄謫充爲事官已復職督安南軍餉安南既平郡縣其地命福以尚書掌布政按察二司事時遠方初定軍旅未息庶務繁劇福隨事制宜咸有條理上疏言交阯賦稅輕重不一請酌定務從輕省又請循瀘江北岸至欽州設衞所置驛站以便往來開中積鹽使商賈輸粟以廣軍儲官吏俸廩倉粟不足則給以公田又言廣西民饑運糧路艱險宜令廣東海運二十萬石以給苦報可於足編派籍定賦稅興學校置官師數名父老宣論德意戒屬吏毋苛擾一切鎮之以靜上下帖然時羣臣以細故謫交阯者衆福咸加拯恤敦其賢者與共事由是至者如歸鎮守中官馬騏佔寇民福數裁抑之騏誣福有異志帝察其妄不問仁宗卽位召還命兼僉事輔太子福在交阯凡十九年及還交人扶攜走送號泣不忍別福還交阯賊遂衰亂乾不能靖仁宗崩督獻陵工宣德元年馬騏激交阯復叛時陳洽以兵部尚書代福累奏乞福還撫交阯會奉使南京召赴闕敕曰卿惠愛交人久交人思卿其爲賊再行仍以工部尚書兼僉事領二司事比至卿升陷死福走還至維陵阨爲賊所執欲白殺賊羅拜下言公交民父母也公不去我曹不至此力持之黎利聞之曰中國遣官吏治交阯使人人如黃尚書我當得反哉遣人馳往守護饋白金候糧有與送出境至龍州盡取所遺歸之官還爲行在工部尚書四年與平江伯陳瑄事議令江西湖廣浙江及江南北諸郡民量地遠近轉粟於淮徐臨清而令軍士接運至北京民大爲便五年陳足兵食省役之要其言足食增永樂間雖營建北京南討交阯北征沙漠

資用未嘗乏北國無大費而歲用僅給即不幸有水旱
征調將何以濟請役操備營繕軍士十萬人於薊寧以
北衞輝眞定以東緣河屯種初年自食次年人收五石
三年收倍之既省京倉口糧六十萬石又省本衞月糧
百二十萬石歲可得二百八十萬石帝善之下行在戶
兵二部議郭資張本言緣河屯田實便請先以五萬頃
爲率發附近居民五萬人墾之但山東近年旱饑流徙
初復衞卒多力役宜先遣官行視田以俟開墾帝從之
命吏部郎中趙新等經理屯田稍總其事既而有言軍
民各有常業若復分田役益勞擾事竟不行改戶部尚

書七年帝於宮中覽福潚事便宜疏出以示楊士奇曰
福言智慮深遠六卿中誰倫比者對曰福受知太祖正
直明果一志國家永樂初建北京行部紀綱風憲及使
交阯總藩憲具有成績誠六卿所不及福年七十矣諸
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
勞悴殊非國家優老敬賢之道帝曰非汝不聞此言士
奇又曰南京根本重地先帝以儲宮監國福老成忠直
緩急可倚帝曰然明日改福官南京明年兼掌南京兵
部英宗卽位加少保參贊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機務
留都文臣參機務自福始隆用福言政肅民安正統五
年正月卒年七十八福丰儀修整不妄言笑歷事六朝
多所建白公正廉恕素守於人當官不爲赫赫名事微
細無不謹憂國忘家老而彌篤白春甚約妻子僅給衣
食所得俸祿惟待賓客周恤之而已仍成祖于此大臣
十人命解縉評之惟於福曰東心易直確乎有守無少
貶福參贊南京時當仁孝隆側士奇等譖曰豈有孤卿
而旁坐者福曰鴻行少保而聲望備著那容不爾然隆
待福甚恭公退卽推福上坐不敢少有不至士奇之省菜也
過南京聞福疾往候之福驚曰公藝功主一日不可去
左右奈何遠出士奇深服其言兵部侍郎徐琦使安南
不及士論頗不平成化初始贈太保謚忠宣

劉儁字士江陵人洪武十八年選士除兵部主事歷
郎中遇事善剖決爲帝所器二十八年擢右侍郎建文
時爲侍中成祖卽位進尚書永樂四年大征安南以儁
參贊軍務儁爲人淵密勒敏在軍佐畫策有功還受
學費未幾簡定復叛儁由出參贊沐晟軍務六年冬晟
與簡定戰生跌江敗績儁行至大安海口颶風作揚沙
晝晦且戰且行爲賊所圍自經死洪熙元年二月帝以

儒陷賊不屈有司不言未加褒卹贈太子少傅謚節愍官其子奎給事中與儒同死者呂毅劉昱毅項城人以濟南衛百戶從成祖渡江積功至都督僉事與同官黃中充左右副將軍佐征南將軍韓觀鎮廣西尋與中將兵送故安南王孫陳天平歸國至芹站天平被劫去坐奪官帝薄毅罪起爲鷹揚將軍從張輔討季犛有功掌交阯都司事至是與賊戰深入陷陣死昱武城人自吏科給事中遷左通政出爲河南參政改交阯嚴肅有治材吏民畏懼軍敗亦死之

陳洽字叔遠武進人好古力學與兄濟弟袞並有名洪武中以善書薦授兵科給事中嘗奉命閱軍一過輒識之有再至者輒叱去帝嘉其能賜金織衣父戍五開及洽奔喪會蠻叛道梗冒險間行負父骨以歸建文中以茹瑺薦起文選郎中成祖即位擢吏部右侍郎改大理卿安南兵起命洽赴廣西與韓觀選士卒從征及大軍出遂命贊軍務主饋餉安南平轉吏部左侍郎是時黃福還以洽掌布按二司事專務寬大撫循其民洽甄拔才能振刷風紀覈將士功罪建置土官經理兵食剖決如流還朝命兼署禮部工部事七年復參張輔軍討簡定平之還從帝北征與輔練兵塞外九年復與輔往交阯討陳

孛揆居五年進兵部尚書仍參軍務中官馬騏貪暴洽不能制反者四起黎利尤桀黠而榮昌伯陳智都督方政不相能寇勢日張洽上疏言賊雖乞降勢當漸盛將不可制乞論諸將速滅賊毋爲所紿宜宗降敕切責智等令進兵復故土智政官爵命成山侯王通偕征夷將軍印付洽仍貰其軍宜德元年九月通至交阯十一月乃進師應平文皦橋洽與諸將言地險惡恐有伏宜駐師通不聽麾兵徑渡陷泥淖中伏發官軍大敗洽躍馬入賊陣刺甚隆馬左右欲扶還洽張目叱曰吾爲國大臣食祿四十年報國在今日義不苟生揮刀殺賊數人自刎死事聞帝數曰大臣以身殉國一代幾人踏少保謚節愍官其子襲以歸建文中以事中自黎利反用兵三四年將吏先後死者甚衆侯保貴望人由國子生歷知襄陽府有善政交阯初設府縣擇人撫綏以保知之州守遷右參政永樂十八年黎利反保以黃江要害築堡守之賊至力拒數月出戰不勝死馮貴武陵人舉進士爲兵科給事中從張輔征交阯督兵餉累遷左參政莅事明敏善撫流亡士兵二千人驍果善戰貴撫以恩意數擊賊有功中官

馬騏盡奪之黎利反賊以贏卒數百襲破縣力屈而死仁宗時尚書黃福告狀贈賚左布政使保右布政使然賚言交阯產金遂命以參議提督金場時論非之伍雲定遠人以荊州護衛指揮同知從征交阯破城壘隘留多邦城拔東西二都皆有功賊平調昌江衞仁宗初隨方政討黎利於茶籠深入陷陣死陳忠臨淮人初爲寬河副千戶以靖難功積官指揮同知坐事戍廣西從征交阯自簡招市舟小舟入江封黎季犛水寨破之攻多邦城先登論功還故官調交州左衞屢與賊戰有功進都指揮同知黎利寇清化忠戰死仁宗憫之與雲皆優恤如制李任永康人以燕山衞指揮僉事從成祖起兵累功爲都指揮同知宣德元年從征交阯守昌江黎利以昌江爲官軍往來要路悉力攻之時都督蔡福爲賊所獲逼令招任降任於城上罵福曰汝爲大將不能殺賊反爲賊用狗彘不食汝餘發敵擊之賊擁福去大集兵象飛車衝梯薄城環攻任與指揮顧福帥精騎出城掩擊燒其攻具賊又築土山臨射城中鑿地道潛入城任福隨方禦之死守九月餘前後三十戰賊聞征夷將軍柳升兵將至益兵來攻二年四月城陷任福猶帥敗賊逼象大至不能支皆自剄死

內官馮智指揮劉順俱自經城中軍民婦女不屈死者數千人劉子輔盧陵人由國子生擢監察御史巡按浙江性嚴平洲人德之按察使周新不苟合與獨薛子輔貪還廣東按察使李累左遷諒江知府善撫循其民黎利反子輔以守將集兵民死守亦九閱月與昌江先後同陷子輔自吾義不污賊刃仰自縊死一子妾皆死何忠宁遠臣江陵人由進士爲監察御史廉慎人莫敢干以私來柴中三毀災告事忤自出爲政平知州民安其政宇橋之敗子通總與賊和而請潛師於朝爲啟所遮不得達賊遣使奉表入謝通乃遣忠及副千戶桂勝與偕行以奏還土地爲辭陰令蒿兵至昌江內官徐訓泄其謀陳遂拘忠勝臨以白刃二人瞋目怒罵不屈益忠子皆被害徐麒杜林中衞指揮使與南寧千戶蔡顯守邕温時殘勢已熾將史多裹脅邕温校圍麒與顯倚阻度牢固守城陷皆死無一降者易先潮陰人以國子生授監山知府有善政歲滿還部人乞留詔進秩三品還化賊破涼山先自縊安以指揮僉事守備又安黎利勢張都督蔡福以芻糧將盡退就東關既行千戶包宜以其衆詣賊降安等至富良江爲賊所殺俱陷賊賊逼蔡福詣諸城說降安實甚潛與衆謀俟官軍

至爲內應包宣覺之以告利利收安將殺之安日吾兵
朝臣子豈死賊手與指揮陳鏞躍起奪賊刀殺數人指
白刎死所部九千餘人悉被殺交阯布政使弋謙以任
等十二人死事聞宣宗歎息贈任都督同知餘皆贈指
揮同知安指揮同知顯指揮僉事睦正千戶俞子
李彬字質文鳳陽人父信從太祖渡江積功爲濟川侯
指揮僉事彬歷職從顧國公傅友德出塞轉餉多還與
軍都督僉事永樂元年四月以邱福議封豐城侯下
石予世券明年襄城伯李瀚前永寧侯孫忠命彬副之
廣東四年召還揣南陽地形繪圖以進
山寇其年七月以左參將隨征交阯
計安南十二月彬及雲陽伯陳旭破安南西都大敗
賊於木丸江安南平論功賜敕獎勞
加祿五百石尋充總兵官備倭海上移兵討論長沙賊
李法良又帥浙閩兵捕海寇十年命往甘肅與禹寧侯
宋琥經畧降酋彬與柳升嚴兵境上而令土官李英防

野馬川涼州酋老的罕我都指揮何銘戰死英追蹤盡
俘其衆老的罕走赤斤蒙古帝欲發兵彬以遠師難
羅宜緩圖之明年代琥鎮甘肅亦斥蒙古縛老的罕以
獻帝嘉彬功賜賚甚厚十二年從北征領右哨破敏於
忽失溫追奔至土剌河師還受上賞移鎮陝西十五年
二月命佩征夷將軍印築交阯城郎張輪阮
貞遣都督朱廣等平順州及北書落寨明年清化府土
巡檢黎利反彬遣廣討破之利遁去十七年遣都督同
鄧方政襲利於可藍坶獲其將軍阮箇左等利走老撾
陳暹復出寇宣都指揮黃誠擊走之以署前敕師當是
時交人反者四起彬遣諸將分道往討方政討車錦子
爭於鼎與鄭公訐於南策上宗老於大鴻朱廣討譚興
原等於別部都指揮徐晟討范郭於俄業指揮陳原魂
討陳直誠於忠江都指揮下忠討楊恭於峽山皆先後
報捷而哮勢尤劇名彬曰將往擊滇者又交上知
府迪爲中官馬騏所虐反御僕彬擊敗之追至騰衝州
賞貢僧進焚賊營僚官老撾彬遣都指揮師福帥師往
降以老撾兵迎戰破之農巴林悉降其衆范王舍金山
寺僧迪反東湖州彬往討敗之追至中王山之追殺之東
剿而鄭公証之貴黎好復起都指揮陳忠等累敗之於

小黃江彬自將追捕至鎮盡縛其衆於是諸賊略平惟黎利數出沒聚衆益江履爲徐鄂方政所敗復逋去十九年彬以饋運不繼請令官軍與土軍參錯屯田益盛交阯遂不可守彬卒增茂國公謚剛毅子賢嗣宣德二年從出塞還修永寧隘慶諸城正統初鎮大同尋守備南京景泰二年卒贈豐國公謚忠憲子勇嗣再傳至孫旻正德中鎮貴州擒思南石阡流賊平武定諸猺有功加太子太傅嘉靖初鎮湖廣初威忠楚人安之從兩廣武定侯郭勛典京營以異寵世宗以旻連鎮無內黨召代之尋坐事罷卒謚武襄無子從子熙嗣出鎮湖廣楚世子獄株連甚衆熙亦於御史平反二百餘人討平沅州麻陽叛蠻卒無子從子儒嗣傳至孫承爵天啓時附魏忠賢請設莊外督理內臣又請子忠賢九錫崇禎初奪爵戍邊子開先嗣爲伯都城陷遇害

柳升寧夏人襲父職爲燕山護衛百戶大小二十餘戰累遷左軍都督僉事永樂初從張輔征交阯破賊鬱江斬其帥阮子仁等守誠子關賊入富良江舟亘十餘里

截江立寨陸兵亦數萬人輔舟步騎并將水軍夾攻大敗之獲僞尚書阮希周等又敗賊於白羅角斬得舟三百部卒得季犛及其子蒼並獻俘破賞賚師還封安遠伯祿千石予世券七年同陳瑄帥舟師巡海至青州海中大破倭追至金州白山島而還明年從北征兒等召還獨京營兵十二萬復從北征將大營兵戰忽蘭忽失溫以火器破敵十六年清毫妖姑唐賽兒又命升與都指揮劉忠將京軍往剿圍其寨升自以大將意輕敗賊乞降信之後爲所襲忠中流矢死賽兒遁去及明始覺追獲其黨百餘人都指揮高力戰解安邱圍升忌其功摧辱之徵下獄已而釋　十年復從北征將中軍破兀良哈於屯河子世候帝力出塞升皆從數有功寵待在列侯右仁宗即位命掌右向加大子太傅宣德元年冬成山侯王通征黎利改閒命升爲征虜副將軍充總兵官保定侯梁銘爲左副總兵都督崔聚爲參將尚書李慶贊軍務帥步騎七萬會黔國公沐晟往討時賊勢已盛道路梗絕朝廷久不得交阯奏報二年六月有軍丁李茂先者三人間道走京師言昌江被

圍急帝授二人百戶敕升急進援而昌江已於四月陷九月升始入隘留關利偽爲國人上書請立陳氏後升不啓封以開賊緣途據險列柵官軍連破之抵鎮夷關升以賊屢敗易之時李慶梁銘皆病甚郎中史安主事陳鏞言於慶曰柳將軍銳色皆驕驕者兵家所忌賊或示弱以誘我未可知也防賊設伏願暫告誡甚切公宜力言之慶強起告升升不爲意至倒馬坡與白餘騎先馳度橋橋遽壞後隊不得進賊伏四起升陷泥淖中中鏢死其日銘病卒明日慶亦卒又明日崔聚帥軍至昌江賊來益衆官軍殊死鬬賊驅象大戰陣亂賊大呼降者不死官軍或死或走無降者全軍盡沒史安隊鐵及李宗助潘琎皆死之崔聚懷遠人從成圍起兵六年從北征敗敵於廣漠戍洪熙元年累遷左軍都督僉事仍是力戰被執賊百計降之終不屈死升貧迫覓柏善相士卒勇而寡謀遂及於敗升敗沐晟師不得進亦引還王通孤軍援絕遂棄交阯朝議以升喪師不令子襲爵久之乃許正統十二年贈升融國公謚襄愍淸勤常中府出鎮廣西廉愼然無將畧承山雲後不能守成功過於寬弛猺獞相仇劫掠亂溥先後討斬大藤峽賊渠破柳州思恩諸蠻寨而賊滋蔓如故景泰初兵事亟召掌

崔聚獨以衆入全軍遂覆于珏嗣正統末充副總兵討福建盜鄧茂七擊斬餘賊於九龍山班師而城寅復作亂充爲事官從石亨左功復僉泰元年拜平蠻將軍代王驥討貴州苗共冬分四道進攻大敗之斬首七千有奇破寨五百明年自沅州進兵與都督方瑛破賊於興澤又大破之香鑪山餘悉震恐降師還苗復叛珏復與分兵攻都勻草塘諸苗悉震恐降師還苗復叛珏復與瑛討牛之論功進侯益祿五百石四年討平湖廣蒲浪叛苗天順元年出鎮陝西破敵涼州又破敵靖安堡名還理左府事成化初卒贈左都督諡武毅子珏嗣正統末充副總兵討數總兵柄未嘗妄殺一人子弟從征以功授官輒命不受人以爲賢傳曾至世勳崇禎初提督京營京師陷馮害

王通咸寧人金鄉侯貞子也嗣父官爲都指揮使時父兵轉戰有功累進都督僉事復以父死事故封武義伯祿千石子世券永樂七年董營長陵十一年進封戎山侯加祿二百石明年從北征卻石掖二十年從出塞以大軍毀連出塞並鎮石掖石宗即位命掌後府加太子太保時交阯總兵官豐城侯李彬已前卒榮昌伯陳智都督方政以參將代鎮不協黎利益張數破郡邑殺將

師往討黎利弟善攻交州城都督陳濬等擊却之會通至分道出擊參將馬瑛破賊於至應牛之寧橋中伏軍大潰死者二三萬人尚書陳洽與馬通中傷還交州利社父安聞之自將精卒圍東關通氣沮陰遣人詐爲利乞封而徼高化通前地歸利按察使楊時昇以不可通屢擊吐之清化守維通亦不肯棄城與指揮打恐堅守朝廷遣使往諭維乃以兵五千出不意擒賊營破之斬其二月利攻城通以約兵五千助通未至二年司空丁憂以下萬餘級利悍懼欲走清將滿桑擊通猶豫三日不出賊勞復悉銳對壘四出攻掠分兵陷昌江諒江西關交益急通約具不出利乞和通以利和爲利馳上謝罪表其年十月大集官吏軍民出城北境與利盟約退師因宴利遣其伯叔子弟從征以功授官輒命不受人以爲賢傳曾至世勳崇禎初提督京營京師陷馮謝十二月通令太監山壽與陳智由水路還欽州而自帥步騎還鎮西至南寧始以會迓議厭兵遂棄交阯交阯內屬者十餘年前後用兵數十萬餽餉至百餘萬轉輸之費不與焉至是棄去官吏軍民還者八萬六千餘人共陷於賊及爲賊所殺者不可勝計而士官

獨發者陶季容陳汀之屬乃往往自拔來歸明年通道京輦臣交劾論死繫獄奪券籍其家正統四年特釋爲民景帝立起郡督餉事守京城禦也先有功進同知守太壽山還其家產景泰三年辛天順元年詔通下原券傳爾至明亡陶季容者成化時賜原券傳爾至明亡陶季容者世爲永尾土官交阯平以爲土知縣縣歸化知州遷官化府同知守北關堡宣德元年遣所部阮執先等招賊至昌浪縣爲所殺既而遣執先還招季容季容以兵不動宜宗聞之進官化知府降敕褒勞賊復遣人給季容安南既以送木泉而專官軍收戰於水尾王通棄文牒守交小東關丁琴其家九十餘人從間道走賊追之家屬盡陷汀獨身入欽州帝嘉其義以爲指揮僉事他若土官襲世寧阮公庭皆不勦從利等所部來歸乞居龍州陳州之地帝命加意撫卹資糧器用官給之贊曰成祖因季聲襲立與師問罪以彰天討求陳氏後不得從而郡縣其地得取亂亡之道矣蠶險遠易動難馴數年之間叛者數起棚井以轉敵喪師王通以畏怯棄地雖黃福惠愛在交叛人心折而大勢已去再

總裁官機密事務　經筵講官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臣張廷玉
敕修
宋晟　薛祿　義
劉榮　王
費聚　朱榮
陳懷　馬亮　譚廣
任禮　蔣貴　孫瑤
趙輔　趙安
劉聚

宋晟字景陽定遠人父朝用兄陽與弟從渡江皆積功至元帥攻集慶陽與戰殺晟叔父官累進都指揮同知鎮方從鄧愈克徽州召還襲父官累進都指揮同知鎮江西大同陝西洪武十二年坐法降涼州衛指揮使十七年五月討西番叛酋至亦集乃路會元海道千戶也先帖木兒國公吳把都刺赤等俘獲萬八千人送京師簡其精銳千人補卒伍餘悉放還召還復爲都指揮進右軍都督僉事仍鎮涼州二十四年充總兵官與都督劉真討哈梅里其地去肅州千餘里晟令軍中多具糧糗倍道疾馳乘夜至城下質明金鼓聲震地圍城三十餘人收其部落輜重以歸自是番戎留服兵威極於西域明年五月征藍玉還等通去帥還朝軍都督僉事二十八年六月從總兵官周興出關窄忽判工部長西陽哈通追至甫答迷城俘人畜二千還明年征西番洮岷諸寨苗禽斬七千餘人又明年總川怯烈衛兵討平五開龍里苗三十二年出鎮關中從征王出塞還城萬全諸衛建文改元仍鎮甘肅入朝進後軍左都督并平羌等軍遣還鎮永樂二年招降把都帖木兒倫都兒灰等部落五千人獲馬駝牛羊萬六千封西寧侯祿

千一百百世指揮使成化七年鎮涼州前後二十餘年威信著絕域帝以晟舊臣有大將材專任以邊事所奏請輒報可御史劾晟自專帝曰任人不專則不能成功況大將統制一邊寧能盡拘文法即敕成以便宜從事晟先帖木兒以委卿非召命毋輒來尋當入朝報可西北邊務一以委之方嚴命搗卒五年七月也晟命營河西牧地及圍出寒方嚴命搗卒五年七月也晟三子長珪建文中爲守軍右衛指揮使戰靈壁先登斬數級力鬬死瑄弟琥尚成祖女安成公主得嗣侯予世券八年冒前將軍印鎮甘肅十年與李彬擒叛酋老的罕偉斬其衆召還洪熙元年坐不敬會爵并削駙馬都

尉官宣德中復都尉琥既廢弟瑛嗣瑛尚咸寧公主正統中歷掌左軍前府事兼刺也先入寇瑛充總兵官督大同守將朱冕石亨等戰陽和全軍敗沒瑛及冕皆戰死贈鄖國公謚忠順子傑嗣景泰中典禁兵宿衛以謹慎稱卒子誠嗣累右府事復佩平羌將軍印鎮甘肅誠有材武嘗出獵至涿州遇寇掠牛馬北去誠三矢殪三人寇驚散盡驅所掠還九傳至孫裕德死流寇黠

薛祿膠人行六軍中呼曰薛六既貴乃更名祿祿以卒伍從燕起兵首奪九門每戰之左副將軍李堅迎闕鋒始交祿持槊刺堅墜馬禽之擢指揮僉事從援永平下大寧富峪會州寬河還救北平先驅敗南軍游騎逐指揮同知攻大同爲先鋒戰白溝河追奔至濟南遷指揮使戰東昌以五十騎敗南兵數百時成祖爲盛庸所敗還走北平庸檄真定諸將屯威縣深州邀燕歸路祿皆擊走之戰滹沱河右軍郎蘇馳赴陣出入數十戰破之追奔至夾河斬馘無算戰罷家橋爲平安所挽奮脫縛拔刀殺守卒馳還復戰大敗安軍掠順德大名彰德攻西水寨生禽都指揮花英乘勝下東阿東平汶上連戰濉泗河小河靈璧功最入京師擢都督僉事永樂六年進同知八年充驃騎將軍從北征進右都督十年上言

自古用人必資豫教今武臣子弟閒暇不教恐緩急無可使者帝韙其言會四方送幼軍數萬至悉隸祿操習之十五年以行在後軍都督董營造十八年十一月定都北京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封陽武侯祿千一百石二十一年將右哨從北征還討平長興益二十二年再領右哨從北征仁宗即位命掌左府加太子太保予世券洪熙元年充總兵官備禦寒外尋以獲寇功益祿五百石是年領諸將軍印於各邊鎮祿佩鎮朔大將軍印巡開平至大同邊宣宗即位召還陳備邊五事尋復還巡邊宣德元年從征樂安爲前鋒高煦就禽留祿與尚書張本鎮撫之明年春奉詔巡視襄南諸府城池嚴戒軍士毋擾民還者以軍法論是夏復佩大將軍印北巡開平還駐宣府敵犯開平無所得而退去城三百餘里祿帥精兵晝伏夜行三女至縱輕騎蹂敵營破之大獲人畜師還敵躡其後復奮擊敗之敵由是遠遁召還三年從北征破敵於覓河留鎮薊州永平復數佩鎮朝印巡邊護餉出開平宣府問五年遇敵於鳳凰嶺斬獲多加太保上言永寧衛團山及鸚鵡赤城雲州獨石宜築城堡便守禦詔發軍民三萬六千赴工搆騎千五百護之皆聽祿節制臨行賜詩以山甫南仲爲比祿

武人不知書以問楊士奇士奇曰上以古賢人待君也祿拊心曰祿安敢望前賢然敢不勉圖報上思萬一其年六月有疾召還踰月卒贈鄞國公諡忠武祿有勇而好謀謀定後戰戰必勝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善撫士卒同甘苦人樂爲用靖難諸功臣張玉朱能及祿三人爲最而祿逮事三朝歷然爲時宿將孫訥副至曾孫翰卒無子族人爭襲久之不得請田宅並入官世絕者三十餘年萬曆五年乃復封翰族子鋐爲侯再傳至濂崇禎末京師陷被害永樂中從起兵北平後積功至大將封侯伯不以靖難功者薛祿及郭義金玉劉榮朱榮共五人而義玉與祿同日封云郭義寧人洪武時累功爲燕山千戶從成祖入京師累遷左都督永樂九年坐贓論死戍而宥之數年復鎮遼東十一年再從北征以遊擊將軍督前哨乘夜據滿水原敗敵幹難河復敗阿魯台於猪窩鎮師還爲殿即軍中進左都督遷鈐遼東敵闖入殺官軍宿怒命斬江餘而宥之九年復鎮遼東十一年再從北征仍爲前鋒將勁騎偵敵於飲馬河見敵騎東走追至康哈里孩擊斬數十人復與大軍合擊馬哈木於忽失溫下馬持短兵突陣斬獲多受上賞復充總兵官鎮遼東倭數寇海上北抵

劉榮宿遷人初冒父名江從魏國公徐達戰灰山黑松林爲總旗給事燕邸燕僭名智署成祖深器之授密雲衛百戶從起兵爲前鋒屢立戰功御山東與朱榮帥精騎二千夜襲南軍於滑口斬數千人獲馬二千禽都指揮唐禮等累授都指揮僉事戰滹沱河奪浮橋掠館陶曹州大獲還軍救北平敗平安軍於卞村楊文以遼東兵副永平江往援文引却江聲言還北平行十餘里卷甲夜入永平文問江去復來攻江突出掩擊大敗之斬首數千禽指揮王猛等七十人遷都指揮使從至鄭州與白義王貴以輕騎誘致平安設之驛南軍駐宿肥河

叫猱糧爲持久計成祖患之議絕其餉道台江將二千人往趨超不行成祖大怒欲動之福將叩首請乃免渡江策功以前罪不計止授都督金事遷中府右都督永樂八年從北征以遊擊將軍督前哨乘夜據滿水原敗敵幹難河復敗阿魯台於猪窩鎮師還爲殿即軍中進左都督遷鈐遼東敵闖入殺官軍宿怒命斬江餘而宥之九年復鎮遼東十一年再從北征仍爲前鋒將勁騎偵敵於飲馬河見敵騎東走追至康哈里孩擊斬數十人復與大軍合擊馬哈木於忽失溫下馬持短兵突陣斬獲多受上賞復充總兵官鎮遼東倭數寇海上北抵

遼南乾浙閩瀕海郡邑多被害江度形勢請於金線島
西北望海塢築城堡設障蠔嚴兵以待十七年六月賊
者言東南海島中舉火江急引兵赴塢上倭二十餘舟
至泊馬雄島登岸奔望海塢江依山設伏別遣將劫其
歸路以步卒迎戰佯却賊入伏中發兵伏起包辰至內
大破賊賊走櫻桃園空堡中江閩四壁縱之走復分兩
路夾擊盡覆之斬首千餘級生禽百三十人自是倭大

創不敢復入遼東部計廣寧伯李千二百石子世券始
復名榮壽遷遼鎮明年四月卒榮為將常為軍鋒加右
無堅陣馭士卒有紀律思信嚴明論欵塞者抵罪仍
統十四年與郭登鎮大同也先擁英宗至城下遣登出
見登不可安出見伏哭帝前景帝降敕切責安貼至京
師言奉上皇命來告敵情且言進已為侯益臣交劾下
獄論死會京師戒嚴釋安充總兵官障東直門寇退進
都督同知守備白羊口復伯爵英宗復位予世侯再論
祿二百石曹欽反安被劫加太子少傅成化中卒贈
國公謚忠僖傳爵至明亡
朱榮字仲華沂人洪武十四年以總旗從西平侯沐英
征雲南累官副千戶守大寧降於成祖襲孫森於洪日

因巡其地正統四年佩征西將軍印鎮大同十四年從
北征戰於陽和死之謚忠毅子瑛嗣傳曾至明亡
徵定遠人祖愚洪武時為燕府左相改授燕山中護

衛指揮使傳子肅至斅從成祖起兵有功累進後軍都
督僉事永樂八年春涼州衛千戶虎保永昌衛千戶亦
令真巴等叛衆數千屯據驛路新附伯顏帖木兒等應
之西鄙震動都指揮李智擊之不勝賊聲言攻水昌涼
州城皇太子命斅往討至涼州智及都指揮陳懷以師
會遂進兵鎮番遇賊於雙城斬擊其右賊拒四十餘日伺
間破走之永樂九年進大寧都指揮僉事董建北京既
大敗走斬首三百餘級追奔至黑魚海獲賊千餘馬駝
牛羊十二萬虎保等遠遁乃班師十二年充總兵官鎮
甘肅斅以肅州兵多婦少貶有謀發兵難指期以臨
年從征九龍口爲前鋒賊數萬憑險列陣斅令軍士射之
萬矢齊發死者無算乘勝夾擊賊大敗追奔至答剌罕
而頓神機營從北征充驍騎將軍十一年紳軍山西明

年從征九龍口爲前鋒賊數萬憑險列陣斅令軍士射之
萬矢齊發死者無算乘勝夾擊賊大敗追奔至答剌罕
而頓神機營從北征充驍騎將軍十一年紳軍山西明
事仁宗嗣位擢左都督佩鎮朔將軍印永樂時諸邊率用宦
官協鎮悉聽專軍務獨斅爲所薦仁宗知之曰國以名臣
之曰國以名臣後受國重寄乃倘首受制於人豈大丈
夫所爲其痛自懲艾圖後效獨得書陳漸宜崇嗣位進
右府左都督元年七月入朝封崇信伯祿千一百石從
征高煦次流河驛帝念前鋒軍少命斅與兵從之
還予世券復鎮甘肅二年沙州衛賊屢剽敗馬兒罕及
亦力把里貢使獻討破之明年卒於鎮贈定人和易其
撫上在鎮十五年境內寧謐子釗副從征鄧茂七還掌
都督府天順中受武定侯郭英次孫昭路誣嫡孫昌不

精銳巡塞外遇敵則量力戰守閒諜以偵之輕兵以躡之寇來無所得去有所擊則邊患可少弭帝納其言六年十一月以禦敵功封永寧伯祿千二百石仍鎮宣府八年乞致仕優詔不許明年十月召還陛見帝憫其老免常朝是月卒年八十二謚襄毅廣長身多力奮跡行伍至大將太小百餘戰末嘗挫衄在宣府二十年修屯堡嚴守備增驛傳又請頒給火器於各邊將校失律即奏請置罪而撫士卒有恩邊徼帖然稱名將嘗選憤杖殺都司經歷又以私憾杖百戶竝爲言官所劾置不問既卒吏部言非世券授其子序指揮使

陳懷合肥人襲父職爲貞定副千戶永樂初積功至都指揮僉事從平安南進都指揮使鎮山西都司事再從張輗禽安南賊簡定從都督費瓛征涼州叛人虎保背有功仁宗立進都督同知宣德元年代梁銘爲總兵官鎮寧夏時官軍征交阯者寖驕紹發松潘軍校之將士憚行千戶錢宏與衆謀誅吉番叛帥兵掠麥匝諸族番人震恐遂反殺指揮陳傑等掠松潘疊溪威茂諸州縣益恣殺予輒以西部蠶然詔選鴻臚承何敏指揮吳瑾往招之而令漸絕劉昭迺安蔣貴帥師數萬隨其後瑾等至賊不肯降敏知初中官許副政

當聞風乞降葦寇悉平久之巡按御史及按察使復奏懷僭侈黷分每出令三司官分班立有事跪白懷中坐稱旨行遣且日荒於酒不恤邊備致城寨失陷宣宗怒召懷還命文武大臣鞫之罪當斬下都察院獄審死落職正統二年以原官鎮大同時北人來貢者日給廩餼爲軍民累懷吉於朝得被省居二年以老召還命理中府事九年春與中官侯住出古北口征兀良哈還與馬亮等同封而懷得不經伯十四年住等敗績死土木贈侯謚忠毅子輗已襲會吏部言非世券純不當景帝以懷死事許之輗卒于政滿襲史部乾如初中官許副政

鎮兩廣久自陳軍功乞世券吏部復執不可啓予之政
辛子信嗣弘治中卒無子弟俊嗣指揮使馬亮洪人以
燕山衛卒從成祖起兵累功至都指揮僉事宣宗時宮
至左都督兀良哈之役借中官劉永誠出劉家口至黑
山大松林流沙河諸處遇賊勝之還封招遠伯是役也
王振主之故諸將功少率得封亮善騎射每戰身先士
卒所向克捷時稱驍將爲伯三年卒益榮教
將貴字大富江都人以燕山衛卒從成祖起兵維揚多
力善騎射積功至昌國衛指揮同知從大軍征交阯及

沙漠邊都指揮僉事掌彭城衛事宣德二年四川松潘
諸番叛充右參將從總兵官陳懷討之衆潰走絕險而
追薄其巢一日十數戰大敗之進都指揮同知鎮守寧
夏七年復命爲參將佐懷鎮松潘副總兵協方政鎮守又明年諸番復收合分道逆拒
貴督兵四千攻破任昌大寨會都指揮趙得寧聚兵以
次討平龍溪等三十七寨斬首一千七百級授崖坐水
死者無算提岡進都督同知充總兵官佩平虜將軍印
代政鎮守英宗即位以所統皆極邊地奏省軍士月糧
正統元年召還爲右都督閫阿台寇甘涼邊將告急命偕
平虜將軍印帥師討之賊犯莊浪都指揮江源戰死亡
七卒百四十餘人僞郎徐卿不可詔予之政
州勢不相及而莊浪乃聯所統責睎委罪置貴不問明
年春諜報敵駐賀蘭山後乃詔大同總兵官方政都指揮
楊洪出大同遮西貴與都督趙安出涼州塞會剿貴至
魚兒海子都指揮安敬言韶逆無水草引還鎮守陝西
都御史陳鎰言牧尚書王驥出甲遼務斬款責貴立功
貴感奮會發兒只伯懼罪連遣使入貢獻勢稍弱貴帥
輕騎跋之於狼山遮孤石城已聞衆兒只伯依阿台於
兀魯乃地貴將二千五百人夜明鋒行襲副將李安沮
之貴拔劍隔鋒叱安曰敵四軍者死遂出鎮表間道疾

馳二日夜抵其巢門台方驚以數騎走貴以千騎追
擊乃鎖縛馬背仗敬先驅馬益快敬失馬控馬步鬬貴縱騎躡擊
指揮毛哈兒等入其陣夫妻之役分軍爲兩翼前遣百
騎乘高馳兵轉戰八千里今牛哈亦追獲至黑泉與
台與衆兒只伯以數騎走貴以千騎追之至四月壬驥
以捷聞論功封定西伯食祿一千一百石世券明年
代任禮鎮甘肅又明年冬以龍川叢思任發召還京
六年命佩平虜將軍印充總兵官與王驥帥師抵金齒
分路進搗麓川江寨被木籠出七寨及馬鞍山象陣
功皆第一事詳于驥傳明年師還進封侯益祿二百石

八年夏復佩平蠻將軍印與王驥討思任發子思機發攻破其寨明年師還賞賚甚渥加歲祿五百石是役也貴子雄乘敵敗帥三十人深入敵挹其後自刎沉於江贈懷遠將軍彭城衛指揮使十四年正月貴卒年七十贈涇國公益武勇貴起卒伍不識字天性朴實忘己下人能與士卒同甘苦出境討賊衣糧器械常身自襄負不役一人臨陣輒身先之以故所向有功子義病不能嗣以義子琬嗣侯天順末佩平羌將軍印總兵甘肅築甘州沙河諸屯堡成化八年召還協守南京兼督操江十年入督十二團營尋兼總神機營兵上言太祖肇建南京京城外復築土城以衛居民誠萬世之業今北京但有內城已已之變敵騎長驅直薄城下可以爲鑒今西北隅故址猶存亟行勸募之令濟以工罰成功不難又言大同宣府諸塞下腴田無慮數十萬悉爲豪右所占畿內八府良田半屬勢要家細民失業脫使邊關有警內郡何資運道或梗京師安給請遣給事御史按覈塞下田定其科額畿內民田嚴戢豪右毋得侵奪庶兵民足食而內外有備章下所司難不盡行時論韙之十三年帥京軍防秋大同宣府陳機宜十餘事皆報可十五年偕汪直按遼東邊事二十年佩將軍印出禦邊寇退班師累加太保兼太子太傅幸坐交通宦官中外二十年家無餘貲再傳至孫傳嘉靖中累與軍府低仰變將軍印鎮兩廣以平海賊及慶遠猺功加太子太保明亡爵絕

任鶚字尚義臨洮人以燕山衛指揮使永樂二十年罷都指揮事從北征前行偵敵還受厚賞仁宗即位命掌廣西都司事尋改遼東宣宗立進都指揮同知從少保黃福鎮交阯福後招納叛人鶚數諫福不聽福果敗鶚乃進至黑泉而還斬獲多封寧遠伯祿千二百石明年復寇莊浪都指揮魏榮擊却之禽衆兒只伯娃把禿字羅禮以聞二年與王驥出塞敗衆兒只伯於石城復分道至梧桐林赤集乃進至黑泉而還斬獲多封寧遠伯祿千二百石明年復寇莊浪朝又明年代貴鎮甘肅八年亦斥家占衛都督且住失妳苦也先暴橫欲格鬭也洛卜剌聘以其地近肅州移居遠後患事竟寢時邊吁家僮壁寨上田者每頃輸糧十石謂之石謂連請於朝得減四石是時邊寨無警糧與巡撫曹翼屯田貯粟備甲剩兵寇退班師累加太保兼太子太傅幸坐交通宦官中外二十年家無餘貲再傳至孫傳嘉靖中累與軍府低仰變將軍印鎮兩廣以平海賊及慶遠猺功加

邊備甚固十一年沙州衛都督喃哥兄弟爭部衆離貳禮欲乘其釁窘遷之內地會喃哥亦請居肅州境內禮因遣都指揮毛哈剌往撫其衆而親帥兵繼其後比至喃哥復持兩端其部下欲奔死剌禮進兵逼之遂收其全部千二百餘人以還事聞賜賚甚厚時死剌也先方盛封喃哥弟鎖南奔爲邠王禮以二寇合則勢益難制遣人招之鎖南欲從未決禮潛師直抵罕東襲之以歸帝大喜賜禮鐵券令世襲十四年也先分道入寇抵肅州禮遣裨將禦之再戰再敗失士馬萬計徵還以伯就第景泰初提督三千營以老致仕久之復起守備南京入掌中府禮自起卒伍至大將恪謹奉法成化初卒贈侯諡僖武子壽嗣總兵鎮陝西坐征滿四失律宥死成邊子弘予世指揮使

趙安狄道人從兄琦土指揮同知坐罪死安謫戍甘州永樂元年進馬除臨洮百戶使西域從北征有功累進都指揮同知宣德二年松潘番叛充左參將從總兵陳懷討平之進都督僉事時議討兀良哈詔安與史昭往朝命回原衛使烏思藏四年所部赴京師兀良哈旋來朝命回原衛使烏思藏四年還明年復以左參將從史昭討曲先斬獲多九年中官宋成等使烏思藏命安帥兵千五百人送之畢力木江

尚書王直等以將才薦署都指揮僉事充左參將守懷來天順初徵入右府治事成化元年以中府都督同知拜征夷將軍與韓整討兩廣蠻克大藤峽還封武靖伯已而繼入海州官交劾廣西巡按御史端宏謂賊流毒方甚而輔妄言賊盡冒討實不罪輔無以示戒輔乃自陳戰鬥委其罪於守將歐信帝皆勞門三年總兵征遼東與都御史李秉從撫順深入連戰有功進侯入年廷議大舉搜河套拜輔將軍陝西延寧夏三鎮兵皆聽節制輔至榆林寇已深入大掠輔不能制與王越疏請罷兵言官交論其罪命給事中郭鏜往勘還言寇

於六月入平涼鞏昌臨洮殺掠人畜迨七月而縱橫慶陽境內輔與越至榆林不進宜治其弛兵玩寇罪帝不納輔還猶督京營言者攻益力詔姑置之輔辭侯乞世伯帝許其世伯侯如故僅減祿二百石官力爭不聽輔復上疏暴功言臧祿無以贍老又言上命內官盧永

征南蠻黃順汪直征東北皆莫大功宜付史館余子俊等請寘輔於法卒不問十二年解營務家居十年卒贈容國公謚恭肅輔少俊辯有才尊詞翰多交文士又好結權幸故屢遭論劾卒無患子承慶嗣伯協守南京正德初坐傳寫諫官劉蕡疏爲劉瑾所惡削半祿閒住四傳至元孫光遠萬曆中鎮湖廣明亡乃絕

劉聚者太監永誠從子也爲金吾指揮同知以奪門功進都指揮僉事復超擢都督同知與討曹欽進右都督成化六年以右副總兵從朱永赴延綏追賊黃草梁遇伏鏖戰傷頰麾下力捍以免頃復與都督范瑾等擊寇青草溝敗之永等追寇牛家嘴聚亦據南山力攻寇大敗出境論功進左都督以內援特封寧晉伯八年冬代趙輔爲將軍總陝西諸鎮兵寇入花馬池率副總兵孫鉞遊擊將軍王璽等擊却之還至高家堡寇復至敗之追奔至漫天嶺伏起夾擊又敗之鉞璽亦別破賊於井

四鎮涼州威著西鄙兩子尚主世列侯功名盛矣薛祿以下諸人皆與靖難祿東昌之戰劉榮守永平譚廣守保定宣力最著雖策勳之日未即剖符而各以積閥受封共善撫士卒慎固封守恪謹奉職有足尚者超輔劉聚獻績遼邊前人而帶礪之盟與國終始誠厚幸哉諸人並以勳爵鎮禦邊陲故類著於篇

明史卷二百五十五終

敕修
吳允誠 子克忠 孫漢
薛斌 子孫
吳成勝 金顯定
金忠 蔣信
李英 從子文
毛勝
焦禮 子鋭
毛忠 孫鋭
和勇
羅秉忠

吳允誠蒙古人名把都帖木兒居甘肅塞外塔滿地官至平章永樂三年與其黨倫都兒來歸帝以蒙古人多同名當賜姓名授右軍都督僉事倫都兒亦賜姓名柴秉誠授後軍都督僉事餘授官賜冠帶給產鈔幣有名使頭所部居涼州耕牧最以招徠功封西寧侯自是降附者益衆邊境日安由允誠始七年往亦集乃覘敵禽哈剌等二十餘人進都督同知明年從出塞敗本雅失里進右都督尋進左都督與中官王安追圍脫赤至把力河獲之封恭順伯食祿千二百石予世券允誠三子答蘭答者克勤允誠與二子從軍留其妻及管者居涼州番人虎保等誘脅允誠衆欲叛去允誠妻與管者謀召部將指揮保仕卜顏不花等禽其黨殊之帝嘉降敕獎之賜綵幣羊米世隆管者指揮保仕賜姓名楊效誠授指揮僉事保仕賜鞍勒可汗與力赤遇猛其下多潰答蘭與別力哥等出寇自效有功別立哥者秉誠子也帝征兀剌允誠父子皆從師還命仍居涼州備邊允誠卒贈國公謚忠壯命答蘭吏名克忠襲其爵再征阿魯台從行　征阿魯台復從兄弟背有功洪熙元年以戍里忠克進侯時管者已鎮功至都指揮同知亦封恭義伯克忠嘗充副總兵過邊正統九年統兵出喜峰口征

兀良哈有功加太子太保土木之變克忠與其弟都督克勤俱沒於陣贈郕國公謚忠勇克勤子瑾爲後拒定安至鄂戰不勝敵兵據山上飛矢如雨官軍死傷略盡克忠下馬射矢踞猶殺數人與敏瑾校挑逃歸侯英宗嘗欲使瑾與從弟琮圍優槿長安門上告門開欽攻不得入遂縱火瑾將五六騎突欽力戰死歸涼國公謚忠壯子世券三傳至曾孫繼爵嘗守備甘涼與子答蘭繼爵皆總督京營戎政崇禎末都城陷汝陰弟勳倫汝

徵偕妻女投繯死管者卒于玘嗣管者妻早奴亦有智
略嘗親入朝獻良馬朝廷多其忠玘卒管者弟克勤子
琮嗣鎮守寧夏成化四年滿四反琮坐激變且臨陣先
退下獄論死萬戍邊籍除
薛斌蒙古人本名脫歡父薛台洪武中歸附賜姓薛累
官燕山右護衛指揮僉事靖難兵起斌嗣職從起兵累遷都督僉
事從北征有功進都督同知永樂十八年封永順伯祿
九百石世指揮使斌卒子壽童方五歲從父貴引見仁
宗立命嗣伯賜名綏長驍勇善戰正統十四年秋與成
國公朱勇等遇敵於鴛兒嶺軍敗弦斷矢盡猶持空弓

擊敵敵怒支解之既而知其本蒙古人也曰此吾同類
宜勇健若此相與哭之謚武毅子輔孫勳襲得嗣伯勳
子璽乃嗣指揮使如券文貴本名脫火赤斌之弟以舍
人從燕王起兵屢脫王於險積官都指揮使再從北征
進都督僉事永樂二十二年封安順伯祿九百石宣德
元年進侯加祿二百石子世券卒贈濱國公謚忠勇無
子從于山嗣爲指揮使天順改元以復辟恩命由子忠
嗣伯卒子瑤嗣弘治中卒子昂襲指揮使李賢初名
昂驥韓人元工部尚書洪武二十一年來歸通譯書
太祖賜姓名授燕府紀善侍燕世子最恭謹請選師起
有勞績累遷都指揮同知凡塞外表奏及朝廷所降詔
敕皆命賢譯賢亦嬰諫所見成祖皆採納之仁宗即位
念舊勞進後軍都督僉事再進右都督賜賚甚渥尋召
見憫其病封忠勤伯食祿千二百石尋卒
吳成遼陽人初名貝驢父通伯元遼陽行省右丞太祖
時覩帝來降通伯父子與俱貝驢吏令姓名充總旗數
從大軍出塞建文元年授平衛百戶降燕從戰皆有
功三遷都指揮僉事始知名南軍圍吳貝驢名多於陣
上指目之設伏泥河進兵小河合戰齊眉山攻敗雷壁
軍皆殊死鬬功多成祖即位授都指揮使從征本雅失
里敗本雅失里以七騎遁從征阿魯台合朱榮兵爲
前鋒追至闊海召還追都督僉事又從出塞洪熙
元年進右都督鎮守甘肅以侯伯例食祿千一百石宣德
增祿米宣宗初以成當寄寄勞封清平伯嫁
守備與和成好敗盜而不修武當遣伺其出偵卒入城
擄其妻孥以去帝聞之遣不異已而阿魯台入貢還其
家口二年帝北征從敗敵於鬼河進侯祿如故八年卒
贈渠國公謚忠勇子忠襲指揮使李賢初名
貧淫奢酒久乃復之一本無子從弟琮嗣四傳至元孫遵

用崇禎末京師陷被殺滕定父璟住元樞密知虎洪武
中來降授會州衛指揮僉事賜姓滕從燕起兵進燕山
右衛指揮使卒定嗣官屢從出塞有功進至都督僉事
宣德四年封奉化伯祿八百石正統初卒子福嗣爲指
揮使金順本名阿魯哥失里永樂中來降授大寧都指
揮僉事從敗本雅失里又敗阿魯台累進都督僉事宣
德二年從巡北邊有斬捕功明年封順義伯祿八百石
卒子忠嗣爲指揮僉事

金忠者蒙古王子也先土干也素桀黠爲阿魯台所忌
永樂二十年成祖親征漠北至上莊堡率妻子部屬
來降時六師深入寇已遠遁帝方眡無功見其來歸大
喜賜姓名封忠勇王賜冠帶織金襲衣命坐刻侯下輟
御前珍羞賜之復賜金銀寶器忠大喜過望班帥在道
忠騎從數問寇中事皆詭隨日隆明年忠請爲前鋒討阿
魯台自效帝初不許會大同開平警報至諸將請從忠
亡帝復出塞忠與陳懋爲前鋒而阿魯台聞王師復出
倉皇渡答蘭納木兒河遁去忠懋至河不見寇抵白邱
山卒無所遇乃班師仁宗嗣位加太子太保益支二俸
宣德三年親征兀良哈敗寇於寬河忠與把台請自效
帝許之或言不可遣帝曰去留任所欲耳豎有天下獨

少此二人邪二人獲數十人馬牛數百來獻帝喜命中
官酌以金巵遂賜之明年加太保六年秋卒命有司治
喪葬把台者忠之甥從忠來降授都督僉事宣德初賜
姓名蔣信正統中封忠勇伯從駕陷土木也先使隸賽
罕王帳下信雖居朔漠志常在中國每詣上皇所慟哭
擁衛駕至已竟從駕還給其孥景泰五年卒贈侯
諡信順子也見索忽襲會大順初更名善弘治中卒無
子爵絕

李英西番人父南哥洪武中率衆歸附授西寧州同知
累功進西寧衛指揮僉事英嗣官永樂十年番酋老的
罕叛英擊之討來川俘斬二百六十人夜生賊道追盡
獲之進都指揮僉事番僧藏答里麻者通譯書成祖授
以左覺義居西寧恣甚以計取西番貢使貨納通逃交
通外戚肆惡十餘年英發其事磔死籍其家西陲快之
未年中官喬來喜鄧成等使西域道安定曲先遇賊見
殺掠所齎金幣仁宗聞書論赤斤罕東及安定曲先詰
賊主名而救英與王官指揮康壽等進討英訶知安定
指揮哈三孫散哼曲先指揮散即思實殺使者遂率兵
西入賊驚走追擊踰崑崙山深入數百里至雅令闢與

安定賊遇大敗之俘斬千一百餘人獲馬牛雜畜十四

萬曲先賊聞風遠遁安定王桑爾加失夾等懼請歸附
罪宣宗嘉英功遣使齎敕褒諭宴勞之令馳驛入朝既至擢
右府左都督賜賚加等宣德二年封會寧伯祿千一百
石并封南哥如子霄英恃功而驕所爲多不法寧夏總
兵官史昭奏英父子有異志南哥上章訐賜敕慰諭之
英家西寧招遁逃七百餘戶置莊墾田豪奪人產復爲
兵部及言官所劾帝宥英追逃者入官七年西寧指揮
祁震千戍當襲父職庶兄監藏英甥也欲奪之成從祖
太平攜成赴京辯英遣人篡取太平及其義兒杖之義
兒竟死言官交劾并及前罪遂下英詔獄奪爵論死正

統二年始釋後稍給其祿尋卒英宗復辟官其子果錦
衣指揮同知尋進都指揮使用薦擢左軍都督僉事屢
分典營務以嚴慤稱英從子文宣德間爲陝西行都司
都指揮僉事西番思倫發可當盜他部善馬都指揮穆肅
求不得會思倫發可以畜產豐於邊鄙誣以盜攻掠致死
番人煌駁思亂文劾之還肅卜吏西陲以寧渠官都指
揮使天順元年冒迎駕功進都督僉事屢乞致仕不許
出鎮大同寇二千餘騎犯威遠文率師敗之封高陽伯
石亨敗革奪門冒功者官文自首帝以守邊不問四年
秋孛來大舉入寇文按兵不戰遂入鴈門大掠忻代諸

州京師震恐寇退徵文下詔獄論斬帝宥文死降都督
僉事立功延綏既而進都督同知成化中哈密爲土魯
番所併求救於朝詔文與右通政劉文往計畫經略之
無功而還弘治初卒正德初贈高陽伯
毛勝字用欽初名福壽元右丞相伯卜花之孫伯父那
海洪武中歸附以靖難功至都指揮同知無子勝父安
太嗣爲羽林指揮使傳子齊無子勝嗣論濟征北功進
都指揮使掌逃歸塞外尋復自還正統七年以征麓川
功擢都督僉事靖遠伯王驥薦選在京番將舍人捕苗
雲南乃命勝與都督冉保統六百人往已再征麓川即

命二人充左右參將跨平進都督同知十四年夏也先
謀入寇勝偕平鄖伯陳懷管宣府事屢遇
寇敗殺數騎還以武高伯石亨薦景帝進勝左都督督
三千營操練貴州苗大擾詔勝往討未行而也先已逼京
師勝率之彰義門北擊退之越二日引兵西直門外解
都督孫鏜閻明日都督武興敗於彰義門寇乘勝進
勝與都御史王竑急援之寇遂引却勝追襲至紫荊關
頗有斬獲事定乃命以左副總兵統河間東昌降夷赴
貴州賊首韋同烈據香爐山作亂勝與總兵梁瑞右副

總兵方瑛等從總督王來分道夾擊勝自重安江大

破之會師山下環四面攻之賊窘縛同烈降還討劇賊
巴馬諸處反賊克二十餘寨禽賊首吳奉先等百四十
人斬首千餘級封南寧伯子世券疏請更名從之移鎮
騰衝金齒芒市長官刀放革潛結麓川遣孽思卜發爲
變勝設策禽之巡按御史牟俸幼其貪暴不法數十事
且言勝本降人按猺難制今又數通外夷恐貽邊患詔
巡撫覆實卒置不問天順二年卒贈侯謚莊毅子榮嗣
坐石亨黨發廣西立功成化初鎮貴州毒移南丹卒子
文嗣弘治初協守南京傳至思台洪武中歸附爲通州衞
焦禮字尚節蒙古人父把里台元末爲萬戶至明亡乃絕

指揮僉事子勝嗣傳至義榮無子以勝弟謙嗣累功至
都指揮同知卒子管失奴幼謙弟禮借襲其職備禦遼
東宣德初禮當還職宣宗念禮守邊勞命居職如故別
援管失奴指揮使禮毒以年勞累進都指揮同知正統
中積功至右都督英宗北狩景帝命充左副總兵守寧
遠未幾也先逼京城詔禮率師入衞寇退還鎮景泰四
年賊二千餘騎犯興水堡禮擊走之噶書燮勵進左都
督英宗復辟以禮守邊有功召入覲封東寧伯世襲賜
賚甚厚遣還鎮兵部以禮年垂八十不可獨任奏遣都
指揮鄧鐸協同守備居無何禮奏鐸欺侮請更調命都

毛忠字允誠初名哈喇西陲人曾祖哈喇歹洪武初歸
附起行伍爲千戶戰殁血拜都從征哈密亦戰殁父寶
以驍勇充總旗至永昌百戶忠襲職時年二十膂力絕
人善騎射常從太宗北征宣德五年征曲先叛寇有功
八年征亦不剌山禽偽少師知院九年出脫歡山十年
征黑山寇皆禽其酋各進一官歷指揮同知正統三年
從都督蔣貴征粟兒只伯先登陷陣大獲擢都指揮僉
事十年以守邊勞進同知始踢姓明年從總兵官任禮
收捕沙洲衞都督喃哥部落徙之塞內進都指揮使十
三年率師至罕東生禽喃哥弟偽祁王鎮南奔井其部

衆擢都督僉事始賜名忠尋充右參將協守甘肅景泰初侍郎李實使漠北還言忠數遣使通瓦剌部執赴京既至兵部論其罪請置大辟景帝不許請貶官發福建立功乃遣之福建而官秩如故令甘肅守臣從其家屬京師初忠之征沙漠也獲番僧加失領真以獻英宗教不誅後逃之瓦剌爲也先用憾忠欲陷之遂宣言忠與也先交通而朝廷不察也英宗在塞外獨知之比復辟即召還而忠在福建亦屢有斬馘功乃擢都督同知充左副總兵鎮守甘肅陛見慰諭甚至賜玉帶織金等衣天順二年寇大入甘肅巡撫芮釗幼奏諸將失事罪部議忠功足贖罪置不問思恩土官岑濬反與總督潘蕃討平之既又討平賀縣猺賊加宮保至太子太傅正德三年劉瑾欲殺尚書劉大夏坐以處置田州事失宜并逮銳下詔獄獄具革其加官并歲祿五百石已而貽瑾起督漕運踰年瑾誅被劾罷六年盜劉宸等授敭副命銳與中官谷大用討之所統京軍皆驕惰不習戰明年正月遇賊於長垣與戰大敗身被傷亡將印會許泰援軍至僅免官官交劾乃召還以與大用同事竟不罪世宗即位復起鎮湖廣居三年卒贈太傅謚威襄傳子江及漢

所斬獲賊稍却日矢石連發山北山西兩峰而頂忠等軍亦克山之東峰及石城東西二門賊大窘相對哭忽昏霧起他哨煙塵軍賊遂併力攻忠忠力戰不已爲流矢所中卒年七十五從子海孫鐩前救忠亦死忠爲將嚴紀律善撫士其卒也番僧加失領真以獻英宗教閱賜侯謚武勇子世勛弘治中從行叩言建忠義坊於鄔州以表其里又從巡撫許進言建武勇祠於甘州城與春秋攻祭孫鐩裴伯寬成化中鎮守南京弘治初出鎮湖廣改兩廣子繼賊果有功咸寧伯謚恭襄

西破賊增歲祿二百石告宥幼銳廣置邸舍私造大舶以通番商置不問愚人多市哭者相望於道事

之既又討平賀縣猺賊加宮保至太子太傅正德三年劉瑾欲殺尚書劉大夏坐以處置田州事失宜并逮銳下詔獄獄具革其加官并歲祿五百石已而貽瑾起督漕運踰年瑾誅被劾罷六年盜劉宸等授敭副命銳與中官谷大用討之所統京軍皆驕惰不習戰明年正月遇賊於長垣與戰大敗身被傷亡將印會許泰援軍至僅免官官交劾乃召還以與大用同事竟不罪世宗即位復起鎮湖廣居三年卒贈太傅謚威襄傳子江及漢嘉靖中掌南京左府提督操江改總督漕運未上給事

中楊上林幼其所至貪墨招怨職逮問卒無子從子栢
嗣卒子登嗣萬曆中掌中軍府事垂二十年又再傳而
明亡

和勇初名肱脫孛羅和寧王阿魯台孫也阿魯台既爲
瓦剌脫歡所殺子阿卜只俺窮蹙款塞來歸宣宗授以
左都督賜第京師卒勇襲指揮使帶俸錦衣衛積功至
都督僉事天順元年詔加同知賜姓名久之以兩廣多
寇命充遊擊將軍統降夷千人往討時總兵顏彪無將
略賊勢愈熾廣西巡撫吳禎殺降冒功得罪彪效之
亦殺平民報捷朝廷進彪官勇亦進右都督既而師久

賊大破進左都督增祿百石三年召督効勇營訓練毒
上言大藤峽之役臣與趙輔同功輔還京餘賊復叛臣
親搗賊巢縶其魁誅其黨還被掠男女四千人今輔已
封伯而臣止進秩惟陛下憐察憲宗以勇再著戰功特
封靖安伯十年卒謚武敏世襲指揮使勇性廉謹在兩
廣時諸將多營私漁利勇獨無所取時論稱之

羅秉忠初名克羅俄領占沙州衛都督僉事困卽來子
也兄喃哥既襲父職英宗復命秉忠爲指揮使協理衛

事既而喃哥率千二百人內徙沼居之東昌平山二衛
給田廬什器所以撫恤其厚喃哥卒秉忠爲部指揮使
代領其衆英宗北狩寇上有警朝議恐降人乘機爲變
欲徙之南方會貴州苗亂都督毛福壽南征卽擢秉忠
都督僉事率所部援剿積戰功至左都督天順初始賜
姓名曹欽之反番官多從之者秉忠亦坐下獄籍其家
久之上章自辯乃得釋成化初尚書程信討山都掌蠻
秉忠以遊擊將軍從抵永寧分兵六道秉忠由金鷄
江進大破之論功封順義伯十六年卒謚榮壯子孫世
指揮使

贊曰明興諸番部懷太祖功德多衣冠姓名授官
職者不可勝紀繼以成祖鋭意遠圖震曜威武於是吳
允誠金忠之徒率衆來屬遂得列爵授任比有勳勞或
以戰功自奮錫券受封傳世不絕視夫陸梁倔強者順
逆殊異不其昭歟土木以還勢以不競邊政日弛火篩
倘答諸部騷動無寧歲盛寧之故槩可攷焉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二級臣張廷玉等奉

敕修

金純　張本
郭敦　郭璡
鄭辰　柴車
劉中敷子樸　張鳳
周瑄子紘　楊鼐弟世貞
黃鎬　胡拱辰
陳俊　林鴞
潘榮
夏時正

金純字德修泗州人洪武中國子監生以吏部尚書杜澤薦授吏部文選司郎中三十一年出爲江西布政司右參政成祖即位以審錄繫囚義薦召爲刑部右侍郎時將營北京命採木湖廣永樂七年從巡北京八年從北征還左侍郎九年命與宋禮同治會通河又同徐亨蔣廷瓚濬魚王口黃河故道初太祖用兵梁晉間使大將軍徐達開場場口通河於泗又開濟寧西耐牢坡引曹鄆河水以通中原之運其後故道淺塞至是純疏治之自開封北引水達鄆城入場場出穀亭北十里爲永通廣通二閘十四年改禮部左侍郎越二月進尚書十五年從巡北京十九年同給事中鄂紹祖巡撫四川仁宗即位改工部居數月又改刑部明年兼太子賓客宣德二年純有疾帝命醫視療稍間免其朝參俾養疾視事會暑牧法司理滯囚純數從朝貴飲爲言官所劾帝怒曰純以疾不朝而燕於私可乎命繫錦衣獄既念純老臣釋之將太子賓客八月予致仕去純在刑部仁宗嘗諭純法司近尚羅織言者輒以譴論務得罪甚無謂自今告誹謗者勿論純亦務寬大每誡屬吏不得妄椎擊人故當純時獄無瘐死者正統五年卒贈山陽伯

張本字致中東阿人洪武中自國子生授江都知縣燕兵至揚州御史王彬據城抗爲守將所縛本年父老迎降成祖以滁泰二知州房吉田慶成率先歸附命與本並爲揚州知府偕見任知府潭友德同治府事尋擢本江西布政司右參政永樂四年召爲工部左侍郎坐事免官冠帶辦事明年五月復官尋以奏牘書銜誤左爲右爲給事中所劾帝命改授本部右侍郎而宥其罪七年皇太子監國奏爲刑部右侍郎善摘奸命督北河運躬自相視立程度舟行得無滯會疾作太子賜之狐裘冠鈔遣醫馳視十九年將北征命本及王彰分往兩直

隸山東山西河南督有司造車挽運明年卽命本督北
征餉仁宗卽位拜南京兵部尙書兼掌都察院事召見
言時政得失且請嚴飭武備帝嘉納之遂留行在兵部
宣德初工部侍郎蔡信乞徵軍匠家口隸錦衣衞本言
軍匠二萬六千人屬二百四十五衞所爲匠者暫役其
一丁若盡取以來家以三四丁計之數近十萬軍伍旣
缺人情驚駭不可帝善本言征漢庶人從調兵食庶人
就禽命撫輯其衆而錄其餘黨還以軍政久敝好人用
貨脫籍而援平民實伍言於帝擇廷臣四出釐正之時
馬大孳息畿內軍民爲畜牧所困本請分牧於山東河

南及大名諸府山東河南養馬自此始晉王濟熿坐不
軌奪爵本奉命散其護衞軍於邊鎭四年命兼太子賓
客戶部以官田租減度支不給請減外官俸及生員軍
士月給帝以軍士艱不聽減餘下廷議本等持不可乃
止陽武侯薛祿城獨石諸衞成本往計守禦之宜還奏
稱旨命兼掌戶部本慮邊食不足而諸邊比歲稔請出
絲麻布帛輸邊易穀多者三四十萬石少者亦十萬石
儲偫頓充六年病卒賜賻三萬緡葬祭甚厚本廉介有
執持尙刻少恕錄高煦黨吝從者多不免成祖宴近臣
銀器各一案因以賜之獨本案設陶器諭曰卿號窮張

銀器無所用本頓首謝其爲上知如此
郭敦字仲厚堂邑人洪武中以鄉舉入太學授戶部主
事遷衢州知府多惠政衢俗貧者死不葬輒焚其屍敦
爲嚴禁且立義阡俗遂革禁民聚淫祠敦疾民勸弛其
禁弗聽疾亦瘳在衢七年永樂初坐累徵耆老數百人
伏闕乞留不得後廷臣言敦廉正召補監察御史遷河
南左參政調陝西十六年春胡濙言敦有大臣體擢禮
部右侍郎兼太僕寺卿借給事中陶衍巡撫順天二十
年督北征餉仁宗卽位以大行喪不齋宿降太僕卿旋
進戶部左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宣德二年進尙書陝

西旱命與隆平侯張信整飭庶務當行者同三司官計
議奏行敦乃請獨逋賦振貧乏考黜貪吏罷不急之務
凡十數事悉從之歲餘召還在部多所興革罷王田之
奪民業者令民開荒不起科建漕運議民運至瓜洲儀
眞資衞卒運至京民甚便之敦事親孝持身廉同官有
爲不義者輒厲色待之其人怡謝乃已性好學公退手
不釋卷六年卒官年六十二
郭瓊字時用初名進新安人永樂初以太學生擢戶部
主事歷官吏部左右侍郎仁宗卽位命兼詹事府少詹
事更名瓊宣宗初掌行在詹事府吏部尙書寇義老輕

部務帝欲以璡代璡厚重勤敏然寡學術楊士奇言恐璡不足當之宜妙擇大臣通經術知今古者帝乃止踰年卒爲尚書論以呂蒙正爽袋虞允文材館錄故事璡由是留意人才識進士李賢輔相器授吏部主事後果爲名相時外官九年考滿部民走闕下乞留輒增秩復任璡慮有妄者請覆實從之璡雖長六卿然望輕又政歸內閣自布政使至知府闕聽京官三品以上薦舉既又命御史知縣皆聽京官五品以上薦舉要職選擢皆不關吏部正統初左通政陳恭言古者擇任庶官悉由選部職任專而事體一今令朝臣各舉所知恐開私謁

之門長奔競之風乞杜絕令歸一下吏部議璡遜謝不敢當事遂寢正統六年御史曹恭以災異請罷大臣不職者帝命科道官參議璡及尚書吳中侍郎李庸等被劾者二十人璡等自陳帝切責而宥之璡子亮受賂爲人求官事覺御史孫毓等劾璡乃令璡致仕而以王直代

鄭辰字文樞浙江西安人永樂四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江西安福民告謀逆事命辰往廉之具得誣狀福建番客殺人復命辰往止坐首惡稗其餘有京救建報恩寺年得風疾告歸明年卒辰爲人重義輕財初登進士產悉讓兄弟在山西與同僚杜僉事有違言杜卒爲治喪

資遣其妻子

柴車宇叔興錢塘人永樂二年以舉人授兵部武選司主事歷員外郎八年帝北征從尚書方賓扈行還遷江西右參議坐事左遷兵部郎中出知岳州府復入爲郎中宣德五年擢兵部侍郎明年山西巡按御史張昺言大同屯田多爲豪右占據命車往按得田幾二千頃還之軍英宗初西鄙不靖以車兼幹命協贊甘肅軍務調軍給餉悉得事宜初朶兒只伯寇宗州副總兵劉廣喪師不以實聞顧飾功要賞車劾其罪械廣至京賜車金幣旌其直岷州土官后能目功得陞賞車奏請加罪能徙臣方次第按覈今宥能何以戢衆若無功得官則捐軀死敵者何以待之朝廷雖從能請然嘉車賢遣使勞賜之正統三年以破朶兒只伯功增俸一級在邊踰數十上悉中時病同事多不悅車持益堅嘗建言漠北降人朝廷留之京師離厚爵賞其心終異如長脫脫木兒者昔隨其長來歸未幾叛去今乃復來安知他日不再叛宜徙江南離其黨類事下兵部請處之河間德州帝報可後降者悉以此令從事稽覈屯田豪占者悉清出之得六百餘頃四年進兵部尚書參贊如故尋命兼理

陝西屯田明年召還命與僉都御史曹翼歲更代出鎮及期病甚詔遣大理寺少卿程富代翼而命車歸治疾未及行六年六月卒車在江西時以採木入閩經廣信廣信守故人也餽盜一器發視之乃白金笑曰公不知故人矣却不受同事邊塞者多以宴賚爲豪舉車惡之遂斷酒肉共介特多此類

劉中敷大興人初名中孚燕王舉兵以諸生守城功授陳留丞擢工部員外郎仁宗監國命署部事賜今名遷江西右參議宣德三年遷山東右參政進左布政使質直廉靜吏民畏懷歲大侵言於巡撫誠賦三之二正統帝用重典大臣下吏無虛歲三年諷給事御史劾中敷與左侍郎吳璽等下獄釋還職六年言官劾中敷專擅詔法司於內廷雜治當流戍邊竟數璽及右侍郎陳瑞請以供御牛馬分牧民間言官劾其變亂成法並下獄論斬詔荷校長安門外凡十六日而釋瑞刺入貢詔問馬駝芻豢數不能對復與璽瑞論斬繫獄中敷以母病特許歸省明年冬當決四法司以請命璽瑞戍邊中敷俟母終具奏已釋爲民景帝立起戶

部左侍郎兼太子賓客時方用兵論功行賞無虛日中
敷言府庫財有限宜撙節以備緩急帝嘉納景泰四年
卒贈尚書中敷性淡泊食不重味仕宦五十年家無餘
貲子璉正統十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累官太僕寺卿
恥華靡居官剛果左遷遼東苑馬寺卿卒子機幼有孝
行成化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正德中代張綵爲吏部
尚書以人言乞歸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流賊犯
江上衆議擇將適都督李昂自貴州罷官至機即召任
之昂以無朝命辭機曰機奉敕有云敕所不載聽便宜
此卽朝命也衆服其膽識致仕歸卒

張鳳字子儀安平人父益官給事中永樂八年從征漠
北殁於陣鳳登宣德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江西叛
獄平反數百人正統三年十二月法司坐事盡繫獄遂
擢鳳本部右侍郎以主事擢侍郎前時未有也明年命
提督京倉六年改戶部尚書調南京適尚書久闕鳳遂掌
部事貴州奏軍衞乏糧乞運龍江倉及兩淮鹽於鎮遠
府易米鳳以龍江鹽雜泥沙不堪易米給軍盡以淮鹽
予之然後以聞帝嘉賞又言留都重地宜歲儲二百萬
石爲根本計從之遂爲令南京糧儲舊督以都御史十
二年冬命鳳兼理廉蓮善執法號板張景泰二年進尚
書四年改兵部參贊軍務戶部尚書金濂卒召鳳代之
時四方兵息而災傷特甚帝屢詔寬恤鳳偕廷臣議上
十事明年復先後議上八事咸報可鳳以災傷蠲賦多
國用益詘乃奏言國初天下田八百四十九萬餘頃今
數既減半加以水旱停征國用何以取給京畿及河南
山東無額田甲方舉閫乙卽許其蠲賦請嗇輕則征租
不惟永絕爭端亦且少助軍國報可鳳以災傷蠲賦多
凰招更祖制楊瑮等復爭之帝曰國初都江南轉輸易
今居極北可守常制耶四方報災者鳳請令御史勘
實議者非之英宗復辟調南京戶部仍兼督糧儲五年

二月卒鳳有孝行惟淳樸故人死聘其女爲子婦教其
子面養其母終身同學友蘇洪好面斥鳳過及爲鳳屬
官猶然鳳待之如初聞其貧卽開其篋賜給之
周瑄字廷玉陽曲人由鄉舉入國學正統中除刑部主
事善治獄十三年遷員外郎明年帝北征郎中當扈從
者多託疾瑄請行六師覆沒瑄被創歸擢署郎中校尉
受賕縱盜以讐人代瑄辨雪之抵校尉罪外郡送囚一
日至八百人瑄慮其觸熱三日決遣之殆盡景泰元年
以尚書王直薦超拜刑部右侍郎久之出振順天河間
饑未竣而英宗復位有司請召還不聽復賜敕令便宜

處置瑄遍歷所部大舉荒政先後振饑民二十六萬五
千給牛種各萬餘奏行利民八事事竣還明年轉左帝
方任門達逢杲數興大獄瑄委曲開諭多所救正復飭
諸郎毋避禍以故移部定罪者不至冤濫官刑部久屬
吏不敢欺意主寬恕不爲深文同佐部者安化孔文英
爲御史時按黃巖妖言獄當坐者三千人皆白其誣獨
城首從一人論罪及是居部與瑄並稱長者七年命瑄
署掌工部事瑄恬靜淡榮利成化改元爲侍郎十六年
矣始遷右都御史督理南京糧儲捕戀作奸者數輩宿
弊爲清鳳陽淮徐饑以瑄有
四暑疫悉遣輕繫者曰召汝則至囚獄呼去無失期者
爲尚書九載屢疏乞休久之乃得請家無田園卜居南
京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懿長子經尚書自有傳次子紘
進士爲南京吏科給事中兩以災異言事帝皆納未
幾與御史張昺閱軍爲中官賂琮誣奏貶南京光祿署
丞仕終山東參議

楊鼎字宗器陝西咸寧人家貧力學舉鄉會試第一正
統四年殿試第二授編修久之與侍講杜寧等十人簡
入東閣肄業鼎居侍從雅欲以功名見寄建言修飭戎
備通濟三邊二事同董詔其迂鼎益自信也先將寇京
師詔行監察御史事募兵兗州景泰三年進侍講兼中
允五年超擢戶部右侍郎天順初轉左陳汝言譖之帝
不聽三年冬以陪祀陵寢不謹下獄贖杖還職帝嘗命
中官牛玉諭旨欲取江南折糧銀實內帑而以他稅物
充武臣俸鼎不可馬牛芻乏議徵什二又以民艱力沮
皆報罷七年尚書年富有疾詔鼎掌部事成化四年代
馬昂爲戶部尚書而以翁世資爲侍郎六年鼎疏言陝
西外患四寇內患流民然寇宜止邊塞流民則疾在腹
心漢中僻居萬山徑嘯川蜀四方流民數萬急之生變
罷之有後發端暫設監司人專領其事其願附籍者
聽之不願者資遣兼與守臣練士馬修城池庶可弭他
日患詔從之湖廣頻歲饑發廩已盡及是有秋用鼎言
發庫貯銀布易米備災淮徐臨德四倉積糧百餘萬
石後數之民饑就移用粟且賑且糶上贖罪中盜折
鈔後通六事行之由是諸倉有儲商賈加太子少保鼎
居戶部持廉然性頗拘滯十五年秋給事御史劾鼎非
經國才鼎再疏求去暘救馳驛歸命有司月給米二石
歲給役四人終其身大臣致仕有給賜自鼎始也卒贈
太子太保謚莊敏子時暘進士多識典

故有用世才時敷舉人盧墓被旌官兵部司務翁世資
者莆田人正統七年進士除戶部主事歷郎中天順元
年拜工部右侍郎四年命中官往蘇松杭嘉湖增織彩
幣七千匹世資以東南水潦民艱食議減其半尚書趙
榮左侍郎霍瑄難之世資請身任其咎乃連署以諫帝
果怒詰主議者榮等委之世資遂下詔獄謫衡州知府
成化初擢江西左布政使坐事下吏尋得白大軍征兩
廣轉江西餉需十萬人世資議裁直就易嶺南米民得
不擾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歲饑發倉儲五十餘萬
石以振撫流亡百六十二萬人召爲戶部右侍郎佐鼎

久之代薛遠總督倉場進尚書十七年選理部事閱二
年致仕
黃鎬字叔高侯官人正統十二年以進士試事都察院
未半歲以明習法律授御史十四年按貴州羣苗盡叛
道梗塞靖遠伯王驥等自麓川還軍無紀律苗襲其後
官軍大敗鎬赴平越遇賊幾死夜跳入城賊圍之議者
欲棄城走鎬曰平越貴州咽喉無平越是無貴州也乃
偕諸將固守置客疏竹筒中募土人間行乞援於朝且
劾驥等覆師狀景帝命保定伯梁珤等合川湖軍救之
正德元年九月掘草根煮鼈鎧而食之死者相

枕籍城卒全鎬功爲多復留按一年久之遷廣東僉事
改浙江成化初以大臣會薦擢廣東左參政高雷廉負
海多盜鎬討平之再遷廣西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
總督南京糧儲歷吏部左右侍郎十六年拜南京戶部
尚書鎬有才識敏吏事理鹽政多所釐剔時論稱之十
九年致仕道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
胡拱辰字共之淳安人正統四年進士爲縣縣知縣有
惠政擢御史疏陳時弊八事父艱歸景帝卽位詔科道
官憂居者悉起復拱辰至屢疏以選將保邦修德弭災
爲言出爲貴州左參政白水堡苗花頭目沈時保素梗
化拱辰言於總兵官方瑛遣將禽之一方遂寧至畢節
平宣慰使隴富亂威行邊微毋憂去御史追劾其受賕
事下浙江按臣執飭卑白調廣東歷廣西四川左右布
政使皆有平寇功成化八年拜南京右副都御史提督
操江十一年就遷兵部右侍郎儲位虛久與尚書崔恭
等請册立言甚切共年復就改左副都御史總理糧儲
就進工部尚書節財省事人皆便之以年至乞歸弘治
中巡按御史陳銓言拱辰退休十餘年生平清操如
日乞加禮異以勵臣節詔有司月給廩二石歲隸四人
正德元年九十遣行人齎敕存問賚羊酒加賜廩隸

三年正月卒贈太子少傅謚莊懿

陳俊字時英莆田人舉鄉試第一正統十三年進士除戶部主事督天津諸衛軍採草奏減新增額三十五萬餘鄉試陳循等訐考官鶚邑子林挺預薦疑鶚有私逮東豪猾侵蘇松改折銀七十餘萬兩俊往督不數月畢輸尚書金濂以爲能俾典者曹章奏歷郎中天順五年兩廣用兵俊督餉時州縣殘破郤藏殫虛勉鹽商越境令引加米二斗軍興賴以無乏母喪不聽歸蓽廬平始還初俊爲主事奔父喪賻者皆却之至是文武將吏醵金賻亦不納成化初擢南京太常少卿四年召拜戶部右侍郎俊練習錢穀四方災傷邊鎮急務輒奏請運至裁令通舟舂夏啓閘秋冬度輸功力省便恭從其議遂爲

決咸當尚書楊鼐深倚之京師大饑先後發太倉粟八十萬石平糴石值六錢豪猾乘時射利俊請糴以升斗爲率過一石勿與饑民獲濟尋議用兵河套救俊赴河南山陝會巡撫諸臣畫劃餉發帑金二十萬助之俊以邊庾空竭歲又不登而榆林道險遠轉輸難乃發金於內地市易修西安韓城同官徑道以利飛輓還朝進俸一級歷吏部左右侍郎九載滿拜南京戶部尚書尋改兵部參贊機務先是參贊之任不專屬兵部自薛遠後繼以俊遂爲定制久之就改吏部二十一年星變率九卿陳時弊二十事皆極痛切帝多采納而權倖所不便者終格不行明年乞致仕詔加太子少保賜敕馳傳還

卒謚康懿

林鶚字一鶚浙江太平人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監京饒鄉試陳循等訐考官鶚邑子林挺預薦疑鶚有私逮爲知府鶚得鎮江召見賜膳及道里費論所以擢用意挺考訊挺實無他得白英宗復辟故事出廷臣恭議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避之鶚言道里遠多石且壞民廬纂請按京口閘廿露壩故迹濬之令通舟舂夏啓閘秋冬度壩功力省便恭從其議遂爲

永利居五年以才任治劇調蘇州成化初超遷江西按察使有犯大辟賄達官求生者鶚執愈堅廣東寇劉聰起化六年擢南京刑部右侍郎母喪服除召爲刑部右侍郎執法不撓十二年得疾卒鶚事母孝護對妻子無惰容不妄笑與公餘輒危坐讀書奴不能具棺斂友人爲經紀其喪鶚在蘇州先聖像剝落鶚曰塑像非古也昔太祖於國學用木主命改從之嘉靖中御史趙大佑上其節行贈刑部尚書謚恭肅

潘榮字尊用龍溪人正統十三年進士觀師廣東還除吏科給事中景泰初疏論停起復抑奔競數事帝納之尋進右給事中四年九月上言致治之要莫切於納諫兩淮鹽十萬引帝已許之榮等言近禁勢家中鹽詔旨報復具奏罪之此令一下廷臣喪氣以言爲諱閭家有利害生民有得失大臣有奸慝何由而知況今巨寇陛梁塞上多事奈何反塞言者路望明詔臺諫知無不言縅默者罪並敕閣部大臣勿搜求參駁虧治體疏入報聞天順六年使琉球還遷都給事中成化六年三月偕同官上言近雨雪愆期災異迭見陛下降詔引責躬行祈禱詔大臣盡言宜上天感格而今乃風霾晝晦陰氣赤而復黑豈非應天之道有未盡與夫人君敬天不在齋戒祈禱而已政令乖宜下民失所崇尚珍玩費用不經後宮無序恩澤不均冒濫施於賤工賞妄及於非分皆非敬天之道願陛下日御便殿召大臣極陳缺失而釐革之庶災變可弭時萬妃專寵羣小貪緣進寶玩官賞冗濫故榮等懇言之帝不能用是年遷南京太常少卿又七年就羅戶部右侍郎尋改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積奇羨數萬石以備荒十七年召爲戶部左侍郎尋署部事英國公張懋等四十三人自陳先世以大功錫爵子孫承襲所司輒減祿非祖宗報功意榮等言懋等於無事時妄請增祿若有功何以勸賞況頻年水旱國用未充所請不可許事乃寢中官趙陽等乞兩淮鹽十萬引帝已許之榮等言近禁勢家中鹽詔旨甫頒而陽等輒違犯宜正其罪帝爲切責陽等南京戶部尚書黃鎬罷以榮代之孝宗嗣位謝政歸踰月廩歲夫如制九年卒年七十有八贈太子太保

夏時正字季爵仁和人正統十年進士除刑部主事景泰六年以郎中錄囚福建出死罪六十餘人中有減死詔充所在濱海衛軍者時正慮其入海爲變轉發之山東然後以聞因言凡福建減死囚俱宜戍之北方法司是其言而請治違詔罪帝特宥之時王文言通番及劫盜諸獄以待會獻淹引時月囚多瘐死請令所司斷決詔從之且推行之天下天順初擢大理寺永久之以便養遷南京大理少卿成化五年遷本寺卿明年春命巡視江西災傷除無名稅十餘萬石汰諸司冗役數萬奏罷不職吏二百餘人增築南昌濱江堤及豐城諸縣陂岸民賴其利嘗上奏不具肅奏人姓名吏科論其簡恣帝宥其罪錄彈章示之遂乞休歸僦居民舍布政使張瓚爲築西湖書院居之家食三十年年近九十而卒

時正雅好學閒居久多所著述於稽古禮文事尤詳
贊曰金純等黽勉奉公當官稱職加之礪躬潔白操行無虧固列卿之良也鄭辰之叢事周瑄之治獄皆有仁人之用心君子哉

明史卷一百五十七終

明史卷一百五十八
總裁官張廷玉等奉勅撰
勅修
黃宗載 顧佐 邵圭 賈崇
按民吾 陳鏡 嚴升
吳韶 朱奭吉 章敞 徐琦 徐鼒
魯穆 魏驥
軒輗 陳復 耿九疇
黃宗載一名庭字厚夫豐城人洪武三十年進士授行人奉使四方未嘗受饋遺累遷司正永樂初以薦爲湖廣按察司僉事巨奸宿猾多謫戍銅鼓五開間陰持官吏短長宗載榜數其罪曰不改必寘之法衆莫敢犯武陵多戎籍民家慮與爲婚姻絡賦將累已男女至年四十尚不婚宗載以理諭之皆解悟一時婚者三百餘家鄰邑效之其俗遂變徵詣文淵閣修永樂大典書成受賜還任董造海運巨艦數十艘事辦而民不擾車駕北征徵兵湖廣使者貪暴失期宗載坐不舉劾謫楊青驛夫譟起御史出按交阯新定州縣官多用兩廣雲南舉人及歲貢生員之願仕遠方者皆不善撫字宗載因言有司率不稱職若侯九年黜陟恐益廢弛請

任二年以上者巡按御史及兩司覈實舉按以聞帝是之及歸行李蕭然不攜交阯一物尚書黃福語人曰吾居此久所接御史多矣惟宣宗載知大體丁祖母憂起復改詹事府丞洪熙元年擢行在吏部侍郎少師蹇義領部事宗載一輔以正宣德元年奉命清浙江三年督採木湖湘英宗初以侍郎羅汝敬巡撫陝西坐事戮罪載及尚書郭璡俱下獄未幾得釋遷南京吏部尚書居九年乞休章四上乃許九年七月卒於家年七十九宗載持廉守正不矯不隨學問文章俱負時望公卿大夫

齒德之盛推宗載云

顧佐字禮卿太康人建文二年進士除莊浪知縣端陽日守將集官僚校射以佐文士難之持弓矢一發而中守將大服永樂初入爲御史七年成祖在北京命吏部選御史之才者赴行在佐預焉奉命招慶遠蠻督採木四川從北征巡視關隘遷江西按察副使召爲應天尹剛直不撓吏民畏服人比之包孝肅北京建改尹順天權貴人多不便之出爲貴州按察使洪熙元年召爲通政使宣德三年都御史劉觀以貪被黜大學士楊士奇楊榮薦佐公廉有威歷官並著風采爲京尹政清弊革

帝喜立擢右都御史賜敕獎勉命察諸御史不稱者黜之御史有缺舉送吏部補選佐視事即奏黜嚴暹楊居正等二十人謫邊東各衞爲吏降八人罷三人而舉進士鄧棨岡子生程富謁選知縣孔文英敎官方瑞等四十餘人堪任御史帝使歷政三載及尚書郭璡俱下獄未幾得釋遷南京吏部尚書居人辨憩帝怒并諸爲吏者悉戍之既而暹自戍所潛還京發他贓爲佐所奏且言暹謀害己詔戮暹於市帝北巡命偕尚書張本等居守還復賜敕令約束諸御史於是糾黜貪縱朝綱肅然居歲餘姦吏奏佐受隸金私遣歸帝密示士奇曰爾不嘗舉佐廉乎對曰中朝官俸薄資費中朝官皆然臣亦然先帝知之故增中朝官俸帝歎曰朝臣貧如此因怒訴者曰朕方用佐小人敢誣之必下法司治士奇對曰細事不足千上怒帝乃以吏狀付佐曰汝自治之佐頓首謝召吏言上命我治汝汝改行吾當貸汝帝聞之益喜謂佐得大體或告佐不理冤訴帝曰此必重囚教之命法司會鞫果千戶臧清殺無罪三人當死使人誣佐帝曰不誅清則佐法不行磔清於市八年秋佐有疾乞歸不許以南京右都御史熊概代理其事踰年而概卒佐疾良已入見帝慰勞之令免

朝賀視事如故正統初考察御史不稱者十五人降黜之部宗九載滿吏部已考稱亦與焉宗奏辦尚書郭璡亦言宗不應與在任者同考帝遂責佐而御史張鵬等復劾宗徵過帝以鵬朋欺并切責佐佐上章致仕去賜敕獎慰賚鈔五十貫命戶部復其家十一年九月卒佐孝友操履清白性嚴毅每旦趨朝小憩外廬立雙藤戶外百僚過者皆折旋避之入內直廬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諸司羣坐人稱爲顧獨坐云然持法深論者以爲病時雩都陳勉嶧縣賈諒先後爲副都御史與佐同舉臺職而蘭谿邵玘官南京與佐齊名繇冒嚴升名亦

亞於玘玘字以先永樂中進士授御史仁宗監國知其廉直每法司缺官即命玘署有重獄輒付之歷仕中外所過人不敢犯宣德三年由福建按察使入爲南京左副都御史奏黜御史不職者十三人簡黜諸司庸惰不肖者八十餘人風紀大振居二年以疾卒官玘負氣好侮同列治獄頗刻深然持身廉潔內行修事母以孝聞

陳勉與玘同年進士仁宗初以楊士奇薦由廣東副使擢左副都御史信豐諸縣盜起命勉撫之招徠三千六百餘人亂遂定景泰初仕至南京右副都御史掌院事致仕卒勉外和內剛精通法律吏不敢欺賈諒字子信

永樂中由鄉舉入太學選侍皇太孫說書擢刑科給事中宣德四年劾淸軍侍郎金廓受賄罷之郎中胡珏蕭翀等十一人御史方鼐三人以不職被劾帝未信命諒及張居傑密察之得實悉貶官明年又劾陽武侯薛祿朋比不敬廷中肅然淸拜右副都御史偕錦衣指揮王裕參議黃翰中官張義等巡視四川江西湖廣按治豪強不少假正統二年江北河南大水命諒及工部侍郎鄭辰往振芒碭山盜爲患諒捕獲甚衆四年還至德州卒諒內行修當官有風采嚴升建文時進士歷官大理寺右少卿淸軍蘇松執法不撓調南京僉都御史與玘同心治事剛果自信嘗著神羊賦以見志焉

以革上元人有爲姪毆者憤甚詣通政司告時方令納米贖罪而越訴禁甚嚴犯者戍遼東民上言依定例舉幼之罪得贖而尊長反遠竄撲於理有未安請更擬帝是之帝以民廉介端謹特賜敕令考察南京百官八年詔書罪囚自十惡外並減一等行重囚二十餘人例不得赦民亦減其罪後有旨報決乃復追還而逃已數人民白陳狀給事中牟富等劾民帝知民賢不問九年三月卒於官年五十九貧不能殮都御史訥祕以衣衾帝聞命有司營葬成化間葉盛請褒邮不果其後百有餘年始追謚襄介吾紳字叔縉衢州人官刑部主事治

獄有聲歷郎中拜禮部侍郎成祖簡呂震曰紳出白翰林可佐卿與禮矣既而爲震所擠出爲廣東參政尋召爲南京刑部侍郎奉敕考察兩廣福建方面官有故人官參政素貪黷權要多爲之地紳至竟黜之時稱其公復改禮部正統六年卒於官紳清謹有執澹於榮利初拜侍郎賀者畢集而一室蕭然了無供具衆笑而起

章敞字尚文會稽人由庶吉士授刑部主事山西盜發捕逮數百人敞察其冤留詞色異者一人餘悉遣出明日訊之留者盜餘非也遷郎中改吏部宣德六年擢禮部侍郎偕徐琦使安南命黎利權國事利遣人白相見禮敞曰汝敬使者所以尊朝廷奚白爲利聽命趨拜下坐啜以聲色不爲動還致厚贐不受利以付貢使及關悉閱貢物封其贐付關吏利死子蠻嗣敞復奉詔往却贐如初正統初襲洪武以來條格使諸司參酌吏無能爲奸尚書胡濙覽大敞佐以嚴肅二年十二月卒子瑾

年擢右通政副敞使安南亦不受餽還拜南京兵部右侍郎八年帝以安南貢賦不如額南征土卒未盡返命亦累官至禮部侍郎徐琦字良玉先世錢塘人其祖謫成寧夏遂家焉幼力學通經史永樂十三年舉進士授行人歷兵部員外郎明敏有吏才居官務持大體宣德六年擢右通政副敞使安南亦不受餽還拜南京兵部右侍郎八年帝以安南貢賦不如額南征土卒未盡返命

琦復往時黎利已死其子蠻疑未決琦曉以禍福蠻懼鏟代身余人貢方物以贖帝允命落琦成籍宴賚甚厚正統初與工部侍郎鄭辰考察南畿有司黜不法者三十人時災異屢見琦陳弭災十事悉嘉納五年命參贊南京機務十四年進尚書參贊如故有言往年分謫南京軍家屬悉宜北徙朝議欲行之琦奏安土重遷人之情也今驟徙數萬衆人心一搖事或叵測事得寢軍衛無學校琦請天下衛所和府州縣例皆立學從之景泰元年靖遠伯王驥贊機務琦與理部事驥解任琦仍參贊四年三月卒年六十八諡貞襄敞琦皆以使安南不

辱命著稱安南多寶貨後使者率從水道挾佔客往以爲利交人頗輕之弘治時侍講劉戩往頒詔由南寧乘傳抵其國交人大驚戩依舊制受階臣拜謁不交一語越宿即行餽遺一無所受使人要於途固致之率麾去與敞琦皆爲交人所重戩字景元安福人

吳訥字敏德常熟人父遵任沅陵簿牲事槃京師訥上書乞身代事未白而父殁訥感奮力學永樂中以薦至京仁宗監國聞其名命教功臣子弟成祖召對稱旨俾日侍禁廷備顧問洪熙元年侍講學士沈度薦訥經明行修授監察御史敬慎廉直不務矯飾宣德初出按浙江以振風紀植綱常爲務時軍伕逃者往往令家人妄想逮繫至千人訥請嚴禁即宛不得越告從之繼按貴州恩威并行蠻人畏服將代還部民詣闕乞留不許五年七月進南京右僉都御史尋進左副都御史正統初光祿丞董正等盜官物訥發之謫戍四十四人右通政李畛者奉使蘇松行事多不謹訥微誡之畛不悅誣訥稽延詔書等事訥疏辯互爲臺省所劾俱逮下獄既而釋之英宗初御經筵錄所輯小學集解上之四年三月以老致仕以朱與言代訥兩監議論有根柢於性理之奧多有發明所著書皆可垂於後歸家布衣蔬食環堵蕭然周恤撫江南欲新其居不可家居十六年而卒年八十六謚文恪鄉人祀之言偃祠朱與言字一鶚萬安人永樂九年進士授湖廣按察僉事宣德中遷四川副使合州盜起督吏目熊鼎斬六十餘人賊勢遂衰事闕擢鼎合州同知雅州妖人爲亂與言執送京師境內以寧正統元年召爲南京右副都御史入代訥領院事年老致仕卒與言剛方廉慎爲政務大體數建白多切時弊家居門庭清肅鄉人有不善惟恐與言知之

魏驥字仲房蕭山人永樂中以進士副榜授松江訓導常夜分攜茗粥勞諸生諸生感奮多成就者召修永樂大典書成還任用師逵薦遷太常博士帝嘗曰劉履節爲御史九年高皇帝方授是官不輕子人也宣德初遷吏部考功員外郎歷南京太常寺少卿正統三年召試行在吏部左侍郎耆年實授屢命巡視畿甸遭蝗問民疾苦八年改禮部尋以老請致仕吏部尚書王直言驥未衰如念其老宜令去繇就簡乃改南京吏部復以老辭不允十四年進尚書英宗北狩驥率諸司條上時務多施行景泰元年年七十七致仕驥居官務大體在太常山川塭穫雙白兔圻內生瑞麥皆郤不進在吏部有進士未終制求考功同官將許之驥持不可法司因旱

郵刑有王綱者惡通當得或憫其少欲經之驥曰此婦人之仁天道不時正此殺也獄決而雨正統中王振怙寵凌公卿獨嚴重驥呼先生泉不初以請老至京師大學士陳循驥門生也請問曰公踰位家宰然未嘗立朝顧少行事在循龍驥正色曰君爲輔臣當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退語人曰渠以朝廷事爲一己事安得善終竟致仕去驥端厚孤慎顧勁直好別白君子小人恒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家居憂國憂民老而彌篤

萬山故多水患有宋時縣令楊時嗣開避跡驥倡修螺山石巖堪公諸塘堰捍江湖與湖利鄰人賴之居恒布衣糲食不殖生產事兄敦睦恭聽箕斂行用振朝廷選和建僉事理寬猶擾豪強泉州人李某富民林某遺侯孫數十人訴於官所司爲林略坐許者繫獄久穆廉得其實立正林罪還民屈允文無子以姪爲後晚而妾生子因析產與姪屬以妾子允文死姪言兒非叔子逐去盡奪其貨妾訴之穆召縣父老及周宗族密置妾子輦兒中咸指兒類允文遂歸其產民呼魯鐵面時楊榮當國家人犯法穆治之不少貸榮顧謂穆賢薦之朝英宗即位擢右僉都御史明年奉命捕蝗大名還以疾卒命給舟歸有尊養二老五更者有安車滿輪召者有賜几杖者上其喪始穆入爲僉都御史所載不過囊衣尚書吳中賜以器用不受至是中爲治棺衾乃克窆子崇志歷官應

天尹廉直有父風
耿九疇字尚範廬氏人永樂末進上官德六年授禮科
給事中議論持大體有清望正統初大臣言兩淮鹽政
久壞宜得重名檢者治之於是推擇爲鹽運司同知痛
革宿弊條奏便宜五事著爲令母喪去官場民數千人
詣闕乞留十年正月起爲都轉運使節儉無他好公退
焚香讀書廉名益振婦孺皆知其名以事見誣逮下吏
已得白卽留爲刑部右侍郎屢辨疑獄無所撓屈禮部
侍郎章瑾下獄九疇及江淵等議黜其官瑾坐給事中
王汝霖衙之與同官黃盛張固林聰等論刑部不公九

疇淵遂劾盛等且言汝霖父永和死土木嬉笑自如不
宜居職時景帝新立急於用人置汝霖等不問瑾如奏
鳳陽歲凶盜且起敕往巡視招撫奏留英武飛熊諸衞
軍耕守招來流民七萬戶境內以安兩淮自九疇去鹽
政復弛景泰元年仍命兼理尋敕錄諸府重囚多所平
反十月命兼撫江北諸府三年三月代陳鎰鎮陝西都
指揮楊得青等私役操卒九疇劾之詔按治且命諸邊
如得青者具劾以聞邊將請增臨洮諸衞成九疇言邊
城士卒非乏將帥能嚴紀律賞罰明信則人人自奮不
然徒冗食耳乃不增成邊民春夏出作田秋冬輒徙入

御史張鵬等劾石亨曹吉祥亨等謂九疇實使之遂并
下獄謫江西布政使尋調四川明年禮部缺尚書帝問
李賢賢曰老成清介無如九疇乃召還既至憐其老改
南京刑部尚書四年卒益清惠子裕自有傳
軒輊字惟行鹿邑人永樂末年進士授行人司副宣德
六年用薦改御史按福建剔寨鋤奸風采甚峻正統元
年清軍浙江劾不職官四十餘人五年告祖宗設御史
官爲職紊重今內外諸司有事多擅遣御史非制請禁
之立報可是年超擢浙江按察使前使奢汰輒力矯之
寒暑一青布袍補綴殆遍居常蔬食妻子親操井臼與

僚屬約三日出俸錢市肉不得過一斤僚屬多不能堪故舊至食惟一豆或具雞黍則人驚以爲異時鎮守內臣阮隨布政使孫原貞杭州知府陳復仁和知縣許僕居官皆廉一方大治溫處有銀場洪武間歲課僅二千八百餘兩永樂時增至八萬二千兩民不堪命帝即位以大臣議罷之至是參政俞士悅請復開冀利歸於上則礦盜自絕下三司議輒力持不可乃止既而給事中陳傅復請朝廷遂從之遂致葉宗留之變會稽趙伯泰宋苗裔也泰孝宗理宗及福王陵墓俱爲豪民侵奪御史王琳謂福王降於元北去山陰安得墓伯泰不平復訴帝命輒及巡按御史歐陽澄覆按輒言福王蓋衣冠之藏伯泰言非誣詔戍豪民於邊停琳等俸遣親喪起復十三年奏陳四事俱切時弊帝悉從之景帝立以右副都御史鎮守浙江景泰元年命兼理兩浙鹽課閩賊吳金八等流劫青田諸縣輒與原貞討平之賊首羅丕廖寧八復自閩抵浙輒等防遏有功進秩一等明年改督南京糧儲五年復改左副都御史掌南院事考黜御史不職者數人天順元年二月召拜刑部尚書數月引疾乞歸帝召見問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行李僅一簏乃卿耶輒頓首謝賜白金慰遣之明年南京督理糧儲缺官帝問李賢大臣中誰曾居此職者賢以輒對且稱其廉乃命以左都御史往八年夏以老乞骸骨不待報徑歸拟家遣貝溶欠伸而卒輒孤峭遇人無賢否拒不與接爲按察使嘗飲同僚家時家貧也在南都都御史張純置酒延客輒惡其汰不往徹饌遣之亦不納歲時節禮部幷表慶賀幷居一室撤燭端坐事竣乾清未嘗與僚友一語僚友罔其來亦輒遣去不知與之處最頑福隆御史有訐人陰私者輒獎其能官舍御史幼南京祭酒吳節亦發輒私事衆頗不直然而採聞天下與耿九疇齊名焉廣東忌曰軒耿隋無私狀獄訟大省巨端坐堂皇與曹掾講論律令而已遷吏部民乞留詔起復未幾卒輒倡僚屬助之乃克斂吏民相率致賻其子盡郤之稱貸歸

黃孔昭黃巖人初名曜後以字行改字世顯年十四遭父母喪哀毀甘立廬天順四年進士授屯田主事奉使江南卻餽弗受進都水員外郎成化五年文選郎中陳賓等爲吏所訐盡下獄貶官尚書姚夔知孔昭廉謂之文選九年進郎中故事選郎率閉門謝客孔昭曰國家用才猶富家積粟粟不素積豈足贍饑才不預儲安能

濟用苟以深居絕客爲高何由知天下才俊公退還客至輒延見訪以人才書之於冊除官以其才高下配地繁簡由是銓敘平允其以私干者悉拒之嘗與尚書尹旻爭至推案盛怒孔昭拱立俟其怒止復言之旻亦信其諒直旻曉通政談倫欲用爲侍郎孔昭執不可旻卒用之倫果敗旻欲推故人爲巡撫孔昭不應其人入都謁孔昭至屈膝孔昭益鄙之旻令推舉孔昭曰彼所少者大臣體耳旻問其人曰黃君不離銓曹汝不能遽也爲郎中滿九載始擢右通政久之遷南京工部右侍郎有官地十餘區爲勢家所侵奏復之奉詔爲舉方面以

知府樊瑩僉事章懋應後皆爲名臣郎官王藏者以義銀數千進斥退之掘地得古鼎急命工鑿文廟二字送之廟中俄中貴欲獻諂朝見篇字而止孔昭嗜學教行與陳選林鴞謝鐸友善共爲士類所宗弘治四年拿嘉靖中贈禮部尚書謚文毅子俌亦舉進士爲文選郎中俌子綰以議大禮至禮部尚書自有傳

贊曰國家盛時士大夫多以廉節自重出刻意勵行好爲矯飾名與義亦其激嘵欲恥營競介特之性然也仁宣之際慾吏道貪墨登進公廉剛正之士宗臧作銓衡顧佐掌邦憲風紀爲之一清段民吳訥魏驥曾穌翱然

楊嗣昌　楊鶴　傅宗龍　孫傳庭　盧象昇　洪承疇　熊文燦　陳奇瑜　陳必謙　丁啟睿　張福臻　王家彥　范復粹　練國事　李邦華　王鰲永　劉宗周　倪元璐　黃道周　王應熊　周延儒　張至發　吳甘來　錢士升　何吾騶　文震孟　姚明恭　錢龍錫　成基命　錢象坤　來宗道　韓爌　孫慎行　劉一燝　趙南星　高攀龍　周順昌　周起元　繆昌期　周宗建　黃尊素　李應昇　魏大中　袁化中　左光斗　毛一鷺　許顯純　崔呈秀　李夔龍　田爾耕　許志進　孫雲鶴　吳淳夫　楊寰　楊漣　左光先　袁崇煥　滿桂　趙率教　祖大壽　何可綱　王承胤　侯世祿　祖大弼　吳襄　吳三桂　唐通　白廣恩　王永吉　王之臣　王之心　王之宷　王之寀　王國興　王國光　王象乾　王象恒　王象坤　王象晉　王象春　王象謙　王象賢　王象益　王象觀　王象震　王象蒙　王象賓　王象賢　王象益　王象觀　王象震　王象蒙　王象賓

欽修

熊概　葉春　陳益

李儀　丁璿　陳泰

李棠　曾鞏　賈銓

王宇　崔恭

劉汝那　朱僎　李侃　雷復　李綱

原傑　彭苴

牟俸　夏壎　子鍭

高明　楊繼宗

熊概字元節豐城人幼孤隨母適胡氏冒其姓承榮九年進士授御史十六年擢廣西按察使咸寧侯仇鸞大出掠布政使議請靖江王兵遏之概不可曰吾等居方面寇至無捍禦顧煩王耶且寇必不至戒嚴而已已而果然久之調廣東洪熙元年正月命以原官與布政使周幹蔡政葉春巡視南畿浙江初夏原吉治水江南還代以左通政趙居任兼督農務居任不恤民疫以豐愁閭成祖亦知其誣罔既卒左通政岳福繼之庸懦不事事仁宗監國時嘗命概以御史察刑部知其賢故有是命是

年八月幹還言有司多不得人上豪肆惡而福不任職宣宗召福還擢概大理寺卿與春同往巡撫南畿浙江設巡撫自此始浙西豪持郡邑短長爲不法海鹽民平康暴橫甚御史捕之遁去會赦還益聚黨八百餘人概捕誅之已悉捕豪惡數十輩械至京論如法於是奸宄帖息諸衞所糧運不繼軍乏食概以便宜發諸府贖罪米四萬二千餘石贍軍乃聞於朝帝悅諭戶部勿以專擅罪概概用法殲叛民憚之贓誘書於朝宣德二年行在都御史幼概與春所至作威福縱兵擾民帝弗問陰使御史廉之無所得由是益任概明年七月陽曙書奏厲禁亦自信諸當興革者皆列以聞時屢遣部官至江南造紙布銅鐵概言水勞民饑乞罷之五年還朝始復姓亡何遷右都御史治南院事行在都御史爲佐疾驛召概代領其職兼署刑部九年十月錄囚自朝至日宴未暇食忽風眩卒賜祭給舟歸其喪概性剛決巡視江南威名甚盛及掌臺憲稱浙撫於切棄春者海鹽人起家掾吏歷禮部郎中兩淮鹽運使改四川右參政與概巡撫江浙諸府既復奉命與錦衣指揮任敬御史賴英太監劉寧巡視先後凡二載浙西治事於鄉人無議其私者概遷都御史春同日進刑部右侍郎卒於官

陳鎰字有戒吳縣人永樂十年進士授御史遷湖廣副
使歷山東浙江皆有聲英宗即位之三月擢右副都御
史與都督同知鄭銘鎮守陝西北方饑民多流移就食
鎰道出大名見之疏陳其狀詔免賦役正統改元鎰言
陝西用兵民困供億派徵物料乞悉停免詔可明年五
月以勞績下敕奬勵因命巡延綏寧夏邊所至條奏軍
民便宜多所廢置所部六府饑請發倉振帝從輔臣請
修荒政鎰請徧行於各邊由是塞上咸有儲蓄六年春
以鎰久勞於外命與王翱歲一更代七年翱調遼東鎰
復出鎮歲滿當代以陝人乞留詔仍舊任時倉儲充溢

有軍衛者足支十年無者直可支百年鎰以陳腐委棄
可惜請每歲春夏時給官軍爲月餉不復折鈔從之九
年春進右都御史鎮守如故秦中饑乞蠲租十之四其
餘米布兼收時瓦剌也先漸強遣人授罕東諸衛都督
喃哥等爲平章又置甘肅行省名號鎰以開誠爲之
備已命與靖遠伯王驥巡視甘肅寧夏延綏邊務聽便
宜處置以災診頻仍條上撫安軍民二十四事多議行
鎰嘗恐襄漢間流民嘯聚爲亂請命河南湖廣陝西三
司官親至其地撫恤之得旨允行而當事者不以爲意
王文亦相繼力言有司急忽恐遺禍至成化時乃有項

忠之役人益思鎰云英宗北狩景帝監國鎰合大臣廷
論王振於是振姪王山伏誅也先將入犯以于謙薦出
撫畿內事寧召還進左都御史景泰二年陝西饑軍民
萬餘人頓得陳公活我監司以聞帝復命之鎰至是凡
三鎮陝先後十餘年陝人戴之若父母每還朝必遮道
攀車泣再至則歡迎數百里不絕其得軍民心前後撫
陝者莫及也三年春召還加太子太保與王文並掌都
察院文威嚴諸御史畏之若神鎰性寬恕少風裁譽望
損於在陝時明年秋以疾致仕卒贈太保謚僖敏天順
七年詔官其子仲爲刑部照磨

李儀涿人永樂間以薦察授戶部主事宣宗既平高煦
儀請去趙王最衛尚書張本亦言往歲孟賢謀逆趙王
未必不知高煦亦嘗與趙合謀儀言建帝不聽既而言
者益眾帝討其罪遣使論王如儀指王即獻護衛趙卒
無事儀尋出知九江府有惠政英宗即位之歲始設諸
巡巡撫鎮都御史丁寧方督大同宣府軍儲而儀以右
鎮都御史巡撫其地啓有所建置明年請以大同東西
二路分責於總兵官羅文方政從之時朝議遣方政楊
洪出塞與甘肅將蔣貴史昭合擊朶兒伯儀言四齊
爲患自古有之在備禦有方耳和寧疆部寧無所黜乍

臣乍叛小爲邊寇遊將謹待之將白遁何必窮兵萬一乘虛襲我少有失適足爲笑乞敕政等無窮追不納督糧參政劉璉不職儀劾之璉乃誣儀淫亂事遁參將石亨欲奏鎮守中官郭敬罪先咨儀儀誤緘咨牒於核倘主事文卷中戶部以聞致亨敬相奏訐詔儀璉白陳而切責敬等璉止停俸二歲儀儀竟引罪自負其直詞頗激遂被劾下吏瘐死正統二年二月也儀居官廉潔遇人素德之聞其死建昭德祠以祀丁璿上元人永樂中進士由御史擢居是職正統五年將征麓川命參傳往備儲餉尋言用兵便宜遂命擢雲南麓川平召爲左副都

御史所至有聲

陳泰字吉亨光澤人幼從外家曹姓既貴乃復故舉鄉試第一除安慶府學訓導正統初廷臣交薦擢御史巡按貴州官軍征麓川歲取土兵二千爲鄉導戰失利輒殺以冒功泰奏罷之再按山西時白官俸薄折鈔又不能即得泰上章乞量增祿廩俾足養廉然後治贓汚則貪風自息事格不行六年夏言連歲災異咎在廷臣請敕御史給事中糾彈大臣去其尤不職者而後所司各考覈其屬帝從之於是御史馬昂等交劾吏部尚書郭璡等數十人已復出按山東泰奏廖操行好搏擊三爲巡按懲奸去貪威稜甚峻九年超擢四川按察使與鎮守都御史寇深相失十二年八月泰劾深擁杖武職陵辱夫至死遣刑部獄坐斬泰辯大理卿俞士悅亦具狀以聞皆不聽景帝監國赦復官于謙爲守紫荊關也先入犯關門不守復論死景帝宥之命充爲事官從總兵官顧興祖築關隘自効景泰元年擢大理右少卿守備白羊口四川都督同知劉安代寧遠伯任禮巡備涿易貞保諸城命泰以右僉都御史參其軍務二年兼巡撫保定六府尋命協理河道自儀真至淮安清渠八十里寒決田九萬六千餘頃役六萬人數月

而畢七年珍擢兵部右侍郎改廣東副使以憂去四川盜起有言泰宿將其地有威名乃復故官往巡撫八年遷右副都御史視督漕運兼巡撫淮揚諸府值淮三年潮政歸成化六年李榮字宗楷紹興人宣德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爲尚書魏源所器金厥代源貝屬託榮不爲動濂亦器之進員外郎錄囚兩畿多所平反進郎中景帝制位超擢本部侍郎未幾巡撫廣西提督軍務所部多寇榮以次討平之正己帥下令行政寬果泰

二年思明土知府黃璟老子釣嗣璟兄弘使其子殺

瑻父子滅其家而以他盜爲亂告棄機右參政胥翬副使劉仁宅按黃瑢父子下之獄瑢窘則遣翬操行謹所至有聲及歸生計蕭然絕跡公府鄉人以爲賢

貢銓字秉鈞鄢人永樂末進士宣德四年授禮科給事中數有參駁英宗踐阼既肆赦復命獄在京重囚多所原宥從銓請推之南京秩滿出爲大理知府王驥征麓川檄運行糧輸之雲南左參政仍知府事尋以驥言還治司事正統十二年左布政使闕軍民數萬人頌銓參贊軍務侍郎侯璡等亦疏請銓遂得擢土官十餘部歲貢馬輸者發銀及海肥八府民歲當

輸食鹽米鈔至景泰初皆積逋不能償銓等爲言除之治行聞陽諸旌異景泰七年九載滿當入部軍民乞留命還任天順四年與衆等舉政績卓異戶部初問尚書王直欲擢銓帝問李賢賢曰問其名未見其人也及是來覲帝命賢記之乃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時承撫河南日衆薦陵請召還南軍都史可南民指爲開田獻諸破畎部使者來勘軍口田制民冀荒田永不科稅余何奪之使者奏如言乃免成化初轉左東召銓署院事中官曹慎等征荊襄還杖死淮安知事谷淵自奏巧免銓請罪之乃付愼等可體監命法司罪其從人未幾宰官論恭靖銓在雲南治行爲一時冠

北爲巡撫清靜不自表暴吏民亦安之

王宇字仲宏祥符人童丱時日記萬言巡撫侍郎于謙奇之登正統四年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秩滿當轉郎中吏部以宇才特用爲撫州知府爲政簡靜而鋤强遏姦檗不可犯一府大治天順元年所司上其治行部賜誥命頃之擢山東右布政使命撫恤所屬饑民明年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中官嚴順都督張林等令家人承納芻糧宇劾奏都御史寇深爲解帝切責深尋命兼撫大同石亨及從子彪驕恣大同其舊鎮地徵索尤橫宇抗疏論其姦乞置之法疏雖不行聞者敬憚督餉郎

中楊益不能備芻糧爲宇所劾戶部尚書金濂薦擢萊州知府內地輸遼東沈固等皆輸罪遭喪起復爲大理卿剛毅不許宇剛介所至有盛名居大理平反多七年卒

崔恭字克讓廣宗人正統元年進士除戶部主事出理延綏倉儲有能聲以楊溥薦擢萊州知府內地輸遼東布悉貯郡庫歲久朽敝守者多破家恭別搆屋三十楹貯之請約計歲輸外餘以充本府軍餉遂放遣守者八百人也先犯京師遣民兵數千入援廷議城臨清檄發役夫恭以方春民乏食請俟秋成居府六年萊人以比漢楊震景泰中超遷湖廣右布政使諸司供給率取之民恭與僚佐約悉罷之公安監利流民擾相殺恭下令

願附籍者聽否則治秋遣歸衆遂定尋遷江西左布政使司有廣濟庫官吏乾沒五十萬恭白於巡撫韓雍典守者咸獲罪定均徭法酌輕重十年一役遂爲定例天順二年寧王奠培不法恭劾之削其護衞王稍戢遷右副都御史代李秉巡撫蘇松諸府按部遊耆老言利病爲興革與都督徐恭浚儀眞漕河又後常鎮河避江險已大治吳淞江起崑山夏界口至上海白鶴江又自白鶴江至嘉定卞家渡迄莊家涇凡浚萬四千二百餘丈又浚曹家港蒲匯塘新江諸小民賴其利田曹家港爲都堂浦初周忱奏定耗羨則例李秉改定以賦之輕重遞盈縮其例甚平而難於稽算吏不勝煩恭乃罷去悉如忱舊吏部缺右侍郎李賢王翱舉恭遂召用置勸懲簿有聞皆議之翱甚倚恭轉左僉都御史父憂起復憲宗即位乞致仕不允成化五年尚書李秉罷商輅欲用姚夔彭時欲用王概而北人居言路者謂時實逐秉喧謗於朝時尋疾不出侍讀尹直以時概皆己鄉人恐因此得罪急言於輅以恭代秉越五月母喪歸服除起南京吏部幼罷諸司不職者數人十一年春命參贊機務居三年致仕又二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敏

劉孜字顯孜萬安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御史出按遼東
景帝即位有建南遷議者孜馳奏乞斬言者以定人心
期滿當代朝議邊務方殷復留一歲再按嚴輔時方築
滄州城以孜言罷擢山東按察使天順四年吏部舉天
下治行卓異按察使惟孜一人遷左布政使明年春以
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十府蘇松財賦自周忱立法後
代者多紛更孜首訪忱遺蹟斟酌行之民稱便成化元
年應天饑方振貸而江北饑民就食者衆孜請盡發諸
縣廩全活無算時民間多積逋江官田久廢沒仍責
輸賦蘇松杭嘉諸府僉補富戶南京廊房既傾圮猶征

鈔上元江寧農民代河泊所網戶採鱘魚應天都稅宣
課諸司額外增稅江陰諸縣民戶償納蒭租六合江浦
官牛歲徵犢孜皆疏罷之召拜南京刑部尚書以宋傑
代四年致仕道卒孜廉慎治事精審然持法過嚴時議
其刻傑爲人長者居二年罷去而邢宥代宥文昌人正
統十三年進士授御史出巡福建民十人被誣爲盜當
刑呼冤宥爲緩之果得眞盜天順中出爲台州知府有
治績坐累謫晉江丞憲宗復其職改知蘇州姦民攬納
秋賦置之法得其贓萬緡以隄沙河饒官道大水民饑
不待奏輒發米二十萬斛以振宥素廉介及治蘇嚴而
不苛傑薦於朝部加浙江左參政仍理府事賜璽書居
半歲遂以右僉都御史代傑巡撫開丹陽河築奔牛閘
省免運冗費民以爲便尋兼理兩浙鹽政考察屬吏奏
黜不職者百七十餘人居數載引疾歸
李侃字希正東安人正統七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景
帝監國陳簡將才募民壯用戰車三事也先遣泉師議
者欲禁城外馬草侃言敵輕剽無持久心乞勿焚免復
敛爲民累皆報許賜父母在容城侃聽夜悲泣乞假冒
險迎之累奏初議錄屋從死事諸臣後侃因言避難偷
生者宜嚴譴以厲臣節上皆將還與同官劉福等合疏

宜從厚恤各授品尚書胡濙爲副乃已再遷都給事中
軍興減天下學校師儒俸廩侃奏復之戶部尚書金濂
邊儲匱侃論濂下之吏石亨從子彪侵民業侃請置
重典幷嚴禁勢戚中官不得豪奪細民有司隱者同罪
帝宥亨彪餘如其請時給事中敢言者林聰輩首侃亦
爲抗疏直聲延藏易儲諸大臣數進讜言唯侃泣言東宮無失
德聰與御史宋英亦言不可時議壯之羅儆事府永天
順元年改太常丞進太僕卿明年復設山西巡撫侃
右僉都御史任之奏言塞北之地與窮荒無異非生長
其間者未有能寧居而狎敵者也今南人戍西北邊惟

風寒聞寇股栗而北人咸南亦不耐暑多潛逃宜令南北清勾之軍各就本土補伍人情交便戎備得修時不能用奏發巡按李傑罪傑亦坐侃按傑事有驗除名侃無贓罪獲宥六年考察屬吏奏罷布政使王允李正芳以下百六十人因言諸臣年與臣若不堪任事者臣悉退之臣亦當罷詔不許侃性剛方力振風紀貪墨者屏跡其年冬以母喪歸軍民擁泣至不得行服除遂不出家居十餘年卒侃事親孝好學安貧緻幾不能驗弘治初國子生江紀等言前祭酒胡儼都御史高明李侃學行事功彰著耳目莅乞賜褒恤不行侃二子德恢嚴州

知府德仁河東鹽運使雷復宇景賜湖廣參議人正統初選士授行人歷官廣西副使藤縣民胡超成構猺陷縣治復與參將范信討斬之成化初以大臣薦擢山東右布政使七年徵拜禮部右侍郎尋改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繼李侃後端恪守法得軍民心敗宼紅沙周再敗之姻寺溝石人村賜敕獎勞時山西大旱而延綏以陝西用兵令預徵芻餉轉輸榆林復上言自山西至榆林道路險絕民竭銀往易價騰踴不免稱貸償責多破產今雨雪愆違饑民疾病流離困悴萬狀而應輸綢帛藥果諸物又不下萬計乞依山東例蠲除仍發帑振

詔帥異遷山東左布政使成化二年改巡撫其地歲凶振救民無流移召爲右副都御史拜右副都御史巡撫河遷決不常彼陷則此淤軍民競淤耕種糜費難指爲圍場屯地獻王府遷貿王府輒據有之傑請獻各適戍并

罪受獻者從之江西盜起以傑嘗再莅其地得民心往
治捕戮六百餘人餘悉解散改左副都御史還佐院事
荆襄流民數十萬朝廷以爲憂祭酒周洪謨嘗著流民
圖說謂當增置府縣聽附籍爲編氓可寬襄鄧戶口使
數百年無患都御史李賓以聞帝善之十二年遂命傑
出撫徧歷山谿宣朝廷德意諸流民欣然願附籍於是
大會湖廣河南陝西撫按官籍之得戶十一萬二千有
奇口四十三萬八千有奇其初至無產及中時頑梗者
驅還其鄉而附籍者用軏則定田賦民大悅因相地勢
以襄陽所轄鄖縣居竹房上津商洛諸縣中道路四達

去襄陽五百餘里山林阻深將吏鮮至猾有盜賊府難
遙制乃拓其城置鄖陽府以縣附之且置淯康行都司
增兵設戍而析竹山置竹谿析鄖置鄖西析漢中之淨
陽置白河與竹山上津房成隸新府又於西安增山陽
南陽增南召桐栢汝州增伊陽各隸其舊府制既定薦
知鄧州吳遠爲鄖陽知府諸縣皆擇都境良吏爲之流
人得所四境乂安將還以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事無統
紀因薦御史吳道宏自代詔即擢道宏大理少卿撫治自
鄖陽襄陽荆州南陽西安漢中六府鄖陽之有撫治自
此始也傑以功進右都御史傑數歷於外既居內臺

不欲出制襄之命非其意也事竣急馳還朝會南京兵
部缺尚書以傑任之傑亦不辭遂卒於南陽年六十
一鄖襄民爲立祠祀其太子太保銀青光祿大夫柱國
生

彭韶字景宜東莞人正統中由新建除工部司務寧與
尚書事無所阿景帝立用薦改都史從尚書石璞塞
納賄縱軍罪天順初罷巡撫官中朝有不悅論者下遷
學士王文巡視江西舍襲蘇州減擇大理寺丞明年二
月擢右僉都御史是督崇制劾馬昇等爲閹幼都指揮胡
紹與知府歲饑糴發擊抑貸吏自富侯劍命笞門民方
急安得循故事即築白鳥關障海湖壯九載多惠政超
擢山東左布政使入爲工部左侍郎成化四年遼東巡
撫張岐得罪吏部衆代者帝曰遣東自王翱後屢更巡
撫多不稱可於大臣中求之乃改韶右副都御史以往
鎮守中官橫徵誅鳥銃下令凡文牒不經巡撫審定
者所司毋輒行虐徵爲息十年冬十月戶部數所司閱黑山
金場苗參承樂中太監王彥等開見山督夫六千人三
閱月止得金八兩韶劾之遂止苗好古博學通律曆占
象水利兵法之屬平居謙厚簡默臨事毅然有斷鎮遼

八年軍令振肅年未老四疏告歸家居四十餘年卒

年俸巳入景泰初進士授御史巡按雲南寧伯毛勝鎮金齒俸列其違縱罪將吏皆登天順元年出爲福建僉事成化初進秩副使久之遷江西按察使政尚嚴嚴入爲太僕卿八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歲祲請發濟南倉儲減價以糶令臨清關稅收米麥濟振皆從之時大饑賴獲振饑民衆轉徙益多俸請敕都境撫按隨所在安輯秋成資遣復業又乞開中淮折鹽百萬引益

史得就選富民授散官且截留漕糧備振十月復言今救荒者止救其饑不謀其寒縱得食終不免僵死乞貸貧民布棉帝皆嘉納俸又檄發東昌濟寧倉粟十萬餘石爲軍士月糧而以德州臨清寄庫銀易米振濟奏請伏專擅罪帝特宥之已復以俸奏免柴夫折價銀移河南輸邊粟濟山東而別給銀爲邊餉山東輸京租二十萬石給本地用十年又饑請發倉儲出貸撫山東五年盡心荒政活饑民不可勝數以右副都御史改撫蘇松俸性嚴以所部多巨室欲故摧抑之乃禁索私租勸富家出穀備振動千計怨謗紛然中官汪直有事南京或

請俸直歸未發也俸初在山東與布政陳鉞負氣不相下後鉞從容言俸短直信之十四年俸議事至京直請執俸下詔獄先是所親晉士江朝宗除服還朝俸逐之九江聯舟並下所至有司供張顏盛直因謂朝宗有所詞說并下獄詞連僉事吳琮等十餘人俱被逮繫獄半歲論戍湖廣俸在江西時共成等十人多議其深文至是被謫皆知爲直誣然無自白夏壎字宗成天台人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天順初巡按福建總滿軍江西發鎮守中官棄逺恣橫狀逺寫敝威以爲超擢廣東按察使時用師旅久役民守城壍至方賊因得誘良民爲從剿定數百皆從萬千進則驅之當前退則殺以抒憤官常在彼兇用兵不已供敝日增以易搖之人心良無窮之軍費恐外患未除內變先作請慎選監司守令撫綏遺民彼皆之衆自闕風來歸帝深納其言未幾遷布政使調江西八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苗猺時爲寇淨立互郤會撫法賊爲之賊古州苗萬餘居湖北久時議逐之壎謂非計松潘參將亮戍滿往戍兵三千又分隸諸衛所已奏所部將校多犯法奏請先遣繫

然後奏聞帝可之壞剛介善聽斷所至民不敢在蜀二
年民夷畏服然嚴繁劇與時多齟齬子鎮獻詩勸歸遂
欣然納焉年未五十即求退章四上得請與歸杜門養
親不接賓客又五年卒鎮舉進士弘治四年擢入都
上書論復李文祿鄒智等官罷大學士劉吉怍旨下獄
得釋久之除南京大理評事疏論貶斂徭役馬政鹽課
利弊及宗藩戚里侵漁狀不報鎮素無宦情居官備茂
餘念母老乞侍養遂歸家居三十餘年竟不復出
高明字上達貴溪人幼事母以孝聞登景泰二年進士
授御史聞內苑造龍舟切諫有指揮爲大臣所陷論死
猶出之徐州民訴有司於朝時例越訴者戍邊明告戍
邊防誣訴也今訴不誣法止當杖民有爲妖言者吏貪
功誣以謀反明按無反狀止坐妖言律皆報罷巡按河
南黜屬吏六十人再按畿輔入總道章奏天順初尚
書陳汝言有罪借論御史幼下之獄四年御史趙明等
劾天下朝覲官觸帝怒詰草疏主名衆大懼明獨自承
都御史寇深言頻年章疏盡出明手幸勿以細故加罪
帝意解反稱明能石亨既誅僮僕皆收明言不宜坐免
者百人羅大理寺丞憲宗立拜南京右僉都御史以留
都春夏往而舊修人事以回天意時納馬入監者至萬

餘人明請區別爲郎中孫瓊陳鴻漸梅倫何宜主事宋
英皆端方廉潔恬於進取宜顯擢以風有位疏下所司
成化三年揚州鹽寇起守兵失利詔明討之造巨艦名
曰籌亭往來江上督戰竟江黑盜遂平之內官蔣私鹽據法沒入鹽政大治罔條上利
病十餘事多議行仍還原任以視老乞終養歸十四年
上杭盜發詔起巡撫福建督兵往討禽首惡餘皆滅
死遣戍以上杭地接江西廣東盜易嘯聚請析置永定
縣移疾徑歸久之卒
楊繼宗字承芳陽城人天順初進士授刑部主事四多
疑死爲時共食飲令三日一楚沐全活甚衆又善辨疑
獄河間獲盜遣里民張文郭禮送京師盜逸文潛禮曰
吾二人竝當死汝母老鮮兄弟以我代盜庶全汝母子
命禮泣謝從之文極楚箠部繼宗察非盜竟辨出之成
化初用王翱薦擢嘉興知府以一僕自隨著齋蕭然性
剛廉孤峭人莫敢犯而時時集父老問疾苦爲祛除之
大興社學民間子弟八歲不就學者罰其父兄遇學官
以賓禮師儒競勸文教大興御史孔儒清軍里老多捷
死繼宗榜曰御史杖人至死者論府報名儒怒繼宗入
見曰爲治有體公但剔姦弊勸懲官吏若比戶稽核則

有司事非憲體也備不能難而心甚銜之瀕行突入府署發篋視之敝衣數襲而已備慙而去中官過者繼宗遺以菱芡曆書中官索錢繼宗即發牒取庫金曰金具在與我印券中官咋舌不敢受入覲汪直欲兒之不可憲宗問直朝覲官孰廉直對曰天下不愛錢若惟楊繼宗一人耳九載秩滿超遷浙江按察使數與中官張慶忤慶兄敏在司禮每於帝前毀繼宗帝曰得非不私一錢之楊繼宗乎敏惶恐遣書慶曰善遇之上已知其人矣聞母喪立出止驛亭下盡籍中器物付有司惟攜一僕書數卷而還服除以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畿內

多權貴莊田有侵民業者輒奪還之按行固安武備大饑星變應詔陳六歷指中官及文武諸臣貪殘狀且請召還中官出鎮者益爲權貴所嫉治中陳賓以其過權貴因中之左遷雲南副使考宗立遷湖廣按察使至命汲水百斛洗滌廳事而後視事曰吾以除穢也居無何復以僉都御史巡撫雲南三司多舊僚相見歡然既而出位揖之曰明日有公事諸君幸相諒遂劾罷不職者八人未幾卒繼宗力持風節而居心慈厚自處必以禮爲知府竭上官必衣繡服朝覲揣吏部亦然或告不可笑曰此朝廷法服也此而不服將安用之爲浙江按察時倉官十餘人坐缺糧繫獄子女以償繼宗欲寬之而無由一日送日傭至命量之則溢原數較他司亦然因告倉吏缺糧之由將具實以聞衆聞請於繼宗願捐俸代償由是十人者獲釋當監郎試得二卷具朝服再拜口二子富大魁天下吾爲朝廷得人賀耳及拆卷王華李旻也後果相繼爲狀元人服其鑑天啟初謚貞肅

贊曰明初以十五布政司分治天下諸遣要害則遣侯伯動臣鎮把之永樂之季敎養生息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事竣還朝不爲定制宣德初始令能幹巡撫蘇松兩浙越數年而江西河南諸省以次專設巡撫官天順初暫罷復設者惟四川往往出鎮或參贊軍務蓋以地大物衆法令滋章三司莫能遍舉也正統時奏敎條修其常職而興利除弊均賦稅摯貪濁安善良皆足應得以便宜從事能慨以下若人殫若者亦鮮矣故政績均有可紀子謙周忱巡撫最著別著焉

明史卷一百五十九終

總裁官總理撰修官　經筵講官少傅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加俸一級臣張廷玉等奉

敕修

王彰　魏源
金濂　石璞 王邃
羅通　羅綺 張圖
張瑄
李裕　張鵬

王彰字文昭鄭人洪武二十年舉於鄉補國子生使山東平糴以廉幹稱擢吏部源士踰年革源士改給事中累遷山西左參政永樂五年召爲禮部侍郎父喪服除改戶部陝西大疫奉使祀西嶽新安民鬻子女償賦彰奏爲蠲除贖還所鬻改右副都御史陝西僉事馬英激肅州番爲變殺御史及都指揮彰劾英置極典又劾御史陳孟旭受賕枉法文獻盜銀課及金吾指揮李嚴逐母不養皆坐死他所論劾甚衆十一年從帝北巡彰有母年八十餘矣命歸省賜其母冠服金幣諭之曰君子居官不忘親居家不忘君凡所過民安否吏賢不肖悉以聞彰還奏事稱旨久之進右都御史十九年帝遷廷臣宅將爲變亟論勦亂遂思兩遭喪俱起復洪熙元年出爲浙江按察副使宣德二年召署刑部右侍郎五年

世大臣得撫鄉土者彰與葉春及亡長吏不加恤彰奏黜貪刻者百餘人罷不急之徵十餘事招復流民發廩振貸多所全活還朝命督餉北征仁宗即位河溢開封命彰與都指揮李信往振恤宣德元年五月命彰自良鄉撫南京巡無軍民事以所言率常事降敕切責令詳具利病以聞復論侍臣曰兩京相距數千里驛使往來爲擾或遘水旱小民失所朝使還及御史巡歷皆不以告故遣彰往視今所奏多細故大臣如此則復何望卿等當悉朕意勿有所疑君臣同體勿有所隔尋召還命與都督山雲巡山海至居庸諭關隘踰月還奏將上擅離者帝命遣治逢命兵部三月一遣御史給事中點閱明年四月卒於官彰嚴介自持請托皆絕然用法過刻其母壻以爲言不能改時劉觀爲左都御史人謂彰公而不恕觀私而不刻云

魏源字文淵建昌縣人永樂四年進士除監察御史辨松江知府黃子威誣奏被斬東海濱海煮鹽課近按陝西西安大疫療活甚衆奏言當令栗積一千九十餘萬石足支十年今民疫妨農請輸彰代兩稅之半從之涼州土寇將爲變亟請勦亂遂思兩遭喪俱起復洪熙元年出爲浙江按察副使宣德二年召署刑部右侍郎五年

河南旱荒民多轉徙帝以源廉正有爲命爲左布政使單騎馳驛之任時侍郎許廓往撫輯廷臣又起丁憂布政使李昌祺原官源與廓同昌祺發倉廩免逋賦罷役恣民漸歸而亦旋降歲大豐居三年召還授刑部左侍郎明年永豐民夏九旭等據大盤山爲亂帝以源江西人命撫之都督任禮帥兵隨其後未至官軍禽九旭固命二人採木四川兼飭邊務英宗即位進尚書正統二年五月命整飭大同宣府諸邊許便宜行事源遣都督僉事李謙守獨石楊洪副之幼萬全衛指揮杜衡戍廣西明年奏大同總兵官譚廣老帝命黃貞與焉洪充左右參將諭鎮諸將肅然按行大城朔州諸險要令將吏分守設戍遠衛增修開平龍門城自獨石抵宣府增置墩堠免屯軍租一年儲火器爲邊備諸條依權貴避役者悉括歸伍尋以宣大軍務久弛請召還巡撫僉都御史盧睿而薦兵部侍郎于謙爲鎮守參贊朝廷以謙方撫山西河南不聽于是言官以臨邊擅易置大臣爲源罪合疏劾之且言源爲御史嘗犯贓乃留領浩命帝以源有勞罷不問事竣還朝與都御史陳智相善於直廬智以閫詔兩責之歲旱錄上疑獄且請推行於天下報可旋坐決獄不當與侍郎何文淵俱下獄得宥復以上遼王貴烜

缺官益寧夏守兵設漢中綏寧都指揮使各減有二年一還邊餉增減西副使正統元年上書請申明舊例都御史參贊寧夏軍務凍有心計言籌畫西陲晏然寧夏告有五渠而鴉沙洲七星渠伯以三渠淤濬請復舊制詔可餘堰路詔富民輸米助鑿千石以上褒以冠帶書源高遵地渠實滿百旌不及額者儲由此充六年詔僉都御史盧睿與廉更代明年睿召還濬復出鎮寧加右副都御史與睿代者再八年秋以刑部尚書侍總筦十一年安經營張安與弟爭豫詔逮治法司與戶部相詰占官劾源及戶部尚書王佐右都御史陳鎰侍郎丁鉉馬昂副都御史丁璿程富等俱下獄

數日釋之福建賊鄧茂七等爲亂都督劉聚都御史張
楷征之不克十三年十一月大發兵命寧陽侯陳懋等
爲將軍往討以濂參軍務比至御史丁瑄已大破賊茂
七死餘賊擁其兄子伯孫據九龍山拒官軍濂與衆謀
羸師誘之出伏精兵入其壘遂禽伯孫帝乃移楷討漸
寇而留濂擊平餘賊未下者會英宗北狩兵事棘召還
言者交劾濂無功景帝不問加濂太子賓客給二俸尋

改戶部尚書進太子太保時四方用兵需餉急濂綜核
無遺議上樽節便宜十六事國用得無乏未幾上皇還
也先請遣使往來如初帝堅意絕之濂再疏諫不聽初
帝即位詔免景泰二年天下租十之三濂檄有司但減
米麥其折收銀布絲帛者從如故三年二月學士江淵
以爲言命部查理濂內慚抵無有給事中李侃等講詰
天下有司違詔故濂恐事敗乃言銀布絲帛詔書未載
若槩減免國用何資於是給事中御史劾濂失信於民
爲國斂怨且許其陰事帝欲宥之而侃與御史王允力
爭遂下都察院獄越三日釋之削官保改工部吏部尚

書何文淵言理財非濂不可乃復還戶部濂上疏自理
遂乞骸骨帝慰留之東宮建復宮保尋復條上節冗匠
及僧道冗食共十事五年卒官以軍功追封沭陽伯謚
榮襄濂剛果有才所至以嚴辦稱然接下多恩怨在刑
部持法稍深及爲戶部值兵與財詘頗厚斂以足用云
石璞字仲玉臨淳人永樂九年舉於鄉入國學選授御
史正統初歷任江西按察使三年坐逸囚降副使璞善
斷疑獄民娶姊三日歸寧失之婦翁訟婿殺女誣服論
死璞禱於神夢神示以麥字璞曰麥者兩人夾一人也
比明械囚趣行刑未出一童子窺門屏間捕入則道士
徒也叱曰爾師令爾偵事乎童子首實果二道士匿婦
橋麥中立捕論如法在江西數年風紀整肅雖婦豎無
不知石憲使者七年遷山西布政使明年以朝廷歲用

物料有司科派擾民請于折糧銀內歲存千兩令官買
辦庶官用可完民亦不擾從之工部尚書王直以不能
屈意王振十二年致仕去璞爲振所善送召爲尚書明
年處州賊葉宗留作亂總兵官徐恭等往討以璞參其
軍事師未至宗留已爲其黨陳鑑胡所殺巡撫張驥招
降鑑胡賊勢稍息璞等逗遛無功爲御史張洪等所劾
詔俟師旋以聞已而景帝嗣位召還論功兼大理寺卿
尋出蘇天下義勇還朝會中官金英下獄法司劾璞嘗
賂英遂并下璞獄當斬特宥之出理大同軍餉敵犯馬
營命提督宣府軍務至則寇已退還理部事加太子太

保給二俸河決沙灣命治之瑛以決口未易塞別濬渠自黑洋山至徐州以通漕艘而決口如故乃命內官黎賢等偕御史彭誼助之于沙灣築石堤以禦決河開月河二引水益運河以殺水勢決乃塞瑛還言京師益賦多出軍伍間有獲者輒云糧餉脚減妻孥儀衆故又間關破賊殺傷甚衆風將過而懼全理與兗縛易若盜忠死乃與忠益固守賊久城必無全理與兗縛易若盜忠死乃與忠益固守賊久攻不下令降將蔡福說降通啓門大罵賊知城不可拔引去及還京宣宗大勞之二歲戶部員外郎出理宜府軍餉奏行制議備餉開干令行經軍一石又當以騎士護行計所費率二石七斗而致一石今軍民多願輸米塞雖捐俸倡五分之一則人自樂輸餉足而兵不疲帝可之正統初遷兵部郎中從尚書王驥整飭甘肅邊務從破敵于瓦寨乃還以會寧事寫驥所覺驥還過秦

部事明年湖廣苗亂命瑛總督軍務與南和伯方瑛討之天順元年以捷聞召還命致仕既而論功賜鈔幣四年冬用李賢薦召爲南京左都御史時瑛已老瞶不能任事七年爲錦衣衛指揮僉事門達所劾罷歸卒王直鄖人永樂中鄉薦歷山東左布政使所至有惠政正統六年入爲工部侍郎代吳中爲尚書歸家十五年卒

羅通字學古吉水人永樂十年進士授御史巡按四川都指揮郭賢與清軍御史汪琳中交通爲奸利通劾奏遠治之三殿災偕同官何忠等極陳時政闕失忤旨出爲交阯清化知州宣德元年黎利反王通戰敗擅傳檄

邊情即疏通罪下獄謫廣西容山閒官已調東莞河泊所官九年都督金事曹俊薦其行文武才乞收用吏部執不可景帝監國以于謙陳循薦起兵部員外郎守居庸閱俄進郎中帝即位進右副都御史也先犯京師別部攻居庸甚急天大寒通汲水灌城氷堅不得近七日遁走追擊破之景泰元年召還時楊洪督京營命通參軍務兼理院事言諸邊報警率由守將畏徵調餉詐以冀朝廷調賊數千輒稱殺敗數千向者德勝等門外不知斬首幾何而獲官者至六萬六千餘人蠲下且然何況塞外且韓信起自行伍穫首拔於寒微宜博搜將士

中如信苴者與議軍事若令腰玉珥貂皆令全性命保爵祿之人憎賢忌才能言而不能行未足與議也意蓋誚謙與石亨輩謙疏辨言槩責邊報不實果有警不奏必致悞事德勝門外官軍升級惟武清侯石亨功次册當先者萬九千八百餘人及陣亡三千餘人而已安所得六萬之多通以爲濫宜將臣及亨等陞爵削奪有如韓信讓苴者乞卽命指薦井罷臣營務俾專治部事疏下廷議廷臣共言謙及石亨楊洪實堪共任又謂通志在滅賊無他帝兩解之尋敕謙鋘功不得如從前冒濫蓋因通言而發也給事中鄭等言通本以知兵用不

宜理院事乃解其兼職塞上軍民多爲寇所掠通請榜諭邊能自歸者軍免戍守三年民復業役終身又請懸封爵重賞募能禽斬也先伯顏帖木兒喜寧者已又言古之將帥務搜拔衆才如知山川形勢者可使導軍能騰高越險者可使覘敵能風角鳥占者可使備變令軍中未見其人乞敕廷臣各舉所知命總兵官楊洪副將孫鏜同臣考驗詔皆行之宣府有警總兵官朱謙告急廷推都督同知范廣帥兵往以通提督軍務寇退駐師懷來宣府以邊儲不敷召還六月于謙以山西近寇請遷大臣往鎮楊洪亦乞遷重臣從雁門關護餉大同帝

以命通通不欲行請得與謙洪俱謙言國家多難非臣千辭勞之日秦乞躬往帝不允卒命通通本謙所舉而每事牴牾人由是不直通　年召還仍贊軍務東宮改建加太子少保上言貢使攜馬四萬餘匹宜量增價酬之價增則後來益衆此亦彌中國弱外夷之一策帝以所貢馬率不堪用若增價正墮賊計寢通奏四年遣右都御史賛軍務如故通好大言遇人輒詆兵自陳殺賊功求世襲武職爲給事中王竑所劾帝寢不罪天順初自陳前謀迎駕恐爲石亨等所掩乃按其二子所鎮撫三年致仕成化六年卒賜祭葬如例

羅綺磁州人宣德五年進士英宗卽位授御史按直隸福建有能名正統九年參贊寧夏軍務踰年當代軍民詣鎮守都御史陳鎰乞留以聞命復任尋擢大理右寺丞參贊如故當以事劾指揮任信陳鉞二人皆王振黨十一年四月信短訐綺不法事下總兵官黃眞覆覈眞謂綺常習宦官爲老奴以欺忘報召還京法司擬贖振中未見其人乞敕廷臣各舉所知命總兵官楊洪副將孫鏜同臣考驗詔皆行之宣府有警總兵官朱謙告急改令錦衣衛再勾指揮同知馬順鍛鍊成獄論戍邊東景帝立綺訴冤不聽尋用尚書于謙金濂薦召復故官進右少卿副李實使虎刺上皇還以勞擢刑部左侍郎明年二月出督雲南四川軍儲已代寇深鎮守松潘賊

首卓勞糾他砦阿兒結等頻爲寇綺禽斬之土官王永
高茂林董敏相讐殺守將不能制綺揭示巢誅之又收
黑虎諸寨番斬馘三百五十在鎮七年威名甚震天順
初召爲左副都御史以功賜二品祿御史張鵬楊瑄劾
石亨亨黨綺與右都御史耿九疇使之幷下獄降廣東
參政綺鞅鞅未赴明年閏二月綺鄉人告磁州同知龍
約自京還與綺言天子仍寵宦官刻香木爲王振形以
蔡綺微笑云朝廷失政致吾輩降黜奏上捕綺下吏坐
死籍其家陳所籍財賄于文華門示百官家屬戍邊姊
女沒入浣衣局憲宗立赦爲民還其資產時與綺先後

鎮四川者張固字公正新喻人宣德八年進士正統初
授刑科給事中改吏科奉命撫裕州流民景泰改元給
事中李實請於四川行都司設鎮守大臣乃遣固大理
右少卿鎮建昌有政績二年還理寺事山東盜起奉命
督捕適霖潦災流人截道固晝心振卹盜賊弭散還卒
於官固在諫職敢言大臣多彈劾又劾都御史陳鎰
等舉屬官出身採吏者爲知府自是採吏不得歷知府
者爲例英宗將北征偕同官疏諫復辟追念之已卒遣
使諭祭官其一子子麟仕至廣西按察使
張瑄字廷璽江浦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
中有能聲景泰時賜敕爲吉安知府俗尚巫迎神無休
日瑄週諭途投神水中俄遇危疾父老皆言神爲祟請
復之瑄怒不許疾亦愈歲大饑陳牒上官不俟報輒發
廩振貸居八年用薦擢廣東右布政使廣西賊莫文章
等越境陷連山瑄擊斬之又破陽山賊周公轉新興賊
鄧李保等既而大藤峽賊頻陷邑瑄坐停俸成化初
韓雍平賊錄瑄轉餉勞賜銀幣給俸如初瑄按行所部
督建預備倉六十二修破塘廿岸四千六百增築廣州

新會諸城垣一十二民德瑄惟恐其去既轉左布政使
會滿九載當赴京軍民相率乞留巡撫陳濂等爲之請
六魏懷三等福安壽寧諸縣鄰汀賊首葉旺葉春等
負險瑄捕誅之餘盡解散帝降敕勞之改撫河南議事
入都陳撫流民振滯才十八事所司多議行黃河水溢
瑄請振且移王府祿米於他所留應輸榆林餉濟荒石
取直八錢輸林民稱便還理院事卒遷南京刑部侍
郎久之進尚書二十年星變被劾帝弗問居三年給事
御史復劾之遂落職孝宗初復官疏陳時政懇切復進
張鵬字騰霄涿水人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上疏言懷
利事君人臣所戒比每遇聖節或進千馬錦綺交錯殿

廷自非貪賄安有餘財充進奉且陛下富有四海豈藉是足國哉宜一切停罷塞諂諛奔競之途疏凡四事帝頗採用出按大同宣府奏兩鎮軍士敝衣菲食病無藥死無棺乞官給醫藥棺槨設義塚俾裹屬祭死者蒙恩則生者勸帝立報可且命諸邊繫行之奏停淮揚征賦給牛種天順元年仝官楊瑄劾石亨曹吉祥鵬亦偕劉泰魏瀚康騾論劾俱得罪下詔獄諸御史多謫官而鵬瑄戍遼東頃之赦免復戍南丹憲宗立廷臣交薦召復原官尋超擢福建按察使成化四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勦蠻寇有功其冬罷巡撫官命還理南京都察

院事改督漕運兼撫淮揚四府尋解漕務專理巡撫事復還南院進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召還歷兵部左右侍郎十八年代陳鉞爲兵部尚書守珠池宦官韋助乞往來高肇瓊廉會守巡官捕宦鵬執不可帝竟許之南北印馬率遺勛臣內侍後以災傷止遣御史是年帝復欲遣內侍鵬等執不可帝勉從之命俟後仍如故事鎮守大同中官汪直言小王子將大舉請發京兵援鵬等言大同士馬四萬已足用所請宜勿許且京軍困營造精力銷沮猝有急何以作威厲氣請悉停其役詔可尋加太子少保鵬初爲御史剛直尚氣節有盛名後歷歷中外惟事安靜羣小竊柄閣臣萬安劉吉董專營私鵬循職而已不能有所匡救二十一年星變鵬偕僚屬言傳奉武職至八百餘人乞悉令閒住非軍功毋濫授四方鎮守監槍守備內官非正統間原設者悉宜召還廷臣亦交以請下兵部覆覈鵬畏中官不敢堅其議帝遂盡留之時論皆咎鵬奸民章瑾獻珍寶得爲錦衣鎮撫理刑鉄鵬所上不允知帝意屬瑾即推用焉臺諫劾大臣不職者多及鵬鵬力求去遂賜敕給驛以歸弘治四年卒謚懿簡

李裕字資德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御史天順中巡按陝西上安邊八事石彪濫報首功詔裕覈實彪從父亨以書抵裕裕禁之以實聞亨亦旋敗由是有強直聲都御史寇深還俸屬嚴惟裕不爲屈以才擢山東按察使重囚二百餘人成經十餘年未判裕旬月間決遣殆盡大峴山賊寨七十餘裕捕誅其魁餘皆從除其逋負亂遂平成化初遷陝西左布政使入爲順天府尹政聲大著進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諸府濬白塔孟瀆二河以便漕張秋南旺及淮安西湖舊編木捍衛激勞費無已裕與郎中楊恭等謀易以石遂爲永利淮鳳方儀而太僕徵預備馬二萬匹俗論罷之在淮六

歲每歲入計事陳利病多施行父憂歸服除留佐院事
十九年代戴綸爲右都御史綸附汪直意請復立西廠
者也在臺綱紀不立裕欲振之御史有過或遭箠撻由
是得謗汪直敗偕副都御史屠滽請寘諸忤直得罪者
帝不悅奪俸又坐累調南京都察院考績赴都留爲工
部尚書初吏部尚書尹旻罷耿裕代之以持正不爲萬
安所喜而李孜省方貴幸用事欲引鄉人乃協謀去耿
裕以裕代之裕本廉介負時望以孜省故名頗損其銓
敘亦平故事考察日有四曰老疾曰罷軟曰貪酷曰不
謹裕言人材質不同偏執類酷遲鈍類軟乞立才力不

及一途以寓愛惜人才之意帝善之遂著爲令孝宗立
言官交章劾裕進由孜省裕不平爲辨誣錄連疏乞休
去正德中卒年八十八
贊曰王彰等或以性行未純爲時譏議綜其生平瑕瑜
互見然歷中外勞績多有可紀書稱與人不求備春
秋之義善善長則諸人固不失爲國家幹濟材歟

明史卷一百六十終

總督糧儲都御史兼提督軍務兼理糧儲戶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贈太子太保諡恭襄周經附
敕修
周新
陳士啟
林碩
陳本深羅汝礪莫
楊瓚王
陳選
夏時
周新南海人初名志新字日新洪武中以諸生貢入太學授大理寺評事
因以志新字洪武中以諸生貢入太學授大理寺評事
以善決獄稱成祖即位改監察御史敢言多所彈劾貴
戚寢懼目爲冷面寒鐵京師中至以其名怖小兒輒皆
奔匿巡按福建奏請都司衞所不得凌府州縣府衞官
相見均禮武人爲之戢改按北京時令吏民罪徒流者
耕北京閒田監禁許擬住復往報多死新篤從北京
行部或巡按祥允就遣以免淹滯從之且命織內罪人

應決者許收贖帝知新所奏無不允還朝即擢雲南按察使未赴改浙江寃民繫久聞新至喜曰我得生矣至果雪之初新入境蛮蚵迎馬頭跡得死人榛中身繫小木印新驗印知死者故布商密令廣市布視印文合者捕鞫之盡獲諸盜一日視事旋風吹葉墜案前葉異他樹詢左右獨一僧寺有之去城遠新意僧殺人發樹果見婦人屍鞫實磔僧一商暮歸恐遇刼藏金戴冠下歸以語其妻旦往求金不得訴於新新召商妻訊之果商妻有所私商驟歸所聞商語夜取之妻與所私皆論死其他發奸摘伏皆此類也新改服行部忤縣令令欲拷治之聞廉使且至槖之獄新從獄中詢高囚得令貪汚狀告獄吏曰我按察使也令驚謝罪勉罷之永樂十年浙西大水通政趙居任言不以聞新奏之夏原吉爲居任解帝命覆視得寫振如新言嘉與賊倪弘二劫旁郡黨數千人累敗官軍新督兵擒之列木榻諸港汊賊陸走追躡之桃源葉以獻當是時周寧使名聞天下錦衣衛指揮紀綱使干戶緝事浙江擾動作威福新欲按治之遁去逮至京遣千戶涿州捕繫州獄脫走訴於綱綱誣奏新罪帝怒命逮新旗校皆錦衣私人在道榜掠無完膚既至伏陛前抗聲

曰陛下詔按察司行事與都察院同臣奉詔會奸惡奈何罪臣帝愈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作厲鬼竟殺之他日帝悔問侍臣曰周新何許人對曰南海帝嘆曰嶺外乃有此人枉殺之矣後帝若見人緋衣立日中曰臣周新已爲神爲陛下治奸貪吏云後紀綱以罪誅事益白妻有節操新未遇時縫紉自給及貴偶赴同官妻內讌荊布如田家婦諸婦慚盡易其衣飾新死無子妻歸貧甚廣東巡撫楊信民日周志新當代第一人可使其夫人終日餓耶時時賙給之妻死粵人仕廣東者皆會葬

李昌祺名禎以字行廬陵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預修永樂大典僻書疑事人多就質權禮部郎中遷廣西左布政使坐事論役寧遠洪熙元年起故官河南與右布政使蕭岐身巡案勇士負殘疏滯寧廢教災恤貧民數月政化大行愛歸宜宗已命侍郎魏源代而是時河南大旱廷臣以昌祺廉潔宜厚河南民懷之皆起昌祺命奉表赴官撫恤甚至正統改元上書言三事皆報可四年致仕家居二十餘年屏跡不入公府故廬裁蔽風雨伏臘不完景泰二年卒蕭省身泰和人與昌祺同舉進士洪熙元年布政考滿當給誥命奏父年八十餘

願以給父帝嘉而許之後遂爲倒居河南十二年治行與昌祺等

陳士啟名雷以字行湊和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擢禮部郎中尚書呂震險忮屬吏皆憚之承奉唯謹士啟獨不少徇十二年三月吏部言布按二司多缺官帝曰布政按察吾方岳臣方數千里地懸數人手其簡廷臣賢能者分別用之於是諸曹郎給事中出爲監司者二十餘人而士啟得山東右參政盡心吏事不爲察察名督徭賦不峻期約青州錢疏請振之粟使至而饑民倍士啟復上疏先出粟予民謂使者曰石畢吾獨任廷

議竟從之坐唐賽兒亂下獄數月釋還職高煦謀不軌士啟自青州暮馳歸語三司密聞於朝高煦旣就從薛祿張本錄餘黨撫安人民事竣命清理山東軍籍宣德六年卒於官

應履平奉化人建文二年進士授德化知縣歷官吏部郎中出爲常德知府宣宗初擢貴州按察使所至祛除奸蠹數論時政舊制都督府遣使於外必領內勘合下都司不敢輒下衞至是軍府寖橫使者挾閫文四馳歷諸衞胺軍伍宣德七年履平抗疏言勘合之設所以防詐僞今右軍府遣發至黔者不遵故事小人憑勢橫求詐囘何從省宣宗善其言都督陳政引罪帝令諸司永守之軍府爲之戢山雲鎭廣西以備蠻歲調貴州軍萬人春秋更代還多逃亡則取原衞軍以補不逐逃者屢奏貴州四境皆苗蠻軍伍虛有急就與戰守今衞軍逃於廣西而以在衞者補不數年貴州軍伍盡空邊釁且起帝乃命雲嚴貴廣西諸衞追還逃軍俟足用卽遣歸罷貴州戍卒雲名將鎭粵有功輕履平書生正統元年履平劾雲弄權擅作威福帝令雲自陳雲大驚引罪帝宥之明年上書言四事一鎭遠六府自湖廣改屬貴州當食川鹽去蜀道遠仍食淮鹽宜爲便一軍衞糧支於

重慶舟楫不通易就輕資多耗費請以鎭遠秋糧輸湖廣者就近支給一停黎平諸守歲辦黃白蠟一貴州初開三司月俸止一石今糧漸充裕請增給並從之時方面以公事行部者例不給驛履平言僦車舟必擾民請給驛便又以軍伍不足請令衞所官旂犯雜死及徒流者俱送鎭將立功期滿還伍邊軍犯盜及上官民與官旂罪輕者入粟缺儲所贖罪並從之三年遷雲南左布政使時麓川用兵屢奏勞績八年致仕歸

林硯字懋弘閩縣人永樂十年進士授御史出按山東宣德初按浙江爲治嚴肅乾擢按察使千戶湯某結中

官裴可烈爲奸利碩將縱以法中官誣碩毀詔書破漆
碩叩頭言臣前爲御史官七品今擢按察使官三品日
夜淬勵思報上恩小人不便欲去臣唯陛下裁察帝動
容曰朕固未之信名汝面訊耳立釋碩復其官敕責可
烈碩在浙久人懷其惠正統三年誤引赦倒出人死會
事耿定劾之逮訊輸贖還職其冬遷廣東布政使未及
任而卒其後寧波知府鄭珞劾可烈不法可烈竟罷去
況鍾字伯律靖安人初以吏事尚書呂震奇其才薦授
儀制司主事遷郎中宣德五年帝以郡守多不稱職會
蘇州等九府缺皆雄劇地命部院臣舉其屬之廉能者
補之鍾用尚書夏原胡淡等薦擢知蘇州賜敕以遣之
蘇州賦役繁重豪猾舞文爲奸利最號難治鍾乘傳至
府初視事羣吏環立請判牒鍾佯不省左右顧問惟吏
所欲行止吏大喜謂太守閻易欺越三日名詰之曰前
某事宜行若止某事宜止若強我行若靳舞文久罪
當死立捶殺數人盡斥屬僚之貪虐庸橫者一府大震
皆奉法鍾乃竭煩苛立條教事不便民者立上書言之
清軍御史李立勾軍暴同知張徽承風指動以酷刑抑
配平人鍾疏免百六十人役止終本身者千二百四十
人屬縣逋賦四年凡七百六十餘萬石鍾請蠲折以鈔

止百匹而蘇州乃至七百乞敕所司處置帝悉報許當
是時屢詔減蘇松重賦鎮與巡撫周忱悉心計畫奏免
七十餘萬石凡忱所行善政鎮皆協力成之所積濟農
倉粟歲數十萬石振荒之外以代民間雜辦及逋租其
爲政臧悉周密嘗置二簿識民善惡以行勸懲又置通
關勘合簿防出納奸僞羅綱運簿防運夫侵盜置館夫
簿防非理需求興利除害不遺餘力鋤豪強植良善民
泰之若神先是中使織造採辦及購花木禽鳥者踵至
郡佐以下動遭笞縛而衙所將卒時凌虐小民鍾在敘
跡不敢肆上官及他省吏過其地者咸心憚之鍾雖

起刀筆然重學校禮文儒顯門寒士多見振贍有鄒亮者獻詩於鍾鍾欲薦之或爲匿名書毀亮鍾曰是欲我速成亮名耳立奏之朝名授吏刑二部司務遷御史初鍾爲吏時吳江平思忠亦以吏起家爲吏部司務遇鍾有恩至是鍾數延見執禮甚恭且令二子給侍曰非無僕隸欲籍是報公耳思忠家素貧未嘗緣故誼有所干人兩賢之鍾嘗丁母憂郡民請閼乞留詔起復正統六年秩滿當遷部民二萬餘人走訴巡按御史張文昌乞再任詔進正三品俸仍視府事明年十二月卒於官吏民聚哭爲立祠鍾剛正廉潔孜孜愛民前後守蘇者莫能及鍾之後李從智朱勝相繼知蘇州咸奉敕從事然敕書委寄不如鍾矣李從智宜賓人朱勝金華人皆廉靜精敏下不能欺嘗曰吏貪吾不多受牒牒貪吾不行杖獄卒貪吾不繫囚由是公庭清肅民安而化之居七年超遷江南左布政使初與鍾同爲者戶部郎中羅以禮知西安兵部郎中趙豫知松江工部郎中莫愚知常州戶部員外郎邵旻知武昌刑部員外郎馬儀知杭州陳本深知吉安御史陳鼎知建昌何文淵知溫州皆賜敕乘傳行

陳本深字有源鄞人永樂初由鄉舉入國子監授刑部

主事普發奸畿內盜殺人亡匿有司輒無辜十八人於獄本深以計獲盜十八人皆免還員外郎與況鍾等同安敕爲知府本深知吉安吉安多豪強好訐訟巨猾彭狗等十九人橫閭里本深遣人與相結爲具名與飲伏壯士後堂拉殺之皆曳其屍以出一府大驚樂安大盜曾子良據大盤山衆萬餘本深設伏大破之斬子良本深爲政舉大綱不屑苛細大猾既殲府中無事晨起鼓深聞鼓樂聲笑曰吾來時孔下兒也今且嫁我尚留此耶遂請老前後守吉安十八年既去郡人肖像祀之羅以禮杜陽人永樂十二年進士由郎中知西安府遭喪補紹興再以喪去代者不稱職部民追思乞以禮於朝詔起復視事歲滿進秩復任已移知建昌所至皆有惠愛歷三郡凡二十七年乃致仕莫愚臨桂人由鄉舉以郎中出知常州奉請減宜與歲進茶數禁公差官凌虐有司嚴核上官薦劾之實皆報可郡民陳思保年十二

世業漁其父兄行劫思保在舟中有司以爲從論當斬愚疏言小兒依其父兄非爲從比令全家舟居將舉家坐耶宣宗命釋之謂廷臣曰爲守能言此可謂有仁心矣正統六年秩滿郡民乞留巡撫周忱以聞詔遷二階復任與愚同時爲同知者潞城趙泰字熙和由鄉舉入國子監歷事都察院授常州同知濬孟津得勝二河作魏村閘周忱況鍾議減蘇州重糧泰亦檢常州官田租請並減之遷工部郎中命營東昌決河忱薦爲協同都運益勤其職亡何疾卒

彭勗字祖期永豐人七歲入佛寺不拜僧強之叱曰彼不衣冠而祖跣何拜爲永樂十二年舉進士親老乞近地以養除南雄府教授學舍後有祠數現光怪學官弟子率禱祀勗撤而焚之滿考補建寧教授副使王增有疾醫者許宗道誣諂生游亨魘魅以舍旁童五郎祠爲徵增怒寘亨家七人重罪下近祠居民獄四百家坡抗論游氏非巫者五郎非邪神初捐地築城人也事載郡志中增愕索圖經證之大慚悔事得解建寧宋子故宅有祠無祭勗疏請春秋祭編于孫從又勑尊賢堂祀胡安國蔡沈眞德秀諸生翕然嚮學正統元年以楊士奇薦召授御史時初設提學官命督南畿學校洋立教條

士風大振疏言國朝祠祭載在禮官修齋起梁武帝設醮起宋徽宗宜一切除之禁立庵院罷給僧尼度牒又言定保定山東民逃鳳陽頼以萬計皆守令匿災暴斂所致乞厚軫恤守令課績宜以戶口增耗爲殿最又請設南京諸衞武學皆報可所至葺治先賢墳祠毋褻歸以孫鼎代昂起復改吏部考功郎中出爲山東副使上本之變數言兵事以直不容於時致仕歸孫鼎字宜鉉瞻陵人永樂間舉人歷松江教授正統八年楊溥薦爲御史首南畿學政置本源錄錄諸生善行行部不令人知單寒孤苦者召諸生謁輒閉門試之即日定甲乙諸生試歸榜已揭通衢請託者無所措手通州旱饑奏蠲糧三千四百餘石英宗北狩鼎試罷諸生日故事當給花宴今臣子枕戈之秋不敢陷諸君不義設茗飲步送諸門既而詔問上書請隨所用效死不報未幾以親老致仕知府張瑄疏言鼎孝追贈閣學繼朱程宜起居論思之職帝不允天順元年卒於家

夏時字以正錢塘人永樂十六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洪熙元年議改鈔法時力言其擾市肆無禪國用疏留中鈔果大沮民多犯禁議竟寢帝思時言命侍皇太子祀孝陵所過有災傷輒白太子發粟以振留署南京戶

科宣德初一日三上封事稱旨命署尚寶司兼理吏禮
兵刑四科視七篆無留事命覈後湖黃冊陳便宜十四
事邵徐濟寧臨清武清皇以時請遣官振之尋擢江西
僉事正統三年奏今守令多刻剝無辜傷和干紀乞令
御史按察司官遍閱罪囚稽覽滯遠按枉法官吏從之
遷參議七年奏恤民六事多議行十二年以大臣薦超
擢廣西左布政使前後所上又十餘疏皆不盡用天下
壯其敢言年未七十致仕歸卒其為僉事時進知州柯
遷所撰敎民條約及均徭冊式刊為令人皆便之時為
人廉潔好義親歿廬墓有異徵改而鄉人祀之名其祠
曰孝廉

黃潤玉字孟清鄞人五歲侍母疾夜不就寢十歲道見
遺金不拾永樂初徙南方富民實北京潤玉請代父行
修益人水栗未已土高海塗打縣後起擢西安知府亦
有善業鈎水溉人田五年進士為吳縣知縣舉卓異
遷好民部於朝將建昌府學訓導父喪除改官南
故抵訐者累事擢雲南副使道都史出按湖廣斥兩司以下
衆中刑破宴賽時人以為榮秩滿擢知本縣
到實字素秀安福人宣德五年舉進士居二年選庶吉
士正統初投金華府通判仍兼教授景泰時監起軍興有都指揮妄
掠子女萬餘口潤玉幼而歸之副使李立入民死罪至
民子女義門鄭氏族大不能日給又買馬出丁供山西

鄭傳困甚亦以實言獲免母喪歸廬墓三載起順天府
治中景泰時侍臣薦其文學召修宋元通鑑綱目實爲
人耿介意所不可雖達官貴人不稍遜然頗自是見同
曹所纂不當輒大笑聲徹廷陛人亦以此忌之天順初
還原任四年擢知南雄府商稅巨萬舊皆入守藏實無
所私中官至南雄人譖言府僚參謁留實拆厚之民競
前擁之出中官慚將召謝之實不往中官去至韶州聞
韶人言南雄守且竝於朝矣懼馳奏誣實毀敕大不敬
逮下詔獄實從獄中上書言臣官三十年未嘗以妻子
自隨食廳衣敝爲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困之以是忤朝
使帝覽書意稍解且釋之而實竟死實苦節自持政
務紛遝未嘗廢書七大夫重其學行其歿也南雄人哀
而祠之孫丙自有傳

陳選字士賢臨海人父員韜宣德五年進士爲御史出
按四川黜貪墨廉平蠲逋賦數百萬兩廵察諸生誦讀除試牘糊
名之陋曰已不自信何以信於人成化六年遷河南副
使尋改督學政立教如南畿汪直出巡都御史以下皆
拜謁選獨長揖直問何官選曰提學副使直曰大於都
御史耶選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但泰人師不敢自謫
辱選詞氣嚴正而諸生亦爭集署外直氣懾好語遣之
久之進按察使決遣輕繫數百人重囚多所平反囹圄
爲空治尚簡易獨於賊吏無所假然受賂百金以上者
坐六七錢而止或問之曰奸人惜財亦惜命若盡挈所
賂以貨要人即法撓矣歷廣東左右布政使鑒慶大水
不待報輒發粟振之二十一年詔減省貢獻而市舶中
官輦轂發粟振之二十人滋擾方物選持詔書爭帝
命與其半輦由是怒選番人馬力麻詭稱蘇門答剌使
臣欲入貢私市易輦利其厚賄將許之選立逐之去撤
馬兒罕使者自甘肅貢獅子將取道廣東泛海歸云欲

往滿喇加更市以進選疏言不可許恐遺笑外番輕中
國帝納其言而眷憾選甚先是番畏知縣高瑤沒眷通
番貲鉅萬選移檄獎之且聞於朝至是眷誣奏選瑤朋
比爲貪墨詔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
訊之選有所黜吏張褧眷意其怨選引令誣証選褧堅
不從執褧拷掠無異辭行同愛畏眷竟坐選如眷奏與
瑤俱被徵士民數萬號泣遮留使者辟除乃得出至南
昌病作行阻其醫藥竟卒年五十八編修張元禎爲選
治喪殮之褧聞選死哀悼乃上書曰臣聞曰能鑠金毀
足銷骨竊見故罪人選抱孤忠子處羣邪之中獨立衆

憎之地太監眷通番敗露知縣瑤按法持之選移文獎
厲以激貪懦固賢監司事也都御史宋旻及同愛怯勢
養奸致眷橫行胸臆饑鷹清流勘官行頭指嫁煉竟無
左証臣本小吏註誤觸法被選黜罷實臣自取眷意臣
憾選厚賂囑臣臣雖胥役敢昧素心眷知臣不可誘囑
推而所載官物僅一箱餘皆私齎乞嚴禁絕淮徐濟寧
軍士赴京操練然其地貧南北要衝宜各設文武官鎮
守訓兵屯田當使兩京營軍勢聯絡倉猝可以制變章下
所司行之唯不設文武官選又言是役共姜禹夏姬韙伯夷爲
屬官意圖報謝必如所云是毀共姜禹夏姬韙伯夷爲
莊蹻也頃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
務先德行進浙江右參政處州民苦虐政走山谷寅檄
招之衆皆解散久之進山東右布政使弘治初致仕歸
老弱引領待啸而撫按薦泉若國聞知選獨抱隱憂食

寅清直無黨援嘗語人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一可惜世傳爲名言陳壯字直大其先浙江山陰人祖坐事謫戍交阯後調京衛遂家焉壯舉天順八年進士授南京御史編修章懋等建言得罪抗疏救之帝遣中官采花木復疏諫尚書陳翌請以馬豆代百官俸壯言飼馬之物不可養士大夫事乃寢壯家素貧常俸外一無所取父母歿盧墓側居喪一循古禮歷江西會福建居二年又乞致仕時倪岳爲吏部素賢之擢河南副使歲荒振饑民懷其惠僉都御史林俊謝病舉以自代未及遷而壯又乞致仕巡撫孫需奏留之又二年竟致仕

張昺字仲明慈谿人都御史楷孫也舉成化八年進士授鉛山知縣性剛明善治獄有嫁女者及壻門而失女互以訟於官不能決昺行邑界見大樹妨稼欲伐之民言樹有神巢其巔昺不聽率衆往伐有衣冠三人拜道左昺叱之忽不見此伐樹血流出樹間昺怒手斧之卒仆其樹巢中墮二婦人告狂風吹至樓上其一即前所嫁女也有巫能隱形淫人婦女昺執巫痛杖之無所苦已並巫失去昺馳縛以歸印巫背鞭之立死乃盡毀諸淫祠寡婦惟一千爲虎所噬訴於昺昺與婦期五日乃齋戒祀城隍神及期二虎伏庭下昺叱曰孰傷吾民法當死無罪者去一虎起斂尾去一虎伏不動昺射殺之以畀節婦一縣稱神鉛山俗婦人夫死輒嫁有病未死先受聘供湯藥者昺欲變其俗令寡婦皆具牒受判署二木曰羞嫁者跪之曰節不嫁者跪之民傳四妻祝誓死守昺姑紿令跪羞木下昺判從之祝投後園池中死邑大旱昺憂婦人沈拜覺而識其里居姓氏往詰其狀及啟土貌如生昺哭之慟曰殺婦者吾也爲文以祭改葬焉天遂大雨諸翼政多類此擢南京御史弘治元年七月偕同官上言遵奉陳交章論事矣而扈蹕糾儀者不免錦衣捶楚之辱是言路將塞之漸也經筵既舉矣而封章累進卒不能回寒暑停免之說是聖學將怠之漸也內侍雖斥梁芳而賜祭仍及便辟是復啟寵倖之漸也外戚雖罪萬喜而莊田又賜皇親是驕縱姻婭之漸也左道雖斥而符書尚揭於宮禁番僧旋復於京師是異端復興之漸也傳奉雖革而千戶復除張質通政不去張苗是傳奉復啟之漸也織造停矣仍問有蟒衣牛斗之織淫巧其漸作乎寶石廢矣又聞有咸里不時之賜珍玩其漸崇乎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願陛下

以爲戒帝嘉納之先是晟以雷震孝陵仆樹與同官劾吉大學士劉吉等十餘人給事中周紘亦與同官劾吉吉徇之其冬晟紘奉命閱軍軍多缺伍兩人欲劾奏守備中官薛琮琮先事劾兩人章下內閣吉修隙擬黜之外尚書王恕抗章曰不治失伍之罪而罪執法之臣何以服天下再疏爭言官亦論救乃調晟南京光祿寺署丞久之以用廣遷四川僉事富榮役人屢以賄免御史機晟治果得其情亭進副使守備中官某將進術士周璉於朝晟急論從之璉戍邊徐引疾歸環堵蕭然擁經史自娛都御史王瓊以拭冤至傾不自給奈何以此煩令君卒弗受炊烟屢絕處之澹如及卒舍斂不具洪爲經紀其喪

晟百金堅拒不得受下戶儀民粟以答其意知縣丁洪晟令鉛山所取士也日夕候起居爲具蔬食閒日召誡不自給奈何以此煩令君卒弗受炊烟屢絕處之澹如及卒舍斂不具洪爲經紀其喪

宋端儀字孔時莆田人成化十七年進士官禮部主事雲南缺提學官部議屬端儀吏先期洩之端儀曰敎事未登已喧衆口人其謂我于乞乎力辭之已進士客員外郎貢使以贄見悉却不納初在國學爲祭酒邱濬所知及濬柄政未嘗一造其門廣東提學缺部以端儀名上濬竟沮之濬卒始以按察僉事督廣東學校卒官端儀慨建文朝忠臣湮沒乃搜輯遺事爲革除錄建文忠臣之行錄自端儀始也

賀日明初重監司守牧之任尚書有出爲布政使而侍郎爲參政者監司之入爲卿貳者比比也守牧稍職增秩或至二品天順而後迄嘉靖之寄專而監司守牧不得自展布重內輕外之勢成矣夫賦政於外於民最親李日臬陳本深之屬語以愛民混連最品能於其職所謂求官忘化爲天子分憂者非耶劉宏選寬死爲可哀皆弘綮書又以見公正之昭人者全而直道之終不泯也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加一級臣張廷玉等奉

敕修

尹昌隆　耿通　陳鎰　章綸子元鼐　倪敬盛　某等

戴綸　林長懋　陳祚　部涌　陳鎰　仲龍　章綸　子元鼐　倪敬盛　某等

劉球子鐵　劉璡　子盛　顯等

鍾同　孟記　楊集

廖莊

楊瑄　子原

尹昌隆字彥謙泰和人洪武中進士及第授修撰改監

察御史惠帝初卽位視朝晏昌隆疏諫曰高皇帝雖四

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臨百官啟能庶績咸熙天下

又安陛下嗣守大業宜追繩祖武兢兢業業憂勤萬幾

今乃卽於晏安日上數刻猶未臨朝羣臣宿衛疲於伺

候曠職廢業上下懈弛播之天下傳之四裔非社稷福

也帝曰昌隆言切直禮部其宣示天下使知朕過未幾

以地震上言論福寧知縣燕兵旣逼昌隆以北來奏章

動引周公輔成王爲詞勸帝罷兵許王入朝改有蹉跌

便舉位讓之若沈吟不斷進退失據將求爲丹徒布衣

且不可得成祖入京師昌隆名在奸臣中以前寒貧死

命傳世子於北平永樂二年冊世子爲皇太子擢昌隆

左春坊左中允隨事匡諫太子甚重之解縉之黜同日

改昌隆禮部主事尚書呂震方用事性刻忮當其獨處

精思以手指刮眉尾則必有密謀深計官屬相戒無敢

白事者昌隆前白事震怒不應移時又白之震愈怒拂

衣起昌隆退白太子取令旨行之震大怒奏昌隆假托

宮僚陰欲樹結潛蓄無君心逮下獄尋遇赦復官父憂

起復喝震震溫言接之入理前奏復下錦衣衞獄籍其

家帝凡巡幸下諸獄者率輿以從謂之隨駕重囚昌隆

與焉後數年谷王謀反事發以王前奏昌隆爲長史坐

以同謀詔公卿雜問昌隆辯不已震折之獄具置極刑

死夷其族後震病且死號呼尹相言見昌隆守欲殺之

云

耿通齊東人洪武中辟於鄉授襄陽教授永樂初擢刑

升給事中歷左右給事剛直敢言寧幼弱句起陳瑛御

史袁綱張均明比爲蒙蔽搆陷無辜綱所已下獄瑛長

官不宜獨劾又言號騎諸衞倉場工部侍郎陳壽不預

修糧至無所受多損耗宜令民工部尚書宋禮不卹下所

役滿不卽遣歸多至失所瑛等皆被鐫責當是時給事

中敢言者通與陳謨最朝懌其風采久之擢大理寺右

丞帝北巡太子監國漢王高煦謀奪嫡陰結帝左右爲讒間宮僚多得罪者監國所行事率多更置通從容諫帝太子事無大過誤可無更也數言之帝不悅十年秋有言通受請托故出人罪者帝震怒命都察院會文武大臣鞫之午門日必殺通無赦羣臣如旨當通罪斬帝曰失出細故耳通爲東宮閣說壞祖法誰聞我父子不叫怨其置之極刑廷臣不敢爭竟論姦黨磔死陳鳴字克忠番禺人永樂中以鄉舉入太學授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彈劾無所避每奏事大聲如鐘帝令俄之數曰奏對如故曰是天性也每見呼爲大聲秀才嘗言事忤旨命叅贊交阯軍務而長懋自南京來後至亦出爲曾林知州無何坐怨望被逮至京下錦衣衛獄帝臨朝之給抗辯解帝怒立簪死籍其家諸父河南知府賢太僕寺卿希文皆被繫而長懋在獄十年英宗立乃得釋

復其官還宇靜休有惠政其卒也州人立廟祀之

吉命坎瘞奉天門露其首七日不死赦出還職已復忤旨罰修象房貧不能僱役躬自操作適駕至問爲誰嗚咽前具道所以帝憐之命復官歷任順天府尹政尚嚴驚孰政忌之出爲湖廣按察使改山西坐事落職仁宗即位遇赦當還故官帝以誥前在湖廣頗擾楚王細故謫海鹽知縣遷荆王長史爲王府所厭苦宣德三年遷鎮江同知致仕歸卒

戴綸高密人永樂中自昌邑訓導擢禮科給事中與編修林長懋俱侍皇太孫說書歷中允諭德仁宗即位太孫爲太子遷洗馬仍侍講筵始成祖命太孫習武事太

孫亦雅好之時出騎射綸與長懋又具疏爲帝言之他宜荒學問而事游畋時時進諫綸又具疏爲帝言之他日太孫侍帝問宮臣相得者誰也太孫以綸對因出綸奏付之太孫由此怨綸長懋者諸田人以鄉薦歷青州教授擢編修仁宗初進中允爲人剛毅果進直言與綸善宣宗即位加恩宮僚擢綸兵部侍郎頃之復以諫獵忤旨命叅贊交阯軍務而長懋自南京來後至亦出爲曾林知州無何坐怨望被逮至京下錦衣衛獄帝臨朝之給抗辯解帝怒立簪死籍其家諸父河南知府賢太僕寺卿希文皆被繫而長懋在獄十年英宗立乃得釋復其官還宇靜休有惠政其卒也州人立廟祀之陳祚字永錫吳人永樂中進士擢河南參議十五年與布政使周文襄王文振合疏言建都北京非便並論均州太和山佃戶躬耕力作處之晏然仁宗立詔選用遷均州羣試之祚策第一試吏部復第一遂擢御史巡按福建方面大吏多被彈擊禁止和買閭人德之還奏白塔河上通邵伯湖下注大江蘇松舟楫多從往來淺狹運塞請開濬從之轉漕果便尋出按江西時天下承平帝頗事遊獵玩好祚馳疏勸勤聖學其畧曰帝王之學

先明理明理在讀書陸下雖有聖德而經筵未甚興單
講學未有程度聖賢精微古今治亂豈能周知洞徹眞
德秀大學衍義一書聖賢格言無不畢載願於聽政之
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無得間斷使知古今若何而
治政事若何而得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邪佞之
以奇巧蕩聖心者自見疎遠天下人民受福無窮矣帝
見疏大怒曰豎儒謂朕未讀大學耶薄暮至此不可不
誅學士陳循頓首曰俗士處遠不知上無書不讀也帝
意稍解下祚獄逮其家人十餘口隔別禁繫者五年其
父竟瘐死其時刑部主事郭循諫拓西內皇城修離宮
侍郎吳政逮至京下獄尋赦出時王振用事法移嚴峻
祚上言乃者法司論獄多違定律如侍郎吳政誤聽士
事吳輒宜坐貢舉非其人律乃坐以奏事有規避律斬
及輒自經死獄官獄卒罪應遞減乃援不應爲重罪擬
杖之一事如此餘可推矣天時不順災診數見未必非
此帝是之以其章示法司請改南京遷福建按察使僉
事有威惠神祠不載祀典者悉撤去久之以疾歸卒祚
天資嚴毅雖子弟罕接其言笑獨重里人鄉量量博學

士隱於卜敝屋數椽或竟日不舉火祚數折冊就質疑
往往至暮鄉鄰字循子循扣廬陵人居官有才譽既復職進
郎中以尚書魏源薦擢廣東參政有剿寇功景泰初卒
劉球字廷振安福人承樂十九年進士家居讀書十年
從學者甚衆授禮部主事胡濙薦其學行經筵與修宣宗實
錄改翰林侍講從弟珉知莆田遺一夏布球封還貽書
戒之正統六年帝以王振言大舉征麓川球上疏曰帝
王之馭四裔必審其小而防其大所以適緩急之宜爲
天下久安計也周伐崇不克退修德教以待其降至於
玁狁則命南仲城朔方以備之漢征南越不利即罷兵
息民交阯若復動衆紛擾爲蠻臣竊謂宜緩天誅如周漢
之於崇越也至於瓦剌終爲邊患及其未即驍動正宜
以時防禦遞欲移甘肅守將以事南征卒然有警何以

為禦臣竊以為宜慎防邊如周漢之於獫狁何奴也伏
望陛下罷大舉之議推選智謀將帥輔以才識大臣量
調官軍分屯金齒諸要害結木邦諸蠻以為援乘閒進
攻因便撫諭寇自可服至於西北障塞當敕邊臣巡視
濬築溝垣增繕城堡勤訓練嚴守望以防不虞有備無
患之道也章下兵部謂南征已有成命不用球言八年
五月雷震奉天殿球應詔上言所宜先者十事其畧曰
古聖王不作無益故心正而天不違之昧旦勤御
經筵數進儒臣講求至道務使學問功至理欲判然則
聖心正而天心自順夫政由己出則權不下移太祖太

宗日視三朝時召大臣於便殿裁決庶政權歸總於上
皇上臨御九年事體日疏經筵數舉守令數更復視決故事
使權歸於一古之擇大臣者必尚端左右大夫國人及
其有犯豈至大辟亦不加刑第罰之凡今用大臣未嘗
皆出公論及有小失輒枉筆楚之然未幾時又復其
職甚非所以待大臣也自今擇任大臣宜允愜衆論小
犯則置之果不可容下法司定罪使自為計勿輒繫庶
不乖於好生之仁哉況思機發已嘗遣人來貢非無
悔過乞免之意若敕緬酋令發首來獻仍敕思機發盡
前四境之地分於各寨新附之
貢使日增包藏禍心誠為難測宜分遣給事御史閱視
宋盛時數遣使巡行郡縣洪永間亦嘗行之今久不舉
故吏多貪虐民不聊生而軍衛尤甚宜擇公明廉幹之
臣分行天下古人君不親刑獄必付理官蓋恐徇喜怒
而有所輕重也通法司所上獄多奉敕增減輕重法司
不能執奏及訊他囚又觀望以意為輕重民用多冤宜使
各舉其職至運磚輸米諸例均出古法尤宜罷之春秋
營築悉書成勞民也京師與作五六年矣日不煩民而
役軍軍獨非國家赤子乎況營作多完宜罷工以蘇其
力各處水旱有司既不振救請減租稅或亦徒事虛文
宜令戶部以時振濟量加減免使不致失業麓川連年

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貲所費不可勝計今又遣蔣貴遠
征緬甸貴麾思任發果禽以歸不過枭鎗通衢而已緬
將挾以為功必求與木邦共分其地不與則致怒與之
則兩蠻坐大是減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跳踉兵事
無已臣見皇上每錄重囚多有令從軍仁心若此今欲
生得失地之寇寇而驅數萬無罪之衆以就死地豈
不有乖於好生之仁哉況思機發已嘗遣人來貢非無
貢使日增包藏禍心誠為難測宜分遣給事御史閱視

京邊官軍及時訓練勿使借工各廠服役私家公武舉之選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來武勇廣屯田公鹽法以厚儲蓄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疏入下廷議言球所奏惟擇太常官宜從令吏部推舉修撰董璘遂乞改官太常奉享祀事初球言麓川事振固已銜之欽天監正彭德清者球鄉人也素爲振腹心凡天文有變皆匿不奏倚振勢爲姦公卿多趨謁球絕不與通德清恨之遂摘疏中攬權語謂振曰此指公耳振益大怒會璘疏上振遂指球同謀並逮下詔獄屬指揮馬順殺球順深夜攜一小校持刀至球所球方臥起立大呼太祖太宗頸斷體猶植遂支解之瘞獄戶下璘從旁竊血裙遺球家後其子鉞求得一臂裹裙以驗順有子病久忽起捽順髮拳且蹴之曰老賊令爾他日禍逾我我劉球也順驚悸俄而子死小校亦死璘字德文高郵人有孝行獄解遂歸不復出球死數年瓦剌果入寇英宗北狩振被殺朝上立擊順斃之而德清自土木還下獄論斬尋瘐死詔致其屍景帝憐球忠贈翰林學士謚忠愍立祠於鄉球二子長鉞次鈇皆篤學躬耕養母球既得卹兄弟乃出應舉先後成進士鉞廣東參政鈇雲南按察使

陳鑑字貞明高安人宣德二年進士授行人正統中擢御史出按順天言京師風俗澆漓其故有五一事佛過甚二營喪破家三服食靡麗四優倡爲蠹五博塞成風章下禮部格不行改按貴州時藩臣多擾川省思任發子思機發遏孟養屢上書求宥罪通貢不許復大舉遠征兵連不解雲貴軍民疲敝苗乘機煽動閩浙間盜賊大起舉朝皆知其不可懲劉球禍無敢諫者十四年正月鑑抗疏言賊酋遠遁不爲邊患宜專責雲南守臣相機勦滅無遠勞禁旅王振怒欲罔之改鑑雲南參議使赴騰衝招賊已復擅爲遮按時嘗請改四川播州宣慰司隸貴州爲鑑罷令兵部勦之論死繫獄景帝嗣位乃得赦尋授河南參議致仕歸卒自正統中劉球以忤王振冤死鑑繫下獄中外莫敢言事者數年至景帝時言路始開爭發憤上書有何觀者復以言得罪去觀以善書爲中書舍人景泰二年幼尚書王直正統時阿附權奸不宜在左右中貴見權奸語以爲使己激帝怒下科道參成史科王玉奏稿力詆觀林聰棄市持之乃得免觀林聰棄市之明年觀考滿不遷私憾吏部語帝奏上會御史疏亦上中有觀考滿怒下觀詔獄杖之謫九溪衛經歷中進士及第歷官鍾同字世京吉安永豐人父復修撰與劉球善球上封事約與俱復妻勒止之球詣復

即邀借行復已他往妻從屏間詈曰汝自上疏何累他人爲球出歎曰彼乃謀及婦人遂獨上奏竟死居無何復亦病死妻深悔之每哭輒曰早知爾曷若與劉君偕死同幼聞母言即感奮思成父志嘗入吉安忠節祠見所祀歐陽修楊邦乂諸人歎曰死不入此非夫也景泰二年舉進士明年授御史懷獻太子既薨中外望復沂王於東宮同與鄉中章綸早朝語及沂王皆泣下門與約疏請復儲五年五月同上疏論時政遂及復儲事其畧曰近得賊諜言也先使偵京師及臨清虛實期初秋大舉深入直下河南臣聞之不勝寒心而兩堂大臣皆恬不介意昔秦伐趙諸侯自若孔子順獨憂之人皆以爲狂臣今者之言何以異此臣草茅時聞寺人講惡奸黨旌忠直命六師禦敵於郊不戰而三軍之氣自倍臣謂陛下方且鞏鍵四裔坐致太平奈何邊氛甫息瘡痍未復而佞心遽生失天下望伏願取鑒前車厚自奮厲毋貨色毋甘嬉遊親庶政以總威權敦倫理以厚風俗辨邪正以專委任嚴賞罰以彰善惡崇風憲以正紀綱去浮費罷冗員禁僧道之濫民擇賢將以訓士然後親率羣臣謝過郊廟如成湯之六事自責庶太宗之十漸即改照幾天意可回國勢可振又言父有天下固當傳之於子乃者太子薨遂足知天命有在臣竊以爲上皇之子即陛下之子沂王之子猶陛下之子伏望擴天地之弘敦友于之仁遣吉具儀建復儲位實祖宗無疆之休又言陛下命將帥各陳方略經旬論時左相委責及石亨翊溥有言又不過補大牆子之計平時尚爾一旦有急將何策制之夫禦敵之方莫先用賢陛下求賢若渴而大臣之排抑尤甚所舉者率多親舊富厚之家即長材屈抑孰肯爲官朝臣默默若此臣所以撫膺流涕爲今日妨賢病國者醜也疏入帝不懌下廷臣集議寧陽侯陳懋吏部尚書王直等請帝納其言因引罪求罷帝慰留之越數日帝論亦疏言復儲事遂並下詔獄明年八月大理少卿廖莊亦以言沂王事于杖左右言事由同僧帝乃封已廷杖就獄中杖之同竟死時年二十一同之上疏也策馬出馬伏地不肯起同叱打吾不畏死爾奚爲者馬出馬伏地不肯起同叱打不畏死爾奚爲者馬出馬伏地不肯起同叱打號數聲亦死英宗復位贈同大理左寺丞錄其子啓爲國子生壽授咸寧知縣啓請父遺骸葬詔給舟車路費成化中授次子越通政知事給同妻羅氏月廩尋賜

同謐恭愍從祀忠節祠與球聯位竟如同初志方同下獄時有禮部郎孟現者亦疏言復儲帝不罪而進士楊集上書于謙曰奸人黃珏獻議易儲不過爲逃死計耳公等遽成之公國家柱石獨不思所以善後乎今同等又下獄矣脫請人死杖下而公等坐享崇高如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忌諱要爲有膽當進一官處之乃以集知安州現闖人集常熟人也

章綸字大經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累泰初召爲儀制郎中綸見國家多故每慷慨論事嘗上太平十六策反覆萬餘言也先既議和請力圖修攘以待其變中官興安請帝建大隆福寺成將臨幸綸具疏諫河東鹽運判官濟南楊浩除官未行亦上章諫帝即罷幸浩後累官副都御史巡撫延綏綸又因災異請求致變之由語頗切至五年五月鍾同上奏論復儲趣之日綸亦抗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其大者謂內官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事權後宮不可盛聲色凡陰盛之屬論悉禁罷又言孝弟者百行之本願退朝後朝謁兩宮皇太后修問安視膳之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親受冊封是上皇之臣也陛下與上皇雖殊形體實同一人伏讀奉迎還宮之詔曰禮惟加而無替義以卑而奉尊望陛下允蹈斯言或朔望或節日率羣臣朝見延和門以展友于之情實天下之母儀還沂王之至願也更請復汪后於中宮正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充溢災沴自弭疏入帝大怒時已暝宮門閉乃傳旨白門除中出立執綸及鍾同下詔獄榜掠慘酷逼引主使及交通南宮狀瀕死無一語會大風揚沙晝晦獄得稍緩令錮之明年杖廖莊闕下因封杖就獄中杖給同各百同竟死綸長繫如故英宗復位郭登言綸與廖莊林聰左鼎倪敬等皆直言忤時宜加旌擢帝乃立擢綸命內侍檢前疏不得

內侍從旁隔數紙告嗟歎再大笑爲帝所重而性亢直不能苟合石亨招朋卿飲綸辭不往又數與尚書王翱論事不合亨善共短綸乃調南京禮部尚書改吏部仍兼翰林學士綸以山陵尚新元旦未改元日從吉心寧自安奉下踐阼之初當以名治天下奈何以權後宮不可盛聲色凡陰盛春泉行議雖不從天下咸喜十年兩淮饑奏救荒四事皆報可四年秋子元應以冒籍舉京闈約事中朱清御史楊智等日劾綸命侍郎葉盛勘之明年綸及僉都御史高明考察庶官兩人議不協疏陝上綸復

獨奏給事中王壞不赴考察且言明剛愎自用已言多不見從乞與明俱罷章並下盛等於是讓及下考靖臣連章劾綸綸亦屢疏求罷帝不聽既而盛等勘上元應賓官籍帝宥綸而所奏他事亦悉不問未幾復轉禮部温州知府范奎被論調官綸言温州臣鄉郡奎大得民心解官之日士民三萬人哭泣攀轅留十八日乃得去請還之以慰民望章下所司竟報寢綸性慈好直言不爲當事者所喜爲侍郎二十年不得遷請老去久之卒居數年其妻張氏上其奏稿且乞恩帝嘉歎贈南京禮部尚書謚恭毅官一子馮曉典簿元應後舉進士爲南京給事中偕同官論陳鉞罪忤旨停俸孝宗嗣位上治本五事仕終廣東布政使

廖莊字安止吉水人宦德五年進士八年改庶吉士與知縣孔友諒等七人歷事六科英宗初授刑科給事中正統二年御史元亮請如詔書蠲邊軍侵沒糧餉不允按察使龔錠亦請如詔書宥盜犯之未獲者法司亦寢不行莊以詔書當信上章爭之五年詔京官出修荒政兼徵民逋莊慮使者督趣困民請寬災傷州縣俟秋成從之振荒陝西全活甚衆還奏寬郵九事多議行楊士奇家人犯法偕同官論劾或曰獨不爲楊公地乎曰正

所以爲楊公也八年命與御史張驥同署大理寺事踰月授左寺丞十一年遷南京大理少卿踰二年奸人陳珏者與所親賈福爭襲指揮職南京刑部侍郎齊韶納珏賄欲奪福官與之爲莊所駁韶撫福至死被逮珏亦誣莊俱徵下詔獄會詔他罪並發棄市莊乃得釋景泰五年七月上疏曰臣襲在朝見上皇遣使冊封陛下每遇慶節必令羣臣朝謁東廡恩禮隆洽羣臣皆感歎謂上皇兄弟友愛如此今陛下奉天下以事上皇願時時朝見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畧治道歲時令節俾羣臣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則祖宗在天之神安天地之心亦

安矣太子者天下之本上皇之子陛下之猶子也宜令親儒臣習書策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心豈不美歟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陛下撫而有之宜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係屬天下之人心仰弭災召祥之道莫過於此疏入不報明年莊以母喪赴京闕給勘合馹東角門朝見帝憫莊前疏命廷杖八十謫定羌驛丞天順初召還時母喪未終復遭父喪特予祭葬命起復仍官南京天順五年就擢禮部右侍郎改刑部成化初召爲刑部左侍郎

逾年卒贈尚書謚恭敏莊性剛直面折人過而實坦懷無芥蔕不屑細謹好存掖誘謝賓客爲歡狎旣官法司或勸稍屏謝往來遠嫌疑莊笑曰昔人有言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吾無媿吾心而已卒之日無以爲斂衆裒錢助其喪初景帝時英宗在南宮左右爲離間及懷憲太子薨羣小恐沂王復立讒搆愈甚故鍾同章綸與莊相繼力言皆得罪然帝頗感悟六年七月辛巳刑科給事中徐正請間言事亟召入乃言上皇臨御歲久沂王嘗位儲副天下臣民仰戴宜還置所封之地以絕人望別選親王子育之宮中帝驚愕大怒立叱出之欲正其罪慮貶

衆乃命謫遠任而帝怒未解已復得其淫穢事謫戍鐵嶺衛蓋帝雖怒同等所言過激而小人之言亦未遽聽也迨英宗復辟于謙王文以謀立外藩誅死其事遂不白云

倪敬字汝敬無錫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擢御史景泰初畿輔饑命出視請蠲田租戶部持不可再疏爭竟得請巡按山西時有入粟補官令敬奏罷之戍將侵餉者悉按治豪猾斂迹再按福建時議將復銀冶敬未行抗疏論得寢既至奏罷諸司器物濫取於民者鎮守內臣戴門達所暨成廣西赦還復冠帶貧甚課耕自給羅俊嘗巡按四川有聚聲仕終南雄知府細保貪橫敬列其罪以聞帝召細保還命敬捕治其黨

史史182-131

楊瑄字廷獻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御史剛直尚氣節景帝不豫廷臣請立東宮帝不允瑄與同官錢瑮奏英等約疏爭會奪門事起乃已天順初印馬畿內至河間民訴曹吉祥石亨奪其田瑄以聞並列二人怙寵專權狀帝語大學士李賢徐有貞曰眞御史也遂遣官按覈而命吏部識瑄名將擢用吉祥聞之懼訴於帝請罪之不許未幾亨西征還適彗星見十三道掌道御史張鵬盛顒周斌費廣張寬王鑑趙文博彭烈張奎李人儀邵銅鄭晃陶復及御史劉泰魏翰庾驤將劾亨吉祥諸違法事先一日給事中王弦洩於亨亨與吉祥泣訴帝

誣鵬等爲己誅內官張永從子結黨排陷欲爲永報讐明日疏入帝大怒收鵬及瑄御文華殿悉召諸御史御彈章俾自讀斌且讀且對神色自若至冒功濫職帝詰之曰彼帥將士迎駕朝廷論功行賞何云冒濫斌曰當時迎駕止數百人光祿賜酒饌名數具在今超遷至數千人非冒濫而何帝默然竟下瑄鵬及諸御史於獄榜掠備至詰主使者瑄等無所引乃坐都御史耿九疇羅綺主謀亦下獄論瑄鵬死餘遣戍亨等復譖諸言官帝令吏部給事御史年踰三十者留之餘悉調外尚書王翱列上給事中何玘等十三人御史吳禎等二十三人

裁節賜予親元老大臣日事講習克修厥德以弭災變
疏下禮部尚書張昇等稱源忠愛報聞迨十月霾晦時
作源言此衆邪之氣陰冒於陽臣嘗其君小人擅權下
將叛上引譬甚切瑾怒矯旨杖三十釋之又上言自正
德二年來占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
不一乞收攬政柄思患預防蓋專指瑾也瑾大怒召而
叱之曰若何官亦學爲忠臣源鷹韓口官大小異忠一
也又矯旨杖六十謫戍肅州行至河陽驛以創卒其妻
斬廬荻覆之葬驛後楊氏父子以忠諫名天下爲士論
重而源小臣抗節尤人所難天啓初賜謚忠懷盛顯字

時望無錫人周斌字國用昌黎人王鑑太原人趙文博
代州人彭烈峽江人李人儀隆昌人邵銅閿縣人鄭堯
榮平人皆進士授御史顯降東鹿知縣斌江陰鑑膚施
文博淳化烈江浦人儀襄陽銅博羅堯衡山並有善政
束鹿徭役苦不均顯爲立九則法繼者莫能易母憂去
服除民相率詣闕乞還顯再任益不用鞭扑訟者論之
輒叩頭不復辯鄰邑訟不決亦皆赴訴片言折之各心
服斌在江陰有惠政民歌曰旱爲災周公禱之甘露來水
爲患周公禱之陰雨散天順七年先以薦擢開封知府

而顯等至憲宗嗣位所司以治行聞帝曰諸臣直諫爲
權倖所排又能輔職其悉予都於是擢顯知邵武鑑延
安文博爲御史劾商人儀荊州銅溫州晃瑀以
任治剛調延平巡按御史上言政績陝西湖廣守臣亦
上鑑人儀據驛時治行皆時賜封誥顯累遷陝西左布
政使時三邊多警飛芻挽粟日數驟鑑紹無缺軍民悉
起改顯左副都御史往巡撫顯至露檄大市芻粟稿禾
復蘇棗救荒之政既施餘粟尚白鑑萬石又推行九則
法於諸府縣墓碑苛民甚德之名一年以老致仕弘治
中卒祖壁廣東右布政使初大江陰民立生祠及白閣
封遷去民亦遮泣追送鑑初爲御史嘗於左順門面
斥中官非體中官怒甚問考察倚都御史蕭維禎去之
維禎不可而止文博終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烈廣東

總裁官翰林院掌院事少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禮部尚書事加二級臣張廷玉等奉
敕修

李時勉　陳敬宗

劉鉉　薛瑄　邢讓　李紹

林瀚子泉附　尚褧　謝鐸

魯鐸　尚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成童時冬寒以衾裹足納甫中誦讀不已中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進學文淵閣與修太祖實錄授刑部主事復坐事繫獄久之成刑部侍讀性剛鯁慨然以天下爲己任十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倣上時務十九事成祖方招徠遠人而時勉言管建之非及違農時居喪下忤帝意已觀其他說多中時病拙之地復取視若再舉多施行尋被讒下獄歲餘得釋楊榮薦復職洪熙元年復上疏言仁宗怒甚召至使殿對不屈命武士撲以金瓜脇折者三曳出幾死明日改交阯道御史命日慮一囚言一事章三上乃下錦衣衛獄時勉於錦衣千戶某有恩千戶適治獄密召醫療以海外血竭得不死仁宗大漸問夏原吉曰時勉還辱我言已勃然怒

原吉慰解之其夕帝崩宣宗即位已踰年或言時勉得罪先帝狀帝震怒命使者縛以來朕親鞫必殺之已又令王指揮即縛斬西市毋入見王指揮出端西旁門而前使者已縛時勉從端東旁門入不相值帝遙見罵曰爾小臣敢觸先帝疏何語趣告之時勉叩頭曰臣言誠不宜遠左右帝闔言色稍霽徐數至六事止帝令盡陳之對曰臣惶懼不能悉記帝意益解曰是第難言耳草安在對曰焚之矣帝乃太息稱時勉忠立赦之復官侍讀比王指揮笞獄還則時勉已襲冠帶立階前矣宣德五年修成祖實錄成遷侍講帝乃出餘錢賜之正統三年以宣宗實錄成進學士掌院事兼經筵官六年代貝泰爲祭酒八年乞致仕不允十二年春乃得請朝臣及國子生餞都門外者幾三千人或遠送至登舟候舟發乃去英宗北狩時勉日夜悲慟遣其孫驥詣闕上書請選將練兵親君子遠小人褒表忠節迎還車駕復警振衛之廉其短無所得時勉嘗斐倫堂樹旁枝振遂言時勉擅伐官樹人家取中旨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並枷國子監前官校至時勉方坐東堂閱課士卷徐呼諸生品第高下顧僚屬定甲乙揭榜乃行方盛暑枷三日不解監生李貴等千餘人詣闕乞貸有石大用者上章願以身代諸生圍集朝門呼聲徹殿庭振開諸生不

人褒表忠節迎還車駕復警振衛之廉其短無所得時勉嘗斐倫堂樹旁枝振遂言時勉擅伐官樹人家取中旨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並枷國子監前官校至時勉方坐東堂閱課士卷徐呼諸生品第高下顧僚屬定甲乙揭榜乃行方盛暑枷三日不解監生李貴等千餘人詣闕乞貸有石大用者上章願以身代諸生圍集朝門呼聲徹殿庭振開諸生不

各一章畢事設酒饌諸侯伯讓曰受教之地當就諸生劉坐惟輔與抗禮諸生歌鹿鳴之詩賀士雍雍盡歡去人稱爲太平盛事

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進學文淵閣與修永樂大典書成授刑部主事又與修五經四書大全再修太祖實錄擢翰林侍講內職歸省德元年起修兩朝實錄明年轉南京國子監司業帝幸南京之日舉杯未嘗一盼其嚴重侍講清華之選司業師儒之席豈雖不崇任則重矣九年秩滿遷祭酒正統二年上書言舊例諸生以貢入監久近送諸司歷事比來有因事予告者遂遲累歲宜以貢入監事予告者遂還原籍俟考滿送吏部就職之例士風卑陋誠非細故請加禁止從之敬宗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力以師道自任立教條革陋習六館士千餘人每升堂聽講設饌會食整肅如朝廷稍失容即令待罪堂下條屬憚其嚴祖以他事於之法司周恍與敬宗善曰盡具疏自理爲屬草辭稱遷就敬宗驚曰得無誑君耶不果上事亦免白滿考入京師王振欲見之令恍道意敬宗曰吾爲諸生師表前私謁中貴何以對諸生振知不可屈乃貽之文錦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冀其來謝敬宗書竟署名而已返其幣終

不往見王直爲吏部尚書從容謂曰先生官司成久將薦公爲司寇敬宗曰公知我者今與天下英才終日論議願不樂耶性善飲酒至數斗不亂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每留飲輒佯佐滿左右竟日舉杯未嘗一盼其嚴重如此十二年冬乞休不允景泰元年九月與尚書魏驥同引年致仕家居不輕出有破其容接者莫不興起天順三年五月卒年八十三後贈禮部侍郎謚文定初敬宗與李時勉同在翰林裘忠徵富相之曳二人並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敬宗儀觀魁梧時勉貌稍寢後人同時爲南京祭酒時勉乎恕得士敬宗方嚴終明世

薛瑄字德溫河津人生而穎異五歲讀書即了大義十歲通四子書及五經性理諸書嘗自謂聖賢可學而至也父判授蒲州疾母喪毀以孝聞永樂中用善書徵入翰林纂脩天鄉試授中書舍人宣德時預修成祖仁宗實錄遷兵部主事仍供事內廷正統中再修宣宗實錄進侍講以學士曹鼐等薦與修撰王振教習庶吉士景帝立進侍講學士直經筵三年以高穀薦遷國子祭酒時以國計不足放還諸生不願歸者皆其門廩給甚盛尚盈尺何靳此遂得復給又令甄別六館生年老貌寢學業疎漫者斥爲民銓言養才國家急務今倉

兄離親戚棄墳墓艱苦備至一旦破斥非朝廷育才意
乞揀年貌衰而有學者量授之官帝可其奏尋以母喪
歸服闋赴都陳詢已爲祭酒帝重鉉命與詢並任天順
初改少詹事侍東宮講讀明年十月卒帝及太子皆賜
祭賻贈有加憲宗立贈禮部侍郎謚文恭鉉性介特言
行不苟教庶吉士及課國子生規條嚴整讀書至老彌
篤仲子瀚以進士使南方頒行閱其衣篋比還簽如故
乃喜曰無玷吾門矣瀚官終副使能守父訓薩琦字廷
珪其先西域人後著籍閩縣舉宣德五年進士歷官禮
部侍郎兼少詹事天順元年卒琦有文德猶樸不苟合

名行與鉉相頡頏云
邢讓字遜之襄陵人年十八舉於鄉入國子監爲李時
勉所器與劉翊齊名登正統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
檢討景泰元年李賢白冤刺還請再遣使迎上皇景帝
不許讓疏曰上皇於陛下有君之義有兄之恩安得而
不迎且令寇假大義以問我其何辭以應若從羣臣請
進其卒也帝深惜之
林翰字宇大興人父永樂末進士撫州知府瀚舉
成化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再遷諭德請急歸弘
治初召修憲宗實錄充經筵講官稍遷國子監祭酒進
禮部右侍郎掌監事如故典國學垂十年饌銀歲以百

數計悉貶之官以次營立署舍師儒免徭居由瀚始歷
吏部左右侍郎十三年拜南京吏部尚書以災異奉舉
僚陳十二事御史王獻臣自遼東還下詔獄儒士孫伯
堅等貲緣爲中書舍人瀚疏爭忤旨乞罷不許已奏請
重根本曰保固南京曰佑啓皇儲曰振被百姓曰增進
正人四事優詔慰留時災異數見瀚及南京諸臣條時
政十二事語涉近侍多格不行瀚素剛方與守備中官

不合他內臣進貢道其地者瀚每裁抑之遂交譖於劉
瑾會劉健謝遷罷政瀚聞太息言官彈銑等以留健遷
被徵瀚獨矗送瑾聞益恨明年二月假氣等獄詞適瀚
浙江參政致仕旋指爲奸黨瑾誅復官致仕予月廩歲
隸如故事尋命有司歲時存問瀚爲人謙厚而自守介
然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謚文安子九人庭槐庭機
最顯庭槐字利瞻瀚次子也弘治十二年進士授兵部
主事歷職方郎中吏部尚書張綵欲改爲御史固謝之
乃以爲蘇州知府類歲大水疏請停織造罷繁征割闢
課備振再上始報可遷雲南左參政正德九年以父老

乞侍養時子烇已成進士官禮部主事亦謁假歸三世
一堂鄉人稱盛事嘉靖初父瀚卒服闋起官江西歷湖廣
左右布政使與治行卓異擢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請
附近王部右侍郎懋部尚書大工興大下又罔大僧作
作以備約先大下又罔大僧作以備約先大下又罔大
進左侍郎署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大工興十木功庇藉所
近請多報庭機建治河行策加太子少保大工興加太
部尚書參贊機務庭機奏約事中管見四事令保證東
始終連政司參議庭機守制終喪起南京禮部尚書
進十次應詔上疏請建儲冊立皇長子報聞遂
政仕居九年卒年七十六贈太保謚文僖
子爌性爌字貞白與長子嘉績二十六年進士改庶
吉士授檢討累遷侍講領三禮國子祭酒
自爌祖瀚父庭機三世爲祭酒前此未有也隆慶改元
擢禮部右侍郎充日講官充纂修官犯邊條上備邊七事改吏
部調南京吏部署禮部事魏國公徐鵬舉廢長立幼爌
持不可萬曆元年進工部尚書改禮部仍居南京名位
一與父庭機等母喪去官服闋以庭機篤老侍養家居
七年先父庭機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恪明代三世爲尚

書並得御文林氏一家而已于世勤性篤孝之生者三
枯筆復書御史上其事彼旌焯字自燿庭轎大子也嘉
靖四十一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管理街道使兄鑾字鳴
急歸養久之歷太僕少卿以親不遠養遂不起弘
遞繫諸臣不報終南京工部尚書致仕林氏三世五尚
書皆內行修潔爲時所稱
謝鐸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天順八年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
修預修英宗實錄性介特力學篤古講求經世務成化
九年校勘通鑑綱目上言綱目一書帝王龜鑑陛下命
臣加考定必將進講經筵爲致治資也今天下有太平
之形無太平之實因仍積習察實狥名日振綱紀而小
人無畏忌日勵風俗而紳棄廉恥倦官可而汙衆益
甚恤軍民而罷敝益極減省有制而興作每疲於奔命
蠲免有詔而徵斂每困於追呼考察非不舉而停門日
闢簡練非不行而私提日煩衆賞竭府帑之財而有功者
不勸罰窮讞覆之案而有罪者不懲以至修省祈禱之
命屢頒水旱災傷之來不絕禁加被震城門示災不思
竦動旋轉以大答天人之望是則誠可憂也願陛下以
古證今兢兢業業然後可長治久安而載籍不爲無用
矣帝不能從時寒上有警條上備邊事宜請養兵積粟
收復東勝河套故疆又言今之邊將無異晚唐偵帥敗
則士卒受其殃捷則權豪蒙其賞且勉使還朝辦納月
錢三軍方怨憤塡膺孰肯爲國效命若語皆切時弊我
滿道侍講直經筵遇兩宮服除以親不遠養遂不起弘
治初言者交薦以原官召修憲宗實錄二年擢南京國
子祭酒上言六事曰精計簿慎科貢正祀典與廣載籍復
會饌均撥歷以正祀典與廣載籍復
尚書傳論特之乃進時而遷吏部如故明年謝病去家居
將十年薦者益衆會國子缺祭酒部議起之帝素重鐸
擢詹事府右侍郎管祭酒事屢辭不許時帝懋爲南祭酒
爲文章有體要而爲國子師嚴課程杜請謁增號舍修
堂堂撰廟門置公廨三十餘居其屬諸生貧者周恤之
死者請官定制爲之逾家居好周恤族黨自奉則布衣
蔬食正德五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文肅
魯鐸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五年會試第一歷編修閑
門自守不妄交人武宗立使安南都其餽正德二年還
國子監司業累擢南祭酒尋改北雍屢興成均教士切
實爲學不專章句上有假歸廢學者訓飭之悔過乃已
久之謝病歸嘉靖初以刑部尚書林俊薦用孝宗朝謝

總督倉場戶部左侍郎兼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贈尚書謚恭襄李太保和敝衣草履徒跣部尚書兼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贈尚書謚恭襄張廷玉等奉

敕修

都御史總督倉場戶部左侍郎兼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贈尚書謚恭襄李太保和敝衣草履徒跣部尚書兼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贈尚書謚恭襄張廷玉等奉

敕修

都御史總督倉場戶部左侍郎兼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贈尚書謚恭襄李太保和敝衣草履徒跣部尚書兼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贈尚書謚恭襄張廷玉等奉

敕修

鄒緝字仲熙吉水人洪武中舉明經授皇子教諭建文時入爲國子助教成祖即位擢翰林侍講立東宮兼左中允屢署國子監事永樂十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緝上疏曰陛下肇建北京焦勞聖慮幾二十年工大費繁調度甚廣冗官蠹食耗費國儲工作之夫動以百萬終歲供役不得躬親田畝以專人事力作猶且征求無藝至伐桑棗以供薪劑桑皮以爲楮加之官吏橫征日甚一日如前歲買辦顏料本非土產動科千百民相率斂鈔購之他所大青一斤價至萬六千貫及進納又多留難往往復展轉當須二萬貫鈔而不足供一柱之用其後既遣官采之產所而買辦猶未止蓋緣工匠多派牟利而不

顧民艱至此夫京師天下根本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
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自營建以來工匠小人假託威
勢驅迫移徙號令方施廬舍已壞孤兒寡婦哭泣叫號
倉皇暴露莫知所適遷移甫定又復驅令他徙至有三
四徙不得息者及其既去而所空之地經月逾時工猶
未及此陛下所不知而人民疾怨者也貪官汚吏徧布
內外剝削及於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即是其人養活之
計虐取苛求初無限量有司承奉惟恐不及閭有靡聽
白守不事干媚者輒肆譏毀動得罪譴無以自明是以
使者所至有司公行貨賂剝下媚上有同交易夫小民

所積幾何而內外上下誅求如此今山東河南山西陝
西水旱相仍民至剝樹皮掘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顛踣
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苟活而京師聚集僧道萬餘人日
耗廩米百餘石此奪民食以養無用也至報効軍士朝
廷厚與糧賜及使就役乃驕傲橫恣閒遊往來此皆姦
詭之人懼還原伍假此規避非眞有報効之心也朝廷
歲令天下織錦鑄錢遣內官買馬外蕃所出常數千萬
而所取曾不能一二馬至雖多類皆駑下貴民牧養驟
擾殊甚及至死傷輒令賠補馬戶貧困更鬻妻子此尤
害之大者漢北降人賜居室盛供帳意欲招其同類也

不知來者皆懷窺覘非眞遠慕王化甘去鄉土宜於來
朝之後遣歸本國不必留爲後日子孫患至宮觀壇祠
之事有國者所當深戒古人有言淫祀無福況事無益
以害有益蠹財妄費者乎凡此數事皆下失民心上違
天意怨讟之興實由於此夫奉天殿者所以朝羣臣發
號令古所謂明堂也而災首及焉非常之變也非省躬
責己大布恩澤改革政化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回
上天譴怒前有監生生員以卑下告乞侍親因而獲罪
遣戍者此實有虧治體近者大赦法司執滯常條當赦
者尚復制繫竢乞重加清洗錢除租賦一切勿征有司

百官全其廉祿敕撫簡賢才申行薦舉官吏貪贓蠹政者
繫其罪而罷黜之則人心歡悅和氣可臻所以保安宗
社爲國家千萬年無窮之基莫有大於此者矣且國家
所恃以久長者惟天台人心而天命常視人心爲去留
今天意如此不宜勞民當還都南京奉謝陵廟告以災
變之故保養聖躬休息於無爲毋聽小人之言復有所
興作以誤陛下於後也昔秦不省時三殿初成帝方以
定都詔天下忽罹火災頗懼下詔求直言及言者多斥
時政帝不懌而大臣復希旨詆言者帝於是發怒謂言
事者訕訾下詔嚴禁之犯者不赦侍讀李時勉侍講羅

汝敬俱下獄御史鄭維桓何忠羅通徐珞給事中柯暹
俱左官交阯惟緝與主事高公望庶吉士楊復得無罪
是年冬緝進右庶子兼侍講明年九月卒於官珞博極
羣書居官勤慎清操如寒士子循宜德中爲翰林待詔
請賜父母帝諭吏部曰襄皇祖征沙漠駐守北京緝在
左右陳說皆正道良臣也其子之鄭維桓慈谿人永樂
十三年進士出知交阯南清州卒柯選池州建德人由
鄉舉出知交阯驩州累官浙江雲南按察使
弋謙代州人永樂九年進士除監察御史出按江西言
事忤旨貶峽山知縣復坐事免歸仁宗在東宮素知謙
事多非洪武之舊及有司詠求無藝帝多採納既復言
五事詞大激帝乃不懌尚書呂震吳中侍郎吳廷用大
理卿虞謙等因劾謙誣罔都御史劉觀令衆御史合糾
謙帝召楊士奇等言之士奇對曰謙不識大體然心戚
超擢恩欲圖報耳主聖則臣忠陛下優容之帝乃不
罪謙然每見謙詞色甚厲士奇從容言陛下詔求直言
謙言不當觸怒外廷悚惕以言爲戒今四方朝覲之臣
皆集闕下見謙如此將謂陛下不能容直言帝悅然曰
此固朕不能容亦呂震輩迎合以益朕過自今當置之

遂免謙朝參令專視司事未幾帝以言事者益少復召
士奇曰朕怒謙矯激過實耳朝臣遂月餘無言爾語諸
臣曰朕心士奇曰臣空言不足信乞親降璽書遂令就
輦前書敕引過曰朕自即位以來臣民上章以數百計
未嘗不欣然聽納苟有不當不加譴詞羣臣所共知也
問者大理少卿弋謙所言多非實事羣臣迎合朕意交
章奏其貪直論罷法朕皆扣而不聽但免謙朝參而
自是以來言者益少今自去冬無雪春亦少雨陰陽愆
和必有其咎豈無可言而爲臣者皆懷自全之計退而默
默何以爲忠朕於謙一時不能含容未嘗不自愧咎爾
羣臣勿以前事爲戒於國家利弊政令未當者直言勿
諱謙朝參如故時中官採木四川貪橫帝以讓清直命
往治之擢謙副都御史賜鈔以行遂罷採木之役宜德
初交阯右布政陳洽以貪淫黜命謙往代王通棄交阯
謙亦論死正統初釋爲民上木之績謙布衣走闕下薦
通及當懋阮遷等十三人皆奇才可用衆議以通副石
璽謙然每見謙詞色甚厲士奇從容言陛下優容之帝乃不
罪謙請專任通事遂寢廷臣以謙負重名奏留之亦不
報景泰二年復至京疏薦通等不納羅織未竟仁宗
性寬大容直言謙以故得無罪及卒帝嘉嘆言
西域事帝亦前寢而行其言驟全州人洪武中中鄉舉

爲沙縣教諭永樂時擢禮科給事中常三使西域仁宗初上疏言西域貢使多商人假托無賴小人投爲從者乘傳役人運貢物至京師賞賚優厚番人慕利貢無虛月致民失業妨農比其使還多齎貨物車運至百餘輛丁男不足役及婦女所至驛官鞭夫隸無敢與較者乞敕陝西行都司惟哈密諸國王遣使入貢者許令來京止正副使得乘驛馬陝人庶少甦至西域所產惟馬切邊需應就給甘肅軍士其獨砂梧桐鹽之類皆無益國用請一切勿受則來者自稀浮費益省帝以示尚書呂震且讓之曰驥嘗奉使西番卿西人願不悉邪驥言是其即議行後遷右通政與李崗羅汝敬撫諭交阯不辱命使還尋卒

黃澤閩縣人永樂十年進士擢河南左參政南陽多流民招循使復業官卒丁役悉至北京周幅備至久之調湖廣仁宗即位入覲言時政多兒采宜宗立下詔求言澤七疏言正心恤民敬天納諫練兵重農止貢獻明賞罰遠讒佞汰冗官十事其言遠讒佞尤切中隱其言深切大旨似忠大詐似信大巧似愚與之親如飲醇酒不知其醉如噬甘脂不知其毒龍之甚易遠之甚難是以古者宦寺不使與兵干政所以防患於未

萌也淵弗塞將爲江河此輩宜一切疎遠勿使用事州戶口較洪武時耗減而歲造內官監備至久之調湖廣已事彰彰可監當成祖時宦官稍稍用事宣宗寖以親幸澤於十事中此爲尤切帝雖嘉歎不能用也其後設內書堂而中人多通書曉文義宣宗之盛自宣宗始宜德三年擢浙江布政使復上言平陽麗水等七縣銀冶宜罷并請盡罷諸坑冶語甚切帝歎息曰民困若此朕何由知遣官驗視酌議以聞澤在官有政績然多暴怒鹽運使丁益不遵道達之爲所奏巡按御史馬謹亦劾澤九載秩滿日出行縣斂白金二千兩償官物且越境過家遂逮下獄正統六年釋爲民行澤奏金華台

年進士改庶吉士出知雙流縣宣宗初上言六事一曰守令親民之官古者不拘資格必得其人不限歲月使盡其力今居職者多不知無字之石而廉幹撫民心者又遷調不常者還不一矣四小事連累朝夕營治往來道路日不暇給乞敕吏部擇才望素優及久歷京官者任之論戒上可毋擾名還假以歲月責成治効至遠缺作武多經戡滅獨員居職或過事起京多委雜職署事因循苟且政令無常民不知畏今後路遠之缺常留一

正員任事不得擅離庶法有常守二曰科舉所以求賢必名實相副非徒誇多而已今秋闈取士動一二百人解既多端饒倖過半會試下第十常八九其登第者貢行或乖請於開科之歲詳核諸生行履孝弟忠信學業優贍者乃許入試庶浮薄不致濫收而國家得真才之用三曰祿以養廉祿入過薄則生事不給國制制祿之典視前代爲薄今京官及方面官稍增俸祿其餘大小官自折鈔外月不過米二石不足食數人仰事俯育與道路往來費安所取資貪者放利行私廉者終窶莫訴請敕戶部勘實天下糧儲以歲支之餘量增官俸仍令

內外風憲官採訪廉潔之吏重加旌賞則廉者知勸貪者知戒四曰古者賦役量土宜驗丁口不責所辦不盡所有今自常賦外復有和買折糴諸事名目新無耗無阻則鈔法流通永通令有司支官錢市買而任貨之弊亦漸革矣五曰物巧立辨驗折耗之名科取數倍緣此弊百端乞盡停採買減諸不急務則國賦有常民無科擾其二事已決凡官有文學者六十八人試之時久承受進士與監生等七人悉令辦事六科給事中惟友直未授官而卒

范濟元進士洪武中以文學舉爲廣信知府坐累謫戍興州宣宗即位濟年八十餘矣詣闕言八事其一曰楮幣之法昉於漢唐元造元統交鈔後又造中統鈔久而物重鈔輕公私俱敝乃造至元鈔與中統鈔兼行子母相權新陳遞用又令民間以昏鈔赴平準庫中統鈔五貫得換至元鈔一貫又其法日造萬錠共計官吏俸稍內府供用若干天下正稅雜課若干斂發有方周流不滯以故久而通行太祖皇帝造大明寶鈔以鈔一貫當白金一兩民獻遞之迄今五十餘年其法稍弊亦由物重鈔輕所致願陛下因時變通重造寶鈔一準洪武初制使新舊兼行取元時所造之數而增損之審與家度支之數而權衡之僅鈔少而物多鈔重而物輕嚴爲造之條開倒換之法推陳出新無耗無阻則鈔法流通永無弊其二曰備邊之道守險爲要若舟州大同開平宣府大寧乃京師之藩垣邊徼之門戶土可耕城可守宜盛兵防禦廣開屯田修治城堡謹烽火明斥堠毋貪小利毋輕遠求堅壁清野使無所得俟其憊而擊之得利則止毋窮追深入此守邊大要也其三曰兵不在多在於堪戰比者多發爲事宜吏人充軍塞上非白面書生則老弱商賈遇有征行有力者得免貧弱者備數

器械不完糗糧不具望風股栗安能效死今宜選其壯
勇勒加訓練餘但令乘城擊柝趨走矛門庶幾各得其
用其四曰民病莫甚於勾軍衛所差官至六七員百戶
差軍旗亦二三人皆有力交結及巡選征調之徒重賄
得遣既至州縣擅作威福迫脅里甲恣為姦私無丁之
家誅求不已有丁之戶詐稱死亡託故留滯久而不還
及還則以所得財物徧賄官吏朦朧具覆究其所取之
丁十不得一欲軍無缺伍難矣自今軍士有故令各衛
報都督府及兵部府部咨布政按察司令府州縣準籍
貫姓名勾取送衛則差人攜憂之弊自絕其五曰洪武

中令軍士七分屯田三分守城最為善策比者調度日
繁興造日廣虛有屯種之名田多荒蕪無資養馬採草伐
薪燒炭雜役旁午兵力焉得不疲農業焉得不廢臨敕
邊將課卒墾荒限以頃畝官給牛種待其秋成不取租
以示勸懲則寨下田可漸增轉餉益紓諸邊富實計無
便於此者其六曰學校者風化之源大本所自出明
徧適用非徒較文藝而已也洪武中妙選師儒教養甚
備人材彬彬可觀邇來士習委靡立志不力選飭不嚴
平居無剛方正大之氣安望其立朝為名公卿哉宜選
良士為郡縣學官擇民間子弟性行端謹者為生徒訓

以經史勉以節行俟其有成貢於國學磨勘試職使其
氣充志定卓然成材然後舉而用之以任天下國家事
無難矣其七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漢高祖
解平城之圍未聞誅曹勳以復讎唐太宗禦突厥於便
橋未聞房杜勳以報怨古英君良相不欲疲民力以誇
武功計慮遠矣洪武初年嘗赫然命將欲清沙漠既以
餽運不繼旋即領師遂撥東勝衛於大同塞山西陽武
谷口選將練兵扼險以待內修政教外嚴邊備廣屯田
興學校罪貪吏恤民不數年間衆兒只巴獻女伯顏
帖木兒乃兒不花等相繼為我臣僕此專務內

文移乃容留書寫之人在官影射賄賂公行獄訟淹滯皆官冗吏濫所致也望陛自宸衷凡內外官吏並依洪武中員額冗濫者悉汰則天工無曠庶績咸熙而天大治矣奏上命廷臣議之尚書呂震以爲文辭冗長且事多已行不足采帝曰所言甚有學識多契朕心當察其素履以聞震乃言濟故元進士曾守郡坐事戍邊帝日惜哉斯人令久淹行伍今猶足用震曰年老矣帝曰國家用人正須老成但不宜任以繁劇乃以濟爲儒學訓導

聊讓蘭州人肅府儀衛司鈐丁也好學有志尚明習時務景帝嗣位慈王振蒙蔽大閹言路吏民皆得上書言事景泰元年六月讓詣闕陳數事其畧曰通歲土木繁興異端盛起番僧絡驛汚吏縱橫相臣不正其非御史不劾其罪上下蒙蔽民生凋瘵寇犯邊上望播越陛下枕戈嘗膽之秋可不拔賢雪能一新政治乎肯宗岳爲將敵國不敢呼名韓范鎮邊西戎聞之破膽司馬光居相位強鄰戒勿犯邊今文武大臣之有威名德望者宜使典樞要且延訪智術之士布滿朝廷則也先必畏服而上皇可指日還矣大臣陽也宦寺陰也君子陽也小人陰也近日食地震陰盛陽微簡兒天地望陛下總攬乾綱抑寵寺使不得預政遏小人俾不得居位則陰陽順而天變弭矣天下治亂在君心邪正田獵是娛宮室是侈宦寺是狎三者有一足蠱君心願陛下涵養克治多接賢士大夫少親宦官宮妾自能革奢靡戒遊佚而心無不正矣堯咨訪木恐人不言所以聖秦除盜法恐人議已所以亡陛下無所顧忌而言無不盡矣則國家利弊閭閻休戚臣下無所隱情矣蘇子曰平居無犯顏敢諫之臣則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士願陛下恒念是言而審察之書奏帝頗嘉納之後四年讓發進士官知縣卒景泰二年監生郭佑亦上書言兵事畧曰道路犯顏上皇蒙塵此千古非常之變百世必報之讎也今使臣之來敵動以數千務驕蹇責望於我而我乃隱忍姑息致賊勢日張我氣日索求和與和不幼其罪上下蒙蔽民生凋瘵寇犯邊上望播越陛下枕戈嘗膽之秋可不拔賢雪能一新政治乎肯宗岳爲將敵國不敢呼名韓范鎮邊西戎聞之破膽司馬光居相位強鄰戒勿犯邊今文武大臣之有威名德望者宜使典樞要且延訪智術之士布滿朝廷則也先必畏服而上皇可指日還矣大臣陽也宦寺陰也君子陽也小人陰也近日食地震陰盛陽微簡兒天地望陛

下總攬乾綱抑寵寺使不得預政遏小人俾不得居位則陰陽順而天變弭矣天下治亂在君心邪正田獵是娛宮室是侈宦寺是狎三者有一足蠱君心願陛下涵養克治多接賢士大夫少親宦官宮妾自能革奢靡戒遊佚而心無不正矣堯咨訪木恐人不言所以聖秦除盜法恐人議已所以亡陛下無所顧忌而言無不盡矣則國家利弊閭閻休戚臣下無所隱情矣蘇子曰平居無犯顏敢諫之臣則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士願陛下恒念是言而審察之書奏帝頗嘉納之後四年讓發進士官知縣卒景泰二年監生郭佑亦上書言兵事畧曰道路犯顏上皇蒙塵此千古非常之變百世必報之讎也今使臣之來敵動以數千務驕蹇責望於我而我乃隱忍姑息致賊勢日張我氣日索求和與和求戰與戰是和戰之權不在我而在賊也願陛下結人心親賢良以固國本廣儲蓄練將士以壯國氣正分定名義之以義如榮鶚使執則提兵問罪使大漠之南不敢有匹馬闌入乃可保百年無虞不然西北力罷東南財竭不能一日安枕矣昨以國用耗乏謀國大臣欲紓一時之急令民納粟者賜冠帶今單旅稍寧行之如故農工商販之徒不敢覬覦惟財是授驕親戚豪鄉里長

非分之邪心臟汚吏罷退爲民欲掩閻蔓之恥納粟納
皁冠帶而歸前以貨得官今以輸貨得官何以禁貪
殘重名爵況天下統　藏富在民未有大不得已而聚
斂如此是以空乏敬寇心也皁下廷議格不行又有胡
伸倫者雲南鹽課提舉司吏目也豫事入都會上皇北
狩也先欲妻以妹上皇固遣廣寧伯劉安入告於帝仲
倫上疏爭之言今日事不可屈者有七降萬乘之尊與
語婚媾一也敵假和議使我無備二也必欲爲姻騶尊
自大三也索金帛使我坐困四也以送駕爲名乘機入
犯五也逼上皇手詔誘取邊城六也欲求山後之地七

也稍從其一大事去矣曩上皇在位王振專權忠諫者
死鯁直者戍君子見斥小人驟遷章奏多決中旨黑白
混淆邪正倒置閫寄之寇方殷危剌之聲大作陛下宵
親賢遠姦信賞必罰通上情達下志貨閄之姦無所投
隙倉卒之變未由發機朝廷自此寧天下自此安矣帝
嘉納焉又有華敏者南京錦衣衛軍餘也意氣慷慨讀
書通大義憤王振亂國與僚輩言輒裂眥怒詈振死三
年九月上書曰近年以來內官袁琦曹安王振專
權害政致國事傾危陛下防微杜漸總攬權綱爲子
孫萬世法不然恐禍稔蕭墻曹節侯覽之害復見於今
日臣雖賤陋不勝痛哭流涕謹以虜軍害民十事爲陛
下痛切言之內官家積金銀珠玉累室兼籠從何而至
殘重名爵況天下統　藏富在民未有大不得已而聚
斂如此是以空乏敬寇心也家人外親皆市井無籍
之子縱橫豪悍任意作奸納粟補官貴賤淆雜害三也
建造佛寺耗費不貲營一已之私破萬家之產害四也
廣置田莊不入賦稅寄戶都縣不受征徭阡陌連亘而
民無立錐害五也家人中鹽虛占引數轉而售人倍支
鈔萬壞國家法蠹奪商利害六也奏求塌房邀接商旅
倘勢賒買恃強不償行賈坐敵莫敢誰何害七也賣放

軍匠名爲作當俾辦月錢致內府監局營作乏人工役
煩重并力不足害八也家人貿置物料所司畏懼以一
升十斛官損民害九也監作所至非法酷刑軍匠塗炭
不勝怨酷害十也章下禮部寢不行又有賈斌者商河
人山西都司令史也亦疏言宦官之害引漢桓帝唐文
宗宋徽欽爲戒且獻所輯忠義集四卷採史傳所記直
諫盡忠守節之士而宦官特寵竄改可爲鑒戒者附焉
乞命工刊布禮部以共言當乞垂鑒納不必刊行帝報
聞

左鼎字周器永新人正統七年進士明年都御史王文

以御史多闕請會吏部於進士選補帝從之尚書王直
考鼎及白圭等十餘人曉諳刑名皆授御史而鼎得南
京尋改北巡按山西時英宗北狩兵荒游寨請蠲太原
諸府稅糧停大同轉餉夫以蘇其困也先請和抗言不
可尋以山東河南饑遣鼎巡視民賴以安律官吏故勘
平人致死者抵罪時以給事中于泰言悉得寬貸鼎言
小民無知情貸可也官吏深文巧詆與故殺何異法者
天下之公不可意爲輕重自是論如律景泰四年疏言
瓦剌變作將士無用由軍政不立閒必痛懲前弊乃今
又五年矣貂蟬盈座悉驕公侯鞍馬塞途莫非將帥民

財歲耗國帑日虛以天下之大土地兵甲之衆曾不能
振揚威武則軍政仍未立也昔太祖定律令至太宗暫
許有罪者贖蓋權宜也乃法吏拘牽沿爲成例官吏受
枉法財悉得減贖骫骳如此復何顧憚哉國初建官有
常近始因事增設土事每司二人今行增至十人者矣
御史六十人今則百餘人矣甚至一部有兩尚書侍郎
亦倍常額都御史以數十計此京官之冗也外則增設
撫民管屯官如河南參議益二而爲四僉事益三而爲
七此外官之冗也天下布按二司各十餘人乃歲遣御
史巡視復遣大臣巡撫鎮守夫今之巡撫鎮守即曩之
方面御史也爲方面御史則合衆人之長而不足爲巡
撫鎮守則任一人之智而有餘有是理耶至御史遷轉
太驟嘗以六年爲率今其通達政事然後可以治人巡
按所係尤重毋使初任之員漫然嘗試其餘百執事皆
當慎擇而久任之帝頗嘉納未幾復言國家承平數十
年公私之積未充一遇軍興抑配橫徵黠官市爵率行
衰世苟且之政此司邦計者過也臣竊痛抑末技嚴禁
遊蕩斥異端使歸南畝裁冗員以省虛糜開屯田而實
邊料土伍而紓饟寺觀營造供佛飯僧以及不急之工
無益之費悉行停罷專以務農重粟爲本而躬行節儉

以先之然後可阜民而裕國也倘忽不加務任掊克聚
斂之臣行朝三暮四之術民力已盡而征發無已民財
已竭而賦斂日增苟紓目前之急不恤意外之虞臣竊
懼焉章下戶部尚書金濂請解職帝不許鼎言亦不盡
行踰月以災異偕同官陳救弊恤民七事末言大臣不
乏奸回宜黜罷其尤用清政本帝善其言下詔甄別而
大臣僉職竝慰留給事中林聰請明諭鼎等指實勿泰
鼎聰等乃共論吏部尚書何文淵刑部尚書俞士悅工
部侍郎張敏通政使李錫不職狀錫罷文淵致仕鼎居
官清勤卓有聲舉御史練綱以敢言名而鼎尤善爲章

奏京師語曰左鼎手練綱口自公卿以下咸憚之鼎出爲廣東右參政會英宗復位以郭登言召爲左僉都御史踰年卒練綱字從道長洲人祖則成洪武時御史綱舉鄉試入國子監歷事都察院廊王監國上中興八策也先將入犯復言和議不可就南遷不可從行持此議者宜立誅安危所倚惟于謙石亨當主中軍而分遣大臣守九門擇親王忠孝著聞者令同守臣勒王嚴陝西守將調番兵入衛帝悉從之綱有才辨等功名都御史陳鎰尚書俞士悅皆綱同里念綱數陳時政有聲且畏其口遂薦之授御史景泰改元上時政五事巡視兩淮鹽政駙馬都尉趙輝侵利劾奏之三年冬偕同官應詔陳八事並允行亡何復偕同官上言吏部推選不公任情高下請置尚書何文淵右侍郎項文曜於理尚書王直左侍郎俞山素行本端爲文曜等所阿均宜按問帝雖不罪終以綱等爲直明年命出贊延綏軍務自陳名輕責重乞授僉都御史帝曰遷官可自求耶遂寢其命初京師戒嚴募四方民壯分營訓練歲久多逃或赴操不如期廷議編之尺籍綱等言召募之初激以忠義許事定罷遣今展轉操已孤所望況其逃亡實迫寒餓豈可遽著軍籍邊方多故倘吏召募誰復應之詔即除

世襲是以生民有血養無功子孫而彼取息長無窮也有功者必相謂曰吾以捐軀獲此彼以輸豆亦獲此是朝廷以我軀命等於菽粟不解體乞自今惟令帶俸不得任事傳襲文職則止原籍帶俸帝以爲然命已封者如故未授者悉如凱議福建巡按許仕達與侍郎薛希璉相訐命凱往勘明馮擢浙江右參政時諸衛武職軍餘納月錢至四千五百餘人以凱言禁止鎮守都督李信招募民爲軍糜餉萬餘石凱劾奏之信雖獲宥諸助信募軍者咸獲罪在浙數年聲甚著初凱爲給事常劾武清侯石亨亨得志修前憾謫凱衛經歷卒許

仕達歙人正統十年進士擢御史景泰元年四月上疏言災沴數見請帝痛自修省帝深納之未幾復請於經筵之餘日延儒臣講論經史帝亦優詔褒答巡按福建劾鎮守中官廖秀下之獄秀訐仕達下鎮守侍郎薛希璉等廉問會仕達亦劾希璉貪縱乃命凱及御史王豪往勘還奏兩人互有虛實而耆老數千人乞留仕達給事中林聰閩人也亦爲仕達言乃命留任日敕希璉勿搆郤仕達厲風紀執漳州知府馬嗣宗送京師大理寺劾其擅執帝以執讞吏不問期滿當代耆老詣闕請留不許未幾即以爲福建左參政天順中歷山東貴州左

右布政使

劉煒字有融慈谿人正統四年進士授南京刑科給事中副都御史周銓以私謁降御史范森楊永與尚禮等十人共劾銓煒與同官盧祥等復劾之銓下詔獄亦許霖永及煒祥等于按臺惡之皆盡逮下詔獄霖永坐絞後減死他御史或戍或謫煒卒事自留任而銓已先瘐死煒累進都給事中景泰四年戶部以邊儲不足奏令罷退官非贓罪者輸米二十石給之詔敕煒等考退之官多有罷軟酷虐荒溺酒色廉恥不立者非止贓罪已也賜之詔敕以何爲辭若但褒其納米則是

朝廷論敕止直米二十石何以示天下後世此由尚書金濂不識大體有此謬舉帝立爲已之由東歲歉戶部以尚書沈翼習其地民疫請令往振及往初無方略煒以幼質且習其地已行尚書薛希璉少卿張固鎮撫又有侍郎都幹都御史王竑振濟而復益之以翼所謂十羊九牧乞還翼南京戶部而專以命希璉等從之平江侯陳豫鎮臨清事多違制煒劾之豫被責讓明年都督黃珤以易儲議得帝若奏求鎮州武清縣地煒等抗章言珤本錢獺遭寵重任恬寡妄干乞地六七十里豈盡無主者請正其罪帝宥珤書上事黃固尚書往勘

還奏果民產戶部再請罪帝竟爲寢官至貴州巡撫以清慎聞大負物論卒於官

子按察愈事自留任而銓已先瘐死煒累進都給事中景泰四年戶部以邊儲不足奏令罷退官非贓罪者輸米二十石給之詔敕煒等考退之官多有罷軟酷虐荒溺酒色廉恥不立者非止贓罪已也賜之詔敕以何爲辭若但褒其納米則是

悉格不行量移豐城知縣爲邑豪誣搆繫獄寺得釋成化初大臣會薦擢湖廣僉事初有詔荆襄流民許所在附籍都御史項忠復遣還鄉忠急多道死懊憫之陳牒巡撫吳琛請進止琛以報忠忠怒劾礙中朝知其意在鄙民卒申令流民聽附籍不願乃遣還鄉礙爲僉事十年所司上其治行賜誥旌異致仕卒

單宇字時泰臨川人正統四年進士除嶲縣知縣馭吏嚴吏欲誣奏宇以閒坐不并上吏奏逮下獄事白調諸暨遭喪服除待銓京師適英宗北狩宇憤中官監軍諸將不得專進止致喪師疏請盡罷之以重將權景帝即位

不納初王振佞佛請帝歲一度僧其所修大興隆寺日役萬人糜帑數十萬閎麗冠京都英宗爲賜號第一叢林命僧大作佛事躬自臨幸以故釋教益熾至是宇上書言前代人君尊奉佛氏卒致禍亂近男女出家累百千萬不耕不織蠹食民間營搆寺宇徧滿京邑所費不可勝紀請撤木石以建軍營銷銅鐵以鑄兵仗罷遣僧尼歸之民俗庶皇風清穆異教不行疏入爲廷議所格復知侯官而咸陽姚顯以鄉舉入國學亦上言鏤者修治大興隆寺窮極壯麗又奉僧楊某爲上師儀從侔王者食膏粱被紈繡貌萬乘若弟子今上皇帝留賊庭乞

令前赴瓦剌化諭也先誠能奉駕南還庶見護國之力不然佛不足信彰彰矣當景泰時廷臣諫事佛者甚衆帝卒不能從而中官興安最用事佞佛甚於振請帝建大隆福寺嚴壯與興隆並四年三月寺成帝赴期臨幸河東鹽運判官濟寧楊浩切諫乃止宇好學有文名三爲縣咸以慈惠聞居侯官久之卒顯後爲齊東知縣移武城公廉剛正用巡撫翁世資薦擢太僕丞浩初以鄉舉入國學除官未行遂抗疏聲罪籍其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張昭不知何許人天順初爲忠義前衛吏英宗復辟南

數月欲遣都指揮馬雲等使西洋廷臣莫敢諫昭闔之上疏曰安內教民國家之急務慕外勤遠朝廷之末策漢光武閉關謝西域唐太宗不受康國內附皆深知本計者也今畿輔山東仍歲災歉小民絕食逃竄妻子衣不敝體破鬲裹爲醫子女無售者室廬未及埋瘞已成市鬻此可爲痛哭者也望陛下用和番之費益以府庫之財急遣使振卹庶民可救奏下公卿博議吉安等已罷遣宜籍記所市物俟命帝命姑已之天順三年秋建安老人賀煬亦上書論時事言今銓授縣令多年老監生逮滿九載年幾七十苟且貪污

宜擇年富有才能者其下僚及山林抱德士亦當推舉
景泰朝錄先賢顏孟程朱子孫授以翰林博士俾之奉
祀然有官無祿宜班給以昭崇儒之意黃幹劉爚蔡沈
眞德秀配祠朱子亦景泰間從僉事呂昌之請然未入
祝辭宜增補預備義倉本以振貧民乃豪猾多自支不
償致廩庾空虛乞令出粟養民各疏里內饑民同有司
散放未幾又言朝廷建學立師將以陶鎔士類而師儒
鮮積學草野小夫夤緣津要初解免圜之冊已頗薦
之羣及受職洋林假瑣貪黷要求百故面授業解或莫
措 前生徒亦往往玩惕違城闕待次循資溫
之念及今不嚴現選人材以時陶鑄日涵士習日非矣帝善其言
下所司行之

高瑤字庭堅閿縣人由鄉舉為荊門州學正尋成化二
年五月抗疏陳十事其一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北狩
陛下方在東宮宗社危如 髮使非郕王總統國有長
君則禍亂何由平鑾輿何由返六七年間海宇寧謐元
元業業無功不細追先帝復辟貪天功者遂加專擅使
不得正其終節惠隣祀未稱與禮望特敕禮官集議追
加廟號益親親之恩章下廷議久不決至十二月始奏

臣名遂闕都下頃之命授七品官乃以爲雲南磨嘉知縣卒官

贊曰明自太祖開基廣闢言路中外臣庶建言不拘所職草野微賤奏章咸得上聞沿及宣英流風未替雖升平日久堂陛深嚴而逢掖布衣亦準援史抱關之冗吏荷戈之戍卒朝陳封事夕達帝閽採納者榮顯其身報罷者亦不之罪若仁宗之復七諫朝參引咎自貴門懇韜設鐸復何以加以此爲招宜乎忼慨發憤之徒拖腕而談世務也英景之際實錄所載不可勝書今掇其著者列於篇迨憲宗季年閹尹擅朝事勢變別自爲卷得有考焉

經筵講官　經筵官　侍講官　侍讀官　侍講學士　侍讀學士　張遜　姜寶　敕修

陶成子　魯

丁瑄

葉禎

毛吉

郭緒

陶成宇孔思　夢林　人永樂中　舉於鄉除交阯嵩山典史尚書黃福知其賢令署祿江府教授交人化之秩滿遷山東按察司檢校用爲擢大理評事正統中以劉中敷爲起擢浙江僉事成有智畧遇事敢任倭犯桃渚成密布釘板海沙中倭至蟻舟躍上釘洞足背倭畏之遠去扶滿進副使處州賊葉宗留陳鑑胡陶得二等寇閩鉛攻擊斬數百人進屯武義立木城以守誘賊黨爲內應前後斬首數百生擒百餘人又自抵賊巢諭降者三千餘人賊勢斷衰惟得二尚在久之勢復熾擁衆來犯先遣其黨十餘誰僞爲鄉民避賊者以敝絮裹薪闖入城及成出戰賊持薪縱火焚木城官軍驚潰成與都指揮僉事崔源戰死時景泰元年五月也事聞贈成左參政

錄其子魯爲八品官魯字白强陰授新會丞當是時廣
西猺流劫高廉惠肇諸府破城殺吏無虛月香山順德
間土寇蜂起新會無賴子羣聚應之魯召父老語曰賊
氣吞吾城不早備且陷若輩能率子弟捍禦乎皆曰諾
乃築堡砦繕甲兵練技勇以孤城捍賊衝建鄣擺鏖布
鐵蒺藜刺竹于外城守大固賊來犯輒擊破之天順七
年秩滿巡撫葉盛上其績就遷知縣尋以破賊功進廣
州同知仍知縣事成化二年從總督韓雍征大藤峽辨
在軍賊重獨於魯未當不虛已用其策輒有功雍請擢
魯爲僉事專治新會陽江興寧瀧水新興諸縣兵甘冬
[illegible]

會參將王瑛破劇賊麥保等於欽化二州大獲贈書
嘉勞明年賊首黃公漢等糾猺僮侵擾高州魯與參將夏鑑等連破之
恩恩海州未幾賊陷石康執知縣羅紳復偕鑑追擊至
六菊山敗之兩廣自韓雍去罷總督不設帥臣觀望相
推諉寇盜滋蔓魯奏請重臣仍開府梧州遂爲永制秩
滿課最進副使兵部尚書余子俊奏其撫輯勞費銀幣
魯治兵久賊剽兩粵大者會剿小者專征所向奏捷賊
讐之次骨劫其鬱林故居焚燬命發先塋賊其族黨益
聞大慟詔徙籍廣東補給封誥慰勞有加益奮志討賊
二十年以征荔浦徭功增俸一級又九載課最進湖廣

按察使治兵兩廣如故鬱林陸川賊黃公定胡公明等
爲亂與黎將歐磐分五路進討大破之毀賊巢一百三
十弘治四年總督秦紘遣平德慶瑤進湖廣右布政使
魯言身居兩廣而官以湖廣爲名於事體非便乃改湖
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領嶺西道事入朝之爲
三廣公十一年總督鄧廷瓚薦官其子俸統魯所募健
卒備征討乃授其子荊民錦衣百戶趙年魯卒荊民復
讓父勿遂進副千戶世襲尋善騎士多智計謀定後戰
鑿池公署後爲守其中不置橋夜則召部下計事以版
度一人言畢合選如是凡數人乃撤其長而參伍用之

山未有廟祀特爲建祠請額賜名大忠嘉靖初贈太
二十載矣新會人思其德頌於朝賜祠祀之
陳敏陝西華亭人宣德時爲四川茂州知州遭喪去官
所部諸長官司及番民百八十人詣闕奏古州僻處邊
徼萬山中與松潘疊溪諸番都司彼其患自敏涖州撫
馭有方民得安業今以憂去職軍民失所依乞矜念遠
方還此良牧帝立報可正統中九載滿軍民復請留進
成都府同知視茂州事都司徐甫古敏及指揮孫敬在
職公勤羣番信服章下都御史王翱等覆實進敏右參
議仍視州事以監司秩涖州前此未有也景泰庚申番
近境爲官軍所獲敏從其俗與誓而遣之既復出掠爲
巡按御史陳員韜所劾詔貰之提督都御史寇深器其
才言敏在來撫邛番人貲理軍政乞別除知州俾敏專
戎務吏部以敏涖茂久別除恐未悉番情葬難馴服宜
增設同知一人佐之報可敏既以參議治兵其體儘監
司遂劾按察使陳泰無故杖死番人泰亦訐敏帝不問
而泰下獄論罪景泰改元參議滿九載進右參政視州
事如前涖州二十餘年威信大行番民晉悅秩漸高諸
監司郡守反位其下同事多忌之者爲按察使張淑所
劾罷去

卜瑄不知何許人正統間爲御史初福建多礦盜命御
史侯華捕之華令村聚皆置望樓編民爲甲擇其豪爲
長得自置兵使督民巡徼沙縣佃人鄧茂七素無賴既
爲甲長益以氣役屬鄉民其俗佃人輸租外例餽田主
茂七倡其黨合毋餽而田主自往受粟田主訴於縣縣
逮茂七不赴下巡檢追攝茂七殺弓兵數人上官閩遣
軍三百捕之被殺傷幾盡巡檢及知縣並遇害茂七遂
大肆略僞稱平王設官屬黨數萬人陷二十餘縣都
指揮范真指揮彭曜等先後被殺時福建參政交阯人
宋新訪王振得遷左布政使使漁貪惡民不能堪益相
率從亂東南騷動十二年四月茂七圍延平剽卷御史
欲海發城撫諭賊所乞貰死免三年徭役即解散爲良
民海以聞命瑄往招討以都督劉聚僉都御史張楷大
申繼其後瑄既至先令人齎敕往撫茂七不肯降瑄馳
赴沙縣圍之賊首林宗政等萬餘人攻後坪欲立砦瑄
令通判倪冤等率衆先據要害而身與都指揮薛埜等
邀其歸路斬賊二百餘級獲其渠陳阿巖明年二月瑄
誘賊復攻延平督衆軍分道衝擊賊大敗遁走指揮劉
福追之遂斬茂七招撫從復業未幾復禽其黨林子得
等允溪賊首鄧承祖率四千人攻延平瑄偕埜等邀擊

禽之斬首五百有奇餘黨潰散楷之監大軍討賊也至
建寧頓不進日置酒賦詩爲樂聞瑄破賊則馳至延平
攘其功瑄被脅依違具奏福不能平憩之詔責瑄具狀
楷等皆獲罪瑄有功不問功亦竟不錄茂七雖死其從
子伯孫等復熾朝廷更遣陳懋等以大軍討瑄乃還朝
景泰初出爲廣東副使卒當是時浙閩盜所在剽掠爲
民患將帥率玩寇而文吏斷民兵拒賊往往多斬獲閩
則有張瑛王得仁之屬浙江則仝華知府石瑁禽遂昌
賊蘇才於蘭谿處州知府張佑擊破賊衆禽斬千餘人
於是帝降敕數詰讓諸將帥都指揮鄧安等因歸咎於

前御史柳華時王振方欲殺朝士威衆命逮華華已出
爲山東副使聞命仰藥死詔籍其家男戍邊婦女沒入
浣衣局而御史汪澄柴文顯亦以是得罪初澄按福建
以茂七亂檄浙江江西會討尋以賊方議降止兵毋進
既知賊無降意復趣進兵而賊已不可制浙江巡按御
史黃英恐得罪具白澄止兵狀兵部因劾澄失機福建
三司亦言賊初起按臣柴文顯匿不奏釀成今患遂俱
卜吏獄成詔磔文顯籍其家登棄市而宋新及按察使
方冊等十人俱坐斬遇赦謫驛丞天順初復官論者謂
華所建置未爲過澄文顯罪不至死武將不能滅賊反

莅釋難民三百人都指揮馬雄得通賊者姓名將按籍
行戮得仁力請焚其籍賊復宅寧化率兵往援斬首甚
衆民多白扳歸賊勢益衰賊退屯將樂得仁將追滅之
阪遊疾衆欲與歸就醫得仁不可曰吾　動賊必長驅
乃起坐帳中諭將吏戮力平賊遂卒時正統十四年夏
也軍民哀慟喪還哭奠者道路相屬多繪像祀之天順
末吏民乞建祠有司爲請詔如廣東楊信民故事春秋
致祭予一夔天順四年舉進士第一授修撰進左諭德
成化七年彗星見應詔陳五事請正宮闈親大臣開言
路慎刑獄戒妄費語極剴摯疏上切責累遷工部尚書

舉贈太子少保正德中謚文莊

葉禎字夢吉高要人舉於鄉授滑州府同知補鳳翔調慶遠兩廣猺賊蠭起列郡咸被害將吏率縮朒觀望禎誓不與賊俱生募健兒日訓練會韋父強數敗官軍禎生縶之其黨忿悉衆攻城禎山守將擁兵不救禎率健兒出戰賊却去旋躡禎戰相當禎子公榮殲焉頃之賊圍鶏村諸村禎率二百人與從子官應及三百人皆死戰禎被數鎗手刃賊一人趨赴道遇賊人頭山下壓時天順二年正月晦也嶺南素無雪是夜大雷電雪深尺許賊釋圍去諸村獲全事聞贈朝列大夫廣西參議

守臣爲立廟祀之

伍驥字德良安福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御史莊重寡笑見義敢爲天順七年巡按福建先是上杭賊起都指揮僉事丁泉汶上人善撫御賊屢攻城皆爲所却已而賊轉熾驥聞立馳入汀州調援兵四集驥單騎犒賊壘賊不意御史猝至皆擐甲露刃驥從容立馬諭以禍福賊見其至誠感悔迸下歸附者千七百餘戶給以牛種俾復故業惟賊首李宗政孫泉力戰爲賊所害驥弔死恤傷激以忠義復與賊戰連破十八砦俘斬八百餘人四境悉平而驥冒瘴癘成疾

班師至上杭卒軍民哀之如父母旦夕臨者數千人爭出財立祠成化中以知縣濬宏請詔與泉並祀賜祠名褒忠

毛吉字宗吉餘姚人景泰五年進士除刑部廣東司主事司藉錦衣衛衛卒何百官除事以告紙人奏即獲罪公卿大夫莫不惴忘公行請嚴抑侮官司即以罪下刑部者亦莫敢捶楚吉獨訊不撓有犯必重懲之其長門達恃寵肆百官道遇率避馬吉獨舉鞭拱手過達怒甚吉以疾失朝卜錦衣獄考滿吏部尚書王翱以吉簡健卒用巨梃擊之肉潰見骨不死天順五年擢廣東僉事分巡惠潮二府痛抑豪右民大悅及期當代相率攀留之程鄉賊楊輝者故劇賊羅劉寧黨也已撫復叛與其黨曾王謝瑩分據寶龍石坑諸洞攻陷江西安遠剽閩廣閒已欲攻程鄉吉先其未至募壯士合官軍得七百人搗賊巢先破石坑斬玉欠擊瑩誅之復生擒諸洞悉破凡俘斬千四百人捷聞憲宗遣吉副使璽書嘉勞移巡高雷廉三府時民遭賊蹂數百里無人烟諸將悉閉城自守或以賊告反被逮有自賊中逸歸者輒誣以通賊撲殺之吉不勝憤以平賊爲己任按部雷州海康知縣王騏雲南太和人也日以義激其民賊至輒奮擊吉壯其勇節

獎勵之適報賊掠鄉聚吉與駙各率所部擊敗之薦駙
遷雷州通判未聞命戰死贈同知薛其子爲國子生成
化元年二月新會告急吉率指揮閻華掌縣事同知陶
魯合軍萬人至大磡破賊乘勝追至雲岫山去賊營十
餘里時已乙夜召諸將分三哨黎明進兵會陰晦衆失
期及進戰賊棄營走上山吉命潘百戶者據其營衆競
取財物賊馳下殺百戶華亦馬蹶爲賊所殺諸軍遂潰
吉勒馬大呼止軍吏勸吉避吉曰衆多殺傷我獨生可
乎言未已賊持鎗趨吉吉且罵且敵手劍二人斷其臂
力絀遂被害是日雷雨大作山谷皆震動又六日始得
屍貌如生事聞贈按察使錄其子科人國子監肄業進
士終雲南副使方吉出軍時賚千金犒委驛丞余文司
出入已用十之三吉既死文閉其家貨以所餘金授吉
僕使持歸治喪是夜僕婦忽坐中堂作吉語顧左右曰
請夏憲長來廉家大貲走告按察使夏埏埏至起拘以
吉受國恩不幸死於賊今余文以所遺官銀什七寘諸
無文簿可考吉負垢地下矣埏亟還官毋污我亡辱仆
地頃之始甦於是歸金於官吉死時年四十後賜謚忠
襄

林錦字彥章連江人景泰初以鄉貢授台湖訓導猺寇

充斥內外無備錦條具方略悉中機宜巡撫葉盛異之
檄署靈山縣事城毀於賊錦周形便爲柵以守廣設戰
具賊不敢逼滿秩去官民曰公去賊復至誰禦者悉逃
入山盛以狀聞詔即以錦爲知縣馳驛之官民復來歸
通歲饑請猺徙剗掠撫富日錦單騎詣曉以禍福猺
感皆門縣二十五部咸聽命共不服者討之天順六
年破賊羅禾水再破之黃姜嶺又大破之新莊先後斬
獲千餘級還所掠人口賊悉平乃去甓築七城盛及監
司變秩其才成化改元會連州爲賊所陷乃以錦爲試
知府歲復大饑賊四出劫掠錦諭散千餘人誅梗化者

西紋緝其流移境內悉平四年上官交薦請改授憲職
分事備欽廉縝密乃以爲按察使會事益勤於政十年
賊敗旋巢久之進副使錦以所部屢有盜警思爲經久
計乃設圍河營於西設新寨營於南而別設洪崖營以
杜諸寇出沒路易靈山土城更築爲牆百五百丈卒爲
賊邑十四年兵部上其撫輯功被賚錦在兵間以敎化
爲務靈山尚鬼則禁宜制修學校勸農桑其治廉欽皆
倣學宮敎起文敎寫人誠實詞見肫騐猺蠻莫不愛信
共行軍與士卒同甘苦有功輒推以與人以故士多效
死所在同祀

郭緒字繼業太康人成化十七年進士使楚府都其儲
授戶部主事督餉二十萬於陝西給軍主者以羨告悉
還之歷遷雲南參議初孟密宣撫司之設也實割木邦
宣慰司地既而孟密思揲復於界外侵木邦地二十七
所屢論之還不聽乃調孟養宣撫思揲兵脅之思揲始
還所侵地然多殺孟養兵思祿譬之發兵越金沙江奪
木邦故割孟密地十有三所兩酋搆怨不已巡撫陳金
承詔遣緒與副使曹玉往諭之旬餘抵金齒察將盧和
先統軍距所據地二程而舍遣官馳驛往論指留不報
和懼還軍至千崖遇緒語故收勿進緒不可玉以疾辭
緒遂單騎從數人行旬日至南甸峻險不可騎乃斬棘
徒步引繩以登又旬日至一大澤土穹以象輿所經乘
之往行毒霧中泥沙蹊蹺又旬日至孟賴去金沙江僅
二舍手自爲檄使持過江諭以朝廷招徠意蠻人相顧
驚曰中國使竟至此乎發兵拏象馬數萬夜渡江持長
槊勁弩環之數重從行者懼請勿進緒按刀叱曰明日
必渡江敢阻者斬思祿既得檄見緒聽稍弛甚備又間
至者纔數人乃遣酋長來聽令且致餽緒郤之出敕諭
宣示思祿亦繼至緒先叙其勞次以其安狀然後責其
叛諸酋闖咸俛伏呼萬歲請歸侵地緒諾而留使人

乃盡出而歸之和及玉聞報馳至則已歸地納款矣時
弘治十四年五月也越三年擢緒四川督儲參政武宗
即位始以雲南功加俸一級明年致仕歸
姜昂字恒頻太倉人成化八年進士除棗强知縣授御
史偕同官劾方士李孜省杖午門外以母老乞改南壽
出爲河南知府吏白事畢選閶門讀書鞭筆懸不用薄
府人有犯立夬遣之改知寧波擢福建參政請終養歸
服闋而卒昂在官日市少肉供母食菜茹子弟學
書不聽用官紙筆家居室不蔽風雨子韶字夢賓正德
三年進士除禮部郎中武宗南巡幸同官諫門跪五日

改錄死囚爲建寧同知尋遷雲南副使值兵變治兵安
之改錄數能氣十餘日而也官軍圍之昂單騎非勒乎曾
城有益本聽令巨盜方定者既降私爲宴妄所告卒
不忍負能竟仰藥死尚安大盜千人衛史改僞兵龍燃
三日散盡門川鹽井衛馬仁宏南驅江和歐仲謀殺數
千年龍無所逞舜大復州土官猛圍侵暴節擒之
任滿四年番漢大治鄧川州立二生人祀妄州部紳
南田林俊及龍
質日陶成禄南人以監司守今著征剿功而成及毛
吉築內身死土事勞列爲著亦可以恤戍帥之畏愉賊

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提督軍務　贈太保兵部尚書加級謚襄毅

韓觀　山雲

薊　授　方瑛　陳永

李　侹　王佑　蔣昇

彭　倫　歐磐

張　船

韓觀字彥賓虹人高陽忠壯侯成子也以舍人宿衛忠謹爲太祖所知授桂林右衛指揮僉事洪武十九年討平柳州融縣諸蠻累遷廣西都指揮使二十二年平富川蠻設靈亭千戶所二十五年平賓州上林蠻二十七年會湖廣兵討全州灌陽諸瑤斬千四百餘人明年捕禽宜山諸縣蠻斬其僞王及萬戶以下二千八百餘人以征南左副將軍從都督楊文討龍州土官趙宗壽宗壽伏罪移兵征南丹本議及都康向武高勞上林思恩都亮諸蠻先後斬獲萬餘級觀生長兵間有勇畧性驁悍詠門無所假下令如山人莫敢犯初羣蠻所在蜂起剽郡縣殺守吏勢甚熾將士畏觀法爭死鬬觀得賊必處以極刑間縱一二使歸告諸蠻諸蠻騰落由是境內

得安二十九年召還進都督同知明年復從楊文討平吉州及五開叛苗與顧成討平水西諸蠻堡還理左府事建文元年練兵德州禦燕師無功城祖即位委任如故命往江西練軍城守兼飭制廣東福建湖廣三都司盧陵民嘯聚山澤帝不欲用兵遣行人許子猷齎敕招諭命觀臨撫之觀至衆皆復業賜璽書褒勞命偕征南將軍印鎮廣西節制兩廣官軍帝知觀晴殺賜璽書戒之曰蠻民易叛難服殺愈多愈不治卿往鎮務懷之毋專殺僇會羣蠻復叛帝嘉勞之九年拜征夷副將軍仍偕故官遣使與宗輔俱桂林諸屬皆破之會兵象州復進擊蠻復定捷聞

海抵居庸巡視關隘以便宜行事帝征樂安召輔鄭王襄王居守明年柳慶蠻韋朝烈等掠臨桂諸縣時鎮遠侯顧興以不救邱溫被逮公侯大臣舉雲帝亦自知之三年正月命佩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往鎮實至討朝烈破之賊保山嶺山峻險掛木於藤蔓石其上官軍至輒斷藤下木石無敢近者雲夜半束火牛羊角以金鼓隨其後驅向賊賊謂官軍至亟斷藤比明木石且盡衆誤而登遂盡破之南安廣源諸蠻悉下是臬忻城蠻覃圖作亂雲討禽之四年春討平柳溥諸蠻共秋維容蠻出掠遣指揮王綸破之雲上綸功並劾其殺良民罪帝寤綸而心重雲廣西自韓觀卒後諸蠻漸橫雲以廣西兵少留貴州兵爲用先後討平溥柳華樂桂林宜山思恩諸蠻九年又以慶遠蠻林苗猺非大創不服請濟師詔發廣東兵千五百人益雲雲分道剿捕禽斬甚衆復遣指揮田眞攻大藤峽賊破之雲在鎮先後大戰十餘斬首萬二千二百六十降賊酋三百七十奪還男女二千五百八十築城堡十三鋪舍五百陶磚鑿石增高益厚自是猺獞屏跡居民安堵論功進都督同知頒書褒勞雲謀勇深沉而端潔不苟取公賞罰嚴號令與士卒同甘苦臨機應變戰無不捷廣西鎮帥初至上官率儥獻爲故事帥受之即爲所持雲始至開府吏鄭牢剛直召問曰儥可受乎牢曰潔衣被體一汚不可滿將軍新潔衣也雲曰不受彼且生疑奈何牢曰黷貨法當死將軍不畏天子法乃畏土夷乎雲曰善盡却儥獻嚴馭之由是上官畏服調發無敢後者雲所至前問里老撫善良察誣枉土人皆愛之英宗即位安遠馬傷股帝遣醫馳視以病請代優詔不許進右都督正統二年上言海州與大藤峽諸山相錯猺寇出沒占耕旁近田左右兩江土官所屬人多田少其狼兵素勇爲賊所畏若量撥田州土兵於近山屯種分界耕守斷賊出入不過數年賊必坐困報可嗣後東南有急輒調用狼兵自此始也明年冬卒於鎮臨懷遠伯謚忠毅長子俊襲府軍前衛指揮使廣西人思雲不置立祠肖像祀焉初韓觀鎮廣西專殺戮慶遠諸生來送觀曰此皆賊覘我也悉斬之雲平恕參佐有罪輒上請不妄殺人亦不敢犯鄭牢嘗逮事觀觀醉輒殺人牢輒留之曰羅乃以白牢爲士大夫所重然竟以隸終

蕭授華容人由千戶從成祖起兵至都指揮同知永樂十六年擢右軍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湖廣貴州宣德元年鎮遠邛水蠻銀總作亂指揮僉事往撫被殺授遠

都指揮張名破斬之貴州宣慰所轄乖西巴香諸司寨
山等深險諸蠻錯居攻剽他部傷官軍發民隊而足孔
比諸寨亦恃險不輸賦二年授遣都指揮蘇保會官思
宋斌攻破昆陋比寨窮追斬僞王以下數百人乖山諸
蠻皆震懾歸命水西蠻阿閉妨宜作亂授結勞寨前以
計誅之而西堡蠻阿骨等與寨底豐寧清平越普安
諸苗復相聚爲寇四川筠連諸蠻應之授且指揮鄭通攻二羊洞馬聯攻黃栢山
蠻先後聽命承制赦之以豐寧等處悉定惡械送京師伏誅
七年諭降安隆箇岑俊已討辰州蠻爲其前入十斬馘
無算移兵擊江華苗討富川山賊先後破禽之凡是貴

州治古答意二長官司苗數出掠授築二十四堡環其
地分兵以戍賊不得逞久之共酋吳不幽視官軍少復
掠清浪殺官吏授遣張名擊破之賊走剝竄境結生苗
勢復張授乃發黔楚蜀軍分道捕討進軍筸子坪誅不
爲斬首五百九十餘級賊悉平九年都勻蠻爲亂引廣
西賊入掠授遣指揮陳原賴勇分道邀擊殲賊首范萬
良等降下合江蔡郎等五十餘寨英宗即位命佩征蠻
副將軍印鎮守如故念授年老以都督僉事吳亮副之
亟於麓川召亮還京命爲副總兵將兵五萬往討至雲
南賊益熾坐金齒叅將張榮敗不救遣下獄左遷都督
僉事仍佩征南副將軍印鎮湖廣貴州討平四川都掌

蜂起授督兵圍之再戰悉禽斬其餘黨就味提開
進右都督上言靖州與廣西接壤時苦苗患水樂宣德
間嘗儲糧數萬石備軍興比年儲糧少有警發人徒轉
輸賊輒先覺以故不能得賊乞於溪靖州衛各增
儲五萬石庶緩急可藉報可四年貴州計沙坡苗金鼎
苗總牌糾紅江生苗作亂爲立統千矣統萬候號授督
兵抵計沙分遣都指揮鄭通攻二羊洞馬聯攻黃栢山
大破之吳亮窮追至浦頭紅江斬總牌千戶尹勝誘斬
金鼎於是生苗悉降授流發多計算稗校皆盡其材五
馭軍嚴整自鎮遠侯顧成及聲遠所在屯結官軍討之
皆無功授征蠻將軍印佩之十餘年規畫多本於成久益明練械
信大行宣起亂滅前後諸酋吳及也論功進左都督是
年六月召還以老致仕尋起視事右府十年卒贈臨武
伯謚襄吳亮來安人永樂初爲旗手衞指揮僉事宣
德中署湖廣都指揮僉事尋以右副總兵與王瑜督薄
蓮英宗初討新添賊有功累進都督僉事副授鎮湖廣
貴州破普定蠻進都督同知平計沙苗進右都督方政
奴於麓川召亮還京命爲副總兵將兵五萬往討至雲
南賊益熾坐金齒叅將張榮敗不救遣下獄左遷都督
僉事仍佩征南副將軍印鎮湖廣貴州討平四川都掌

蠻毒召還視右府事正統十一年卒兗姿貌魁梧性覓簡不喜殺僚所至蠻人懷附好讀書至老手不釋卷

方瑛都督政之子正統初以舍人從父征麓川父戰死瑛發憤矢報父讐初襲指揮使已論政死事功遷都指揮同知六年從王驥征麓川帥兵六千突賊壘睨采衣黃衣帳中瑛直前左右擊斬數百人蹦死者無算遂平其地進都指揮使毒復從驥破貢章沙壩阿崴諸蠻進都督僉事泝後府事充右參將協守雲南十三年復從有將畧命都督毛福壽代還進都督同知尚抵京而貴驥征麓川破鬼山大寨留鎮雲南景泰元年廷議以瑛

州羣苗叛道梗驥請瑛還討其年四月拜右副總兵與保定伯梁珤侍郎侯璡次第破走之進右都督復破貴改諸砦禽僞苗王王阿同等璡卒都御史王來代督軍務分道擊賊香爐山瑛入自龍場大破平之三年秋來幼瑛違法事置不問來召還命瑛鎮守貴州其冬討白石崖賊俘斬二千五百人招降四百六十砦進左都督五年四川草塘苗黃龍韋保作亂白暢平天大王剽播州西坪黃灘瑛與巡撫蔣琳會川兵進剿賊魁皆就縛因分兵克中潮山及三百灘乖西谷種乖立諸砦執僞王谷蟻丁等斬首七千餘詔封南和伯瑛為將嚴紀律

信賞罰臨陳勇敢善撫士士皆樂為用以故數有功廷臣言宜委以禁旅乃召還同石亨督京營軍務明年琳奏瑛前守貴州邊境寧苗蠻畏服乞遣還帝不許未幾湖廣苗叛拜瑛平蠻將軍率京軍討之而使御史張鵬偵其後還奏瑛所過秋毫不犯帝大喜七年賊渠蒙能攻平溪衛都指揮鄧泰等擊却之能中火槍死瑛遂進沅州連破鬼板等一百六十餘砦與尚書石璞移兵天柱率陳友等分擊天堂諸砦復大破之克砦二百七十禽僞侯伯以下一百二人時英宗已復位提閫璞召還瑛留鎮貴州湖廣瑛討蒙能餘黨克銅鼓藕洞一百九十五砦覃潤上隆蒲苗各斬其渠納款帝嘉瑛功進侯天順二年東苗干把豬等僭僞號攻都匀諸衛命瑛與巡撫白圭合川湖雲貴軍討之克六百餘砦邊方悉定瑛前後克砦幾二千俘斬四萬餘平苗之功前此無與比者尋卒於鎮年四十五帝震悼賜謚忠襄瑛天姿英邁曉古兵法嘗上練兵法及陳圖老將多稱之為人廉謙和不伐所至鎮以安靜民思之久而不忘子毅嗣伯爵誘祖母誣從父瑞不孝坐奪爵鬬住卒子壽祥嗣正德中歷鎮貴州湖廣傳爵至明亡乃絕陳友其先西域人家全椒正統初官千戶累遷都指揮僉事頻年使瓦

刺有勞尋復進都指揮使九年充寧夏游擊將軍與總兵官黃旗擊兀良哈多獲進都督僉事未幾出塞招答哈卜等四百人來歸景帝即位進都督同知征湖廣貴州苗尋充左參將守備靖州景泰二年借王來等擊破之留鎮湖廣論功進右都督香爐山自萬潮山入大破之天堂諸苗仍充左參將與平鎮鼓諸蠻亦進武崗克牛欄等四年春奏斬苗五百餘級五年又奏斬苗三百餘而都指揮戚安等八人戰死兵部疑首功不實指揮蔡昇亦奏友款妄命總督石璞廉之斬獲僅三四十人賂將士千四百人宜罪詔令殺賊自効天順元年隨璞征大堂諸苗大獲命充左副總兵仍鎮湖廣已又偕璞破寨能

餘黨召封武平伯子世券寧來犯邊充游擊將軍從安遠侯柳溥等往禦率都指揮趙瑛等與戰敵敗遁再犯鎮番復擊却之俘百六十人壽佩將軍印充總兵官討寧夏寇先是寇大入甘涼溥及總兵衞頴等不能禦惟友科獲至是巡撫芮釗列諸將失事狀兵部請免友罪詔並宥溥等召還進侯卒傳子至孫綱弘治中請友贈謚詔贈沔國公謚武僖綱傳子勳及熹嘉靖中吏部以友征苗功多冒濫請停襲帝不從熹子大策復得副至

明亡乃絕

李震南陽人父謙都督僉事震襲指揮使正統九年從征兀良哈有功進都指揮僉事已從王驥平麓川進同知景帝即位充貴州右參將擊苗於偏橋敗之景泰二年從王來征葉同烈破鉤兒洸源諸苗俘斬千六百人共免香爐山獲同烈送都指揮使守靖州尋坐罪謫還方瑛討苗乞震監軍加五功贖已定瑛大破天堂諸苗仍充左參將與平鎮鼓諸蠻震亦進武崗克牛欄等五十四寨獲多送都督僉事天順中復從瑛平貴東苗干把猪奔門以震充總兵官代鎮貴州湖廣仍麻如人李添保以通賊逃入苗中偽稱曹太宗後聚萬餘衆自稱天恩元年隨瑛征大堂諸苗五年春剿破步猪獞攻橫水城溪莫宜中平諸砦皆破之長驅至廣西西延會總兵官過與軍克十八團諸猺前後俘斬數千人其冬命震專鎮湖廣以李安充總兵守貴州明年夏率師由錦田江華抵雲川貴嶺橫江諸砦破猺俘斬二千八百餘人七年冬苗猺赤谿酒洞長官司震與安分道進斬明年冬廣西猺侵湖南夜入遂復長官司進都督同知明年冬廣西猺侵湖南夜入桂陽州大掠震遣兵分道追擊連敗之俘斬千餘人成化改元守備靖州都指揮同知莊榮秦貴州黎平諸府

密邇湖廣五開諸衛非大將總領不可乃復命震兼鎮貴州未幾獲賊酋苗蠻蝦蚧荊襄賊劉千斤石和尚為亂震進討敗墮敗乘勝追及於梅溪賊巢官軍不利都指揮以下死者二十八人有詔切責白圭等大軍至震自南漳進兵合擊大破之賊遂平論功進右都督時武崗沅靖銅鼓五開苗復蜂起而貴州亦告警震言貴州終難遙制請專鎮湖廣許之乃還兵由銅鼓天柱分四道進連破賊直抵清水江因苗為導深入賊境兩月間破巢八百焚廬舍萬三千斬獲三千三百而廣西猺刼桂陽者亦擊斬二千八百有奇當是時震威名著西南苗猺讋詘風畏慴呼為金牌李大將軍七年與項忠討平流賊李原招撫流民九十萬人剿裹逢定諸巨盜十一年苗復犯武崗靖州湖湘大擾震與巡撫劉數等分五道進破六百二十餘砦俘斬八千五百餘人獲賊繫書計論功封興寧伯時武靖侯趙輔鎮貴州劉聚皆以功封爵者多營葉之獨震功最高人無異言黎將吳經者與震有隙弟千戶綬為汪直腹心經鳥紗蟒衣之會直方傾項忠劾連震逮下獄奪爵降左都督南京閒住未幾直遭校尉緹事言震陰結守備太監黎包私通貨賂帝怒遣直赴南京數包等罪責降包孝陵司香勒震回京直敗

復命薛禄率震在湖湘久熟知苗情善用兵一時征苗功方瑛後震為最然貪功好進事交結竟以是敗

王信字君實南鄭人生十歲父忠征北戰歿母岳氏苦節育之後俱獲旌止統中信襲寬河衞千戶成化初積功至都指揮僉事守備荊襄劉千斤反信以房縣險進據之民兵不滿千人賊衆四千突至圍其城拒四十餘日選死士出城五六里擊賊疑援至驚走追敗之已白圭統大軍至以信為右參將分道抵後巖山畋遂滅巢八百焚廬舍萬三千而廣西猺刼桂陽者亦擊斬二千八百有奇當是時震威名著西南苗猺讋詘風畏慴呼為金牌李大將軍七年與項忠討平流賊李原招撫流民九十萬人剿裹逢定諸巨盜十一年苗復犯武崗靖州湖湘大擾震與巡撫劉數等分五道進破六百二十餘砦俘斬八千五百餘人獲賊繫書計論功進都指揮同知賜蟒衣玉帶及武高璽書獎勞時震威名著西南苗猺讋詘風畏慴呼為金牌李大將軍七年與項忠討平流賊李原招撫流民九十萬人剿裹逢定諸巨盜十一年苗復犯武崗靖州湖湘大擾震與巡撫劉數等分五道進破六百二十餘砦俘斬八千五百餘人獲賊繫書計論功封興寧伯時武靖侯趙輔鎮貴州劉聚皆以功封爵者多營葉之獨震功最高人無異言黎將吳經者與震有隙弟千戶綬為汪直腹心經鳥紗蟒衣之會直方傾項忠以逆功也選錦衣衞校尉緹事言震陰結守備太監黎包私通貨賂帝怒遣直赴南京數包等罪責降包孝陵司香勒震回京直敗

震訴復薛禄率震在湖湘久熟知苗情善用兵一時征苗功方瑛後震為最然貪功好進事交結竟以是敗

王信字君實南鄭人生十歲父忠征北戰歿母岳氏苦節育之後俱獲旌止統中信襲寬河衞千戶成化初積功至都指揮僉事守備荊襄劉千斤反信以房縣險進據之民兵不滿千人賊衆四千突至圍其城拒四十餘日選死士出城五六里擊賊疑援至驚走追敗之已白圭統大軍至以信為右參將分道抵後巖山畋遂滅巢八百焚廬舍萬三千斬獲三千三百而廣西猺刼桂陽者亦擊斬二千八百有奇當是時震威名著西南苗猺讋詘風畏慴呼為金牌李大將軍七年與項忠討平流賊李原招撫流民九十萬人剿裹逢定諸巨盜十一年苗復犯武崗靖州湖湘大擾震與巡撫劉數等分五道進破六百二十餘砦俘斬八千五百餘人獲賊繫書計論功封興寧伯時武靖侯趙輔鎮貴州劉聚皆以功封爵者多營葉之獨震功最高人無異言黎將吳經者與震有隙弟千戶綬為汪直腹心經鳥紗蟒衣之會直方傾項忠以逆功也選錦衣衞校尉緹事言震陰結守備太監黎包私通貨賂帝怒遣直赴南京數包等罪責降包孝陵司香勒震回京直敗

震訴復薛禄率震在湖湘久熟知苗情善用兵一時征苗功方瑛後震為最然貪功好進事交結竟以是敗

王信字君實南鄭人生十歲父忠征北戰歿母岳氏苦節育之後俱獲旌止統中信襲寬河衞千戶成化初積功至都指揮僉事守備荊襄劉千斤反信以房縣險進據之民兵不滿千人賊衆四千突至圍其城拒四十餘日選死士出城五六里擊賊疑援至驚走追敗之已白圭統大軍至以信為右參將分道抵後巖山畋遂滅巢八百焚廬舍萬三千斬獲三千三百而廣西猺刼桂陽者亦擊斬二千八百有奇當是時震威名著西南苗猺讋詘風畏慴呼為金牌李大將軍七年與項忠討平流賊李原招撫流民九十萬人剿裹逢定諸巨盜十一年苗復犯武崗靖州湖湘大擾震與巡撫劉數等分五道進破六百二十餘砦俘斬八千五百餘人獲賊繫書計論功封興寧伯時武靖侯趙輔鎮貴州劉聚皆以功封爵者多營葉之獨震功最高人無異言黎將吳經者與震有隙弟千戶綬為汪直腹心經鳥紗蟒衣之會直方傾項忠以逆功也選錦衣衞校尉緹事言震陰結守備太監黎包私通貨賂帝怒遣直赴南京數包等罪責降包孝陵司香勒震回京直敗

震訴復薛禄率震在湖湘久熟知苗情善用兵一時征苗功方瑛後震為最然貪功好進事交結竟以是敗

王信字君實南鄭人生十歲父忠征北戰歿母岳氏苦節育之後俱獲旌止統中信襲寬河衞千戶成化初積功至都指揮僉事守備荊襄劉千斤反信以房縣險進據之民兵不滿千人賊衆四千突至圍其城拒四十餘日選死士出城五六里擊賊疑援至驚走追敗之已白圭統大軍至以信為右參將分道抵後巖山畋遂滅巢八百焚廬舍萬三千斬獲三千三百而廣西猺刼桂陽者亦擊斬二千八百有奇當是時震威名著西南苗猺讋詘風畏慴呼為金牌李大將軍七年與項忠討平流賊李原招撫流民九十萬人剿裹逢定諸巨盜十一年苗復犯武崗靖州湖湘大擾震與巡撫劉數等分五道進破六百二十餘砦俘斬八千五百餘人獲賊繫書計論功封興寧伯時武靖侯趙輔鎮貴州劉聚皆以功封爵者多營葉之獨震功最高人無異言黎將吳經者與震有隙弟千戶綬為汪直腹心經鳥紗蟒衣之會直方傾項忠以逆功也選錦衣衞校尉緹事言震陰結守備太監黎包私通貨賂帝怒遣直赴南京數包等罪責降包孝陵司香勒震回京直敗

削奪部指揮劉斌張全智勇力薦於朝且云英雄之士
處心剛正安肯俯首求媚若不加意延訪則志士沉淪
朝廷安得而用之二十一年巡撫馬馴等言副總兵周
賢叅將彭倫官皆都督僉事而信反止署職宜量進一
秩以重其權兵部言信無軍功帝特擢爲都督同知頃
之改總督漕運帥府舊有湖擅爲利信開以泊漕艘勢
要壅水一裁以法漕務修舉明年卒信沉毅簡重好觀
書被服儒雅歷大鎮不營私産嘗曰儉足以久死後不
累子孫所遺多矣故人婿喪俔資助之子繼善從善皆
舉進士繼信總漕運者寧津都勝合肥郭鉞勝襲職南

京羽林左衞指揮僉事鉞襲彭城衞指揮使成化初勝
擢署都指揮僉事鉞亦以從征荔浦功進都指揮僉
事中武舉遷同知勝備倭揚州擊敗鹽徒爲亂者升妥
等舉勝將才鉞亦爲張懋所舉乃命勝充叅將協同漕
運而鉞代之備倭陝西大饑勝奉詔輸米百萬石往振
信卒遂遷署都指揮使充總兵官代之鉞代勝爲叅將
弘治中勝以都督僉事帶俸南京前府時鉞已鎮守廣
西副總兵破府江猺賊遂以時望擢總漕運鉞沉毅有
將畧而勝無汗馬勞故頻有任使歷任
五十七年所處皆

兵官李震檄倫會討軍至邛水江諸熟苗驚欲竄倫與
因以爲號鉞累進都督同知凡軍民利病多陳於朝嘗
濬通州河二十里置壩令淺船載運歲省白金數萬當
孝宗時朝政整肅文武大臣率得人鉞莞溝十三年不
易正德初始召佐後府尋卒
彭倫初職爲湖廣永定衞指揮使累功至都指揮同知
成化初從趙輔平大藤峽賊進都指揮使守備貴州清
浪諸處討破茅坪銅鼓叛苗賊掠乾溪倫討之賊還所
掠與盟而退倫以賊入時道邛水諸砦不即邀還乃下
令賊入境能生致者予重賞縱者置諸法由是諸司各
約所屬凡生苗軼入即禽之送帳下者纍纍倫大曾所

部日把總俘囚寘高竿集健卒亂射殺之復割裂肢體
熏數苗壯士罷軍者衞耳鼻使去曰以此識再犯不赦
矣因令諸砦樹牌爲界畧苗股栗不敢犯明年充存叅
將仍鎮滿浪益盡心思計我事畢舉妖賊石全州潛入
紿洞媚助古州苗洪江廿篆諸苗咸應之倫遣兵截禽
並搜獲其妻子諸苗將攻鎮遠倫大敗之斬首及墮岸
死者無算無何邛水十四砦苗糾洪江生苗爲逆倫分
五哨往南行兩如注倫曰賊不虞我急趨之可得志也
競進夾攻禽其魁俘斬餘黨賊盡平靖州苗亂湖廣總
兵官李震檄倫會討軍至邛水江諸熟苗驚欲竄倫與

僉事李晃計曰苗賓必助賊乃急撫定之又繇道降天堂小坪諸苗既抵靖州倫將右哨出賊背布營賊走擒高山倫軍仰攻之賊敗走遂渡江揭其巢大獲乘勝攻白崖塘崖高萬仞下臨深淵稱絕險倫會左哨同進得徑路夜登賊倉皇潰追斬二千餘級俘獲如之諸夷其若初猺剖六洞苗侵孰苗田不輸賦又不供驛馬有司莫敢問倫遣人諭之頓首請如制錄功進都督僉事久之御史鄧庠貝外郎費珦勘事貴州總兵官是經等指被劾獨薦倫智謀老成弘治初紹論罷仍以倫代倫用師先計後戰故多功四年以老致仕卒予祭如制

歐磐溆人襲世職指揮使成化中擢廣東都指揮僉事廣剿蠻寇有功用總督朱英薦公當有奇將分下州慶遠與左參將馬義討融縣人若忽克之餘黨復出掠破劾帝總督兩廣公悉心調度諸將分道並進兵部劾總鎮中官顧恒詆及磐當論戍督撫參將等守乃猺獞出沒地磐募死士夜入賊巢斬其渠酋公這威震羣蠻論功可贖罪帝乃宥之還故任十年卒贈太子少保

陸川賊黃公定胡公明等亂磐偕按察使陶魯等分五道攻破之進都指揮同知弘治初劃梅鎮總督泰統兵討平洛容肇慶平樂諸蠻增俸一等蔭子世百戶嘉靖初以總督兩廣討斷藤峽瑤功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仍總兩廣軍務

吉磐多歷戰陳有才有守每乞起用詔還任八年府江永

靖改元母喪哀毀骨立尋以疾乞休還衛初上思州土目黃鎤作亂祐隣其黨黃廷寶縛獻之總督張揩恐祐不白已至劾祐懷奸避難逮繫德慶獄數上書訟寃揩總督姚鏌召至軍中待以賓禮多所裨贊後王守仁代鎤詢撫剿之宜祐曰以夷治夷可不煩兵而下守仁納之蘇受果效順因命祐部分共衆事寧守仁言思田初定宜設一副總兵鎮之請即以命祐報可破封川賊盤古子又剿廣東會寧制賊邱區長等斬首一千二百勒銘大隆山十一年楊春賊越林花陷高州總督陶諧檄祐討深入多所斬獲忽中危疾卒軍中爲哀慟祐身長八尺智識絕人馭軍有節制與下同甘苦不營私產性好書每載以自隨軍暇即延儒生講論嘗過鳥鬱灘爲馬伏波祠太息曰叔不祖亘其間非夫也題詩而去後田州人立祠橫山祀之

贊曰苗蠻阻險自固易動難服自共陛然而草薙禽獮盜殺邀功貪賄興事端控馭乖方激懷無策則鎮將之過也韓觀諸人雖功最卓著而皆以威信震懾蠻荒若山雲王信張祐之廉儉有守士君子何以過故尤足尚云

明史卷一百六十六終

總裁官特進左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監修國史臣尚書等奉
敕修

曹雖　張岳　王佐　丁鈍等
袁彬附　袁衮

曹雖字萬鎮寧晉人少倜儻有大志事繼母以孝聞宣德初由鄉舉授代州訓導頗授別職改太和縣典史七年督工瓦至京師疏乞入試復中順天鄉試明年舉進士一甲第一賜宴禮部白雖始入翰林爲

修撰正統元年充經筵講官宣宗實錄成進侍講錫三品章服五年以楊榮楊士奇薦入直文淵閣參贊機務雖爲人內剛外和通達政體榮既歿士奇常病不視事閣務多決於雖帝以爲賢進翰林學士十年進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十四年七月迎見入宮中官王振挾帝親征朝臣交章諫不聽雖與英公王驥以閣臣扈從未至大同士卒已乏糧宋英朱冕全軍沒諸臣請班師振不許趣諸軍進大將朱勇勝行聽命尚書鄭辟王佐號草中至暮不得請欽天監正彭德清言天象示警若前恐危乘輿振詈曰爾何知若有此亦天命也雖曰臣子固不足

惜主上繫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終不從前驅敗報陣
至始懼欲還定襄侯郭登亡於虜益曰自此趨紫荊我
四十餘里駕宜從紫荊入振欲邀帝至蔚州幸其第不
聽復折而東趨居庸八月辛酉次土木地高掘地二丈
不及水瓦剌大至據南河明日佯却且遣使通和帝召
虜草詔答之振遽令移營就水行亂虜騎蹂陣入帝突
圍不得出擁以去虜益等俱及於難景帝立贈鎧少傅
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襄官其子恩大理評事
英宗復位加贈太傅改謚文忠復官其孫榮錦衣百戶
虜弟鼐進士歷吏科都給事中益字士謙江寧人永
樂十二年進士由庶吉士授中書舍人改大理評事與
修宣宗實錄成改修撰博學強記詩文操筆立就三楊
雅重之尋進侍讀學士正統十四年入文淵閣未二月
遽蒙難以殺景帝立贈學士謚文僖曾孫琮進士嘉靖
初歷官南京右都御史

鄺埜字孟質宜章人永樂九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成祖
在北京或奏南京鈔法爲豪民汨壞帝遣埜廉視稟謂
將起大獄埜執一不可豪賄泰曰市人聞令裹慴鈔法
通矣事遂已後犯遷東戍宇文律者百餘人皆怠死命
埜按問具言可矜狀帝爲寢之營造北京執役者數萬
命埜稽省病者多不死十六年布吉泰民羣聚謀不軌
者擢埜陝西按察副使敕以便宜調兵勦捕埜白其誣
詔誅妄言者宣德四年振闕中饑在陝久刑政清簡父
愛服除擢應天府尹蠲苛急政市征田稅皆酌其平正
統元年遷兵部右侍郎明年當會試京師道遠而貧舉
人者必先試京師道遠而貧舉人者必先試京師道遠而貧舉人者必先試京師道遠而貧舉

六十五墜爲人勤廉端謹性至孝父子輔爲何容教官
教墜甚嚴墜在陝久思一見父乃謀諷父爲書試教官
父怒曰子居窓可而父爲教官何以防閑驰書貴之墜
又嘗寄父褐復貽書貴曰汝掌刑名當洗冤澤以無
忝任使何從得此褐乃以爲我封還之墜奉書感涕竝
受教景泰初賜墜少保官其子儀爲主事成化初謚忠
肅

王佐海豐人永樂中舉於鄉卒業太學以學行聞擢吏
科給事中器宇凝重奏對詳雅爲官不斷簡注寬德二
年超拜戶部右侍郎以太倉隘請徙之通州進徐謂倉多積
棄無少懈永樂中舉於鄉歷嚴州饒州訓導以寬義薦

弊教佐巡視平江伯陳瑄古蕭幸十二萬人歲費艱苦
乞會南方民如軍數更番轉運紹佐乾瑄及黃福議之
佐還奏東南民力已困議遂寢受命治通州至直沽河
道已赴宜府議屯田事宜英宗初立出鎮河南泰吉軍
衛收納稅糧奸弊百出請變其制廷議自邊儲外皆改
隸有司尋召還命督理甘肅軍儲九年理長蘆鹽
諸府期滿將代去父老趨闕乞留得請旋以憂去宣德
十年陝西闕按察使詔廷臣舉清慎有威望者楊士奇
薦榮遂以命之正統十年入爲右副都御史北征扈從
師出居庸關疏請回鑾以兵事專屬大將至宣府大同
復再上章皆不報及遇變同行者語曰吾輩可自脫去

緒有方在戶部久不爲赫赫名而寬厚有度政務乳紛
米皆廢學人稱其君子士木之變與鄭墜丁鉉王永和
鄧棨同死難贈少保官其子道戶部主事成化初謚忠
節丁鉉字用濟豐城人永樂中進士授太常博士歷工
刑吏三部員外郎進刑部郎中正統三年超拜刑部侍
郎九年出理四川茶課奏減其常數以俟豐歲振饑江
淮及山東河南民咸頼之平居恂恂若無能臨事悉治
辭從征殺賜刑部尚書官其子琥大理評事後謚襄愍
王永和字以正崑山人少孤孝父病伏枕十八年侍湯
藥無少懈永樂中舉於鄉歷嚴州饒州訓導以寬義薦

爲兵科給事中嘗劾都督王彧鎮薊州縱寇及錦衣馬
順不法事持節册藩世子妃礼中官蹇做罪以勁直聞
正統六年進都給事中八年擢工部右侍郎從征殺賜
工部尚書官其子汝賢大理評事後謚襄敏鄧棨字孟
撫南城人永樂末年進士授監察御史奉敕巡按蘇松
諸府期滿將代去父老趨闕乞留得請旋以憂去宣德
十年陝西闕按察使詔廷臣舉清慎有威望者楊士奇
薦棨遂以命之正統十年入爲右副都御史北征扈從
師出居庸關疏請回鑾以兵事專屬大將至宣府大同
復再上章皆不報及遇變同行者語曰吾輩可自脫去

榮曰鑾輿失所我倘何歸主辱臣死分也遂死贈右都御史官其子瑞大理評事後謚襄敏英宗之出也備文武百官以行六師覆於土木將相大臣及從官死者不可勝數英國公張輔及諸侯伯自有傳其餘姓氏可考者鄉寺則龔全安黃鑾正戴慶祖王一居劉容淩高給事御史則包良佐姚銑鮑輝張洪黃裳魏貞夏誠申祐尹耘章存德孫慶林祥鳳庶聚則齊汪瑀學明王健程思溫程式遜端俞鑑張瑭鄭瑄俞拱潘澄錢昂馬預尹昌羅如墉劉信李恭石玉景帝立既贈郵諸大臣自給事御史以下皆降敕褒美錄其子爲國子生一時郎與基備云襲全安蘭谿人進士授工科給事中累遷左通政殁贈通政使黃養正名裳以字行瑞安人以善書授中書舍人累官太常少卿殁贈太常卿戴慶祖溧陽人進士授工科給事中鮑輝字汝登進士歷兵部車駕郎中張洪字源澄天台人以進士歷兵部車駕郎中程思溫婺源人程式常熟人遂端仁和人俱進士官員外郎俞鑑字元吉桐廬人以進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爲北征郎中前寧當從以病未代鎗慷慨許諾或曰家遠子幼奈何鑑曰爲國臣子敢計身家尚書鄺埜知其賢數與計事鑑曰惟力勤職耳時不能用張璁字廷玉慈谿人進士授刑部主事尹昌吉水人進士官行人司正羅如墉字本崇廬陵人進士授行人從北征瀕行訣妻子曰以死報國屬龄林劉儼銘其墓儼驚抱之如墉笑曰行當驗耳後數日果死劉容太僕少卿凌儒尚寶少卿夏誠孫慶皆御史馮學明郎中王健員外郎俞拱潘澄錢昂皆中書舍人馬預大理寺副劉包良佐字克忠慈谿人進士授吏科給事中鮑輝字汝登進士授工科給事中數有建白張洪淑大浙江平陽人進士授工科給事中程思溫婺源人進士官御史林祥鳳庶聚則齊汪瑀學明王健程式遜端俞鑑張瑭鄭瑄俞拱潘澄錢昂馬預尹昌羅如墉劉信李恭石玉景帝立既贈郵諸大臣自給事御史以下皆降敕褒美錄其子爲國子生一時郎與基備云襲全安蘭谿人進士授工科給事中累遷左通政殁贈通政使黃養正名裳以字行瑞安人以善書授中書舍人累官太常少卿殁贈太常卿戴慶祖溧陽

而瘞之不以聞祥弟祺聞訃奔寃給郵其家成化改元
錄其子紳爲大理寺右評事又謝澤者上虞人永樂十
六年進士由南京刑部主事出爲廣西參政正統末擢
通政使守備白羊口王師敗於土木守邊者無因志澤
與其子儼訣而行受事未數日也先兵大入守將呂鐸
遁澤督兵扼山口大風揚沙不辨人馬或請移他關避
敵澤不可寇至衆潰澤按劍厲聲叱賊遂被殺事聞遇
官葬祭錄儼爲大理評事

袁彬字文質江西新昌人正統末以錦衣校尉扈帝北
征土木之變也先擁帝北去從官悉奔散獨彬隨侍不
離左右也先之犯大同宣府逼京師皆奉帝以行上下
山坂涉溪澗冒危險彬擁護不少懈帝駐蹕土城欲奉
書皇太后賜景帝及諭羣臣以彬知書令代草帝既入
沙漠所居止毳帳敝幃旁列一車一馬以備轉徙而已
彬周旋患難未嘗違忤夜則與帝同寢天寒甚恒以脅
溫帝足有哈銘者蒙古人幼從其父爲通事至是亦侍
帝帝宣諭也先及其部下嘗使銘也先輩有所陳請亦
銘爲轉達帝獨居穹廬南望悒鬱二人時進諧語慰帝
帝亦爲解顏中官喜寧爲也先腹心也先嘗謂帝曰中
朝若遣使來皇帝歸矣帝曰汝自送我則可欲中朝遣

使徒費往返爾寧聞怒曰汝急歸彬也必殺之寧勸
也先西犯寧臬掠其馬逼遷江表居帝南京彬銘謂帝
曰天寒道遠陛下又不能騎宜取桌飢且至彼而諸將
不納奈何帝止寧計寧又欲殺二人皆帝力解而止也
先將獻妹於帝彬請駕旋而後聘帝竟辭之也先惡彬
銘二人欲殺者屢矣一日縛彬至曠壙將支解之帝聞
如失左右手急趨救乃免彬嘗中寒帝憂甚以身壓其
背汗浹而愈帝居漢北期年視朞月猶骨肉也及帝還京
景帝僅授彬錦衣試百戶天順復辟擢指揮僉事尋進
同知帝眷彬甚奏請無不從內閣商輅既罷彬乞得其

居第既又以冰蘆乞官爲別建帝亦報從彬娶妻命外
戚孫顯宗主之賜予優渥時召入曲宴敘患難時事歡
洽如故時其年十二月進指揮使與部指揮僉事王喜
同掌衛事二人嘗交中官夏時囑私遣百戶季福偵事
江西福者帝乳媪夫也詔罰筵所遣二人誥罪帝曰此
必有主使者遂下福吏得二人受囑狀所司請治時及
二人罪帝寤時一人贖徒還職而詔自今受囑遣官者
必殺無赦已而坐失囚喜解職彬遂掌衛事五年秋以
平曹欽功進都指揮僉事時門達恃帝寵勢傾朝野廷
臣多下之彬獨不爲屈達誣以罪請逮治帝欲法行語

之曰任汝往治但以活哀彬還我達遂鍛鍊成獄輒深
工楊塤訟寃獄得解然猶謫南京錦衣衛帶俸閒住語
詳達傳越二月英宗崩達得罪貶官都勾召彬復原職
仍掌衛事未幾達徵下獄充軍南丹彬使之於郊餽以
贓成化初進都指揮同知久之進都指揮使先是掌錦
衣衛者率張權勢罔財賄彬任職久行事安靜十二年
擢都督僉事涖前軍都督府卒於官世襲錦衣食事哈
銘從帝還賜姓名楊銘歷官錦衣指揮使數奉使外藩
爲通事孝宗嗣位汰傳奉官銘以塞外仍衛功獨如故
以壽卒於宮袁敏者金齒衛知事也英宗北征應募從

至大同及駕還駐萬全左衛敏見敵騎過留精兵三
四萬人衝其衛而車駕疾驅入關王振不納六師遂震
敏跳還上書景帝曰上皇鑾輿居九重所服者袞繡所食
者珍羞所居者瓊宮瑤室今蒙塵沙漠服有袞繡乎食
有珍羞乎居有宮室乎臣聞之主辱臣死上皇辱至此
臣子何以爲心臣本惜碎首紓今
臣齎書及服御物問安塞外以盡臣子之義臣雖萬死
心實甘之命禮部議竟報寢
贊曰異哉土木之敗也寇非深入之師國非積弱之勢
徒以宦豎竊柄抑寇弄兵通衢衆心血騙之死地遂致六

師挠敗乘輿播遷大臣百官身實草野夫始之不能制
其不出出不能使之早旋枕藉疆場無益於敗然値倉
皇奔潰之時士卒臣死志異偷生亦可無譏於傷勇矣

纂修官編修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加太保張廷玉等奉
敕修
陳循 蕭鎡 王文
江淵 許彬
陳文 萬安 彭華
劉珝 子鈺 劉吉
尹直

陳循字德遵泰和人永樂十三年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習朝廷典故帝幸北京命取秘閣書詣行在遂留侍

焉洪熙元年進侍講宣德初受命直南宮日承顧問賜第玉河橋西巡幸未嘗不從進侍講學士正統元年兼翰林院學士九年入文淵閣與機務初

廷議天下吏民建言奏牘日數百章奏皆三楊主之至是榮士守已卒循及曹鼐馬愉在內閣禮部援故事請帝以餘暇考宜優問令循等預議明年進戶部右侍郎兼學士土木之變人心洶懼循居中所言多採納進戶部尚書兼職如故也先犯京師請敕各邊精騎入衛馳檄回番以凝敵帝皆從其計景泰二年以裴妻與鄉人爭墓地為前後巡按御史所不直循輒訐奏給事中林聰等極論循

罪帝是聰言而置循不問循本以才望顯及是素譽隳內畏諸閣臣先期賜循及高穀白金百兩江淵王一寧蕭鎡半之比下詔議循等遂不敢諍加兼太子太傅尋以太子令旨賜百官銀帛論月帝復賜循等六人黃金五十兩進華蓋殿大學士兼文淵閣如故循子英及王文子倫應順天鄉試被黜相與搆考官劉儼黃諫為給事中張寧等所劾帝亦不罪英宗復位于謙王文死杖循百戍鐵嶺衛循在宣德時御史張楷獻詩忤旨循曰彼亦忠愛也遂得釋御史陳祚上疏觸帝怒循婉為解多足抶者然久罷政始刻躁為七論所薄其嚴謹則石亨輩為之先帝意也亨等既敗循自貶所上書自訟吾公天位隆下所因有當天與人歸之時羣臣備法駕大樂南江北大雪麥苗死請發帑市麥種給貧民因事進言恭肅而奏請臨朝非特宮禁不驚抑亦可示天下萬世而亨等僞侈時計不出此卒皆自取禍敗臣服事累葉曾著微勞實為所掊惟陛下憐察詔釋為民一年卒成化中子讓事發循子引例請郵乃復官賜祭同邑蕭鎡字孟勤宜德二年進士需次於家八年帝命楊溥

合選三科進士拔二十八人爲庶吉士鎰爲首英宗即位授編修正統三年進侍讀久之代李時勉爲國子監祭酒景泰元年以老疾辭既得允監丞鮑相率六館生連章乞留帝可其奏明年以本官兼翰林學士與侍郎王一寧並入直文淵閣又明年進戶部右侍郎兼官如故易儲議起鎰曰無易樹子霸者所禁列大朝乎不聽故見加太子少師寰宇通志成進戶部尚書帝不豫諸臣議復憲宗東宮李賢私問鎰鎰曰既退不可再也英宗復位遂削籍天順八年卒成化中復官賜祭鎰學問該博文章爾雅然性猜忌遇事多退避云

王文字千之初名强東鹿人永樂十九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持廉奉法爲都御史顧佐所稱宣德末奉命治彰德妖賊張普祥獄還奏稱音陽令名英宗即位遷陝西按察使遭父憂命奔喪起視事正統三年正月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五年召爲大理寺卿明年與刑部侍郎何文淵錄在京刑獄尋遷右都御史九年出視延綏寧夏邊務劾治定邊營失律都督僉事王禎都督同知黃眞等罪邊徼爲肅明年代陳鎰鎮守陝西平涼臨洮鞏昌饑奏免其租尋進左都御史在陝五年鎮靜不擾景泰改元召掌院事文爲人深刻有城府面目嚴冷與陳鎰同官一揆外未嘗接談諸御史畏之若神廷臣無故干以私者然中實柔媚初按大理少卿薛瑄獄希王振指欲坐瑄死至是治中官金英縱家奴不法事但抵奴罪給事中林聰等劾文鎰畏勢長奸下詔獄二人俱伏乃宥之二年六月學士江淵上言法司斷獄多枉文及刑部尚書俞士悅求罷且言淵嘗私以事不聽故見誣帝兩置之三年春加太子太保時陳鎰鎮陝西將還文當代諸御史交章留之乃改命侍郎耿九疇南京地震江淮北大水命巡視備南九卿議上軍民便宜九事又言徐淮閭儀甚而南京儲蓄有餘請盡發徐淮倉粟

振貸而以應輸南京者輸徐淮明其缺皆報可是時陳循最仟好剛自用高穀與循不相能以文彊悍思引與共攻以敝之乃疏請增閣員循舉其鄉人蕭維禎穀遂舉文而文得中官王誠助於是留用文尋自江淮還朝改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二品大臣入閣自文始尋遭母喪奪哀如前文雖爲穀所引而穀運重循性明決文反與循合而不附穀其後以子倫故欲傾考官又用穀言而罷由是兩人卒不相得五年三月江淮大水復命巡視先是蘇松常鎮四府糧四石折白銀一兩民以爲便後戶部復徵米令輸徐淮凡一百十餘

萬石率三石而致一石有破家者文用便宜停之又發
廩振饑民三百六十餘萬時年饑多盜文捕長洲盜許
道師等二百人欲張其功坐以謀逆大理卿薛瑄辨其
誣給事中王鎮乞會廷臣勘實得爲盜者十六人置之
法而餘得釋還進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再進謹身殿大
學士仍兼東閣初英宗之還也廷臣議奉迎禮文時爲
都御史鷹聲曰公等謂上皇果還耶也先不索土地金
帛而遽送駕來耶衆素畏文皆愕然不決而罷及易儲
議起文率先承命景帝不豫羣臣欲乞還沂王東宮文
曰安知上意誰屬乃疏請早選元良以定中外人情文

與中官王誠等謀召取襄世子英宗復位門日與于謙
執於班內言官劾文與謙等謀立外藩命鞫於廷文力
辯曰召襲王須用金牌信符遣人必有馬驛內寫兵部
可驗也辭氣激壯遽車駕士事沈敏按問無迹廷臣交
坐謙文召敬謀未定與謙同斬於市藩子悉戍遼敬亦
坐知謀反故縱滅死戍鐵嶺文之死人皆知其誣以素
刻忮且迎駕復儲之議不愜輿論故冤死而民不思成
化初赦其子還尋復官贈太保謚毅愍倫改名宗奭成
化初進士歷戶部郎中出理遼東餉中官汪直東征言
怒未艾結良田此也帝乃令決司農
宗奭督餉勞擢太僕少卿弘治中累官南京禮部尚書
下尚書金濮於獄卒免稅如詔東宮既易加太子少師

四川巡撫僉都御史李匡不職以淵言罷之毋憂起復
初侍講學士倪謙遭喪淵薦謙爲講官謙遂奪哀至是
御史周文高淵引謙正自爲今日地帝以事既處分不
問而令自今羣臣遭喪無蓋保五年春山東河南江北
饑命同平江侯陳豫往撫淵前後條上軍民便宜十數
事并請築淮安月城以護常盈倉廣徐州東城以護廣
運倉悉議行時江北游餓淮安糧運在塗者淵悉追還
備振濟卒乘機侵耗事聞遣御史按實淵破劾當削籍
廷臣以淵守便宜不當罪帝寄之閣臣既不相協而陳
循王文尤刻私淵好議論每爲同官所抑意忽忽不樂
會兵部尚書于謙以病在告詔推一人協理部事淵心
欲得之倚等佯推淵而密令商輅草奏示以石兵江工
四字淵在旁不知也比詔下調工部尚書石璞於兵部
而以淵代璞淵大失望英宗復位與陳循等俱謫戍遼
東未幾卒初黃珏之奏易儲也或疑淵主之邱濬曰此
易辭也廣西紙與京師紙異索奏視之果廣西紙其誣
乃白成化初復官

許彬字道中寧陽人永樂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
討正統末累遷太常少卿兼翰林待詔提督四夷館上
皇將還遣彬至宣府奉迎上皇命書罪已詔及論羣臣
當及奈何抑之明日賢入見如翔言七年一月進禮部

右侍郎兼學士入內閣文既入數揆賢以白異曰吾非
名所薦也侍讀學士錢溥與文比舍居交甚歡溥嘗授
內侍書其徒多貴幸來謁必邀文共飲英宗大漸東宮
內侍王綸私詣溥計事不召文文密覘之綸言帝不豫
東宮納妃如何溥謂當奉遺詔行事已而英宗崩賢當
草詔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者因言綸溥定計欲
逐賢以溥代之而以兵部侍郎韓雍代尚書馬昂賢怒
發其事是時憲宗初立綸自謂當得司禮紿張甚英宗
大殮綸衰服奠貂帝見而惡之太監牛玉恐其軋己因
數編罪逐之去溥論知煩德縣雍浙江參政詞所連咽

天府尹王福通政參議趙昂南等伯毛榮都督馬良馬
宗劉聚錦衣都指揮僉事門達等皆坐謫雍亦文泰所
不悅者也改吏部左侍郎同知經筵事成化元年進禮
部尚書羅倫論賢奪情文內媿陰助賢逐倫益爲時論
所鄙三年春帝命戶部尚書馬昂副都御史林聰及給
事中潘禮陳越清理京營文奏必得內臣共事始可劃
除宿弊因薦太監懷恩帝從之英宗實錄成加太子少
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四年卒贈少傅謚莊靖文素以才
自許在外頗著績效士大夫多贊其進用及居宮端行
事鄙猥既參大政無所建明朝退則引賓客故人置酒
爲曲宴專務靖屬性卞急遇睚眦怨必報及賢卒文益
恣意行名節大喪後禮部主事陸顒之御史謝文祥
皆疏論文不當得美謚帝以事已施行不許
萬安字循吉眉州人長身魁顏眉目如刻聲外寬而深
中正統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初遷禮
部左侍郎五年命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機務同年生
詹事李泰中官永昌養子也黨少於安安兄事之得其
騶自爲同官每當遷必推安出已上至是議簡閣臣泰
復推安曰子先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入閣而泰忽暴
病死安無學術既柄用惟日事請託結諸閹爲內援時

萬貴妃寵冠後宮安因內侍致殷勤自稱子姪行妃嘗
白媿無門閥聞則大喜妃弟錦衣指揮通遂以族屬數
過安家其妻王氏有母至自博興王謂母曰嚮家貧時
以妹爲人婦今安在母曰第憶爲四川萬編修者通心
疑是安訪之則安小婦由是兩家姊妹日往來通妻蕃簪
禁內恣出入安得備知宮中動靜益自固侍郎邢讓祭
酒陳鑑與安同年不相能安嗾臺諫除兩人名七年冬彗
見天田犯太微廷臣多言君臣否隔宜時召大臣議政
大學士彭時商輅力請司禮中官乃約以御殿日召對
且曰初見情未洽勿多言姑俟他日將入復約如初比

見時言天變可畏帝曰已知卿等宜盡心時又言昨御
史有疏請減京官俸薪武臣不免觖望乞如舊便帝可
之安遂頓首呼萬歲欲出時輅不得已皆叩頭退中官
戲朝士曰若輩嘗言不召見及見止知呼萬歲耳一時
傳笑謂之萬歲閣老帝自是不復召見大臣矣其後尹
直入閣欲請見帝計事安止之曰往彭公請召對一語
不合輒叩頭呼萬歲以此貽笑今吾輩每事盡言太監
擇而閣之上無不允者勝面對多矣其容悅不識大體
且善騎過於人如此九年進禮部尚書久之改戶部十
三年加太子少保俄改文淵閣大學士孝宗出閤進吏

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尋加太子太保時彭時已歿商
輅以許汪直去在內閣者劉珝劉吉而安爲首輔與南
人相黨附珝與尚書尹旻王越又以北人爲黨互相傾
軋然珝疏淺而安深鷙故珝卒不能勝安十八年汪直
寵衰言官請罷西廠帝不許安具疏再言之報可中外
頗以是稱安文華大誦成進太子太傅華蓋殿大學士
復進少傅太子太師再進少師當是時朝多秕政四方
災傷日告帝崇信道教封金闕玉闕眞君爲上帝遣安
祭於靈濟宮而李孜省鄧常恩方進用安因彭華潛與
結藉以排異己於是珝及王恕馬文升秦紘耿裕諸大

臣相繼被逐而華遂由詹事遷吏部侍郎入內閣朝臣
無敢與安牴牾者華安福人大學士時之族弟舉景泰
五年會試第一深刻多計數善陰伺人短與安孜省比
嘗嗾蕭彥莊攻李秉又逐井旻羅璟人皆惡而畏之論
年得風疾去孝宗嗣位安草登極詔書禁言官假風聞
挾私中外譁然御史楊龍請閣安從容言曰此裏面意
也龍卽以其語奏閣安抑塞言路歸過於君無人臣
禮於是庶吉士鄒智御史文貴姜洪等交章劾其罪狀
先是歙人倪進賢相知書無行留事安日與講房中
術安驟之因令就試得進士授爲庶吉士除御史帝
日於宮中得疏一小篋則皆論房中術者末署曰臣安
進帝命太監懷恩持至閣曰此大臣所爲耶安媿汗伏
地不能出聲及諸臣彈章入復令恩就安讀之安數跪
起求哀無去意恩面前摘其牙牌曰可自死始惶遽索
馬歸第乞休去時年已七十餘尚於道上望三台星冀
復用居一年卒贈太師諡文康初孝穆皇太后之薨內
庭籍籍指萬貴妃孝宗立追出入宮掖者安驚懼不知所
爲曰我久不與萬氏往來矣而劉吉先與萬氏姻亦自
危其黨尹直尚在閣共擬吉寢之孝宗仁厚亦置不問

安吉得無事安在政府二十年每週試必令其門生爲
考官子孫甥壻多登第者子翼南京禮部侍郎掌弘簡
翰林編修安死無幾翼弘壁相繼死安竟無後
劉翊字叔温壽光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
修天順中歷右中允侍講東宮憲宗即位以舊宮僚屢
遷太常卿兼侍讀學士直經筵日講成化十年進吏部
左侍郎充講官如故翊每進講反覆開導詞氣侃侃聞
者爲悚學士劉定之稱爲講官第一憲宗亦愛重之明
年命以本官兼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帝每呼東劉先
生賜印章一文曰嘉猷贊翊二大 列傳 十三
少保文淵閣大學士文華大
殿大學士翊性疎直自以宮寮舊臣遇事無所回護貝
外郎林俊以劾梁芳繫獄淹貫故實時稱梅二劉
兼左道亂政欲動搖東宮翊密疏諫謀少阻素薄萬安
嘗斥安負國無恥安積忿日夜思中翊初商輅之劾汪
直也翊與萬安劉吉助之爭得罷西廠他日翊又折王
越於朝越慚而退已而西廠復設翊不能有所諍至十
八年安兄直寵衰揣知西廠當罷邀翊同奏翊辭不與
安遂獨奏疏上帝頗訝無翊名安陰使人訐翊與直有
連會翊子鎰邀妓狎飲里人趙賓戲爲劉公子曲或增

飾穢語教坊院本奏之帝大怒決意去翊遣中官覘
吕召安吉赴西角門出帝手封書一函示之安等佯驚
救次日翊具疏乞休令馳驛陽月劾其實排翊使去者安吉兩人謀也時內閣三人安貪
狡吉險刻翊稍優禮書籍論人日數進而彭華尹直相繼入內閣安吉之寵乃益固翊稱遭
退而彭華尹直相繼入內閣安吉之寵乃益固翊稱遭
母憂廬墓二年比歸侍父盡孝父沒廬於墓弘治三
年卒謚文和嘉靖初以吉官時賜額曰昭賢仍遣官
祭之子鎰字汝中八歲時憲宗召見愛其聰敏且拜起
如禮即命爲中書舍人宮殿門閾高同官楊一清常提
之出入帝慮牙牌易損命鎰以銀壯官五十餘年嘉靖
中至太常卿兼五經博士仍供事內閣誥敕房學學有
行義與長洲劉棨最淹貫故實時稱梅二劉
劉吉字顒之博野人正統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
修充經筵官寫字通志成進修撰天順四年侍講讀於
東宮以憂歸憲宗即位召纂英宗實錄至京上疏乞終
制不允進侍讀實錄成遷侍讀學士直經筵累遷禮部
左侍郎成化十一年與劉珝同受命兼翰林學士入閣
預機務尋進禮部尚書孝宗出閣加太子少保兼文淵
閣大學士十八年遭父喪詔起復吉三疏懇辭而陰屬

貴戚萬喜爲之地得不允文華大訓成加太子太保進
武英殿大學士久之進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尋加
少保兼太子太傅孝宗卽位庶吉士鄒智御史姜洪力
詆萬安尹直及吉皆小人當斥吉深銜之安直皆去吉
獨留委寄愈專慮言者攻不已乃建議超遷科道官處
以不次之位詔起廢滯給事中賀欽御史強珍輩十人
已次第擢吉復上疏薦之部曹預薦者惟林俊一人
冀以此籠絡言路而言者猶未息疏子張昇御史曹璧
歐陽旦南京給事中方向御史陳嘉猷相繼劾吉吉憤
甚中昇逐之數典大獄智向內竄遠貶洪亦謫官復與

中官蔣琮比逐南御史姜綰等爭著爲定例琮自吉
者亦少衰初吉與萬安劉珝在成化時帝失德無所規
正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謗至是見者亦仁
明同列徐溥劉健行正人而吉於閣臣居首兩人有論
建吉亦署名復時時爲正論寫美名以曰益也治二年
二月早帝令儒臣擇古聖賢文集內吉等言通者奸徒襲李攻
省鄧常恩故術見月宿在畢大將陰兩遂奏請所臨觀
一驗以希進用偉門一開爭言所臨要寵召禍實基於
此祝文不敢奉詔帝意悟遂已之五月以災異備帝修
德防微愼終如始八月又以災異陳七事代王獻海書

馳驛如故事吉多智數善附會自緣飾銳於營私時爲言路所攻居內閣十八年人目之爲劉蘇花以其耐彈也吉疑其吉出下第舉子因請舉人三試不第者不得復會試時適當會試期舉子已羣集都下禮部爲請詔姑許入試後如令已而吉罷令亦不行吉歸踰年卒贈太師謚文穆

尹直字正言泰和人景泰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初充經筵講官與修英宗實錄總裁欲革去景泰帝號引漢昌邑更始爲比直辨曰實錄中有初爲大臣後爲軍民者方居官時則稱某官某既罷去而後改稱

如漢府以謀逆降庶人其未反時書王書叔如故也當有逆計其反而即降從庶人之號者哉且昌邑旋立旋廢景泰帝則爲宗廟社稷主七年更始無所受命景泰帝則策命於母后當時定傾危難之中微帝則京師非國家有難易儲失德然能不惑於盧忠徐振之言卒全兩宮以至今日其功過足相準不宜去帝號時不能難既成進侍讀歷侍讀學士六年上疏乞纂修大明通典并續成宋元綱目章下所司十一年遷禮部右侍郎辭不許丁父憂服除起南京吏部右侍郎就改禮部左侍郎二十二年春召佐兵部占城王古來爲安南所逼棄

國來求援議者欲送之還直門徙其人於廣西附會自緣飾銳於營私時爲言路所攻居內閣十八年人目之爲劉蘇花以其耐彈也吉疑其吉出下第舉子因請舉人三試不第者不得復會試時適當會試期舉子已羣集都下禮部爲請詔姑許入試後如令已而吉罷令亦不行吉歸踰年卒贈太師謚文穆

尹直字正言泰和人景泰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初充經筵講官與修英宗實錄總裁欲革去景泰帝號引漢昌邑更始爲比直辨曰實錄中有初爲大臣後爲軍民者方居官時則稱某官某既罷去而後改稱其實萬安彭華等內召旻亂持不可諸朝臣亦皆畏直在帝心者自是怨益深後在南部八年鬱鬱不得志屬

幸其在南及推兵部左侍郎事浙江轉輸大吏部尚書李裕惡之北還即除紹興知府滿懼累章求改裕極論其罪下詔獄安閑以屬吏乃於改省取中旨敕之改知鄖陽孝宗立進士李文祥御史湯鼐姜洪繆琮吉士鄒智等連章劾直給事中宋琮及御史許弼言直自纫爲侍郎以至入閣貪緣攀附皆取中旨帝於是薄其爲人令致仕弘治九年

表賀萬壽并以太子年當出閣上承華箴引先朝少保
黃淮事冀召對帝却之正德中卒益文和

贊曰易稱內君子外小人爲泰外君子內小人爲否況
端揆之寄百寮具瞻者乎陳循以下諸人雖不爲大奸
慝而居心刻忮務逞己私同己者比異己者忌比則相
援忌則相軋至萬安劉吉要結近倖蒙恥固位猶幸同
列多賢相與彌縫匡救而穢跡昭彰小人之歸何可掩
哉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事加六級臣張廷玉等奉
敕修
高穀
王直
胡濙

高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永樂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
授中書舍人仁宗即位改春坊司直郎尋遷翰林侍講
英宗即位開經筵楊士奇薦穀及苗衷馬愉曹鼐四人
侍講讀正統十年由侍講學士進工部右侍郎入內閣
典機務景泰初進尚書兼翰林學士掌閣務如故英宗

將還泰迎禮薄千戶龔遂榮投書於穀具言禮宜從厚
援唐肅宗迎上皇故事穀袖之入朝編示廷臣曰武夫
倘知禮兒輩臣乎衆善其言胡濙王直欲以聞穀曰迎
復議上上意久不決若進此書使上知朝野同心亦一
助也都御史王文不可已而言官奏之詰所從得穀對
曰自臣所因抗章懇請如遂榮言帝雖不從亦不之罪
二年進少保東閣大學士易儲加太子太傅給二俸應
大風陽災命祀三陵振貧民七年進謹身殿大學士仍
兼東閣內閣七人言論多齟齬穀清直持議正王文由
穀爲數摭穀殺嫂等解機務不許都給事中林聰忤權

要論死穀力救得薄譴陳循及文撝考官劉儼黃諫帝命禮部會穀覆閱試卷穀力言儼等無私且曰貴胄與寒士競進已不可況不安義命欲因此撝考官乎帝乃賜循文子中式權黜林挺一人事得已英宗復位循文等皆詠窴穀謝病英宗謂穀長者語廷臣曰穀在內閣議迎駕及南內事嘗左右朕其賜金帛襲衣給驛舟以歸尋復賜敕獎諭穀既去位杜門絕賓客有問景泰天順間事輒不應天順四年正月卒年七十穀美丰儀樂儉素位至台司敝廬癖田而已成化初贈太保謚文義

胡濙字源潔武進人生而髮白頒月乃黑建文二年舉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永樂元年遷戶科都給事中惠帝之崩於火或言遜去諸舊臣多從者帝疑之五年遣濙頒御製諸書并訪仙人張邋遢偏行天下州郡鄉邑隱察建文帝安在濙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還所至亦間以民隱聞母喪乞歸不許羅禮部左侍郎十七年復出巡江浙湖湘諸府二十一年還朝馳謁帝於宮府帝已就寢聞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聞對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傳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釋皇太子監國南京漢王爲飛語謗太子帝改濙官南京因命廉之濙至密疏馳上監國七事言誠敬孝謹無他帝悅仁宗即位召爲行在禮部侍郎濙陳十事力言建都北京非便請還南都省南北轉運供億之煩帝皆嘉納既聞其嘗有密疏疑之不果召轉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祭酒宣宗即位仍遷禮部左侍郎明年來朝乃留行在禮部尋進尚書漢王反與楊榮等贊親征事平賚予甚厚明年賜第長安右門外給閽者二人賜銀章四生辰賜宴其第四年命兼理詹事府事六年疾本卒又兼領行在戶部時國用漸窘濙慮度支不足屢疏節冗費濙因奏減上供物及法法王以下番僧四五百人浮費大省正統五年山西災詔行寬卹郎既而有採買物料之命濙上疏言詔旨宜信又言軍旗營求差遣因而擾民宜罷之皆報已又失被劾下獄未幾卽獲復職九年年七十乞致仕不許英宗北狩羣臣聚哭於朝有議南遷者濙曰文皇定陵寢於此示子孫以不拔之計也與侍郎于謙合中外始有固志景帝卽位進太子太傅楊善使也先濙言上皇蒙塵久宜附進服食不報上皇將還命禮部具奉迎儀濙等議遣禮部

迎於龍虎臺錦衣具法駕迎居庸關百司迎上城外諸將迎教場門上皇自安定門入進東安門於東上北門南面坐皇帝謁見畢百官朝見上皇入南城大內議上傳旨以一輅二馬迎於居庸關至安定門易法駕餘如奉給事中劉福等言禮太薄帝報曰朕尊大兄爲太上皇帝尊禮無加矣福等頓首云太薄其意何居禮部具會官詳察之淡等言諸臣意無他欲陛下爲親親耳帝曰昨得太上皇書具言迎駕之禮宜從簡損朕豈得違之羣臣乃不敢言會千戶龔遂榮爲書投大學士高穀言奉迎宜厚具言唐肅宗迎上皇故事穀稱之以朝與王

直等共觀之直與淡欲聞之帝爲都御史王文所阻而給事中葉盛竟以聞盛同官林聰復劾淡等因以肱大臣有聞必告不宜偶語竊議有詔索書淡等因以書進且言肅宗迎上皇典禮今日正可倣行陛下宜躬迎安定門外分遣大臣迎龍虎臺帝不悅曰第從朕命無事紛更上皇至居南城宮淡請帝明年正旦率羣臣朝延安門不許上皇萬壽節請令百官拜賀延安門亦不許三年正月與王直並進少傅易太子加兼太子太師王文惡林聰文致其罪欲殺之淡不肯署遂稱疾數日不朝帝使與安問疾對曰老臣本無疾聞欲殺林聰

殊驚悸耳聰由是得釋英宗復位力疾入朝遂求去賜黃書白金楮幣襲衣給驛宿其子錦衣世鎮撫淡歷事六朝垂六十年中外稱耆德及歸有二弟年皆七十餘猶相與聚一堂因名之曰壽堂又七年始卒年八十九贈太保謚忠安淡簡儉寬厚喜怒不形於色能以身下人在禮部久未賀章瑞以官當首署名人因謂其性善承迎南城人雖譏爲天文生又薦通中御高曉陰陽兵法使守邊時頗議之

王直字行儉泰和人父伯貞洪武十五年以明經聘至京時應詔者五百餘人伯貞對第一授試會事分巡廣東雷州復召赴廣廢某滿監法會罷分巡官召還爲戶部主事以父喪服闋不時起補昌安慶史文初復以薦知瓊州崖州黎相仇殺以反聞且用兵伯貞揣其首惡兵遂罷瓊田荒萊三穫以賦軍軍不時受俟民之乃急斂以要利伯貞爲立期三輸之弊始絕居數年大治流民占籍者萬餘憂歸卒於家直幼而端重家貧力學舉永樂二年進士改庶吉士與曾棨王英等二十八人同讀書文淵閣帝善其文召入內閣俾屬草尋授修撰歷事仁宗宣宗累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正統三年宣宗實錄成進禮部侍郎學士如故五年出治部事尚書胡濙

悉以部政付之直處之若素習者八年正月代郭璡爲
史部尚書十一年戶部侍郎李孜省附王振謁中趙敏
詞連直及侍郎曹義趙新俱下獄三法司廷鞫論死斬
直等贖徙帝嘗直義奪尊新俸帝將親征也先直率羣
臣力諫曰國家備邊最爲謹嚴謀臣猛將堅甲利兵隨
處充滿且耕且守是以久安今敵逼天悸陛陛
下但宜固封疆申號令堅壁清野蓄銳以待之可圖必
勝不必親御六師遠臨塞下兄秋暑未退旱氣未回青
草不豐水泉猶塞士馬之用未充兵凶戰危臣等以爲
不可帝不從命直留守王師覆於土木大臣羣請太后
立皇子爲皇太子命郕王攝政已勑王即位以安反側
時變起倉卒朝臣議屢上皆直爲首而直自以不如于
謙每事推下之雍容鎮率而已加太子太保景泰元年
也先使使議和且請還上皇下禮部議未決直率羣臣
上言曰太上皇惑細人言輕身一出至於蒙塵陛下宵
衣旰食徵天下兵與羣臣兆姓同心僇力期滅此朝食
以雪不共戴天之恥適者天誘其衷也先有悔心之萌
而來求成於我請還乘與此轉禍爲福之機也望陛下
俯從其請遣使往報因察其誠僞而撫納之奉太上皇
以歸少慰祖宗之心陛下天位已定太上皇還不復覬

也先使使先後至將遣歸使者謂館伴曰中國關外十四
城皆爲我有前阿剌知院使來侍遣大臣往今亦必得
大臣同行庶有濟胡漢以閒下廷議直等固請乃遣楊
善等報之比實還又以也先使宦官喜輕身一出至於蒙塵陛下宵
與寧陽侯陳懋等上疏請更遣使奉迎上皇不
許復上疏曰臣等與李賓語具得彼中情事其所需衣
物資斧者上皇言也而奉迎車駕水也先意也昨者脫脫
不花及阿剌知院使來皆有報使今也先使以迎請爲
辭乃不遣使與偕是疑敵而召兵也又不許已而實自
言於帝帝第報也先令楊善迎歸而已直等復上

言今北使已發願本上皇之心眷臣民之風因彼悔心遣使往報以圖迎復此不待計而決者也不然衆志難犯違天不祥彼將就爲兵端邊事益棘京師亦不得高枕臥矣帝乃命羣臣擇使直與陳懋等請仍遣實報打侯善歸議之御史畢鑾等復上疏力言就令彼以詐來我以誠往萬一不測則我之兵力固在帝終不聽已而善竟奉上皇還二年也先遣使入貢且請答使直與陳懋等請仍遣實報打言邊備未修芻糧未積將帥未得人士卒未練器械未復宜如其請遣使往以觀虛實開導其善不許無何也先遣騎入塞以報使爲辭直與羣臣復請之卒不許直等乃上疏言陛下銳意治兵爲戰守計眞大有爲之主然使命不通難保其不爲寇宜敕沿邊守臣發兵遊徼有警則入保無事則力耕陛下於機務之暇時召京營總督總兵詢以方畧誠接而禮貌之信賞罰以持其後斯戰守可言也帝曰善明年正月進少傅帝欲易太子未發會思明士知府黃弦以爲請帝喜下禮部議胡濙唯唯文武諸臣議者九十一人當署名直有難色陳循強之乃署竟易皇太子直進兼太子太師賜金幣加等頓足歎曰此何等大事乃爲一蠻酋所壞吾輩愧死矣景帝疾亟直泣等會諸大臣臺諫請復立沂王爲皇太子推大學士商輅草疏未上而石亨徐有貞等奪門迎上皇復位殺王文

曾疏草留姚夔所嘗出以示郎中陸昶歎曰是疏不及進天也直遂乞休賜璽書金綺楮幣給驛歸直爲人方白修髯觀花保性嚴重不苟言笑及與人交恂恂如也在翰林二十餘年稽古代言編纂紀注之事多出其手與金谿王英齊名人稱二王以居地曰直曰東王英曰西王直以次當入閣楊士奇不欲也及長吏部益廢俱聘初罷廷臣薦舉方面大吏屬吏部直委任曹郎嚴抑奔競凡御史巡方歸者必令具所屬賢否以備選擢得人其子撰爲南國子博士考績至部文選郎欲留侍直直不可曰是亂法自我始也朝廷以直老命何文淵爲尚書侍左之文淵去又命王翱部遂有二尚書直爲尚書十四年年益高名德日益重帝優禮之免其常朝比家居嘗從諸個僕耕疇擊鼓歌唱諸子孫更迭舉觴上壽直歎曰樂者西楊抑我令不得共事然使我在閣今上復辟當不免遼陽之行安得與汝曹爲樂哉天順六年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文端撰仕至翰林檢討亦以學行稱會孫思自有傳

贊曰高穀之清直胡濙之寬厚王直之端重蓋皆有大臣之度焉當英景之間國勢初更人心觀望執政任事

之臣多阿意取容而救恤惓惓於迎駕之儀直侃侃於還使之請皆力持正議不隨衆俛仰故能身負領望始終一節可謂老成人矣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和殿大學士兼武英殿大學士兼文淵閣大學士兼國史院加一級臣張廷玉等奉

敕修

于謙子冕 吳寧 王偉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生七歲有僧奇之曰他日救時宰相也舉永樂十九年進士宣德初授御史奏封音吐鴻暢帝爲傾聽顧佐爲都御史待察屬甚嚴獨下謙以爲才勝己也屢躐樂安高煦伏地戰慄稱萬死帝大悅師還詞嶄嶄發色震厲高煦伏地戰慄稱萬死帝大悅師還賞賚與諸大臣等出按江西雪冤囚數百疏奏陝西諸

處官校爲民害詔遣御史捕之帝知謙可大任會增設各部右侍郎爲直省巡撫乃手書謙名授吏部超遷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謙至官輕騎徧歷所部延訪父老察時事所宜興革即具疏言之一歲凡數上小有水旱輒上聞正統六年疏言今河南山西積穀各數百萬請以每歲三月令府州縣報缺食下戶隨分支給先救秋次黍麥次稻俟秋成償官而免其老疾及貧不能償者州縣吏秩滿當遷預備糧有未足不聽離任仍令風憲官以時稽察詔行之河南近河處時有衝決謙令厚築隄障計里置亭亭有長責以督率修繕並令種樹

鑒井榆柳夾路道無渴者大同孤懸塞外按山西者不及至奏別設御史治之盡奪鎮將私租田爲官屯以資邊用威惠流行太行伏盜皆避境在官九年遷左侍郎食二品俸初三楊在政府雅重謙謙所奏劄上夕報可皆三楊主持而謙每議事京師空虛以入諸權貴人不能無望及是三楊已前卒太監王振方用事遊有御史姓名類謙者嘗忤振謙入朝禹參攻王永孫原貞自代通政使李錫阿振指劾謙以久不還怨望擅離人自代下法司論死繫獄三月已而振知其誤得釋左遷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留謙者以千數周

晉藩王亦言之乃復命謙巡撫時山東陝西流民就食河南者二十餘萬謙請發河南懷慶二府積粟以振又奏令布政使年富安集其衆授田給牛種使里老司察之前後在任十九年丁內外艱皆令歸治喪旋起復十三年以兵部左侍郎召明年秋也先大入寇王振挾帝親征謙與尚書鄺埜極諫不聽埜從治兵留謙理部事及駕陷土木京師大震衆莫知所爲鄺于謙國命羣臣議戰守侍講徐珵言星象有變當南遷兼爲聲曰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　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王是其言守議乃定時京師勁甲精騎皆隨沒所餘疲卒不及十萬人心震恐上下無固志謙請王檄取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京沿海備倭軍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亟赴京師以次經畫部署人心稍安即遣本部尚書鄺王方擁劄廷臣請族誅王振而振黨馬順者輒叱言官於是給事中王竑廷擊順衆隨之朝班大亂衛卒聲洶洶王擢欲起謙排衆直前掖王止且啟王宜諭曰順等罪當死勿論衆乃定謙袍袖爲之裹裹退出左掖門吏部尚書王直執謙手歎曰國家正賴公耳今日豈百王直何能爲當是時上下皆倚重謙謙亦毅然以社稷安危爲己任初大臣憂國無主太子方幼寇且至詰皇太后立郕王王驚辭至再謙曰臣等誠憂國家非爲私計王乃受命九月景帝立謙入對慷慨泣奏曰寇得志要留大駕勢必輕中國長驅而南請飭諸邊守臣協力防遏京營兵械且盡宜亟分遣募民兵令工部繕器甲遣都督孫鏜衛穎張軏張儀分統之部署既定謙不聽墜從治兵留謙理部事及駕陷土木京師大震衆莫知所爲鄺于謙國命羣臣議戰守侍講徐珵言星象有變當南遷兼爲聲曰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　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王是其言守議乃定時京師勁甲精騎皆隨沒所餘疲卒不及十萬人心震恐上下無固志謙請王檄取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京沿海備倭軍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亟赴京師以次經畫部署人心稍安即遣本部尚書鄺王方擁劄廷臣請族誅王振而振黨馬順者輒叱言官於是給事中王竑廷擊順衆隨之朝班大亂衛卒聲洶洶王擢欲起謙排衆直前掖王止且啟王宜諭曰順等罪當死勿論衆乃定謙袍袖爲之裹裹退出左掖門吏部尚書王直執謙手歎曰國家正賴公耳今日豈百王直何能爲當是時上下皆倚重謙謙亦毅然以社稷安危爲己任初大臣憂國無主太子方幼寇且至詰皇太后立郕王王驚辭至再謙曰臣等誠憂國家非爲私計王乃受命九月景帝立謙入對慷慨泣奏曰寇得志要留大駕勢必輕中國長驅而南請飭諸邊守臣協力防遏京營兵械且盡宜亟分遣募民兵令工部繕器甲遣都督孫鏜衛穎張軏張儀分統之部署既定謙不聽墜從治兵留謙理部事及駕陷土木京師大震衆莫知所爲鄺于謙國命羣臣議戰守侍講徐珵言星象有變當南遷兼爲聲曰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　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王是其言守議乃定時京師勁甲精騎皆

遣都督孫鏜都指揮湯節等分守九門要地列營郭外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參之從附郭居民入城通州積糧令官軍自詣關支以贏米爲之直毋棄以資敵文臣如軒輗者宜用爲將帥至軍旅之事臣身當之不効則治臣罪帝深納之十月敕謙提督

各營軍馬而也先挾上皇破紫荊關直入窺京師石亨議敛兵堅壁老之謙不可曰奈何示弱使敵益輕我乎分遣諸將率師二十二萬列陣九門外都督陶瑾安定門廣寧伯劉安東直門武進伯朱瑛朝陽門都督劉聚西直門鎮遠侯顧興祖阜成門都指揮李端正陽門都督劉得新崇文門都指揮湯節宣武門而謙自與石亨率副總兵范廣武興陳德勝門外當也先以部事付侍郎吳寧悉閉諸城門身自督戰下令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於是將士知必死皆用命副總兵高禮毛福壽却敵彰義門北禽其長一人帝喜令謙選精兵屯教塲以便調用復命太監興安李永昌同謙理軍務初也先深入視京城可旦夕下及見官軍嚴陣待意稍沮叛閙寧啟使邀大臣迎駕索金帛以萬萬計復遣諫及王直胡濙等出議帝不許也先氣益沮庚申寇薊德勝門諫令亨設伏空舍遣數騎誘敵敵以萬騎來薄副總兵范廣發火器伏起齊擊之也先弟孛羅平章卯那孩中礮死寇轉至西直門都督孫鏜禦之亨亦分兵至寇引退副總兵武興擊寇彰義門與都督王敬挫其前鋒寇且却而內官數百騎欲爭功躍馬競前陣亂興破流矢死寇遂至土城居

民升屋號呼投磚石擊寇譁聲動天王竑及福壽援至寇乃却相持五日也先邀請既不應戰又不利知終弗可得志又聞勤王師且至恐斷其歸路遂擁上皇由良鄉西去謙調諸將追擊至關而還論功加謙少保總督軍務謙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也敢邀功賞哉固辭不允乃益兵守真保涿易諸府州請以大臣鎮山西防寇南侵景泰元年三月總兵朱謙奏敵二萬攻圍萬全敕范廣充總兵官禦之已而寇退謙請卽駐兵居庸寇來則出關剿殺退則就糧京師大同參將許貴奏邊北有三人至鎮欲朝廷遣使講和謙曰前遣指揮季鐸岳謙往而也先隨入寇繼遣通政王復少卿趙榮不見上旨而還和不足恃明矣兄我與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和萬一和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敝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得和貴爲介胄臣而懷姦如此何以敵愾法當誅稅機切責自是邊將人人主戰守無敢言講和者初也先多所要挾皆以喜寧爲詞喜寧主謙密令大同鎮將禽篾裂之又計授王偉誘誅閻者小田兒且因諜用間請特釋忠勇伯把台家許以封爵使陰圖之也先始有歸上皇意遣使通欵京師稍解嚴謙上言南京重地撫輯須人中原多流民設遇歲荒聚衆可虞乞敕內外守備

及各巡撫加意整飭防患未然召還所遣召募文武官
及鎮守中官在內地者於時八月上皇北狩且一年矣
也先見中國無釁滋欲乞和使者頻至請歸上皇大臣
王直等議遣使奉迎帝不悅曰朕本不欲登大位當時
見推實出卿等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
速奉迎耳萬一彼果懷詐我有辭矣帝顧而改容曰從
汝從汝先後遣李賓楊善往卒奉上皇以歸謙力也上
皇既歸辰刺復請朝貢先是貢使不過百人正統十三
年至三千餘賞賚不貲遂入寇及是又遣使三千來朝
謙請列兵居庸關備不虞遂入京師盛陳兵宴之因言和議

難恃條上安邊三策請教大同宣府永平山海遼東各
路總兵官增修備禦京兵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雖
各有總兵不相統一請擇精銳十五萬分十營團操團
營之制自此始具兵志中瓦剌入貢每攜故所掠人口
至謙必奏酬其使前後贖還累數百人初永樂中降人
安置近畿者甚衆也先入寇多爲內應謙謀散遣之因
西南用兵每有征行輒選其精騎卓資以往已更遣其
妻子內患以息楊洪自獨石入衛八城悉以委寇謙使
都督孫安以輕騎出龍門關據之募民屯田且戰且守
八城遂復貴州苗未平何文淵欲罷二司尋設都司以

大將鎮之謙曰不設二司是棄之也議乃寢謙以上皇
雖還國恥未雪會也先與脫脫不花搆請乘間大發兵
身往討之以復前仇除邊患帝不許謙之爲兵部也也
先勢方張而福建劉茂七浙江葉宗留廣東黃蕭養各
擁衆僭號前後貴州廣西福建苗猺所至蜂起前後征
調皆謙獨遣當軍馬倉儲俾在彼頃謙目視指屈口具
章奏悉合機宜條吏文成相顧駭服號令明審雖動臣
宿將小不中律即請旨切責片紙行萬里外靡不惕息
其才畧開敏精神周至一時無與比至性過人憂國忘
身上皇蒙歸口不言功東宮既易命兼宮僚者支二俸
諸臣皆薛謙獨辭至再自奉儉約所居僅蔽風雨帝賜
第西華門每曰國家多難臣子何敢自安固辭不允乃
取前後所賜黃白鋌之屬悉加封識歲時一省視而
已帝知謙實所論奏無不從者嘗遣使往真定河間采
野菜直沽造乾魚歸一言即止用一人必密訪謙謙具
實對無所隱不避嫌怨由是諸不任職者皆怨而用弗
如謙者亦往往構之比寇初退都御史羅通即劾謙上
功簿不實御史顧璉言謙太事請六部大事同內閣奏
行謙據祖制折之戶部尚書金濂亦疏爭而言者猶摭
不已詔御史以深文彈劾者屢矣賴景帝破衆議用之

得以盡所設施謙性故剛遇事有不如意輒拂膺數曰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視諸選奧大臣動舊貴戚意頗輕之憤者益衆又始終不主和議雖上皇實以是得還不快也徐珵以議南遷爲謙所斥至是改名有貞稍稍進用嘗切齒謙石亨本以失律削職謙時宥而用之總兵十營畏謙不得還亦不樂謙德勝之捷亨功不加謙而得世侯內媿乃疏薦謙子冕詔赴京師辭不允謙言國家多事臣子義不得顧私恩且亨位大將不聞舉一奇隱拔。行伍微賤以裨軍國而獨薦臣子於公議得乎臣於軍功力杜僥倖決不敢以子濫功亨復大慙都督張軏以征苗失律爲謙所劾與內侍曹吉祥等素厚謙景泰八年正月壬午亨與吉祥有貞等乾迎上皇復位首論朝臣畢命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誣謙等與黃琦溝邪議更立東宮又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勒等謀迎立襄王子享等其議曉言宮上之都御史蕭維禎定讞坐以謀逆處極刑文不勝誣篇之疾謙笑曰宇等意耳辯何益奏上英宗尚猶豫曰于謙實有功有貞進曰不殺于謙此舉爲無名帝意遂決丙戌改元天順丁亥棄謙市籍其家成邊遂滅敦論吾陳言謙罪當族謙所薦舉諸文武大臣唯應昇部議皆之而止

千戶白琦又誣楊其罪鏤板示天下一時希旨取寵者率以謙爲口實謙自值也先之變挺身不與賊俱生嘗留宿直廬不還私第素病痺作景帝遣與安舒良更番往視聞其服用過薄詔令上方製賜至蘞茉畢備又親幸萬歲山伐竹取瀝以賜或言寵謙太過與安等曰彼日夜分圖憂不問家產即彼去令莂廷何處更得此人及籍沒家無餘貲獨正室鑄鎗甚固敬視則上賜蟒衣劍器也死之日陰霾四合天下寃之持輓朶兒者本出曹吉祥部下以酒酖謙死所檛哭吉祥怒扶之明日復酖奠如故都督同知孫鏜遣戍謙屯義收遺骸瘞之踰年太后初不知謙死比聞嗟悼累日英宗亦悔之謙既死前爭黨陳汝言代爲兵部尚書未一年敗誠累日萬帝召大臣入視愀然曰于謙實有功抑何多也享尚不能對俄有邊警帝憂形於色恭順侯吳瑾侍立門使于謙在當不令宮至此帝爲默然是年有貞爲享所中戊仝數年享亦下獄死吉祥謀反族誅謙事白成化初追復官賜祭語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唯公道之獨持爲權奸所蛚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悔其忠天下

傳論爲弘治二年用給事中孫需言贈特進光祿大夫
柱國太傅謚肅愍賜祠於其墓曰旌功有司歲時致祭
萬曆中改謚忠肅杭州河南山西皆世奉祀不絕景泰字
景瞻慶授副千戶坐成龍門謙寃既雪并復景官自陳
不願武職改兵部員外郎居官有幹局累遷至應天府
尹致仕卒無子以族子允忠爲後世襲杭州衛副千戶
奉祠吳寧字永清歙人宣德五年進士除兵部主事正
統中再遷職方郎中郕王監國謙薦擢本部右侍郎謙
禦寇城外寧掌部事命赴軍中議方略北還城門弗啟
寇騎充斥寧立雨中指揮兵士移時乃入寇既退議民

猶日數驚相率南徙或議仍召勸王兵寧曰是益之使
驚也莫若告捷四方人心自定因具奏行之景泰改元
以疾乞歸後不復出家居三十餘年卒寧方介有識鑑
嘗爲謙擇婿得千戶朱驥講謙疑之寧曰公他日當得其
力謙被刑驥果歸其喪葬之驥自有傳王儔字士英攸
人年十四隨父謫戍宣府宗巡邊獻安邊頌命補保
安州學生舉正統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戶部主事英
宗北狩命行監察御史事集民壯守廣平謙引爲職方
司郎中軍書填委處分多中窾會遂薦擢兵部右侍郎
出視邊叛人小田兒爲敵間謙陽倦鬬之會田兒隨貢

總裁官禮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兼修國史經筵講官張居正
纂修
王驥孫瑾
楊善李賢
雷禮
劉王越
徐有貞

王驥字尚德東鹿人長身偉幹便騎射剛毅有遠略永樂中以武進士爲兵科給事中使山西奏免隨戍署中永樂四年進士爲兵科給事中使山西奏免隨戍署中永樂四年進士爲兵科給事中使山西奏免隨戍署中永樂四年

右翼繞嶺上而自將中軍奮擊之賊大潰乘勝至馬鞍山踰月抵賊巢山陡絕深塹環之東南面江壁立不可上驤遣前軍覘賊敗其伏兵賊更自門道立柵馬鞍山出大軍後驤成軍中無動而令都指揮方瑛以六千人突賊寨斬首數百復誘敗其衆陣會東路軍冉保等已合木邦卓里大候諸土軍破烏木弄叟邦諸寨遣別將守西岸戒備防賊軼刻期與大軍會驤乃督諸將環攻其七門積薪縱火風大作賊焚死無算溺江死者數萬人思任發擒二子走孟養獲其虎符金牌宣慰司印及所掠騰衝諸衛所印章三十有奇擊其巢穴留兵守之而

還明年四月遣偏師討維摩土司韋郎羅郎羅走安南俘其妻子傳檄安南縛之以獻五月師還帝遣戶部侍郎李賁郎中侯璡楊寧皆擢侍郎士奎賜子加等守庫爲場思任發之竄緬甸也其子思機發復帥餘衆居者藍乞入朝貢罪廷議因而撫之王振不可是年八月復命驤總督雲南軍務帥參將冉保毛福壽以往未至而思機發遣弟招寨入貢緬甸亦奏獲思任發要麓川地

朝廷不納其貢且較驤圖緬甸驤師次騰衝聞思任發已死其子思機發復糾合諸夷號稱二十萬衆分道入寇驤與保等分兵禦之相持兩月是年冬大軍通緬甸緬人陽懼命持兩端是年冬大軍通緬甸緬人以樓船載思任發屍官軍而潛以他舟載之諸蠻知緬人貪木邦水利爲脅齒且德思機發將以獻其父故俱之故終不前獻思任發乃遁者益破思機發巢得其妻子部落而思機發獨脫去明年召還加俸二百石命與都御史陳金巡邊仍寧夏備邊軍半歲一更參將以下冬寒有九六人在邊者軍士日久艱毙又益選軍代防名更後邊事永二年乃更軍

聞重困驤前歲一更當代者以十月至而人多留至來年正月乃遣歸邊備足而軍不分奇兵其巢行之諸還當是時軍人已以思任發未擒兵服思機發終未滿要思機發使入貢謝罪中外咸稱其善思機發竟入朝謝罪廷論師臣全沙江諸夷之不宜擾數之以獻亦不死命於是撫怒欲盡其衆十二年春復命驤總督軍務宮聚爲長驅計十五萬人往明年造舟渡金沙江擊大柵西岸莊寧官軍繼登渡江連下十餘寨降酋乞者無算而思機發終脫去不可得其居有官寨名孟養孟

海也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里自古兵力所不至諸葛見大軍皆寢帥而大軍遠涉驟虎傷而亦時思機發雖擒酋而思任發少子思陸復糾衆據孟養思陸約立石表誓金沙江上日驟弊兵終不可滅乃與思倫不得思倫乃得渡遂班師驟凡三征麓川卒不得思石燭江橋倒乃得渡遂班師驟凡三征麓川卒不得思被脅驟者咎驟等老師費財以「隔驟勤天下而會用徵訓導侯英抗疏劾之大將調驟等多役民夫異域終致諸土司以邀厚利擅用庫刑笞古造御寶充私役而行無紀十五萬人一日起行互相蹂踐在軍貧來六斗或陷山谷自縊者多抵金沙江待程不敢喪師不敢攻攻而失都指揮路宣翟亨等俟賊解多擒酋目爲脅以地分木邦緬甸掩敗爲功此何異李宏之設而陽圍忠以建閫也奏下法司王振左右之得不閫而命英從驟軍自效英知往且獲罪陛不去當是時朝廣貴州諸苗所在蜂起閫平越及諸城堡貴州東路閫驟至武昌詔還軍討苗會英宗北狩輦臣劾王振并及驟以驟方在軍且倚之平苗罷弗問命佩平蠻將軍印充總兵官仍趣自貴州入湖廣廣東新寧新興思平間多高山叢箐亡命者輒入諸猺中吏不得問衆至萬餘人流劫高要陽江諸縣官軍討之輒失利三十五年春瑾與巡撫都御史談愷檄諸路土兵誅其魁渠以明悉平諸巢捷聞加太子太保而扶藜葵梅諸山尚滿天恩等據險爲寇者亦數十年瑾復督軍分道進剿破巢二百餘復以功蔭一子錦衣百戶官幼其暴橫召還會傳至明亡乃絕

徐有貞字元玉初名珵吳人宣德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爲人短小精悍多智數喜功名凡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陰陽方術之書無不詰究時承平既久邊備嫗惰而西南用兵不息珵以爲憂正統七年疏陳兵政五事帝嘉之而不能用十二年進侍講十四年秋英廟入南干珵私語友人劉溥曰禍不遠矣亟命妻子南還及土木難作鄜王召廷臣問計珵大言曰驗之星象稽之歷數天命已去惟南遷可以紓難太監金英叱之劉璟陳循咸執不可兵部侍郎于謙曰京軍一出日費不貲邊儲匱竭大沮不敢復言景帝即位遷翰林侍講學士珵有監察御史事往彰德定王遷府取自物南還議爲內廷討理

下曰時至矣勿失時方有邊警有貞令軏箚言備非常
勒兵入大內守掌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之既入復
閉以遏外兵時天色晦冥亨軏皆惶惑謂有貞曰事當
濟否有貞大言必濟軏之行既薄南城門鋼毀牆以入
上皇蹙下獨出問故有貞等俯伏請登位乃呼進肇兵
士惶懼不能舉有貞率諸人助挽以行星月忽開即上
皇各問諸人姓名至東華門門者拒弗內上皇曰朕太
上皇也遂反走乃升奉天門有貞等常服賀呼萬
歲景帝明當視朝羣臣咸待漏闕下忽聞殿中呼噪聲
方驚愕俄諸門畢啟有貞出號於衆曰太上皇帝復位

矣趣入賀卽日命有貞兼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明日
加兵部尚書有貞謂亨曰願得冠側注從兄後亨爲言
於帝封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賜號奉
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祿千一百石世錦衣指揮
使給誥券有貞遂誣少保王文殺之內閣
諸臣斥逐畧盡陳循素有德於有貞亦弗救也事權盡
歸有貞中外咸側目而有貞愈益發舒進見無時帝亦
傾心委任有貞既得志則思自異於曹石寵帝於二人
不能無厭色乃稍稍裁之且微言其貪橫狀帝亦爲之
動御史楊瑄奏劾亨吉祥使占民田帝問有貞及李賢

皆對如瑄奏有詔奪瑄亨吉祥大怨恨日夜謀搆有貞
帝方眷有貞聘屏人密語吉祥令小豎竊聽得之故洩
之帝帝驚問曰安所受此語對曰受之有貞某日語某
事外間無弗聞帝自是疏有貞會御史張鵬等欲糾亨
他罪未上而給事中王鉉世之亨吉祥二人乃泣訴於
帝謂內閣實主之遂下諸御史獄併逮繫有貞及李賢
忽雷電交作大風折木帝感悟動容意乃釋有貞出
爲廣東參政亨等憾未已必欲殺之令人投匿名書指
斥乘輿云有貞怨望使其客馬士權者爲之遂追執有
貞於德州幷士權下詔獄榜治無驗會承天門災肆赦
操始封也有貞志圖非望帝出以示法司刑部侍郎劉
廣衡等奏當棄市詔徙金齒爲民亨吉祥處帝從容謂學賢
王朔曰徐有貞何大罪爲石亨輩所陷耳其釋歸田里
成化初復冠帶閒住有貞旣釋歸鬱鬱不得志每思自異於曹石寵
觀天象謂將星在吳益自負常以鐵鞭自隨數起舞及
閱韓雍征兩廣有功乃擲鞭太息曰孺子亦應天象邪
遂放浪山水間十餘年乃卒有貞初書獄時坿士權背
曰予義士也他日一女相託金齒歸士權時往候之絕

不及婚事士權辭去終身不言其事人以是薄有貞而
重士權
楊善字思敬大興人年十七爲諸生成祖起兵預城守
有勞授典儀所引禮舍人永樂元年改鴻臚寺序班善
偉風儀音吐洪亮工進止每朝謁引進奏時上目屬之
累進右寺丞仁宗卽位擢本寺卿宣德六年被劾下獄
免冠帶踰月正統六年子容詐作中官書假金於尚書
異中事覺謫戍威遠衛置善不問久之擢禮部左侍郎
仍視鴻臚事十四年八月虜驅北征及土木師潰善聞
行得脫也先將入寇改左副都御史與都督王通提督

京城守備寇退進右都御史視鴻臚如故景泰元年廷
臣朝正畢循故事相賀於朝房善獨流涕曰上皇在何
所而我輩自相賀乎衆媿爲之止是年夏李實羅綺使
及刺議罷兵未還而也先使金言朝廷遣使報阿剌知
院而不遣大臣報可汗及太師事必不濟尚書王直等
奏其言廷議簡四人爲正副使與偕行帝命俟李實還
議之已而實將至乃命善及侍郎趙榮爲使齎金銀書
幣往先是袁敏者嘗齎服御物問上皇安不納及是尚
書胡濙等言上皇蒙塵久御用服食宜付善等隨行亦
不報時也先欲還上皇而敕書無奉迎語白齎賜也先
外善等無他賜善乃出家財悉市彼中所需者攜以往
既至其館伴與飲帳中詫善曰土木之役六師何怯也
善曰彼時官軍壯者悉南征王可禮遜大駕幸其里不
爲戰備故令汝得志耳今南征將士歸可二十萬又募
中外材官技擊可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火器藥弩百步
外洞人馬腹立死又用策士言緣邊要害隱鐵椎三尺
馬蹄踐輒穿又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儻猱伴色動善
曰情故令皆置無用矣問何故曰和議成戲好且若兄
弟安用此因以所齎遺之其人喜悉以語也先明日謁
也先亦大有所遺也先亦喜善因語之曰太上皇帝廟

太師遣貢使必二千人歲必再賚金幣載途乃背盟見
攻何也也先曰奈何朝我馬價予帛多剪裂前後使人
往多不滿又歲減善曰非削也太師馬歲增價雜繒
而不悉如故價損之太師自度價比前孰多也帛剪裂
者通事爲之事露誅矣卽太師貢馬有劣弱貂或敝亦
置太師意卽且使者多至三四千人有爲盜或犯他法
歸恐得罪故自亡耳留若冥爲貢使受宴賜上名或浮
其人數朝廷核實而予之所減乃密數有其人者固不
減也先是袁敏者嘗齎服御物問上皇安不納及是尚
書胡濙等言上皇蒙塵久御用服食宜付善等隨行亦
不報時也先欲還上皇而敕書無奉迎語白齎賜也先
師部曲死傷亦不少矣七天好生太師好殺故數有雷

警今還上皇和好如故中國金幣日至兩國俱樂不亦美乎也先曰敕書何以無奉迎語善曰此欲成太師令名使自爲之若載之敕書是太師迫於朝命非太師誠心也也先大喜問上皇歸將復得爲天子乎善曰天位已定難再移也先曰堯舜如何善曰堯讓令兄讓弟正相同也其平章昂克問善何不以重寶來購善曰若齎貨來人謂太師圖利今不爾乃見太師仁義爲好男子垂史策頌揚萬世也先笑稱善知院伯顏帖木耳勸也先留使臣而遣使要上皇復位也先懼失信不可竟許善奉上皇還時舉朝競奇善功而景帝以非初遣吝薄其賞還左都御史仍蒞鴻臚事二年廷臣朝正旦畢修賀朝房善又曰上皇不受賀我曹何相賀也三年正月加太子太保六年以衰老乞致仕優詔不許善狀貌魁梧應對捷給然無學術滑稽對客鮮莊語家京師治第郭外園多善果歲時饋公卿咸里中貴無不得其歡心王振用事善媚事之至是又與石亨曹吉祥結天順元年正月亨吉祥奉上皇復辟善以預謀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與濟伯歲祿千二百石賜世券掌左軍都督府事尚書胡濙頌善迎駕功命兼禮部尚書尋改守正文臣善使瓦剌擒子四人行

至是荷得官又爲從子養子乞恩得官者復十數人氣勢烜赫招權納賄亭臺嫉而間之以是漸疎外二年五月卒贈興濟侯益忠敏善負才辨以巧取功名而檢枝爲士論所棄其爲序班坐事與庶吉士章樸同繫獄久之相押時方窮治方孝孺黨牆集未及殺善從倩觀密奏之璞以是誅死而善得復官于謙王文之戮陳循之竄善亦有力焉子宗襲會後革奪門功降金吾指揮使孫增尚公主李實字孟誠合州人正統七年進士爲人恣肆無拘檢有口辯景泰初爲禮科給事中也先令完者脫歡議和實請行擢禮部右侍郎以往

少卿羅綺爲副至則見上皇拜庭得也先要領還言也先詰和無他意及揚善往上皇果還是年十月進右都御史巡撫湖廣五年召還掌院事初實使謁上皇請還京引咎自責失上皇意後以居鄉暴橫斥爲民趙榮字孟仁其先西域人元時入中國家閻郎薩珂官翰林從入都以能書授中書舍人正統十四年十月也先擁上皇至大同知府霍瑄竭見慟哭而返也先遂犯京師奉上皇登土城遣大臣出迓榮既然諸行大學士高穀捫其背曰子忠義人也解所佩寶帶贈之門擢大理右少卿充鴻臚卿尚右通政王復出城朝見進羊酒諸物也

先以非大臣遣之還而邀十謙石亨王直胡濙出景帝不遣改榮太常少卿仍供事內閣景泰元年七月擢工部右侍郎偕楊善等往敕書無奉迎語善曰辭榮在右之竟奉上皇歸進左侍郎行人王宴請閉沁河通漕運所捷歷又自攝衣探水深淺三司各上章言榮單馬馳馹走萬駭軍民杖傷縣官醫廩米多取其直撫按聞命兩擇所在人可遷擢者以榮不由科目慢之榮怒多方轉侮宴飯用妓樂服御僭侈都御史徐有貞數奏法司言榮罪晚節不檢特以報德鴻見知天子遂欲劍與侍沈固乃銓字太監力轉所為達之十餘年足疾閉門自治都有成化初復官尚書石亨敗乞休去

卒贈太子少保謚恭襄

劉儁 吳

儁丹陽人永樂中起家鄉舉積官至尚書右侍郎乞休去越宇世昌壽人長身多力善為計治書史有大略暨景泰元年進士廷試二甲第一授御史出按陝西聞父訃不俟代輒歸匍匐都御史所劾帝特原之天順初起掌諸道奏超拜山東按察使七年大司巡撫都御史韓雍召還帝難其代嘗然曰安得如雍者而任之李賢薦越召見越偉服短佩進止便利帝喜握右副都御史以行前至遭母憂奪情視事越乃長器甲簡辛伍修僉省減課勸商為經久計成化三年軍民樵採輒驅掠或幸脫歸率殘傷肢體遇民相率入

斤五年冬寇入河套延綏巡撫王鋭請濟師詔越帥師赴之河套者周弼方秦河南地土沃鹽水草東距山西偏頭關西距寧夏可二千里三面阻河北拊榆林之背唐三受降城在河外故內地明初阻河爲守延綏亦無事自天順間毛里孩等三部始入爲寇然時出沒不敢久駐至是始屯牧其中屢爲邊患越至榆林遣遊擊將軍許寧出西路龍州鎮靖諸堡范瑾出東路神木鎮羌諸堡而自與中官秦剛按榆林城爲聲援寧戰黎家澗瑾戰崖窰川皆捷右參將神英又破敗於鎮羌寇乃退明年正月以捷聞越引還抵偏頭關延綏告警兵部劾越擅還詔弗罪而令越屯延綏近地爲援寇萬餘騎五路入掠越令寧等擊退之進右副都御史是年三月朝廷以阿羅出等擾邊不止拜撫寧侯朱永爲將軍與越共圖之破敵開荒川諸將追奔至牛家寨阿羅出中流矢走論功進右都御史又明年越以方西征辭大同巡撫詔聽之加總督軍務專辦西事然是時寇數萬而官軍堪戰者僅萬人又分散防守勢不敵永越乃條上戰守二策尚書白圭亦難之請敕諸將守其年寇復連入懷遠諸堡永越禦却之圭復請大舉搜套明年遣侍郎葉盛至軍議時永已召還越以上卒衣裝盡壞馬死過半滿且休兵與盛偕還而廷議以套不滅三邊終無寧歲先所調諸軍已踰八萬將懼不一迄無成功宜專遣大將調度乃拜武靖伯趙輔爲平虜將軍敕陝西寧夏延綏三鎮兵皆受節制越總督軍務比至寇方深入環慶固原飽掠軍竟無功越輔以滿都魯李羅忽乱加思蘭方強盛勢未可破乃奏言欲寇套非調精兵十五萬不可今饑餉煩勞公私困竭宜姑事退守散遣士馬量留精銳就糧郎延沿邊軍民悉令內徙其寇所出沒之所多置烽堠警墩築牆以爲保障奏上廷議不決越等又奏寇知我軍大集後營近河潛謀北渡跆不戰自屈但山陝乏軍器缺供邊地早寒凍餒相繼以時度之攻取實難請從防守之策臣等亦暫還朝於是部科諸臣劾越輔欺謾會輔有疾石還以寧晉伯劉聚代明年越與聚敗寇漫天嶺進左都御史是時三邊大將皆只越總督軍務寇每入小擊輒去軍罷卽復來率一歲數入將士益北寇而寇勢轉熾其年九月滿都魯及孛羅忽乱加思蘭留妻子老弱於紅鹽池大舉深入直抵秦州縣越策寇盡銳西不備東偏乃率延綏總兵官許寧遊擊將軍周玉各將五千騎爲左右哨出榆林踰紅兒山涉白鹽灘兩晝

夜行八百里將至暴風起塵驟目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敵不覺還軍遇歸寇處下風乘風擊之蔑不勝矣越遽下馬拜之罹為千戶分兵千為十覆而身率寧玉張兩翼薄其營大破之禽斬三百五十獲駝馬器械無算焚其廬帳而還及滿都魯等飽掠賂則妻子畜產已蕩盡相顧痛哭自是遠徙北去不敢復居河套西陲息肩者數年初文臣視師者率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越始多選驍壯盡士為腹心將親與寇搏又以間覘敵累重邀劫之或剪其零騎用是數有功十年春廷議設總制府於固原舉定西侯蔣琬為總兵官越參贊軍務越說琬等論劉聚等濫殺冒功并劾越妄奏越方自以功大賞薄遂快快稱疾還朝明年與左都御史李資同掌院事兼督十二團營越素以才自喜不修小節為朝議所齮至是乃破名檢與羣小關通奸人葉英者以宮奴從征延綏冒功得百戶汪直掌西廠用事英為爪牙越因英自結於直內閣論罷西廠越遇大學士劉吉劉珝於朝顯謂之曰汪直行事亦甚公如黃賜專權納賂非直

提督軍務控制延綏寧夏甘肅二邊總兵巡撫而下節制詔罷琬即以越任之三邊設總制自此始論功加太子少保增俸一級紀功郎中張謹兵科給事中郭鏜等論劉聚等濫殺冒功并劾越妄奏越方自以功大賞薄遂快快稱疾還朝明年與左都御史李資同掌院事兼督十二團營越素以才自喜不修小節為朝議所齮至是乃破名檢與羣小關通奸人葉英者以宮奴從征延綏冒功得百戶汪直掌西廠用事英為爪牙越因英自結於直內閣論罷西廠越遇大學士劉吉劉珝於朝顯謂之曰汪直行事亦甚公如黃賜專權納賂非直

直令永寧大軍由南路已與直將輕騎循塞垣而西俱會榆林越至大同聞敵帳在威寧海子則盡選宣大兩鎮兵二萬出孤店潛行至猫兒莊分數道值大風雨雪晦冥進至威寧寇猶不覺掩擊大破之斬首四百三十餘級獲馬駝牛羊六千餘不至榆林而還永所出道迂不見敵無功由是封越威寧伯世襲歲祿千二百石越受封不當復領都察院而越不欲就西班御史許進等頌其功引王驥楊善例請仍領院事提督團營從之明年復與直永帥師出大同適寇入掠追擊至黑石崖禽斬百二十餘人獲馬七百四進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

石明制文臣不得封公侯越從勳臣例改掌前軍都督
府總五軍營兵督團營如故自是眞爲武人且望侯矣
其年五月宣府告警命佩平胡將軍印充總兵官復以
直監督軍務率京軍萬人赴之比至寇已去因留屯其
地至冬而直爲其儕所間寵衰越等再請班師不許陳
鉞居兵部亦代直請帝切責之兩人始懼已大同總兵
官孫鉞卒卽命越代之而以直總鎮大同宣府悉召京
營將上還明年寇犯延綏越等調兵援之頗有斬獲各
祿五十石帝是時益知越直交結狀大學士萬安等以
越有智計恐誘直復進乃請調越延綏以離之兩人勢

益衰明年直得罪言官并劾越詔奪俸除名謫居安陸
三子以功廕得官者皆削籍且使使齎敕論之越閉使
至欲自裁見敕有從輕語乃稍自安越既爲禮法士所
疾自負豪傑驚然自如飲食供奉擬王者射獵聲樂自
恣雖謫徙不少衰故其得罪時議頗謂太過而竟無白
之者孝宗立赦還弘治七年越屢疏訟寃詔復左都御
史致仕越年七十耄矣復結中官李廣以中旨召掌都
察院事給事中季源御史王一言等交章論乃寢十年
冬寇犯甘肅廷議復設總制官先後會舉七人不稱旨
吏部尚書屠滽以越名上乃詔起原官加太子太保總

制甘涼邊務兼巡撫越言甘鎮兵弱非籍延寧兩鎮兵
難以克敵請兼制兩鎮解巡撫事從之明年越以寇巢
賀蘭山後數擾邊乃分兵三路進勦斬四十三級獲馬
駝百餘加少保兼太子太傅遂條上制置哈密事宜會
李廣得罪死言官連章劾越越聞憂恨其冬
卒於甘州贈太傅謚襄敏越姿表奇偉議論颯舉久歷
邊陲身經十餘戰知敵情僞及將士勇怯出奇制勝動
利成算樊莚類龍門豪俊用財若流水以故人樂爲
用又嘗薦楊守隨倪鍾屠滽輩皆有名於世睦其敦舊

振窮卹貧如恐不及其膽智過絕於人嘗與朱永劉千
人巡邊寇猝至永欲走越止之列陣自固寇疑未敢前
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無譁寇一動寇追擊無噍類矣示暇
行五十里抵城謂永曰我一動寇追擊無噍類矣示暇
以惑之也下馬行無軍聲令寇不覺耳性故豪縱嘗西
行謁泰王王開筵奏妓越急起屢王吹犬久矣寧
無以相酹者因盡乞其妓女以歸　夕大雪方圍爐飲
諸妓擁琵琶侍一小校調敵還陳敵情未竟越大喜酌
金巵飲之命彈琵琶侑酒卽以金巵賜之語畢益喜指
妓絕麗者目之曰若得此何如校皇恐謝越大笑立予
之校所至爲盡死力越在時人多咎其貪功及死而將

餒卒憍冒功糜餉滋甚邊臣竟未有如越者

贊曰人非有才之難而善用其才之難王驥王越之將兵楊善之奉使徐有貞之治河其才皆有過人者假使隨流平進以幹畧自奮不失爲名卿大夫而顧以躁於進取依附攀援雖剖符受封在文臣爲希世之遇而畧無表見可謂不負所學矣若乃奪名節所繫可不重哉

明史卷一百七十一終

明史卷一百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

總督漕運總理糧儲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戶部尚書加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羅亨信　侯璡

楊寧　王來

孫原貞 孫需 張憲　朱鑑

楊信民　張驥 竺渢 耿定 王晟 鄧顯

馬謹　程信

白圭 子鉞　張瓚 第十元

孔鏞 李時敏　鄧廷瓚

王軾　劉丙

羅亨信字用實東莞人永樂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出視浙江水災奏蠲三縣租進吏科右給事中坐累謫交阯爲吏居九年仁宗嗣位始召入爲御史巡通州倉儲巡按畿內清軍山西皆有聲宣德中有薦其堪方面者命食按察俸待遷英宗卽位之三月擢右僉都御史練兵平涼西寧正統二年蔣貴討阿台衆兒只伯亨信參其軍務至魚兒海貴等以芻餉不繼留十日引還亨信讓之曰公等受國厚恩敢臨敵退縮耶死法孰與死敵貴不從亨信上章言貴逗遛狀帝以

其章示監督尚書王驥等明年進兵大破之亨信以叅
贊功進秩一等父喪歸葬還朝改命巡撫宣府大同叅
將石亨請簡大同民三之一爲軍亨信奏止之十年進
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時遣官度二鎮軍田一軍八十
畝外悉徵稅五升亨信言文皇帝時詔邊軍盡力墾田
毋徵稅陛下復申命之今奈何忽爲此舉塞上諸軍防
邊勞苦無他生業惟事田作每歲自冬徂春迎送瓦剌
使臣三月始得就田七月又復刈草八月以後修治闕
塞計一歲中曾無休暇況邊地磽瘠霜早收薄若更徵
稅則民不復甿必致竄逸計臣但務積粟不知人心不

固雖有粟將誰與守帝納其言而止初亨信嘗奏言也
先專候釁端以圖入寇宜預於直北要害增置城衞爲
備不然恐貽大患兵部議寢不行及土木之變人情洶
洶有議棄宣府城者宣府軍民紛然爭出亨信仗劍坐
城下令曰出城者斬又誓諸將爲朝廷死守人心始定
也先挾上皇至城南傳命啟門亨信登城語曰本命守
城不敢擅啟也先遂巡引去赤城鵝鸛懷來永寧保安
諸守將棄城遁竝按其罪當是時車駕既北寇騎日薄
城下闔門左右皆戰場亨信與總兵楊洪以孤城當其
衝外禦強寇內屏京師洪既入衛又與朱謙共守勞績

甚著兇鬚盡顛髮盡禿景帝即位進左副都御史明
年年七十有四矣乞致仕許之歸八年卒於家
侯璡字廷玉澤州人少慷慨有志節登宣德二年進士
授行人烏撒烏蒙土官以爭地相讐殺詔遣璡及同官
章聰諭解之正其疆理而還副侍郎章敞使交阯關門
卑前驅偃而入璡叱曰此狗竇耳奈何辱天使交人爲
毀關乃入及歸餽遺無所受還兵部主事正統初從尚
書柴車等出鐵門關禦阿台有功進郎中從王驥征麓
川至金齒驥自統大軍擊思任發而遣璡援大侯州賊
衆三萬至督都指揮馬讓盧鉞擊走之遂由高黎貢山

兼程夜行會大軍擊其巢龍川平拜禮部右侍郎叅贊
雲南軍務詔與楊寧二年更代驥再征麓川璡以功遷
左九年代還甫憂起復尋調兵部十一年復代寧鎮雲
南思機發氣孟養驥復南征璡與都督張軏分兵進抵
金沙江破之鬼哭山暗書褒贊景泰初貴州苗葦同烈
坂圍新添平越清平興隆諸衛命璡總督貴州軍務討
之時副總兵田禮已解新添平越圍璡遂遣兵攻敗都
盧水西諸賊貴州道始通又調雲南兵由烏撒會師開
畢節諸路檄普安土兵援安南衛而自率師攻紫塘彌
勒等十餘寨會賊復圍平越回師擊退之遂分哨七盤

坡羊腸河楊老堡解清平圍東至重安江與驟兵會與隆抵鎮遠道皆通捷聞進兵部尚書進克賞改茵禽其渠王阿同等三十四人別賊阿趙偽稱趙王率衆掠清平璡復討禽之水西苗阿忽等六族皆自乞歸化詔璡隨方處置景泰元年八月以勞瘁卒於普定年五十三贈祭葬廕其子錦衣衛世襲千戶

楊寧字彥謐歙人宣德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機警多才能負時譽正統初從尚書魏源巡視宣大四年與都督吳亮征麓川賊欵軍門約降寧曰兵未加而先降誘我也宜嚴兵待之不聽令寧督運金齒已而賊果大至寧與太僕少卿李賓督戰功帥還寧超昇刑部左侍郎遭母憂奪情九年代侯璡參贊雲南軍務時麓川莆平寧以騰衝地要害與都督沐昂築城置倘設戍兵控諸蠻邊方遂定居二年召還同浙益起命寧鎮江西賊至輒擊敗之職則詢民疾苦境內嚮服景泰初召拜禮部尚書偕胡濙理部事逾北可江還使入貢寧宜留使數日宴勞賜予視也先使信厚彼性多猜二人必內搆邊患可緩帝務誠信不許其冬只足疾謁南刑部事許鄂于謙擬由西路其才可遣近侍而來執法嚴疾惡尤甚以公事杖死縣令不職者十人逮下獄當徙

舟幼寧務制言路詔免其罪錄狀示之英宗復辟命致仕踰年卒寧有才而善交權貴嘗自敘前後戰功乞世廕子壎方一歲遂得新安衛副千戶

王來字原之慈谿人宣德二年以會試乙榜授新建教諭寧王府以諸生充樂舞來請易以道士著王府設樂舞生始此六年以薦擢御史出按蘇松常鎮四府命偕巡撫周忱考察屬吏敕有請即上裁語來言賊民吏去之惟恐不速必請而後行民困多矣帝爲改敕賜之中官陳武以太后命使江南橫甚來數抑之武還恩於帝帝問都御史顧佐巡按誰也佐以來對帝歎息稱其賢

曰識之及報命奏論甚至英宗即位以楊士奇薦擢山西左參政言流民所在成家及招還故土每以失產復逃去乞請隨在附籍便又言鄧縣官不以農業爲務致民多游惰催徵輒致已命朝廷懇其失業下詔蠲除而田日荒閒租稅無出累及良民宜擇守長賢者以課農爲職其荒田令附近之家通力合作供租之外聽其均分原主復業則還之驟泰可禪本業者聽其規畫仍令禮部尚書偕胡濙理部事逾北可江還使入貢寧宜提學風憲官督之庶人知務本從之來居官廉練達政事作鄂于謙擬由西路其才可遣近侍而來執法嚴疾惡尤甚以公事杖死縣令不職者十人逮下獄當徙

遇赦以原官調補廣東來自此始折節爲和平而政亦
修舉正統十三年遷河南右布政使明年改左副都御
史巡撫河南及湖廣襄陽諸府迯先還京師來怀兵勒
王渡河聞寇退乃引還景泰元年貴州苗叛總督湖廣
貴州軍務侯璡卒於軍進來右都御史代之與保定伯
梁珤都督毛勝方瑛會兵進討至靖州賊據長沙寶慶
武岡來等分道邀擊俘斬三千餘人賊遁去已復出掠
官軍連戰皆捷賊魁韋同烈據與隆劫平越清平諸衛
來與方瑛擊敗之賊退保香爐山山險絕勝瑛與都督
陳友三道進來與珤大軍繞之先後破三百餘寨會師

香爐山下發礮轟岸石聲動地賊懼縛同烈并黃五
十八人降餘悉解散遂移軍清平且檄四川兵共剿都
匀草塘諸賊皆風具牛酒迎降賊平理師還湖廣巡撫
鎮撫請命來兼巡撫貴州奏合近因黔楚用兵轄行黔
閒之例令寇賊稍寧惟平越都匀等四衛之納宜各有
屯鹽記納米倒從之三年十月召還加兼大理寺卿珤
以來功大乞加旌異都給事中蘇霖駁之乃止來還在
迯以貴州苗復反敕回師進討明年事平召爲南京工
部尚書英宗復辟六尚書悉罷來歸成化六年卒於家
子原貞名珤以字行德與人永樂十三年進士授禮部

主事歷郎中英宗初用薦擢河南右參政居官清愼有
吏才正統八年大臣會薦遷浙江左布政使明年改左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及湖廣襄陽諸府迯先還京師來怀兵勒起閭浙閒教而再叛景帝即位發兵討之原貞嘗策賊必叛上方畧請爲備至是即命原貞參議軍事深入會其魁而温州餘賊猶未滅命都督指揮李信爲都督僉事調軍討之遂拜原貞兵部左侍郎參信軍務鎮守浙江丁母憂當去副都御史軒輗請留之報可景泰元年原貞進兵搗賊巢俘斬賊首陶得二等招撫三千六百餘人追擊破黃男女捷聞璽書獎賜尋聽請奔喪踰月還鎮復分兵勦平餘寇奏析瑞安地增置太鹿水清田二

縣地道實和官十景寧四邑進官置吏當患遠思論功
進秩一等加官田賦五石布政使增俸一等二年滿憂
賜白金綵幣以平三年滿憂賜樂賊死事武
臣指揮同知錢綱王瑛指揮僉事沈鏞崔源皆自
卽六月進兵討貴州苗如故未遽命考察福建鹽官
因備倉積粟以賑寧如故未遽命考察福建鹽官
屯備倉積粟以賑寧如故未遽命考察福建鹽官
屯備倉積粟以賑寧如故未遽命考察福建鹽官
屯

軍兌運米石加耗米七斗民自運米石加八斗其餘計水程遠近加耗是田不加多而賦斂實倍欲民無困不可得也況今太倉無十數年之積脫遇水旱其何以濟宜量入爲出汰冗食浮費俟倉儲既裕漸減歲漕數而民困可蘇也臣昔官河南稽諸逃民籍凡二十餘萬戶悉轉徙南陽唐鄧襄樊間群聚謀生安保其不爲盜宜及今年豐遣近臣循行督有司籍爲編戶給田業課農桑立社學鄉約義倉使敎本務業生計既定徐議賦役庶無他日患時不能盡用後劉千斤之亂果如原貞所料已復鎭浙江英宗復位龍歸成化十年辛卯年八十七

原貞所至有勞績在浙江尤著名孫需字宇吉成化八年進士爲常州府推官疑獄立剖擢南京御史幼能纖曉忤旨予杖出爲四川副使弘治中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歲凶蝗民築洋河堤堤成而饑者亦濟編守中官劉璟貪橫奸民赴璟訟者需以法論之遣戍璟爲毀需執不聽璟恨次骨大臣子橫于鄉需抑之璟與謀毀需撫陝西尋改撫鄖陽安輯流民占籍者九萬餘戶正德元年召爲南京兵部右侍郎四年就拜禮部尚書未兩月劉瑾惡之追論無河南時事罰米輸邊廷推需刑部尚書中旨令致仕瑾誅起南京工部尚書就改刑

部再改吏部十三年乞休去嘉靖初卒謚清簡張憲字廷式與需同里同舉進士相代爲尚書嘗爲浙江右布政使後以工部右侍郎督易州山廠公帑無毫髮私歷南京禮部尚書劉瑾勒致仕瑾誅起工部卒

朱瀾字用明晉江人童時刻股禱父疾舉鄉試授蒲圻敎論宦德二年與監陵知縣孔文英等四十三人以顧佞爲名於各道觀政三月遂擢御史巡按湖廣論降梅花嶺賊蕭敬寧等詔復舊制同副使僉事按行所部問民疾苦湘湘俗男女婚嫁多踰三十盩申明禮制其俗遂變三載代歸正統五年復按廣東奏設欽州守備都指揮本命錄囚多所平反招撫道死其衆還朝論天下敎察同增僉事一人專理屯田遂爲定制七年用薦擢山西左參政奏減平陽採薪供邊夫役景帝監國進布政使尋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上言也先好遣百端殺掠無已復假和親遣使覘伺以送爲名覘得關開延按稱示抗拒後叩有藤其謀既深我宜遠宜暫罷中貴監軍之制假總兵以名殺權使志無所挫計有所施發兵敢勇士重懸賞格鼓勵義旅徵勤王兵數萬並選驍力復讐廡大駕可還敵兵自退襲者江南震發皆以策王振爲名夫事歸朝廷則治歸官官則亂昔高

皇帝與羣臣議事必屏去左右恐泄事機乞杜絕告之門凡軍國重事屬任大臣必當有濟景帝嘉納之初吳刺窺塞下鑑日夜爲守禦計景帝以鑑爲將軍將兵擊之尋拜河南都指揮擊却之尋坐失二指撫循士卒甚得其死力遷御史大夫時鼂錯用事諸侯多怨錯鑑亦嘗受吳王金錢事發錯欲誅鑑以謝諸侯鑑聞之恐遽見錯曰今日誅鑑明日吳兵至臣請爲公先受誅乃間行詣闕具言錯擅調發邊兵專行誅罰無人臣禮恐其生變於社稷宜急發使斬錯以謝吳楚兵可罷而地全矣錯素與鑑善不忍聽其計默然良久曰君寧有以教我鑑曰臣愚不敢奉詔錯乃徐曰吾不愛一身以安社稷事或可成鑑曰臣聞忠不顧身謀不圖利爲國家計何出此言錯感其言乃具上鑑計策錯既誅鑑還報錯已誅上乃拜鑑爲太常

鑑循謹帝嘗言其年十餘歲時景帝召鑑侍坐院事至亦效侍去勿令人知鑑即引去帝益賢之後以太子家令侍景帝易儲鑑貽大學士陳衍書言不可以口舌爭不可以力爭於上皇當避位以全大義衍大駭奏宗復位儲副大臣表賀帝曰鑑老疾何妄來其速令還家居二十餘年卒

楊信民名誠以字行浙江新昌人郡舉入國學宣德時卜知縣事以仁恕稱卜人祠之亦祀曰楊公死吾卿也軍民聚哭城中皆縞素賊聞之亦泣曰楊公死吾屬無歸路矣未幾興平賊所過村聚多殺掠民仰天號曰楊公在豈使吾曹至是計聞賜葬祭錄其子玖爲國子生廣東民赴京請建祠許之成化中賜額恭惠久之從遷人廬從愚請命有司歲以其忌日祭焉

張驥字仲德安化人永樂中舉於鄉入國學宣德初授

御史出按江西慮囚福建有仁廉聲正統八年吏部尚書王直等應詔博舉廷臣公廉有學行者驟與焉遷大理右寺丞巡撫山東先是濟南設撫民官專撫流民後反爲民擾驟奏罷之俗週早輒伐新葬塚蔑棄其肢體以爲早所由致名曰打旱骨椿以驟告禁絶還朝進右少卿已命巡視濟寧至淮揚饑民驟立法捕蝗停不急務蠲逋發廩民賴以濟十三年冬巡撫浙江初慶元人葉宗留與麗水陳鑑胡聚衆盜福建寶豐諸銀礦已而羣盜自相殺遂爲亂九年七月福建參議竺淵往捕被殺死宗留僭稱王時福建鄧茂七亦聚衆反勢甚張宗

留鑑胡附之流劫浙江江西福建境上參議耿定僉事王晟及都督僉事陳榮指揮劉真都指揮吳剛龔礎永豐知縣鄧顒前後敗歿遂昌賊蘇牙俞伯通劉閩溪又與相應遠近震動驟至遣僉華知府石珝擊斬才等撫定其餘黨而鑑胡方以爭忿殺宗留專其衆自稱大王國號太平建元泰定僞署將帥圍處州分掠武義松陽龍泉永康義烏東陽浦江諸縣未幾茂七死鑑胡勢孤驟命麗水丞丁寧率老人王世昌等齎榜入賊巢招之鑑胡遂偕其黨出降惟陶得三不就撫殺使者入山爲亂如故時十四年四月也驟既招降鑑胡而別賊蘇記

善等掠金華亦爲官軍所獲賊勢乃益衰其秋景帝嗣位召驟還寧於道驟所至咸有建樹山東兩浙民久而思之鑑胡至京帝宥不誅更遇赦釋充留守衞軍也先入犯鑑胡乘間亡破獲伏誅竺淵奉化人耿定和州人王晟鄞城人鄧顒梁昌人俱進士顯兵潰被執不屈死子

詔爲營葬淵等賜官錄一子二年進士事父母孝遭喪親馬謹字守禮新樂人宣德二年進士授浙江時修備倭海船徵材負土以葬正統中以御史按浙江時修備倭海船徵材于嚴衞諸郡謹恐軍士藉勢肆斬伐請禁飭之報可所至貧猾屏跡疏振台處寧紹四府儀吏部驗封郎中缺

人久帝令推擇會謹九載滿尚書郭璡薦謹廉直遂用之十年薦擢湖廣右布政使正統末湖南叛苗掠靖州命謹同御史侯爵撫諭參將張善率兵繼之謹等至招數千人復業其出掠者擊敗之尋與善破洪溪諸寨景泰初復與善大破臘婆諸洞已同參將李震擊破青龍渡馬楊山諸蛇追奔至錦心嶺先後斬首千四百有奇師還靖州賊復出掠擒其渠斬獲如前武岡城溪諸賊結廣西蠻搜毒肺山復與震攻破之獲賊楊光參等五百六十人輒首倍之扶城諸砦聞風款附謹出入行間三歲衝冒鋒鏑與諸將同而運籌轉餉功尤多轉左布

政使錄功遷秩一等六年五月遷右副都御史仍支二品俸巡撫河南撫流民二萬一千餘戶大順初發兵撫定襄謹亦罷歸久之卒謹性廉介少孤奇管寧爲冰雪鐵石

程信字彥實其先休寧人以武中戍河間因家焉信舉正統七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景帝即位薦起薛瑄等三人也先犯京師信督軍守西城上言五事都督孫鏜擊也先失利欲入城信不納督軍從城上發箭礮助之鏜賊益力也先遂却景泰元年滿振議輸饑民復河間學官生徒因用兵罷遣者皆報可進左給事中以大變上中興同本十事其言敬天則講帝敬孝友之實以答天心帝嘉納之明年二月出爲山東右參政督餉遼東巡撫寧夏三月召還改四川參政理松潘餉僧作鄧羅約破黑虎諸寨天順元年信入賀時方錄景泰間進言者特擢信太僕卿京衞馬舊多耗信定期徵之三營大將石亨孫鏜曹欽並以奪門功有寵亂法武臣爲言太僕寺急請改隸兵部信言高皇帝令太僕馬數勿使人知若隸兵部馬登耗太僕不得聞脫有警馬不給誰任其咎帝是之乃隸太僕如故明年改左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都指揮夏霖恣不法僉事胡非熊發其四十罪信以聞下霖錦衣獄門達等不直信不當代奏帝良令陳狀時寇深方掌都察院修前郤劾信信疏下詔獄降南京太僕少卿五年召爲刑部右侍郎理冤獄成化元年起兵部尋轉左四川攻烏山都掌蠻數敗之合江等九縣延袤發大軍討之以寡城仍奪理免總兵官大監劉恒爲監督進信尚書提督軍務至永寧分道進都督芮成由戎縣巡撫貴州御史陳宣參將吳經由芒部都指揮晏閏背市水腦而寧伯毛忠由永寧子閏巡撫四川都御史汪浩超地而信與瑾居中節制轉戰六日破龍背豹尾諸寨七百五十餘明年宣大勦焚寨千四百五十前後斬首四千五百有奇俘獲無算按諸九姓不奉化者遷貴州參將宰用由渡船鋪左右遊擊將軍羅秉忠彭義由金衞於渡船鋪增置關堡及大渡河通都掌地設官建治控制之帝降璽書嘉勞錄功進兼大理寺卿與白圭阿泰兵部言官劾信上首功不實信四疏乞休不許信欲有爲而阻於老不自得數稱疾六年春早應詔言兵事宜更張者四兵弊宜申理者五大畧言延綏兩廣歲遭劫掠宜擇大臣總制四方流民多聚

荆襄宜早區畫京軍操練無法功次陞賞未當語多優
圭圭奏寢之改南京兵部參贊機務明年致仕踰年卒
贈太子少保謚襄毅信有才力識大體征南蠻時制許
便宜從事迄班師未嘗擅賞戮一人曰荆賞人圭大柄
也不得已而假之人幸而事集輒自專非人臣所宜在
南京守備臣欲預錢穀於獄事信曰守備重臣所以讁
非常也若此乃有司職耳論者韙之子儆政見文苑傳
白圭字宗玉南海人正統七年進士除御史監朱勇軍
討瓦剌哈有功巡按山西辨疑獄百餘人獲賊子女萬一千
土木脫還景帝命往澤州募兵尋遷陝西按察副使擢

渤江右布政使福建賊鄧懷官流劉虔州協諸將平之
天順二年貴州東苗干把豬等僭號攻劫都勻諸處詔
進右副都御史贊南和侯方瑛軍往討圭以谷種諸夷
為東苗利翼先勦破百四十七砦遂會兵高羅復破四
百七十餘砦東勝攻六美山干把豬就擒諸苗震慴
廣火就命圭巡撫四年召為兵部右侍郎明年掌兵部
莊浪圭與都御史王竑贊都督馬宣軍務分兵巡邊圭
畏之固原州七年進工部尚書成化元年荆襄賊劉千
斤等作亂敕撫寧伯朱永為總兵官都督袁信副之為
左右參將中官唐慎林貴奉監之而以圭提督軍務發

中官虐而欲刺之者懊入其所主癘炙問之其人驚曰乃吾公耶即自刎不殊仆於地主呼燭起視傳以善藥遣之人服其量次子鐩字秉德進士及第授編修累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習典故以詞翰稱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裕

張瓚字宗器孝感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授工部主事遷郎中歷知太原寧波二府有善政成化初市舶中官福住貪恣瓚禁戢其下住誣瓚於朝瓚遂劾住罪住被責其黨多抵法大臣會薦遷廣東參政轉浙江左布政使十年冬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播州致仕宣慰楊輝

言所屬天壩千灣溪諸寨及重安長官司爲生苗竊據請王師進討詔瓚諭還侵地不服則征之瓚率兵討定請設安寧宣撫司郎授輝子友爲宣撫以鎮詔可賜敕獎勞以母老乞歸母已卒會松茂番寇邊詔起復視事先是僉事林壁言松茂襲爲大鎮都御史寇深侍郎羅綺嘗假便宜專制其地故有功今惟設兩參將以副使居中調度事權輕臨敵稟令制府千里詰戰謀洩機緩未有能獲利者宜別置重臣彈壓或即命瓚兼領專其責成十二年七月命瓚兼督松茂安綿建昌軍務瓚至軍審度形勢改大壩舊設副使於安綿而令副總兵堯

或軍松潘參將孫昂軍威疊爲夾攻計乘間修河西舊路作浮梁治月城避偏橋棧道軍獲安行轉餉無阻十四年六月攻白草壩西坡禪定數大酋斬獲亡算徇茂州疊溪所過降附抵曲山三酋攻破之再討平白草壩餘寇先後破滅五十二砦賊魁撒哈等皆殲他一百五十有悉獻馬納款諸番盡平留兵戍要害增置墩堡乃班師帝嘉其功徵拜戶部左侍郎辭歸終制十五年起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請府十八年歲大祲疏請振濟發銀五萬兩復敕瓚移淮安倉糧分振而瓚已卒瓚功名著西蜀其後撫罷蜀者如謝士元輩雖有名不及瓚惟天壩千之役或言楊輝爵愛庶長子友欲官之許言生苗爲亂瞽言而興師其功不無矯飾云謝士元字仲仁長樂人景泰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督通州倉陳四弊屢與監倉宦官忤天順七年擢建昌知府地多盜爲軍將所庇士元以他事持軍將奸發輒得民懷劵訟田宅士元叱曰僞也劵令式而所訟乃二十年事民驚服訟爲衰止考滿進從三品俸治府事如故以憂去服闋起知廣信永豐有銀礦處州民盜發之聚數千人將士憚其驍彊不敢勦士元勒兵趨之賊遮刺士元傷左股裹創力戰獲其魁寨礦穴而還入覲改永平遭

喪不赴服闋擢四川右參政進右布政使弘治元年就
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土番大小娃者將煽亂士元
託行邊馳詣其地賊恐羅拜道左徐慰遣之歲大祲流
民趨就食士元振恤有方全活者數萬明年坐事下獄
事白遂致仕

孔鏞字韶文長洲人景泰五年進士知都昌縣分戶九
等以定役設倉水次便收斂民甚賴之以弟銘尚寧府
都主改知連山猺獞出沒鄰境縣民悉竄鏞往招之民
驚走鏞炊飯民舍留錢償其直以去民乃漸知耗相
率還鏞慰勞振恤俾復故業教以職守道路漸通縣治

遂復都御史葉盛征廣西以鏞從諸將安設者鏞禦力
爭所全活甚衆成化元年用葉盛等薦擢高州知府
前知府劉海以猺警閉城門自護鄉民避猺老弱不
納還爲猺所戕又疑民陰附賊輒戮之賊縱是激衆怒
爲內應城遂陷鏞至開門納來者流亡日歸城不能容
別築城東北居之附郭多堦民以疫死復爲義塚瘞
焉時賊屯境內者凡十餘部而共魁馮曉屯化州鄧公
長屯茅峒屢招不就鏞一日單騎從二人直抵茅峒峒
去城十里許道遇賊徒令還告曰我新太守也公長驟
聞新守至亟呼其黨擐甲迎及見鏞坦易無驕從氣大
沮鏞徐下馬入坐庭中公長率其徒弛甲羅拜鏞諭曰
汝曹故良民迫凍餒耳前守欲兵汝吾今奉命爲汝父
母汝我子也信我則送我歸賚汝粟帛不信則殺我即
大軍至無遺種矣公長猶豫其黨皆感悟泣下鏞曰餒
矣當食我公長爲跪上酒饌既食以解衣酣寢賊相顧駭服再宿而返見道旁裸而懸樹上
者纍纍詢之皆諸生也命盡釋之公長遣數十騎擁還
城中人望見皆大駭謂知府被執來紿降也盡登陴鏞
止騎城外獨與扈卒入取穀帛使載餽公長益感激遂
焚其巢率黨數千人來降公長既降諸賊次第納款惟
匿獲其妻子以歸撫恤甚厚亦以五百人降已與會

事陶雋敗賊麾婁保他賊先後來犯多敗去境內大定
上官交薦擢按察副使分巡高雷二府益招劇賊梁定
侯大六鄧孛酉等給田廬分處內地爲官備他盜廣西
賊犯信宜岑溪皆擊敗之治贛閩賜敕命旌異遭喪服
除改廣西猺獞聞鏞至悉遠遁十四年兵部上其功賚
銀幣尋進按察使勦滇賊來寇總督朱英以兵屬鏞擊
平之進食二品祿已還左布政使旋以右副都御史巡
撫貴州滿平部苗阿溪者桀驁多智其養子阿賴尤有

力橫行諸部中守臣皆納溪賂驕不可制鏞行部至清平詢得溪所昵者二人遂以計擒溪磔之并計平雞背苗郡蠻震慴鏞居官廉歷仕三十餘年皆在邊陲觸瘴成疾乞骸骨不許弘治二年召爲工部右侍郎道卒年六十三平樂李時敏者爲信宜知縣嘗與鏞共平猺亂有功遷知化州粵人以孔李並稱

鄧廷瓚字宗器巴陵人景泰五年進士知淳安縣有惠政丁母憂服除遷太僕寺丞貴州新設程番府地在萬山中蠻獠雜居吏部難其人特擢廷瓚爲知府至則悉心規畫城郭衙巷學校壇廟廨舍以次興建撫諭諸獠受約束政平令和巡撫陳儼上其治行帝令久任九載秩滿始遷山東左參政尋進右布政使弘治二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廷瓚自令至守淹常謁者諭三十年至是去知府止三歲遂得開府以生母憂歸服闋還原任都勻苗乜富架長腳等作亂敕廷瓚提督軍務同湖廣總兵官顧溥貴州總兵官王通等討之副使吳偉遣熟苗詐降富架誘令入寇伏兵擒其父子官軍乘勝連破百餘寨生縶長腳以歸羣蠻震懾廷瓚言都勻清平舊設一衛九長官司其人皆世祿自用其法恣虐激變苗民亂四十餘年今元兇就除非大更張不可請改

爲府縣設流官與土官兼治庶可久安因上善後十事帝悉從之遂設府一曰都勻州二曰獨山麻哈縣一曰清平苗患自此漸戢論功進右都御史八年召掌南京都察院事甫數月命提督兩廣軍務兼巡撫越二年進左廷瓚治尚簡易於吏事但總大綱結羣蠻以恩信不輕用兵而兵出必成功藝林雲鑪大桂諸蠻及四會饑民作亂以次討平兩廣遂無事十二年復召掌南院未行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廷瓚有雅量待人不疑時多稱其長者至所設施動中機宜其在貴州平苗功爲尤偉云

王軾字用敬公安人天順八年進士授大理右評事遷右寺正錄囚四川平反百餘人擢四川副使歲凶蒿官銀十萬兩爲糴費以按嘉定以知盛崇仁贓罪破許下吏事白還職改陝西弘治初擢四川按察使三年遷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八年進右副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旋命巡撫貴州明年入爲大理卿詔與刑部裁定條例頒天下十三年拜南京戶部尚書尋命兼左副都御史督貴州軍務討普安賊婦米魯時鎮守中官楊友總兵官曹愷巡撫錢鉞共發兵討魯大敗於阿馬坡都指揮吳遠被執普安幾陷友等請濟師乃以命軾軾

未至而友等遣人招賊揚言欲降益擁衆攻圍普安
安南衛城斷盤江道勢愈熾又乘間劫執友石布政使
閻鉞按察使劉福都指揮李宗武郭仁史韶李雄等達
等死馬載至以便宜調廣西湖廣雲南四川官軍土兵
八萬人合貴州兵分八道進使致仕都督王通將一軍
十五年正月參將趙祺破六隘砦賊遁過盤江都指揮
袁泰等渡江追擊指揮劉懷等遂進解安南衛圍而檀
通及都指揮李政亦各破賊砦賊還攻平夷衛及大河
把勒等堡都御史陳金以雲南兵禦之賊遁歸馬尾籠
蔡官軍聚攻益急土官鳳英等格殺米魯餘黨遂平用

兵凡五月破賊砦千餘斬首四千八百有奇俘獲一千
二百捷聞帝大喜嘉勞召還京賜賚有加錄功加太子
少保已改南京兵部參贊機務連乞致仕不允武宗立
遇疾復請加太保賜敕乘傳歸卒贈太保謚襄
簡
劉丙字文煥南雄知府寶孫也成化末登進士選庶吉
士改御史巡按雲南諸司吏舊不得給由父滿子
代丙請如例考入官流成會發必經兵部多淹延致死
丙請屬之撫按土官無後者請錄其弟姪勿令妻妾冒
冠服俱著爲例後督兩淮鹽課中官請引二萬爲織造
貴部議許之丙執不可得減四之三壁福建四川副使
僉督學校士遷四川左布政使正德六年以右副都御
史巡撫廣所部鎮溪千戶所管子坪長官司與貴州
銅仁四川酉陽梅柵諸土司犬牙相錯弘治中鎮溪苗
龍merged陽與銅仁苗龍爭保聚攻剽十官司爭構等實殺
之而舉子百犬長龍與通謀後逐四出劫掠遠近騷
然先後守臣莫能制內將討之賊入遁山深莫爲捄守
計內帑師破其砦寨賊走據天生崖及六龍山貴州巡
撫沈林兵繼至連攻破之前後擒童保等二百人斬首
八百九十餘級都指揮潘勛又破銀管諸寨擒麻陽等
六十人斬首級如前餘賊遠遁剛書獎勵內擾屢清
介敢任事所至嚴明法合修舉遷工部右侍郎採木入
山越二載犯風寒得疾卒贈尚書益恭襄
賈日英景泰間瓦剌通西陲邊圍孔棘而黃蕃養衆留
之徒劫掠嶺南浙閩境上其後荆襄流民嘯聚則以劉
通石龍爲之魁他若都匀松茂黔楚諸苗猺叛者數起
羅亨信侯璡諸人保固封圻誅嫉禁亂討則有功撫則
信著宣力封疆無忝厥任矣孔鏞以知府服叛猺其才
力有過人者韓愈言柳中丞行事適機宜氣采可畏愛
不如是惡能以有爲哉

明史卷一百七十二終

明史卷一百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一

總裁官總理修纂事務經筵講官保傅會極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加太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少保加太子太傅臣張廷玉等奉敕修

楊洪子俊　石亨從子彪　郭登　朱謙子永　孫鏜趙勝　范廣

楊洪字宗道六合人祖政明初以功爲漢中百戶父璟戰死靈壁洪嗣職調開平善騎射選敢輒身先突陣初從成祖北征至斡難河獲人馬而還帝曰將才也令識其名進千戶宣德四年命以精騎二百專巡徼塞上繼驟言邊軍怯弱由訓練無人因言洪能詔加洪遊擊將軍洪所部才五百餘選開平獨石騎兵益之再進都指揮僉事時先朝宿將已盡洪後起以敢戰著名爲人機變敏捷善出奇搗虛未嘗小挫雖爲偏校中朝大臣皆知其能有毀之者輒爲曲護洪以是得展其才尚書魏源督邊事指揮杜衡部卒李全皆亦奏洪罪帝從源言謫衡廣西執全付洪自治尋命洪副都督僉事李謙守赤城獨石謙老而怯故與洪左洪每謂軍謙輒陰沮之洪嘗勵將士殺敵謙笑曰敵可盡乎徒殺吾人耳御史

張鵬劾罷謙因命洪代洪益自奮朝廷亦厚待之每泰捷功雖微必敘洪初敗兀良哈兵執其部長桑藥帖木兒既代謙任復敗其兵於西涼亭帝賜敕嘉獎又敕宣大總兵官譚廣等曰此郎前寇延綏爲指揮王喚所敗者去若軍甚適顧不能撲滅若視洪等媿不三年春擊寇於伯顏山洪馬蹶傷足戰益力擒其部長也陵台等四人追至寶昌州又擒阿台答剌花等五人寇大敗遁去璽書慰勞遣醫視進都指揮同知賜銀幣尋以鎮廣老命充右參將佐之洪建議加築開平城拓龍門所自獨石至潮河川增置堠臺六十尋進都指揮使與兀良哈寇至亦把禿河再遷都督同知九年兀良哈寇延綏洪與內臣韓政等出大同至黑山遮北邊破之克列蘇進左都督軍士蒙賞者九千九百餘人洪嘗請給旗牌不許乃自製小羽箭木牌令軍中有司論其專擅帝不問十二年充總兵官代郭琮鎮宣府自宣德以來遮北未嘗大舉入寇惟朶顏三衞衆乘閒擾邊多不過百騎或數十騎他將率巽懦洪獨以敢戰至大將諸部亦憚之稱爲楊王瓦剌可汗脫脫不花太師也先皆嘗致書於洪並遺之馬洪聞於朝敕令受之而報以禮嗣後數有贈遺帝方倚任洪不責也帝既

北狩道宣府也先傳帝命趣開門城上人對曰所守者主上城池天已暮門不敢開且洪已他往也先乃擁帝去景帝監國論前後功封昌平伯也先復令帝爲書遣洪洪封上之時景帝已即位恥使報洪上皇書僞也白今將與書毋受於是洪一意堅守也先逼京師急詔洪將兵二萬入衞比至寇已退敕洪與孫鏜范廣等追擊餘寇至霸州破之獲阿歸等四十八人還所掠人畜萬計及闕寇返關殺官軍數百人洪子俊幾爲所及寇去以功進侯命率所部留京師督京營訓練兼掌左府事朝廷以洪宿將所言多采納嘗陳禦寇二策又奏請簡于謙以邊警未息宜令洪等條上方略洪言四事命兵部議行都督宮聚毛喜張斌先坐罪繫獄洪與石亨薦三人習戰請釋令立功詔已許而言官劾其黨邪撓政帝以國家多事務得人置不問上皇還洪與石亨俱授奉天翊衞宣力武臣子世券明年夏佩鎮朔大將軍印還鎮宣府從子能信充左右參將其子俊爲右都督晉三千營洪自以一門父子官極品手握重兵盛滿難居乞休致請調俊等他鎮帝不許八月以疾召還京踰月卒贈潁國公益武襄妾葛氏自經以殉詔贈淑人洪久

居宣府御兵嚴肅士馬精強爲一時邊將征然未嘗專
殺又頗好文學嘗請建學宣府教諸將子弟子傑副上
言臣家一侯二都督舊頭銜待官者十六人大懼不足報
稱乞停舊頭楊釗等職詔許之仍令給俸傑寧無子庶
兄俊嗣俊初以舍人從軍正統中累官署都指揮僉事
總督獨石永寧諸處邊務景帝即位給事中金達奉使
獨石劾俊貪佞乃召還也先犯京師俊敗其別部於居
庸進都督僉事尋充右參將佐朱謙鎮宣府太監喜寧
數誘敵入寇中朝患之購擒斬寧者賞黃金千兩白金
二萬兩爵封侯寧寫都指揮江福所獲而俊冒其功廷

臣請如詔帝以俊邊將職所當爲不允加右都督賜金
幣俊恃父勢橫恣嘗以私憾杖都指揮閻忠至死洪懼
奏俊輕躁恐慢邊事乞令赴京隨臣操練許之既至言
官交劾下獄論斬詔令隨洪立功未幾自揣喜寧功事
覺詔追奪冒陞官軍別賞酬等而降俊官令勦賊自効
俄充遊擊將軍巡徼與保泳易路城還督三千營訓練
景泰三年俊上疏曰也先既弒其主併其衆包藏禍心
窺伺邊境直須時動耳聞其妻孥輜重去宣府纔數百
里我緣邊宿兵不下數十萬宜分爲奇正以待誘使來
攻正兵列營大同宣府堅壁觀變而出奇兵倍道搗其
東彼必還白救我單來攻可以得志疏下廷議予謙等
以計非萬全遂寢團營初設命俊分督四營明年復充
遊擊將軍送瓦剌使歸至永寧被酒杖都指揮姚貴八
十且欲斬之諸將力解而止貴訴於朝宣府參政葉盛
亦論俊罪以俊嘗潛於獨石斥爲敗軍之將俊上疏自
理封還所賜敕書以明己功言官劾其跋扈論斬錮之
獄會傑卒傑母魏氏請督釋俊營傑葬事乃宥死降都

督僉事旋襲洪職家人告俊盜軍儲再論死輸贖還爵
久之又以陰事告俊免死奪爵令其子珍襲俊初守永
寧懷來聞也先欲奉上皇還密戒將士毋輒納既還又
言是將爲禍本及上皇復位張軌與俊不協言於朝遂
徵下詔獄坐誅奪珍爵成廣西憲宗立授龍虎衞指揮
使能字文敬沈毅善騎射從洪屢立功爲開平衞指揮
使進都指揮僉事景泰元年進同知充遊擊將軍沿邊
巡徼寇犯蔚州畏不進復與紀廣禦寇野狐嶺敗傷右
膝爲御史張昊所劾宥之尋命與石彪各統精兵三千
訓練備調遣再加都督僉事累進左副總兵協守宣府
巡撫李秉劾其貪情弗問五年召還總神機營天順初
以左都督爲宣府總兵官與石彪破寇磨兒山封武強
伯也先已死孛來繼興能欲約兀良哈共襲劫之與以

信礮兵部劾其非計帝以能志在滅賊置不罪寇犯宣
府能失利復爲兵部所劾帝亦宥之是年卒無子弟倫
襲羽林指揮使信字文實幼從洪擊敵興州賊將方躍
馬出陣前信直前擒之以是知名累功至指揮僉事正
統末進都指揮僉事守柴溝堡也先犯京師入衛進都
指揮同知景泰改元守懷來寇入不能禦護餉永寧間
礮聲奔還皆破劾朝議以方用兵不問累進都督僉事
代能爲左副總兵協鎮宣府上言鹿角之制臨陣可捍
敵馬結營可衛士卒每隊宜置十具遇敵圍牌拒前鹿
角列後神銃弓矢相繼迭發則守無不固戰無不克從

之天順初移鎮延綏進都督同知明年破寇青陽溝大
獲封彰武伯佩副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如故延綏設
總兵官佩印自信始也頃之破寇高家堡三年與石彪
大破寇於野馬澗明年寇二萬騎入榆林信擊却之追
奔至金鷄峪斬平章阿孫帖木兒還所掠人畜萬計其
冬代李文鎮大同憲宗即位信自陳前後戰功子世券
成化元年冬禦寇延綏無功召還督三千營毛里孩據
河套命佩將軍印總諸鎮兵往禦寇既渡河北去已復
還據套分掠水泉營及朔州信等屢却之寇遂東入大
同因詔信還鎮大同六年信與副將徐恕參將張瑛分

道出塞敗寇於胡柴溝襲馬五百餘匹驅書奬勵信在
邊三十年鎮以安靜人樂爲用然性好營利代王營奏
其違法事詔停一歲祿十三年冬卒於鎮贈侯謚武毅
洪父子兄弟皆佩將印一門三侯伯其時稱名將者推
楊氏昌平侯既廢能以流爵弗世而信獨傳其子瑾弘
治初鎮將軍宿衛二傳至曾孫炳隆慶時協守南京召
掌京營戎政屢加少師卒謚恭襄傳子至孫崇獻李自
成陷京師被殺
石亨渭南人生有異狀方面偉軀美髯及膝其從子彪
乃有封侯相亨嗣世父職寬河衛指揮僉事善騎射
能用大刀每戰輒摧破正統初以薦功累遷都指揮
僉事敗敵黃牛坡獲馬甚衆三年正月敵三百餘騎飲
馬黃河亨追擊至官山下多所斬獲進都指揮同知尋
充左參將佐武進伯朱冕守大同六年上言邊餉難繼
請分大同左右玉林雲川四衛軍駐淨水坪逸西曠土
官給牛種可歲增糧萬八千石明年又言大同西路屯
堡皆臨極邊玉林故城去右衛五十里與東勝單于城
接水草便利請分軍築壘防護屯種詔皆允行尋以敗
敵紅狹功進都指揮使敵犯延安追至金山敗之再遷

都督僉事亨以國制搜將才未廣請倣漢唐制設軍謀宏遠智識絕倫等科令人得自陳試驗擢用不專保舉報可十四年與都督僉事馬麟巡徼塞外至箭韜山敗兀良哈衆進都督同知是時邊將智勇者推楊洪其次則亨亨雖偏將中朝倚之如大帥故亨亦盡力其秋也先大舉寇大同亨及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等戰陽和口瑛冕戰沒亨單騎奔還降官募兵自効卻王監國尚書于謙薦之召掌五軍大營進右都督無何封武清伯也先逼京師命偕都督陶瑾等九將分兵營九門外德勝門當敵衝特以命亨于謙以尚書督軍寇海彰義門都督高禮等却之轉至德勝門外亨用謙令伏兵誘擊死者甚衆既而圍孫鏜西直門外以亨救引卻相持五日寇斂衆遁論功亨爲多進侯景泰元年二月命佩鎮朔大將軍印帥京軍二萬人巡哨大同遇寇敗之其秋子世襲誥券易儲加亨太子太師于謙立團營命亨提督充總兵官如故八年帝將郊宿齋宮疾作不能行禮召亨代亨受命櫬前見帝病甚遂與張軌曹吉祥等謀迎立上皇上皇既復辟以亨首功進爵忠國公食俸特異言無不從其弟姪家人冒功錦衣者五十餘人部曲親故冒名奪門籍得官者四千餘人兩京大臣斥逐殆盡納私人重賄引用太僕丞孫弘郎中陳汝言蕭璁張用瀚郝璜龍文朱銓員外郎劉本道爲侍郎時有語曰朱三千龍八百勢焰熏灼嗜進者競走其門既以私憾殺于謙范廣等又以給事中成章御史甘澤等九人嘗攻其失貶黜之數興大獄搆陷耿九疇岳正而成楊瑄張鵬謫屬趾盛顯等又百惡文臣爲巡撫抑武臣不得肆盡撤還由是大權悉歸亨亨無日不進見數預政事所論或不從艴然見於辭色即不召必假事以入出則張大其勢市權利久之帝不能堪嘗以語閣臣李賢賢曰惟獨斷乃可帝然之一日語賢曰閣臣有事須燕見彼武臣何故頻見遂收左順門并宣召毋得納總兵官亨自此稍疏見亨嘗白帝立碑於其祖墓工部希亨指論收有可建立翰林院擬文帝以永樂以來無爲功臣祖宗立碑故事責部臣而令亨白立初帝命所司爲亨營第既成壯麗踰制帝登翔鳳樓見之問誰所居恭順侯吳瑾謬對曰此必王府帝曰非也瑾曰非王府誰敢僭踰若此帝領之亨既權侔人主而從子彪亦封定遠侯驕橫如亨兩家蓄材官猛士數萬中外將帥半出其門都人側目二年秋彪謀鎮大同令干戶楊斌等奏保帝覺其詐收斌等拷問得實震怒下彪詔獄亨懼請罪

帝慰諭之亨請盡削弟姪官放歸田里帝亦不許及鞫彪得繡蟒龍衣及違式寢床諸不法事罪當死遂籍彪家命亨養病亨嘗遣京衛指揮裴瑄出關市木還大同指揮盧昭追捕亡者至是事覺法司請罪亨帝猶置不問法司再鞫彪言彪初爲大同遊擊以代王增祿爲己功王至跪謝自是數款彪出歌妓行酒彪凌侮親王罪亦當死因劾亨招權納賕肆行無忌與術士鄒奴舜等私講天文妄談休咎宜置重典帝命錮彪於獄亨閒住

罷朝參時方議革奪門功窮治亨竟由亨得官者悉黜之連戰皆捷斬鬼力赤追出塞轉戰六十餘里生擒四十餘人斬首五百餘級獲馬駝牛羊萬餘爲朝署一清明年五月錦衣指揮逯杲奏亨怨望與其從孫後等造妖言蓄養無賴專伺朝廷動靜不軌逆已著廷臣皆言不可輕宥乃下亨詔獄坐謀叛律斬沒其家貲踰月亨瘐死彪後竝伏誅彪驍勇敢戰善用矛初以舍人從軍正統末積功至指揮同知也先逼京師既退追襲餘寇頗有斬獲進署都指揮僉事景泰改元詔予實授充遊擊將軍守備威遠衛敵圍土城彪用礮擊死百餘人遁去塞上日用兵彪勇冠流輩每戰必捷以故一歲中數遷至都督僉事恃寧勢多縱家人占民產又招納流亡五十餘戶擅越關置莊墾田爲給事中李侃御史張奎所劾請竝罪亨景帝皆宥不問但令給還民

產遣流亡戶復業而已三年冬充右參將協守大同嘗巡撫年富抑已不得逞及英宗復辟召彪還亨方得志彪遂誣奏富罪致之獄未幾遷都督同知再以遊擊將軍赴大同備敵與參將張鵬等哨磨兒山寇千餘騎來襲彪率壯士衝擊斬把禿王寧其旗俘斬百二十人追至三山墩又斬七十二人以是封定遠伯遊擊如故天順二年命偕高陽伯李文赴延綏禦寇以疾召還尋充總兵官明年寇二萬騎入掠安邊營彪與彰武伯楊信等禦之連戰皆捷斬鬼力赤追出塞轉戰六十餘里生擒四十餘人斬首五百餘級獲馬駝牛羊萬餘爲陰然一門二公侯勢盛而驕多行不義謀鎮大同與亨表裏握兵柄爲帝所疑遂及於禍後天順元年進士助亨竄戮都督杜清出亨門下後造妖言有土木掌兵權語益中杜也事覺後伏誅清亦流金齒

郭登字元登武定侯英孫也幼英敏及長博聞強記善議論好談兵洪熙時授勳衛正統中從王驥征麓川有功擢錦衣衛指揮僉事又從沐斌征騰衝遷署都指揮僉事景泰改元詔予誥券世襲從至大同超拜都督僉事充參將佐總兵官廣寧伯劉安鎮守朱勇等軍覆命猝議

旋師登告學士曹鼐張益曰車駕宜入紫荊關王振不從遂及於敗當是時大同軍士多戰死城門晝閉人心洶洶登慷慨奮勵修城堞繕兵械拊循士卒爭死門傷親爲裹創傅藥曰吾誓與此城共存亡不令蒲君獨死也八月也先擁帝北去經大同使袁彬入城索金幣登閉城門以飛橋取彬入登與安及侍郎沈固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等出謁伏地慟哭以金二萬餘及宋瑛宋晃內臣郭敬家貲進帝以賜也先等是夕敵營城西舉烽謀遣壯士劫營迎駕不果明日也先擁帝去景帝監國進都督同知充副總兵鎮守大同使袁彬及宋瑛宋

犯京師登將率所部入援先馳螺書奏奏至敵已退景帝優詔褒答進右都督登計京兵新集不可輕用上用兵方略十餘事景泰元年春偵知寇騎數千自順聖川入營沙窩登率兵躡之大破其衆追至栲栳山斬二百餘級得所掠人畜八百有奇邊將自土木敗後畏縮無敢與寇戰登以八百人破敵數千騎軍氣爲之一振捷聞封定襄伯予世券四月寇騎數千奄至登出東門戰佯北誘之入土城伏起敵敗走登度敵且復至令軍士齎毒酒羊豕楮錢僞爲祭冢者見寇即棄走寇至爭飲食之死者甚衆六月也先復以二千騎入寇登再擊却之越數日奉上皇至城外聲言送駕還登與同守者設計具朝服候駕月城內伏兵城上俟上皇入即下月城閘也先及門而覺遂擁上皇去時鎮守中官陳公忌登會有發公奸贓者公疑登使之遂與登搆帝謂于謙曰大同吾藩籬也公與登如是其何以守遷右監丞馬處代公還登愈感奮初也先欲取大同爲巢穴故數來攻及每至輒敗有一營數十人不還者敵氣懾始有還上皇意上皇既還代王仕壇頗登功乞降敕獎勞兵部言登已封伯乃止二年登以老疾乞休與石彪自代且薦令其子嵩宿衛帝以嵩爲散騎舍人不聽登歸是時邊

患尚息登悉心指畫思得公廉有爲者與俱遂勃奏沈固廢事而薦向書楊寧布政使年富又言大同既有御史又有巡按御史會議俾任寧宜止巡撫宜府帝悉從之以寧自代固而敕還日及寧其秋以疾召還登初至大同士卒可戰者過數百馬百餘匹及是馬至萬五千騎舉數萬兇然成上鎮登去大同人思之初英宗過大同遣人謂登曰朕與卿有姻何拒朕若是登奏曰臣奉命守城不知其他英宗衛之及復辟登懼不免首陳八事多迎合意命掌南京中府事明年召還吉官勃登結陳汝言獲召蔚實論斬籍死降都督僉事立功甘肅

憲宗即位詔復伯爵充甘肅總兵官奏邊軍借馬艱苦
至鬻妻子乞借楚慶肅三王府馬各千匹官酬其直從
之用朱永等薦召掌中府事總神機營兵成化四年復
設十二團營命登偕朱永提督八年卒贈侯謚忠武登
儀觀甚偉膂垂過腹爲將兼智勇紀律嚴明料敵制勝
動合機宜嘗以意造攬地龍飛天網鑿深塹覆以土木
如平地敵入圍中發其機自相撞擊頃刻皆陷又倣古
製造偏箱車四輪車中藏火器上建旗幟鉤環聯絡布
列成陣戰守皆可用其軍以五人爲伍教之盟於神祠
一人有功五人同賞罰亦如之十伍爲隊隊以能挽六

十斤弓者爲先鋒十隊領以一都指揮令功無相攙罪
有專責一時稱善登事母孝居喪秉禮能詩明世武臣
無及者無子以兄子嵩爲子登謫廿肅留家京師嵩窘
其衣食登妾縫紉自給幾殆弗顧登還欲黜之以其壻
於會昌侯侯嘗活已隱忍不發及卒嵩遂襲爵後以非
登嫡嗣止嵩身子參降錦衣衛指揮使
朱謙夏邑人永樂初襲父職爲中都留守左衛指揮僉
事洪熙時隸陽武侯薛祿征北有功進指揮使宣德元
年進萬全都指揮僉事正統六年與參將王貞巡哨至
阮而謙哨報寇五千騎致牆入察之則也先貢使也詔
伯顏山遇寇擊走之次閔安山遇兀良哈三百騎又敗
之追至莽來泉寇越山澗遁去乃還時謙已還都指揮
同知乃以爲都指揮使八年充右參將守備萬全左衛
明年與楊洪破兀良哈兵於克列蘇進都督僉事所部
發其不法事帝以方防秋宥之復以北征功進都督同
知帝北狩也先雄至宣府城下令開門謙與參將紀廣
都御史羅亨信不應遂去進右都督與楊洪入衛會寇
已退追襲之近畿戰失利洪劾之兵部並劾洪不救景
帝俱弗問洪入總京營廷議欲得如洪者代之僉舉謙
乃進左都督充總兵官鎮守宣府景泰元年四月寇三
犯白騎入石烽口復由故道去降敕切責諭月復入犯謙

率兵禦之次關子口寇數千騎突至謙拒以鹿角發火
器擊之寇少却如是數四謙軍且退寇復來追都督江
福援之亦失利謙卒力戰寇不得入六月復有二千騎
南陵謙遣都指揮牛璽等往禦璽等戰南坡謙見塵起率參
將紀廣等馳援自己至午寇敗還論功封撫寧伯是時
寇氣甚驕屢擾宣府大同意二城且夕下而謙守宣
府郭登守大同數挫其衆也先知二人難犯始一意歸
上皇八月上皇還宣府謙率子永出見厚犒其使者
既而謙諜報寇五千騎致牆入察之則也先貢使也詔
切責之謙惶恐謝明年二月率於鎮朋侯子永襲謙在

邊久善戰然勇而寡謀故其名不若楊洪石亨郭登之著成化中諡武襄永字景昌偉軀貌顧盼有威初見上皇於宣府數目屬焉景泰中嗣爵奉朝請英宗復辟嘉永識之曰是見朕宣府者耶永頓首謝即日召侍左右分領宣威營禁軍天順四年宜大告警命帥京軍巡邊七年統三千營尋兼神機營憲宗立改督團營領二千營如故成化元年荊襄盜劉通作亂命永與右都御史項忠往討進師南漳擊斬九百有奇會疾留南漳而荊襄大軍破賊永往會道遇餘賊俘斬數百人其秋復進討石龍馮喜皆捷論功進侯毛里孩犯邊命佩將軍印會彰

武伯楊信禦之會遣使朝貢乃班師六年阿羅出寇延綏復拜將軍偕都御史王越都督劉玉劉聚往討擊敗之蘇家寨寇萬騎自雙山堡分五道至戰於開荒川寇少却乘勢馳之皆棄輜重走至牛家寨遇都指揮吳瓚兵少寇圍之指揮李鎬滕忠至復力戰聚及都指揮范瑾神英分據南山夾擊寇乃大敗斬首一百有六獲馬牛數千阿羅出中流矢遁時斬獲無多然諸將咸力戰追敵邊人以爲數十年所未有論功予世侯阿羅出雖少挫猶據河套明年正月寇屢入永所部屢有斬獲三月復以萬餘騎分掠懷遠諸堡永與越等分兵爲五設

伏敗之追至山口及混忽都河寇敗走而遊擊孫鉞蔡瑁別破他部於鹿窖山捷聞璽書獎勞永等再請班師皆不許寇復以二萬餘騎入掠擊退之歲將盡乃召永還留越總制三邊十四年加永太子太保明年冬拜靖虜將軍東伐以中官汪直監督軍務還進爵保國公又明年正月延綏告警命永爲將軍越提督軍務直仍監督分道出塞越與直選鄂騎出孤店闕俘寇於威寧海子而永率大軍由西路出榆林不見寇道回遠費兵食良萬馬死者五千餘匹於是越得封伯直磨錫鈐等而永無功賞不行久之進太子太傅十七年二月復偕直越出師大同禦亦思馬篤自功百二十遂賜襲世公十九年秋小王子入邊宜大告急越與直已得罪以永爲鎮朔大將軍中官蔡新監其軍督諸將周玉李璵等擊敗之還仍督團營或投匿名書告永圖不軌永乞解兵柄不許其冬予敕加太傅太子太師弘治四年監修太廟成進太師永治軍嚴肅所至多奏功前後八佩將軍印內總十二團營兼掌都督府列侯勛名無與比九年卒追封寧平王謚武毅子暉副給事中王廷言永功不當公朝議止予襲一世後皆侯詔可暉字東陽長身美髯人稱其威重類父又屢從父宴下歷行陣時以爲才

弘治五年授勳衛年垂五十始嗣爵分典神機營十三年更置京營大帥命暉督三千營兼領右府事火篩入大同平江伯陳銳等不能禦命暉佩大將軍印代之比至寇已退乃還明年春火篩連小王子大入延綏寧夏右都御史史琳請濟師復命暉佩大將軍印統都督李俊李澄楊玉馬儀劉寧五將往而以中官苗逵監其軍至寧夏寇已飽掠去乃與琳逵牽五路師搗其巢於河套寇已徙帳僅斬首三級獲馬駝牛羊千五百以歸未幾寇入固原轉掠平涼慶陽鄜中大震兩鎮將嬰城不敢戰而暉等畏怯不急赴比至斬首十二人還所掠生口四千遂以捷聞是役也大帥非制勝才師行紆迴無紀律邊民死者徧塋諸郡因轉輸餉軍費八十餘萬他徵發稱是先後僅獲首功十五級廷臣連章劾三人罪帝不問已而上搗巢有功將士萬餘人尚書馬文升大學士劉健持之帝先入達等言竟錄二百十人署職一級餘皆被賚及班師帝猶遣中官齎羊酒迎勞百官極論暉罪終不聽以暉總督團營領三千營右府如故武宗即位寇大入宜府復命暉偕逵琳帥師往蒐轉掠大同參將陳雄擊斬八十餘級還所掠人口二千七百有奇暉等奏捷列有功將士二萬餘人兵部侍郎閻仲宇

大理丞鄧璋往勘所報多不實終以逵故衆咸給賜劉瑾用事暉等更奏錄功太薄請依成化間白狐莊例兵部力爭不納竟從暉言得擢者千五百六十三人暉加太保正德六年卒子麒襲侯當充總兵官鎮兩廣與姚鏞平田州誅岑猛加太子太保嘉靖初召還久之守備南京卒子岳嗣亦守備南京隆慶中卒四傳至孫國弼大啓中楊漣劾魏忠賢國弼亦乞速賜處分忠賢怒停其歲祿崇禎時總督京營溫體仁柄國國弼抗疏劾之詔捕其門客及繕疏者下獄停祿如初及至南京進保國公乃與馬士英阮大鋮相結以苟且取容故明亡

孫鏜字振遠東勝州人襲濟陽衛指揮同知用宋勇薦進署指揮使正統末擢指揮僉事充左參將從總兵官徐恭討葉宗留敗賊金華復破之烏龍嶺英宗北狩景帝召鏜還超擢都督僉事典三千營也先入犯進右都督充總兵官統京軍一萬禦之紫荊關將發寇已入遂管都城外寇薄德勝門爲千謙等所卻轉至西直門鏜與大戰斬其前鋒數人寇稍北鏜逐之寇益兵圍鏜鏜力戰不解高陽毛福壽來援禮中流矢會石亨兵至寇乃退詔鏜副楊洪追之戰於涿州深溝頗有斬獲師還仍典營務景泰初楊洪劾鏜下獄石亨請赦鏜江淵

亦言城下之役惟鐘戰最力乃釋之二年冬充副總兵
協郭登鎮大同登節制嚴鐘不得退衂與分軍且令了
百戶宏伯登帝械宏竟以鐘故罰之召還與了書如
故英宗復辟以奪門功封懷寧伯子世安大朝會日
盡呂韶鐘充總兵官帥京軍往討尋陞錦衣衛指揮
僉事鐘與李果充左右參將擊敗珪不敢出鐘倉卒復走首武
太平侯張瑾家邀兵擊賊珪不敢出鐘倉卒復走首武
街急遣二子輔軌呼往西將士給之曰刑部囚反狀搜
者重賞衆稍聚至二千人始信之攻時已黎明遂擊欽
欽方攻東長安門不得入轉攻東安門鐘兵追及賊背
散軌斫欽中臂軌亦被殺欽知事不成竄匿其家猶督
衆拒鐘力戰至晡始定論功第一進爵世侯仍典
督贈軌百戶世襲鐘驍猛善戰然數犯法初助太監金
英得遷都督事覺論斬景帝特宥之天順末以受將士
賄屢被劾不自安求退詔解管務及府軍前衛事猶掌
左府憲宗即位中官牛玉得罪鐘坐與玉婿等承問仕
尋陳情予半祿已復自陳功狀給祿如故成化七年命
贈涿國公謚武敏子輔請嗣吏部言奪門功例不得世

傳帝以鐘指反者于之傳子至孫
督四傳至曾孫世忠萬曆中鎮守湖廣總督滿運凡
十年又三傳至孫維藩甲戌殉節嚴守門
功封伯爵也都督僉事與及胄襲施聚超勝等皆乘足時
官計子世安與義聚自有傳超勝字克功遷安人襲職
爲永平衛指揮使正統末徵入京師門進都指揮僉事
天順初與孫鏜等拒奪門功超授都督僉事又與鏜擊
反者曹欽進同知李來犯甘肅勝與李果充左右參將
從自走西征平閻原擊寇也之意宗立典鼓勇營訓練
成化改元山西告警拜將軍次雁門寇已退乃還明年

復出延綏禦寇會方納款遂旋師尋典擢武營四年充
總兵官鎮遼東七年召與五軍營已改三千營乱加思
爵犯宣府詔勝爲將軍統京兵爲人禦之亦以寇遁召
還久之進左都督加太子太保十九年封昌寧伯勝勿
與李果並有名後屢督大師未見敵無功貪緣得封名
大損後加太保營萬貴妃墜崖石間死贈侯謚壯敏
弘治初孫鑑乞襲署史部言勝無功不當傳世乃授錦
衣衛指揮使

范廣遼東人正統中嗣世職爲寧遠衛指揮僉事進指
揮使十四年發功遷遼東都指揮僉事廣精騎射驍勇

絕倫英宗北狩廷議舉將材尚書于謙薦廣都督僉事充左副總兵爲石亨副也先犯京師廣躍馬陷陣部下從之勇氣百倍寇退又追敗之紫荊關錄功命賀按俄進都督同知出守懷來尋召還景泰元年二月亨由巡邊時都督衞頴統大營命廣協理三月寇犯宣府敕兵部會諸營將選選將材兪舉廣命充總兵官偕都御史羅通督兵巡哨駐居庸關外數月還京副石亨提督團營軍馬亨所爲不法其部曲多貪縱廣數以爲言亨銜之譖罷廣止領殺虜一營廣又與都督張軏不相能及英宗復辟亨軏恃奪門功頗驕肆于謙等在外漏

遂下獄論死子昇戍廣西籍其家以妾孥第宅賜亨明年春軏卓朝還途中爲拽撻之有怪則之日范廣過也遂得疾不能睡亨兩楚日餘兩先後化物迓門路寇命子昇仍襲世職賞性剛果每臨陣身先士卒在營敗衂一時諸將盡出其下最秀于謙所信任以故多倚輩所忌

贊曰楊洪石亨輩遭時多事奮爪牙之力俟封世爵耀一門酬庸亦過厚矣洪知盛滿可懼而亨邪狠狂愎怙寵而驕其亦族宜哉宋諫勇略不及韋叡而晚節過之乃鳥後而謙子永進爵上公子孫世侯勿絕孫鏜范廣善戰略

總敕管總理軍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加太保謚文襄王恭毅公鰲拜等奉
敕修

史昭劉昭李達　巫凱曹義　施聚
許貴子寧　周賢子玉
歐信
魯鑑子盛孫　劉寧周璽　莊鑑
彭清
安國
王璽
姜漢子奕　孫應龍
杭雄

史昭合肥人永樂初積功至都指揮僉事八年充總兵官鎮涼州土軍老的罕先與千戶虎保作亂虎保敗老的罕就撫昭上書言其必叛狀未至而老的罕果叛昭與都指揮滿都等擊平之移鎮西寧仁宗立進都督僉事上言西寧風俗鄙悍請設學校如中土報可宣德初昭以衛軍守禦不服屯種其家屬願力田者七百七十餘人請俾耕藝收其賦以足軍食從之五年曲先衛都指揮使散即思邀劫西域使臣昭率參將趙安偕中官王安王瑾討之長驅至曲先散即思望風遁擒其黨答答不花等獲男女三百四十八馬駝牛羊三十餘萬咸震塞外捷聞璽書慰勞賞賚加等七年春以征西將軍鎮寧夏孛的達里麻犯邊遣兵擊之至澗台察罕俘獲甚衆進都督同知正統初詔以寧夏孤懸河外東抵綏德二千里曠遠難守請於花馬池築哨馬營增設烽堠直接哈剌兀速之境邊備大固尋進右都督時阿台朵兒只伯數寇邊詔昭與甘肅守將蔣貴趙安進剿並無功被詔切責貶都督僉事三年復右都督八年以老召還明年卒昭居寧夏十二年老成持重兵政修舉亦會敵勢衰弱邊境得無事兵部尚書王驥寧夏參將王榮嘗舉其過朝議以昭守邊久習兵事不易也而與昭並爲邊將最久有勳績可稱者都督同知劉昭鎮西寧二十年都指揮李達鎮洮州至四十年並爲蕃漢所畏服劉昭全椒人永樂五年以都指揮同知使朵甘烏思藏建驛站還至靈藏番賊邀劫昭敗之進都指揮使鎮河州宣德二年副陳懷討平松潘寇累進都督同知移西寧復鎮河州兼轄西寧罕東諸部劉兒加邀殺中官使西域者奪璽書金幣去命昭副甘肅總兵官劉廣討之劉兒加請還所掠書幣貢馬贖罪帝以窮寇不足深治命昭等還李達定遠人累官都督僉事正統中致仕巫凱句容人由廬州衛百戶積功至都指揮同知永樂六年以從英國公張輔平交阯功遷遼東都指揮使十

一年召帥所部會北京明年從征沙漠命先還凱言諸
衛兵宜以三之二守禦而以其一屯糧關原市馬悉給
本衛乘操從之宣宗立以都督僉事佩征虜前將軍印
代朱榮鎮遼東時中國人自塞外脫歸者令悉送京師
侯親屬赴領凱言遠道往來恐致失所阻遠人募歸心
乃更令有馬及少壯者送京師餘得自便敵掠西山凱
擊敗之盡得所掠者降敕褒勉帝嘗遣使造舟松花江
招諭部地遠軍民轉輸大困多逃亡會有警凱力請罷
其役而逃軍人海西諸部者已五百餘人既而造舟役
復興中官阮堯民都指揮劉清等董之多不法致激變
八事詳厚恤死事者家益官吏折俸鈔歲給軍士冬衣
布稽軍中口糧芻粟如舊制且召商賓邊俱允行未幾
爲兵部尚書王驥所劾朝廷知凱賢令凱自陳并論廷
臣文武官有罪得實始奏誅者罪不貸凱由是得行其
志正統三年十二月有疾命醫視視未至而卒凱性剛
毅饒智略馭衆嚴而有恩在遼東二十餘年威惠並行
邊務修飭前後守東陲者曹義外皆莫及義字敬方儀
真人以燕山左衛指揮僉事累功至都督僉事副凱守
遼東凱卒代爲總兵官凱名將義承其後廉介有守遼

人安之兀良哈犯廣寧前屯詔切責命毛翔往飭軍務
幼義死罪頃之義獲犯邊孛台等詔幾於市自是義數
與兀良哈戰正統九年會朱勇征虜前將軍印
同知衆官左都督義在邊二十年無務赫功然能謹守
邊陲其麾下施聚焦禮等皆至大將英宗復辟特封義
禮國伯聚亦封懷柔伯景泰四年義卒贈侯謚武襄
李氏勾詔旌之施聚其先亦漢人居順天通州父忠爲
金吾右衛指揮使從北征陣歿聚嗣職宣德中備禦遼
東累擢都指揮同知以義薦進都指揮使義與兀良哈
戰聚皆從也先過京師景帝詔聚與焦禮俱入衛聚勇
何心饗此卒寇已退乃與聚以勇敢稱官至左都督
傳英宗推思得封伯後義二年卒賜侯謚威靖義子傳
爭棟聚四傳至瑾吏部皆不當襲世宗特詔之傳

爵至明亡
許貴字用和江都人永新伯成子也襲職爲羽林左衛
指揮使安鄉伯張安衆貴將才試騎射及衆皆最擢署
都指揮同知尋以武進伯朱冕薦擢山西右都副督操
大同諸衛士馬正統末守備大同西路也先入寇從石
亨戰陽和後口敗績貴力戰得還英宗北狩邊城悉殘

破大同當敵衝人心尤恟懼貴以忠義激戰士敵來擊敗之進都指揮使景泰元年春充右參將敵寇威遠追敗之薄州營奪還所掠人畜敵萬騎逼城下築却之再遷都督同知大同乏馬命求民間得八百餘匹所司不給直貴爲請乃予之當募死士入賊壘劫馬百餘悉畀戰士士皆樂爲用分守中官韋力轉濫虐衆莫敢言貴劾奏之二年疾還京英宗復辟命理左府事嗣南京松潘地蹙番苗密邇董卜韓胡舊設參將一人天順五年守臣告警廷議設副總兵以貴鎮守未抵鎮而山都掌蠻叛詔便道先前之貴分兩哨直抵其巢連破四十餘砦斬首千一百級生擒八百餘人餘賊遠遁貴亦感嵐氣未至松潘卒帝爲輟朝一日賜賻及祭葬如制子寧字志道正統末自以舍人從軍有功爲錦衣千戶貴歿嗣指揮使用薦擢署都指揮僉事守禦柴溝堡成化初充大同遊擊將軍寇人犯與同官秦傑等禦之小龍州澗擒其右丞把禿等十一人改督宣府操練移延綏地逼河套寇數入掠孤山堡寧提孤軍奮擊之三戰皆捷寇渡河走明年復以三千騎入沙河墩與犯兵宣府能禦之寇退復掠康家岔寧出塞百五十里追與戰獲馬牛羊千餘而還時能守延綏無將略巡撫王銳請濟師詔大同巡撫王越帥衆赴越遣寧出西路破敵黎家澗進都指揮同知復遣寧與都指揮陳輝追寇獲馬騾六百朝廷以阿羅出復入河套頻擾邊命越與朱永禦而以寧才擢都督僉事佩靖虜副將軍印代能充總兵官寧起世胄不十年至大將同列推讓不及父友多隸部下亦不以爲驟踰月寇大入永遼寧及連擊孫鉞禦之全波羅堡相持三日夜寇乃解夫亡失多寧以力戰得出卒被賞至冬賊大安邊寧追擊有功七年又與諸將孫鉞視確等敗寇於滾忽都河帥書褒遷化門元年守把紫荊關外畏阿羅出譽之朝廷見罷外畏阿羅出譽之故復擢紫荊關副總兵四年與越等俱被劾帝不罪時滿都魯等屢犯延綏寧帥偏兵力戰寇不得志乃出西路直犯環慶固原寧將軍騎夜襲之鳴予淵奪馬而還又明年寇入脅林洞與迄撒余子俊出之滿都魯等大入西路留其家紅鹽池越來間與寧及宣府將周玉襲破其巢進署都督同知與子俊築邊牆營堡數道入寧慶之邊掠獲級百二十予實授時越方鎮大同命寧與易鎮宅則與鎮守太監汪直不協巡撫郭鏜以聞調直南京小王子大入

寧知敵勢盛欲持重俟隙乃斂兵守而別遣將劉寧等
升與周璽相犄角寇大掠焚代王別堡王趣戰使哭哭
於轅門寧憤與鎧等營城外寇以十餘人爲誘太監蔡
新部騎擊寧將士爭赴之遇伏大敗死者千餘人寧
奔夏米莊鎧新馳入城會暉等來援寇乃退寧還陣亡
家婦子號呼詬詈擲以瓦礫寧大喪氣已而寇復入劉
寧宋澄莊鑑等禦之十戰少利寇退寧等掩其敗史以
捷聞巡按程春震發之與鎧新俱下獄鎧降六官新以
初任降三官寧降指揮同知閻住弘治中用薦署都指
揮使分領操練十一年十二月卒贈都督僉事寧東垣
士有恩不屑干進劉寧神英李杲皆出麾下子泰自有
傳

周賢滁人襲宜府前衛千戶景泰初累功至都指揮僉
事守備西猫兒峪助副總兵孫安守石八城導充右參
將代安鎮守兀良哈入寇總兵官遣與令宣府副將楊
信及賢合擊賢不俟信徑擊敗之信被劾都御史李秉
言信緩師賢亦棄約帝兩宥之天順初總兵官楊能奏
賢擢都督僉事寇駐塞下能傲賢與大閱會失期啟下
獄以故官赴寧夏隸定遠伯石彪寇二萬騎入安邊營

彪率賢等擊之連戰皆捷追至野馬澗半渡墩寇大敗
而賢退不已中流矢率部將劉寧等
升與周璽相犄角寇大掠焚代王別堡王趣戰使哭哭
不復用及得釋感激督死報寇如其志子王宇廷寧富
於轅門寧憤與鎧等營城外寇以十餘人爲誘太監蔡
嗣指揮使以父死事超二官賢馬鎧全都司都指揮同知
晉理屯田都指揮使充宣府諸大將無功王所部二千人能追
敵出境論加一秩論其勞乃子實授寧充宣府副總兵
十二年佩征虜將軍印鎮宣府
孫繼宗等率邊將才王爲首詔下所部後亞被從王
越襲紅鹽池進署都督僉事還守宣府寇入馬營赤城
擊敗之兵部言宜府諸大將無功王所部二千人能追
敵出境論加一秩論其勞乃子實授寧充宣府副總兵
十二年佩征虜將軍印鎮宣府
將進署都督同知十七年五月寇復入他參將吳鐵少
監韋榮追出塞至赤把都爲所遮兵分爲二皆破圍鐵
榮走據北山困甚守備張登率兵進力戰解二圍抵北
山下鐵榮已夜遁澄收其衆而還死者過半澄所部七
百人亦多戰死詔錄澄功治鐵等罪王先以葛谷守赤
城頻受掠凡三被論至是復以節制不嚴見幼帝皆置
不問十九年小王子犯大同敗總兵官許寧人順聖川
大掠以六千騎寇宣府王將二千人前行遣撫泰紘兵
繼進至白腰山擊敗之指揮曹洪邀擊至西陽河都指
揮孫成亦敗寇七馬房時寇乘勝氣甚銳竟爲王等所

捍一時稱其功未幾寇復入平代兵收之朱永官大同復會王軍擊敗之鶻鴿峪進署右都督余子俊築邊牆久之復移鎮甘肅孝宗嗣位寶授右都督王督邊牆工竣急部卒張伏與等以瓦石投之兵部尚悍卒漸不可長遂戮伏與戍其黨七磐番貢獅子願獻還略密城及金印贖所留使者王爲之奏帝命與巡撫王綱純盡既果來歸王等皆受賚七年病歸壽卒謚武信毛翎馬偏裨及鎮宦府甚有名後涇甘肅部下屢失事又侵屯田死後事發子襲職降二等

歐信嗣世職金吾右衛指揮使景泰三年以廣東破賊功擢都指揮同知已命守備白羊口遷大寧都指揮使天順初以都督僉事充參將守備廣東雷廉高府巡海葉盛薦其廉勇進都督同知代副總兵翁信兩廣征陷開建殺官吏帝趣進兵信破賊化州之烏里村再破之石城擊斬海南衛反者邵瑄時所在盜蜂起將吏不能定廣西參將范信守海梧猺盡在境內陰納猺賂縱使越境流劫約毋犯已於是雷廉高肇悉破寇帝命廣西總兵官陳溥及信合勦時有斬馘而賊勢不衰朝廷事允總兵官鎮守甘肅黃河以西自莊浪抵肅州南山其外番人阿吉等二十九族所居也洪武間立石畫界

約樵牧毋越疆歲久漸廢諸番往往闌入而中國無賴人又潛與交通爲邊患禧復畫疆域召集諸番諭以界石廢恐官軍撤凌諸部今復立之聽界外駐牧互市則入關如此番人必聽命可潛消他日憂帝稱善從之十七年進署都督同知時禧以都督僉事爲總兵官而魯鑑以署都督同知爲參將禧恐難於節制乞解兵柄故有是命初哈密爲土魯番所擾使其將牙闌守之都督罕慎寄居苦峪口近赤斤罕東數相攻罕慎勢窮無援朝議敕禧築城苦峪別立哈密衛以居之禧遣謀者閻牙闌牙闌不聽得其所鬻馬九十餘人以歸其悉虛實十七年召集赤斤罕東將士犒以牛酒令助罕慎罕慎合二衛兵夜襲哈密及刺木等八城遂復其地仍令罕慎居之事聞奠勢賚金幣已罕東入寇禧禦却之請興師以討帝念其常助罕慎卒禧率參將李俊及赤斤兵擊之於狼心山黑河西多所斬獲二十年移鎮大同禧有復哈密功官不進陳於朝乃實授都督同知禧習韜略諳文事勇而有謀廷臣多稱之在邊二十餘年爲番人所憚弘治元年卒賜祭葬贈卹有加

魯鑑其先西大同人祖阿失都羣卜失加明初率部落歸附太祖授爲百夫長俾統所部居莊浪傳子失加累官莊浪衛指揮同知正統末鑑以土兵千人從征諸捕僉事成化四年固原滿四反鑑以土兵千人從征諸軍圍石城日挑戰鑑出則先驅入則殿後最爲戎帥憚城平進署都督同知時允右參將分守莊浪命其子麟爲百戶統番土軍十七年率寇入境截擊功多充左副總兵協守甘肅寇犯永昌被劾免尋起署都指揮僉事成化初命充參將鎮

幼土人不受要束乞歸治之不俟報徑歸帝用劉大夏言從其請武宗立甘肅巡撫畢亨萬經及蘇謀勇命率所部協戰守正德二年經既襲指揮使自陳嘗隨父有功乃以爲都指揮僉事未幾蘇卒贈都督僉事賜祭葬故事都指揮使充左參將分守莊浪復自陳功閱兵部執不可帝特命爲署都督僉事充右參將分守陽和經力戰破劇疾行愈且世特敢戰知名異域今邊患棘不宜聽其去帝乃諭留且勞以銀幣詩充副總兵分守如故嘉靖六年冬以都督同知充總兵官鎮守延綏大

學士楊一清言經守莊浪二十餘載屢立戰功其部下土軍非他人所能及雖其子壻已爲指揮僉事奉命統蕃然年尚少今陝西總兵官張鳳乃廷綏世將若調風延綏而改經陝西自可彊暨莊浪無西顧患帝立從之居二年竟以疾致仕久之命聽以本官守備山丹經奏言自臣高祖後世守茲土今臣家居聽又移他鎮士軍皇皇不欲別附若因此生他患是隳先業而負世恩也乞令守故業可。十二年冬大有警詔經簡壯士五千赴援至而邊患已息乃遣還以經力疾遵召學賚之明年聘卒經以次子及孫皆幼請得自轄土軍詔許之經

驍勇奉職寡過禦虜父爲人師保功名耐長將三十五年卒賜卹如制

劉寧字世安其先山陽人襲世職爲永寧衛指揮使勇敢善戰自以冗散無所見會廷綏用兵疏請效死尚書白圭許之屢以功遷都指揮使充宮府遊擊將軍副總字廷玉遷安人嗣職爲開平衛指揮使負氣習兵書善騎射以征北功擢署都指揮僉事充右參將分守陽和教部兵三千訓肄聽調成化十六年從王越征威寧海子累進都指揮使時邊寇無虛歲十八年分道入掠廷與遊擊董昇戰黑石崖寧戰搭兒山皆有功靈進署都

督僉事遷大同副總兵寧進都督僉事改左參將分守陽和十九年秋亦思馬因大人大同總兵官許寧分遣鎮守懷仁寧與弟昇營西山自將中軍擊之頁木莊敗績寧昇被圍數重殺賊甚衆陷馬發巨礮擊之敵多死圍乃解礮聞中軍失利亟還兵援仗之敵乘勝銳甚寧麾將士力戰敵少却久之知兵接營中流矢拔鏃戰益急與子鵬及陛下壯士擊殺數十人會寧兵至中軍潰卒亦稍集敵乃退許寧等亦還無何復入掠寧將兵三千遇之聚落站西連戰敗之復敗之白登哪林又追敗之小鵲鴿谷而大同西路參將莊鑑

亦邀其歸路戰於牛心山敵遂遁時諸將多失利許寧以下獲罪而壓以功予實授寧超遷都督同知莊鑑以所部無失亡亦賚銀幣鑑遼東人天順中襲定遼右衛指揮使驍猛有膽決遇賊輒奮數有功累官都督僉事掌左府弘治十一年佩鎮朔將軍印鎮宣府以才與大同總兵官張俊易鎮兵部侍郎熊繡奏其經畫功進都督同知壓尋以右副總兵分守代州兼督偏頭諸關而改寧左副總兵協守大同二人並著功北邊稱名將壓以偏頭去太原遠請改分守爲鎮守又以鎮守不當聽節制乞易總兵銜憲宗皆曲從之弘治初移鎮陝西討甫一歲卒且死召諸子曰吾佩印分閫分已足獨未嘗大破敵抱恨入地矣連呼殺賊而瞑子鵬累官錦衣衛指揮僉事壓歿後三年而寧佩平羌將軍印鎮甘肅其冬寇犯涼州寧與戰抹山墩擒斬五十餘相持至暮收輜重南行寇復來襲擒其長一人明日衆將顏玉來援進右都督明年與巡撫許進襲破土魯番於哈密進左都督增俸百石以疾還京十三年大同告警命寧爲副總兵從平江伯陳鉞禦之鉞無將略與寧不協北毋戰寇遂得志去坐停半俸閒住尋以參將贊畫朱暉軍務亦無功寧自陳哈密功乞封伯詔還全俸寧有膽智爲大同副將時入貢者數萬人懷異志寧率二十騎直抵其營衆駭愕有部長勒馬引弓出寧前下馬與諸部長坐幕策指畫宣天子威德一人語不遜寧搤其面奮臂起其長叱之退寧復坐與語呼酒歡飲皆感悟卒如約脅仿古番上法以五十八人爲隊隊伍重爲陣建五色幟又各建五巨幟於中軍中幟起五陣各視其色應之循環無端每戰用是取勝曉再赴大同已老病帥又怯懦故無成功然孝宗朝長將稱寧十七年卒贈廣昌伯

彭清字源潔榆林人初襲綏德衛指揮使以功擢都指揮僉事弘治初充右參將分守肅州寇入犯率兵躡之復馬駝器仗及所掠人畜而還尋與巡撫王禮恢復哈密有功清雖位偏校而好謀有勇略名聞中朝尤爲尚書馬文升所器嘗引疾乞休文升力言於朝慰留之八年甘肅有警以文升薦擢左副總兵仍守甘肅未幾巡撫許進乞移清涼州而是時哈密頁爲上魯番所據文升方密圖恢復倚清成功言肅州多故而清名著西域不可易乃寢文升既得楊翥策銳欲搗哈密襲牙蘭乃發罕東赤斤蠡哈密兵令清統之爲前鋒從許進潛往

行半月抵其城下攻克之孛蘭已先遁乃撫安哈密遺種全師而還是役也文升授方略擬從問道往而進仍由故道牙蘭遂逸去斬獲無幾然番人素輕中國罔不能涉其地至是始知畏清功居多稍遷都指揮使十年總兵官劉寧罷擢清都督僉事代之其冬土魯番歸哈密忠順王陝巴且乞通貢西域復定屢辭疾請解兵柄不允十五年卒清御上有恩久鎮西陲威名甚著番夷憚之性廉潔在鎮遣母及妻妹回喪貧不能歸葬卒之日將士及庶民婦豎皆流涕遺命其子不得受賻贈故其喪亦不能歸帝聞之命撫臣發帑錢資送館里賜祭葬如制

姜漢瑜林衛人弘治中嗣世職爲本衛指揮使御史劉命顏薦其材勇進都指揮僉事充延綏遊擊將軍十八年春寇犯寧夏與武營漢帥所部馳援遇於中沙墩擊敗之賜敕獎勞武宗嗣位寇大舉犯宜大漢偕副總兵曹雄參將王哉分道援有功尋代雄爲副總兵協守延綏正德三年移守涼州明年冬擢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寧夏漢馭軍嚴整得將士心甫數月而安化王寘鐇謀逆置酒召漢及巡撫安惟學等宴酒半其黨何錦等率衆入即座上執漢漢奮起怒駡不屈遂殺之子魁

逃免賊平訟於朝詔賜祭葬有司爲立祠春秋祭之嘉靖時復從巡撫張珩請賜額惻忠爽當嗣職帝以漢死事特進一官爲都指揮僉事十一年回賊魏景陽作亂華陰諸縣悉被害巡撫蕭翀檄爽討之獲景陽進署都指揮同知充右參將守肅州嘉靖二年擢右副總兵分守涼州進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甘肅回賊犯甘州爽與戰張欽堅敗走之未幾西海賊八千騎犯涼州爽率遊擊周倫等襲擊於苦水墩大敗之斬首百餘級殲其長還所掠人口千二百畜產二千都指揮張錦亦戰死錄功進署都督同知古襄他部寇莊浪爽與遇分水嶺再勝之遂至卡嶺敵勢大集衆代兵誘之復斬其長一人獲首功七十予實授十六年春寇大入甘州不能

嘗貶二秩戴罪立以永昌破敵功復署都督僉事其冬坐前罪罷久之以爲指揮副總兵協守大同爲總督翁萬達勿罷乘丁應熊副指揮使閻宥西路參將二十七年春俺答寇大同總兵官周尚文戰書家莊應熊從萬達自懷來鼓噪揚塵而西寇不測衆遂遁累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寧夏三十二年套寇數萬騎屯賀蘭山還精騎掠紅井應熊戒將士固守以綴敵而潛師攻敵營斬首百四十級進都督同知越二年套寇數萬

踏冰西渡由寧夏山後直抵莊涼應熊等掩擊獲首功百餘進右都督御史崔揀劾其縱寇礪職逮問充爲事官赴塞上立功四十年秋寇六萬餘騎犯居庸岔道口應熊被圍於南溝中五鎗墮馬參將胡鎮殺數人奪之歸其冬復爲右都督充總兵官鎮守大同以招徠塞外人口增俸一級四十二年寇大舉犯畿輔詔應熊等入援諸鎮兵盡集見敵勢盛不敢擊給事中李瑜遂劾應熊及宣大總督江東保定總兵官祝福坐視胡鎮破圍一卒不發帝怒降敕嚴責會寇將遁應熊禦之密雲頗有斬獲寇退帝令江東第諸將功以應熊爲首詔增其

祖職二級已錄防秋勞進左都督總督趙炳然幼其縱寇互市殘害朔州坐戍邊穆宗立赦還子顯祚襲職累官署都督僉事總兵官歷鎮山西宣府子弼亦至都督僉事爲援遼總兵官姜氏爲大將著邊功凡五世

安國字良臣綏德衛人初爲諸生通春秋子史知名里中後襲世職爲指揮僉事正德三年中武會舉第一進署指揮使正德七年進署都督僉事充延綏遊擊將軍從都御史彭澤經略哈密偕副將安國徙敵尚嵐進都督僉事改參將擢都督同知純邊兵操於西內武宗幸宣府大同雄偉從即拜大同總兵官嘉靖初汰傳奉官雄當貶以方守邊命署都督僉事鎮守如故小王子萬餘騎

入沙河堡雄戰却之未幾復大入不能禦求罷不許移
延綏召僉書後軍都督府三年秋土魯番侵甘肅詔尚
書金獻民視師以雄佩平虜大將軍印充總兵官提督
陝西延綏寧夏甘肅四鎮軍務剋侯出征始佩大將軍
印無授都督者至是特以命雄甫至寇已破走而雄亦
及副總兵趙鎮禦之前鋒陷伏中雄等皆敗績以數騎行邊敵懸千
劾之奪官閒住明年卒雄敢戰寄以數騎行邊敵懸千
乃下馬積鼓爲疑兵跪而射之敵退解衣腋凝血乃知中

矢武宗在大同見雄毬戰指目老杭穷乃命它手
帝將親擊雄即馬諫曰士人畜犬不使吠盜矣用犬爲
顧聽臣等効力帝笑而止少役延綏遷撫行幸既貴每
至臺議事不敢正席坐曰此當年役所也正德初問
西北名將馬永而下稱雄云

衞青子顯　董興
何鈇劉雄　劉玉
仇鉞　神英子剛
曹雄子謙　馮禎
張俊李鉉　楊銳崔文

衞青字明德松江華亭人以薊州百戶降成祖積功至
都指揮僉事莅中都留守司事改山東備倭永樂十八
年二月倩倉妖婦林二妻唐賽兒作亂自稱石佛中

貴青神劍役鬼神勞縣作人豬和戰圍使衆數千據益
都卻石佛寺指揮高凱攻破殺莎羊遂誅其黨董彥昇等攻
下莒州安邱諸縣兵官安遠侯柳升帥都指揮劉忠
圍賽兒寨賽兒夜封官軍鼓譟去北明
升始覺追不及獲偽總劉俊等及男女百餘人而賊攻
安邱益急知縣張貫來馬搗死戰不能下合莒即圍
衆萬餘人以攻青方屯海上聞之帥千騎晝夜馳至城
下再戰大敗之城中亦鼓譟出殺賊二千生禽四千餘
悉斬之時城中旦夕不能支青救稍遲城必陷北賊敗

升始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己捽之出是日鴈山衛指揮王真亦以兵百五十人殲賊諸城賊遂平而賽兒卒不獲帝賜書勞青切責升尚書吳中等劾升且言升娼嫉青功於是下升獄而擢青山東都指揮使兵都指揮同知旗撾左右參議賞賚有差青還備倭海上尋坐事繫獄宣德元年帝念其功釋之俾復職時京師營繕役繁調及防海士卒青以爲言得罷代英宗立進都督僉事尋卒青有孝行善撫士卒居海上十餘年海濱人思之

請於朝立祠以祀次子鎮正統初襲適南衛指揮使景帝立奉詔入衛再遷至都指揮同知以石亨薦擢署都督僉事管操復用薦擢署都督僉事充右參將從寧陽侯陳懋討鄧茂七破餘黨於建寧進都督同知南海賊黃蕭養圍廣州安鄉伯張安都指揮王清戰死賊衆攻城益急詔拜典左副總兵調江西兩廣軍往討而以侍郎孟鑑贊理軍務典用天文生馬軾自隨典果銳不能戢下軾戒之景泰元年二月師至廣州賊舟千餘艘勢甚熾而徵兵未至諸將請濟師軾曰廣民延頸久矣即以狼兵往擊猶拉朽耳典從之既而兵大集進至大洲擊賊殺溺死者萬餘人餘多就撫斃養中流矢延函首以獻俘其父及子等餘黨皆伏誅論功進右都督留鎮廣東給事中莫士儁劾典寬縱降其官明年復職久之召還分督京營與曹吉祥結姻冒奪閘功封海寧伯未幾充總兵官鎮遼東子世勛議革奪門者爵典以守邊得免吉祥誅乃奪典爵仍右都督發廣西立功以錦衣李貴薦復爵總兵官尋引疾罷給事中陳鉞等劾之下獄尋宥之弘治中卒贈侯謚壯勇傳子至孫錚嘉靖時督神機營屢加太保兼太子太師四傳至時泰崇禎時掌後府京師陷懷鐵券闔門十七人皆赴井死

四川都司事與平東苗憲宗即位論功擢都督僉事巡撫汪浩乞留洪四川許之德陽人趙鐸反自稱趙王漢州諸賊皆歸之連番衆數陷城殺將吏遣其黨何文藏及僧悟昇掠安岳諸縣洪輒悟昇生禽文藏鐸將王成都官軍分三路討洪僭都指揮寧用遏彰明賊引去追至梓潼朱家河力戰賊少却洪乘勝陷陣後軍不繼爲賊所圍左右跳盪殺賊甚衆力竭而死洪勇敢善撫士號令嚴蜀將無及之者既死官軍奪氣而四川都指揮僉事臨淮劉雄亦戰死雄剛勁遇敵輒前嘗捕賊漢州生禽七十餘人及鐸亂追之羅江大水河手殺數人賊連敗千戶周鼎傷雄前救之後奔賊陣叢刺死詔贈洪都督同知予祭葬子節襲都指揮僉事雄贈都指揮同知賜祭命子襲職超二官洪雖死紹竹典史蕭薦帥鄉兵擊鐸破之官兵頓進擊其黨稍散去鐸勢孤帥餘賊遁彰明千戶田儀等設伏梓潼而參將周貴直搗其巢賊大敗夜奔石子巖儀乘進斬鐸賊盡平成化元年正月也

劉玉字仲璽磁州人生有膂力給事曹吉祥家從征麓川授副千戶積功至都指揮僉事天順元年以奪門功進都督僉事尋充右參將守備潞州慶遠蠻劉博白及廣東之寧川玉偕左參將范信邀擊敗之俄命分守貴州從方瑛討東苗殲其魁楚得先後斬首千級毀其巢而還旋改右副總兵鎮守貴州吉祥誅玉下吏當斬以道遠不與謀免死謫海南副千戶六年帝將以谷登爲甘肅副總兵李賢言登不任玉老成乃復以爲都督僉事右副總兵鎮守涼州咨咂族叛會兵平之進都督同知成化四年滿俊亂固原白圭舉玉爲總兵官統左右參將夏正劍溝叶之兵分爲七玉與總督項忠抵石城賊已數敗會毛忠死玉亦被圍中流矢力戰得出相持兩月大小五十戰竟平之進左都督掌右府事自恕前西堡功命賜銀百石掌耀武營六年充左副總兵從朱永出延綏五月河套部入犯玉帥衆禦都之逾年卒贈固原伯謚毅敏玉雖起僕隸勇決過人善撫士所至未嘗餉滿俊之叛據石城陰屢敗官軍玉戰最力及論功紙賜銖一級時惜其薄子文襲指揮使

仇鉞字廷威鎮原人初以傭卒給事寧夏總兵府大見信愛會都指揮僉事仇理卒無嗣遂令鉞襲其世職爲寧夏前衛指揮同知理江都人故鉞自稱江都仇氏再以破賊功進都指揮僉事正德二年用總制楊一清薦

擢寧夏遊擊將軍五年安化王寘鐇及都指揮何錦周昂指揮丁廣反鉞時駐城外玉泉營聞變欲遁去顧念妻子在城中恐為所屠滅遂引兵入城解甲觀寘鐇賊營錦等信之時就問計鉞亦謬輸心腹而陰結壯士遣人潛出城令還報官軍旦夕至鉞因紿錦廣宜急出兵守渡口過東岸兵勿使渡河錦廣果偃營出而昂獨守城寘鐇以禡牙召鉞鉞稱病亟昂來視鉞方堅臥呻吟伏卒猝起捽殺昂鉞乃被甲橫刀提其首躍馬大呼壯士皆集徑馳詣寘鐇第縛之傳寘鐇令召錦等還而密諭其部曲以禽寘鐇狀衆遂大潰錦廣單騎走賀蘭山為邏卒所獲舉事凡十八日而敗先是中朝間變議以神英為總兵官而令鉞為副俄傳鉞降賊欲追敕還大學士楊廷和曰鉞必不從賊令知朝廷擢用志當堅不然棄良將資敵人耳乃不追事果定而劉瑾嘔陝西總兵官曹雄盡以鉞功歸之鉞竟無殊擢巡按御史閻啓訟其功詔奪俸三月瑾誅始進署都督僉事充寧夏總兵官尋論功封咸寧伯歲祿千石子世券明年冬召掌五軍營事十四年七月拜平賊將軍偕都御史彭澤討河南盜劉惠趙燧以中官監其軍未至而參將馮禎戰死洛南賊勢益熾已

陷陽陷洞宿雎寧定遠於是澤與鉞計使神周追鉞時源金輔追惠姚信追勉兒鉞復合周信連敗之宿州追奔至應山其衆畧盡鉞薙髮懷慶時至江夏飯村店軍士趙成執送京師伏誅源輔追劉惠連戰皆捷惠窘走南召指揮王謹追及於土地嶺射中惠左目自縊死勉兒數為都指揮朱忠夏廣所敗獲之項城丁村餘黨那本道劉資及楊寧婦等先後皆被禽凡出師四月而河南賊悉平趙鉞一名風子文安諸生也劉七等亂起鉞挈家匿渚中賊驅之登陸將汚其妻女鉞素驍健有膂力手格殺二賊賊聚執之送入其黨為之魁賊

由舞陽遂平轉掠汝州東南敗奔固始抵潁州屯朱皐鎮永順宣慰彭明輔等擊之賊倉猝渡河溺死者二千人餘衆走光山鉞追及之命諸將神周姚信時源金輔左右夾擊賊大敗斬首千四百有奇潮廣軍亦破其別部賈勉兒於羅田賊沿途潰散自六安陷舒城復還光山至商城官軍追之悉賊復南攻六安將陷時源等涉河進敗之七里岡賊趨廬州至定遠西又敗還至六安分其衆為二劉惠與趙鐩二弟錨鎬帥萬餘人北走商城而鐩逍遥其徒張通及楊虎遣黨數千人勢復振掠

專事淫掠鏈稍有智計定爲部伍勸其黨無妄殺移檄府縣約官吏師儒毋走避迎者安堵由是橫行中原勢出劉六等上嘗攻釣州五日以馬文升方家居令之去有司遣人齎招撫榜至鏈具疏附奏言今聖好在劉瑾弄神器濁亂海內誅戮諫臣屏棄元老舉動若此宋有不亡國者乞陛下廣謀獨斷梟聖好之首以謝天下即衆臣之首以謝聖好其榮黜如此戮既平河南賊移師會陸完共滅劉七等於江北論功進世侯增祿百石仍督三千營八年大同有警命充總兵官統京軍禦之鈺上五事中請還還京操邊軍停京軍出征以省公私之斬首三級而軍士亡者二十餘人寇亦引去奏捷蒙賚朝論恥之帝詔諸邊將入侍豹房鈺實一入後輒力辭十年冬稱疾解營務詔給軍一十人後其家世宗立再起督三千營掌前府事未上卒年五十七謚武襄子昌以病廢孫鸞嗣侯世宗時怙寵通邊磔死爵除

神英字景賢壽州人天順初襲父職爲延安衛指揮使守備寧塞營屢將騎兵從都督張欽等征討有功成化元年尚書王復行邊薦英有謀勇進都指揮僉事以從征滿四功遷都指揮使充延綏右參將屢敗亂賊初賊入豹房驟復都督劉聚江彬入豹房驟復都督劉暉等爲總兵官禦之未至賊已滅其秋瑾敗爲古官所劾召奪爵以右都督致仕越二年卒子周翰襲爲指揮僉事累官都指揮使充延綏右參將正德六年命以所部兵討河南流賊數有功再進都督同知賊平送以副總兵鎮山西關隘忻定襄寧化周德兵不戢軍民死者數千詔無庸官軼歸京師尚寶卿近行至揚州僞稱病廣自陳戰功帝乃宥周罪盡削其秩爲總旗守備寧塞營屢將騎兵從都督張欽等征討有功成化緣江彬入豹房驟復都督劉暉等爲總兵官禦之未至賊已滅其秋瑾敗爲古官所劾召奪爵以右都督致仕越二年卒子周翰襲爲指揮僉事累官都指揮使充延綏右參將屢敗亂賊初賊入豹房驟復都督劉聚

曹雄西安左衛人弘治末歷官都指揮僉事爲延綏副
總兵武宗卽位用總督楊一清薦署都督僉事充總
兵官鎭固原以瑾同鄉自附於瑾瑾欲廣樹黨日相親
重正德四年雄上言故事布按二司及兵備道臣文移
達總兵官者率由都司轉達今邊務皆徵調不時都司
遠在會城往返千里恐誤軍機乞如巡撫大同例徑呈
總兵官便兵部尚書曹元希瑾意覆如其言恢復受瑾
屬奏雄鎭守未佩印宜如各邊例特賜印以重其權乃
進雄署都督同知以延綏總兵官吳江所佩征虜將軍
印佩之而別鑄鎭虜將軍印予江及總督才寬宗寇沙

窩爲所殺雄擁兵不救作引罪乞降兵柄令宦官監奏
詔京師瑾異謀貌妻以從女而俊詔衆詣闕如故
糾者反被責寘鐇反寧夏雄聞變卽統兵擊境上令都
指揮黃正以兵三千入靈州因士卒心約綢繆期討
密焚大小二壩積草與守備史鏞爭奪河西舖盡沿東
岸賊黨何錦懼急卽兵出守大壩以防決河雄乃令輔
潛通書仇鉞俾從中舉事賊遂成禽是役也功雖成於
鉞而居外布置賊不內顧雄有勞焉捷聞瑾以半賊功
歸之進左都督謚亦官千戶雄不安引咎自劾推功謚
將降旨慰勞未幾瑾敗言官交劾降指揮僉事尋復下

右哨金輔不敢渡洛禎及源周方陣而後咱參將姚信所部京軍先馳失利遽遁陣亂賊乘之禎下馬殊死鬬援絕死焉贈洛南伯賜祭葬授其子大金都督僉事後賊平論功復歷一子世百戶明年是日禎死所風纏大作又明年亦如之伊王奏聞教有司建祠歲以死日致祭尋用給事中李鐸言歲給米二石帛二疋贍其家

張俊宣府前衛人嗣世職為本衛指揮使累擢大同遊擊將軍弘治十二年以功進都指揮同知火篩入大同左衛大掠八日俊遣兵三百邀其前後分兵三百為策應而親禦之荊東莊依河結營擊卻三萬餘騎帝大喜之其冬以寇入戴罪尋移鎮寧府中官苗達督師延綏徵大同宣府卒為探騎俊持不遣達遂劾俊帝宥俊而命發卒如達言武宗初立寇乘喪大入連營二十餘里俊遣諸將李稽白玉張雄王鎮穆榮各帥三千人分扼要害俄寇由新開口毀垣入稽達前迎敵玉雄鎮榮各帥所部拒於虞嘉嶺俊急帥三千人赴援道傷足以兵屬都指揮曹泰泰至鹿角山破圍俊力疾益調兵五千人持三日糧馳解泰圍復援出鎮又分兵救稽玉稽玉亦潰圍出獨雄榮阻山澗援絕死諸軍已大困收兵還

寇追之行且戰俄得入萬全右衛城上馬死亡無算俊及中官劉清巡撫李進皆徵還御史郭東山言俊扶病馳援勸懲不宜偏廢乃許贖罪正德五年起署都督同知典神威營操練明年六月賊楊虎等自山西十八盤還破武安掠威曲周武城清河故城景州轉入文安與劉六等合都指揮梁玉屢敗僉事許承芳講濟師乃命俊充副總兵與參將上官統京軍千人討之往來近畿數月不能剿賊已朝議調邊軍協守賊遂遠敗明年二月劉六劉七齊彥名麗文宜等敗奔登萊海套陸完檄俊軍萊州合諸將李鐩等遮之賊遂北走轉掠寶坻香河玉田俊急偕許泰僉都御史邊之帝嘉勞以白金賊由武清西去未幾得疾召還後賊平實授都督同知久之卒

俊為邊將持廉有謀勇其殁也家無贏資李鐩大同右衛人世指揮同知累功進都指揮僉事充參將協守大同山東盜起詔改遣擊將軍諸充副總兵與俊等邀賊復與劉暉部將傅鉦張榛等數立功賊平進都指揮同知充總兵官鎮鳳陽諸府時以江西盜猖獗擢署都督僉事與都御史韵諫同提督軍務破王浩八據裴源山寨乃走追數十里會之復以次討平劉昌三胡浩三等

移駐餘干將擊遁賊之未下者疽發背卒於軍詔贈右
都督塵子都指揮僉事
楊銳字進之藉縣人嗣世職爲南京羽林前衞指揮使
正德初以才擢掌龍江右衞事督造漕舟於淮安寧王
宸濠有異謀王瓊以安慶居要害宜置戍乃進銳署都
指揮僉事守備其地銳與知府張文錦治戰艦日督士
肄水戰十四年六月丙子宸濠反東下焚彭澤湖口望
江已丑奄至安慶城下舟五十餘艘鉦文錦與指揮崔

文同知林有祿通判何景暘懷寧知縣王喆等禦之江
湖已收兵入城被圍銳文錦城西文銘有祿軍城北景
暘喆軍東南城西尤要衝銳晝夜拒戰殺傷賊二百餘
斬其間諜乃稍卻七月丁酉賊悉兵至號十萬舳艫相
銜六十餘里宸濠乘黃艦泊黃石磯身自督戰江西僉
事潘鵬在賊軍安慶人也宸濠令諭降呼銳及文銘語
衆心頗搖吏黃洲者以大義貢數之鵬慚而退陰復持
偽檄至其家偕見邏呼之銳斬以徇射鵬鵬遁去
衆心乃定賊怒圍城數周攻益急銳等殊死戰城賴樓
數十雉城中城中亦造飛樓射賊夜縋人焚戰樓城賴
天梯廣二丈高於城版敵之前後有門伏兵其中輪轉
以薄城城上東葦沃膏燃其端梯稍近卽投之須臾盡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臣張廷玉等奉
敕修

李賢　岳正　商輅　呂原　彭時　劉定之

李賢字原德鄧人舉鄉試第一宣德八年成進士奉命
察蝗災於河津授驗封主事少師楊士奇欲一見賢竟
不往正統初吉塞外降人居京師者益萬指揮使月俸
三十五石實支僅一石降人反實支十七石五斗是一

降人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宜漸出之外省冗費且消患
未萌帝不能用時詔文武臣皆敕非九年不給賢言限
以九年或官不能滿秩或親老不待不得者十八九無
以勸臣下請仍三年便從之遷考功郎中改文選屢從
北征師覆脫還景泰二年二月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
嚴簷警戒曙慾絕玩好愼獎舉指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
振士風結民心帝善之命於翰林寫置左右備省覽尋又
陳車戰火器之利帝頗採納是冬擢兵部右侍郎轉戶

部也先數貢馬賢謂虜金帛以強寇自弊非策因陳邊
備廢弛狀于謙請下其章賜諸將轉東部採古二十二
君行事可法者曰鑑古錄上之英宗復位命兼翰林學
士入直文淵閣與徐有貞同預機務未幾進尚書賢氣
度端凝奏對皆中機宜帝深眷之山東饑發帑振不足
召有貞及賢議有貞謂須振多中飽賢曰應中飽而不
貨坐視民死是罔噬廢食也遂命增銀石亨曹吉祥與
有貞爭權並忌賢諸御史論亨吉祥亨吉祥疑出有貞
賢意訴之帝下二人獄會有風雷變得釋論賢福建參
政未行王翱奏賢可大用遂留為吏部左侍郎踰月復
尚書直內閣如故亨知帝嚮賢怒然無可如何乃佯與
交驩賢亦深自匿非宣召不入而帝益親賢顧問無虛

日字來近寨盜亨吉傳國璽在彼可掩而取帝色動賢
言賢不可啟璽不足實事遂寢亨益忌賢時帝亦厭亨
吉祥驕橫脅人語賢曰此輩干政四方奏事者先至其
門爲之奈何賢曰陛下惟獨斷則趨附自息帝曰何嘗
不用其言乃怫然見辭色賢曰願制之以漸當亨吉祥
用事賢顧忌不敢盡言然每從容論對所以裁抑之者
甚至及亨得罪帝復問賢奪門事賢曰迎駕則可奪門
豈可示後天位乃陛下固有奪郎非頑且闇時幸而成
功萬一事機先露亨等不足惜不審置陛下何地帝悟
曰然賢曰若郕王果不起蔡臣表請陛下復位安用擾

攘爲此罷又安所得邀陞賞招權納賄安自起老成者
舊依然在職何至有殺戮降黜之事致干天象易曰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正謂此也帝曰然詔自今章奏勿用
奪門字併議革冒功者四千餘人至成化初諸被革者
想請復以賢言并奪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宗爵時論
益大快之帝既任賢所言皆見聽于謙嘗分遣降人南
征陳汝言希宦官指盡召之還賢力言不可帝曰吾亦
悔之今已就道後當聽其願去者帝憂軍官支俸多歲
入不給賢請汰老弱於外則費省而人不覺帝深納焉
時歲有邊警天下大水江南北尤甚賢外籌邊計內請

寬百姓罷一切徵求帝用其言四方得蘇息七年二月
空中有聲帝欲禳之命賢撰青詞賢言君不恤民天下
怨叛厥有鼓妖因請行寬恤之政又請罷江南織造蒲
錦衣獄止邊臣貢獻停內外採買帝難之賢執爭數四
同列皆懼賢退曰大臣當知無不言可卷舌偷位耶終
天順之世賢爲首輔呂原彭時佐之然賢委任最專初
御史劉濬劾柳溥敗軍罪觸帝怒賢言御史耳目官不
宜譴石亨諂賢曲護帝寖疏賢尋悟待之如初每獨對
良久方出遇事必召問可否或遣中官就問賢務持大
體尤以惜人才開言路爲急所薦引年富軒覩耿九疇

袁彬獄陷賢幾不免語載達傳帝不豫欽文華殿會
有問東宮於帝者帝頗惑之密告賢賢首伏地曰此
大事願陛下三思帝曰然則必傳位太子乎賢又頓首
曰宗社幸甚帝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令謝太子謝
抱帝足泣帝亦泣竟不行憲宗即位進少保華蓋殿
大學士知經筵事是年春日黯無光賢偕同官上言曰
君象君德明則日光盛惟陛下敬以修身正以御下剛
以斷事明以察微持之不怠則天變自弭和氣自至翌
日又言天時未和由陰氣太盛自宣德至天順間選宮
人太多齡衣局妓官婦女愁怨尤甚宜放還其家帝從

之中外欣悅五月大雨雹大風飄瓦拔郊壇樹賢言天威可畏陛下當凜然加省無卹左右近幸崇信老成共圖國是有司請造鹵簿賢言內庫尚有未經御者今思詔甫頒方節財用奈何復爲此帝即日寢之每遇災變必與同官極陳無隱而於帝初政申誡尤切門達既竄其黨多投匿名書搆賢乞罷有詔慰留晏后廢言官請誅牛玉語侵賢又有造蜚語搆賢者帝命衛士宿賢家護出入成化二年三月遭父喪詔起復三辭不許遣中官護行營葬還至京又辭遣使宣意遂視事其年冬卒年五十九帝震悼贈太師謚文達賢自以受知人主

所言無不盡景帝崩將以汪后殉葬用賢言而止惠帝少子幽禁已六十年英宗憐欲赦之以問賢賢頓首曰此堯舜用心也天地祖宗實式憑之帝意乃決帝嘗祭山川壇以夜出未便欲遣官代祀賢引祖訓爭之卒成禮而還嘗言內帑餘財不以卹荒濟軍則人主必生侈心而移之於土木禱祠聲色之用前後頻請發帑振貸卹邊不可勝計故事方面官救三品京官保舉賢惠其營競令吏部每缺舉二人請帝簡用並推之例始此自三楊以來得君無如賢者然自郎署結知景帝超擢侍郎而所著書顧謂景帝爲荒淫其抑葉盛撓岳正不救羅倫尤爲世所惜云

呂原字逢原秀水人父嗣芳萬泉教諭兄本景州訓導嗣芳老就養景州與本相繼卒貧不能歸葬厝於景原時至墓慟哭久之奉母南歸家益貧知府黃懋奇原文詔甫頒方節財用奈何復爲此帝即日寢之每遇災變必與同官極陳無隱而於帝初政申誡尤切門達既竄其黨多投匿名書搆賢乞罷有詔慰留晏后廢言官請誅牛玉語侵賢又有造蜚語搆賢者帝命衛士宿賢家護出入成化二年三月遭父喪詔起復三辭不許遣中官護行營葬還至京又辭遣使宣意遂視事其年冬卒年五十九帝震悼贈太師謚文達賢自以受知人主

東廡帝至命謙講國風原講堯典皆稱旨問何官並以中允兼侍講對帝曰品同耳何相兼爲進二人侍講學士兼中允尋進左春坊大學士天順初改通政司右參議兼侍講徐有貞李賢下獄之明日命入內閣預機務石亨曹吉祥用事貴倨獨敬原原朝會衣青袍亨笑曰行爲先生易之原不答尋與岳正列亨吉祥罪狀疏留中二人怒摘敕論中語謂閣臣謗訕帝大怒坐便殿召對厲聲曰正大膽敢爾原素恭謹阿正何也正罷去原得留李賢既復官入閣柄政原佐之未幾彭時亦入三人相得甚歡賢通達遇事立斷原濟以持重庶政稱理其年冬進翰林院學士六年遭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詔葬畢即起視事原乞終制不允乃之景州啓父兄殯歸葬舟中寢苫哀毀體素豐至是羸瘠抵家甫襄事而

卒年四十五贈禮部左侍郎謚文藪原內剛外和與物無競性儉約身無紈綺歸裝惟賜衣數襲分祿恤宗姻子嵩字秉之以蔭補國子生供事翰林遷中書舍人疏乞應試所司執故事不許憲宗特許之遂舉順天鄉試舍人得赴試自嵩始累遷禮部郎中好學能文嗜掌故琉球請歲一入貢回回貢使乞道廣東歸國皆以非制格之以薦進南京太僕寺少卿故事太僕馬數不令他官知以是文籍磨滅登耗無稽嵩曰他官不與聞是也當職者可貿貿耶議請三年一校勘著爲例累遷南京太常卿輯典故因革若干卷正德初致仕歸

岳正字季方鄄縣人正統十三年會試第一賜進士及第授編修進左贊善天順初改修撰教小內侍書閣臣徐有貞李賢下獄帝既用呂原預政頃之辭疸又致仕帝謀代者王翱以正薦遂召見文華殿正長身美鬚髯帝遙見色喜既登陛連稱善問年幾何家安在何年進士正具以對復大喜曰爾年正強仕吾北人又吾所取士今用爾內閣其盡力輔朕正頓首受命趨出石亨張軏遇之左順門愕然曰何自至此比入帝曰朕今日自擇一閣臣問爲誰帝曰岳正兩人陽賀帝曰但官小耳當與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兩人曰陛下既得人俟稱職加秩未晚帝默然遂命以原官入閣正素豪邁負氣敢言及爲帝所扳擢益感激思自効掌欽天監侍郎湯序者亨黨也劾奏災異請盡去奸臣帝問正正言奸臣無指名即求之人人自危且序術淺何足信也乃止有僧爲妖言錦衣校邏得之坐以謀反中官牛玉請官邏者正言事緩得實不過坐妖言律邏者給賞而已不宜與官僧黨數十人皆得免或爲匿名書列曹吉祥罪狀吉祥怒請出榜購之帝使正撰榜格正與呂原入見曰爲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出榜購募者且事緩之則自露急之則愈匿此人情也帝是其言不問亨從子彪鎮大同獻捷下內閣問狀使者言捕斬無算不能悉致皆梟置林木間正按地圖指詰之曰某地至某地皆沙漠汝梟置何所其人語塞時亨吉祥恣甚帝頗厭之正從容言二人權太重臣請以計間之帝許焉正出見吉祥曰忠國公常令杜清來此何爲者吉祥曰厚石公愛致誠欵耳正曰不然彼使伺公所爲耳因勸吉祥辭兵柄復詣亨諭令自貶吉祥見帝免冠泣請死帝內愧慰諭之召正責漏言怒吉祥且言陳汝言小人今會承天門災正極言亨將爲不軌且吉祥揣知正意既爲尚書可用廬彬爲侍郎二人者俱譎悍若同事必

相齮齕乘其隙可並去之徐有貞再下獄復云用有貞則天變可弭帝皆不納及救諭廷臣命正視草正草救日乃者承天門災朕心震驚罔知所措意敬天事神有未盡與祖宗成憲有不遵與善惡不分用舍乖與曲直附權勢與羣吏弄法擅威福與征斂徭役太重而閭閻困窮與讒諂奔競之徒倖進而忠言正士不用與抑有司闒茸酷暴貪冒無厭而致軍民不得其所與此皆傷和致災之由而朕有所未明也今朕省愆思咎怵惕是

存爾羣臣休戚惟均其洗心改過無蹈前非當行者直言無隱敕下舉朝傳誦而亨吉祥搆蠱語謂正責直謗汕帝怒命仍授內侍書明日謫欽州同知道鄰以母老留旬日陳汝言令巡校言狀且言正當奪公主田逢逮繫詔獄杖百戍肅州行至涿夜宿傳舍手疏急氣弁且死涿人楊四酔卒酒脫正莩剝其中且厚賂卒乃得至成所亨吉祥既誅帝謂李賢曰岳正固嘗言之賢曰正有老母得放歸田里幸甚乃釋爲民憲宗立御史呂洪等請復正與楊瑄官詔正以原官直經筵纂修英宗實錄初正得罪都督僉事季鐸乞得其宅至是敕還正正

還朝自謂當大用而賢欲用爲南京祭酒正不悅忌者偽爲正劾賢疏草賢嘆之成化元年四月廷推兵部侍郎清理貼黃以正與給事中張寧名並上詔以爲私出正爲與化知府而寧亦補外正至官築隄溉田數千頃節縮浮費經理預備倉欲有所建與革鄉士大夫不利其所爲騰謗言正亦厭吏職五年入覲遂致仕又五年卒年五十五無子大學士李東陽御史李經其壻也正博學能文章高自期許氣屹屹不能下人在內閣才二十八日勇事敢言便殿論奏至嘩激帝未有規以信而後諫者慨然曰上顧我厚權無以報爾子乃以諫官處我

耶英宗亦悉其忠共在戊所嘗念之曰岳正創好只是大膽正間自爲像贊述帝前語云臣嘗聞古人之言益將之死而靡憾也其自信不回如此然意廣才疏欲以縱橫之術離散權寵反爲所噬人皆迂而惜之嘉靖中追贈大常寺卿謚文肅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正統十三年進士第一授修撰明年郕王監國令同商輅入閣預機務聞繼母憂力辭不允乃拜命釋褐踰年泰大政前此未有也尋進侍讀景泰元年以兵事稍息得請終制然出此忭旨服除命供事翰林院不復與閣事易儲遷左春坊大學士寧宇通

志成遷太常寺少卿俱兼侍讀天順元年徐有貞既得罪岳正許彬相繼罷帝坐文華殿召見時曰汝非朕所擢狀元予時頓首明曰仍命入閣兼翰林院學士閣臣自三楊後進退禮甚輕爲帝所親擢者唯時與正二人而帝方嚮用李賢數召賢獨對賢雅重時退必咨之時引義爭可否或至失色賢初小忤久亦服其涼直日彭公眞君子也慈壽皇太后上尊號詔告天下時欲推恩賢謂一年不宜再赦時曰非赦也宜行優老典朝臣父母七十與誥敕百姓八十給冠帶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賢稱善卽奏行之帝愛時風度選庶吉士命賢盡心教之時旨時詣玉曰南士出時上者不少何可抑之已選十五人南六人與焉門達擯賢帝咸之曰去賢行專用時矣或傳其語時矍然曰李公有經濟才何可去因力直之且曰賢去時不得獨留語間帝意乃解帝大漸口占遺命定后妃名分勿以嬪御殉葬凡四事付閣臣濶色時讀竟涕下悲愴不自勝中官復命帝亦爲隕涕憲宗卽位議上兩宮尊號中官夏時希周貴妃旨言錢后久病不當稱太后而貴妃帝所生母宜獨上尊號賢曰遺詔已定何事多言時曰李公言是也朝廷所以服天下在

正綱常若不爾損聖德非小頃之中官復傳貴妃旨子爲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宜德間有故事賢色變曰時時曰今日事與宣德間不同胡后表擢狀元予時頓首明曰仍命入閣兼翰林院學士閣臣讓位退居別宮故在正統初不加尊今名分固在安得爲比中官曰如是何不草讓表時曰先帝存日未嘗行今誰敢草若人臣阿意順從是爲世罪人也中官厲聲曰如是則太后上尊號詔告天下時欲推恩休以危語時拱手向天曰太祖太宗神靈在上孰敢有二心錢皇后無子何所規利而爲之爭臣義不忍默者欲全主上聖德耳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並尊爲宜賢亦極言之議遂定及將上寶冊時風度選庶吉士命賢盡心教之時旨時詣玉曰兩宮同稱則無別爲皇太后越數日中官覃包至內閣曰上意固如是但迫於太后不敢白主非二公力爭幾悞大事時閣臣陳文默無語閭包言甘愧禮成進吏部右侍郎兼學士同知經筵成化改元進兵部尚書兼官如故明年秋乞歸省三年二月詔趣還朝英宗實錄成加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四年慈懿太后崩詔議山陵時及商輅劉定之言太后作配先帝正位中宮陛下尊爲太后詔示天下先帝全夫婦之倫陛下盡母子之愛於義俱得今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當祔廟此不易之禮比聞欲別卜

葬地臣等實懷疑懼竊謂皇上所以遲疑者必以今皇太后萬壽後當與先帝同尊自嫌二后竝配非祖宗制考之於古漢文帝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而劉后仍祔太廟今若陵廟之制稍有乖前美貽譏來葉於是諸大臣相繼言之帝猶重違太后意時借朝臣伏文華門泣請帝與太后皆感動始從時議葬兒三台時等言外廷大政固所當先宮中根本尤爲至急睿云子出多母今嬪嬙衆多維熊無兆必陛下愛有所專而專寵者已過生育之期故也望均恩愛爲宗社大計時帝專寵萬貴妃妃而心嘉其忠都御史項忠討滿四不利朝議命撫寧侯朱永將京軍往赴永故難其行多所邀請時惡其張大且度軍可無行第令整裝待會忠馳奏已圍賊石城帝遣中官懷恩黃賜借兵部尚書白圭程信等至閣議時日賊四出攻剽鋒誠不可當今入石城自保我軍圍甚固此困獸易禽耳信曰安知忠不退師時曰彼部分已定何故自退且今出師度何時到信曰來春時曰如此益緩不及事事成敗冬月決矣信忿出危言曰忠若敗

必斬一二人然後出師衆危之問時何見曰觀忠疏曲折知其能若閫別遣禁軍將退避不敢任賊不可知矣時惟商輅然其言至冬賊果平人乃大服改吏部尚書五年得疾在告踰三月帝趣赴閣視事免朝參是冬無雪疏言光祿寺採辦各城門抽分掊尅不堪而獻珍珠寶石者倍估增直濒竭帑藏乞革其弊以惠小民帝優詔褒納繼輔山東河南旱請免夏稅鹽鈔及太僕寺賠課馬京師米貴請發倉儲五十萬石平糶並從之時以魯臣見倚重遇事爭執無所避而是時帝怠於政大臣希得見萬安同在閣結中貴威脅上下壅隔時頗懷憂

七年疾復作乞致仕帝慰留之不得去冬彗復見時言政本七事一毋惑佛事糜金錢二傳旨專委司禮監毋令他人以防詐僞三延見大臣議政事四近幸賜予太多工匠冒官無紀而重困死從者法不嚴罪宜戒淫刑倍賞五虛懷受諫勿惡切直六成廷臣毋依違凡政令失當直言論奏七清理牧馬草地減退勢要莊田皆切中時弊寧皆伯劉聚爲從父太監永誠請封謚且乞祠額禮部執故事却之帝特賜額曰褒功命內閣擬封謚時等言即予永誠將來守邊內臣皆援此陳乞是變祖宗法自今日始或言宋童貫封王時曰賈封王在徽宗

末年豈盛世事耶乃寢時每因災變上言或留中或下所司多阻隔悒悒不得志五年以後凡七在告帝輒命醫就視數遣內臣賜賚十一年正月以秩滿進少保踰月卒年六十贈太師謚文憲時立朝三十年孜孜泰國持正存大體公退未嘗以政語子弟有所論薦不使其人知燕居無惰容服御儉約無聲樂之奉非其義不取有古大臣風

商輅字弘載寧安人舉鄉試第一正統十年會試殿試皆第一終明之世三試第一者輅一人而已除修撰與劉儼等十人進學東閣輅丰姿環偉帝親倚爲展書官廊王監國以陳循高穀薦入內閣參機務徐珵倡南遷議輅力沮之其冬進侍讀景泰元年遣迎上皇於居庸進學士三年錦衣指揮盧忠令校尉上變告上皇與少監阮浪內使王瑤圖復位帝震怒捕二人下詔獄窮治之忠簽於術者同寅寅以大義折之且曰此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佯狂以冀免輅及中官王誠言於帝曰忠病風無足信不宜聽妄言傷大倫帝意少解乃並下忠獄坐以他罪降爲事官立功殺瑤錮浪於獄事得不宜用帝不聽輅因求罷帝怒命廷鞫諸言者欲加重譴輅曰臣嘗論優容言者今於論臣反責之如公論何帝悅

旻等各予杖復職尋進兵部尚書久之進戶部宋元通鑑綱目成改兼文淵閣大學士皇太子立加太子少保進吏部尚書十三年進謹身殿大學士輅爲人平粹簡重寬厚有容至臨大事決大議毅然莫能奪仁壽太后莊戶與民爭田帝欲徙民塞外輅曰天子以天下爲家安用皇莊爲事遂寢乾清宮門災工部請採木川湖輅言宜少緩以存警畏從之悼恭太子薨帝以繼嗣爲憂紀妃生皇子六歲矣左右畏萬貴妃莫敢言久之乃聞於帝帝大喜欲宣示外廷遣中官至內閣諭意輅請敕禮部擬上皇子名於是廷臣相率稱賀帝卽命皇子出見廷臣越數日帝復御文華殿召輅及諸閣臣輅頓首曰陛下踐祚十年儲副未立天下引領望久矣當卽立爲皇太子初帝召見皇子留宮中而紀妃仍居西內輅爲皇太子初帝召見皇子留宮中而紀妃仍居西內輅甚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逮問直擅抄恐有他患難顯言借同官上疏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重以貴妃保護恩踰己出但外議謂皇子毋因病沒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邊城要害守備俄頃不可缺直一日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留守大臣直擅收別居久不得見宜移就近所俾母子朝夕相接而皇子捕諸近侍在帝左右直輒易置直不去天下安得無危仍藉撫育於貴妃宗社幸甚由是紀妃遷永壽宮踰月萬安劉珝劉吉亦俱對引義慷慨恩等屈服輅顧同列謝曰諸公皆爲國如此輅復何憂會九卿項忠等亦劾直是日遂罷西廠直雖不視事寵幸如故嘗輅嘗納

王位號下廷議輅極言王有社稷功位號當復帝意遂決帝建玉皇閣於宮北命內臣執事禮與郊祀等輅等爭罷之黑眚見疏弭災八事以爭曰番僧國師法王毋濫賜印章四方常貢外勿受玩好許諸臣直言分遣部使慮囚省獄停不急營造實三邊軍儲守沿邊關隘設雲南巡撫帝優詔褒納中官汪直之督西廠也數興大獄輅率同官條直十一罪言陛下委聽斷於直直又寄耳目於羣小如韋瑛輩皆自言承密旨得顓刑殺擅作威福賊虐善良陛下若謂擾奸禁亂法不得已則前此數年何以帖然無事且曹欽之變由逐杲刺事激成可爲慨鑒自直用事士大夫不安其職商賈不安於途庶民不安於業若不亟去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帝慍曰用一內豎何遽危天下誰主此奏者命太監懷恩傳旨詰責輅甚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逮問直擅抄沒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邊城要害守備俄頃不可缺直一日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留守大臣直擅收捕諸近侍在帝左右直輒易置直不去天下安得無危萬安劉珝劉吉亦俱對引義慷慨恩等屈服輅顧同列謝曰諸公皆爲國如此輅復何憂會九卿項忠等亦劾直是日遂罷西廠直雖不視事寵幸如故嘗輅嘗納

指揮楊翼明欲脫其罪輅不白安而御史戴縉復頌而
功請復西廠軟遂力求去詔加少保賜敕馳傳歸輅既
去士大夫益俛首事直無敢與抗者矣錢溥嘗以不遷
官作禿婦傳以譏輅高瑤請復景帝位號黎淳疏駁極
詆輅輅皆不爲較待之如平時萬貴妃重輅名出父俊
屬爲贊遺命帛甚厚輅力辭使者告以妃意輅曰非上
命不敢承也貴妃不悅輅終不顧其和而有執如此及
謝政劉吉過之見其子孫林立歎曰吉與公同事歷年
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天之報公厚輅曰正不敢
使朝廷妄殺人耳居十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謚文

敕子良臣成化初進士官翰林侍講
劉定之字主靜永新人幼有異稟父授之書日誦數千
言不忘作文一日偶見所爲記篇文大異之舉正統元
年會試第一殿試及第授編修京城大水應詔陳十事
言號令宜出大公裁以至正不可苟且數易公卿侍從
當數召見察其才能心術而進退之降人散處京畿者
宜勸稼之南方郡縣職以京朝官補使迭相出入內外
無畸重薦舉之法不當拘五品以上可倣唐制朝臣遷
秩舉一人自代吏部籍其名而簡用之武臣子孫教以
韜略守令牧養爲先務毋徒取幹辦羣臣遭喪乞永罷

聲啟戎職此之故今宜擇內蘊忠悃外工專對若陸賈富弼其人者使備正介之選庶不失辭辱國臣於上皇朝乞從漢北降人知謀短淺未蒙採納比乘國釁奔歸故土寇掠畿甸者屢見告矣宜乘大兵聚集時遷之南方使與中國兵民相錯雜以牽制而變化之且可省傳給減漕輓其事甚便天下農出粟女出布以養兵也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以備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納月錢於私室於是手不習擊刺之法足不習進退之宜第轉貨爲商執技爲工而以工商所得補納月錢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爲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牽以臨敵如驅羊拒狼幾何其不敗也今宜痛革其弊一新簡練之政將帥踵舊習者誅毋赦如是而兵威不振者未之有也守令廢民猶將帥之制兵也宜嚴糾考慎黜陟犯贓者舉主與其罰然後貪墨者寡薦舉者慎民安而邦本固矣古販繒屠狗之夫俱足助成帝業今于謙楊善亦非出自將門然將能知將宜令各舉所知不限門閥公卿侍從亦令舉勇力知謀之士以備將材庶搜羅既廣禦侮有人昔者漢圖恢復所恃者諸葛亮南宋竊金所恃者張浚彼皆忠義夙著功業久立及街亭一敗亮辭丞相符離未捷浚解都督何則賞罰明則將士

戒法也願陛下遵而行之若僅封章入奏中旨外傳恐偏聽獨任致生奸亂欲治化之成難矣人主之德欲其明如日月以察直枉仁如天地以覆羣生勇如雷霆以收威柄故司馬光之告君以仁明武爲言郎中庸所謂知仁勇也知仁勇非學而能之哉夫經莫要於尚書春秋史莫正於通鑑綱目陛下留心乙覽其於君也既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而趨避審矣於馭內臣也既知有呂强張承業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於馭廷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如是則於知

仁勇之德豈不大有助哉苟徒如鄭者儒臣進講論述其善諱避其惡是猶恐道路之有陷穽閉目而過之其不至於冥行顛仆者幾何今天下雖遭大創尚如金甌之未缺誠能本聖學以見之政治臣見國勢可强譬恥可雪兄弟之恩可全祖宗之制可復亦何憚而不爲此書奏帝優詔答之三年遷洗馬也先使者乞遣報使帝堅不許定之疏引故事以請帝下廷議竟不果遣久之遷右庶子天順改元調通政司左參議仍兼侍講尋進翰林學士憲宗立進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直經筵成化二年十二月以本官入直文淵閣進工部右侍郎兼

翰林學士江西湖廣災有司方徵民賦定之言閭閻充積倉庾至不能容而此張口待哺之氓乃責其租課非聖主恤下意帝感其言即命停徵四年進禮部左侍郎萬貴妃專寵皇后希得見儲嗣未兆廊王女及笄未下嫁定之因久旱竝論及之且請經筵兼講太祖御製諸書斥異端邪教勿令害政耗財帝留其疏不下五年卒官贈禮部尚書謚文安定之謙恭質直以文學名一時嘗有中旨命製元宵詩內使却立以俟據案伸紙立成七言絕句百首又嘗一日草九制筆不停書有質宋人名字者就列其世次若譜系然人服其敏博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加一級臣張廷玉等奉
敕修
王翱　年富
王竑　李秉
姚夔　王復
林聰　葉盛

王翱字九皐鹽山人永樂十三年初會試貢士於行在
帝時欲定都北京思得北土用之翱兩試皆上第大喜
特召賜食改庶吉士授大理寺左寺正左遷行人宣德
元年以楊士奇薦擢御史時官吏有罪不問重輕許運
磚還職翱請犯贓吏但許贖罪不得復官以懲貪黷帝
從之五年巡按四川松潘蠻竊發都督陳懷駐成都相
去八百餘里不能制翱上便宜五事請移懷松潘而松
茂軍糧於農隙奏力起運護以官軍毋專累百姓致被
劫掠吏不給由爲民蠹令自首毋隱州縣土司編設社
學會川銀場歲運米八千餘石給軍往返勞費請令有
罪者納粟自贖詔所司議詳運糧事而遷蠹吏北京餘
悉允行英宗即位廷議遣文武大臣出鎮守擢翱右僉
都御史偕都督武興鎮江西懲貪抑奸吏民畏愛正統

二年召還院四年處州賊流劫廣信命翱往捕盡俘以
還是年冬松潘都指揮趙諒誘執國師商巴掠其財與
同官趙得誣以叛其弟小商巴怒聚衆剽掠命翱及都
督李安軍二萬征之而巡按御史白其枉詔審機進止
翱至出商巴於獄遣人招其弟撫定餘黨而劾諒成
得復商巴國師松潘遂平六年代陳鎰鎮陝西軍民之
借糧不能償者數免之七年冬提督遼東軍務翱以軍
令久弛箚至將士不力戰因諸將庭謁責以失律罪命
左右曳出斬之皆惶恐叩頭願効死贖翱乃躬行邊起
山海關抵開原繕城垣濬滿斬五里爲墩十里爲屯使
烽燧相接練將士寬徭募軍民大悅又以邊塞孤遠軍
餉賤糴俗立法令有罪得收贖十餘年間得穀及牛羊
數十萬邊用以饒八年以九載滿進右副都御史指揮
孫璟鞭殺戍卒其妻女哭之亦死他卒訴璟殺一家三
人翱曰卒死法妻死夫女死父非殺也命璟償其家葬
龔費璟感激後參將遼東追敵三百里事李秉爲名將
十二年與總兵曹義等出塞擊兀良哈禽斬百餘人獲
畜產四千六百進右都御史十四年諸將破敵廣平山
進左脫脫不花大舉犯廣寧翱方閱兵寇薛至衆潰翱
入城自保或謂城不可守翱手劍曰敢言棄城者斬寇

退坐停俸半載景泰三年召還掌院事易儲加太子太保溥梧搖亂總兵董興武毅推委不任事于謙請以翁信陳旺易之而特遣一大臣督軍移乃以命翱兩廣有總督自翱始翱至鎮將吏韜服推誠撫諭猺人嚮化部內無事明年召入爲吏部尚書初何文淵協王直掌銓多私爲言官攻去翱代一循成憲天順改元直致仕翱始專部事石亨欲去翱翱乞休已得請李賢力爭乃留及賢爲亨所逐亦以翱言留兩人相得歡甚帝每用人必咨賢賢以推翱以是翱得行其志帝眷翱厚時召對便殿稱先生不名而翱年幾八十多忘嘗令郎談論隨

入帝問故翱頓首曰臣老矣所聆聖論恐遺悞令此郎代識之其人誠謹可信也帝喜吏部主事曹恂已遷江西參議遇疾還翱以聞命以主事回籍恂怒何翱入朝捽翱胸擱其面大聲詬詈事聞下詔獄翱具言恂實病得斥歸時服其量五年加太子少保成化元年進太子太保雨雪免朝參屢疏乞歸輒慰留數遣醫視疾三年疾甚乃許致仕未出都卒年八十有四贈太保謚忠肅翱在銓部謝絕請謁公餘恒宿直廬非歲時朔望謁先祠未嘗歸私第每引選或值名對侍郎代選歸雖葬必至署閤所選惟恐有不當也論薦不使人知曰吏部豈

快恩怨地耶自奉儉素景帝知其貧爲治第鹽山孫以

陰入太學不使應舉曰勿妨寒士路擢貴隸宮近畿翱夫人數迎女傑恚曰若翁與鉉移我官京師反手爾何往來不憚煩也夫人聞之乘間請翱翱怒推案擊夫人傷面傑卒不得調其自遼東還朝也中官問事者重翱監明珠數顆翱固辭其人曰此先朝賜也公得毋以賊卻我乎不得已納而藏焉中官死名其從子還之爲都御史時夫人爲娶一妾逾半歲語翱翱怒曰汝何破我家法即日具金幣返之妾終不嫁曰豈有大臣妾嫁他人者翱卒妾往奔喪其子養之終身李賢嘗語人曰皐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也然性頗執嘗有詔舉賢良方正經明行修及山林隱逸士至者率下部試翱默落百不取一二性不喜南士英宗嘗言北人文雅不及南人顧質直雄偉緩急當得力翱由是益多引北人晚年徇中官郭聰囑爲都御史李秉所劾翱自引伏蓋不無小損云子孫世官錦衣千戶

年富字大有懷遠人本姓嚴避讎爲年以會試副榜授德平訓導年甫踰冠嚴重如老儒宣德三年課最擢吏科給事中糾正違失務存大體帝以六科任重命科擇二

人掌其事乃以富與賈銓並掌刑科都御史顧佐等失
人死罪十七人富劾之帝詰責佐等英宗嗣位上言永
樂中招納降人廢以官爵坐耗國帑養亂招危宜遣還
故土府軍前衞幼軍本選民間子弟隨侍青宮今死亡
殘疾僉補爲擾請於二十五所內以一所補勿更累
民軍民之家規免稅徭冒僧道者累萬宜悉遣未度者
復業議多施行遷陝西左參政尋命總理糧儲陝西歲
織綾絹匹九百餘疋永樂中加織匹五十匹富請
罷之官吏諸生衞卒諸色人罪亨所遣卒越關抵大同富復
諸邊將校占墾腴田有至三四十頃者富奏每頃輸賦

十二石都督王禎以爲過重疏爭之廷議減三之二遂
爲定額又會計歲用以籌軍餉言臣所部歲收二稅百
八十九萬石屯糧七十餘萬石其間水旱流移蠲逋實
大率三分減一而歲用乃至百八十餘萬人少出多今
鎮守諸臣不量國計競請益兵餉何由給請減冗卒汰
駑馬杜侵耗之弊帝可其奏三邊士馬供億浩繁軍民
疲遠輸豪猾因緣爲奸利富量遠近定徵科出入慎鈎
考宿弊以革民困大蘇富遇事果敢有爲權勢莫能撓
聲震關中然執法過嚴僥倖者多不悅以是屢遭誣謗
陝西文武將吏恐失富咸上章陳其勞乃得停俸留任

九載滿遷河南右布政使復有言富苛虐者帝命覈舉
主將坐之既知舉富者少師楊溥也意乃解富至河南
歲饑流民二十餘萬公劑掠巡撫于謙委富輯之皆定
土木敗後邊境道阻部檄富轉饟無後期者進左景泰
二年春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提督軍務時經喪敗
法弛弊尤甚富一意拊循奏免秋賦罷諸州縣稅課局
停太原民轉餉大同武清侯石亨武安侯鄭宏武進伯
朱瑛令家人領官庫銀帛糴米實邊多所乾沒富首請
按治諸亨等抵家人罪亨所遣卒越關抵大同富復
劾亨專擅亨輸罪已削爵坦王府莱戶又杖其厨役之
署敎授事者又劾分守中官韋力轉參將石彪及山西
參政林厚罪是時富威名重天下而諸豪家愈側目相
與撼富罪于謙方當事力保持之帝亦知富深故得行
其志林厚力詆富帝曰厚怨富誣富耳貶方付富邊事
豈輕聽人言加辱耶削厚官六年母憂起復七年富上
言諸邊鎮守監鎗內官增於前如陽和天城一城二人
擾民殊甚請減汰事格不行又言高皇帝定制軍官私
罪收贖惟笞則然杖卽降授徒流俱充軍律明甚近犯
贓者輕皆復職重惟立功刑不足懲更無顧憚此皆法
官過也下廷議流徒輸贖如故惟於本衞差操不得領

軍英國公張懋及鄭宏各置田莊於邊境戍役軍耕種富劾之還軍於伍天順元年革巡撫官富亦罷歸頃之石彪以前憾劾富逮下詔獄帝問李賢賢稱富能祛弊帝曰此必彪爲富抑不得遂其私耳賢曰誠如聖論宜早雪之諭門達從公問事果無驗乃令致仕明年以廷臣薦起南京兵部右侍郎未上改戶部巡撫山東道問屬邑蝗馳疏以聞改左副都御史巡撫如故官吏習富威名望之聾服豪猾屏跡四年春戶部缺尚書李賢擬富左右巧阻之帝語賢曰戶部非富不可人多不喜富此富所以爲賢也特召任之富酌贏縮謹出納躬親會計不能欺事關利害者僚屬或不敢任富曰第行之吾當其責諸君毋署名可也由是部事大理丁父憂奪哀如初憲宗立富以陝西頻用兵而治餉者非人請黜左布政孫毓用右布政楊璿參政婁良西安知府余子俊吏部尚書王翱論富侵官請下於理富力辨曰薦賢爲國非有所私也因乞骸骨帝慰留之爲黜毓項之病疽卒賜謚恭定富廉正強直始終不渝與王翱同稱名臣初英宗嘗諭李賢曰戶部如年富不易得賢對曰若他日繼翱爲吏部非富不可然性好疑尤惡干請屬吏默者故反其意嘗之欲事行故言不可即不行故言可

富輒爲所賣

王竑字公度其先江夏人祖俊卿坐事戍河州遂著籍竑登正統四年進士十一年授戶科給事中豪遘負氣忤權貴出爲陝西僉事景泰元年革巡撫官富亦罷歸頃之帝以前憾劾富逮下詔獄帝問李賢賢稱富能祛弊節正色敢言英宗北狩廊王攝朝午門羣臣劾王振誤國罪讀彈文未起王使出待命衆皆伏地哭請族振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厲聲叱言者去竑憤怒奮臂起捽順髮呼曰若曹奸黨罪當誅今尚敢頤且罵且譖其面衆共擊之立斃朝班大亂王恐遽起入竑率羣臣隨王後王使中官金英問所欲言曰內官毛貴王長隨亦振黨請寘諸法王命出二人衆又捶殺之血漬廷陛當是時竑名震天下王亦以是深重竑且召諸言官慰諭甚至王即帝位也先犯京師命竑與王通楊善守禦京城擢右僉都御史督毛福壽高禮軍還詔偕都指揮僉忠等鎮守居庸竑至簡士馬繕陴峯勁將帥不職者壁壘一新景泰元年四月浙江鎮守中官李德上言馬順等有罪當請命行誅諸臣乃敢擅殺非有內官擁護危矣是皆犯闕賊臣不宜用章下廷議于謙等奏曰上皇蒙塵禍由賊振順等實振腹心陛下監國羣臣共請行戮而順猶敢呵叱是以在廷文武及宿衛軍士忠憤激發不暇顧忌捶死二人此正春秋誅亂賊之大義也

向使乘輿播遷奸黨猶在國之安危殆未可知臣等以為不足問帝曰朱亂臣所以安衆志廷臣忠義朕已知之卿等勿以德言介意八月玹以疾還朝尋命同都督僉事徐恭督漕運治通州至徐州運河明年尚寶司檢服牙牌不得順子請責之玹帝許焉諮諫官言順黨奸罪重廷臣共除之遣問牙牌且非玹一人事若責之玹忠臣懼矣乃寢前旨是年冬耿九疇召還敕玹兼巡撫淮揚廬三府徐和二州又命兼理兩淮鹽課四年正月以災傷疊見方春盛寒上言請敕責諸臣痛自修省省刑薄斂罷無益之工嚴無功之賞散財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本陛下益近親儒臣講道論德進君子退小人以回天意且引罪乞罷帝納其言遂下詔修省求直言

先是鳳陽淮安徐州大水道殣相望玹上疏奏不待報開倉振之至是山東河南饑民就食者空至麇不能給惟徐州廣運倉有餘積玹欲盡發之與守中官不可玹往告曰民旦夕且為盜若不吾從脫有變當先斬若然後自請死耳中官憚玹威名不得已從之玹乃自劾專擅罪因言廣運所儲備支三月請令死罪以下得於被災所入粟自贖帝復命侍郎鄒幹齎帑金馳赴聽便宜玹不足則令沿淮上下商舟量大小出米全活百八十五萬餘人勸富民出米二十五萬餘石給饑民五十五萬七千家賦牛種七萬四千餘復業者五千五百家他境流移安輯者萬六百餘家病者給藥死者具槥所寫子女贖還之歸者子道里費人忘其饑頒聲大作初帝開淮鳳鐵冶歲課甚及得玹發廣運倉自劾疏寄曰賢哉都御史活我民矣尚書金廉大學士陳循等皆稱玹功是年十月就進左副都御史時齊寧亦饑帝遣尚書沈翼齎帑金二萬兩往振翼散給僅五千兩餘以歸京庫玹劾翼奉使無狀請仍易米備振從之明年二月上言比年饑饉薦臻人民重困項冬春之交

雪深數尺淮河抵海冰凍四十餘里人畜僵死萬餘弱者翳妻子強者肆劫敗衣食路絕流離載途陛下端居九重大臣安處廊廟無由得見使目擊其狀未有不為之流涕者也陛下嗣位以來非不敬天愛民而天變民窮特甚者臣竊恐聖德雖修而未至大倫雖正而未篤賢才雖用而未收其效邪佞雖屏而未盡其類仁愛施而實惠未溥財用省而上供未節刑罰寬而冤獄未伸工役停而匠力未息法制頒而奉行或有更張賦稅免而有司或仍牽制有一於此皆足以干和召變伏望陛下修厥德以新厥治欽天命法祖宗正倫理篤恩義戒

逸樂絕異端斯修德有其誠矣進忠良遠邪佞公賞罰寬賦役節財用戒聚斂却貢獻罷工役斯國治有其實矣如是而災變不息未之有也帝褒納之敕內外臣工同加修省六年霍山民趙玉山自稱宋齋以妖術惑衆爲亂玹捕獲之先後幼治貪濁吏革糧長之蠹民者民大稱便英宗復辟革巡撫官改玹浙江參政數日石亨張軏追論玹擊馬順事除名編管江夏居半歲帝於宮中得玹疏見正倫理篤恩義語感悟命遣官送歸田里敕有司善視之天順五年李來寇莊浪都督馮宗等出討用李賢薦起玹故官與兵部侍郎白圭參贊軍務明

年正月玹與宗擊退宇來於紅崖子川圭等還玹仍留鎮至冬乃召還明年春復令督漕撫淮揚淮人聞玹再至歡呼迎拜數百里不絕憲宗即位給事中蕭斌御史呂洪等共薦玹及宣府巡撫李秉堪大用下廷議尚書王翱大學士李賢請從其言帝曰古人君夢卜求賢今獨不能從輿論所與乎即召玹爲兵部尚書秉爲左都御史命下朝野相慶時將用兵兩廣玹舉韓雍爲總督雍新得罪衆難之玹曰天子方棄瑕錄用雍有罪不嘗用玹非罪廢者耶卒用雍玹條上進剿事宜且言將帥征討毋得奏攜私人妄冒首功又請復京營舊額禁勢

家豪帥擅役禁軍於是命玹同給事中御史六人簡閱十二營軍士玹以擇兵不若擇將共奏罷營職八十餘人而慎簡材武補之兵部尚理貼黃缺官玹偕諸大臣舉修撰岳正都給事中張寧爲李賢所沮竟出二人於外井罷會舉創玹憤然曰吾尚可居此耶即引疾求退帝方嚮用玹優詔慰留曰遣醫視疾玹請益切九月命致仕太玹爲尚書一年謝病者四月人以未竟其用爲惜既去中外薦章百十上竟報寢初玹號其室曰慧庵既歸改曰休庵杜門謝客鄉人希得見時李秉亦罷歸日出入里閈與故舊談笑遊燕玹聞之曰大臣何可不

養重自愛秉聞之亦笑曰此所謂大臣豈以立異鄉曲尚矯激爲賢哉時兩稱之玹居家二十年弘治元年十一月卒年七十五正德間贈太子少保益莊毅淮人立祠記之

李秉字執中曹縣人少孤力學舉正統元年進士授延平推官沙縣豪誣良民爲盜而淫其室秉捕治豪豪誣秉坐下獄副使侯軏直之論豪如法由是知名徵入都察院理刑將授御史都御史王文薦爲本院經歷尋改戶部主事宣府屯田爲豪占秉往視歸田於民而請罷科索邊人賴之兩淮鹽課弊覺逮數百人秉往覈搜得

僞印逮者以白景帝立進郎中景泰二年命佐侍郎劉
璉督餉宣府發璉侵牟狀即擢右僉都御史代璉兼參
贊軍務宣府軍民數遭寇牛具悉被掠朝廷遣官市牛
萬五千給屯卒人子直市穀種璉盡以畀京軍之出守
者一不及屯卒更停其月餉而徵屯糧甚急秉盡反璉
政厚恤之軍存白城守外悉得屯作凡使者往來及宦
官鎮守供億科斂者皆奏罷以官錢給費尋上邊備六
事言軍以有妻者爲有家月餉一石無者減其四即有
父母兄弟而無妻槩以無家論非義當一體增給從之
時宣府儲萬庫頗充裕秉益召商中鹽納糧料飭戎裝
命提督軍務秉盡心邊計不恤嫌怨劾都指揮楊文楊
鑑都督江福貪縱罪之論守獨石內官弓勝田鐵授民
請徵還又劾總兵官紀廣等罪廣訐秉自解帝召秉還
以言官交請乃命御史練綱給事中嚴誠往勘卒留秉
時邊民多流移秉廣行招徠復業者奏給月廩瘞土木
纔兒嶺暴骸乞推行諸塞軍家爲寇所殺掠無依者官
爲養贍或資遣還鄉釐諸弊政所條奏百十章多允行
諜報寇牧近邊廷議遣楊俊會宣府兵出剿秉曰塞外
原諸部牧地非犯邊也掩殺倖功非臣所敢聞乃止諸

部質所掠男婦求易米朝議成丁者予一石幼者半之
稗將徐旺領騎卒操練秉以旺不勝任解其官未幾天
城守備中官陳侃久病秉請易以罷付帝責秉專擅徵
下詔獄指揮門達井以前稟知府救御史及斥孫英等
爲秉罪法司希旨斥爲民居三年用閣臣薦起故官澄
南京都察院僉宗立進右副都御史復撫宣府數月召
拜左都御史成化改元掌大計黜罷貪殘倍於其舊明
年秋命整飭遼東抵大同邊備至即劾鎮守中官李良
總兵武安侯鄭宏失律罪出都指揮裴顯於獄稟指揮
崔勝傅海等擊敵鳳皇山捷聞璽書嘉勞秉乃往巡宣
府大同更將帥申軍令而還未幾命爲總督與武清伯

趙輔分五道出塞大捷帝勞以羊酒賜麒麟服加太子
少保三年冬吏部尚書王翊致仕廷推代者帝特擢秉
任之秉銳意澄仕路監生需次八千餘人請分別考核
黜庸劣者數百人於是怨謗紛起左侍郎崔恭以久次
當得尚書而秉得之頗不平右侍郎尹旻嘗學於秉秉
初用其言既而疎之侍讀彭華附中貴數以私干秉秉
不聽胥怨秉御史戴用請兩京堂上官及方面正佐如
正統間例會廷臣保舉又吏部司屬與各部均陞調不
得久擅要地且驟遷語侵吏部吏部持之帝令兩京官
四品以上吏部具缺取上裁而御史劉璽吳遠馮嶽爭

請仍歸吏部帝怒詰責言者會朝覲考察秉斥退者衆
又多大臣鄉故衆怨交集而大理卿王槩亦欲去秉代
其位乃與華謀嗾同鄉給事中蕭彥莊劾秉十二罪且
言其陰結年深御史附已以攬權帝怒下廷議恭旻輒
言吾兩人諫之不聽刑部尚書陸瑜等附會二人意爲
奏帝以秉徇私變法負任使落秉太子少保致仕所連
鮑克寬李冲調外任邱陵張穆陳民弼孫遇李齡柳春
皆罷命彥莊指秉所結御史不能對久之以璽等三人
名上遂俱下詔獄出之外陵等實良吏有名以讜黜衆
議不平陵尤不服連章訐彥莊廷訊陵詞直帝惡彥莊

誣罔謫大寧驛丞方秉之被劾也勢洶洶且逮秉調
人曰爲我謝彭先生秉罪惟上所命第毋令入獄入則
秉必不出恐傷國體因具疏引咎畧不自辨時天下稱
子方會試集都下奮罵曰李公天下正人爲奸邪所誣
若罪李公願罷我輩試以賄及帝薄其乃已秉行官
贈太子太保後謚襄敏子聰明智孫邦直皆舉鄉試聰
南宮知縣以彥莊劾罷歸明建寧府同知智南陽府知
府邦直寧波府同知彥莊竟廢後署大寧縣以科斂爲盜

所殺
亂婁字大章桐廬人孝子伯華孫也正統七年進士鄉
會試皆第一明年授史科給事中陳時政八事又言預
備倉本振貧民而里甲虛貧者不能償輒隱不報致稱
貸富室倍稱還之收穫甫畢遽至之絕是貧民遇凶年
饑甲年亦饑也乞敕天下有司歲再發廩必躬勘察先
給其最貧者帝立命行之景帝監國諸大臣議勸即位
未決以問諸言官夔曰朝廷任大臣正爲社稷計何紛
紛爲議遂定也先薄京城請急徵宜府遼東兵入衛景

泰元年超擢南京刑部右侍郎四年就改禮部奉敎考察雲南官吏還朝留任禮部景帝不豫尚書胡濙在告夔強起之偕羣臣疏請復太子不允明日夔欲率百官伏闕請而石亨輩已奉上皇復位出夔南京禮部英宗雅知夔及聞復儲議驛召還進左侍郎天順二年改吏部知府某以貪敗賄石亨求復夔執不可遂止七年代石瑁爲禮部尚書成化二年帝從尚書李賓言令南畿及浙江江西福建諸生納米濟荒得入監夔奏罷之四年以災異屢見疏請均愛六宮以廣繼嗣乞罷西山新建塔院斥遠阿叱呷之徒勤視經筵裁決庶政視君子遠小人節用度愛名器服食言動悉遵祖宗成憲以回天意且言今日能守成化初政足矣帝優旨答之他所請十事皆立報可慈懿太后崩中旨議別葬閣臣持不可下廷議夔言太后配先帝二十餘年合葬升祔典禮具在有不慎違先帝心損母后之德他日有據禮議改者如陛下孝德何疏三上又率蔡臣伏文華門哭諫帝爲圖請周太后竟得如禮後孝宗見夔及彭時疏謂劉健曰先朝大臣忠厚爲國乃如此彗星見言官連劾夔求去不允帝信番僧有封法王佛子者服用僭擬無度奸人慕之競爲其徒夔力諫勢稍減五年代崔恭

除刑部十事累官福建左布政使右布政使劉讓同年不相能讓相異訟亦上之滿操成化初入覲王翱雨罷之王復字行陽固安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聲容宏偉善數參擢通政參議也先犯京師選大臣出迎上皇衆舉行復請往乃遷右通政假禮部侍郎與中書舍人趙榮偕敵露刃夾之復等不爲懾還仍莊通政事再遷通政使天順中歷兵部左侍郎成化元年延綏總兵官房能奏退襲河套部衆有旨獎勞復以七百里趨戰非宜且恐以僥倖啟釁請敕戒諭帝是之進尚書錦衣千戶陳玘者本畫工及卒從子錫請襲百戶復言

襲酋先帝命然非軍功宜勿許遂止毛里孩擾邊命復出視陝西邊備目延綏抵甘肅相度形勢上言延綏東起黃河岸西至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綏紆二千餘里險隘俱在內地而境外乃無屏障止憑墩堡以守軍反居內民顧居外敵一入境官軍未行民遭掠已盡矣又西南抵慶陽相去五百餘里烽火不接寇至民猶不知其邊北墩堠率皆曠遠非禦邊長策請移府谷響水等十九堡置近邊要地而自安邊營接慶陽自定邊營接環州每一十里築墩臺一計凡二十有四隨形勢爲溝牆瞭息譬相聞易於守衛其經略寧夏則固中路當州以南本無亭障東西二路營堡逸絕聲問不屬致敵每深入亦靡建置墩臺如延綏計爲臺五十有八其經略甘肅則言水昌西寧鎮番莊浪俱有險可守惟涼州四際平曠敵最易入又水草便利輒經年宿留遠調援軍兵疲銳挫急何能濟請於甘州五衛內各分一千戶所置涼州中衛給之印信其五所軍伍則於五衛內餘丁選補且耕且練斯戰守有資兵威自振又言洪武間建東勝衛其西路直達寧夏皆列烽堠自永樂初北寇遠遁因移軍延綏棄河不守城使兵強糧足仍隼祖制據守黃河萬全計也今河套未靖豈能遽復然亦宜因時損益延綏將校視他鎮爲少調遣不足請增置參將二人統軍九千使駐要地互相援接實今日急務奏上皆從之復在邊建置多合機宜及還朝言者謂治兵非復所長特命自主代之改復工部謹守法度聲名遜兵部時中官請修皇城西北迴府復議緩其役給事中高斐亦言災診頻仍不宜役萬人作無益帝皆不許中官領騰驤四衛軍者請給附襲俸復執不可曰朝廷制此本給征行之士使得剋日成迄無勞績紹京軍則敢給冬衣布棉北成憲也余何論之大應法王剏寶巴死中官請造寺建塔復言大應法王但建塔未嘗造寺今不宜創此制乃止命建塔猶發軍四千人供役云十四年加太子少保復好占塔學士丘濬爭康約與大臣數人無城府當官識大體居工部十　年命從優賚一月汪直罷言官吏劾復及鄒幹薛遠乃傳旨竝令致仕歸久之卒贈太子太保謚莊簡

林聰字季聰寧德人正統四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景泰元年進都給事中時方多故聰頗慨論事無所諱中官食英家人犯法都御史陳鎰士文治之不罪英聰率同列劾鎰文恩勢縱奸幷及御史宋璟謝琚皆下獄已而復職聰又言璟琚不任風紀二人竟謫外中官單增

督京營有寵朝士稍忤者輒遭屏家奴白晝殺人奪民
產侵商稅聰發其奸下詔獄獲有增自是不敢肆三年
春疏言臣職在糾察刑獄妖僧趙才興之疎族百口律
不當坐而抄提至京叛人王英兄不知情家口律不當
逮而俱配流所雖終見原然其始受害已不堪矣湖廣
巡撫蔡錫以劾副使邢端爲所訐繫獄經年而端居職
如故侍郎劉璉督餉侵隱不爲無罪較沈固周忱乾沒
萬計孰爲輕重璉下獄追徵而固忱不問犯人徐南與
子中書舍人顧俱坐王振黨當斬乃論南大辟顧止除
名皆刑罰之失平者帝是之端下獄璉得釋南亦減死

除名東宮改建聰有異論遷春坊司直郎四年春學士
商輅言聰敢言不宜置之散地乃復爲吏科都給事中
上言奪情非令典請永除其令帝納之初正統中福建
銀場額重民不堪聰恐生變請輕之時弗能用已果大
亂及是復極言其害竟得減免五年三月以災異偕同
官條上八事雜引五行諸書累數千言大畧以絕玩好
謹嗜欲爲崇德之本而修人事在進賢退奸武清侯石
亨指揮鄭倫身享厚祿而多奏求田地百尸居興多至
署院事急令獲賊者必生致監殺軍逐榮及外舅賀三亦
殺指揮遙杲悉捕欽姻識千戶龔遂榮及外舅賀三亦
一千二百餘頃宜爲限制餘如羅綺酴釀道愼刑獄
禁私役軍士省輪班工匠皆深中時弊帝多採納先是
在繫中人知其冤莫敢直聰獨出之其他濫事者甚衆

吏部尚書何文淵以聰言下獄致仕去及是吏部除副
使羅筦爲按察使參政李輅僉事陳汝爲布政使聰疏
爭之并言山西布政使王瑛老宜罷筦等遂還故官瑛
致仕御史白仲賢以久次擢廣東按察使聰言仲賢奔
競不當超擢乃遷鎮江知府兵部主事吳誠貪緣得吏
部聰劾之遂改工部諸司憚聰風裁聰所言無敢不奉
行者吏部尤甚內閣及諸御史亦並以聰好論建弗善
也其年冬聰甥陳和爲教官欲得近地便養聰爲言於
吏部御史黃浦等遂劾聰挾制吏部并前劾仲賢爲私
其鄉人參政方貞欲奪仲賢官子之與吳誠有怨輒劾
力救帝亦自知聰止貶國子學正英宗復辟超拜左僉
都御史出振山東饑活饑民百四十五萬還進右副都
御史捕江淮鹽盜以便宜禽戮渠魁數人餘悉解散而
奏籍指揮之受盜賂者毋憂起復再辭不許天順四年
曹欽反將士妄殺至割乞兒首報功市人不敢出戶聰
署院事急令獲賊者必生致監殺爲止錦衣官校惡欽
殺指揮遙杲悉捕欽姻識千戶龔遂榮及外舅賀三亦
在繫中人知其冤莫敢直聰獨出之其他濫事者甚衆

七年冬以刑部囚自縊諸事中劾紀綱廢弛與都御史李賓俱下獄尋釋成化二年淮南北饑聰非巡視奏貨漕糧及江南餘糧以振民德之如山東明年偕戶部尚書馬昂清理京軍進右都御史七年代王越巡撫大同歲餘還疾致仕再歲以故官起掌南院前掌院多不舉御史言事聰獨獎勵之或咎聰聰曰已既不言又禁他人言可乎十三年秋召拜刑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聰以舊德召用持大體秉公論不嚴而威時望益峻十五年偕中官汪直定西侯蔣琬按遼東失事狀直庇巡撫陳鉞聰不能爭論者惜焉十八年乞歸不得卒於位

年六十八贈少保謚莊敏聰爲諫官嚴重不可犯貴恂恂和易不爲崖岸絕之行以故不肖者畏之而賢者多樂就焉景泰時士大夫激昂論事朝多直臣率聰與葉盛爲之倡

葉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師覆土木諸將多逗還盛率同列請先正愆從失律者罪且選將練兵爲復讐計郕王卽位例有賞賚盛以君父蒙塵辭不許也先迫都城論罷內府軍匠備征操又請令有司儲糧料給戰士遣散卒取軍器於天津以張外援三日間章七八上多中機宜寇退進都給事中言勸

從至是廷議命安修復盛與鬬草萊葬廬舍庀戰具招
流移爲行旅置煖鋪請帑金買牛千頭以賦屯卒立社
學置義冢療疾扶傷兩歲間四城及赤城鵐鶉諸堡次
第皆完安由是進副總兵而守備中官弓勝害安奏安
疾宜代帝以問盛言安爲勝所持故病今諸將無踰安
者乃留安且遣醫視疾已又劾勝卒謫之他鎮英宗復
位盛遭父憂奔喪天順二年召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兩
廣乞終制不許瀧水猺鳳弟吉肆掠督諸將生禽之時
兩廣盜蜂起所至破城殺將諸將怯不敢戰殺平民冒
功民相率從賊盛以蠻出沒不常請自今攻劫城池者

始以聞餘止類奏疏至兵部駁不行盛與總兵官顏彪
破賊砦七百餘所彪頗濫殺謗者遂以咎盛六年命吳
禎撫廣西而盛專撫廣東憲宗立議事入都給事中張
寧等欲薦之入閣以御史呂洪言遂止而以韓雍代撫
廣東初編修邱濬與盛不相能大學士李賢入濬言及
是草雍敕曰無若葉盛之殺降也盛不置辨稍遷左僉
都御史代李秉巡撫宣府請量減中鹽米價以勸商稱
邊復舉官牛官田之法墾田四千餘頃以其餘積市戰
馬千八百匹修堡七百餘所邊塞益寧成化三年秋入
爲禮部右侍郎給事毛弘按事南京還改吏部出振
重望有以哉

明史卷一百七十七終

總督糧儲兼理屯鹽兵部尚書兼太子太保加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贈太保謚襄毅
敕修
項　忠
余子俊　阮　勤
秦　紘
韓　雍
朱　英

項忠字盡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從英宗陷於瓦剌令飼馬乘間挾二馬南奔馬疲棄之徒跣行七晝夜始達宣府景泰中由郎中遷廣東副使按行高州諜報賊攜男女數百剽村落忠引賊無然盡釋之從征瀧水猺有功增俸一秩天順初歷陝西按察使母憂歸部民詣闕乞留詔起復時陝西連歲災傷忠發廩振且請輕罪納米民賴以濟七年以大理卿召民乞留如前遂改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北虜羌叛忠疏言羌志在劫掠盡誅則傷仁遠撫則不威請聽臣便宜從事報可乃發兵據險揚聲進討衆盡降西安水泉鹵不可飲爲開龍首渠及阜河引水入城又疏鄭白二渠溉涇陽三原醴泉高陵臨潼五縣田七萬餘頃民祠祀之陝西數苦兵成化元年上言三邊大將遇敵逗

攜家理必被掠良民也戒諸將毋妄殺已訊所俘獲果

仍故俗無科徭其地在開城縣之固原里接邊境後獷悍素藏匿姦盜出邊抄掠會有獄連後有司跡連至其家多要求後怒遂激衆爲亂守臣遣後妊指揮琦往捕後殺其從者劫琦叛入據石城石城卽唐吐番石堡城稱險固非數萬人不能克者也山上有城砦四面峭壁中鑿五石井以貯水惟一徑可緣而上後自稱招賢王行衆四千都指揮邢端等禦之敗績不再月衆至二萬圍中震動乃命忠總督軍務與監督軍務太監劉祥總兵官都督劉玉帥京營及陝西四鎮兵討之師未行而巡撫陳价等先以兵二萬進討復大敗賊因官軍器甲

勢益張朝議以益兵
將撓事權因上言
今秋深草寒若更
兵不能久留益兵非
得毋遣忠遂與巡撫都御史馬文升分軍七道抵石城
下與戰斬獲多伏羌伯毛忠乘勝奪其西北山幾破忽
中流矢死王亦被圍諸軍欲退忠斬一千戶以徇衆力
戰王得出乃列圍因之適有星孛於台斗中朝多言占
在秦分師不利忠曰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此何害且
遣兵薄城下焚芻草絕汲道賊窘欲降邀忠與文升相
見忠偕劉玉單騎赴之文升亦從數十騎至呼俊璠論
以速降賊遙望羅拜忠直前挾璠以馬俊氣沮猶豫不
出忠命縛木爲橋人負土囊填濠塹擊以銅礮死者益
衆賊倚愛將楊虎貍爲謀主夜出汲被禽忠貰其死論
以購賊賞格示之金且賜金帶釣縱歸使誘俊出戰伏
兵禽焉急擊下石城盡獲餘寇毀其城鑿石紀功增一
階於閔原西北西安廢城留兵戍之而還初石城未下
天甚寒士卒頗困忠慮賊奔突乘凍渡河與奏寇合日
夜治攻具身當矢石不少避大小三百餘戰彭時商輅
知忠能辦賊不從中制卒用殄賊論功進右都御史與

林聰協掌院事白圭既平劉通荊襄間流民屯結如故
通黨李鬍子者名原傌稱平王與小王洪王彪等掠南
漳房內鄉淯南諸縣流民附賊者至百萬六年冬詔忠
總督軍務與湖廣總兵官李震討之忠乃奏調永順保
靖土兵而先分軍列要害多設旗幟鉦鼓遣人入山招
論流民歸者四十餘萬彪亦就禽時白圭爲兵部遣錦
衣百戶吳綬贊參將王信軍綬欲攘功不利賊瓦解縱
流言圭信之止土兵毋調忠疏爭且劾綬罪帝爲召綬
還而聽調土兵如故合二十五萬分八道逼之流民歸
者又數萬賊潛伏山砦伺間出劫忠命副使余洵都指
揮李振擊之遇於竹山乘溪漲半渡截擊禽李原小王
洪等賊多溺死忠移軍竹山捕餘孽復招流民五十萬
斬首六百四十俘八百有奇家口三萬餘人戶選一丁
成湖廣邊衛餘令歸籍給田疏陳善後十事悉允行忠
之下令逐流民也有司一切驅逼不前卽殺之民有自
洪武中占籍者亦在遣中或者自舟行多疫死給事中梁
璟園星奏來告幼忠妄殺白圭亦言流民既成業者宜
隨所在著籍又駁忠所上功次互異帝皆不聽進忠左
都御史廢子錄錦衣千戶諸將錄功有差忠上疏言臣
先後招撫流民復業者九十二萬餘人賊黨遁入深山

又招諭解散自歸者五十萬人有獲白人皆有惡耳今言皆良家子則前此屢奏猶猶豫豫者伊誰也賊黨罪固當死正因不忍溫誅故令丁壯適戍其久附籍者或乃占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千人爭鬬劫殺若此者可以久居故不遣乎臣揭榜曉賊謂已殺數千蓋張虛勢怵之非實事也且圭固嘗身任其事今日之事又圭所遺先時中外議者謂荊襄之患何日得寧今幸平靖而流言滿騰以臣爲口實昔馬援薏苡蒙謗鄧艾檻車被徵功不見錄身更不保臣幸際聖明願賜骸骨勿使臣爲鄧之續帝溫詔答之八年召還與李賓協掌

院事後二年拜刑部尚書尋代圭爲兵部汪直開西廠恣橫忠屢遭侮不能堪會大學士商輅等劾直忠亦倡九卿劾之奏留中而西廠遂罷直深恨之未幾西廠復設直以見疑爲腹心綏恢前嫌伺忠益急忠不自安乞歸治病未行而綏嗾偵事者誣忠罪給事中郭鏜御史馮貫等復交章劾忠事連其子經太監黃賜興寧伯李震武伯孫鑑等詔法司會鞫衣衛廷鞫忠抗辯不少屈然衆知出直意咸敬爲之白者竟庶爲民賜與震等亦得罪放復官仕家居十六年至弘治十五年乃卒年八十　初太子太保襄敏忠倜儻多大略練戎務彊直不阿敏於政事故所在著稱子經經子錫錫子治元皆舉進士經江西參政錫南京光祿寺卿治元員外郎

韓雍字永熙長洲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御史負氣果敢以才略稱錄囚南畿磨山敎諭某笞膳夫膳夫逃匿父所敎諭殺其子取他尸支解以代證既誣服雍踪跡得之白其冤出巡河道已巡按江西黜貪墨吏五十七人廬陵太和盜起捕誅之十二年冬處州賊葉宗留自稱建轉犯江西官軍不利都督僉事陳榮指揮劉寧遇伏死詔雍及鎮守侍郎楊寧督軍民協守會福建巡按御史

汪澄疊隣境會討賊鄧茂七俄以賊議降上兵雍曰賊果降還未晚也趨進賊已叛澄坐得罪死人以是服雍識景泰二年擢廣東副使大學士陳循薦爲右僉都御史代楊寧巡撫江西歲饑奏免秋糧幼奏寧王不法事王府官皆得罪時雍年甫二十赫然有才望所規畫措置咸可爲後法天順初罷天下巡撫官改山西副使寧王以前憾劾其擅乘后輿諸事下獄奪官起大理少卿尋復爲右僉都御史佐寇深理院事右亨既誅錦衣指揮劉敬坐飯亭直房用朋黨律論死雍言律重朋黨謂阿比亂朝政也以一飯當之豈律意且亨盛時大臣朝

夕趨門不坐獨坐敬何也深歎服出之母憂起復四年
巡撫宣府大同七年議事入覲帝壯其貌留爲兵部右
侍郎憲宗立坐學士錢溥累貶浙江左參政廣西猺獞
流剽廣東殘破郡邑殆徧成化元年正月大發兵討都
督趙輔爲總兵官以太監盧永陳瑄監其軍兵部尚書
王竑曰韓雍才氣無雙平賊非雍莫可乃改雍左僉都
御史贊理軍務雍馳至南京集諸將議方略先是編修
邱濬上書大學士李賢言賊在廣東者宜驅在廣西者
宜困欲宿兵大藤峽扼其出入蹂其禾稼期一二年盡

將軍和勇率番騎趨廣東而大軍直趨廣西分兵撲滅
雍曰賊已蔓延數千里兵四出賊益奔突郡邑益殘
直搗大藤峽南可援高肇雷廉東可應南韶西可取柳
慶北可斷陽峒諸路首尾相應攻其腹心巢穴既傾餘
迎刃解耳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賊益奔突郡邑益殘
所謂救火而噓之也衆曰善輔亦知雍才思辦戰謀
一聽雍等遂倍道趨全州陽峒苗掠與安擊破之爭
桂林斬失機指揮李英等四人以徇按地圖與諸將議
曰賊以修仁荔浦爲羽翼當先收二縣以孤賊勢乃督
兵十六萬人分五道先破修仁賊窮追至力山禽千二

百餘人斬首七千二百級荔浦亦定十月至潯州延問
父老皆曰峽天險不可攻宜以計困雍曰峽延廣六百
餘里安能使困兵分則力弱師老則財匱賊何時得平
吾計決矣遂長驅至峽口儒生里老數十人伏道左願
爲嚮導雍見即罵曰賊敢紿我叱左右縛斬之左右皆
揮白仝等爲八哨自桂平平南攻其南參將孫震等爲
二哨從水路入而別分兵守諸隘口賊魁侯大狗等大
懼先後其衆重於桂州橫石塘而立柵南山多置滾木
石鏢鎗藥弩拒官軍十二月朔雍等督諸軍水陸並
進攀援團牌登山殊死戰連破石門林峒沙田右營諸巢
焚其室廬積聚賊皆奔潰伐木開道直抵橫石塘及九
曆樓諸山賊復立柵數重憑高以拒官軍誘賊發矢石
度且盡雍躬督諸軍緣木攀藤上別遣壯士從間道先
登據山頂舉礮賊不能支遂大敗先後破賊三百二十
四砦生禽大狗及其黨七百八十人斬首三千二百有
奇墜溺死者不可勝計峽有大藤如虹橫亙兩崖間雍
斧斷之改名斷藤峽勒石紀功而還分兵擊餘黨鬱林

陽江洛容博白次第皆定帝大喜賜敕嘉勞召輔等還
還雍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雍乃散遣諸軍以省
饋餉而遣萼侯鄭昂等遂乘虛陷淳州及洛容北流二
縣雍被劾引罪帝宥之雍益發兵撲討時諸賊所在蜂
起思恩薄賓柳城悉破撫掠流劫至廣東欽化二州皆
應時破珍四年春雍以兩廣地大事殷請東西各設巡
撫帝可之命陳瀁撫廣東張臘撫廣西而雍專理軍事
尋以憂歸明年兩廣盜復起兵事夠告兩廣地勢錯
互當如臂指相使不可離析近賊犯廣西臣與廣東三
司議調兵匝月未決盜賊無所憚乞仍命大臣總督便
宜終制不許雍抵任遣參將張壽遊擊馬昇等分道討

賊忻州八磐蠻及諸山猺獞掠州縣者皆摧破之巒民
素懾雍威寇盜寖息九年柳潯諸蠻復叛參將楊廣等
俘斬九百人方更進而賊破懷集縣兵部劾雍奏報不
實廣西鎮守中官黃沁素憾雍抑已因訐雍且言其貪
欲縱酒濫賞妄費帝遣給事中張謙等往勘而廣西布
政使何宜副使張敷衡雍素輕已共醞釀其罪謙還奏
事虛實交半竟命致仕去雍洞達閫奧重信義撫江西
時請追謚文天祥謝枋得枋得文節有
雄略善斷動中事機臨戰奉躬
嚴三司皆長跪白事軍門設銅鼓數十儀節詳密裨將
以下縋柙無所假兩地鎮守宦官素驕恣亦惕息無敢
肆疾惡嚴坦中不爲崖岸揮斥財帛不少惜故雖令行
禁止民得安堵而謗議亦易起爲中官所齮訖公論皆
不平兩廣人念雍功尤惜其去爲立祠祀焉家居五年
卒年五十七正德間謚襄敏初以軍功予子錦衣百
戶雍以授其弟睦子是錄一子國子生
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父祥戶部郎中子俊舉景泰二

年進士授戶部主事進員外郎在部十年以廉幹稱出
爲西安知府歲饑發廩十萬石振貸區畫以償官不損
而民濟成化初所司上治行當旌者知府十人而子俊
爲首以林聰爲陝西右參政歲餘擢右布政使六年
轉左副都御史巡撫浙江甫半載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先是邊
撫王銳請沿邊築牆進復爲久遠計工未興而罷子俊
上疏言三邊惟延慶地平易利馳突寇屢入犯獲邊人
爲導徑入河套屯牧自是寇頻居內我反屯外急宜於
沿邊築牆置保兵今舊界石所在多高山陡崖依山形
隨地勢或劖削或壘築或挑塹縣引相接以成邊牆於

許爲便尚書白圭以陝民方困奏緩役既而寇入孤山堡復犯榆林子俊先後與朱永許寧擊敗之是時寇據河套歲發大軍征討卒無功八年秋子俊復言今征套士馬屯延綏者八萬芻茭煩內地若令冬寇不北去又須備來年軍資姑以今年之數約之米豆需銀九十四萬草六十萬每人運米豆六斗草四束應用四百七萬人約費行資八百二十五萬公私煩擾至此安得不變計臣前論築牆建堡詔事寧舉行論於明年春夏寇馬疲之時役陝西運糧民五萬給食與工期兩月畢事主後將前議阻之帝是子俊言命速舉子俊先用軍功進左副都御史明年又用紅鹽池搗巢功進右都御史寇已搗巢故遠徙不敢復居套內地患稍息子俊得一意興役東起清水營西抵花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鑿崖築牆掘塹其下連比不絕每二三里置敵臺崖背備巡警又於崖砦空處築短牆橫一斜二如箕狀以瞭敵避射凡築城堡十一邊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背八百十九役軍四萬人不三月而成牆內之地悉分屯聚歲得糧六萬石有奇十年閏六月子俊具上其事因以母老乞歸慰留不許初延綏鎮治綏德州屬縣米脂吳堡悉在其外寇以輕騎入掠鎮兵覺而追之輒不及往往

格由是中外有所道守緬甸舍卜剌浪欲奪思洪發貢章地設詞請於朝子俊言不宜許乃論止之貴州巡撫陳儼等以播州苗竊發請調湖廣廣西四川兵五萬合貴州兵會勦子俊言賊在四川而貴州請討是邀功也奏寢其事初子俊論陳鉞掩役貢夷罪帝以汪直故宥之鉞多方構子俊於直會母憂歸得免子俊之築邊牆也或疑沙土易傾寇至未可恃至十八年寇入犯許寧等逐之寇扼於牆塹散漫不得出遂大劻邊人益思子俊功服闋拜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二十年命兼左副都御史總督大同宣府軍務其冬還朝明年正月星

變陳時弊八事帝多采納未幾復出行邊初子俊巡甘
宣大請以延綏邊牆法行之兩鎮因歲歉而止比復出
銳欲行之言東起四海治西抵黃河延袤千三百餘里
舊有墩百七十應增築四百四十墩高廣皆三丈計役
夫八萬六千數月可成詔明年四月即孟然是時歲比
不登公私耗敝驟興大役上下難之子俊又欲責成於
邊臣而已不親其事諒議由是起至冬疏請還京帝入
輦語命改左都御史巡撫大同中官韋敬讒子俊假修
邊多侵耗又劾子俊私恩怒易將帥兵部侍郎阮勤等
爲白帝怒簠勤等而給事御史復交章劾中朝多欲傾
子俊工部侍郎杜謙等往勘平情按之還奏易置將帥
如勤等言所費無私然爲銀百五十萬米菽二百三十
萬耗財煩民不得無罪遂落太子太保致仕去時二十
二年二月也明年正月兵部缺尚書帝悟子俊無罪復
召任之仍加太子太保孝宗嗣位以先朝老臣待之彌
厚弘治元年疏陳十事已又上邊防七事帝多允行明
年疾亟猶手削奏稿陳救荒弭盜之策前得請而卒年
六十一贈太保謚肅敏子俊沉毅寡言有偉略凡奏疏
公移必自屬草每夜分方寢嘗曰大臣謀國當身任利
害豈得遠怨市恩爲自全計故榆林始事怨讟叢起子

俊持之益堅竟以成功爲數世利性孝友居母憂時令
子寘毋會試曰雖無律令吾心不忍也當廕子移以廕
弟子寘舉進士終戶部員外郎寘就武廕爲錦衣千戶
終指揮同知曾孫承勛承業皆進士承勛翰林修撰承
業雲南僉事阮勤本交阯人其父內徙占籍長子勤舉
景泰五年進士歷台州知府清慎有惠政賜誥旌異以
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築墩臺十四所治垣壍三十餘
里歲饑奏免七府租四十餘萬石入爲侍郎調南京刑
部蠻邦人著聲中國者勤爲最
朱英字時傑桂陽人五歲而孤力學舉正統十年進士
授御史浙閩盜起簡御史十三人與中官分守諸府英
守處州而葉宗留竄四出剽掠處州道梗英間道馳至
撫降甚衆數賊首周明松等賊散去乃還景泰初御史
王豪奮以勘陳循爭地事忤循爲所訐至是循草詔言
風憲官破訐者雖經赦宥悉與外除於是豪當改知縣
英言若如詔旨則凡遭御史抨擊之人皆將挾讐誣訐
而御史愈緘默不言矣章下法司請如英言乃復豪職
未幾出爲廣東右參議過家省母橐中惟賜金十兩抵
任撫洞瘝流亡立均徭法十歲一更民稱便天順初兩
廣賊愈熾諸將多濫殺冒功巡撫葉盛屬英督察參將

范信誣宋泰永平二鄉民爲賊屠戮殆盡又欲屠進城
鄉英馳訊悉縱去信忿留師不還英密請於盛徵信班
師一方始靖潮州賊羅劉寧等流劫遠近屢挫官兵英
會師破滅之還所掠人口數千別置一營以處婦女人
莫敢犯官參議十年進右參政遭母憂成化初服闋補
陝西大軍討滿四英主饋餉有功歷福建陝西左右布
政使皆推行均徭法十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先
後陳安邊二十八事其請徙居戎安流離簡貢使於時
務尤切明年冬兩廣總督吳琛卒廷議以英前在廣東
有威信遂以代琛自韓雍大征以來將帥專邀功利俘

掠名爲鬬勦英至鎮以寧靜約飭將士毋得張賊聲勢
妄請用師招撫猺獞效順者定爲編戶給復三年於是
馬平陽朔著梧諸縣蠻悉望風附而荔波賊李公主有
衆數萬久負固亦遣子納款爲置永安州處之伸其子
孫世吏目自是歸附日衆凡爲戶四萬三千有奇口十
五萬有奇帝甚嘉之鎮守中官與督撫總兵官坐次中
官居中總督居總兵官左時總兵官陳政以伯爵欲抑
英居右英不可奏乞裁定命解英總督止爲巡撫居政
下尚書余子俊言英招徠功多當增秩褒賞乃反削其
事權恐無以鎮諸蠻乃擢英右都御史仍總督位次如

故田州酋黃明忝其知府岑溥雁母欲殺溥溥出走思
恩明因肆屠戮英將進討檄溥族人恩城知州岑欽殺
明雪恥欽遂誅明并其族屬傳首軍門英淳厚然持法
無所假借與市舶中官韋眷忤眷擅奏英專權玩賊溥
州知府史芳以事見責亦訐英奸貪欺罔按皆無驗乃
鐫芳二官諭眷協和共事十六年交阯攻老撾議者恐
其內寇詔問英處置之宜英對言彼不過爭甌脫耳論
之當自悔懼帝從其言累上表謝溥梧高廉賊起借政
等分道擊之再戰俘斬甚衆十九年桂林平樂蠻攻城
殺將英政復分兵十二道擊破之明年入掌都察院事
尋加太子少保又明年正月星變疏陳八事請恭謹將
節儉省刑罰止營造減冗官汰傳奉清軍伍覈邊儲皆
切中時弊帝嘉納之因言近年災異數見皆人事感召
宜修德弭災帝深然其言秋卒贈太子太保英爲總督
有韓雍吳琛後雍雖有大功恢廓自奉嗜遺過後有司
因供億公私耗竭而琛務謹廉至英益持滿節僅攜一

蒼頭之官先後屢賜璽書金幣英藏璽書貯金幣於庫其威望不及雍而惠澤過之在甘肅積糧三十萬兩廣四十餘萬皆不以聞或問之答曰此邊臣常分何足言人服其知大體正德中追論恭簡子守孚進士刑部郎中

秦紘字世纓單人景泰二年進士授南京御史幼治內官傳鎖兒罪諫止江南采翠毛魚鮫等使權貴忌之蕆竟閣會考察坐謫湖廣驛丞天順初以御史練綱薦遷雄縣知縣奉御杜堅捕天鷹暴橫紘執杖其從者坐下詔獄民五千詣闕泣乃調知府谷寬宗即位遷茂州知州岑溥與泗城知州岑應分據其地紘入田州逐走之進俸一級成化十三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奏鎮國將軍奇澗等罪奇澗父慶城王鍾鎰爲奏辯且誣紘帝重違王意逮紘下法司治事皆無驗而內官尚亨籍紘家以所得敝衣數事奏帝歎曰紘貧一至此耶賜鈔萬貫旌之於是奪奇澗等三人爵王亦削祿三之一而改紘撫河南尋復調宣府小王子數萬騎寇大同長驅入順聖川掠官府境紘與總兵官周玉等邀擊遁去尋入掠興寧口連戰却之追還所掠璽書勞焉進左僉都御史巡撫如故未幾召還理院事還戶部右侍郎萬安逐尹旻誣紘旻黨降廣西有參政進秩建左布政使廣四十餘萬皆不以聞或問之答曰此邊臣常分何足言人服其知大體正德中追謚恭簡子守孚進士刑部弘治元年以王恕薦擢左副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奏吉中官武將總鎮兩廣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奏吉中官得擅執軍職受民訟非制請嚴禁絕總鎮等故有賞功所歲儲金錢數萬費者率縱私人復向貴寄居私家擅理公事賊殺不禁交出無經宜從都御史勾稽廣潮兩郡多益當設社學編保甲以絕盜源帝悉從其請恩賊知府岑溥與泗城知州岑應分據其地紘入田州逐走水佬賊德慶紘之初澄鎮也劾總兵官安遠侯柳景貪暴遽下獄景亦奸紘勢無左證法司當景死景連劾周太后家有奧援奸紘不已詔并逮紘廷鞫卒無罪詔宥景死奪爵閒住而紘亦罷歸大臣王恕等請留紘不納廷臣復連章言紘可大用居數月起南京戶部尚書十一年引疾去十四年秋寇大入花馬池敗官軍孔壩溝直抵平涼言者謂紘有威名雖老可用詔起戶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制三邊軍務紘馳至固原按行敗所躬祭陣亡將士掩其骼奏錄死事指揮朱鼐等五人恤

軍士戰殁者家劾治敗將楊琳等四人罪更易守將練壯士與屯田申明號令軍聲大振初寇未入河套平涼固原皆內地無患自孛來住牧後固原當兵衝爲平慶臨鞏門戶而城隘民貧兵力單弱商販不至紘乃拓治城郭招徠商賈建改爲州而身留節制之奏言固原主客兵止萬八千人散守城堡二十四勢分力弱宜益兵舊臨鞏秦州諸軍歲赴甘涼備禦及他方有警又調兵甘涼或發京軍征討夫京師天下本邊將手握重兵而遇有事輒請京軍非彊幹弱枝之道請自今京兵毋輕發臨鞏甘涼諸軍亦宜各還本鎮但選知兵宿將一二人各守其地人以成爲家軍以將爲命自樂趨役而有戰心計之得者也紘見固原遮北延袤千里閒田數十萬頃曠野近邊無城堡可依議於花馬池遮西至小鹽池二百里每二十里築一堡堡周四十八丈役軍五百人固原遮北諸處亦各築屯堡募人屯種每頃歲賦米五石可得五十萬石規畫已定而寧夏巡撫劉憲爲梗紘乃奏曰竊見三邊情形延綏甘涼地雖廣而士馬犂強寧夏怯弱矣然河山險阻惟花馬池至固原軍既怯弱又墩臺疏遠敵騎得長驅深入故當增築墩堡彙州豫望城諸處亦然今固原遮南修築將畢惟花馬池遮北二百里當築十堡而憲危言阻衆且廢垂成之功乞令憲制三邊而改臣撫寧夏俾得終邊防於事爲便帝下詔責憲憲引罪卒行紘策修築諸邊城堡一萬四千餘所垣塹六千四百餘里固原屹爲重鎮紘又以意作戰車名全勝車詔頒其式於諸邊在事三年四鎮晏然前後經略西陲者莫及十七年加太子少保召還視部事以年老連章力辭乞致仕詔賜敕乘傳歸月廩歲隸如制明年九月卒年八十贈少保謚襄毅紘廉介絕俗妻孥菜羹麥飯常不飽性剛果勇於除害不自顧慮士大夫識與不識稱爲偉人在兩廣被逮時方議討後

山賊治軍事畢從容就道儀衛騶從不貶損既踰嶺始四服就繫謂官校曰兩廣蠻夷雜處總制體尊遽就拘執損國威今既踰嶺慎無厳縛官得體如此正德五年劉瑾亂政紘家奴憾紘嫡弟楊璋以紘所遺火礮投經事校尉誣瑾毒遣禁軍器劉瑾怒歸罪於紘籍其家無所得言官張九敘涂敬等復希瑾意劾紘七類嗾之贊曰項忠韓雍皆以文學通籍而親提悍鼓樹勳戎馬之場其應機決勝成畫遠謀雖宿將殆無以過豈不壯哉賞不酬勞謠諑繼起文法吏從而繩其後功名之士所爲發憤而太息也余子俊盡心邊計數世賴之朱英

廉威名粵嶠秦紘經略蒼西陲文武兼資偉哉一代之能臣矣

明史卷二百七十八終

明史卷二百七十九　列傳第六十七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羅倫　徐　栗　章　懋　從孔　採

黃仲昭　莊　昶

鄒　智　舒　芬　崔　楓　馬汝驥

羅倫字彝正吉安永豐人五歲寄隨母入園果落衆競取倫獨賜而後受家貧樵牧挾書誦不輟及爲諸生志聖賢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自壞之耳知府張瑄憫其貧周之粟謝不受居父母喪踰大祥始食鹽酪成化二年廷試對策萬餘言直斥時弊名震都下擢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踰二月大學士李賢奔喪畢奉詔還朝倫詣賢沮之不聽乃上疏曰臣聞朝廷授楊溥故事起復大學士李賢臣竊謂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繫焉不可不愼冀陛下制策有曰朕夙夜拳拳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竊謂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在禮子有父母之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陛下於賢以爲金革之事起復之與則未之有也以大臣起復之

與則禮所未見也夫爲人君當舉先王之禮敎其臣爲人臣當守先王之禮事其君昔宋仁宗嘗起復富弼矣弼辭曰不敢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隱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起復劉珙珙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固無門庭之寇難旨金革之名私竊利祿之實孝宗不抑其情此二君者未嘗以故事强其臣二臣者未嘗以故事徇其君故史册書之爲盛事士大夫傳之爲美談無他君能敎臣以孝臣有孝可移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王綱史筆之陳宜中賈似道之徒皆援故事起復然天下壞亂社稷傾危未嘗有遺

議後代無他君不敎臣以孝臣無孝可移於君也陛下必欲賢身任天下之事則賢身不可留口實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得以告事使賢於天下之事知必言言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必行行必力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苟知之而不能盡言言之而不能力行賢雖起復無益也且陛下無間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水之方圓孟實主之臣之直佞君實召之陛下誠於退朝之暇親直諒博洽之臣講聖學君德之要詢政事得失察民生利病訪人才賢否考古今盛衰合獨信之偏見納逆耳之苦言則衆賢羣策畢萃於朝又何待遑先王之禮經損大臣之名節然後天下可治哉臣伏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稍衣錦之徒接踵廟堂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何關耶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服則齊衰奪情於夫初無預其妻奪情於父母無子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還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命不許蹤三尺童子臣知其不信也爲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全於此哉爲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任已者不能直人忘親者不能忠君陛下何取於若人而起復之也今大臣起復者衆羣臣不以爲非且從而贊之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之上下成俗混然同流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朝致綱常之壞風俗之弊一至此極也願陛下斷自聖衷許賢歸家持服其他已起復者仍令奔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脫有金革之變亦從墨衰之權使任軍事於外盡心喪於內將朝廷端則天下一大臣法則羣臣效人倫由是明風俗由是厚矣疏入嘗福建市舶司副提舉御史陳選疏救不報御史楊琅復申救帝切責之尚書王翱以文彥博救唐介事諷賢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以效之亡何賢卒明年以學士商輅言召復

原職改南京居二年引疾歸遂不復出倫爲人剛正嚴於律已義所在毅然必爲於富貴名利泊如也里居倡行鄉約相率無敢犯大食以長恒惡戚遺之衣見迫窘解以覆之晨留客飲妻子貸粟鄰家及午方炊不爲意以余牛山人跡不至築室著書其中四方從學者甚衆十四年卒年四十八嘉靖初從御史唐龍請追贈左春坊論德謚文毅學者稱一峰先生方倫爲提學時御史巡按福建司禮中官黃賜延平人也過見倫不可涂棐巡按福建司禮中官黃賜延平人也過見棐不可泉州知府李宗學以受賕爲棐所按訐棐自齎賜從中主其奏棐宗學俱被斁詞連倫當并逮鎮撫司某曰羅先生可至此乎即日鞫成上之倫得免棐亦復官棐天順四年進士成化中嘗言利宗朝政事必與大臣面議自先帝幼冲未能裁決柄因者慮其缺遺假簡易之爵以便宜布凡視朝奏事諭旨輒曰所可知之此一時權宜非可循爲定制況批答多參以中官內閣或不與尤乖祖制乞復面議杜蔽壅之弊憲宗不能用終厲東副使

章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會試第一成進士改庶吉士明年冬授編修憲宗將以元夕張燈命詞臣撰詩詞進奏懋與同官黃仲昭檢討莊昶疏諫曰頃論臣等講學爲事弟子執經者日益進貧無供具惟脫粟菜羹

而已四方學士大夫高其風稱爲楓山先生家居二十
餘年中外交薦部檄屢起之以親老堅不赴弘治中孝
宗登用羣賢衆議兩京國學當用名儒起謝鐸於北監
及南監缺祭酒遂以懋補之懋方遭父憂不就時南監
缺司業且二十年詔特以羅欽順爲之而虛位以待懋
十六年服闋懋復固辭不允始涖任六館七人人自以
爲得師監生尤懽母病例不得歸省晝夜泣懋遣之歸
曰吾寧以違制獲罪武宗立陳勸聖學隆繼述謹大婚
重詔令敬天戒五事正德元年乞休五疏不允復引疾
恳辭明年三月始得請五年起南京太常卿明年又起

爲南京禮部右侍郎皆力辭不就吉者屢陳懋德望請
加優禮詔有司歲時存問世宗嗣位即家進南京禮部
尚書致仕其冬遣行人存問而懋已卒年八十六贈太
子少保謚文懿懋爲學恪守先儒訓或篤爲文章日小
技耳子弗服有勸以著述者曰先儒之言至矣苶苶其繁
可也通籍五十餘年歷俸僅滿三考躐進易退世皆高
之生三子兼令業農縣令過之諸子釋耒跪迎人不知
其貴公子也子省懋於南監徒步往道爲巡檢所笞已
知而請罪懋慰遣之晚年三子一孫盡死年八十二生
少子接後以蔭爲國子生從子拯字以道幼從懋學登
弘治十五年進士爲刑部主事正德初忤劉瑾下詔獄
謫梧州府通判瑾誅擢南京兵部郎中嘉靖中累官工
部尚書桂萼欲復海運延公卿議得失拯曰海運雖有
故事而風濤百倍於河且天津海口多淤自古不聞有
海者議遂寢南北郊議起拯言不可失帝意尋坐郊
壇祭器缺供落職歸久之復官致仕卒
黃仲昭名潛以字行莆田人祖壽生翰林檢討有學行
父嘉東鹿知縣以善政聞仲昭性端謹年十五六即有
志正學登成化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與章懋莊
泉同以直諫被杖謫湘潭知縣在道用諫官言改南京

大理評事兩京諸司隸卒有放還而取其月錢爲故事
惟仲昭與羅倫不取御史縱子弟取路刑部曲爲地仲
昭駁正之有羣掠民婦轉鬻者部坐首惡一人仲昭請
皆坐連遭父母喪不離苫塊者四年服除以親不逮養
遂不出弘治改元御史姜洪疏薦吏部尚書王恕有
司敦趣比至恕迂之大門外揖讓升堂相向再拜世兩
高之除江西提學僉事海士以正學久之再疏乞休曰
事著述學者稱木軒先生卒年七十四仲昭兄深御史
深子乾亨行人使滿剌加殁於海乾亨子如金廣西提
學副使希雍蘇州同知仲昭孫懋南京戶部侍郎

莊景字孔暘江浦人自幼豪邁不羣嗜古博學隆慶成化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檢討與編修章懋黃仲昭疏諫內廷張燈作旨廷杖二十謫桂陽州判官齎以言官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副居三年母憂去繼丁父憂哀毀除不復出卜居定山二十餘年學者稱定山先生巡撫王恕嘗欲薦其廬辭之景生平不尚著述有自得輒見之於詩萬章十餘上部檄屢趣俱不赴大學士邱濬素惡景語人曰率天下士背朝廷者景也弘治七年有薦景者奉詔起用景念濬當國不出且得罪強起入都大學士徐溥語郎中鄧寶曰定山故翰林復之溥聞吏部郎中得風疾明年乞身歸部臣不爲奏又明年京察尚書倪岳以老疾罷考之居二年卒年六十三天啓初追謚文節

鄒智字汝愚合州人年十二能文家貧讀書焚木菓繼晷者三年舉成化二十二年鄉試第一時帝益倦於政而萬安劉吉尹直居政府智憤之道出三原謁致仕尚書王恕慨然曰治天下在進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毒痛四海而公顧屏棄田里智此行非爲科名欲上書天子別白賢奸拯斯民於塗炭耳恕奇其言笑而不

答明年登進士改庶吉士逢上疏曰陛下於輔臣遇事必咨殊恩異數必及亦云任矣然或進退一人處分事往往降中旨使一二小人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陛下豈不欲推誠待物哉由其進身之初多出私門先有以致陛下之厭薄及與議事又惟諾惟謹伺伺覘覘若有所不敢反不如一俗吏足以任事此陛下所爲疑也臣竊以爲過矣昔宋仁宗知臯陶懷許畏無之知呂夷簡能改過則容之知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之知其可任則不次擢之故能北拒契丹西臣元昊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事也願陛下察苑馬陳孰爲夷簡而黜之容之孰爲衍琦仲淹而擢之日與講論治道不使小人得參其間則天下事惟輔臣得議惟諫官得言諫官雖卑與輔臣等乃今之諫官以歸懣題悟爲美以應對捷給爲賢以箝書刑獄爲戮力忠義激之則曰吾井不欲言言出則禍隨其後誰吾聽鳴呼此不能盡言效職而復引過以歸於上有人心者固如是乎臣願罷黜浮冗廣求風節之臣令侍下糾彈入閣參議或詩對或輪對或非時召對霽色接之溫言慰之使得單誠盡蘊則天聽開矣臣又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君子之有益人國也

大矣以陛下之聰明寧不知君子可任而故屈抑之哉乃小人巧讒間以中傷之耳今碩德如王恕忠鯁如張吉皆一時人望不宜北鍋負上天生才之意陛下誠召此數人置諸近地使各盡其平生則天心協矣臣又聞高皇帝制閹寺惟給掃除不及以政近者舊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出其手內倚之爲相外倚之爲將藩方倚之爲鎮撫恰人賤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恣出入宮禁此豈高皇帝所許哉陛下以宰相爲股肱以諫官爲耳目以正人君子爲腹心深思極慮定宗社長久之計則大綱正矣然其本則在陛下明理何如耳竊聞侍臣進講無反覆論辯之功陛下聽講亦無從容沃心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事臣不信也願陛下念養理之難窮惜日月之易邁考之經史驗之身心使終歲無間則聖學明而萬事畢治豈特四事之舉措得其當已耶疏入不報智既慊慨負奇其時御史湯鼐中書舍人吉人進士李文祥亦並負意氣智皆與之善因相與品騭公卿裁量人物未幾孝宗嗣位弊政多所更智喜以爲其志且得行乃復因星變上書曰伏讀明詔六天下利弊所當興革者悉以聞此始陛下知前日發梱詔書爲奸臣所誤禁言官毋風聞挾私言事物論囂然故復下此條自解耳夫不言無隱而曰朕躬有過朝政有闕而曰利弊當興革不曰許諸人直言而曰官員人等條具以聞陛下所以求言者已不廣矣今欲興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當求利弊之本原而興且革之不當毛舉細故以爲利弊在是也本原何在閣臣是已少師安持喙姑記少保吉附下閣上太子少保直挾詐懷奸世之小人也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就朝政必不修此弊所當革者也致仕尚書王恕忠亮可任大事尚書王竑剛毅可寄大奸都御史彭韶方正可決大疑世之君子也陛下用之則君德開明朝政清蠹此利所當興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由宦官權重而已夏九帝當任盧堂之間雖矣卒制於弘恭石顯宋孝宗嘗任劉俊卿劉珙矣卒間於陳源甘昇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附和而唐政不綱賈似道丁大全與童宗臣相表裏而宋室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繫此蕭之盛衰願陸下鑒既往謀將來攬天綱張英斷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高皇帝爲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以此陛下聰明冠世豈不知刑臣不可委信然而不免誤用者殆正心之學未講

也心發於天理則耳目聰明言動中節何官何職能或發於人欲則一身無主萬事失綱投閒抵隙蒙蔽得施雖有神武之資亦將日改月化而寖失其初欲進若干退小人與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豈可得哉帝得疏頷之居無何安直相繼罷斥而吉任寄如故衛智刺骨餌常朝當侍班智告之曰祖宗盛時御史侍班得面陳政務得失立取進止自後惟退而具疏此君臣情意所由隔也君幸值維新之日盍倣先朝故事行之及恕召至京智往謁曰後世人臣不獲時見天子故事多苟且願公且勿受官先請朝見取時政不善者歷陳之力請若先受官無復見天子之日矣寵與恕亦未能用其言會劉瑾竊弄威福智與恕等皆引疾歸入智名遂下詔獄智身親三木僅屬喘息慷慨對簿曰智見經筵以寒暑輟講午朝以細事塞責紀綱廢弛風俗浮薄生民憔悴邊備空虛私竊以爲憂與恕等往來論議誠有之不知其他獄者承吉意竟謫廣東石城所吏目事具湯寵傳智至廣東總督秦紘檄召修書乃居會城聞陳獻章講道新會往受業自是學益粹弘治四年十月得疾遽卒年六十有六同年生吳廷舉爲順德知縣殮而歸其喪天啓初追謚忠介

舒芬字國裳進賢人年十二獻賦鷹賦於知府祝瀚遂知名正德十二年舉進士第一授修撰時武宗數微行畋遊無度芬明年孝貞皇后崩前跲月欲幸宣府託言往視山陵罷沿道兵衛芬上言陛下三年之內當深居不出雖釋服之後固儼然執疾也且自古萬乘之重非奔竄逃匿未有不嚴侍衛者又等威莫大於車服以天子之尊下同庶人合大駕宅而羸車褻服是御非所以辨上下定禮儀不聽孝貞山陵畢迎主祔廟自長安門入芬又言孝貞皇后作配茂陵未稱失德祖宗之制既葬迎主必入正門昨孝貞之主頓從陸下駕由旁門

入他日史臣書之曰六月己丑車駕至自山陵迎孝貞純皇后主入長安門將使孝貞有不得正終之嫌其何以解於天下後世昨許廟之夕疾風迅雷甚雨意者聖祖列宗及孝貞皇后之靈儼告陛下也陛下宜即明詔中外以示改過不報遂乞歸養不許又明年三月帝議南巡時寧王宸濠久蓄異謀與近侍相結人情懼懼吉官伏闕諫忤旨被責讓芬憂之與吏部員外郎夏良勝禮部主事萬潮庶吉士汪應軫要諸朝連章入諫衆許芬遂偕編修崔桐庶吉士江暐王廷陳馬汝驥曹嘉及應軫上疏曰古帝王所以巡狩者協律度同量衡訪

遣老問疾苦黜陟幽明式序在位是以諸侯畏憚百姓
安焉若陛下之出不過如秦皇漢武侈心爲樂而已非
能行巡狩之禮者也博浪柏谷其禍亦可懲矣近者兩
北再巡六師不攝四民告病哀痛之聲上徹蒼昊傳播
四方人心震動故一聞南巡詔書皆鳥驚獸散而有司
方以迎奉爲名徵發駿急江淮之間蕭然煩費萬一不
逞之徒乘勢倡亂爲禍非細且陛下以鎮岡公自命苟
至親王國境或據勍臣之禮以待陛下將北嚮朝之乎
抑南面受其朝乎假令循名責實采悖謬之端則左
右寵倖無死所矣尚有事堪痛哭不忍言者宗藩蕃劉

濠之釁大臣懷焉道之心以保位爲故物以朝暮爲市
塵以陛下爲奕棋以革除年間爲故事昨左右寵倖知
術短淺無能以此言告陛下耳使陛下得聞此言雖禁
門之外亦將警蹕而出尚敢輕騎慢遊故疏入陛完迎
謂曰上聞有諫者輒恚欲自引決諸君且休勿歸過君
上沽直名芬等不應而出有頃良勝潮過芬拖腕假完
芬因邀博士陳九川至酌之酒因匿夫不可奪志君輩
可遂已乎明日遂偕諸曹連疏入帝大怒命跪闕下五
日期滿復杖之三十芬創甚幾斃至給怵院中掌院
者懼得罪命標出之芬曰吾官此即死此耳竟謫福建
市舶副提舉裹創就道世宗即位召復故官嘉靖三年
春昭聖太后壽旦詔免諸命婦朝賀芬言前者與國太
后令旦命婦朝賀如儀今遇皇太后壽節忽行傳免恐
失輕重之宜乞收成命以彰聖孝帝怒奪俸三月時帝
欲尊崇本生芬偕其僚連章極諫及張璁桂萼方獻夫
驟擢學士芬及同官楊維聰編修王思羞與同列拜疏
乞罷未幾復偕同官楊慎等伏左順門哭爭帝怒下獄
廷杖奪俸如初旋遭母喪歸卒於家年四十四世稱忠
孝狀元芬丰神玉立負氣峻厲端居竟日無倦容夜則
計過自訟以儆明絕學爲已任其學貫串諸經兼通天

文律曆而尤精於周禮嘗曰周禮親儀禮禮記猶蜀之
視吳魏也賈氏謂儀禮爲本周禮爲末妄矣朱子不加
是正何也疾革其子請所言惟以未及表章周禮爲恨
學者稱梓溪先生萬曆中追謚文節先是修撰羅倫以
論譴福建提舉躡六十年而芬繼之與倫同鄉同官所
謫地與官又同福建士大夫遂祀芬配倫云崔桐字來
鳳海門人鄉試第一與芬同進士及第授編修既謫南
巡並跪闕下受杖奪俸嘉靖中以侍讀出爲湖廣右參
議累擢國子祭酒禮部右侍郎馬汝驥字仲房綏德人
正德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偕芬等諫南巡罰跪受杖

敎習期滿當授編修特調澤州知州懲王府人虐小民比王有所屬輒投其書櫝中不視陵川知縣貪汝驥欲黜之巡按御史爲曲解汝驥不聽竟磯其官世宗立召復編修尋錄直諫功增秩一等預修武宗實錄進修撰歷兩京國子司業擢南京右通政就改國子祭酒召拜禮部右侍郎尚書嚴嵩愛重汝驥入閣稱之帝特加侍讀學士汝驥行已峭厲然性故和易人望歸焉卒贈尚書謚文簡應軫等自有傳

贊曰詞臣以文學侍從爲職非有言責也激於名義侃廷諍抵罪謫而不悔豈非皎然志節之士歟奪情之典不始李賢然自羅倫疏傳誦天下而朝臣不敢以起復爲故事於倫理所裨豈淺鮮哉章懋等引宣宗簒明國家設官意不爲彰君之過鄒智指列賢好矯拂喻末舒芬危言聳切有爰盎鼂錯之風況夫清修峻節行無瑕尤若諸子者洵足以矯文士淨夸之習矣

明史卷一百七十九終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事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臣張廷玉等奉

敕修

張寧　王崴　王淵等

毛弘　邱弘

李森　魏元　康永韶等

强珍　王瑞　張稷

李俊

湯鼐　人劉董傑

吳一貫

余濂

張寧字靖之海鹽人景泰五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七年夏帝從唐瑜等奏考覈南京大小諸臣寘言京師尤根本地不可獨免又言京衛帶俸武職一衛至二千餘人通計三萬餘員歲需銀四十八萬米三十六萬井他折俸物動經百萬耗損國儲莫甚於此而其間多老弱不嫻騎射之人莫若簡可者補天下都司衛所缺官而

悉汰其餘議格不行帝得疾適遇星變詔罷明年元會百官朝參如期望寧言四方來覲不得一覩天顏疑似之際必至訛言相驚願勉循舊典用慰人心帝疾不能從而奪門之變作天順中曹石竊柄事關禮科者輒裁損英宗以是知寧朝鮮與都部毛憐衛譬殺詔寧問都指揮武忠往解寧辭義悽愴忠曉健張兩弓折之射鴈一發隆隆朝鮮人大驚服兩人竟解其讐而還中官章包邀與相見不往尋擢都給事中憲宗初御經筵講日以大學衍義進講是年十月皇太后生妖禮部尚書姚夔仍故事設齋建醮會百官赴覽行香寧亦無益徒傷大體乞禁止帝嘉納之未幾給事中王徽以牛玉事劾大學士李賢得罪寧率六科論救由是淺與內閣忤曾王妏等薦寧堪僉都御史滿軍職貼黃與岳正並舉得旨會舉多私昔予外任寧出爲汀州知府以簡靜爲治期年善政具舉寧才高負志節善章奏譬稱籍甚英宗嘗欲重用之不果久居諫如不爲大臣所忌既出守益鬱鬱不得志以病免歸家居三十年吉者屢薦終不復召無子有一妾寧沒剪髮誓死樓居不下者四十年

詔旌爲雙節

王徽字尚文應天人天順四年進士除南京刑科給事

中憲宗即位數月與同官王淵宋寬李翔李鈞疏陳四事末言自古宦官賢良者少奸邪者多若授以大權致令敗壞然後加刑是始愛而終殺之非所以保全之也願法高皇帝舊制毋令預政典兵亂產立業家人義子悉編原籍爲民嚴禁宮吏與之交接惟掌其賞賚使得豐足無復他望此國家之福亦宦官之福也其冬帝入萬妃喘發吳后罪中官牛玉擅易中宮遽之南京徵復與淵等劾之司陛下毋立中宮此何等事而賊臣牛玉乃大書奸撰中宮起退人事漠然不以加意方玉欺肆之初婚禮未成禮官畏權瓠爲阿附及玉事發之後國法難貸刑官念舊竟苟容而李賢等又坐視成敗不出一言簡慈欺蔽此爲甚滿井罪賢等爲大臣不忠者戒臣等前疏論保全宦官正欲防患於未萌乃處置之道未聞牛玉之禍興作然往不可諫來猶可追臣等不敢遠引詩以近事徵之正統末有王振矣詎意復有曹吉祥天順初有吉祥矣若又不思預防安知後不有甚於牛玉者哉夫宦者無事之時似乎恭慎一開國政即肆奸欺將用某人也必先賣之以爲

已功將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張己勢迨趨附日衆威權日盛而禍作矣此所以不可預聞國政也內官在帝左右大臣不識廉恥多與交結餽獻珍奇伊僎取媚即以爲賢而朝夕譽之有方正不阿者則以爲不肖而夕譖謗之日加浸潤未免致疑由是稱譽者獲顯譖謗者被斥恩出於內侍怨歸於朝廷此所以不可許其交結也內官弟姪授職任事倚勢爲非聚奸養惡廣營財利奸弊多端身雖居內心實在外內外交通亂所由起此所以不可使其子姪在外任職營立家產也臣等職居言路不爲苟容雖死無悔惟陛下裁察詔罰妄言邀

譽欲加罪諸給事御史交章論救乃並謫州判官綏得貴州普安洞茂州寬潼川翔寧州鈞綏德孟盛鈞筆也侍郎葉盛編修陳音相繼請留不納最後御史楊琅言尤切幾得罪敘至普安與學校教士始有稟於鄉者郤士宦隴暢及白千戶賄治其有聲居七年棄官歸言者屢薦終以宦官惡之不復錄徵當曰今仕者以剛方爲刻怠緩爲寬學者以持正爲滯悞軟爲通爲文以典雅爲膚淺怪異爲古健其論治營葬宜公語無求辨事之人當求曉事之人時皆服其切中弘治初吏部尚書王恕薦起陝西左參議踰年謝病還卒年八十三子韋

兄文苑傳王淵浙江山陰人天順元年進士除南京吏科給事中素伉直終順天府治中朱寬莆田人李賢大足人皆天順元年進士李鈞永新人景泰二年進士寬爲南京禮科給事中翔兵科鈞工科既被謫寬進表入京道卒翔鈞皆以判官終

毛弘字士廣鄞人登天順初進士六年授刑科給事中成化二年夏偕六科諸臣上言比塞上多事正陛下宵衣旰食時乃聞退朝之暇頗事逸遊礮聲數聞於外非禁城所宜有況災變頻仍兩畿水旱川廣兵革之餘公私交困願省遊戲宴飲之娛停金豆銀豆之賞日御經

筵講求正學庶幾上解天怒下悅人心御史屢疏等亦以爲言皆爲納帝從學士商輅請改元後建言罷官者悉敘用弘請斷自睿作而後召還給事中王徽等不許慈懿太后崩詔別葬弘偕魏元等疏諫未得請朝罷弘偕六曰此大事吾輩當以死諫台大小臣工伏闕同爭衆許諾有退却者給事中張寰呼曰君輩獨不受國恩乎何爲首鼠兩端乃伏哭文華門竟得如禮弘在垣中所論列最多孝宗嗣位頗獻苦之嘗曰昨日毛弘今日毛弘前後所陳或不見聽而弘慷慨論議無所屈欽天監正谷萬受與當除名會輸賄貶秩正一眞人張

元吉有罪論死詔繫獄弘等皆固爭終不聽二還至都給事中得疾暴卒

邱弘字寬叔上杭人天順末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數陳時政成化四年春偕同官上言洪武永樂間以畿輔山東上曠人稀詔聽民開墾永不科稅通者權豪佔勢率指爲閒田隱蔽奏乞如嘉善長公主求文安諸縣地西天佛子劄實巴求靜海縣地多至數十百頃夫地驗百頃古者百家產也豈可徇一人之私情而奪百家恒產哉帝納其言詔自今請乞皆不許著爲令劄實巴所乞地竟還之民弘再遷至都給事中六年夏山東河南大旱弘請振因言四方告災部臣拘成例必覆實始免上難緩租下鮮實惠請自今遇災撫按官勘實即與蠲除從之萬貴妃有寵中官梁芳陳喜爭進淫巧奸人居宗順輩日獻奇異寶石輒厚酬之糜帑藏百萬計有因以得官者都人做傚競尚侈靡僭擬無度弘偕同官疏論宗順等罪請追還帑金嚴禁侈俗事下刑部尚書陸瑜因請置宗順等於理沒其貲以振饑民帝不許但命僭侈者罪無赦然竟不能禁也京師歲歉米貴而四方游食瓊山縣地震森疏陳十事未幾以貴倖侵奪民產率諸給事言昔奉先帝敕皇親强占軍民田者罪毋赦投獻者戍邊一時貴戚莫敢犯比給事中邱弘奏絕權貴請乞陛下亦既俯從乃外戚錦衣指揮周彧求武强武邑田六百餘頃翊聖夫人劉氏求通州武清地三百餘頃詔皆許之何其與前敕悖也彼豁壑難厭而畿內膏腴有限小民衣食皆出於此一旦奪之何以爲生且本朝百年來戶口日滋安得尚有閒田不耕不稼名爲奏求實豪奪而已帝善其言而已賜者仍不問山西災山

謝文祥以劾姚夔下獄森偕同官救之不納明年夏日食瓊山縣地震森疏陳十事未幾以貴倖侵奪民產率諸給事言昔奉先帝敕皇親强占軍民田者罪毋赦投獻者戍邊一時貴戚莫敢犯比給事中邱弘奏絕權貴請乞陛下亦既俯從乃外戚錦衣指揮周彧求武强武邑田六百餘頃翊聖夫人劉氏求通州武清地三百餘頃詔皆許之何其與前敕悖也彼豁壑難厭而畿內膏腴有限小民衣食皆出於此一旦奪之何以爲生且本朝百年來戶口日滋安得尚有閒田不耕不稼名爲奏求實豪奪而已帝善其言而已賜者仍不問山西災山

東及杭紹嘉湖大水森等竭蠲振帝並從之時帝未有
儲嗣而萬貴妃專寵後宮莫得進言者每勸上普恩澤
然未敢顯言妃妬也惟森抗章爲言帝心慍森已再遷
左給事中會戶科都給事中缺吏部列森名上詔予外
任部擬與化知府不允乃出爲懷慶通判未幾投劾歸
不復出
魏元字景善朝城人天順元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成
化初萬貴妃兄弟驕橫元疏劾之四年慈慈太后崩將
別葬元偕同官三十九人抗章極諫御史康永韶亦偕
同官四十一人爭之伏哭文華門竟得如禮其年九月

彗星見元率諸給事上言入春以來災異疊至近又彗
星見東方光拂台垣盛陽微之證臣聞君之與后
猶天之與地不可得而參貳也傳聞宮中乃有盛寵匹
耦中宮尚書姚夔等向嘗言之陛下謂內事朕自裁置
屏息傾聽將及半載而昭德宮進膳未聞少減中宮未
聞少增夫宮闈雖遠而視聽猶咫尺祖席之微嫡見元
象不可不懼且陛下富有春秋而震位尚虛豈可以宗
社大計一付之愛專情一之人而不求所以固國本安
民心哉願明伉儷之義嚴嫡妾之防俾尊卑較然各安
其分本支百世之基實在於此四方早澇相仍民困日

辣荊襄流民告變陛下作民父母初無儆惕偉循故事
付部施行而戶部尚書馬昂凡有奏報遇上意喜則曰
移所司處置遇上意怒則曰事窒難行徵有利害即乞
聖裁首鼠依違民更何望焉惟森抗章爲言帝心慍森已再遷
贈庶可少慰人心陛下崇信異教每遇生怒之辰輒重
降貨財廣建齋醮而西僧劉寶巴等至加法王諸號賜
予駸駸出乘輿與導用金飾吾仗綺紳遊道奉養過於親
王悖理亂紀孰甚於此乞革泰名號還其國追錄橫
賜用振饑民仍敕寺觀永不得再啓竊以靈國用天
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公私交困由玩好太多賞賚

無節或營造塔寺及購市珍奇一物之微累價巨萬國
帑安得不絀願即絕淫巧停罷宴遊諸銀場及不急務
悉爲禁止至兩京文武大臣不乏好貪爭爲蒙蔽陛下
勿論其位高而不忍遽去舊臣而姑且寬容宜
令各自陳免引全大體其貪位不去者則言官糾劾而
臣等監臨言路無稽於時亦望罷歸爲不職戒帝優詔
褒答之然竟不能用元屢遷都給事中出爲福建右參
政巡視海道嚴禁越海私販巨商以重賓賂元怒叱出
之母憂歸廬墓三年服除起江西參政卒康永韶字用

和祁門人舉於鄉入國學選授御史成化初巡按畿輔

劾尚書馬昂抑市民地四年偕同官胡深鄭已等爭慈
懿太后山陵事彗星見復偕同官上言入事大旨與元
前疏相類兩京大臣考察燕寨去留多不當永韶等復
劾大臣行私且摘刑部主事余志等十二人罪爲志所
訐俱下詔獄永韶嘗謫順昌知縣再調福清惠安久之有
薦其知天文者中旨召還授欽天監正進太常少卿掌
監事永韶爲御史有直聲及是乃更迎合取寵占候多
隱諱甚者以災爲祥陳西大儀永韶言今春星變當有
大咎賴秦民饑死足當之誠國家無疆福帝甚悅中旨
擢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坐曆多訛字落職歸胡深定
遠衛人天順末進士既爭慈懿太后山陵事復與同官
陳宏鄭已何純方昇張進疏上疏請斥奸邪痛誅學士
商輅尚書程信姚夔馬昂帝不納翌日給事中董旻陳
鶴胡智亦劾輅等疏呈御前故事諫官彈章非大廷宣
讀則封進未有不讀而面呈者帝不悅曰大臣進退有
體旻等敢不循舊章亂朝儀耶輅等乞休帝惟聽昂去
夔憤甚連疏求去深旻等復合疏攻而詆夔甚力帝怒
下深等九人獄先是御史林誠亦嘗劾輅不納引病去
帝并屬誠吏毛弘等皆論救輅亦請覽之乃各杖二十
復其官未幾深坐按陝時杖殺訴冤者謫黔陽丞稍遷

鬱林知州卒鄭已山海衛人成化二年進士巡按陝西
請蠲邊地逋賦分別邊兵令壯者戰守老弱耕牧章下
所司定西侯蔣琬鎮甘肅已欲按其罪語溯爲所劾成
宜府已性矜傲時論不甚借重旻樂平人成化二年進
士歷吏科都給事中爲吏所訐下詔獄謫石臼知縣孝
宗時卒官四川參議
强珍字廷貴滄州人成化二年進士除涇縣知縣請減
額賦民德之擢御史初遼東巡撫陳鉞啟釁召敵敵至
務爲蔽欺巡按御史王崇之劾鉞鉞大恐謀之汪直誣
建崇之下詔獄輸贖調延安推官及直鉞用兵方論功
而敵大入中官韋朗總兵官綠謙等匿不以聞珍往巡
按請正鉞罪兵部尚書余子俊等奏鉞累犯重辟不當
貸帝弗從未幾指揮王全等誘殺朵顏衛人珍發其狀
全等俱置罪直方自矜有大功聞珍疏怒適巡邊還鉞
郊迎五十里訴珍珍已直益怒奏珍所劾皆妄詔遣錦
衣千戶薛榮往勘械赴京比至直先榜掠然後奏聞坐
奏事不實當輸贖詔特謫戍遼東而責兵部及言官先
官劾鉞者居三年直敗復珍官致仕弘治初起山東副
使擢大理少卿明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綏謙
已罷珍奏留謙才力可用給事中言謙數失機珍不應

奏保遂改南京右通政尋以母老乞休久之卒

王瑞字良璧望江人成化五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嘗於文華殿抗言內寵滋甚詞氣鯁直帝震怒同列戰慄瑞無懼色十五年疏請天下進表官各陳地方利病帝惡其紛擾杖之湖廣江西撫按官以所部災傷盜起請免有司朝覲瑞等言歲侵民困由有司不職正當加罪乃爲請留正官既留則人才進退何由審辨是朝覲考察兩大典皆從此廢壞矣帝然其言即命吏部禁之進都給事中言二載黜陟朝廷大典今布按二司賢否由撫按牒報其餘由布按訪覈任情毀譽多至失真舉劾官言政省本職吏不宜玷清要文職有未識一丁武階亦未挾一矢自徒驟貴者一切革除乞斷自宸衷悉皆斥去以存國體御史賈應張稷等亦言比來未流賤佞安則公卿盾狗敗紲濫居清要文職有未識一丁武階亦未挾一矢自徒驟貴

謬者請連坐十九年冬瑞以傳奉冗員淆亂仕路率同官奏曰祖宗設官有定員初無倖進之路近始有納粟冠帶之制然止榮其身不任以職今倖門大開鬻販如市恩典內降遍及吏胥武階陰襲下逮白丁或選期未至超越官資或外任雜流驟還京職以至廝養賤夫市井童稚皆得舉援妄竊名器蹤蹈至此有識寒心伏覩英廟復辟景泰倖用者卒皆罷斥陛下臨御天順日功者一切革除乞斷自宸衷悉皆斥去以存國體御史賈應張稷等亦言比來未流賤佞安則公卿盾狗敗紲濫居清要文職有未識一丁武階亦未挾一矢自徒驟貴

亦有言乃改上林監副時汪直竊柄陷焉文升牟俸遣戍帝貴言官不糾杖俊及同官二十七人御史王濬等二十九人當是時帝躭於燕樂羣小亂政屢致災譴至二十一年正月朝申刻有星西流化白氣聲如雷帝頗懼詔求直言俊奏六科諸臣上疏曰今之弊政最大且急者曰近倖干紀也大臣不職也爵賞太濫也工役過煩也進獻無厭也流亡未復也天變之來率由於此夫內侍之設國初皆有定制今或一事而參五六七輩或分布藩郡享王者之奉或總領邊疆專大將之權或依憑左右援引險邪或交通中外

投獻奇巧司錢穀則法外取財貢方物則多端責賂兵民坐困官吏蒙殃殺人者見原僨事者逃罪如梁芳輩與陳喜輩不可枚舉惟陛下大施剛斷無令干紀奉使於外者悉罷召還用事於內者嚴加省汰則近倖戢而天意可回矣今之大臣共未進也非貪緣內臣則不得安此以財貿官彼以進其旣進也非依憑內臣則不得安此以財貿官彼以官鬻財無怪其瀆獵四方而轉輸權貴也如尚書殷謙張鵬李本侍郎艾福杜銘劉俊皆旣老且懦尚書張磐張瑄侍郎尹直大理卿田景暘皆清論不愜惟陛下大加黜罰勿爲姑息則大臣知警而天意可回矣夫爵以待有德賞以待有功也今或無故而爵一庸流或無功而賞一貴倖所雨雪者得美官進金寶者射厚利方士獻煉服之書伶人奏曼延之戲掾史胥徒皆叨官祿俳優僧道亦玷班資一歲而傳奉或至千人數歲而數千人矣數千人之祿歲以數十萬計是皆國之命脈民之脂膏可以養賢士可以活饑民誠可惜也方士道流如左通政李孜省太常少卿鄧常恩輩尤爲誕妄此招天變之甚者乞盡罷傳奉之官毋令汙玷朝列則爵賞不濫而天意可回矣今都城佛利迄無寧工京營軍士不能宴然而安哉伏望陛下聽言必行事天以實疏斥羣小親近賢臣咨治道之得失究前代之興亡以聖賢之經代方書以文學之臣代方士則必有正誼足以廣聖學講論足以究天變而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腹心安泰軀幹強健元首於是乎大明矣帝優詔答之降孜省上林承常恩本寺承繼曉革國師爲民令巡按御史追其誥敕制下廠朝大悅五月俊出爲湖廣布政司參議弘治中擢宮山西參政卒

壯至字文燦婺源人成化二年進士爲秀水知縣擢御

京師不戢則腹心受病蒲郡災荒則軀幹削弱元首豈能宴然而安哉伏望陛下聽言必行事天以實疏斥羣小親近賢臣咨治道之得失究前代之興亡以聖賢之經代方書以文學之臣代方士則必有正誼足以廣聖學講論足以究天變而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腹心安泰軀幹強健元首於是乎大明矣帝優詔答之降孜省上林承常恩本寺承繼曉革國師爲民令巡按御史追其誥敕制下廠朝大悅五月俊出爲湖廣布政司參議弘治中擢宮山西參政卒

壯至字文燦婺源人成化二年進士爲秀水知縣擢御

史二十一年星變借同官疏陳十事言建言貶謫諸臣
効忠於國宜復其職妖僧繼曉結中官梁芳耗竭內藏
乞治芳罪斬繼曉都市傳奉官顧賢等皆中官恒從子
而冒錦衣李孜省小吏而授通政宜盡斥以清仕路尚
書殷謙李本侍郎杜銘尹直皆素乏清譽尚書張鵬張
鎣張瑄侍郎杜謙艾福馬顯劉俊大理卿宋欽巡撫都
御史魯能馬馴皆老儒無能侍郎談倫幷競無恥巡撫
趙文博粗鄙妄為大理卿田景暘系行不謹宜合改仕
鎮守守備內官視天順間遞數倍作威福凌虐有司漸
江張慶四川蔡用得逮治四品以下官尤傷國體宜悉

撤還內外坐營監鎗內官增置過多皆私役軍士辦納
月錢多者至二三百人武將亦皆私役健丁行伍惟存
老弱勦戚內官奏乞鹽利滿載商行所至張欽陽黃旗
商旅不行邊儲虧損並宜罷禁陝西山西河南頻年水
旱死徙大半山陝之民僅存無幾宜核破災郡縣與
蠲除給事張善吉先坐罪謫官考績至京皆夜乞憐得
授茲職大玷清班宜黜斥山陝河洛饑民多流鄖襄仝
撫治鄖陽南一月罷天下巡撫官改在南京都察院道
卒奎性簡靜不苟取與以簿書瑣屑非大臣體不加譴無何有御史失儀奎
矯矯持風節尤負時望方星變求言時九卿各條奏數
事率有所避無甚激切者唯奎與李俊等言最直而武
當面糾退朝乃奏帝以其忘緩杖之於廷居數月復出

選員外郎崔陞彭綱主事蘇章戶部主事周軫刑部主事李昂皆有言陞章言宦妖僧罪請誅寘而尚書王恕今伊傅不宜置南京綱斥李孜省繼聽請誅之以謝天下軫亦請誅梁芳李孜省并汰內侍罷方書且陳十事且言神仙佛老外戚女謁聲色貨利奇技淫巧皆陛下素所惑溺而左右近習交相誘之言甚切帝以方修省皆不罪後以吏盜醫藥外蕃故救事下綱章吏貶之外而密諭吏部尚書尹旻出昱等凡黃六十人姓名於屏俟奏還則貶遠惡地昱乃與給事中盧瑤奏昇童祝同日俱簡部臣見遠簡者多有應還者輒故遲之

陞軫遂得免崔陞字廷進本樂安人父爲彰德庫大使因家焉成化五年進士由工部主事改兵部初遷延安知府四川參政守官廉居常服布袍家童拾馬矢給爨家居三十年年八十八卒子銑自有傳彭綱滿江人與蘇章周軫秦昇童祝皆成化十　年進士昱永寧知州改汝州鑿渠溉田數千畝再遷雲南提學副使蘇章餘干人貶姚安通判再遷廷平知府有政績終浙江參政周軫莆田人副使瑛從子後進郎中終山東運使李昱字啓東獻縣人成化十七年進士貶撫遠通判未幾卒盧瑤鄞縣人成化五年進士爲刑科給事中疏劾淮揚

通課十餘萬清西北勳戚馬宿弊常觸帝怒杖之遷工科都給事中與昇祝皆因星變陳言獲譴瑤貶長沙通判終廣平知府泰昇南昌人貶廣安州同知童祝蘭縣人貶興國同知終袁州知府是時崔陞以請召王恕忤旨而工部主事王純亦以諫罷王恕被杖簡官純仙居人成化十七年進士貶思南推官弘治中屢遷湖廣提學僉事

湯鼐字用之靜州人成化十一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孝宗嗣位首劾大學士萬安罔上誤國明日宣至左順門中官森列令跪鼐曰令鼐跪者何旨鼐始跪及宣旨言既已留中發大言臣所言國家大事奈何留中已而安斥鼐亦出後方謹守若劉健謝遷下視朝之餘宜御便殿擇侍臣端方謹守若劉健謝遷程敏政吳寬者日與講學論道以爲出治之本至如內閣尹直尚書李裕都御史劉敷侍郎黃景奸邪無恥或貪緣中官進用或依附倖佞行私不早斥必累聖明司禮中官李榮蕭敬襄爲言官劾罷宜亟正典刑勿爲姑息言官過貶宜益致士氣榮竟復入遂搖諸傅泰得官者請忍編置瘴鄉示天下戒且召致仕尚書王恕王竑都御史彭韶僉事章懋等而還建言得罪

諸臣以薦風節報聞弘治元年正月龍又劾禮部尚書
周洪謨侍郎倪岳張悅南京兵部尚書馬文升因言少
傅劉吉與萬安尹直奸貪等耳安直斥而吉獨進宮不
以爲恥篇大申黜陟明示勸懲又劾李榮嘉敬面薦謫
降進士李文祥爲臺諫尚書王恕以盛暑篇輟經筵龍
極言不可語侵恕當是時帝更新庶政吉路大開新進
者爭欲以功名自見封章旁午頗傷激訐龍意氣九銳
其所抨擊間及海內人望以故大臣多畏之而吉尤不
能堪使人哨御史魏璋曰君能去龍行僉院事矣璋欣
然日夜伺龍短未幾而吉人之獄起吉人者長安人戚

化末進士爲中書舍人四川饑帝遣郎中江漢往振人
言漢不勝任宜遣四使分道振且擇才能御史爲巡按
庶荒政有裨因薦給事中宋瑛陳琦韓鼎御史曹璘郎
中王沂洪鐘員外郎東思誠許事王寅理刑知縣韓福
及壽州知州劉棨可使而巡按則龍足任之璋遂草疏
僞署御史陳景隆等名言吉人抵抗成命私立朋黨帝
怒下人詔獄令自引其黨人以龍璘思誠棨福對璋又
嗾御史陳璧等言璘福思誠非其黨則龍棨及上
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知州董傑是也棨憪龍自金
貽之書謂夜夢一人騎牛幾墮龍手挽之得不仆又見

龍手執五色石引牛就道因解之曰人騎牛謂朱乃國
姓意者國將傾賴龍扶之耳而引君當道也龍棨等自相
標榜詆毀時政論並文祥智傑建治疏上吉從中主之
悉下詔獄欲盡置之死刑部尚書何喬新侍郎彭韶等
持之外議亦洶洶不平乃坐棨妖言律斬龍受賄戍肅
州人欺罔制籍智文祥傑皆論官吏部尚書王恕奏曰
律重妖言罰造作符讖類耳棨書詞雖妄良以龍數言
事不避利害因推溯之今當以妖言設有如造亡秦讖
者更何以罪之帝得疏意動命姑繫獄既而熱審喬新
等言棨本不應妖言律且貧棨五歲而孤無兄弟母孫氏

出於其所簒弄迨黨立勢成復恐一旦敗露則又極意以排諫諍之士務使其君孤立於上耳無聞目無見以圖便其私不至其身與國俱敗不止故夫刑賞予奪必由大臣奏請臺諫集議而後可行或有矯誣窮治不輕貸則讒佞莫能間而權不下移矣考績赴都遂遇禍竟卒於戍所竈既戍無援之者久之始釋歸董傑涇縣人成化末進士竈之論暑月輕講也傑方謁選亦坐疏爭由是知名授沔陽知州甫數月逮繫詔獄謫四川行都司知事歷遷河南左布政使所在盡職業爲民所懷正德六年江西盜起巡撫王哲兵敗召還擢傑右副都御史代之未幾卒璋既爲吉心腹果擢大理寺丞坐事下獄黜爲九江同知悒悒死

姜綰字玉卿弋陽人成化十四年進士由景陵知縣擢南京御史弘治初陳治道十事又言午朝宜論大政毋泛陳細故皆報聞二年二月南京守備中官蔣琮以蘆場事下綰覆按琮贓綰求右已綰疏言琮以守備重臣與小民爭利假公事以適私情用揭帖而抗詔旨揚言陰中脅以必從其他變亂成法厥罪有十以內官使言官職罪妬害大臣妄論都御史秦紘罪二怒河閘官失迎候欲奏罷之罪三受民詞不由通政罪四分遣臆心使漁國課罪五按季收班匠工銀罪六擅收用罷閑都事罪七官僚忤意輒肆中傷罪八妄奏主事周琦罪欺罔朝廷罪九保舉罷斥內臣竊天子威柄罪十事下南京三法司既復特遣官覆治以奏先是御史余濬劾中官陳祖生違制墾後湖田湖爲之淤奏下南京主事盧錦勘報錦故與祖生有隙而給事中方向嘗牽同官繆樗等劾祖生及文武大臣不職狀又因雷震孝陵栢幼大學士劉吉等十一人而諷祖生遂揭向錦實侵湖田詔下骨時向方監後湖黃冊祖生益力祖生銜向切法司勘未上而琮爲綰所劾於是琮祖生及吉合謀

削錦籍謫向官復逮綰及同官孫紘劉遵金章紀傑曹玉譚肅徐禮余濬給事中繆樗赴京論鞫皆謫爲州判官綰謫判桂陽暴稅害國同知遷慶遠知府斬劇賊韋七旋韋萬妙共黨糾賊數萬攻城綰堅守檄民兵夾擊破走之東蘭諸州蠻悉歸侵地總督劉大夏奇其材薦爲右江兵備副使思恩知府岑濬逐田州知府岑猛綰獻策總督潘蕃令與都指揮金堂合諸路兵大破賊思恩平綰條二府形勢請改設流官比中土廷議從之綰引疾還俄起河南按察使尋復以疾歸卒於家余濬慈谿人成化十七年進士孝宗初疏請永除納粟入監

令又劾浙江鎮守中官張慶廣東鎮守中官韋眷因薦王怒堪內閣馬文升彭韶張悅阮勤黃孔昭耿吏部侯湖之勘自濬啟之貶平度州判官終知府方向字與義桐城人成化十七年進士孝宗初陳時政八事因劾大學士尹直等時號敢言終營州判官孫紘字文晃鄞人成化十四年進士謫滕州判官遷廣德知州卒官紘少貧傭書市肉以養母既通籍終身不食肉劉遜安福人成化十四年進士謫澧州判官遷武岡知州峴王不檢下

遜裁抑之又欲損其歲祿王怒奏於朝徵下詔獄貶四川行都司斷事歷湖廣副使劉瑾徵賄不得坐缺軍儲被逮已而釋之再坐斷獄稽延罰米百石先是榮王乞辰州常德田二千頃山場八百里民舍市廛千餘間遜與巡撫韓重持勿予至是瑾惡予之部議袖遜瓊州副使瑾勒令致仕瑾誅起官歷福建按察使全章等無他表見

姜洪字希範廣德人成化十四年進士除廬氏知縣單騎勸農桑民姜仲禮願代父死罪洪奏免之徵拜御史孝宗即位陳時政八事歷詆太監蕭敬內閣萬安劉吉

學士尹直侍郎黃景劉宣都御史劉敷尚書李裕李敏杜銘大理丞宋經而薦致仕尚書王恕王竑李秉去任湖之勘自濬啟之貶平度州判官終知府方向字與義侍郎謝鐸編修張元禎檢討陳獻章僉事章懋許事黃仲昭御史強珍徐鏞于大節給事中王徽蕭顯賀欽員外林俊主事王純及現任尚書余子俊馬文升巡撫彭都御史蔡紘爭文移被劾所司白洪無罪劉吉欲中之再下禮部會議遂貶夏縣知縣御史歐陽旦請召還洪及暢亨等不納遷桂林知府瑤獞侵擾古田請兵討平之擢雲南參政士官陶洪與八百媳婦約爲亂洪乘間翦滅歷山東左參政正德二年遷山西布政使劉瑾索賀印錢不應四年二月中旨令致仕瑾誅起山東左布政使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未滿歲卒洪性廉直身後喪不能舉天啟初追謚莊介歐陽旦安福人成化十七年進士由休寧知縣擢御史嘗請逐劉吉罷皇莊歷湖廣僉事浙江副使終南京右副都御史暢亨字文通河津人成化十四年進士由長垣知縣擢御史巡按浙江歲饑奏罷上供綾紗等物弘治元年二月景寧

縣屏風山異獸萬餘大如羊白色銜尾浮空去亭請罷
溫處銀課而寘鎮守中官張慶於法竟下所司銀課得
減責慶陳狀慶因許亨考察不公停亨俸三月亨又劾
僉事鄒滂滂亦許亨慶等搆之逮亨謫渾陽知縣給事
中龐泮上疏爭不聽
曹璘字廷暉襄陽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行人久之選
授御史孝宗嗣位疏言梓宮發引陛下宜衰絰杖履送
至大明門外拜哭而別牽宮中行三年喪貴妃萬氏有
罪宜告於先帝削其謚遷葬他所帝納其奏而戒勿言
貴妃事頃之請進用王恕等諸大臣復先朝言事于大

節等諸臣官放遣宮中怨女罷撤監督京營及鎮守四
方太監又言梁芳以指揮袁輅獻地建寺請令襲爵平
侯爵以數畝地得侯勛臣誰不解體宜承爲革罷疏奏
帝頗采焉弘治元年七月上吉近日星隕地震余永二
星晝現雷擊禁門皇陵雨雹南京內園災狂夫叫閽景
寧白氣飛騰而陛下不深求致咎之由以盡弭災之實
經筵雖御徒爲具文方舉輒休輟行遠罷所謂一日暴
之十日寒之者願日御講殿與儒臣論策罷庶大學士
劉吉等以消天變臣昨冬曾請陛下罷妄視政今每遘
節序輒漸御黃袞從官朱緋三年之間爲日有幾宜但

御淺服且陛下方諒陰少監郭鏞乃請選妃嬪雖拒勿
納鏞猶任用何以解臣民疑祖宗嚴自宮之禁今此曹
十進紛紜當論罪朝廷特設書堂令翰林官教習內使
本非高皇帝制詞臣多貴緣以干進而內官亦且假儒
術以文奸宜遠罷之詔是有警輒令京軍北征此輩驕
肆久不足用乞自今勿遣而以出師之費賞邊軍帝得
疏不喜降旨譴己出按廣東劾陳獻章於新會服其
白論遂引疾歸居山中前後十年不入城市
彭程宇萬里鄱陽人成化末進士弘治初授御史巡視
京城降人雜處畿甸多爲盜事發則投戚里奄豎爲窩
主巡視光祿

宂程侍先機制之有發輒得淫巡鹽兩浙代還巡視光祿
五年上疏言臣適見光祿造皇壇器皇壇者先帝修齋
行法之所陛下即位此類廢斥盡何復有皇壇煩置器
乞除金銀忘民脊血用待其當指恐指民兒投之無用
地所存敬自經聖亂倘豺而先帝篤信之者意在遠
帝福靜也今二人已伏重辟則禍患之來二人尚不能
自免豈能福靜他人倘陛下果有此衷宜遏之將萌如
無請當所司遵迎聖帝初無皇壇造器之命特光祿姑
爲備帝得程奏大怒以爲暴揚先帝過立下錦衣獄給
事中裴蘭亦巡視光祿繼上疏論之帝宥蘭奪光祿卿

胡恭等俸付程刑部定罪尚書彭韶等擬贖杖還職帝欲置之死命繫之韶等復疏救程子尚三上章乞代父死終不聽是時巡按陝西御史高縣李興亦坐酷刑繫獄及朝審上與及程罪狀韶興斬程及家屬戍隆慶文武大臣英國公張懋等合疏言興所鞫多罪犯不宜當以死程用諫爲職坐此戍邊則作奸枉法者何以處之尚書王恕又特疏救乃減興死杖之百僉妻子戍賓州程竟無所減程母李氏年老無他子卽閉門養南京給事中毛珵等亦奏曰昔劉禹錫附王叔文當竄遠方裴度以其母老爲請得改連州陛下聖德非唐中主可比而程罪亦異禹錫祈少矜憐全其母子不許子尚隨父戍所遂舉廣西鄉試明年帝念程母老放還其後劉瑾亂政追論程巡鹽時稍虧額課勒其家償程死久矣止遺一孫女罄產不足則並女鬻之行道皆爲流涕

麗泮字元化天台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工科給事中弘治中中旨取善擊銅鼓者泮疏諫屢遷刑科都給事中副使楊茂元被逮泮率同列救之茂元得潰遠九年四月帝以岷王劾武岡知州劉遜命逮之泮率同官呂獻等言錦衣天子親軍非不軌及妖言重情不可輕遣遜所坐微而王奏牽左證百人勢難盡逮宜敕撫按官

爲備葸泮改爲書院以祀幹遷河南右布政使中旨取洛陽牡丹疏請罷之轉廣西左布政使致仕呂獻浙江新昌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坐事杖闕廷弘治時詔選駙馬李廣受富人金陰爲地爲獻所發有直聲正德中終南京兵部右侍郎

葉紳字廷紹吳江人成化末進士除戶科給事中改吏科歷禮科左給事中弘治十年太子年十七猶未出閣紳請擇講官教論尋以修省陳八事斥中官李廣又劾尚書徐溥直軒侯瓚侍郎鄭紀王宗彝巡撫都御史劉龍張皓等二十人乞賜罷斥而末言去大奸則專

幼李廣八大罪誑陛下以燒鍊而進不經之藥罪一爲太子立寄壇而興煖疏之說罪二擬罷望親希求恩寵罪三盜引玉泉經繞私第罪四首開倖門大肆奸貪罪五太常崔志端真人王應琦代求善宮乞賜玉帶罪六假果戶爲名侵奪歲民七地幾至激變罪七四方輸納上供歲取勢通敎民破產罪八內而望親駙馬事之如父外而總兵鎭守珮之爲公陛下奈何養此大奸於肘腋而不思驅斥哉御史張綰等亦以爲言帝曰姑置之踰數月廣竟得罪飲鴆死紳又極陳大臣恩蔭葬祭之濫下所司議頗有減損擢尚

寶少卿卒

胡獻字時臣揚州興化人弘治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踰月卽極論時政數事言屠滽爲吏部尚書王越李蕙爲都御史皆交通中官李廣得之廣得售奸由陞下議攻不任大臣而任廣輩也祖宗時凡御內閣商決章奏經筵日講悉陳時政得失又不時接見儒臣厥陞劾幼程敏政法司自問罪據實定案內臣每收米萬石勒下追復舊制京通二倉總督監督內臣每收米萬石計之人門千兩又各占斗白金十兩以歲運四百萬石監督倉儲自有戶部司用中級二三百人使納月錢夫數千里至而總兵坐營等官顧賜罷遣京操軍士自

各使分領辦納月錢乞嚴革以蘇其困陛下遇災修省去春未告陳當及卽中旨雲南土官朋燿皆有論奏留中不報災異待罪如此則與不修省何異願斷自聖心凡利弊當興革者卽見施行東廠校尉本以緝奸通者但爲司成中官壯情報怨如御史武衢忤壽寧侯張鶴齡及太監楊鵬主事毛伯敬太監韋泰皆爲校尉所發推求細事誣以罪名竊朝廷知其枉無敢言者臣亦知今日言之異日必爲所陷然臣弗懼也疏入竟與秦各疏辭會給事中胡易劾監庫中官賀彬貪黷入罪彬亦訐易帝遂下獻易詔獄謫獻蘄州判官

未赴官遷宜陽知縣再遷南都察院經歷武宗卽位擢廣西提學僉事遷福建提學副使未任卒贈太常少卿

獻方正好學敢言事屠滽爲吏部尚書王越李蕙爲都御史皆交通中官李廣得之廣得售奸由陞下議攻不任大臣而任廣輩也祖宗時凡御內閣商決章奏經筵日講悉陳時政得失又不時接見儒臣厥陞劾幼程敏政法司自問罪據實定案內臣每收米萬石勒下追復舊制京通二倉總督監督內臣每收米萬石計之人門千兩又各占斗白金十兩以歲運四百萬石監督倉儲自有戶部司用中級二三百人使納月錢夫數千里至而總兵坐營等官顧賜罷遣京操軍士自

各使分領辦納月錢乞嚴革以蘇其困陛下遇災修省去春未告陳當及卽中旨雲南土官朋燿皆有論奏留中不報災異待罪如此則與不修省何異願斷自聖心凡利弊當興革者卽見施行東廠校尉本以緝奸通者但爲司成中官壯情報怨如御史武衢忤壽寧侯張鶴齡及太監楊鵬主事毛伯敬太監韋泰皆爲校尉所發推求細事誣以罪名竊朝廷知其枉無敢言者臣亦知今日言之異日必爲所陷然臣弗懼也疏入竟與秦各疏辭會給事中胡易劾監庫中官賀彬貪黷入罪彬亦訐易帝遂下獻易詔獄謫獻蘄州判官

未赴官遷宜陽知縣再遷南都察院經歷武宗卽位擢廣西提學僉事遷福建提學副使未任卒贈太常少卿

獻方正好學敢言事屠滽爲吏部尚書王越李蕙爲都御史皆交通中官李廣得之廣得售奸由陞下議攻不任大臣而任廣輩也祖宗時凡御內閣商決章奏經筵日講悉陳時政得失又不時接見儒臣厥陞劾幼程敏政法司自問罪據實定案內臣每收米萬石勒下追復舊制京通二倉總督監督內臣每收米萬石計之人門千兩又各占斗白金十兩以歲運四百萬石監督倉儲自有戶部司用中級二三百人使納月錢夫數千里至而總兵坐營等官顧賜罷遣京操軍士自

各使分領辦納月錢乞嚴革以蘇其困陛下遇災修省去春未告陳當及卽中旨雲南土官朋燿皆有論奏留中不報災異待罪如此則與不修省何異願斷自聖心凡利弊當興革者卽見施行東廠校尉本以緝奸通者但爲司成中官壯情報怨如御史武衢忤壽寧侯張鶴齡及太監楊鵬主事毛伯敬太監韋泰皆爲校尉所發推求細事誣以罪名竊朝廷知其枉無敢言者臣亦知今日言之異日必爲所陷然臣弗懼也疏入竟與秦各疏辭會給事中胡易劾監庫中官賀彬貪黷入罪彬亦訐易帝遂下獻易詔獄謫獻蘄州判官

未赴官遷宜陽知縣再遷南都察院經歷武宗卽位擢廣西提學僉事遷福建提學副使未任卒贈太常少卿

獻方正好學敢言事屠滽爲吏部尚書王越李蕙爲都御史皆交通中官李廣得之廣得售奸由陞下議攻不任大臣而任廣輩也祖宗時凡御內閣商決章奏經筵日講悉陳時政得失又不時接見儒臣厥陞劾幼程敏政法司自問罪據實定案內臣每收米萬石勒下追復舊制京通二倉總督監督內臣每收米萬石計之人門千兩又各占斗白金十兩以歲運四百萬石監督倉儲自有戶部司用中級二三百人使納月錢夫數千里至而總兵坐營等官顧賜罷遣京操軍士自

各使分領辦納月錢乞嚴革以蘇其困陛下遇災修省去春未告陳當及卽中旨雲南土官朋燿皆有論奏留中不報災異待罪如此則與不修省何異願斷自聖心凡利弊當興革者卽見施行東廠校尉本以緝奸通者但爲司成中官壯情報怨如御史武衢忤壽寧侯張鶴齡及太監楊鵬主事毛伯敬太監韋泰皆爲校尉所發推求細事誣以罪名竊朝廷知其枉無敢言者臣亦知今日言之異日必爲所陷然臣弗懼也疏入竟與秦各疏辭會給事中胡易劾監庫中官賀彬貪黷入罪彬亦訐易帝遂下獻易詔獄謫獻蘄州判官

未赴官遷宜陽知縣再遷南都察院經歷武宗卽位擢廣西提學僉事遷福建提學副使未任卒贈太常少卿

獻方正好學敢言事屠滽爲吏部尚書王越李蕙爲都御史皆交通中官李廣得之廣得售奸由陞下議攻不任大臣而任廣輩也祖宗時凡御內閣商決章奏經筵日講悉陳時政得失又不時接見儒臣厥陞劾幼程敏政法司自問罪據實定案內臣每收米萬石勒下追復舊制京通二倉總督監督內臣每收米萬石計之人門千兩又各占斗白金十兩以歲運四百萬石監督倉儲自有戶部司用中級二三百人使納月錢夫數千里至而總兵坐營等官顧賜罷遣京操軍士自

各使分領辦納月錢乞嚴革以蘇其困陛下遇災修省去春未告陳當及卽中旨雲南土官朋燿皆有論奏留中不報災異待罪如此則與不修省何異願斷自聖心凡利弊當興革者卽見施行東廠校尉本以緝奸通者但爲司成中官壯情報怨如御史武衢忤壽寧侯張鶴齡及太監楊鵬主事毛伯敬太監韋泰皆爲校尉所發推求細事誣以罪名竊朝廷知其枉無敢言者臣亦知今日言之異日必爲所陷然臣弗懼也疏入竟與秦各疏辭會給事中胡易劾監庫中官賀彬貪黷入罪彬亦訐易帝遂下獻易詔獄謫獻蘄州判官

未赴官遷宜陽知縣再遷南都察院經歷武宗卽位擢廣西提學僉事遷福建提學副使未任卒贈太常少卿

獻方正好學敢言事屠滽爲吏部尚書王越李蕙爲都御史皆交通中官李廣得之廣得售奸由陞下議攻不任大臣而任廣輩也祖宗時凡御內閣商決章奏經筵日講悉陳時政得失又不時接見儒臣厥陞劾幼程敏政法司自問罪據實定案內臣每收米萬石勒下追復舊制京通二倉總督監督內臣每收米萬石計之人門千兩又各占斗白金十兩以歲運四百萬石監督倉儲自有戶部司用中級二三百人使納月錢夫數千里至而總兵坐營等官顧賜罷遣京操軍士自

於大興隆寺理刑知縣王獄騎過之中使捧敕使跪於寺前儀不平劾中使罪姓名偶漏乃寢俄下吏出爲中部知縣終山西參政卓梁山西永寧人弘治三年進士爲御史十五年條列時政中言東廠錦衣衛所獲盜先嚴刑具成案然後送法司法司不敢平反滿日令徑送法司毋先刑訊章下未報主東廠者旨梁趙父郎中逕先以罪爲東廠所發挾私妄言逮下梁詔獄給事御史交章論救乃得釋終漢陽知府

張弘至字時行華亭人南安知府弱子也舉弘治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十二年冬陳初政漸不納京師民訛言寇近邊兵部請榜諭伸言若榜示人心愈驚昔漢建始中都人訛言大水至議令吏民上城避之王尚不從頃之果定今當以靜爲法事遂寢寇犯大同人異初政者一初追戮總兵官王游擊王杲匿敗績狀伸奉同官發之並劾罪總兵官王璽等嬖邊兵科都給事中秦寧衛部長大掠遼陽部議令守臣遣書稱朝廷寬大不究已往若還所掠則子重賞伸等言在我示怯弱之形在彼無創艾之意非王者威攘之道前日犯邊不以爲罪今日歸俘反以爲功誨以爲盜之利啟無賴心又非王者懷柔之道帝悟書不果遣已劾鎮守中官孫振總兵官蔣驥巡撫陳瑤僉事兵部申舊章有妄乞陞武職者奏治近乞陞無罪捏異罪帝不問廣寧復失事瑤等以捷聞伸及御史耿明等初政者七初節光祿供億冗食日繁移太倉銀賒市

交章劾其欺罔乃按治之太監苗達成國公朱勇等搗巢獲三級及寇大大固原不敢救既而斬獲十二級先後以捷聞伸等數劾之及班師又極論曰勇等西討無功班師命甫下將士已入國門不知奉何詔書且此一役糜京帑及邊儲共一百六十餘萬兩而首功止三級是以五十萬金易一無名之首也乃所上有功將士至萬餘人假使誠一渠魁如火篩或斬級至千百將竭天下財不足供費而報功者不知幾萬萬也勇達及都御史史琳監軍御史王用宜悉冀重典帝不聽雲南有鎮守中官復遣監丞孫叙鎮金騰伸等極言不可錦衣指揮孫鑾坐罪閒住中旨復之令掌南鎮撫事伸等力爭乃命止帶俸中旨令指揮胡震分守天津伸力爭不聽鎮守河南中官劉璽乞皂隸帝命予五十人故事尚書僅十二人伸等力爭詔止減二十人自後中官咸援例陳乞祖制遂壞伸居諫垣久持議侃侃不撓末及遷而卒

王獻臣字敬止其先吳人隸籍錦衣衛弘治六年舉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巡大同邊請亟正諸將姚信陳廣閉營避寇及焉昇王杲蔡恭喪師罪悉蠲大同延綏旱傷連賦以寬軍民帝多從之嘗令部卒導從遊山爲東廠

緝事者所發逝告其趙委軍政官徵下詔獄罪當輸贖特命杖三十謫上杭丞十七年復以張天祥事被逮天祥者遊東都指揮僉事斌孫也斌以罪廢天祥入粟得官有奏寧衛部下餘騎射倭海西貢使天祥出毛喇闖掩殺他衛三十八人以歸指爲射貢使者巡撫張龍等奏捷獻臣疑之方移牒發勘會斌婿弟指揮張茂及子欽與天祥有郤詐爲前總兵官劾獻臣具告劫營事獻臣門以門未報而獻臣先致帝命大理丞吳一貫錦衣指揮楊玉會新按臣余濂勘之豈得其實斌等皆論死天祥繫於獄天祥叔父洪慶訟寃帝密令東廠廉

其事羅奏所勘皆誣帝信之欲盡反前獄召內閣劉健等出東廠揭帖示之命盡逮一貫等會訊闕下健等言東廠揭帖不可行於外既退復爭之帝再召見責健等健對曰獄經法司讞公卿士大夫言足信帝曰法司詞狀不當身且不保言足信乎對遷曰事當從衆若一二人言安可信健等又言衆論遠不可悉逮帝曰此大獄逮千人何恤苟功罪不明邊臣孰肯効力者健等再四爭執見帝聲色厲終不敢深言東廠非一貫等既至帝親御午門鞫之欲抵一貫死閔珪戴珊力救乃謫嵩明州同知獻臣廣東驛丞濂雲南布政司照磨茂父子

論死而弛免洪反得論功武宗立獻臣遷永嘉知縣晃
一貫字道夫海陽人成化十七年進士由上高知縣擢
御史弘治中歷按浙江福建南畿以強幹聞擢大理右
寺丞畿輔河南饑請發粟二十萬石以振又別請二萬
石給京邑及昌平民既謫官正德初遷江西副使討華
林賊有功進按察使行軍至奉新卒士民立忠節祠祀
焉余濂字宗周都昌人弘治六年進士武宗時終安南
副使孝宗勵精圖治委任大臣中官勢稍絀而張天祥
及滿倉兒事皆發自東廠廷議猶爲所撓云滿倉見事
具孫磐傳

贊曰御史爲朝廷耳目而給事中典章奏得爭是非於
廷陛間皆號稱言路天順以後居其職者振風裁而恥
緘默自天子大臣左右近習無不指斥極言南北交章
連名列署或遭譴謫則大臣抗疏論救以爲美談頗其
時門戶未開名節自勵未嘗有承意指於政府効阿諛
於權璫如末李所爲者故其言有當有不當而其心則
公士者愛國矣亦愛名然論國事而至於愛名則將惟
其名之可取而事之得失有所不顧於臣弼之道或者
其未善乎

明史卷一百八十終

總裁官翰林院掌院事太保保和殿大學士臣張廷玉等奉敕撰
纂修官翰林院侍讀學士臣徐溥
翰林院侍讀學士臣劉健
翰林院侍讀學士臣李東陽
翰林院侍讀學士臣劉忠
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邱濬
翰林院侍讀學士臣謝遷
翰林院侍讀學士臣王鏊

徐溥字時用宜興人祖鑑瓊州知府有惠政溥景泰五
年進士及第授編修憲宗初擢左庶子再遷太常卿兼
學士成化十五年拜禮部右侍郎即尋轉左久之改吏部

孝宗嗣位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旋進禮部尚書
弘治五年劉吉罷溥爲首輔屢加少傅太子太傅溥承
劉吉恣睢之後與以安靜務守成法與同列劉健李東
陽謝遷等協心輔治事有不可輒共爭之欽天監革職
監正李華爲昌國公張鶚擅葬地中旨復官溥等言郎
位以來未嘗有內降倖門一開未流安底臣等不敢奉
詔八年太皇太后召崇王來朝溥等與尚書倪岳諫帝
爲請乃已占城奏安南侵擾帝欲遣大臣往解溥等言
外國相侵有司檄諭之足矣無勞遣使萬一抗令則虧
損國體問罪興師後患滋大於是罷不遣是年十二月

詔撰三清樂章溥等言天至尊無對漢祀五帝備者猶非之況三清乃道家妄說耳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天帝且以周柱下史李耳當其一以人鬼列天神瀆亂尤甚明嘉慶間尤甚臣等請自今郊祀樂章皆太祖所親製今使製爲時俗詞曲以享神以非道事陛下國家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誠欲其講謀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原匡弼闕失非欲其阿佞順旨惟言莫違也今經筵早休日講久曠異端乘間而入此皆臣等無狀不足以啟聖心保初政憂慨之余無以自容數月以來奉中旨處分未當者封還執奏至再至三顧陛下曲賜聽從俾臣等竭駑鈍少有裨益非但樂章一事而已奏入帝嘉納之帝自八年後靦貌勤晏溥等屢以爲言中官李廣以燒鍊齋醮寵十年二月溥等上疏極論曰舊制內殿日再進奏事重者不時上問又常面召詹臣咨訪政事今奏事日止一次朝參之外不得一覽天顏章奏批答不時斷決或稽留數月或竟不施行事多壅滯有妨政體經筵進講每歲不過數日正事然終溥在位亦止此一召而已尋以災異求言廷臣所上封事經月不報而言官論救何鼎忤旨待罪者久溥等皆以爲言於是悉下諸章而罷諸言官弗問溥時年七十引年求退不許詔風雨寒暑免朝參十一年皇太子出閤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進華蓋殿大學士以目疾乞歸帝眷留久之乃許恩賚有加踰年卒贈太師益

文靖溥性凝重有度在內閣十二年從容輔導人有過悞輒爲掩覆曰天生才甚難不忍以微瑕棄也屢遇大獄及建繫言官委曲調劑孝宗仁厚多納溥等所言天下陰受其福嘗曰祖宗法度所以惠元元者備矣患不能守耳卒無所更置性至孝嘗再廬墓自奉甚薄好施予置義田八百畝贍宗族篤舊於官以垂永久帝爲復其徭役

邱濬字仲深瓊山人幼孤母李氏教之讀書過目成誦家貧無書嘗走數百里借書必得乃已舉鄉試第一景泰五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濬院官榜林見聞益廣尤熟國家典故以經濟自負成化元年兩廣用兵濬奏記大學士李賢指陳形勢纖悉數千言賢喜其計問之帝命錄示總兵官趙輔巡撫都御史韓雍雍等破賊蕩不益用其策而濬以此名重公卿間秩滿進侍講與修英宗實錄進侍講學士續通鑑綱目成擢學士遷國子祭酒時經生文尚險怪濬主南畿鄉試分考會試皆痛抑之及是課國學生尤箝切告誡返文體於正孝進禮部右侍郎掌祭酒事濬以真德秀大學衍義於治國平天下條目未具乃博採羣書補之孝宗嗣位表上其書帝嘉善賚金幣命所司刊行特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修憲宗實錄充副總裁弘治四年書成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尚書入內閣者自濬始時年七十一矣濬以衍義補所載皆可見之行事請摘其要者奏聞下內閣議行之帝報可明年濬上言臣見成化時彗星二見徧捕三垣地五六百震遍者彗星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於禁中春秋二百四十年書彗字者三地震者五飛禽者三今乃屢見於二十年之間甚可畏也願陛下體上天之仁愛念祖宗之艱難正身清心以立本而應務謹好尚不惑於異端節財用不至於耗閭公任使不失於偏聽禁私謁明

義理慎儉德勤政務則承風希寵左道亂政之徒自不敢肆其奸而天災弭矣閣臣時弊二十二事帝納之六年以目疾免朝參濬在位嘗以寬大啟上心忠厚變士習礪性福隘嘗與劉健議事不合至投冠於地言官建白不當意輒面折之與王恕不相得至不交一言六年大計羣吏恕所奏罷二千人濬請未及三載者復任非貪暴有顯跡者勿斥留九十人恕爭之不得求去太醫院判劉文泰嘗往來濬家以失職訐恕恕疑文泰受濬指而言者譁然言疏稿出濬手恕竟坐罷人以是大不直濬給事中毛珵御史宋恩周津等交章劾濬不可居

相位帝不問踰年加少保八年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文莊濟廉介所居邸第極湫隘四十年不易性嗜學既老右目失明猶披覽不輟議論好矯激聞者駭愕至修英宗實錄有言于謙之死當以不軌書者濟曰已已之變微于公社稷危矣事久論定誣不可不白其持正又如此正德中以巡按御史言賜祠於鄉曰景賢

劉健字希賢洛陽人父亮三原教諭有學行健少端重與同邑閻禹錫白良輔遊得河東薛瑄之傳舉天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撰謝交遊健戶讀書人以木強目之然練習典故有經濟志成化初修英宗實錄起之

憂中固辭不許書成進修撰三遷至少詹事充東宮講官受知於孝宗既即位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弘治四年進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累加太子太保改武英殿十一年春進少傅兼太子太傅代徐溥爲首輔健學問深粹正色敢言以身任天下之重清寧宮災太監李廣行罪自殺健與同列李東陽謝遷疏言古帝王未有不遇災而懼者向來奸佞交煽聖聽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災異之積正此之由今幸元惡陛下絕無益之費躬行節儉爲中外倡而令羣臣得畢缺其誠講求革弊之策天下幸甚明年四月以災異陳勤朝講節財用罷傳奉公賞罰數事及冬南京鳳陽大水廷臣多上言時務久之不下健等因極陳怠政之失請勤聽斷以振紀綱帝皆嘉納大明會典成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與東陽遷同賜蟒

衣閹臣賜蟒自健等始帝孝事兩宮太后甚謹而兩宮
皆好佛老先是清寧宮成命灌頂國師設壇慶讚又遊
中官齋眞武像建醮武當山使使詣泰山進神袍或白
晝散燈市上帝重違太后意曲從之而健等諫甚力十
五年六月詔擬釋迦唠塔像讚十七年二月詔建延壽
塔朝陽門外除道士杜永祺等五人爲眞人告以健等
力諫得寢是年夏小王子謀犯大同帝召閣臣健請
簡京營大帥固言京軍怯不任戰請自今罷共役作以
養銳氣帝然之退復條上防邊事宜悉報允未幾邊警
狎至帝咸中官苗逵言銳欲出師健與東陽遷委曲阻

之帝意猶未回兵部尚書劉大夏亦言京軍不可動乃
止帝自十三年召對健等後閣臣希得進見及是在位
久益明習政事數召見大臣欲以次革煩苛除宿弊嘗
論及理財東陽極言鹽政弊壞由陳乞者衆因而私販
數倍健進曰太祖時茶法始行賦馬歐陽倫以私販坐
死高皇后不能救如倫事孰敢爲陛下言者帝曰非不
敢言耳遂詔戶部覈利弊具議以聞當是時健
等三人同心輔政竭情盡慮知無不言初或有從有不
從既乃益見信所奏請無不納呼爲先生而不名每進
望帝雖溫詔答之而左右寔竪日恣增益且日衆享祀
郊廟帶刀被甲擁駕後內府諸監局貪書多者至百數

諸進退文武大臣簡飭也田鹽馬政健剛贊爲多未
幾帝疾人漸召健等入乾清宮帝力疾起坐自敘即位
始末甚詳命近侍書之已執健手曰先生輩輔導良苦
東宮聰明但年尚幼好逸樂先生輩常勸之讀書輔爲
賢主健等欷歔首受命而出翌日帝崩武宗嗣位健
等奏諸弊政凡孝宗所欲興罷者悉以遺詔行之劉瑾
者東宮舊豎也與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邱聚高鳳
羅祥等八人俱用事時謂之八虎日導帝遊戲詔條率
沮格不舉京師洶而自六月至八月健等乃上言陛下
登極詔出中外歡呼想望太平今兩月矣未聞法令員
幾何省冗費幾何詔書所載徒爲空文此陰陽所以失
調雨暘所以不若也如監局倉庫城門及四方守備內
臣增置數倍朝廷養軍匠費鉅萬計僅足供其役使寧
可不汰文武臣曠職僨事虛糜廩祿者寧可不黜畫史
工匠濫授官職者多至數百人寧可不罷內承運庫累
歲支銀數百餘萬而無文簿可稽太倉庫貯錢數百萬未知
有無寧可不勾校至如縱內苑珍禽奇獸放遣先朝宮
人皆新政所當先而陛下悉牽制不行何以慰四海之
望帝雖溫詔答之而左右寔竪日恣增益且日衆享祀
郊廟帶刀被甲擁駕後內府諸監局貪書多者至百數

十人光祿日供驟益數倍健等極陳其弊請勤政講學
報聞而已正德元年二月帝從尚書韓文言慶壽節皇莊
令有司徵課而每莊仍留宦官一人校尉十人健等言
皇莊既以進奉兩宮自宜悉委有司不當仍主以私人
反失朝廷尊親之意因備言內臣管莊擾民不省吏戶
兵三部及都察院各有疏爭職掌為近習所撓健等擬
旨上不從令再擬健等力陳謂奸商譚景清之流壞鹽
政北征將士之無功授官武臣神英之負罪玩法御用
監書篆之濫收考較皆以一二人私恩壞百年定制況
今政令維新而地震天鳴白虹貫日恒星晝見太陽無

光內賊縱橫外寇猖獗財匱民窮怨謗交作而中外臣
僕方且乘機作好排忠直緘倚佞譬保奸回如骨月復
一日愈甚於前禍變之來恐當不遠臣等受知先帝叨
任腹心通者旨從中下罷不與聞有所擬議竟從改易
似此之類不可悉舉若復顧惜身家共為阿順則圖上
誤國死有餘辜所擬門疏不敢更易謹以原揭封進不
報居數日又合臣等通逢先帝臨終顧命陛以陛下
為託痛心刻骨誓以死報即位詔書天下延頸而朝令
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倣倣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
且變易始盡建言者以為多言幹事者以為生事累章

執奏謂之濟擾壅剔弊政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
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臣等心知
不可義當盡言比為鹽法賞功諸事極陳利害祺俟數
日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宜賜施行所言如非即當
斥責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政出多門咎歸臣等宋儒
朱子有言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
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若冒顧命之名而不盡
輔導之實既負先帝又負陛下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伏
乞聖明矜察特賜退休帝優旨慰留之疏仍不下越五
日健等復上疏歷數政令十失指斥貴戚近倖尤切因
再申前請帝不得已始下前疏命所司詳議健知志終
不行上章乞骸骨李東陽謝遷繼之帝皆不許既而
所司議上一如健等指帝勉從之由是皆失利者咸切
齒六月庚午復上言近日以來免朝太多奏事漸晚遊
戲漸廣經筵日講直命停止臣等愚昧不知陛下宮中
復有何事急於此者夫溫宣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
豹獵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於朝
廷弓矢甲冑戰鬬之象不可施於宮禁今聖學久曠正
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雜交於前臣不
勝憂懼帝曰朕聞帝王不能無過貴改過卿等言是朕

當行之健等乃錄廷臣所陳時政切要者請罷坐閣朝
夕省覽曰無單騎馳驅轢出宮禁曰無擅斥監局迓舟
海子曰無事鷹犬彈射曰無納內侍進獻飲膳疏入報
聞先是孝宗山陵畢健等即請開經筵帝初勉應之後
數以朝謁兩宮停講或云擇日乘馬健等陳諫甚切至
八月帝既大婚健等又請開講命俟九月至期又命停
午講健等以先帝故事日再進講力爭不得當是時健
等懇切疏諫者屢矣而帝以狎近羣小終不能改慨而
遣中官崔杲等督織造乞鹽萬二千引所司執奏給事
中陶諧徐昂御史杜旻鄧清楊儀等先後諫健等亦言

不可帝召健等至煖閣面議頗有所詰問健等皆以正
對帝不能難最後正色曰天下事豈皆內官所壞朝臣
壞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輩亦自知之因命鹽引悉如杲
請健等退再上章言不可帝自愧失言乃命健等所奏
於是中外咸悅以帝庶幾改過健等遂謀去八黨連章
請誅之言官亦交論羣閹罪狀健及遷東陽持其章甚
力帝遣司禮詣閣曰朕且改矣其爲朕曲赦若輩健等
貲有加及年踰九十詔撫臣就第致東帛餼羊上尊官
言此皆得罪祖宗非陛下所得赦復上言曰人君之於
小人不知而誤用天下尚望其知而去之知而不去則
小人愈肆君子愈危不至於亂亡不已且邪正不並立

今舉朝欲決去此數人陛下又知其罪而故留之左右
非特朝臣疑懼此數人亦不自安上下相猜中外不協
禍亂之機始此矣不聽健等以去就爭瑾等八人窘甚
閣先是孝宗山陵畢健等即請開經筵帝初勉應之後
數以朝謁兩宮停講或云擇日乘馬健等陳諫甚切至
八月帝既大婚健等又請開講命俟九月至期又命停
午講健等以先帝故事日再進講力爭不得當是時健
等懇切疏諫者屢矣而帝以狎近羣小終不能改慨而
遣中官崔杲等督織造乞鹽萬二千引所司執奏給事
中陶諧徐昂御史杜旻鄧清楊儀等先後諫健等亦言
天下事豈皆內官所壞朝臣壞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輩亦自知之因命鹽引悉如杲
請健等退再上章言不可帝自愧失言乃命健等所奏
於是中外咸悅以帝庶幾改過健等遂謀去八黨連章
請誅之言官亦交論羣閹罪狀健及遷東陽持其章甚
力帝遣司禮詣閣曰朕且改矣其爲朕曲赦若輩健等
貲有加及年踰九十詔撫臣就第致東帛餼羊上尊官
言此皆得罪祖宗非陛下所得赦復上言曰人君之於
小人不知而誤用天下尚望其知而去之知而不去則
小人愈肆君子愈危不至於亂亡不已且邪正不並立

今舉朝欲決去此數人陛下又知其罪而故留之左右
非特朝臣疑懼此數人亦不自安上下相猜中外不協
禍亂之機始此矣不聽健等以去就爭瑾等八人窘甚
相對涕泣而尚書韓文等疏復入於是帝命司禮王岳
等詣閣議一日三至欲安置瑾等南京遷欲遂誅之健
推案哭曰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
使若輩敗壞至此臣死何面見先帝聲色俱厲岳素
剛正疾邪憤然曰閣議是其儕范亨徐智等亦以爲然
是夜八人益急環泣帝前帝怒立收岳等下詔獄而健
等不知方倚岳內應明日韓文偕九卿伏闕固爭健逆

謂曰事且濟公等第堅持頃之事大變八人皆宥不問
而瑾掌司禮健遷遂乞致仕賜敕給驛歸月廩歲夫如
故事健去瑾憾不已明年三月辛未詔列五十三人爲
奸黨榜示朝堂以健爲首又二年削籍爲民追奪誥命
瑾誅復官致仕後聞帝數巡遊輒歎息不食曰吾負先
帝世宗立命行人齎敕存問以司馬光文彥博爲比賜
賚有加及年踰九十詔撫臣就第致東帛餼羊上尊官
其孫成學中書舍人嘉靖五年卒年九十四遺表數千
言勸帝正身勤學親賢遠佞帝震悼賜卹甚厚贈太師

言許進輩七人欲推焦芳入吏部健曰老夫不久歸田此座即焦有恐諸公俱受其害耳後七人果爲芳所擠東陽以詩文引後進海內士皆抵掌談文學健若不聞獨教人治經窮理其事業光明俊偉明世輔臣鮮有比者孫望之進士

謝遷字于喬餘姚人成化十年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復第一授修撰累遷左庶子弘治元年春中官郭鏞請豫選妃嬪備六宮遷上言山陵未畢禮當有待祥禫之期歲亦不遠陛下富於春秋請俟諒陰既終徐議未晚尚書周洪謨等如遷議從之帝居東宮時遷已爲講官遷嘗輦王鏊吳寬自代不及已乃取中旨勒罷其弟兵

及是與日講務積誠開帝意前夕必正衣冠習誦及進講敷詞詳切帝數稱善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八年詔同李東陽入內閣參預機務遷時居憂力辭服除始拜命進詹事兼官如故皇太子出閤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上疏勸太子親賢遠佞勤學問戒逸豫帝嘉之尚書馬文升以大同邊警餉儲不足請加南方兩稅折銀遷曰先朝以南方賦重故折銀以寬之若復議加恐民不堪命且足國在節用用度無節雖加賦奚益尚書倪岳亦爭之議遂寢孝宗晚年慨然欲釐弊政而內府諸庫及倉場馬坊中官作奸骫法不可究詰御馬監騰驤四衛勇士自以禁軍不隸兵部率空名支餉其弊尤甚遷乘間言之帝命擬旨禁約遷曰虛言設禁無益宜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奏聞然後嚴立條約有犯必誅庶積蠹可去帝俞允之遷儀觀俊偉秉節直亮與劉健李東陽同輔政而遷見事明敏善持論時人爲之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天下稱賢相武宗嗣位擢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數諫帝弗聽因天變求去甚力帝輒慰留及論誅劉瑾不克遂與健同致仕歸禮數俱如健而瑾怨遷未已焦芳既附瑾入內閣亦憾遷嘗輦王鏊吳寬自代不及已乃取中旨勒罷其弟兵

部主事迫斥其子編修不爲民四年二月以浙江應詔所舉懷才抱德士餘姚周禮徐子元許龍上虞徐文彪皆遷同鄉而草詔由健欲因此爲二人罪矯旨謂餘姚隱士何多此必徇私援引下禮等詔獄詞連健遷瑾欲逮健遷籍其家東陽力解芳從旁厲聲曰縱輕貨亦當除名旨下如芳言禮等咸戍邊尚書劉宇復劾兩司以上訪舉失實坐罰米有削籍者且詔自今餘姚人毋選京官著爲令其年十二月言官希瑾指論奪健遷及尚書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進等詰命詔并追還所賜玉帶服物同時奪誥命者六百七十五人當是時人皆爲

遷危而遷與客圍棋賦詩自若瑾誅復職致仕世宗即
位遣使存問起迪參議不復官翰林遷侍正入謝
勸帝勤學法祖納諫優旨答之嘉靖二年復詔有司存
問六年大學士費宏舉遷自代楊一清欲阻張璁亦力
舉遷帝乃遣行人齎手敕即家起之命撫按官敦促上
厚以天寒免朝參除夕賜御製詩及以病告則遣醫賜
藥餌光祿致酒饌使者相望於道遷竟以次年正月薨
歸十年卒於家年八十有三贈太傅謚文正迪仕至歲

東布政使不鄉試第一弘治末進士及第歷官吏部左
侍郎贈禮部尚書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以成籍居京師四歲能作徑尺
書景帝召試之甚喜抱置膝上賜果餅後兩召講尚書
大義稱旨命入京學天順八年年十八成進士選庶吉
士授編修累遷侍講學士充東宮講官弘治五年憲宗
實錄成由左庶子兼侍講學士進太常少卿兼官如故
五年旱災求言東陽條摘孟子七篇大義附以時政得
情郡縣不得而知也郡縣之病閣臣不得而知也廟堂
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始於蒙蔽成於壅隔隔蔽之
端甚小蒙蔽之禍甚深臣在山東仗闕陛下以災異屢

見教羣臣盡言無諱然詔旨頻降章疏畢陳而事關內廷貴戚者動爲掣肘累歲經時俱見遏罷誠恐今日所言又爲虛文乞取從前內外條奏詳加採擇斷在必行帝嘉歎悉付所司是時帝數召閣臣面議政事東陽與首輔劉健等竭心獻納時政闕失必盡言極諫東陽工古文閣中疏草多屬之疏出天下傳誦明年與劉健謝遷同受顧命武宗立優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劉瑾入司禮東陽與健遷即日辭位中旨去健遷而東陽獨留恥之再疏懇請不許初健遷特議欲誅瑾而甚鄙惟東陽少緩故獨留健遷頗行東陽祖餞泣下健止色門何泣

爲使當日力爭與我輩同去安東陽熟然瑾既得志務摧抑紹紳而焦芳入閣助之虐老臣忠直士放逐殆盡東陽悒悒不得志亦委蛇避禍面佞芳嫉其自己上日夕搆之瑾先是東陽奉命編通鑑纂要既成瑾令人摘筆畫小疵除謄條官數人名欲因以及東陽東陽大窘屬芳與張綵爲解乃已瑾兇甚日甚無所不劾衛於東陽獨陽憎敬凡瑾所爲亂政東陽輒縫其間亦多所補救尚寶卿崔璿副使姚淶郎中張增以違制乘輿與從者妄索驛馬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以覈邊儲失瑾意皆荷重校幾死東陽力救璿等謫戍奎彧釋爲民三年六月壬辰朝退有遺匿名書於御道數瑾罪者詔百官悉跪奉天門外頃之執庶僚三百餘人下詔獄次日東陽等力救會瑾亦廉知其同類所爲衆獲宥後數日東陽疏言寬恤數事章下所司既而戶部覆奏言糧草虧折自有專司巡撫官總領大綱宜從輕減瑾大怒矯旨詰責數百言中外駭歎瑾患盜賊日滋欲成其家屬益亟部望及爲之囊橐者或自陳發之案皆可追論也乃免劉健謝遷劉大夏楊一清及平江伯陳熊輩幾得危禍皆賴東陽而解其潛移默奪保全善類天下陰受其庇而

氣節之士多非之侍郎羅玘上書勸其早退至請削門生籍東陽得書俛首長歎而已焦芳既與中人爲一王鏊雖持正不能與瑾抗東陽乃援楊廷和共事差倚以自強已而鏊辭位代者劉宇曹元皆瑾黨東陽勢益孤東陽前已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後瑾欲加芳官詔東陽食正一品祿四年五月孝宗實錄成編纂諸臣當序遷所司援會典故事詔以劉健等前纂修會典多糜費皆奪陞職東陽亦坐降俸居數日乃以實錄功復之五年春久旱下詔恤刑東陽等因上詔書所未及者數條帝悉從之而法司畏瑾減死者止二人其秋瑾誅東陽乃

上疏自列曰臣備員禁近與聞職掌相關凡凋百撰敕或被駁再三或徑自改竄或持回私室假手他人或託出膳黃遁令落蒙冀假混淆無從別白臣期於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理宜昧死冒瀆伏惟皇帝陛下寘鐳平加特進左柱國磨一子尚寶司丞爲御史張芹所劾帝怒奪芹俸東陽亦乞休酋檢不許時旱九載秩滿兼支大學士俸河南賊平陰子世錦及子已罷而劉忠梁儲入政事新然張永魏彬永成谷大用等猶用事帝嬉遊如故望子未生多居宿於外又議大興豹房之役建寺觀禁中東陽等是之前後上疏切諫不報七年東陽等以京師及山西陝西雲南福建

相繼地震而帝講筵不舉視朝久曠宗社祭享不親禁門出入無度谷大用仍開西廠屢上疏極諫帝亦終不聽九載秩滿兼支大學士俸河南賊平陰子世錦及子戶再疏力辭改陞六品支官其冬帝欲調宣府軍三千入衛而以京軍更番成邊東陽等力持不可大臣皇親皆以爲言中官旁午索草救帝坐乾清宮門趣之東陽等終不奉詔明日竟出內降行之江彬等遂以邊兵入豹房矣東陽以老疾乞休前後章數上至是始許賜敕給廩隸如故事又四年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正東陽事父淳有孝行初官翰林時常飲酒至夜深父不就寢

可畏也比年邊將失律往往令戴罪殺賊副總兵姚信擁兵不進亦得逃罪此人心所以日懈士氣所以不振也望陛下大奮乾剛時召大臣咨詢邊將勇怯有罪必罰有功必賞專主將之權起致仕尚書秦紘爲總制節制諸邊提督右都御史琳坐鎮京營遥爲聲援厚恤沿邊死事之家召募邊方驍勇之士用閒以擣其部曲分兵掩擊出奇制勝寇必不敢長驅深入從之又言宜倣前代制科如博學宏詞之類以收異材六年一舉尤異者授以清要之職有官者加秩數年之後士類磨必以通經學古爲高貶去浮華敦厲節義庶幾治化之本時不能用尋以父

憂歸正德元年四月起左侍郎與韓文諸大臣請誅劉瑾等八黨俄瑾入司禮大學士劉健謝遷相繼去內閣止李東陽一人瑾欲引焦芳廷議擯瑤迫公論命以本官兼學士與芳同入內閣踰月進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明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景帝汪后薨疑其禮鍠曰妃廢不以罪宜復故號葬以妃祭以后乃命輟朝致祭如制憲宗廢后吳氏之喪瑾議欲焚之以滅迹曰不可以成服鍠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薄也從之尚寶卿崔璿等三人荷校發死鍠謂瑾曰士可殺不可辱今辱且殺之吾尚何顏居此李東陽亦力救瑞等得遣

成瑾銜尚書韓文必欲殺之又欲以他事中健遷鍠前後力救得免或惡楊一清於瑾謂築邊牆糜費鍠爭曰一清爲國修邊安得以功爲罪瑾怒劉大夏逮至京欲坐以激變罪死鍠爭曰岑猛但遷延不行耳未叛何名激變時中外大權悉歸瑾鍠初開誠與言間聽納而芳專妒阿瑾橫弼甚禍流紳鍠不能救力求去四年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有司給廩餼如故事家居十四年廷臣交薦不起世宗即位遣行人存問鍠疏謝因上講學親政二篇帝優詔報聞官一子中書舍人嘉靖三年復詔有司存問未幾卒贈太傅謚文恪

鍠博學有識鑒文章閎雅議論明暢晚著性善論一篇王守仁見之曰王公深造世未能盡也少善制舉義後數典鄉試程文魁一代取士尚經術險詭者一切屏去弘正間文體爲一變

劉忠字司直陳留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弘治四年憲宗實錄成遷侍講直經筵毒兼侍東宮講讀又九年進侍讀學士武宗即位以宮寮擢學士掌翰林院仍直經筵正德二年劉瑾用事日導帝遊戲亂祖宗舊章忠上言戒逸遊崇正學數事已因進講與楊廷和傅經義規帝闕失而指斥近倖尤切帝謂瑾曰縛

筵講書耳浮詞何爲瑾素惡兩人因諷吏部尚書許進出之南京南京諸部惟右侍郎一人進特請用爲禮部左侍郎命下外議籍籍進患之甫兩月即擢忠本部尚書其冬就改吏部時留都一御史素驕橫一郎中張綵所睚也秩滿皆署下考疾吏貪詭名寄籍督諭曹核汰千人大計京官所黜多於前又疏請不時糾劾以示勸懲無待六年考黜詔可之忠在南泉正直有風采然是時瑾方以嚴苛折辱士大夫而忠操繩墨待下糾劾過峻時論遂謂忠附會瑾意頗歸怨焉五年二月改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專典制詔兩疏乞休不報瑾誅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預機務甫數日以平寧夏功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故事閣臣加官無遽至三孤者忠無功驟得不自安連疏固辭不許瑾雖誅張禾魏彬輩擅政大臣復爭與交驩忠獨無所顧禾嘗遣廖鵬謁忠忠僕隸遇之又却其餽由是與禾輩左前後乞休疏七八上皆慰留明年命典會試南畢帝以試錄文義多舛召李東陽示之忠知爲中官所持乞省墓詔乘傳還抵家再上章乞致仕報許給月廩歲隸終其身世宗即位屢薦不起遣行人存問忠奏謝因有所獻納帝褒其忠

愛嘉靖二年卒年七十二贈太保謚文鼎

贊曰徐溥以寬厚著邱濬以博綜聞觀其指事陳言懇惻爲憂盛危明之計可謂勤矣劉健謝遷正色直道憂匪躬閣墅亂政秉義固爭志雖不就而剛嚴之節始終不渝有明賢宰輔自三楊外前有彭商後稱劉謝庶乎以道事君者歟李東陽以依違蒙詬然善類賴以扶持所全不少大臣同國休戚非可以決去爲高遠蹈爲潔顧其志何如耳王鏊劉忠持正不阿奉身早退此誠明去就之節烏能委蛇俛仰以爲容悅哉

明史卷一百八十一終

總督糧儲兼理撫治保靖等處地方提督軍務　經筵講官太保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謚襄毅王　恕　子承裕

敕修

劉大夏

馬文升

王恕字宗貫三原人正統十三年進士由庶吉士授大理左評事進左寺副嘗條刑罰不中者六事皆議行之遷揚州知府發粟振饑不待報作賚政書院以課士天順四年以治行最超遷江西右布政使平贛州寇憲宗嗣位詔大臣嚴覈天下方面官乃黜河南左布政使侯

臣等十三人而以恕代臣成化元年南陽荊襄流民嘯聚爲亂擢恕右副都御史撫治之會丁母憂詔奪喪兩月即起視事恕辭不許與尚書白圭共平大盜劉通復討破其黨石龍嚴東所部毋濫殺流民復業移撫河南論功進左副都御史稍遷刑部右侍郎父憂服除以原官總督河道浚高郵邵伯諸湖修雷公上下句城陳公四塘水閘因災變請講求弭災策帝爲賜山東租一年議輔亦多減免旋改南京戶部左侍郎十二年大學士商輅等以雲南遠在萬里西控諸夷南接交阯而鎮守中官錢能貪恣甚議遣大臣有威望者爲巡撫鎮壓之乃改恕左副都御史以行就進右都御史初能遣指揮郭景奏事京師言安南捕盜兵闌入雲南境帝即命景齎敕戒約之舊制使安南必由廣西而景直自雲南往能因景遣安南王黎灝玉帶寶綉蟒衣珍奇諸物瀕遣將率兵送景還欲遂通雲南道景懼後禍紿先行白守閫者因脫歸揚言安南寇至閣史戚嚴黜國公沐琮遣人論其帥始返而諸酋畏能匿不奏能又頻遣景及指揮盧安蘇本等交通干涉孟密諸土官納其金寶無算恕皆廉得之遣騎執景景懼自殺因劾能私通外國罪當死詔遣刑部郎中潘蕃往按之能又以其間驛進黃

黔國恕論禁絕且盡發能貪暴狀言苗交阯以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今日之事始又甚焉陛下何惜一能不以安邊徼能大懼急屬貴近請召恕還而是時商輅項忠諸正人方以忤江直罷逐改恕掌南京都察院參贊守備機務能事亦解蕃勘上得實置不問恕居雲南九月威行徼外黔國以下咸惕息奉令統凡十上直聲動天下當是時安南納江西叛人王姓者爲謀主潛遣諜入臨安又於蒙自市銅鑄兵器將伺間襲雲南恕請增設副使二員以飭邊備謀遂沮還南京數月遷兵部尚書參贊如故考選官屬嚴拒請託同事者咸不悅而

錢能歸履詣恕於帝帝亦銜恕數直言遂命兼右副都
御史巡撫南畿舊制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官田徵
半租民田全免其後民田率歸豪右而官田累貧民恕
乃畫減官田耗稍增之民田常州時有美米乃奏以六
萬石補夏稅又補他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公私便焉
所部水災奏免秋糧六十餘萬石周行振貸全活二百
餘萬口江南歲輸白糧民多至破產而光祿槩以給庖
人賤工又中官暴橫四方輸上供物監收者率要羨入
織造繒綵及採花卉禽鳥者絡繹道路恕先後論列皆
不納中官王敬挾妖人千戶王臣南行採藥物珍玩所
至騷然長吏多被辱至蘇州召諸生寫妖書諸生大譁
敬奏諸生抗命恕亟疏言當此凶歲宜遣使振濟顧乃
橫索玩好昔唐太宗諷梁州獻名鷹明皇令益州織半
臂帬子進琵琶槥撥鏤牙合子諸物李大亮蘇頲不奉
詔臣雖無似有棄斯人罔盡刻敬等罪狀敬亦訐奏恕
并及常州知府孫仁仁被逮仁新途人由進士歷知府
為人方峻敬至不為禮以是見忤恕抗章救三疏劾敬
會中官尚銘亦發敬奸狀乃下敬等獄戍其黨十九人
而棄臣市傳首南京仁亦得釋歸後積官至巡撫寧夏
右副都御史二十年復改都

守備南京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敬事而已恕坦懷待
之能卒斂跡林俊之下獄也恕言天地止一壇祖宗止
一廟而佛至千餘寺寺立而移民居且數百家費內
帑且數十萬此舛也俊言當不宜罪帝得疏不懌恕侃
侃論列無少避先後應詔陳言者二十建白者三十
九皆力阻權倖天下傾心慕之遇朝事有不可必曰王
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已恕疏果至時為謠
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於是貴近皆側目帝亦頗
厭苦之二十二年起用傳奉官恕諫尤切帝愈不悅恕
先加太子少保命南京兵部侍郎馬顯乞罷忽附批落
恕官保致仕朝野大駭恕數為巡撫歷侍郎至尚書皆
在留都以好直言終不得立朝既歸名益高臺省推薦
無虛月工部主事仙居王純比恕汲黯至子杖謫思南
推官孝宗即位始用廷臣薦召入為吏部尚書尋加太
子少保先是中外劾大學士劉吉者必薦恕吉以是大
恚凡恕所推舉必陰撓之弘治元年閏正月言官劾兩
廣總督宋旻漕運總督邱鑑等三十七人宜降黜中多
素有時望者吉竟取中旨允之章下吏部恕以不得
其職拜疏乞去不許陝西缺巡撫恕推河南布政使蕭
禎詔別推恕執奏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任臣銓部倘所

舉不效臣罪也今陛下安知禎不才而拒之是必左右近臣意有所屬臣不能承望風指以罔祿位且陛下既以禎爲不可用是臣不可用也願乞骸骨帝乃卒用禎時言官多稱恕賢且老不當任劇職宜置內閣參大政最後南京御史吳泰等復言之帝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有謀議未嘗不聽何必內閣也恕嘗待經筵見帝困熱暑請依故事大寒暑暫停仍進講義於宮中進士董傑御史湯鼐給事中韓重等遂交章論駁恕待罪請解職優詔不許恕上言臣蒙國厚恩日夕思報人見陛下任臣過重遂望臣太深欲臣盡取朝政更張之如宋司馬光故事無論臣才遠不及光卽今亦豈元祐時且六卿分職各有攸司豈敢越而謀之但傑等責臣良是臣無所逃罪惟乞放還帝復優詔勉留之恕感激眷遇益以身任國事方以疾在告聞帝頗擢用宦官至有賜蟒衣給莊田者具疏切諫中官黃順等起復匠官潘俊供役恕言不可以小臣壞重典再執奏竟報許劉吉既憾恕吉所陷壽州知州劉槩及言官周紘張昺湯鼐姜綰等恕又抗章力救吉以是益恨乃合私人魏璋等共排之恕先後推用羅明熊懷強珍陳壽邱鼐白思明等咸諷璋等糾駁恕知志不得行連章求去帝

輒慰留且以其老特免午朝遇大風雨雪早朝亦免徽王兄沛乞歸德州田已得旨恕言王國懿親不當爭尺寸地使小民失業帝婉辭報焉盧溝橋成中官李興乞進文思院副使潘俊等官恕言營造常職安得錄功成化季始有此事陛下初政幸已革汰奈何復行且山陵大工未竟陛職授例奏乞將何詞拒之帝納其言已修京城河橋帝復從興請授四人官許五人冠帶恕執奏不從再疏爭曰臣職掌銓選義當盡言而再疏莫回天聽以爲業已許之不可易去事求其當設未當雖十易何害不然流弊有不可救者報聞先後以災異條七事以是竟陳二十事成切時弊壽寧伯張鶴齡勳號落券恕言錢王兩太后正位中宮數十年錢承宗王源始邀封爵今皇后亦前三年繕已封伯遽有此請累聖德不可訴通政經歷高祿繙妹壻也超遷本司參議恕言天下之官以待天下之士勿私貴戚妨公議中旨以次等御醫徐生超補院判恕論還上老者不納文華殿中書舍人杜昌等黃綠遷秩御醫王白陳乞進官恕皆力爭寢之是時劉吉已罷而邱濬入閣亦與恕不相能初濬以禮部尚書掌詹事與恕同爲太子太保恕長六卿位濬上及濬入閣恕以吏部弗讓也濬由是不悅恕考

察天下庶官已黜而濟調旨留之者九十餘人恕屢爭不能得因力求罷不許太醫院判劉文泰者故往來濟家以求遷官爲恕所沮銜恕甚恕里居日嘗屬人作傳鏤板以行濟謂其沽直謗君上罔罪且不小文泰心動乃自爲奏草示除名都御史吳禎泗色之許恕變亂選法且傳中自比伊周於奏疏留中者槩云不報以彰先帝拒諫無人臣禮欲中以奇禍恕以奏出濟指抗言臣傳作於成化二十二年非有望於先帝也且傳中所載皆足昭先帝納諫之美何名彰過文泰無賴小人此必有老於文學多陰謀者主之帝下文泰錦衣獄鞫之得實因請逮濟恕及顧對簿帝心不悅恕乃貶文泰御醫責恕沽名焚所鏤版置濟不問恕再疏請辨理不從遂力求去聽馳驛歸不踰救月廩歲祿亦頗減廷論以是不直濟及濟卒文泰往弔濟妻叱之出曰以若故使相公齒王公負不義名何弔爲恕歎歷中外五十餘年剛正清嚴始終一致所引薦耿裕彭韶何喬新周經李敏張悅倪岳劉大夏戴珊章懋等皆一時名臣他賢才久廢草澤者拔擢之恐後弘治二十年間衆正盈朝職業修理號爲極盛者恕力也武宗嗣位遣行人齎敕存問賚羊酒益廩隸且諭以讜論無隱恕陳

國家大政數事帝優詔報之正德三年四月卒年九十三平居食啜兼人卒之日小滅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滿漫瞬之頃矣計聞輟朝賜特進左柱國太師謚端毅五子十三孫多賢且顯少子承裕字天宇七歲能詩弱冠舊太極動靜圖說恕官吏部令日接賓客以是周知天下賢才選用無不當舉弘治六年進士恕致政承裕即告歸侍養起授兵科給事中出理山東河南屯田減登萊糧額三畝徵一斗還青州彰德軍田先賜王府者三百六十餘頃武宗立屢遷吏科都給事中以言事忤劉瑾罰米輸塞上再遷太僕卿嘉靖六年累官南京戶部尚書清通稅一百七十萬石積羨銀四萬八千餘兩帝手書滿平正直褒之在部二年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康僖

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貌瑰奇多力登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歷按山西湖廣風裁懍懍著還領浴道章奏母喪除超遷福建按察使成化初召爲南京大理卿以父喪歸滿四之亂陝西巡撫陳价下吏部尚家起文升右副都御史代价馳至軍與總督項忠討平之事具忠傳錄功進左副都御史巡撫如故文升數條奏便宜務選將練兵修安邊營至鐵鞭城烽堠剪除劇賊西固番族不即

命者悉滅之修茶政易番馬八千有奇以給士卒振旅
旨臨洮饑民撫安流移績甚著是時李羅忽滿都魯叛
加思蘭比歲犯邊文升請駐兵莒州而設伏諸堡待之
遂敗寇黑水口禽其平章迭烈孫又敗之湯羊嶺斬首
二百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紀之而還文升軍功甚盛
奏捷不爲誇張中亦無主之者以是賞薄至九年冬總
制王越以大捷奏文升亦遣子琇報功廷臣勘奏不實
坐停俸三月十一年春代越總制三邊軍務尋入爲兵
部右侍郎明年八月整飭遼東軍務巡撫陳鉞貪而狡
將士小過輒罰馬馬價騰踴文升上邊計十五事因請

禁之鉞由是嗾文升文升還部轉左十四年春鉞以掩
殺冒功激變中官汪直欲自往定之帝令司禮太監懷
恩等七人詣內閣會兵部議恩欲遣大臣往撫以沮直
行文升疾應曰善恩入白帝卽命文升往直不悅欲令
其私人王英與俱文升謝絕之疾馳至鎮宣覆奏撫慰
無不聽撫者又請前以也先亂失授官璽書者十餘人
得襲官事定直欲攘其功請於帝挾王英馳至開原再
下令招撫文升乃推功與直然直內慚文升又與直抗
禮奴視其左右直益不喜而陳鉞益諂事直得直懽日
夜譖文升思中之未有以發也文升還賜牢醴明年春

以遼東屢失事遣直偕定西侯蔣琬尚書林聰等按之
會余子俊劾鉞鉞疑出文升意傾之益急直因奏文升
行事乖方禁邊人市農器致怨叛乃下文升詔獄謫戍
重慶衞直既傾文升則與鉞大發兵徼功鉞以是驟遷
至尚書十九年直敗文升復官明年起爲左副都御史
巡撫遼東文升凡三至遼軍民聞其來皆鼓舞益禁抑
中官總兵使不得朘削衆益大喜二十一年進右都御
史總督漕運淮徐和饑移江南糧十萬石鹽價銀五萬
兩振之是年冬召爲兵部尚書明年以李孜省等罔南
京孝宗卽位召拜左都御史弘治元年上言憲宗朝岳

鎮海濆諸廟用方士言置石函周以符籙貯金書道經
金銀錢寶石及五穀爲厭勝具宜毀從之又上言十五
事悉議行帝耕耤田教坊以雜戲進文升正色曰新天
子當使知稼穡艱難此何爲者卽斥去御史徐瑁賀霖
失承旨下獄文升言初政不宜輒罪言官遂得釋尋命
提督十二團營明年代余子俊爲兵部尚書督團營如
故承平旣久兵政廢弛西北部落時伺塞下文升嚴覈
諸將校黜貪懦者三十餘人奸人大怨夜持弓矢伺其
門或作鑰書射入東長安門內帝聞詔錦衣緝捕給騎
士十二衞文升出入文升乞休優詔不許小王子以數

萬騎牧大同塞下勢洶洶文升以疾在告帝使中官挾
醫視因就問計文升謂彼方敗於他部無能爲靖密爲
備而揚聲逼之必徙去已而果然遵繼母憂詔起復再
疏辭不許西北別部野也克力其長曰亦剌思王曰滿
哥王曰亦剌因王各遣使款肅州塞乞貢且互市巡撫
許進總兵官劉寧爲請文升言互市可許入貢不可許
乃郤之土魯番既襲執陝巴而令牙爾撒守哈密僭稱
可汗侵沙州迫罕東諸部附已文升議此寇桀驁不大
創終不知畏宜用漢陳湯故事襲斬之察指揮楊翥熟
番情召詢以方略翥備陳罕東至哈密道路請調罕東

兵三千爲前鋒漢兵三千繼之持數日糧問道兼程進
可得志文升喜遂請於帝敕發罕東赤斤哈密兵令副
總兵彭清將之撫諭於帝敕發罕東赤斤哈密兵令副
營軍不足請於錦衣及騰驤四衛中選補已得請矣中
官寧瑾阻之文升及兵科蔚春等言詔旨宜信不納陝
西地大震文升言此外寇侵凌之兆今火篩方跳梁而
海內民困財竭將憊兵弱宜行仁政以養民講武備以
固圉節財用停齋醮止傳奉冗員禁奏乞開地日視二
朝以勤庶政且撤還陝西織造內臣振飭被災者家帝
納其言內臣立召還文升爲兵部十三年盡心戎務於
屯田馬政邊備守禦數條上便宜國家事當言者卽非
職守亦言無不盡嘗以太子年及四齡當早諭教請擇
醇謹老成知書史如衞聖楊夫人者保抱扶持凡言語
動止悉導之以正若內庭曲宴鐘鼓可承應元宵鼇山
端午競渡諸戲皆勿令見至於佛老之教尤宜屏絕恐
蔽乾心志山東久旱浙江及南畿水災文升請命所司
振卹練士卒以備不虞帝皆深納之民困賦役文升極
陳其害罷今民田十稅四五其輸遼塞者糧一石費銀
二兩以上豐年用糧八九石方易一兩若絲綿布帛之
輸京師者交納之費過於所輸南方轉漕通州至有三

四石致一石者中州歲役五六萬人治河山東河南修
塞決口夫不下二十萬蘇松治水亦如之湖廣建吉與
岐雍四王府江西益壽二府山東衞府通計役夫不下
百萬諸王之閒役夫供應亦四十萬加以湖廣征蠻山
陝防邊供餽餉給軍旅者又不知凡幾賦重役繁未有
甚於此時者也宜嚴敕內外諸司省煩費寬力役毋擅
有科罕王府之工宜速竣庶令以時農田畎少蘇更乞崇正學
抑邪術以清聖心節財用省工作以培邦本詔下所司
詳議他所論奏者甚衆在班列中最爲耆碩帝亦推心
任之白太子太保屢加至少保兼太子太傅歲時賜賚

諸大臣莫敢望也吏部尚書屠瀠延推文升御史魏英等言兵部非文升不可帝亦以爲然乃命倪岳代瀠而加文升少傅以慰之岳卒以文升代南京禮陽大風雨壞屋拔木文升請帝減膳撤樂修德省愆御經筵絕遊宴停不急務止額外織造振饑民捕盜賊已又上吏部職掌十事帝悉褒納一品九載滿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帝以將考察特召文升及都御史戴珊史琳至煖閣諭以秉公黜陟又以文升年高重聽再呼告之命左右掖之下階始文升爲都御史王恕在吏部兩人皆以正直任天下事疏出天下傳誦恕去人望皆歸文升迨爲

吏部年已八十修髯長眉還事侃侃不少衰孝宗崩文升承遺詔請汰傳奉官七百六十三人命留太僕卿李綸等十七人餘盡汰之正德元年御用監中官王瑞復請用新汰者七人文升不奉詔給事中安奎刺得瑞納賄狀劾之瑞恚誣文升抗旨更下廷議皆是文升帝終不聽文升因乞歸不許是時朝政已移於中官文升老日懷去志會兩廣缺總督文升推兵部侍郎熊繡繡快快不欲出其鄉人御史何天衢遂劾文升徇私欺罔文升連疏求去許之賜璽書乘傳月廩歲隸有加家居非事未嘗入州城語及時事輒鞫慨不答居三年劉瑾亂政文升前用薛泰爲朋黨除其名五年六月卒年八十五瑾誅復官贈恃進光祿大夫太傅謚端肅文升有文武才長於應變朝端大議花什待之決功在邊鎮外國皆聞其名尤重氣節廣廉隅直道而行雖遭讒詆屢起屢仆迄不少貶子璁以鄉貢士待選吏部文升使謁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誰當外者卒後踰年大盜趙燧等剽河南至鈞州以文升家在捨之去攻泌陽燬焦芳家柬草若芳像裂之嘉靖初加贈文升左柱國太師

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父友仁宅由郭稟知瑞昌縣流民千餘家匿山中邏者索賂不得誣民反衆議加兵仁宅單騎招之民爭出訴遂罷兵羅廣西副使大夏年二十舉鄉試第一登天順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成化初館試當留自請試吏乃除職方主事再遷郎中明習兵事曹中宿弊盡革所奏覆多當上意尚書倘之若左右手汪直好邊功以安南黎顥敗於老撾欲乘間取之言於帝索永樂間討安南故牘大夏匿弗予密告尚書余子俊子俊悟事得寢朝鮮貢道故由鴨關至是請改由鴨綠江尚書將許之大夏曰鴨綠迫祖宗朝嘗不知顧紆迴數大鎮此始有徼意不可許乃止中官阿丸者其兄任京衛經歷以罪爲大

夏所荅憲宗入其語捕繫詔獄令東廠偵之無所得會
懷恩力救乃杖二十而釋之十九年遷福建右參政以
政績聞父訃一宿即行弘治二年服闋遷廣東右布
政使田州酒城不靖大夏往諭遂順命後山賊起承徼
討之令獲賊必生致驗實乃坐得生者過半改左移浙
江六年春河決張秋詔博選才臣往治吏部尚書王恕
等以大夏薦擢右副都御史以行乃自黃陵岡浚賈魯
河復悉孫家渡四府營上流以分水勢而築長隄起胙
城歷東明長垣抵徐州亘三百六十里水大治更名張
秋鎮曰安平鎮孝宗嘉之賜璽書褒美語詳河渠志召
為左副都御史歷戶部左侍郎十年命兼左僉都御史
往理宣府兵餉尚書周經謂曰塞上勢家子以市羅為
私利公毋以剛賈禍大夏曰處大下事以理不以勢俟
至彼圖之初塞上糴買必粟千石芻萬束乃得告納以
故中官武臣家得操利權大夏令有芻粟者自百束十
石以上皆許勢家欲牟利無所得不由月儲積允茨遂
人蒙其利明年秋七月再陳兵政十宜曰乞歸帝不許令弊
端宜革者更詳具以聞於是大夏稟南北軍轉漕番上
之苦及邊軍困敝邊將侵耗之狀極言之帝乃召見大
夏於便殿問曰卿前言天下民窮財盡祖宗以來徵斂
有常何今日至此對曰正德不啻他可知矣又問軍對曰

勇七御馬監具數以聞餘悉如舊藏逃齋糈皆停罷光
祿省浮費銀萬計而勇七虛冒之弊亦大減制下舉朝
歡悅先是外戚近侍多干恩澤帝深知其害政奮然欲
振之因時多災異復宣諭羣臣令各陳闕失大夏乃復
上數事其年六月再陳兵政十害曰乞歸帝不許令弊
端宜革者更詳具以聞於是大夏稟南北軍轉漕番上
之苦及邊軍困敝邊將侵耗之狀極言之帝乃召見大
夏於便殿問曰卿前言天下民窮財盡祖宗以來徵斂
有常何今日至此對曰正德不啻他可知矣又問軍對曰
鐸本廣東取香藥費固以萬計

窮與民等帝曰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窮對曰其帥侵尅過半安得不窮帝太息曰朕臨御久乃不知天下軍民困何以爲人主遂下詔嚴禁當是時帝方銳意太平而劉健爲首輔馬文升以師臣長六卿一時正人充布列位帝察知大夏方嚴且練事尤親信數召見決事大夏亦隨事納忠大同小警帝用中官苗逵言將出師內閣劉健等力諫帝猶疑之召問大夏曰卿在兩廣見諸文武大吏供億遠延綏搗巢功乎對曰臣聞之所俘婦稚十數耳賴朝廷威德全師以歸不然未可知也帝默然良久問曰太宗頻出塞今何不可對曰陛下神武固不後太宗而將

領士馬遠不逮且洪園公小違節制舉數十萬衆委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惟守耳都御史戴珊亦從旁贊決帝遽曰微卿曹胶幾誤由是師不果出莊浪土帥魯麟爲甘肅副將求大將不得恃其部衆强蔑歸莊浪廷臣懼生變欲授以大帥印又欲召還京處之散地大夏請獎其先世忠順而聽麟就閒麟素貪虐失衆心兵柄已去無能爲竟快快病死帝欲宿兵近地爲左右輔大夏言保定設都司統五衛祖宗意當亦如此請遣還操軍萬人爲西衛納京東兵密雲薊州爲東衛帝報可中官監京營者恚失兵揭飛語宮門帝以示大夏曰宮門豈外人能至必此曹不利失兵耳由是閒不得行帝嘗諭大夏曰臨事輒思召卿慮越職而且後有當行罷者具揭帖以進大夏頓首曰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閣臣可矣揭帖滋弊不可爲後世法帝稱善又嘗問天下何時太平對曰求治亦難太急仰用人行政悉與大臣面議當而後行久之天下自治舊乘閒言四方鎮守中官之害帝問狀對曰臣在兩廣見諸文武大吏供億過多不能啟一鎮守其煩費可知帝曰然祖宗來設此久安能遽革第自今必廉如鄧原麥秀者而後用不然則已之大夏頓首稱善大夏每被召跪御榻前帝左右顧近

侍輒引避官對久憩不能興呼司禮太監李榮掖之出一日早朝大夏問在班帝僞未見明日諭曰卿昨失朝耶恐卻史糾不果召卿其受咎深如此特賜玉帶麒麟服所費金幣上尊戚時不絕未幾孝宗崩武宗嗣位承詔詰撤四方鎮守中官非邊額設者帝止撤均州齊元大夏復諫上應撤者二十四人又奏減皇城京城守視中官皆不納頃之列上傳奉武臣當決者六百八十八人大夏言保定之役亦如此請遣還報可大漢將軍薛禄敬等四十八人亦當奪官禄敬等故不入侍以激帝怒帝遽命復之而責兵部對狀欲加罪中官竄瑾頓首曰此先帝遺命陛下列之登極詔書

不宜罪帝意乃解中官韋興者成化末得罪久廢至是
貧緣守均州言官交諫大夏等再三皆不聽正德元
年春又言鎮守中官如江西蕪湖劉琅陝西劉寔
山東朱雲貪殘尤甚乞按治帝不悅大夏自知言不見
用數上章乞骸骨其年五月詔加太子太保賜敕馳驛
歸給廩祿如制給事中王堉張倫請留之史部亦請如
翊禧言不報大夏忠誠懇篤遇知孝宗忘身徇國於權
倖多所裁抑嘗請嚴斃勇士武劉瑾所惡劉宇亦憾大
夏遂與焦芳曾於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三年
九月假田州岑猛事逮繫詔獄瑾欲坐以激變律死都

御史屠滽持不可瑾謾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李東陽
爲婉解且瑾前大夏家實貧乃坐戍極邊初擬廣西芳
曰是送若歸也遂改肅州太夏年已七十三布衣徒步
過大明門下叩首而去觀者數息泣下父老攜筐送食
所至爲罷市焚香祝劉尚書生還比至戍所猶叩憧瑾
絕餽問儒學生徒傳食之遷關操輒荷戈就伍所司固
辭大夏曰軍固當役也所攜止一僕或問何不挈子姓
曰吾宦時不爲子孫乞恩澤今垂老得罪忍令同死戍
所耶大夏既遣戍瑾猶撫他事罰米輸塞上者再五年
夏赦歸瑾誅復官致仕清軍御史王相請復原隸錄其

贊曰王恕砥礪風節馬文升練達政體劉大夏篤棐自
將皆具經國之遠猷繩齋之正志視邊務數進讜
言迹其居心行己磊落光明剛方鯁亮有古大臣節概
歷事累朝享有眉壽朝野嘗名重遠方詩頌老成書
稱黃髮三臣者近之矣恕林遠名之戍以作傳見疎而
文升大夏被遇孝宗之朝明良相契荃宰一心造至宦
豎乘權者稍撓斥逐退之際所係詎不重哉

明史卷一百八十二終

纂修官國史總裁兼經筵講官保和殿大學士前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張廷玉等奉敕修

何喬新　彭韶
周經　耿裕
倪岳　閔珪
戴珊

何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父文淵承樂十六年進士授御史歷按山東四川烏撒蒙奸民什伯私其知府傑昭妻懼誅誣昭反詔發軍討文淵撤止所調軍而自其誣

宣德五年用顧佐薦賜敕知溫州府居六年治最增俸賜璽書以胡淡薦擢刑部右侍郎督兩淮鹽課正統三年雨議獄不當與尚書魏源下獄皆得釋朝議征麓川文淵疏諫曰麓川徼外彈丸地不足煩大兵若遣雲南守將屯金齒令三司官撫諭之遠人獲更生而朝廷免調兵轉餉策之善者也帝下其議廷臣多主用兵於是西南騷動僅乃克之而失亡多其冬以疾乞歸景帝即位起吏部左侍郎尋進尚書佐王直理部事東宮建加太子太保災異見給事中林聰等劾文淵檢邪左庶子周旋疏言其枉聰井劾旋御史曹凱復廷爭之遂與旋俱下獄聰疏有嘱內臣語太監興安請主名聰不敢對乃釋文淵命致仕英宗復位削其加官而景泰中易儲詔書文有天下傳之子語出文淵或傳朝命逮捕懼而自縊時喬新已登景泰五年進士官南京禮部主事丁母喪歸里人故侍郎揭稽受業文淵而與喬新兄弟不協奏文淵死實賂子迫之曰緋又逼嫁父所愛妾喬新亦訐稽爲巡撫時嘗萬黃花日代草易儲疏皆破微比對簿父妾斷指爲誓郎公竟獄得少解帝亦以事經赦釋不問已復丁母憂服闋改吏部主事歷廣東

嘱執不從彬怒使人捕撫無所得由是名大起成化四年遷福建副使所屬海寧銀礦盜採者聚衆千餘人所過剽掠蘇兵擊禽其魁福寧衆尤兇殺人出入隨兵甲拒捕者二十年福清薛氏時出諸番互市事覺謀作亂皆捕殺之福安寧德銀礦久絕有司責課民多破產喬新以爲言減三之二興化民自洪武初受牛於官至是猶歲課其租奏免之清流縣化里介沙縣將樂間恃險不供賦白都御史置歸化縣其民始奉束遷河南按察使歲大饑故事振貸迨秋止喬新曰止於秋謂秋成可仰也今秋可仰已乎振至明年麥熟乃止都御史原

傑以招撫流民至南陽引喬新自助初項忠驅流民過當民聞傑至益竄山谷喬新躬往招之附籍者六萬餘戶還湖廣右布政使荊州民苦徭役驗丁口貧富列爲九等民便之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邊地軍民每出塞伐木捕獸喬新言此輩苟遇敵必輸情求生免雜辦及戶口鹽鈔十之四幼食事尚敬劉源稽嶽請敕天下斷獄官淹半載以上者悉議罪帝稱善誠從之召拜刑部右侍郎山西大饑人相食命往振活三十餘萬人還流冗十四萬戶還朝會安寧宜撫使楊友欲奪嫡弟播州宣慰使愛爵誣愛有異謀喬新往勘與巡撫劉璋共白愛誣友奪官安置他府播人遂安孝宗嗣位萬安劉吉等忌喬新剛正出爲南京刑部尚書沿江盜洲率爲中官占奪託言備進奉費喬新奏還之民初喬新之出中官懷恩不平一日以事詣閣言新君踐阼當用正人胡爲出何公安等默然既而刑部尚書杜銘罷輦望屬喬新而吉代安爲首輔終忌之久不補弘治改元用王恕薦始召喬新代銘奏言舊制遣官勘事及逮捕必齎精微批文赴所在官司驗視乃行近止用偽帖

建市舶中官死鎮守者分其貲遺三司喬新獨閉辭不得輸之於庫既家居楊愛遺使厚致贈且獻良材可爲觀者喬新堅却之喬新年十一時侍父京邸修撰周旋過之喬新方讀通鑑綱旨問曰書法何如綱曰對曰呂文煥降元不書叛張世傑厓海不書死節曹彬包拯之卒不書其官而紀羨轄多採怪妄似未有當也旋大獄興比長博綜羣籍聞異書輒借鈔積三萬餘帙皆手較讐著述甚富與人寡合氣節友彭韶學問友邱濬而已罷歸後巡按江西御史陳詮奏喬新始終全節中間祇以受親故饋遺之嫌勒令致仕進退黜昧誠爲可惜

乞行勘本官如無疾則行取任用有疾則加慰勞以存故舊之恩全進退之節不許後中外多論薦竟不復起

十五年卒年七十六江西巡撫林俊爲彭韶及喬新請謚吏部覆從之有旨令上喬新致仕之由給事中吳世忠言喬新學行政事莫不優忠勤剛介老而彌篤御史鄒魯挾私誣劾一辭不辨悟然退歸杜門著書人事寂若必考退身之由疑旌賢之典則如宋蔣之奇嘗誣奏歐陽修矣胡紘輩嘗誣奏朱熹矣未聞以一人私情廢萬世公論也事竟寢正德十一年廣昌知縣張傑復以爲言乃贈太子太保予廕明年賜謚文肅喬新五世孫源萬曆初爲刑部右侍郎亦有清節

彭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成化二年疏論僉都御史張岐憸邪宜召王竑李秉葉盛忤旨下詔獄給事中毛弘等救之不聽卒輸贖有重名一時稱何彭遷四川副使安岳邑民焚滅劉某家二十一人定遠曹氏殺其兄一家十二人所司以爲疑獄久不決韶訊得實咸伏辜進按察使盡撤境內淫祠王府祭葬舊遣內官公私煩費奏罷之雲南鎮守太監錢能進金燈擾道路韶劾之不報十四年春遷廣東左布政使中官奉使紛遝韶劾逐鎮守顧恒市舶韋眷珠池黃福皆以進奉爲名所至需求民不勝擾詔先後論奏最後梁芳弟錦衣鎮撫德以廣東其故鄉歸採禽鳥花木宮尤酷詔抗疏極論語侵芳怒搆於帝謂之貴州二十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明年正月星變上言彗星示災見於歲暮遂及正日歲暮者天道之終正日者歲事之始此天心仁愛欲陛下善始善終也陛下嗣位之初家禮正防微屬儉德昭用人慎乃邇年以來進奉貴妃加於嫡后褒寵其家幾與先帝后家埒此正家之道未終也監局內臣數以萬計利源兵柄盡以付之犯法縱奸一切容貸此防微之道未終也四方鎮守中官爭獻珍異動稱敕旨科擾小民此持儉之道未終也六卿並加師保監寺兼領崇階及予告而歸際食輿夫

濫加庸爵曾賞一輕人誰知勸此用人之道未終也惟
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時方召爲大理卿帝得疏不
悅命仍故官巡撫順天永平二府均大興宛平昌平諸
縣徭役劾奏鎮守中官陶弘罪孝宗即位召爲刑部右
侍郎嘉興百戶陳輔緣盜販爲亂陷府城大掠遁入太
湖遣韶巡視韶至賊已滅乃命與僉都御史盛鑑法
辱進左侍郎韶以商人若抑配爲定折價額蠲宿負憫
竈戶煎辦徵賠折閱之困繪八圖以獻條利病六事悉
允行弘治二年秋還朝明年改吏部與尚書王恕薦人
才覈功實仕路爲清彗星見上言宦官太盛不可不亟
裁損因請午朝面議大政毋祇具文已又言濫授官太
多乞嚴杜倖門痛爲革正帝是其言然竟不能用四年
秋代何喬新爲刑部尚書故安遠侯柳景贓敗至數千
兩徵僅十一以其母訴免韶執奏曰昔唐宣宗元舅鄭
光宮租不入京兆尹韋澳械其莊吏宣宗欲寬之澳不
奉詔景無元舅之親贓非負租之比獨榮宥除是臣等
守法媿於澳也不從御史彭程以論皇壇器下獄韶疏
救因極陳光祿冗食濫費狀乃命具歲辦數以聞荊王
見潚有罪奏上淹旬不下內官王明苗通高永殺人滅
死遣戍昌國公張綵建墳踰制役軍至數萬畿內民間

士授檢討成化中歷侍讀中允侍孝宗於東宮講文華
大訓太子起立閣臣以爲勞議論坐聽經與諸講官皆
不可乃已孝宗立進太常少卿兼侍讀弘治二年擢禮
部右侍郎中官請修黃村宅奉祀孝穆太后士貴奮
貢獅子不由甘肅假道滿剌加浮海至廣東經紹議毀
其寺拆貢不與通改吏部進左侍郎通政經歷沈綵者
皇后姑婿也尚書王恕在告中官傳旨擢綵本司參議
經言非而承旨又無御札不敢奉詔復與恕疏爭之事
雖不能止朝論韙焉壽卒贈戶部
侍不得經倘九卿疏爭卒罪獻地者嘗上言外戚家無

功求遷無勞乞賞兼齎醪遊宴濫費無紀致帑藏殫虛
宜大爲撙節近例預備倉積粟多者守令賜誥敕不次
遷官遂致剝下干進請如洪武間例悉由官帑平糴毋
奪民財考績毋專以積粟爲能至清軍之弊洪熙以前
在旗校宣德以後在里胥弊在旗校者版籍猶存若里
胥則並版籍而淆亂之宜考故冊洗奸弊災傷民乞省
恤惜薪司薪炭約支數年災荒郡縣宜盡與停免四方
顏料雜辦亦然此救民急務也帝多採納之八年文武
大臣以災異陳時政經爲具奏草而斥戲樂一事語尤
切直帝密令中官廉草奏者尚書耿裕曰疏首吏部裕

實具、卓經曰疏草出經手即有罪罪經世兩賢之明年
代葉淇爲戶部尚書時孝宗寬仁而戶部尤奸蠹所萃
挾勢行私者不可勝紀少不如意讒毀隨之經悉按祖
宗成憲無所顧寬逋緩征裁節冗濫四方告災必覆奏
蠲除每委官監稅課入多者與下考苛切之風爲之少
衰奉御趙瑄獻雄縣地爲東宮莊經等劾瑄違制下詔
獄而帝復從鎮撫司言遣官勘實經等復爭之曰大祖
太宗定制閒田任民開墾若因奸人言而籍之官是亡
田予奪盡出奸人口小民無以爲生矣既而勘者及巡
撫高銓言閒田止七十頃悉與民田錯於是從經言仍
賦之民治瑄罪中官何鼎劾外戚張鶴齡下獄經疏救
之忤旨切責雍王祐樘乞衡州稅課可及衡陽縣河泊
所經言不可許帝納之命自今四方稅課王府不得請
中官織造者請增給兩浙鹽課二萬引經等言鹽筴佐
邊不宜監給且祖宗朝織染諸局供御有常數若曰取
用有加則江南兩浙已例外增造若曰工匠不足則仰
食公家不下千餘人所爲何事是知供用未必缺而徒
導陛下以勞民傷財之事也帝不從經恐歲以爲常再
疏請斷其後乃命歲予五千引先是倉場監督內官依
成化末年例裁減十一年秋帝復增用少監莫英等三

人經上疏力爭帝以已遣不聽內靈臺請錦衣餘丁百
人供灑掃經等諫不納經曰祖宗設內臺其地至密今
一旦增百人將必有漏洩妄言者帝悟立已之崇王見
澤乞河南退灘地二十餘里經言不宜予與王酤杭前
後乞赤馬諸河泊所及近湖地千三百餘頃經三疏爭
之竟不許帝以肅寧諸縣地四百餘頃賜壽寧侯張鶴
齡其家人因侵民地三倍且毆民至死下巡撫高銓勘
報銓言可耕者無幾請仍賦民不許時王府勳戚莊田
例畝徵銀三分獨鶴齡奏加徵二分且概加之沙鹹地
經抗章執奏命侍郎許進偕太監朱秀覆覈經言地已

再勘今復遣使徒滋煩擾昔太祖以劉基故減青田賦徵米五合欲使基鄉里子孫世世頌基今與濟篤生皐后正宜恤民減賦俾世世戴德何乃使小民銜怨無已也頃之進等還言此地乃竈廟皇親栢權及民恒產不可奪帝竟予鶴齡如其請加稅而命償權直除民租額經等復諫曰東宮親王莊田徵稅自有例鶴齡不宜獨優權先帝妃家亦戚畹也名雖償直實乃奪之天下將謂陛下惟厚椒房親不念先朝外戚帝終不納大同缺戰馬馬文升請太倉銀以市經言權馬各有司存祖訓六部毋相壓兵部侵戶部權非祖訓帝爲改撥太僕銀

給之給事中詹昂請盡括稅役金錢輸太倉經曰不節織造賞賚齋醮土木之費而欲括天下財是舛也內官傳旨索太倉銀三萬兩爲燈費持不與經剛介方正好強諫雖重忤旨不恤宦官貴戚皆憚而疾之太監李廣死帝得朝臣與餽遺簿籍大怒科道因劾請臣交通狀有及經者經上疏曰昨科道劾廷臣奔競李廣闔入臣名雖蒙恩不問實含傷忍痛無以自明夫人奔競李廣冀其進言左右圖寵眷耳陛下試思廣在時曾言及臣否且交結餽遺簿籍具在乞檢曾否有臣姓名更嚴鞫廣家人臣但有寸金尺帛即治臣交結之罪斬首市曹

以爲奔競無恥之戒若無干涉亦乞爲臣洗雪庶得展布四體終事聖明若令含汙忍垢即死填溝壑目且不瞑帝慰答之十三年星變白陳乞休報許賜敕馳驛加太子太保以伯鍾代廷臣爭上章留之中外論薦者至八十餘疏戊寅武宗即位言官復薦召爲南京戶部尚書曹元方善劉瑾言經雖老尚可用乃召爲禮部尚書固辭不許強赴召受事數月即謝病去五年三月卒年七十一贈太保謚文端子曾進士浙江右參政

耿裕字好問刑部尚書九疇子也景泰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戶科給事中改江科天順初以九疇爲右都御史改裕檢討九疇坐劾石亨貶裕亦謫泗州判官終父喪補定州成化初召復檢討歷國子司業祭酒侯伯年幼者皆肄業監中裕采古諸侯貴賤言行可法者爲書授之帝閱而稱善歷吏部左右侍郎坐尚書尹旻累停俸者再已代旻爲尚書大學士萬安與裕不協而李孜省私其同鄉李裕欲使代裕相與謀中之坐以事調侍郎黎淳南京而奪裕俸吉安故意鞅鞅帝怒曰吾再寬裕罪當再謝今一謝以奪俸故意鞅鞅耶孜省等因而傾之遂調南京禮部而以李裕代踰年

孝宗嗣位轉南京兵部參贊機務弘治改元召拜禮部尚書時公私俱廢耗費日廣裕隨事救正因災異條上時事及申理言官先後陳言甚衆大要歸於節儉給事中鄒宗仁疏節光祿供應裕等請納其奏巡視光祿御史田齡以供費不足累行戶請借太倉銀償之裕等言疑有侵盜弊請敕所司禁防帝皆從之南京守備中官至生事逐以爲名謙終南京禮部尚書謚文僖岳天順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中歷侍讀學士直講東宮二十二年擢禮部右侍郎明年轉北吏部左侍郎岳好學文章敏捷博涉經世之務尚書耿裕方正特大體至禮文制度率待岳商決六年裕改吏部岳遂代爲尚書詔召國師領占竹於四川岳力諫帝不從給事中夏昂御史張稹等相繼爭之事竟寢聘營造諸王府規制宏麗殫水衡帑藏之舊岳請頒成式又以四方所報災異禮部於歲終類奏率爲具文乃詳次其月日博引經史後進勸帝勤講學開言路寬賦役慎刑罰黜奸貪進忠直汰冗員節營造止濫賞帝頗採納爲左侍郎徐瓊與后家有連謀代岳九年南京吏部缺尚書廷推瓊加岳太子太保往任之而瓊果代岳尋改岳南京兵部參贊機務還代屠滽爲吏部尚書嚴絕請托不徇名舉銓政稱平岳狀貌魁岸風采嚴峻善斷

大事每盈廷聚議決以片言閱者悅服同列中最推遜馬文升然論事未嘗苟同前後陳請百餘事軍國弊政剔抉無遺疏出人多傳錄之論西北用兵宮允切其畧云近歲毛里孩阿羅忽孛羅出乱加思蘭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牧故賊頻據彼地擁衆入掠諸將怯懦牽制不能邀其歸路敵進獲重利退無後憂敢折其前鋒又不能遏其歸路敵進獲重利退無後憂致兵鋒不靖邊患靡寧命將徂征四年三舉絶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析圭擔爵優游朝行葦帛輿金充牣私室且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溢施官秩輕授甚至妄殺平民冒稱首級敵未敗北輒以奔遁爲辭功賞所加非私家子弟卽權門厮養而什伍之卒轉觸之民則委骨荒城膏血野草天怒人怨禍幾日深非細故也京營素號冗怯留鎮京師猶恐未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用襲天威臨陣輒奔反墮邊軍之功爲敵人所侮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宜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恃此無陘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令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慮其相去既遠往返不逮人心苦於轉移馬力疲於奔軼夫聲東擊西者賊寇之奸態也擣虛批亢者兵家之長策也精銳既盡乎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北或有警而西未可離首尾衡決遠近坐困其可爲得計哉至於延綏士馬屯集糧糗不貲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轉粟之役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得至東芻百錢斗粟倍直不幸遇賊身且斃矣他尚何云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通卜徵如何其可預也又令民輸芻粟補官而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以授倉庾無升合之入至若輸粟給鹽則豪右請託率占虛名鬻之而商賈費且倍蓰徒宦資日輕鹽法日沮而邊儲之不充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給邊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輸輕齎於邊者歲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養狙之術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準折糧價實則侵尅軍需故朝廷有糜廩之虞軍士無果腹之樂至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居乎人曰米一斗馬曰芻一束追逐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巧爲竊攘之謀凡所經歷悉有開支罔上行私莫此爲甚及訪禦敵之策則又論議紛紜有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使聲援交接特角易制夫欲復城河

北卽須塞外屯兵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爲累
饋餉惟艱彼或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軍食乏
絶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而聲威大損矣又有謂統
十萬之衆裹半月之糧奮揚武威掃蕩窟穴使河套一
空事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
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覬萬一之倖
贏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且其間
地方千里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罷我
馳驅我則情見勢屈爲敵所困既失坐勝之機必蹈覆
沒之轍其最無策者又欲棄延綏勿守使兵民息肩不

知　民尺土皆受之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
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震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
於關陝而京師震動賊愈近而禍愈大矣因陳重將權
增城堡廣斥堠募民壯去客兵明賞罰嚴問諜實屯田
復邊漕數事時兵部方主用兵不能盡用也十四年十
月卒年五十八贈少保謚文毅明世父子官翰林俱謚
文自岳始

閔珪字朝瑛烏程人天順八年進士授御史出按河南
以風力聞成化六年擢江西副使進廣東按察使久之
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南贛諸府多盜率强宗家僕

珪靖獲盜連坐其主法司議從之尹直讎謀之李孜省
取中旨責珪不能弭盜左遷廣西按察使孝宗嗣位擢
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入爲刑部右侍郎進右都御史
總督兩廣軍務與總兵官毛銳討古田猺副總兵馬俊
參議馬鉉自臨桂深入敗死軍遂退詔停傳討賊珪復
進兵連破七寨他賊悉就撫弘治七年遷南京刑部尚
書尋召爲左都御史十一年東宮出閣加太子少保十
三年代白昂爲刑部尚書再加太子太保以災異與都
御史戴珊共陳時政八事又陳刑獄四事多報可珪久
爲法官議獄皆會情比律歸於仁恕宣府妖人李道明

聚衆燒香巡撫劉聰信千戶黃珍言株連數十家謂道
明將引北寇攻宣府及逮訊無驗珪乃止坐道明一人
餘悉得釋而抵珍罪聰亦下獄毆官帝之親鞫吳一貫
也將寘大辟珪進曰一貫推案不實罪當徒帝不允珪
執如初帝怒戴珊從旁解之帝乃霽威令更擬珪終以
原擬上帝不悅召語劉大夏對曰刑官執法乃其職耒
可深罪帝默然久之曰朕亦知珪老成不易得但此事
太執耳辛如珪議正德元年六月以年踰七十再疏求
退不允及劉瑾用事九卿伏闕固諫韓文被斥珪復連
章乞休明年二月詔加少保賜敕馳傳歸六年十月卒

年八十二贈太保諡莊懿從孫如霖南京禮部尚書如
霖曾孫洪學吏部尚書洪學從弟夢得兵部戎政尚書
他爲庶僚者復數人

戴珊字廷珍浮梁人父哲由鄉舉官嘉興教授有學行
富人數輩遺其奴子入學哲不可賄上官強之執愈堅
督學政正身率教士皆愛慕之歷浙江按察使福建左
右布政使終任不攜一土物弘治二年以王恕薦擢右
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蜀盜野王剛流划竹山平利珊合
川陝兵檄副使朱漢等討擒其魁餘皆以脅從論全活
甚衆入歷刑部左右侍郎與尚書何喬新彭韶共事皆
府寧化王鍾鋐淫虐不孝勘不得實再遣珊等勘之遂
奪爵禁錮進南京刑部尚書久之召爲左都御史十七
年考察京官珊廉介不苟合給事中吳孺王蓋白疑見
黜連疏詆吏部尚書馬文升並言珊縱妻子納賄翻等
乞罷帝慰留之御史馮允中等言文升珊歷事累朝清
德素著不可因浮詞廢計典乃下蘇蓋詔獄命文升珊
即舉察事珊等言兩人逆計當黜故先劾臣等今黜之
彼必曰是挾私也苟避不黜則負委任而使詐護者得
志帝命上兩人事蹟皆黜之已劉健等因召對力言蓋
罪輕宜調用帝方嚮用文升珊卒不納帝晚年召對大
臣珊與大夏造膝宴見尤數一日與大夏侍坐帝曰時
當述職諸大臣忻杜門如二卿者雖日見客何害袖出
白金賚之曰少佐酒麻且爲勿廷謝曰恐爲他人忌也
珊以老疾數求退輒優詔勉留遣醫賜食慰諭有加珊
感激泣下私語大夏曰珊老病子幼恐一旦先朝露公
同年好友何惜一言乎大夏曰唯唯後大夏燕對畢帝
問珊病狀且珊寶病乞憫憐聽其歸帝曰彼屬卿言耶
主人留客堅容則強留珊獨不能爲朕留耶且朕以天

下事付卿輩猶家人父子今太平未兆何忍言歸大夏
出以告珊珊泣曰臣死是官矣帝既尚珊以新君嗣位
不忍言去力疾視事或作遂辛賜太子太保諡恭簡
贊曰孝宗之爲明賢君自以恭儉自飭內明於任人
劉謝諸賢號政府而王恕何喬新彭韶等爲七卿長相
與維持而匡弼之朝多君子矣比隆開元慶曆盛時矣
喬新韶雖未究其用而望著朝野史稱宋仁宗時國未
嘗無變俟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
足以勝善類之氣孝宗初政亦畧似之不然承憲宗之
季而欲使政不旁撓財無濫費滋培元氣中外又安豈

易言哉

明史卷一百八十四　列傳第七十二

總裁官翰林院掌院事經筵講官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事加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戶部尚書事加太級紀錄三次臣張廷玉等奉

敕修

周洪謨　張元禎陳言　張昇　傅珪　吳儼　劉瑞　周洪謨字恥菴長寧人正統十年進士及第授編修博

聞強記善文詞熟國朝典故喜談經濟景泰元年疏勸帝親經筵勤聽政因陳時務十二事再遷侍讀天順二年掌南院事憲宗嗣位復陳時務言人君保國之道有三曰力聖學曰修內治曰遠外侮力聖學之曰一曰正心修內治之曰五曰求去不肖進忠良罷冗職飭漕運攘外侮之曰六曰選將帥練士卒講陳法治兵器足儲餉靖邊陲帝嘉納焉成化改元廷議討四川山都掌蠻洪謨上方畧六事詔付軍前行之進學士尋爲南京祭酒上言南監有紅板倉二十間高皇后積粟以養監生妻孥者宜修復帝允行之母喪服闋改北監十一

年言上風澆浮請復洪武中學規帝嘉納命禮部榜諭
崇信伯費淮入監習禮久不至洪謨劾之奪冠帶以儒
巾赴監俾歲祿之半學政肅然先聖像用冕旒十二而
舞佾豆籩數不稱洪謨請備天子制又言古者鳴球琴
瑟爲堂上之樂笙鏞柷敔爲堂下之樂而于羽則舞於
兩階今舞羽居上樂器居下非古制當改尚書鄒幹駁
止之洪謨再疏爭帝竟俞其議遷禮部右侍郎久之轉
左以蔡傳所釋璿璣玉衡後人遵用其制考驗多不合
宜改製帝卽屬洪謨洪謨易以木旬日而就十七年進
尚書二十年加太子少保二十一年星變有所條奏帝

多採納弘治元年四月天壽山震雷風壞樓殿兎獸多
毀洪謨復力勸修省帝深納之洪謨矜莊寡合與萬安
同鄉安居政府時頗與之善至是言官先後論奏致仕
歸又二年卒年七十二謚文安洪謨嘗言士人出仕或
去鄉數千里既昧上俗亦拂人情不若就近選除王府
官終身不遷垂祖制當稍變更都掌籲及白羅羅昇子
數叛宜特設長官司就擇其人任之庶無後患將歿猶
上安中國定四裔十事其好建白如此

楊守陳字維新鄞人祖範有學行嘗海守陳以精思實
踐之學舉景泰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初充
經筵講官進侍講英宗實錄成遷洗馬尋進侍講學士
同修宋元通鑑綱目母憂服闋起故官孝宗出閣爲東
宮講官時編文華大訓事涉宦官者皆不錄守陳以爲
非備列其善惡得失書成進少詹事孝宗嗣位宮僚悉
遷秩執政擬守陳南京吏部右侍郎帝舉筆去南京字
左右言劉宣見爲右侍郎帝乃改宣左而以守陳代之
修憲宗實錄充副總裁弘治元正月上疏曰孟子言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夫堯舜之道何道書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
於內者深而爲出治之本也詢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

四聰此堯舜之資於外者博而爲致治之綱也臣昔忝
宮僚伏覩陛下朗誦經書未嘗勤虛問以究聖賢奧旨
備臣畧陳訓詁未嘗進詳說以極帝王要道是陛下得
於內者未深也今視朝所接見者大臣之奉采而已君
子小人之情狀小臣遠臣之才行何由識退朝所披閱
者百官之章奏而已諸司之典則羣吏之情弊何由見
宮中所聽信者內臣之語言而已百官之正議萬姓之
繁言何由聞恐陛下資於外者未博也願遵祖宗舊制
開大小經筵日再御朝大經筵及早朝但如舊儀若小
經筵必擇端方博雅之臣更番進講凡所未明輒賜清

問凡聖賢經旨帝王大道以及人臣賢否政事得失民情休戚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弊若夫前朝經籍祖宗典訓百官章奏皆當貯文華殿後陛下退朝披覽日令內閣一人講官二人居前殿右廂有疑則詢必洞晰而後已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寡心清臨政不惑得於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午朝則御文華門大臣嘗陳更番侍直事已具疏者用揭帖畧節口奏陛下詳問而裁決之在外文武官來覲俾條列地方事口陳大要付諸司評議其陞辭赴任者隨其職任而戒諭之有大政則御文華殿使

大臣各盡其謀勿相推避不當則許言官駁正其他具疏進者召閣臣面議可否然後批答而於奏事辭朝諸臣必降詞色詳詢博訪務竭下情使賢才常接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合天下之耳目以爲聰明則資於外者博而致治之綱舉矣若如經筵常朝祇循故事凡百章奏皆付內臣調旨批答臣恐積弊未革後患滋深且今積弊不可勝數官鮮廉恥之風士多浮競之習教化凌夷刑禁弛懈俗侈而財茲乏民困而盜日繁列衞之城池不修諸郡之倉庫鮮積甲兵朽鈍行伍空虛將驕惰而不知兵士疲弱而不習戰一或有警何以禦之此

臣所以朝夕憂思至或廢寢忘食者也帝深嘉納後果復午朝召大臣面議政事皆自守陳發之尋以史事繁乞解部務章三上乃以本官兼詹事府專事史館二年卒謚文懿贈禮部尚書弟守陛子茂元茂仁守陛字維立成化初鄉試第一入國學祭酒耶讓下獄牽六館生伏闕訟冤十四年進士及第授編修秩滿故事無遷留者會從兄守陳逐欲并逐守陛乃以爲南京侍讀弘治初召修憲宗實錄直經筵再遷侍講學士給事中魏洋等以救知州劉遵悉下獄吏部尚書屠滽奏遣他官攝之守陛貽書極論滽失十年大計京官退而聽考又當候階下我朝優假學士慶成侍宴班四品上車駕臨雍率舞佾堂內視三品此故事也今四品不與考察則學士亦不應與臣等職講讀損遜稱吞在聖鑒有不待考察者詔可學士不與考察自守陛始修會典充副總裁事遷南京吏部右侍郎嘗署兵部陳時弊五事改署國子監考績入都會典猶未成仍留爲總裁事竣遷左侍郎還任進二秩武宗立引年乞休不待報竟歸詔加尚書致仕劉瑾亂政奪其加官瑾敗乃復

久之卒守陛博極羣書師事兄守陳學行相埒其爲解元學士侍郎皆與兄同又對掌兩京翰林院人尤艷稱之守陳卒守陛爲位哭奠者三年茂元字志仁成化十一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出爲湖廣副使改山東弘治七年河決張秋詔都御史劉大夏治之復遣中官李興平江伯陳銳往興威福繫解按察使茂元摘可事奏言治河之役官多而責不專有司供億日費白金諸臣初祭河天色陰晦帝不能燃所焚之餘宛然人面具耳目鼻觀者駭異鬼神示怪夫豈偶然乞召還興銳等專委大夏功必可成且水者陰象今后戚家威權太盛假名姓肆貪暴者不可勝數請加禁防以消變異書工藝士宜悉放遣山東既有內臣鎮守復令李全鎮臨清宜撤還疏入下山東撫按勘奏言焚帑之異誠有之所奏供億多過其實於是與銳連章幼茂元妄詔遣錦衣百戶胡節逮之父老遮道恐節乞還楊副使及陛兒茂元長跪不伏帝怒置之詔獄節遍叩中官備言父老懇冤狀中官多感動會言者交論救部擬贖杖還職特謫長沙同知謝病歸久之起安慶知府遷廣西左參政正德四年劉瑾遣御史孫迪校勘錢穀索賄不予瑾又惡茂元從父守隨遂勒致仕瑾誅起官江西尋遷雲

南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改莊南京都察院終刑部右侍郎茂仁字志道成化末進士歷刑部郎中遼東鎮守中官梁玘被劾借給事中往按盡發其罪終四川按察使

張元禎字廷祥南昌人五歲能詩寧靖王召見命名元徵巡撫韓雍器之曰人瑞也乃易元禎舉天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憲宗嗣位疏請行三年喪不省其年五月疏陳三事一勤講學願不廢寒暑所講必切於修德爲治之實不必以亂亡忌諱爲諱講退更凝神靜味驗之於身心政化講官令大臣公舉剛明正大之人後聽政天下章奏命諸臣詳議面陳可否陛下親臨決其是非服則召五品以下官隨意問以時事得失利病令下情得以畢達一廣用賢請命給事中御史各陳兩京堂上官賢否如有不盡亦許在京五品官指陳之以爲進退又令共薦有德望者以代所去之位則大臣皆得其人於是命之各言其所屬及方面郡縣官之賢否付內閣吏部陞黜之中外羣臣有剛正敢言者舉爲臺諫不必論其言貌官職出身但不宜委之堂上官恐懼共剛方而薦柔媚者以充數所舉之人咸其推薦不敢

直斥其非是以古者大臣不舉臺諫疏入以言多窒礙難行寢之預修英宗實錄與執政議不合引疾家居講求性命之學閱二十年中外交薦皆不赴弘治初召修憲宗實錄進左贊善上言人君不以行王道爲心非大有爲之主也陛下毓德青宮已預大有爲之望通昔頗有爲之主也陛下毓德青宮已預大有爲之望通昔頗崇異端嬖近習以蠱此心蔽貨利耽玩好以荒此心開倖門塞言路以昧此心則不能大有爲矣願定聖志一聖學廣聖智疏反覆累萬言帝頗納之實錄成遷南京

侍講學士以養母歸久之召爲會典副總裁至則進學士充經筵日講官帝甚傾向元禎體清癯長不踰中人帝特設低几聽之數月以母憂去服闋遷南京太常卿已修通鑑纂要復召爲副總裁以故官兼學士改掌詹事府帝晚年德益進元禎因請講筵增講太極圖通書西銘諸書帝亟取觀之喜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欲大用之未幾晏駕武宗立擢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入東閣專典誥敕元禎素有盛譽林居久晚乃復出館閣諸人悉後輩見元禎言論意態以爲迂濶多姍笑之又名位相軋遂騰謗議言官交章劾元禎七疏乞休劉健力保持之健去元禎亦卒天啟初追謚文裕陳音字師召莆田人天順末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六年三月以災異陳時政言講學莫先於好問陸下雖間御經筵然勢分嚴絕上有疑未嘗問下有見不敢陳願引儒臣賜坐便殿從容咨論仰發聖聰異端者正道之反法王佛子眞人宜一切罷遣章下禮部越數日又奏國家養士百年求其可用不可多得如致仕尚書李秉在籍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新會舉人陳獻章皆當世人望宜召還秉等而置獻章臺諫言官多緘默願召還判官王徽評事章懋等以開言路忤旨切責司禮太監黃賜母死廷臣皆往弔翰林不往侍講徐瓊謀於衆音大怒曰天子侍從臣相率拜內豎之室若清議何瓊愧沮秩滿進侍講汪直黨華璵夜帥邏卒入兵部郎中楊士偉家縛士偉考掠及其妻子音與比隣乘亂大呼曰爾擅辱朝臣不畏國法耶其人曰爾何人不畏西廠音厲聲曰我翰林陳音也久之遷南京太常少卿劉吉父喪起復音貽書勸其固辭吉不悅後吏部擬用音吉輒阻之專典誥敕元禎素有盛譽林居久晚乃復出館閣諸人悉後輩見元禎言論意態以爲迂濶多姍笑之又名位相軋遂騰謗議言官交章劾元禎七疏乞休劉健力保持之健去元禎亦卒天啟初追謚文裕陳音字師召莆田人天順末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六年三月以災異陳時政言講學莫先於好問陸下雖間御經筵然勢分嚴絕上有疑未嘗問下有見不敢陳願引儒臣賜坐便殿從容咨論仰發聖聰異端者正道之反法王佛子眞人宜一切罷遣章下禮部越數日又奏國家養士百年求其可用不可多得如致仕尚書李秉在籍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新會舉人陳獻章皆當世人望宜召還秉等而置獻章臺諫言官多緘默願召還判官王徽評事章懋等以開言路忤旨切責司禮太監黃賜母死廷臣皆往弔翰林不往侍講徐瓊謀於衆音大怒曰天子侍從臣相率拜內豎之室若清議何瓊愧沮秩滿進侍講汪直黨華璵夜帥邏卒入兵部郎中楊士偉家縛士偉考掠及其妻子音與比隣乘亂大呼曰爾擅辱朝臣不畏國法耶其人曰爾何人不畏西廠音厲聲曰我翰林陳音也久之遷南京太常少卿劉吉父喪起復音貽書勸其固辭吉不悅後吏部擬用音吉輒阻之曰腐儒以故十年不得調嘗與守備中官爭事爲所劾事卒得直弘治五年吉罷始進本寺卿越二年卒音負經術士多遊其門者然性健忘世故璞層事皆不解世多以不慧事附之以爲笑然不盡實也

傅瀚字日川新喻人天順八年進士選庶吉士除檢討

嗜學强記善詩文再遷左諭德直講東宮孝宗嗣位擢
太常少卿兼侍讀歷禮部左右侍郎奉命兼學士入東
閣專與誥敕兼掌詹事府事弘治十三年代徐瓊爲禮
部尚書保定獻白鵲疏斥之陝西巡撫熊翀以郭縣民
所得玉璽來獻以爲秦璽復出也瀚率同列言秦璽完
毀具載簡冊今所進璽形色篆紐皆不類蓋後人倣爲
之且帝王受命在德不在璽太祖製六璽列聖相承百
三十餘載天休滋至受命之符不在秦璽明矣請姑藏
內府帝是其言薄賞得璽者京師星變地震雨雹四方
多變異瀚條上軍民所不便者請躬行節儉以先天下
敦儉素俾冗費不生所條奏率傳正德十五年卒贈太
子太保益文穆

張昇字啟昭南城人成化五年進士第一授修撰歷論
德弘治改元遷庶子大學士劉吉當國昇因天變疏言
陛下即位言者率以萬安劉吉尹直爲言安直被斥吉
獨存吉乃傾身阿侯取悅言官昏暮欵門祈免糾劾許
以超遷由是諫官喊口奸計始遂貴戚萬喜依憑宦豎
凶焰熾張吉與締姻及喜下獄猶爲營救父存則異居
各爨父歿則奪情起宮談笑對客無復戚容盛納艷姬

加太子太保乘傳歸月米歲夫如制卒於家
吳寬字原博長洲人以文行有聲諸生間成化八年會
試廷試皆第一授修撰侍孝宗東宮秩滿進右諭德孝
宗即位以舊學遷左庶子預修憲宗實錄進少詹事兼
侍讀學士弘治八年擢吏部右侍郎丁繼母憂吏部員
缺命虛位待之服滿還任轉左改掌詹事府入東閣專
典誥敕仍侍武宗東宮宮暨多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
事間講讀寬率其僚上疏曰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
朔望令節則止一年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
過數刻是進講之時少輟講之日多豈容復以他事妨

誦讀古人八歲就傅卽居宿於外欲離近習親正人耳
庶民且然矧太子天下本哉帝嘉納之十六年進禮部
尚書餘如故先是孝莊錢太后崩廷議孝肅周太后葬
歲後竝葬裕陵祔廟禮皆如適至是孝肅崩將祔廟
帝終以竝祔爲疑下禮官集議寬言魯頌閟宮春秋考
仲子之宮皆別廟漢唐亦然會大臣亦多主別廟帝乃
從之時詞臣望重者寬爲最蕭遷次之遷旣入閣嘗爲
劉健言欲引寬共政健固不從他日又曰吳公科第年
齒聞望皆先於遷遷實自愧豈有私於吳公耶及遷引
退舉寬自代亦不果用中外皆爲之惜而寬甚安之曰

吾初望不及此也年七十數引疾輒慰留竟卒於官贈
太子太保謚文定授長子奭中書舍人補次子奐國子
生異數也寬行履高潔不爲激矯而自守以正於書無
不讀詩文有典則兼工書法有田數頃嘗以周親故之
貧者友人賀恩疾遷至郵旦夕視之恩死爲衣棺一月
傅瑾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弘
治中授編修尋兼司經局校書與修大明會典成遷左
中允武宗立以東宮恩進左諭德充講官纂修孝宗實
錄時詞臣不附劉瑾瑾惡之謂會典成於劉健等多所
糜費錙與修者宮降珪修撰俄以實錄成進左中允再
遷翰林學士歷吏部左右侍郎正德六年代費宏爲禮
部尚書禮部事視他部爲簡白珪數有執爭章奏遂多
帝好佛自稱大慶法王番僧乞田百頃爲法王下院中
旨下部稱大慶法王與聖旨竝珪佯不知執奏執爲大
慶法王敢與至尊竝書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止珪居
閒類求請者及當大事毅然執持人不能奪卒以此忤
權倖去敎坊可減賢請汰冗牙牌製如舊土又請改鑄方
印珪格不行賢日夜腾謗於諸閣閣冀去珪流寇擾河
南太監陸閒謀督師下廷議莫敢先發珪厲聲曰師老
民疲賊日熾以日功者多僨事者漏罰失將士心先所

遣已無功可復遣耶今賊橫行郊圻射陂間民囂然思
亂禍日夕及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安得首鼠兩端
由是議罷疏上竟遣閒而中官背憾珪御史張羽奏雲
南災珪因極言四方災變可畏八年五月復奏四月災
因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災變六十九事今自去秋來
地震天鳴雹降星殞龍虎出見地裂山崩凡四十有二
而水旱不與焉災未有若是甚者極陳時弊十事語多
斥權倖權倖益深嫉之會戶部尚書孫交亦以守正見
忤遂矯旨令二人致仕兩京言官交章論留不聽珪歸
三年御史盧雍稱珪在位有古大臣風家無儲蓄日給

為累乞頒月廩歲隸以示優禮又聞珪剛直忠謹當起
用吏部請如雍言不報而珪適卒年五十七遺命毋請
卹典撫按以為言詔瘞其子中書舍人嘉靖元年錄先
朝守正大臣追贈太子少保謚文敎

劉春字仁仲巴人成化二十二年進士改第授編修優
遷翰林學士正德六年擢吏部右侍郎進左八年代傅
珪為禮部尚書掌部王畿崇文總裁詩書而文采持而
疏棄稱其本生為考疏擇并欲追封入廟交執干其枳
由鎮國將軍嗣爵而進其妹為獻王妃詩據禮駁之遂
著為例帝崇信西僧常襲其衣服演法內殿有神告我
當開鶴年孫世貴巡撫雲南珍政子彭年起宗逸東苑馬寺卿起
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彭年子起宗逸東苑馬寺卿起
由進士

吳儼字克溫宜興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
編修歷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正德初召修孝宗實
錄直經筵劉瑾竊柄閣儼家多貴遣人陰以美宮儼峻
拒之瑾怒會大計察吏中旨罷儼官瑾誅復職歷禮部
左右侍郎拜南京禮部尚書十二年武宗北巡儼抗疏
切諫明年復偕諸大臣上疏曰臣等初聞駕幸昌平會
具疏極論不蒙採納既聞出居庸幸宣大宰輔不及知
增宴賞繁費乞減其限的定人數每年給勘合十道
緣邊兵備存拗合底簿比對相同方許起送并禁自後
不得濫營寺宇報可廣東布政使羅榮等入覲各言鎮
守內臣入貢之害春列上累朝停革貢獻詔旨且四
方水旱盜賊軍民困苦壯乞罷諸鎮守臣不納春掌禮
二年慎守舊典宗藩封爵及文武大臣祭葬贈謚
多所裁正遷侍郎掌詹事府十六年奉敕太子太保謚文簡
劉氏世以科第顯春父規御史弟台雲南參政子彭年
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彭年子起宗逸東苑馬寺卿起

宗子世寶廣東布政使台子鶴年雲南布政使以清
審聞鶴年孫世貴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有征緬功皆
由進士

吳儼字克溫宜興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
編修歷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正德初召修孝宗實
錄直經筵劉瑾竊柄閣儼家多貴遣人陰以美宮儼峻
拒之瑾怒會大計察吏中旨罷儼官瑾誅復職歷禮部
左右侍郎拜南京禮部尚書十二年武宗北巡儼抗疏
切諫明年復偕諸大臣上疏曰臣等初聞駕幸昌平會
具疏極論不蒙採納既聞出居庸幸宣大宰輔不及知
逃亡罪人習其語言竄身在內又多拗寺僧額番貢日

纂臣不及從三軍之士不及衛京師內外人心動搖徐
淮以南荒饉千里去冬雨雪爲災民無衣食安保其不
爲盜所禦之寇尚遠隔陰山而不虞之釁或猝起於肘
腋臣所大懼也不報十四年卒官贈太子少保謚文肅
顧清字士廉松江華亭人弘治五年舉鄉試第一明年
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與同年生毛澄羅欽順汪俊
相砥以名節進侍讀正德初劉瑾竊柄清邑子張文冕
爲謀主附者立尊顯清絕不與通瑾衛之四年摘會典
小誤挫諸翰林清降編修又以諸翰林未嘗政事調外
任及兩京部屬清得南京兵部員外郎會父疑不赴瑾
誅還侍讀擢侍讀學士掌院事尋遷少詹事充經筵日
講官進禮部右侍郎時澄已爲尚書清協綦守職前後
請建儲宮罷巡幸疏凡十數上世宗嗣位爲御史李獻
所劾罷歸清學端行謹悟於進取家居薦者相繼悉報
寢嘉靖六年詔舉老成堪用內閣者廷推及清乃以爲
南京禮部右侍郎上言錦衣職侍衛祖宗朝非機密不
遣正德間營差四出海內騷然陛下所親見近乃遣千
戶勘揚州高淪爭私財事因其女婿憎毒備加誣白今
悉付所司停旅校無遣從之屢疏引疾詔進尚書致仕
時方進表入都道卒謚文僖

本九事請召祭酒章懋侍郎王鏊都御史林俊雍泰而
超擢參政王綸副使王雲鳳僉事胡獻知府楊茂元照
磨金濂由是諸臣多獲進用劉瑾用事瑞即謝病貧不
能還鄉依從母子李充副於澧州瑾榜瑞爲奸黨又以
前薦雍泰除其名罰米輸塞上坐是益困授徒自給瑾
誅以副使督浙江學校召爲南京太僕少卿嘉靖二年
由南太常卿就遷禮部右侍郎卽因災變偕同官條上六
事且言齋醮無益且妨政織造多費且病民帝多納用
之大禮議起瑞偕九卿合疏極言大宗小宗之義凡數
千言四年卒官贈尚書隆慶初謚文肅

贊曰周洪謨等以詞臣歷卿貳或職事參參或侍保建白進講以啟沃爲心守宮以獻替自效於文學侍從之選均無愧諸

明史卷一百八十五　列傳第七十三

纂修官李敏等
黃鈺　倪鍾　梁環王詔　李介等
王鴻儒　吳世忠
賈俊劉璋
張悅張鎣
曾鑑
徐格
黃珂
蕭蘭

李敏字公勉襄城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御史天順初奉敕巡視貴州還巡按畿內以劇州鈐道經海口多覆溺建議州置一河達劍州以避其險軍民利之成化初用薦超遷浙江按察使再仟湖廣歷山西四川左右布政使十二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敵騎出沒塞下掩殺守墩軍校北上突禽之修治垣堡敵不敢犯十五年召爲兵部右侍郎踰四年病歸河南大饑條上救荒數事詔以左副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二十一年改督漕運尋召還工部尚書先是敏在大同見山東河南轉餉至者道遠耗費乃會計歲支外悉令輸銀民輕齎

易達而將士得以其贏治軍裝交便之至是并請鹽輔
山西陝西州縣歲輸糧各邊者鈔糧一石徵銀一兩以
十九輸邊依時值折算餉有餘則召糴以備軍興帝從
之自是北方入粟皆折銀由敏始也崇文門宮課司稅
多爲勢要所佞漁敏因馬文升言請增設御史主事監
視御史陳瑤庶儆聚斂敏再疏求去帝慰留之貴戚請
除地及鷹房牧馬場千頃敏執不可事得寢當憲宗末
中官佞倖多賜莊田既得罪率辭而歸之官罪重者奪
之然不以賦民敏請召佃歇科銀三分帝從之然他莊
田如故也會京師大水敏乃極陳其害亦令徵輔皇莊

五爲地萬二千八百餘頃勛戚中官莊田二百二十有二
爲地二萬三千一百餘頃宦官校招佃頓爲莊頭豪奪奸
產賊殺人汚婦女民心痛傷災異叠由生皇莊始正統
間諸王未封相開地立莊王之藩地仍歸官其後乃沿
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何必皇莊請蠲皇莊戶賦民拂
歐槩徵銀三分充各宮門度無皇莊之名而有足用之
效至權要莊田亦請撥佃戶領之有司收其課總爲家
領取悅民心感和氣無切於此時不能用南京御史與
守備太監蔣琮相訐御史戚逮謫而琮居職如故敏再
疏力爭皆不聽弘治四年得疾乞休帝爲遣醫視愈已
復力請乃以葉淇代詔敏乘傳歸未抵家卒贈太子少
保謚恭靖敏生平篤行誼所得祿賜悉以分昆弟故人
里居時築室紫雲山麓聚書數千卷與學者講習及巡
撫大同疏籌之於官詔賜名紫雲書院大同孔廟無雅
樂以敏奏得頒給如制云葉淇字本清山陽人景泰五
年進士授御史天順初石亨請增設御史主事監
武陟知縣成化中累官大同巡撫孝宗立召爲戶部侍
郎弘治四年代李敏爲尚書尋加太子少保哈密爲土
魯番所陷守臣請給其遺民廩食處之內地淇曰是自
貽禍也寢其奏奸民戲大名地爲皇莊淇議歸之有司

內官龍綬請開銀礦淇不可帝從之已復請長蘆鹽二
萬引鬻於兩淮以供織造費淇力爭竟不納淇居戶部
六年直亮有執能爲國家惜財用釘廷議用兵輒持不
可惟變閘中之制令淮商以銀代粟鹽課驟增至百萬
悉輸之運司邊儲由此蕭然矣九年四月乞休歸卒贈
太子太保從子贊進士歷官刑部右侍郎以清操聞
員俊字廷杰東鹿人以鄉舉入國學天順中選授御史
歷巡浙江山西陝西河南南畿所至有聲成化十三年
巡山東副使超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在鎮七年軍
民樂業召爲工部右侍郎二十一年奉敕振饑河南尋

轉左數月拜尚書時專重進士舉人無至六卿者俊獨以重望得之及孝宗踐阼尚書王恕李敏周洪謨余子俊何喬新都御史馬文升皆一時民譽俊參其間亦稱職諸王府第塋墓悉官予直而儀仗時繕修內官監欲頻興大工俊言王府既有祿米莊田請給半直儀仗非甚敝不得煩有司公家所宜營惟倉庫城池餘皆停罷帝報可弘治四年中官泰修沙河橋請發京庫二萬五千及長陵五衞軍助役內府寶鈔司乞增工匠浙江及蘇松諸府方罹水災而織造錦綺至數萬匹俊皆執奏並得寢工部政務與內府監局相表裏而內官監專董工役職尤相關俊不爲所撓工役大省太廟後殿成加太子少保足疾致仕詔許乘傳歸給夫廩如制踰年卒俊廉慎居工部八年望孚朝野代之者劉璋字廷佶延平人天順初進士歷官中外有聲居工部亦數有爭執名亞於俊

黃紋字用章其先封邱人曾祖徙平越遂家焉紋登正統十三年進士除行人歷南京刑部郎中剛廉人目之曰硬黃大猾譚千戶者占民廬場莫敢問紋奪還之民成化九年遷四川左參議久之進左參政按部崇慶旋風起輿前不得行紋曰此必有冤吾當爲理風遂散至

川嶓城阨神梁若有言州西寺者寺去州四十里倚山爲巢後臨巨塘僧夜殺人沉之塘下分其貲且多藏婦女於窟中紋發吏兵圍之窮詰得其狀誅僧毀其寺倉吏倚皇親乾沒官糧巨萬紋追論如法威行部中歷四川湖廣左右布政使奏閉建昌銀礦兩京工興湖廣當輸銀二萬倒徵之民紋以庫羨充之荊王奏徙先隴紋恐爲民擾執不可二十二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劾參將郭鏞都指揮鄭印李鐸王琮等抵罪計捕奸豪張綱申軍令增置墩堡邊政一新出兒士卒妻衣不敝體歎曰健兒家貧至是何面目臨其上垂淚給三月餉親爲拊循會有詔毀庵寺紋因盡汰諸尼以給壯士無妻者及級去多獲子女非送於道弘治二年拜南京戶部尚書言官以紋進頗驟頻有言帝不聽就改左都御史焚差歷簿於庭曰事貴得人耳資勞久近豈立官意哉紋歷官四十餘年性卞急不能容物然操履潔白所至有建樹六年乞休未行卒

張悅字時敏松江華亭人舉天順四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成化中出爲江西僉事改督浙江學校力振蒲託校士不糊名曰我取自信而已遷四川副使進按察使遭喪服闋補湖廣王府承奉張通縱恣悅繩以

法及入覲中官尚銘督東廠衆競趨其門悅獨不往銘
銜甚伺察無所得銘敗召還拜左僉都御史孝宗立遷工
部右侍郎轉吏部左侍郎王恕爲尚書悅左右之嘗兩
攝選事弘治六年夏大旱求言陳遵簡章郟小民崇儉
素裁冗食禁濫罰數事又上修德圖治二疏並嘉納俄
遷南京右都御史就改吏部尚書九年復改兵部參贊
機務以年至累疏乞休詔加太子少保馳傳歸卒贈太
子太保謚莊簡時與悅同里而先爲南京兵部尚書者
張鏊字廷器正統十三年進士景泰初擢御史歷江西
副使按察使陝西左布政使成化二年以右副都御史
巡撫寧夏寧夏城土築鏊始甃以甎道河流溉靈州屯
田七百餘頃以父喪去服除起撫河間諸府改大同歷

刑部左右侍郎十八年擢本部尚書明年加太子少保
又明年再以憂歸弘治元年起南京兵部尚書卒官贈
太子太保謚莊懿

倪鍾字大器鄞城人成化二年進士授御史巡鹽南淮
按浙江還掌諸道章奏汪直諷鍾幼馬文升鍾不可被
譖杖闕下以都御史王越薦擢大理寺丞再遷右少卿
寇入大同廷議遣大臣巡視保定諸府乃以命鍾居數
月即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河間瀕海民地爲勢家

所據鍾奪還之召爲刑部右侍郎丁內艱僦運艘載母
柩南還督漕總兵官王信奏之逮下吏會當路方逐尹
旻鍾而鎮與旻爲同鄉乃貶二秩爲曲靖知府改嶽州
復入爲大理寺左少卿弘治三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
蘇松諸府盡心荒政召爲戶部侍郎總督倉場尋改吏
部十一年遷右都御史屆二年進戶部尚書十五年上
天下會計之數言常入之賦以蠲免漸減常出之費以
請乞漸增入不足當出正統以前軍國費省小民輸正
賦而已自景泰至今用度日廣額外科率河南山東邊
餉浙江雲南貴東雜派皆昔所無民已重困無可復增

徂時四方豐登邊境無調發州縣無流移今太倉無儲
內府羅縮而冗食冗費日加於前願陛下惕然省憂力
加撙節且救廷臣共求所以足用之術帝乃下廷臣議
議上十二事其罷傳奉冗官汰內府濫收軍匠清騰驤
四衛勇士停寺觀齋醮省內侍監工番僧供應禁王府
及織造濫乞鹽引合有司徵莊田租皆權倖所不便者
疏留數月不下鍾乃復言之他皆報可而事閣權幸者
終格不行奸商投外戚張鶴齡乞以長蘆舊引十七萬
免追鹽課每引納銀五分別用價買各場餘鹽如其數
覬覦敗帝許之後奸民援例乞兩淮舊引至百六十萬

鍾等力持皆不聽自此鹽法大壞奸人橫行江湖官司無如何矣東廠偵事者發鍾子瑞受金事鍾屢疏乞休命馳驛歸正德時劉瑾撫鍾在部時事至罰米者三又數年卒

曾鑑字克明其先桂陽人以戍籍居京師天順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通州民十餘人坐爲盜獄已具鑑讅其誣已果獲眞盜成化末歷有通政累遷工部左侍郎弘治十二年進尚書孝宗在位久海內樂業內府供奉漸廣司設監請改造龍毯素毯二百有奇鑑等言毯雖一物然徵毛毳於山陝採綿紗諸料於河南召工匠於蘇松歷數年費百端祈賜停止不聽內府針工局乞收幼匠千人鑑等言往年尚衣監收匠千人而兵仗局效之收至二千人軍器局一開其流無已於是命減其半太監李興請辭元夕煙火有詔裁省因鑑奏盡罷之十六年帝納諸大臣言召還織造中官中官鄧璡以鑑等極言乃命減三之一其冬言諸省方用兵且水旱多盜賊乞罷諸營繕及明年煙火龍虎山上清宮工作帝皆報從正德元年雷震南京報恩寺塔守備中官溥容請修之鑑言天心示儆不宜重興土木以勞民力乃止御馬監太監陳貴奏遣馬房欽天監官倪謙覆視請從之給事中陶諧等劾貴假公營私并劾謙阿附不聽鑑執奏謂馬房皆由欽天監相視營造其後任意增置者宜令拆毀改正葺以已資庶牧養無妨而民不勞報可內織染局請開蘇杭諸府織造上供錦綺爲數二萬四千有奇鑑力請停罷得減三分之半太監苗鏞等各齎敕於浙江諸處抽運木植亦以鑑言得寢孝宗末閣部大臣皆極一時選鑑亦持正及與韓文等請誅宮官不勝諸大臣留者率巽順避禍鑑獨守故操有詔賜璽書褒諭其陰欲拓之鑑力爭不從明年春中官黃準守備鳳陽牌內地守備無故事乃寢其年閏正月致仕旋卒贈太子太保

梁璟字廷美嶧縣人天順八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成化時屢遷都給事中項忠征荊襄驅流民復業璟劾其縱兵逼迫較賊更慘語具忠傳延綏用兵令山西預征芻粟民相率逃亡璟疏陳其困得寬減歲輸八府舊止設巡撫一人駐蔚州以禦邊不能兼顧璟請順天永平二府分設一巡撫以薊州邊務屬之令巡撫陳濂專撫保定六府兼督紫荊諸關朝議從之遂爲定制已與同

官韓文王詔等奏請起致仕尚書王竑李秉而東都御史王越并及宮闈隱事被捷文華殿面詰之詔仰呼曰臣不敢戰稱病求還復謀典營府事璟等極論其罪乃令養疾歸九載秩滿擢陝西左參政分守洮岷四番入寇督兵斬其魁內艱服闋還原任暨左右布政使先後在陝十五年多政績孝宗嗣位遷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士官好爭襲所司弘治二年民饑請免徵兩京溝糧八十九萬餘石從之帝登極詔書已罷四方額外良獻內提督武當山中官復貢黃精梅笋茶芽諸物武當道士先此四百至是倍於官月給油蠟香楮漉掃夫役以千計中官陳善又攜道士三十餘人各領護持敕所至張威虐璟皆奏請停免多見採納外艱服除再撫四川七年召拜南京吏部右侍郎久之就進戶部尚書致仕歸卒王詔字文振趙人生有異姿學士曹鼐奇之妻以女天順末登進士授工科給事中睿皇后崩值秋享太廟時議謂不當以卑廢尊詔言禮有喪不祭無已則移日俟釋服議雖不行識者是焉勘牧馬草湯幼會昌侯孫繼宗撫寧侯朱永侵占罪時方面官缺命京卿三品保舉詔言恐長奔競風不聽累遷都給事中八年七月敕修隆善寺工竣授工匠三十人官尚寶少卿任滿還等以書碑皆進秩詔上疏力諫不省已偕梁璟等詞及宮闈事帝大怒召至文華殿面詰之詔仰呼曰臣等亡狀不當然區區犬馬之誠知爲國而已乃杖而釋之出爲湖廣右參政原傑經畧制襄詔襄理功爲多以父喪去服除再任遷右布政使弘治元年轉貴州左布政使其冬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士官好爭襲所司入其前後亂曲直生邊患詔不通苞苴一斷以法且去弊政之不便者請更偏徵寧戚有故官不能歸者妻子多窮爲奴詔爲資遣得歸者甚衆洪武中尚書吳雲徵干瞂死事後禮益忠文戚祀之而不及雲詔以爲請乃論雲忠節與瞂並祀四年召拜南京兵部右侍郎未上卒

徐恪字公讓常熟人成化二年進士授工科給事中中官欲出鎮抽分廠恪等疏爭中官怒請即遣恪等將撫其罪無所得乃已出爲湖廣左參議遷河南右參政陝西饑當轉粟數萬石恪以道遠請輸直上下稱便弘治初歷遷左右布政使徽王府承奉司違制置吏恪革之王奏恪侵侮帝賜書誡王河徙通開封有議遷藩府三司於許州者恪言非便遂寢四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奏言秦項梁唐龍助元方谷珍輩往往起東南今

東南民力已竭加水旱流殍枕藉去冬彗掃天津直災赴地乞召還織造內臣敕撫按諸臣加意拊循以弭災變帝不從故事王府有大喪遣中官致祭所過擾民成化末始就遣王府承奉及帝即位又復之恪請如先帝制并條上法冗官清賦稅禁科擾定曠例革抽分數事多議行戶部督通急恪以災變請後其事御史李興論於開陽別設三司割南陽荊州襄陽漢中保寧慶州地之恪陳五不可乃止恪素剛正所至抑豪右奸弊及寫巡撫以所部多王府持法尤嚴宗人多不悅平樂義寧二王遂許恪減祿米改校射諸事勘無驗坐恪入王府誤

行端禮門欲以平二王念帝知恪無他而以二王幼降敕切責命湖廣巡撫韓文與恪易任吏民罷市送數十里不絕屬吏以美金鹽揮之去至則值岐王之國中使攜鹽數百艘抑賣於民恪所持阻不行其黨密搆於帝居一歲中告改南京工部右侍郎恪上疏曰大臣進用宜出廷推未聞有傳奉得者臣生平不敢由他途進請踢罷熙帝慰留乃拜命勢要家瀝索工匠者悉乾不予十一年考績入都得疾遂致仕卒

李介字守貞高密人成化二十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御史巡鹽兩浙還掌河南道事以四方災傷陳時政數事帝多採用之介敢言遇事不可輒劾建於庭九載滿擢大理丞進少卿弘治改元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奏省冗官寺院事歷兵部左右侍郎十年夏北寇謀犯大同命介兼佐僉都御史往督軍餉且經畧之比至寇已退乃大修戎備察核官田牛具錢還之軍以其貧償軍所逋馬價邊人感悅先後條上便宜二十事皆嘗詔尚書子昆字承裕弘治初進士歷禮部主事中官何鼎建言下欽臺諫救之咸破貴昆復論救弗聽父憂歸起改兵部主事帝將建壽塔於城外昆復疏諫正德初奪小用事請點郎枉進士宜戚請乞節中

外供費皆不報進員外郎忤尚書劉宇貶知解州屢遷陝西左布政使十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與總督彭澤經畧哈密兵部尚書王瓊欲幼澤處置失宜語連昆下吏決罰昆設謀過強宦功不可掩瓊不從遇江副使世宗立瓊得罪復官巡撫順天尋召爲兵部右侍郎嘉靖初改左大同軍亂殺巡撫張文錦昆奉命往撫承制曲赦之還論次鄙文錦帝方惡其激變不從遇疾歸久之卒

黃珂字鳴玉遂寧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龍陽知縣治行聞擢御史巡按貴州金達長官何礽某不軌計擒之

改設流官賊婦米魯亂奏幼巡撫錢鉞總兵官焦俊等皆得罪改按察使正德四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安化王寘鐇反傳檄四方用討劉瑾爲名他鎮畏瑾不敢以聞珂封上其檄因陳便宜八事而急令副總兵侯勛參將時源分兵扼河東賊遂不敢出亦不刺寇邊珂偕總兵官馬昂督軍戰敗之木瓜山六年復寇邊珂檄副總兵王勛等七將分據要害夾擊復敗之屢賜璽書銀幣是年秋入爲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河南用兵出理軍餉主客兵十餘萬迫奔轉戰遷止無常珂隨方轉輸軍興無乏錄功增俸一級改刑部進左侍郎已改佐兵部寧王宸濠謀復護衛珂執議獨堅九年擢南京右都御史奉敕拜工部尚書以年至乞休歸卒贈太子少保謚簡肅

王鴻儒字懋學南陽人少工書家貧爲府書佐知府段堅愛其書留署中親教之遣入學校爲諸生連舉鄉試第一成化末登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累遷郎中擢山西僉事進副使俱督學政居九年士風甚盛考宗嘗語劉大夏曰藩臬中若王鴻儒他日可大用也正德改元謝病歸劉瑾擅政收召名流四年夏起爲閩子祭酒以父喪去再起南京戶部侍郎歷吏部右侍郎尋轉左十

四年遷南京戶部尚書甫履任寧濠反命督軍餉疽發於背遂卒謚文莊鴻儒爲學務窮理致用爲世所推在吏部清正自持門無私謁弟鴻漸鄉試亦第一以進士累官山東右布政使以廉靜稱叢蘭字廷秀文登人弘治三年進士爲戶科給事中中官梁芳陳喜汪直等興先以罪擯斥復貪緣還京蘭因滿寧宮災疏陳六事極論芳等罪諸人遂廢等言吏部遵詔書請擢用建言誤語臣而明旨不盡從非所以示信失儀破科請免送詔獄繳內征徭繁重富民規免他戶代之宜釐正章下所司進兵科右給事中都督僉事吳安以傳奉得官蘭請罷之時命擾閩營軍八千人修九門城濠蘭言臣頃簡營軍詔許專事訓練無復差撥命下未幾旋復役之如前詔何遂罷遣還通政參議小王子犯大同台經畧紫荊倒馬諸關寒疾隧可通敵騎者百十所正德三年進左通政明年冬出理延綏屯田安化王寘鐇反蘭奏陳十事中言文武官罰米者鬻產不能償制臣謫戍刑官妄引新例鍛鍊成獄沒其家貲校尉徧行邊塞勢焰薰灼人不自保劉瑾大惡之矯旨嚴責給事中張費御史汪賜等遂希旨劾蘭瑾方憂邊事置不問數月瑾誅進通政使俄擢戶部右侍郎尋轉左侍督

理三邊軍餉六年陝西巡撫都御史翁萬達以四川寇亂移駐漢中會河套有警乃命蘭兼管兩處軍務尚上言陝西起運糧草數爲大戶侵耗請發內帑銀數萬預買糧草御史張鹵論出內帑銀萬兩幾及山東河南浙江民饑有詔振恤所司俟勘覆世免子粒如弘治十八年以前租稅逋負悉蠲崇廟食且錄其子孫復中召商糴糧軍士折色上者多足成乞速委官押運毋令虛冒散給從之是年冬南畿及河南蔵役命閣行取未赴而河北賊白宿還渡河將逼臨洮陽乃命閣以本官巡視鳳除和兼理振濟河南自蓮或還京日拜宋工侍郎德蘭遣指揮石璽知州張思齊等擊之九月戊午論功賚金幣增俸一級召還理部事部無侍郎缺乃命漆註明年大同有警命巡視居庸紫荊諸關大同大採軍餉進右都御史總制宣大山東軍務令內地行築堡寇至收保如塞下寇五萬騎自萬全右衛邊薛州大掠又三萬騎入平虜南城以失事降俸十年夏改督漕運理兼巡撫江北中官劉允以供億思氣且誚覘入謁辭不見允訴丹五百餘牒侵夫萬冷人謝絕極諫其害不報居四年以事件兵部尚書王瓊反蘭移鎮兵州十五年遷南京工部尚巡撫寧王宸濠反蘭移鎮兵州十五年遷南京工部尚書世宗即位御史陳克宅幼蘭附江彬帝以蘭素清謹

釋勿問蘭遂乞休去卒贈太子少保

吳世忠字懋貞金谿人弘治三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兩畿及山東河南浙江民饑有詔振恤所司俟勘覆世忠極言其弊因條上興水利復常平二事多施行已請恤建文朝殉難諸臣乞賜賻卹崇廟食且錄其子孫復其族屬爲忠義勸帝下禮官寢不行尚書王恕破許求去上疏請留之壽寧侯張鶴齡請求勘河間賜地其母金夫人復求不已帝命遣使世忠言侯家仰托肺腑豈宜與小民爭尺寸命部勘未已內臣繼之內臣未已大臣又繼之剝民斂怨非閣家福尤非外戚之福不聽大同總兵官神英副總兵趙祖等閱馬市令家人以違禁綵緞易馬番人罔闌入私易鐵器既出塞復潛兵掠蔚州陷馬營轉剽中東二路英等擁兵不救巡撫劉斌鎮守中官孫振又不以實聞十一年事發世忠往勘上疏備陳大同邊備廢弛士卒困苦之狀因極言英斌等貪利畏敵蕩無法度英落職斌振召還祖及遊擊劉雄參將李興等俱逮問已而斌改大理少卿祖以大理丞吳一貫復歐傷鎮級世忠復極論斌罪且詆一貫帝皆不問閭里文廟災陳八事不能盡用宸濠犯延綏大同世忠言國初設七十二衛軍士不下百萬近軍政日壞精卒不

能得一二萬人此兵足憂也太倉之儲本以備軍近支
費日廣移用日多倘興師十萬犒賜無所取給此食足
憂也正統已巳之變尚有石亨楊洪調所用李杲阮與
趙昶劉淮之屬先後皆敗今王璽馬昇又以失事告此
將帥足憂也國家多事大臣有以鎮之遇者忠正多斥
貪庸獲存既鮮匡濟之才又昧去就之節安能攝強敵
壯國勢乎此任人足憂也政多舛乖民日咨怨京軍敝
力役京民苦催科畿甸覬恩尤切顧使不樂其生至此
臨難誰與死守此民心足憂也天變屢儆火患頻發雲
南地震壓萬餘家大同馬災踣二千匹此天意足憂也

願順好惡以收人心肅念慮以回天意遷文武重臣經
畧宣大以飭邊防策免諸臣不肖者而起素有才望如
何喬新劉大夏倪岳戴珊張敷華林俊諸人以任國事
則戰將望風遠遁而邊境可無憂矣帝以己多詆毀切
責之尋乞大同增置臺堡以開田納軍糈不徵其稅
江西饑饉益起請簡巡撫點有貪婪者又請築京師
外城所司多從其議再遷吏科左給事中擢副都參議
坐事降山東僉事正德四年閏九月召爲光祿少卿旋
改尚寶司卿其年冬與通政叢蘭等出理邊屯忠往
劻州明年奏言占種益賣積弊已久若一一究問恐人

情不安請罷爲處分從之劉瑾敗古宮劾其嘗請清核
屯田助瑾爲虐世忠故方鯁劉健謝遷之得免再遷大理
少卿八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寇在河套逐之失
利乃引疾歸

贊曰明至英宗以後倖門日開傅奉請乞官冗役繁用
度爹泆盛極孝宗國計坐絀李敏諸人斤斤爲國惜財
抵抗近倖以求紓民然涓滴之助無補漏卮國家當承
平殷阜之世侈心易萌近習乘之靡費日廣易曰節以
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又曰不節若則嗟若此恭儉之主
所爲凜凜也

明史卷一百八十五終

總裁官經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傅兼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加一級臣張廷玉等奉
敕修

韓文　觀　佐　陳　左
張敷華
楊守隨　弟守閼
雍泰　張津
樊瑩
潘蕃
張泰　吳文度
王璟
許進　子誥　誦
陳壽
熊繡
胡富
張鶚　胃　改
朱欽

韓文字貫道洪洞人宋宰相琦後也生時父夢紫衣人抱送文彥博至其家故名之曰文成化二年舉進士除工科給事中覈韋州軍功敘寧晉伯劉聚都御史王越馬文升等濫殺妄報壽劾越薦李秉王竑語頗涉兩宮帝怒譴之文華殿庭已進右給事中出爲湖廣右參議中貴督太和山乾沒公費文力遏之以其羨易粟萬石備振貸九谿土酋與鄰境爭地相攻文往諭皆服閱七年轉左弘治改元王恕以文久淹用爲山東左參政居二年用倪岳薦擢雲南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移撫河南召爲戶部右侍郎母喪除起改吏部進左十六年拜南京兵部尚書歲侵米價翔踴文請預發軍餉三月戶部難之文曰救荒如救焚有罪吾自當之乃發廩十六萬石米價爲平明年召拜戶部尚書文疑庳雍粹居常抑抑至臨大事剛斷無所撓武宗即位賞賚及山陵大婚諸費需銀百八十萬兩有奇部帑不給文請先發承運庫詔不許文言帑藏虛竭賚費自京邊軍士外請分別給銀鈔稍益以內庫及內府錢并暫借勛戚賜莊田稅而敕承運庫內官核所積金銀著之籍且盡罷諸不急費帝不悅發內帑命文以漸經畫文持大體務爲國惜財真人陳應潮大國師那卜堅參等落職

文請設其貲寶國帑舊制監局名庫事內官不過二人後漸添注或一名十餘人上林苑林衡署至二十二人文力請裁汰淳安公主賜田三百頃復欲奪任卹民業文力爭乃止孝宗時外戚慶雲壽寧侯家人及商人譯畏清等奏請買補發鹽至百八十萬引文條鹽政弊七事論幾盡革切孝宗嘉納未及行而崩即入武宗登極詔中罷之侯家復奏乞下部更議文等再三執奏弗從竟如侯請正德元年內閣及言官復論之詔下廷議文言鹽法之設專以備邊今山陝饑寇方大入度支匱絀飛輓甚難奈何壞祖宗法忽邊防之重景清復陳乞

如故文等劾其榮悍請執付法官帝不得已始寢前命
榮王乞霸州莊田崇王請自徵莊田租勿令有司與文
皆持却之保定巡撫王璟請革皇莊廷議從之帝命再
議文請命巡撫官召民佃畝徵銀三分輸內庫而盡徵
中官管莊者大學士劉健等亦力言內臣管莊擾民乃
命留中官各一人校尉十人餘如文議中旨索寶石西
珠文請屏絕珍奇以養儉德報可帝將大婚取戶部銀
四十萬兩文連疏請得免四之一文司國計二年力遏
檀偉權偉深疾之而是時青宮舊奄劉瑾等八人號八
虎日導帝狗馬鷹兔歌舞角觝不親萬幾文每退朝對
無忌憚必患在社稷伏望陛下奮乾剛割私愛上告兩
宮下論百僚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泄神人之憤潛
削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疏入帝驚泣不食瑾等大
懼時內閣劉健謝遷等方持言官章不肯下文疏復入
帝遣司禮太監李榮王岳等詣閣議一日三至健等持
益堅岳素剛直獨曰閣議是夜八人者環泣帝前帝
怒立收岳下詔獄而外廷固未之知也明日文倡九卿
杖道再詣閣爭俄有旨宥八人不問健遷倉皇致仕
去八人各分據要地瑾掌司禮時事遂大變瑾恨文甚
日令人伺文過論月有以僞銀輸內庫者逐以爲文罪
詔降一級致仕謫釣州同知給事中徐昂乞

留文原官中旨問顯有囑託落文職以顧佐代並除昂
名二年二月榜奸黨姓名自劉健謝遷外尚書則文爲
首餘若張敷華楊守隨林瀚等凡五十三人列於朝堂
文子高唐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皆削籍文出都門
乘一藍輿行李一車而已瑾恨未已坐以遺失部籍逮
文及侍郎張縉下詔獄數月始釋罰米千石輸大同壽
復罰米者再家業蕩然瑾誅復官致仕世宗即位遣行
人齎璽書存問賚羊酒令有司月給粟四石歲給役夫
六人終其身復加太子太保陞一孫光祿寺署丞嘉靖
五年卒年八十有六贈太傅謚忠定士聰舉人罷官後

不復仕士奇進士終湖廣參政少子士賢亦由舉人爲
開封同知孫廷璋進士行太僕卿顧佐字良弼淮人
成化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按錦衣指揮牛循
中官顧雄鍾欽罪無所撓出爲河間知府弘治中再遷
大理少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宗室第宅官爲繕
費不貲佐請悉令自營治正統末權發太原平陽民戍
邊後久不代佐奏令更代入爲左副都御史勘罷遼東
總兵官李杲太監任良巡撫張玉歷戶部左右侍郎出
理陝西軍食善區畫儲蓄餘三年正德改元代韓文爲
尚書劉瑾憾文招撫萬端部有故册逸欲以爲文罪逼
佐上其事佐不可坐事奪俸三月佐乃再疏乞歸從之
瑾憾不置三罟米輸塞上至千餘石家貧爾貸以償卒
贈太子太保陳仁字子居莆田人成化末進士弘治中
官戶部郎中岡里先聖顯災疏請修省陝西進古璽仁
抗疏斥其僞詔召番僧領占竹於四川仁疏諫又請復
建文忠臣方孝孺等官多格不行正德初瑾以贓銀事
坐尚書文罪仁並謫後瑾誅官致仕世宗即位遣行
張敷華字公實安福人父洪御史死土木難敷華少負
氣節年七歲里社樹爲祟麾羣兒盡伐之景泰初錄死
事後入國學舉天順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成化元年與

劉大夏顯號部曹除兵部主事歷郎中廉重不撓名等
於大夏十一年出爲浙江參議景寧礦盜起至數千人
敷華單騎散之執其魁十二人居浙十餘年歷布政使弘
治初遷湖廣歲饑令府縣大修學宮以傭直賚餓者擢
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中道奔喪服闋還故官部內賦
輸大同困於折價敷華請太原以北可通車者仍輸米
民便之改撫陝西製婚娶喪葬之式納六於禮妖僧據
終南山爲逆廷議用兵尚書馬文升曰張都御史能辦
此數華果以計縛僧歸遷南京兵部右侍郎出十二年改
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諸府高郵湖堤圮浚

深溝以殺水勢又築實應堤民利賴焉改掌南京都察院與吏部尚書林瀚僉都御史林俊祭酒章懋稱南都四君子就遷刑部尚書正德元年召爲左都御史其冬大臣與言官請去劉瑾等內閣力主之帝猶豫數日乃上言陛下宴樂逸遊日狎佞臣政令與詔旨相背行事與成憲交乖致天變上干人心下拂令給事中劉蕃御史朱廷聲徐鈺等連章論列但付所司英國公懋與臣等列名上請但云朕自處置臣竊歎惑請罷言時政之弊如四十萬庫藏已竭而取用不已六七歲童子何知而招爲勇士織造已停傳奉已革尋復如故鹽法莊田

方遣宮清覈而奏乞之疏賄聞中官監督京營鎮守四方者一時屢有更易政令紛拏弊端滋蔓夫國家大事百人爭之不足數人壞之有餘願陛下審察疏入不報既而朝事大變宦官勢益張至除夕朝罷忽傳旨與楊守隨俱致仕數華即日就道至徐州洪坐小艇編石幾溺死瑾恨未已欲借湖廣倉儲浥爛坐以贓罪修撰康海過瑾曰吾泰人愛張公如父母公忍和薄耶瑾意稍解猶坐數華奸黨與守隨等榜名朝堂明年六月病月革衣冠揖家廟就榻而卒瑾誅後二年贈太子少保謚簡肅數華性剛介弘治時劉大夏常薦之帝曰數華誠佳但爲人太峻耳爲部郎奉使盜採其囊得七金而已

孫燧山官御史

楊守隨字維貞鄧人作鄙守陳從弟也舉成化二年進士授御史巡視漕運數大同軍餉巡按江西所至以風采見憚六年疏陳六事吉帝上受命艱危時前平禍亂功甚大及乃諂以戾公論不平乃非先帝急權奸逞私憾者爲之也誠宜改易彰陛下親親之仁尚書李秉効忠守法一時長貳爲言時政之弊莊田幼致仕乞即召還律令把公罪者不罷近御史朱賢婁芳等并除名乞復其官且戒所司毋法外加罪一以律令從事西征之役以數

萬甲兵討出沒不常之寇千里轉餉日持久恐外患未平內地先敝乞速班師城遠臣慮封守近倒軍官犯罪未結正者遇赦即原致此曹蹇延以希倖免自今衆證明白者即按律定案毋使逗留故免亦不得管軍在外官僚兵備有踰年不給者由部駁著積少也請於是逮外官加存留以濟之圜疏奏時不能從太常少卿孫廣安母喪思復守隨與給事中李和等連章論之乃令守制八年冬以災異陳時政九事廷議四方災傷停遣刑卷御史會昌侯孫繼宗請并停在京者守隨言繼宗等任情作奸恐罪及假此祈免帝置繼宗不問而

刷卷如故山東饑廷議吏納銀免考授冠帶守隨極言不可帝即罷之擢應天府丞未上母憂歸服除無缺添註視事初李改省授太常寺丞因守隨言改上林監副弘治初召爲應天府尹勘南京守備中官蔣琮罷琮嗾其黨郭鏞劾守隨按給事方向獄不公簡廣西右參政久之進按察使八年召爲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歷南京大理卿九載滿進工部尚書仍掌大理寺刑部獄送寺覆獻者多加刑主事朱瀾論其非守隨言白承瀾復心服之人附己者進官忤意者陷內外臣僚但槩問寺已設刑具部四多未得實安得不更訊帝乃寢知畏瑾不知畏陛下向也二大臣受遺夾輔令則有

潛交黠附漏泄事機者矣則也南北羣僚矢心痛疾今則有畫策北文依附時勢者矣由此數易邊境將帥之臣大更四方鎮守之職志欲何爲夫太阿之柄不可授人今陛下於兵刑財賦之司機務根本之地悉以委之或掌團營或主兩廠或典司禮或督倉場大權在手彼復何憚於是大行殺戮廣肆誅求府藏竭於上財力匱於下武勇疲於邊上下胥讒神人共憤陛下猶不覺悟方且謂委任得人何其妄也伏望大奮乾剛立寘此輩重典遠鑒延熹之失毋使臣蹈前轍武已覆之轍疏入帝不省瑾弗深嘿之傳旨致仕守隨去李興遂以中貴免

死矣瑾憾未釋三年四月坐覆讞失出逮赴京繫獄罰米千石輸塞上踰年復坐庇鄉人重獄除名追毀誥命再罰米二百石守隨家立破瑾誅復官又十年卒年八十五贈太子少保謚康簡從弟守隅由進士歷官江西參政有政績寧府祿米石徵銀一兩後漸增十之五守隅人請於王裁減如舊瑾惡守隨竝罷守隅官瑾死後起官四川終廣西布政使

許進字季升靈寶人成化二年進士除御史歷按甘肅山東皆有聲陳鉞激變遼東爲御史彊珍所劾進亦率同官論之汪直怒搆珍下獄摘進他疏萬字廷杖之幾

殆滿三考遷山東副使辨疑獄人稱神明分巡遼東坐累徵下詔獄孝宗嗣位釋還弘治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小王子久不通貢遣使千五百餘人欽關進以便宜納之請於朝詔許五百人至京師已而屢益邊進被劾不問三年復窺邊進等整軍待之新寧伯譚祐以京軍援乃遁去又乞通貢進再爲請帝許之當是時大同士馬盛彊邊防修整貢使每至關率下馬脫弓矢入館俛首聽命無敢譁者會進與分守中官石岩相許岩徵還進亦謫兗州知府七年遷陝西按察使土魯番阿黑麻攻陷哈密執忠順王陳巴去使其將牙蘭守之

尚書馬文升謂復哈密非進不可乃薦爲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明年流鎮吉諸將曰小醜陸梁謂我不敢深入耳堂堂天朝不能發一鏃塞外何以慰遠人諸將難之乃獨與總兵官劉寧謀掎結小列禿使以四千騎往殺數百人小列禿中流矢卒小列禿故與土魯番世相讎及死其子卜六阿孛益憤進復厚結之使斷賊道無令東援牙蘭而重犒赤斤罕東及哈密遺種之居苦峪者令出兵助討十一月副將彭清以精騎千五百出嘉峪關前行寧與中官陸閭統二千五百騎繼之越八日諸軍俱會羽集也川薄暮大風揚沙軍士寒栗僨臥進

出隘外勞軍有異鳥悲鳴許十餘而立進慷慨曰男兒報國死沙場幸耳何泣爲將士皆感奮夜半風止大雨雪時番兵俱集惟罕東兵未至衆欲待之進曰潛師遠襲利在捷速兵已足用不須待也及明旦雪益迫進又六日竟至聆密城下牙蘭已先遁去餘賊拒守官軍四面並進拔其城獲陳巴妻女賊退保土剌土剌華言大磐也守者八百人諸軍由戰不下問其俘則皆哈密人爲牙蘭所劫者進乃令勿攻或欲盡殲之進不可遣使撫諭卽下於是探牙蘭所嚮分守要害而疏請懷輯罕東諸衞爲援敬上舉番寶與孤其勢遂班師錄功加右

副都御史明年移撫陝西歷戶部右侍郎進左十三年火篩大舉犯大同邊將屢敗救進與太監金輔平江伯陳銳率京軍禦之無功言官劾輔等玩寇并論進致仕去武宗卽位乃起爲兵部左侍郎提督團營正德元年代劉大夏爲尚書七月應詔陳時政八事極言內監役京軍守皇城內侍積索月錢諸弊多格不行又以帝狎比羣小請崇聖學以古荒淫主爲戒不納中官王岳奏官校王綸等緝事捕盜功各遷進一秩進言邊將出萬死誠一賊始獲晉級此輩乃冒濫得之就不解體又言團營軍非爲營造設宜悉令歸伍居兵部半歲改吏部明年加太子少保進以才見用能任人性通敏劉瑾弄權亦多委蛇徇其意而瑾終不悅方進督團營時與瑾同事每閱操談笑指揮意度閒雅瑾及諸將咸服一日操畢忽呼二校前各杖數十瑾請其故進出權貴請託皆示之瑾陽稱善心不喜至是欲去進用劉宇代焦芳以干請不得亦因擠進三年八月南京刑部郎中閻適無實授員外郎進循故事以署事主事二人上瑾以爲非制令對狀進不引咎三降嚴旨讓責不得已請罪乃令致仕未幾牝用雍泰削其籍二子詔讞在翰林俱輸贖調外任尋與劉健等六百七十五人竝追奪誥命瑾又

御製敬一箴註程子四箴范浚心箴於右帝悅從之帝將正文廟祀典詔詢用木主文華殿東室舊有釋像帝命撤去詔所撰道統書首宜崇祀孔帝三上以周公孔子配帝卽採用其言十一年擢吏部右侍郎其冬拜南京戶部尚書第讞亦長戶部兄弟竝司兩京邦計縉紳以爲榮卒官贈太子太保謚莊敏詔官祭酒時諸生旅櫬不能歸者三十餘皆爲葬之衣食不繼者竝周卹然頗善傳會時有白鵲之瑞詔獻論司業陳寰獻頌竝宣付史館給事中張裕謝存儒御史馮恩皆劾詔裕至比之祝欽明帝怒下裕獄謫福建布政司照磨存儒亦謂

邊方恩詔諸學術迂邪詰求寵帝曰恩所詔乃指前日
去上偶用木主事也弘治九年進士授大名推官亦
贊字廷美進第三子也弘治九年進士授大名推官亦
以辨疑獄知名召拜御史正德元年改編修劉瑾逐進
贊亦出為臨淄知縣累遷浙江左布政使嘉靖六年入
為光祿卿歷刑部左右侍郎知州金輅論戍路武定侯
郭勛勛遣人篡取之指揮王臣不與縛臣以歸掠取其
賄事覺贊等請論如律帝難勛論法司毋刑輅等輅等
遂不承尚書高友璣在告坐畏縮按劾去贊請如常詔
為酌之令以濟邊高時議內地築墩保墻帥非計帝以
具得勛納賄狀乃再奪其祿八年進尚書詔許六部歷

事監生發廷臣奸弊有詹啓者許吏部侍郎徐縉下部
御史汪鋐訊鋐啓語塞已論罪啓復訐縉及通政陳經等
再下鋐訊鋐力斥其妄會太常卿彭澤欲傾縉代之偽
為縉書抵張孚敬求解復恭孚敬劾縉賄已結疏辨詔
法司會錦衣衛訊讞等卒論啓誣罔而縉行賄事莫能
自坐除名帝方嘉啓能奉詔言事竟寢啓罪於是無賴
子率持朝士陰事索貲財妄搆事端人奏諸可為惕息
軍人商源訐中官張永造營犯天壽山龍脈復嗾永弟
客僕王謙等發客遣法事奸人張雄又為謙草奏訐讞
與兄誥及汪鋐廖道南史道內臣黃錦輩數十人受容

重賂源亦上疏助之鞫得實源等並戍極邊告訐始少
衰十年改讞戶部尚書馳驛歸省母母先卒服未闋詔
以為吏部尚書服除始入朝帝以讚醇謹虛位待及至
論列不當意詔選宮僚閣臣多引私黨言官劾罷十餘
人帝以屬吏部讚乃舉霍韜毛伯溫顧璘呂柟鄒守益
徐階任瀚薛蕙周鈇趙時春等詔璘柟薦仍故官餘俱
用之屢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九廟災自陳免居半歲帝
雖其代復起讚任之論發內帑借百官條括富民財開
納爵之令以濟邊高時議內地築墩保墻帥非計帝以
借俸括財非盛世事已之敬僅議亦寢翟鑾嚴嵩柄政

多所請托郎中王與劾鑾鑾發之嵩詐之嵩帝等嵩反
切責讚除與設籍讚自是憤滿不敢抗亦頗以助開矣
鑾罷帝謀代者嵩以簡亷和易制引之詔以本官兼文
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政事一決於嵩讚無所可否久
之加少傅以年踰七十數乞休帝貞其忘君愛身落職
閒住歸二年卒後復官贈少師謚文簡論守廷試進少
子也嘉靖五年進士授順德推官入為兵部主事改禮
部好談兵幼從父歷邊境盡知險寨險易因著九邊圖
論上之帝喜頒邊臣議行自是以知兵聞累遷南京大
理寺永會廷推順天巡撫論名列第二帝曰是上九邊

圖論者即拜右僉都御史仍之白通事以千餘騎犯黃崖口論督將上敗之再犯大木谷復爲官軍所却錄功進右副都御史蔵餘以病免俺答薄都城起故官撫山西宣大山西軍務奸人呂鶴初與邱富以左道惑衆富叛降俺答爲之謀主鶴遣其黨闖出塞外引寇入犯爲偵卒所獲論遣兵捕鶴竝誅其黨以功進右都御史再以功進兵部尚書蔭子錦衣世千戶翁萬達爲總督築大同邊牆六百里建一墩臺墩容守卒五人其顛損三之一上置女牆窩於牆內後以兵少牆不能守盡撤而守臺論言兵既守臺則寇攻牆不得用其力及寇入牆率震駭逃散論改築於牆外每三百步建一臺俾矢石相及去牆不得越三十步高廣方四丈五尺其顛損三之一上置女牆窩舍守以壯士十人下築月城穴門通出入度工費不過九萬金數月而足詔立從之寇萬騎犯山西論督軍遮破之朔州川其犯宣府龍門者亦爲將士所敗先後俘斬五百三十有奇加太子太保蔭子如初三十五年兵部尚書楊博以父喪去召論代之當是時嚴嵩父子用事將帥率以賄進南北用兵帝責中樞甚急丁汝夔王邦瑞趙錦聶豹咸不得善去論時已老重自顧念一切

將帥黜陟兵機進止悉聽世蕃指揮望由此損俺答子辛愛憤總督楊順納其逃妾擁衆圍大同石衝城數重城中析屋而爨帝聞深以爲憂密問嵩意欲棄之而難於發言則請降論問本兵論請復右衛軍馬戴鐣五十萬金故爲難詞冀以動帝帝頓承嵩指飼發兵易置文武將吏石衝圍亦尋解給事中吳時來劾楊順罔上論清問附和日昏酣置邊警度外帝遂以論籍嵩微爲之解亦不能救也三十八年復起故官督薊遼保定軍務把都兒犯薊西論厚集精銳以待至則爲遊擊胡鎮所破分掠沙兒嶺燕子窩又郎乃遁去事聞厚賚銀幣尋

又奏密雲昌平二鎮防秋須餉銀二十餘萬給事中鄒茂古論奏請過多詰察其侵冒弊詔論回籍聽勘給事中鄒棟往覈具得虛冒狀奪官閻仕未幾卒年七十二隆慶初復官謚恭襄會孫浩然由世蔭歷官太子太保左都督浩然子達蔭錦衣指揮參自成陷京師不屈死其從兄佳蔭弘農衛指揮崇禎十四年賊破潼關力戰死焉

雍泰字世隆咸寧人成化五年進士除堯縣知縣太淘汰沒田千頃泰作堤爲民利栝雍公堤民安亡去妻父邑其大窖殺女婿屍淵石下泰詰曰彼密殺汝女汝何

以知匿所且此非兩月尸必汝殺他人女冀得賂耳一
考而服召爲御史巡鹽兩淮竈丁無妻者泰爲婚匹出
知鳳陽府父憂去服闋起知南陽余子俊督師薦爲大
同兵備副使擢山西按察使泰剛廉所至好搏擊豪強
太原知府尹珍塗遇弗及避泰召至詰而數之珍不服
泰竟笞珍珍訴於朝且告泰非罪杖人死逮下詔獄王
怒論罷泰罪會事經赦乃降湖廣參議弘治四年轉浙
江右布政使復以母憂去十二年起右副都御史巡撫
宣府官馬死軍士不能償泰言於朝以官帑市邊軍貧
有妻者輒鬻泰請官爲資給尚書周經因令貧者給聘
財典賣者收贖軍盡歡參將王傑有罪泰劾之下泰逮
問泰又請按千戶八人帝以泰屢抑武臣方詔都察院
行勘而參將李稽坐事畏泰重劾乞受杖泰取大杖決
之稽乃奏泰凌虐帝遣給事中徐仁偕錦衣千戶往按
傑復使人走登聞鼓下訟泰妄逮將校至八十六人并
及其增納賂事法司覈上視爲民武宗立給事中潘鐸
等薦泰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吏部尚書馬文升遂起
泰南京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固辭不赴正德三年春
捕積二十年莫能制津托別事劾之加戶部右
侍郎巡撫如故帝自宣府還復欲北幸津疏切諫不報
卒贈南京戶部尚書

陳壽字本仁其先新淦人祖志弘洪武間代兄戍遼東遂籍寧遠衛壽少貧甚得遺金坐守至夜分還其主從鄉人賀欽學登成化八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視宣大邊防劾去鎮守中官不檢者又嘗劾萬貴妃兄弟及中官梁芳僧繼曉繫詔獄得釋屢遷都給事中弘治元年王恕爲吏部擢壽大理丞劉吉憾恕諷御史劾壽不習刑名冀以罪恕竟調壽南京光祿少卿就轉鴻臚卿十三年冬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火篩數益邊前鎮巡官俱得罪去壽至蒐軍實廣間諜分布士馬爲十道使互相應援軍勢始振明年諸部大入先以百餘騎來誘諸將請擊之壽不可自出帳擁數十騎據胡牀指麾飲食寇望見疑之引去諸道襲擊斬獲甚多朝廷方遣苗達等重兵至而壽已奏捷孝宗嘉之加祿一等達欲乘勝搗巢駐延綏久戰馬三萬匹日費芻菽不貲壽請出牧近塞就水草衆有難色壽躬跨馬先行衆皆從之省費數十萬當戰捷時或勸注子弟名籍壽曰吾子弟不如弓槊寧當與血戰士同受賞哉竟不許十六年以右副都御史掌南院正德初劉瑾矯詔逮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徽等壽抗章論救瑾怒令致仕尋坐延綏倉儲虧損罰米二千三百石布千五百匹貧不能償上章自訴瑾

廉知壽貧特免之中官廖堂鎮陝西貪暴楊一清以謟剛果九年正月起撫其地堂初奉詔製纛幢百六十間竊金數萬將遣權倖壽檄所司留備振復戒諭堂勿假貢獻名有所科取堂怒將領之壽四疏乞休不得堂仄不得拜南京兵部侍郎陝人號呼擁輿移日不得行踰年乞骸骨就進刑部尚書致仕壽爲給事中言時政無隱獨不喜劾人曰吾父戒吾勿作刑官易枉人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也嘉靖改元詔進一品階遣有司存問時年八十有三壽廉歷官四十年無家可歸寓南京所居不蔽風雨其卒也尚書李充嗣府尹寇天敘爲之斂又數年親舊賻助始得歸葬新淦

樊瑩字廷瑩常山人天順末舉進士引疾歸養久之授行人使蜀不受餽土官作郤金亭識之成化八年擢御史山東盜起奉命捕獲其魁清軍江北所條奏多著爲例改按雲南交阯誘邊氓爲寇馳檄寢其謀出知松江府運夫苦耗折瑩革民夫令糧長專運而寬其繩用以優之賦役循周忱舊法稍爲變通民困大甦憂歸起知平陽弘治初詔大臣舉方面官侍郎黃孔昭以瑩應尚書王恕亦器之擢河南按察使黃河爲患民多流移瑩

巡撫全活甚衆河南田賦多積弊巡撫都御史徐恪欲
考本末衆難之瑩曰視萬猶千視千猶百耳何雖恪以
屬瑩部吏約考旬日間宿蠹一清四年遷應天府尹守
備中官蔣琮與吉官訐奏所屬引多至罪黜瑩承命推
鞫初若不爲異者琮大喜後奏其傷孝陵山脉事踪遂
下獄充淨軍七年遷南京工部右侍郎都御史巡撫湖廣錦田賊結兩廣猺獞爲寇瑩論散脅製
首惡十八人歲餘以疾乞休家居七年中外交薦起故
官撫治鄖陽旋改南京刑部右侍郎十六年雲南景東

災異命瑩巡視至則劾鎮巡官罪黜文武不職者千七
百人廉知景東之變乃指揮吳勇使官帑圖脫罪因雲
霧晦冥虛張其事劾罪之還進本部尚書武宗踐祚致
仕歸劉瑾以會勘隆平侯爭襲事連及瑩削籍三年十
一月卒年七十五明年又坐滅松江官布罰米五百石
輸邊瑩素貧至是益窘瑾敗復官贈太子少保謚清簡
瑩性誠慤農月坐籃輿越笠子孫舁行田間曰非徒視
稼欲子孫習勞也其後人率敎多慰朴力學者

熊繡字汝明道州人其先以戍籍自豐城徙焉繡舉成
化二年進士授行人奉使楚府巡茶四川力拒餽遺擢
御史巡按陝西左布政于琦以官帑銀媿苑馬卿邵進
納發其罪琦遁赴京訐繡帝并下繡吏論知清豐琦進
亦除名久之風翔闕知府擢繡任之弘治初遷山東左
參政進右布政使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榆林
利害小堡屯兵備冬景泰中始移近撫總兵官居之遂
爲西北巨鎮城陛弗能容繡問諸耆宿二百餘丈泣
鎮數年練兵積粟邊政修瓊歷兵部左右侍郎尚書劉
大夏深倚信之瓊用衛勇士數千人率處窩歲
糜錢穀數十萬多入奄人家廷臣劾罷瓊十
八年命繡清靜未竟而孝宗崩繡力持不顧
等不問正德元年擢右都御史總督南贛軍務兼巡撫
事既抵鎮盡裁舊所供億秋毫無所取　年與總兵官
伏羌伯毛銳討平賀縣猺劉瑾以前汰勇士事深疾繡
伺察無所得召掌南京都察院事時以中旨罷之已復
撫延綏倉儲浥爛爲繡罪罰米五百石貴繡躬輸於邊
繡家遂破十年間四刀卒無子巡撫秦金刻其清節於
朝賜刑部尚書太僕少卿何孟春以繡承繼孫幼且貧
無以爲養請如主事張鳳翔孔琦例賜月廩且乞予誥

遂益莊簡給其孫米月一石

潘蕃字廷芳崇德人初冒鍾姓既顯始復舊姓弘治二年舉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雲南鎮守中官錢能爲巡撫王恕所劾詔蕃按盡得其實出爲安慶知府改鄖陽時府治初設陝洛流民畢聚蕃悉心撫循皆成土著累遷山東湖廣左右布政使弘治九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兼提督松潘軍務宣布威信蠻人畏服軍事行松茂莫敢犯遷南京兵部右侍郎就改刑部十四年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下士舊不下萬人蕃汰之纔給使令而已黎寇符南蛇亂海南聚衆數萬蕃令副使胡富卒鉞至嘉靖初始復職致仕方蕃解官歸無屋稅他人宅居之與鄉人飲露坐花下醉則作詩之其風致如此

刻富字永年號溪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南京大理評事弘治初歷福建僉事福寧緊四十二日餘人富訊皆罷兵不從乃與鎮守太監韋經總兵官伏羌伯毛銳集兵十餘萬分六哨討之瀕死傳首軍門斬級四千七百餘人蕩水猺出沒無時富度其所經地得荒田二千餘頃招撫戶耕牧其中猺畏獞不敢出擾居民得田作符南蛇閩僚州富與參議劉信征視突至殺信富手斬劇賊人賊乃退還益兵討平之歷陝西左布政使正德初入爲順天府尹三年進南京大理寺卿就遷戶部右侍郎五年正月坐大理時勘事遲緩勒

致仕亦瑾意也瑾敗起故官七年拜本部尚書南都倉儲僅支一年富在部三載有六年積上十餘事革權貴所不便格不行遂引年歸嘉靖元年贈太子少保謚康惠

張泰字叔亨廣東順德人成化二年進士除知沙縣時征蠻茂七之亂泰撫綏招集流亡盡復入爲御史偕同官諫萬貴妃干政廷杖幾斃出督京畿學校以憂去家居十餘年弘治五年起故官按雲南孟密土舍思揔搆亂以兵邊木邦宣慰使罕它法於孟乃背守臣撫諭拒不聽泰與巡撫張喆集兵示必討思揔始罷兵演池

益爲民災泰築堤以弭其患還朝乞罷織造內臣減皇莊及貴戚莊田被災稅賦給穀省災民牛種詔止給牛種餘不行寇入永昌甘肅遊擊魯麟委罪副總兵陶鳴而總兵官劉寧論妖僧繼聰徙吉守臣不和詔泰往勘泰奏鎮守太監傅德故總兵官周玉侵據屯田巡撫馬績減削軍餉寇數人莫肯爲禦失士卒六百餘馬駝牛羊二萬皆不以聞帝怒下之吏德爲中官武臣所據仍責軍稅城北苴甘州當腴地悉爲中官武臣所據仍責軍稅城北苴湖資成卒牧馬今亦被占請悉歸之軍且推行於延寧二鎮詔皆從之遷太僕少卿改大理初蔺川民田多爲

牧馬草場所侵又侵御馬監及神機營草場皇莊貧民失業草場亦虧故額孝宗屢遣給事中周旋侍郎顧佐熊翀等往勘皆不能決至是命泰偕錦衣官會巡撫周季麟復勘泰密求得永樂間舊籍參互稽考田當歸民者九百三十餘頃而京營及御馬監牧地咸不失故額奏入駁議者再尚書韓文力持之留中未下及武宗嗣位文再請始出泰奏流亡者咸得復業遷右副都御史督儲南京奏裁革十二事多報可正德二年召爲工部右侍郎踰年遷南京右都御史秦滿謹劉瑾專權朝貴爭賂遺泰奏表至京惟謝上而已瑾憾之其年十月令

以南京戶部尚書致仕明年七月卒撫他事罰米數百石瑾誅子葬祭如制吳文度字寬之晉江人從父客江寧遂家焉成化八年進士除慈溪知縣徵授南京御史偕同官孫需等論妖僧繼聰被逮杖謫江州知府瑤弗靖設方略招撫流移承賦如故居民弘治中歷江西左參政山西河南左右布政使正德元年遷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師宗州賊阿本等作亂諭不從乃遣參議陳一經等督軍二萬攻之別遣兵截盤江據賊巢背先後俘斬千八人歷戶部侍郎三年冬進南京右都御史方文度召自雲南劉瑾以地產金寶屢責賄文度無以應

瑾深銜之會工部尚書李鐩致仕延推文度及南京戶部尚書與珩俱致仕命下廵朝駭異既歸所居屋僅數椽瑾咏末及用而卒珩趙人起家進士亦以清操聞

張龍字用和歷城人成化十一年進士授襄陵知縣入爲御史憲宗末年數箝言官龍力諫又嘗劾妖僧繼曉方士鄧常恩等帝心惡之出按江西盜賊多强宗佃僕劉瑾覘賄不得遂假遊東事逮之門米至二千石瑾誅龍與巡撫閻珪交奏其事尹直等搆之乃貶珪而坐龍復職致仕久之卒

王璟字廷采浙人成化八年進士爲登封知縣歷南京御史弘治十四年以南京鴻臚卿拜右僉都御史巡撫浙鹽政振荒浙江奏行荒政十事多所全活十七年冬巡撫保定武宗立太監夏綬乞於眞定諸府歲加輦場稅少監傅琢請履亂覈靜海不清隆平諸縣田太監張峻欲秘寧晉小河往來客貨皆許之又以莊田故遣緹騎逮民曾掌等二百餘人幾斃玉陳瑤韓重四人多得罪去

詹韓文等力持之管莊內臣稍得召還正德元年四月引疾致仕命馳傳歸三年坐累奪官閒住六年起撫山西製火槍萬餘枝藏箭六皆傳海藥用以禦寇寇不敢犯瑾當禮職卒殺人當抵死劉瑾納重賄欲寬之龍執不可出爲南京右都御史焦芳子黃中欲強市其居畀通政魏納龍不從芳父子亦怨

陳金以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入院位璟上人號璟中都
御史焉時輩小用事大臣靡然附之璟獨守故操再進
太子太保世宗立致仕卒贈少保謚恭靖初璟自保定
巡撫歸其後兵科給事中高涐勘滄州鹽山牧地劾六
十一人及璟與前巡撫都御史高銓銓即涐父也詔去
職者勿問璟銓竝獲免銓江都人累官南京戶部尚書
正德二年廷推左都御史璟勒令致仕尋坐事逮下獄
復坐隆平侯家饑爵事除名罰米五百石後璠益事操
切每遣使勘核多務苛急承璟意涐遂并銓在幼中涐
後官至光祿少卿以劾父不齒於人璟誅銓復官致仕

卒贈太子少保

宋欽字懋恭邵武人師吳與弼以學行稱舉成化八年
進士授寧波推官治最徵授御史出督漕運按河南滿
考廣西竝著風節弘治中遷山東副使歷浙江按察使
十五年入覲吏部舉天下治行卓異者六人欽與焉會
都御史林俊又舉欽自代乃稍遷湖廣左布政使武宗
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中官王岳被謫道死欽上
言岳謫守祖陵罪狀未暴賜死道路不厭人心臣知岳
爲劉瑾輩所惡必瑾譖毀以至此望陛下察岳非辜懲
瑾讒賊疏至瑾屏不奏銜之欽以山東俗淫酗嚴禁市

酤令濟南推官張元魁察之犯者罪及鄰比有懼而自
經者其母欲奏訴元魁與知府趙璜賄之乃已瑾使偵
事校尉發之俱逮下詔獄勒欽致仕璜除名元魁謫戍
瑾憾欽未已撫前湖廣時小故下巡按御史逮問俄坐
山東勘地事斥爲民又坐修曲阜先聖廟會計數多罰
輸米六百石塞下又坐撫山東時以民夫給事尚書秦
紘家再下巡按御史逮問瑾誅乃復官十五年卒年七
十七與弼之門只宦學顯者欽爲稱首

贊曰武宗初劉瑾受遺輔政韓文張敷華等爲列卿長
當路多正人國事有賴八虎潛伏左右雖未敢顯與朝
上爲難固腹心之寇也夫以外攻內勢所甚難況相權
之輕遠異前代雖抱韓琦之忠初無書敕之柄區區爭
勝於筆舌間此難必之剛明之主而以望之武宗甫有
濟乎一擊不勝反噬必毒消長之機間不容髮宦豎之
貽禍烈也吁可畏哉

明史卷二百八十六終

敕修

何鑑　馬中錫
陸完　洪鍾
陳金　俞諫
周南　馬昊

何鑑字世光浙江新昌人成化五年進士授宣興知縣徵拜御史巡宣府大同幼巡撫鄖寧以下數十人不職按稗將孟璽等罪還巡太倉總督太監卒犯法逮治之為所搆下錦衣獄得釋再按江北鳳陽皇陵所在近境取寸木法皆死陵軍多倚禁虐民鑑請以山麓為限他樵採勿禁遂著為令出為河南知府振累歲饑條行荒政十事歷四川左右布政使弘治六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兼理杭嘉湖三府稅糧蘇松水災用便宜發漕米十五萬石振之與侍郎徐貫疏吳淞白茆導泄水入海水患以除復巡撫山東遷刑部侍郎母憂去十八年還朝時承平久生齒日繁孝宗覽天下戶籍數乃視國初反減咎所司溺職欲釐正之敕鑑以故官兼左僉都御史往河南湖廣陝西閱實戶口得戶二十三萬五千有奇口七十二萬九千有奇因疏善後十事及軍民利病以聞會孝宗已崩武宗悉採納之正德二年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鑑前撫江南嘗按千戶張文冤罪文冤亡去至是搆於劉瑾而瑾亦嗛鑑不與通遂坐以事連問米貧不能償奏恕免六年正月召寫刑部尚書時大盜劉寵劉惠齊彥名朱諒等亂畿輔方四曹甫藍廷瑞鄢本恕等闖四川汪澄二羅光權王浩八王鉞五等擾江西皆稱王四方告急無虛日兵部尚書王敞不能辦賊帝既命洪鍾陳金馬中錫代鑑乃選將練兵分討其年五月罷敞以鑑代之鑑乃選將練兵分討其年五月罷敞以鑑代之鑑督師分討其年五月罷敞以鑑代之鑑乃選將練兵

錄民間材武士令鄉聚惡樹柵後溝團結相救河南山西兵守黃河斷太行京操班軍留守所在城邑每溝艘運卒一人屯河濱護運道通行旅文武大吏軼賊論救峻責之而襄縣令能擊賊者以中錫玩寇奏遣陸完代還調邊將從完討賊賊連為邊軍所破奔進四出會中官谷大用伏羌伯毛銳率師駐臨清賊遂謀以十二月朔伺帝省牲南郊乘間犯駕先一日遼霸州鑑立奏聞夜設備厥明帝召問鑑鑑請早出安人心遂成禮而還賊知有備西掠保定清州縣以去河南巡撫鄧璋請濟師鑑言山東賊不及萬官軍奚啻十倍緣勢要私人營

充頭目撓律擾功失將士心請盡遣若屬還都指揮以下失事即軍前行戮益調邊軍助璋帝悉從之尋以捷書屢聞加鑑太子少保明年正月賊突霸州京師戒嚴鑑令邊兵亟邀賊賊遁去賊渠楊虎朱諒死其黨分擾山東河南鑑以山東賊劉惠劉寵劉宸孫彥名等責邊將許泰郤永劉暉李鉞以河南賊劉惠趙鏈邢老虎等責邊將馮禎時源神周金輔朱鏊毛銳敗績與大用俱召還鑑乃請用彭澤與仇鉞同辦河南賊而以山東賊專委陸完五月河南賊平七月山東餘賊亦平陳金洪鍾亦以次平江西四川諸賊帝喜加鑑太子太保應子錦衣

世百戶鑑乃上言羣盜蕩平民罹兵久乞蠲免田租多方振贍黜貪殘長吏停不急工役還民故業貸以牛種復其家三年有訐舊事及怙惡者並寘於理帝悉報可先是七月中鑑以羣盜未盡請留邊將劉暉成山東時源成河南郤永成畿輔李鉞成淮揚各假總兵之職俟事寧始罷仇鉞言邊軍久勞風士不習人馬俱病今賊已漸平請留三之一討賊餘悉遣還廷議二人議俱是請四將各千人鎮壓他將許泰神周金輔溫恭輩俱統所部還邊鎮帝許之命延綏軍徑還邊東宣府大同軍過闕勞賜帝時好弄兵羣小竊幸者言邊軍慈健過京軍遠甚宜留之京營帝以爲然至十一月三鎮軍畢至遂命留之以京軍往代鑑力陳不可廷臣集議復極言其害帝竟不從自是邊軍於大內團操號爲外四家軍而江彬進用矣八年宣府送邊北降人脫脫太等至京命充御馬監勇士鑑等上言漢魏徙氐羌於關中郭欽江統皆勸晉武早絕亂階荐堅處鮮卑於漢南荐融亦慮其窺測虛實今使降人出入禁中假寵踰分且生慢侮萬一北寇聞之需使點賊爲降以爲間諜寧不爲將來患哉帝不聽寧王宸濠謀復護衛鑑力遏之都督白玉以失事罷厚賄豹房諸倖臣求復鑑執不從諸倖臣嗾詞事者發鑑家僮取將校金錢言官遂交章劾鑑玫仕去閱九年卒年八十

馬中錫字天祿故城人父偉爲唐府長史以直諫忤王械送京師而盡錄其家人中錫以幼免乃奔訴巡按御史御史言於王釋其家復奉母走京師訴冤竟得白終處州知府中錫聚成化十年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刑科給事中萬貴妃弟通驕橫再疏斥之再被杖公主侵畿內田勘還之民又嘗劾汪直違忤至歷陝西督學副使弘治五年召爲大理右少卿南京守備太監蔣琮與兵部郎中婁性指揮石文通相許連數百人遣官

按不服中錫偕司禮太監趙忠等往一訊得實性除名
琛下獄抵罪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劾罷貪老總兵
官馬儀革鎮守以下私役軍士使隸尺籍寇警犯邊督
軍敗之引疾歸中外交薦武宗即位起撫遼東還屯田
於軍而劾鎮守太監朱秀置宮店擾馬市諸罪正德元
年入歷兵部左右侍郎劉瑾初得志共黨朱瀛官邊功
至數百人尚書閻仲宇許之中錫持不可瑾大恚中旨
改南京工部明年勒致仕其冬逮繫詔獄械送邊東責
償所收腐粟踰年事竣斥爲民瑾誅起撫大同中錫居
官廉所至革弊任怨以故有名六年三月賊劉六等起

吏部尚書楊一清建議遣大臣節制諸道兵乃薦中錫
爲右都御史提督軍務與惠安伯張偉統禁兵南征劉
六名寵其弟七名宸文安人也並驍悍善騎射先是有
司患盜召寵宸及其黨楊虎齊彥名等協捕頗有功會
劉瑾家人梁洪徵賄於寵等不得誣爲盜遣甯某柳尚
義繪形捕之破其家寵等乃投大盜張茂茂家高樓重
屋複壁深窖素招亡命爲逋逃主宦官張忠與鄰茂結
爲兄弟緣馬永成谷大用于經輩得出入豹房侍帝嬉
鞠而乘間爲盜如故後數爲河間參將袁彪所敗茂窘
求救於忠忠置酒私第招茂彪東西坐酒酣舉觴屬彪

字茂曰彪實吾弟也自今毋相厄又舉觴屬茂曰袁公
善爾爾慎毋犯河間彪畏忠唯而已已茂爲甯某所
脅寵等相率詣京謀自首忠與永成爲請於帝且曰必
獻萬金乃赦寵宸不能辦逃去既而瑾誅有詔許自首
寵等乃出詣官兵部奏赦之令捕他盜自効寵等憚要
束未幾復叛黨日衆所至陷城殺將吏中錫等受命出
師敗賊於彰德既又敗之河間進左都御史然賊方熾
諸將率畏懦莫敢當其鋒或反與之結衆將桑玉嘗遇
賊文安村中寵宸窘蹙跳民家樓上欲自剄而玉素受
賊賂故緩之有頃彪名持大刀至殺傷數十人大呼抵

樓下寵宸知救至出射殺數人王大敗衆將宋振禦賊
衆強不發一矢城遂陷死者七千人當是時寵宸等自
畿輔犯山東河南下湖廣抵江西復自南而北直窺
霸州楊虎等由河北入山西復東抵文安與寵等合破
邑百數縱橫數千里所過若無人中錫雖有時望不習
兵偉亦紈袴子見賊強諸將怯度不能破賊乃議招撫
調盜本良民由酷吏甯某與中官貪黷所激若推誠待
之可毋戰降也遂下令賊所在勿捕過勿邀擊饑渴則
食飲之降者待以不死賊鬨欲就撫相戒毋焚掠隨豫
未定而朝廷以京軍弱議發邊兵中錫欲戰則兵未集

欲撫則賊時向背終不得要領既建議主撫不能變會
寵等聞邊兵且至退屯德州桑園中錫楊興入其營與
酒食開誠慰諭之衆拜且泣送馬爲壽寵慷慨論降宸
乃仰天咨嗟曰騎虎不得下今奄臣柄國人所知也馬
都堂能自主乎遂罷會而是時方詔懸賞格購賊寵等
偵知之益疑懼徑去焚掠如故獨至故城戒毋犯馬都
堂家由是中錫謗大起謂其以家故縱賊言官交劾之

下詔切責中錫猶堅持其說以請兵部尚書何鑑謂賊
誠解甲則貰死即不然毋爲所紿既而寵等終不降乃
遣侍郎陸完督師而召中錫偉還初中錫受命討賊大
學士楊廷和謂楊一清曰彼文上耳不足任也竟無功
與偉同下獄論死中錫死獄中偉革爵十一年巡按御
史盧雍追訟中錫冤謂賊實聽撫會事許承方忌之潛
論益兵疑賊心及賊再受約方至軍門而檻車已就道
矣朝廷乃復中錫官賜祭予蔭
陸完字全卿長洲人爲諸生中官王敬至蘇以事延曳
諸生諸生競起擊之完不與惡完者中之敬遂首列完
名上聞巡撫王恕極論敬罪完乃得免衆咸化之十三
年進士謁選恕方爲吏部曰是嘗擊奄人者當爲御史
入臺果有聲正德初歷江西按察使寧王宸濠雅重之

奔河南推劉惠爲首大敗副總兵白玉軍攻陷沈邱殺
都指揮王保執都指揮潘翀北陷鹿邑有陳翰者與寇
龍謀奉惠爲奉天征討大元帥趙鉞副之翰自爲侍謀
軍國重務元帥府長史與龍立東西二廠治事分其軍
爲二十八營以應列宿營各置都督聚衆至十三萬欲
奪舟至皇口遇都御史馬恢之復奪陸發漢口爲
寇制官軍於是惠鉞擾河南劉六及齊彦名等擾山東
黨分爲二已而六復轉而北永敗之淮縣還趨徐州帝
將出郊省牲聞之懼急召定赴援完擊破之文安賊南
至湯陰完又督諸將追敗之先後俘斬千人當是時六
等衆號數萬然多脅從精銳不過千餘人自兵部下首

功令官軍追賊賊輒驅良民前行急則棄所掠遁去官
軍所殺皆良民以故捷書屢奏而賊勢不衰明年正月
六等復突霸州京師戒嚴詔完及大用銳還禦近畿賊
乃西掠博野攻蠡縣臨城大用銳與遇於長垣大敗廷
議召二人還別命都御史彭擇同咸寧伯仇鉞辦河南
賊以畿輔山東賊委完完遣永追敗劉六於宋家莊賊
南犯滕縣副總兵劉暉大敗之賊遂奔登萊海套完師
次平度檄永玉與游擊溫恭三道進攻命副總兵張俊
李鉞及泰暉分軍邀其奔逸賊走連戰皆大敗之賊乃
以重制爲計宿家遂遣人詣金帛餌永萬弼誘教坊臧
賢家僮遣用事貴人屬錢寧爲內主比奏下完遂爲覆

北走沿途招聚勢復張剿香河賓坻至田轉攻武清游
擊王某敗沒巡撫甯杲兵亦敗績輔復實動而賊轉南
至冠縣暉襲收之指揮張勛又敗之平原賊南奔邳州
渡河抵固始會河南戰已平劉六等勢益衰遂走湖廣
奪舟至皇口遇都御史馬恢之復奪陸發漢口爲
寇制官軍於是惠鉞擾河南劉六及齊彦名等擾山東
指揮滿勛等追及劉六中流矢與子仲淮赴水死劉七
齊彦名率五百人舟行自黃山頭泊鎮江南京告急
完疾趨河南命彭擇仇鉞會完渡淮進動大兵盡集江
南北戰船乘潮上下肆掠操江武靖伯趙弘澤都御史
陳世良追之敗績死者無算七月賊泊舟瓜儀完等至

鎮江留鉞防守令恭以騎駐江北暉永以舟趨江陰完
率都指揮孫文傳鏞趨福山港賊舟泊福州嶼風大作
棄舟走保狼山完命同知羅璋夜導軍登山南麓之彭
名中槍死七中矢亦赴水死餘賊盡平還朝進完太子
少保左都御史賚予錦衣世百戶明年代何鑑爲兵部
尚書完有才智急功名善交權勢劉暉等奏上杉皆其
部將俊亞寵倖用事完遂得其力時宸濠已萌異志陰
完爲兵部致書盛陳當好欲復護衛及屯田完答書令
以祖制爲詞宸濠遂遣人齎金帛餌萬弼誘教坊臧
賢家僮遣用事貴人屬錢寧爲內主比奏下完遂爲覆

請而以屯田屬戶部請付廷議內閣擬旨上並予之堰
朝謹然六科給事中高汝十三道御史汪朋等力爭章
並下部久不覆南京給事中徐文溥繼之完乃請納
諫官言帝竟不許十年改吏部尚書宋濂反就執中官
張永至南昌搜其籍得完平日交通事上之帝大怒還
至通州執完收其母妻子女封識其家比還京反縛之
竿揭姓名於首雖俘囚中列凱旋前部以入將算極刑
值武宗崩世宗立法司覆奏完交外藩而遺金不郤處
護衛而執奏不堅當斬完復乞哀下廷臣覆議以平賊
功在八議之列遂得減死戍福建靖海衛歷年九十餘

竟死獄中初完嘗夢至一山曰大武及抵戍所有山如
其名歎曰吾戍已久定何所逃乎竟卒於戍所
洪鍾字宣之錢塘人成化十一年進士爲刑部主事遷
郎中奉命安輯江西福建流民還言福建武平上杭清
流永定江西安遠龍南廣東程鄉皆流移錯雜習鬬爭
易亂宜及平時令有司立鄉社學教之詩書禮讓弘治
初再遷四川按察使馬湖土知府安鞏恣淫虐七人怨
之刺骨有司利其金置不問遷延二十年會事曲銳請
巡按御史張鸞按治鍾贊決捕鞏送京師寘極刑安氏
自唐以來世有馬湖至是改流官一方始靖歷江西福

建左右布政使十一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整飭
薊州邊備建議增築塞垣自山海關西北至密雲古北
口黃花鎮直抵居庸延亘千餘里繕復城堡二百七十
所悉城緣邊諸縣四奏減防秋兵六千人歲省輓輸稿
賞費數萬計所部劃河川去京師二百里居兩山間廣
百餘丈水漲成巨浸水退則坦然平陸寇得長驅直入
鍾言關以東三里許其山外高內廓約餘二丈可鑿爲
兩渠分殺水勢而於口外斜築石堰以束水置闕堰內
守以百人使寇不得馳突可免京師北顧憂且得屯種
河壖地兵部尚書馬文升等請從之比興工鑿山石石
崩壓死者數百人御史弋謙給事中馬予聰等劾鍾巡
撫張桓等請罷役不聽未幾工成侍郎張達偕司禮中
官往視還言石洞僻澳小水地近邊坦多沙石不利耕
種給事中屈伸等劾鍾欺妄罪狀言官及兵部皆論
逮鍾帝以鍾爲國結邊不當罪停俸三月正德元年由
巡撫貴州召督漕運乘巡撫江北四年就進右都御史
蘇松浙江運舟由下港口及孟瀆河浮大江以達瓜洲
遠涉二百八十餘里往往遭風壽鍾名孟瀆對江有夾
河可抵白塔河口舊置閘徑四十里至寶陵鎮再折
而北即抵揚州運河開落爲便宜之改掌南京都察院

就遷荊部尚書四年冬加太子少保兼左都御史掌院事五年春湖廣饑盜起命鍾以本官總制軍務陝西河南四川亦棣焉汚陽賊楊清邱仁等僭稱天王將軍出沒洞庭間圍岳州陷臨湘官軍屢失利鍾及總兵官毛倫檄都指揮潘勳柴奎布政使陳鎬副使蔣昇擊破之於麻穫灘禽斬七百四十餘人賊遂平初鍾掌院事

劉瑾方熾不得逞其黨斬瑾以所掠女子詐爲瑾守之賊不得逞其黨斬瑾以所掠女子詐爲亡女結婚於永順土舍彭世麟襲得間逕去世麟密白鍾鍾授方略使圖之及期延瑞本如怨詈其黨王金珠等二十八人咸來會伏發悉就禽惟廖麻子得脫其衆聞變驚潰渡河鍾遣兵追擊俘斬七百餘人以功進太子太保未幾廖麻子及其黨曹甫掠鄖陽保寧本如怨據漢中取鄖陽由荊襄東下巡撫林俊方議遏通江而惠已至攻陷其城殺參議黃璘參議錢朝鳳等遁去適官軍自他郡還賊疑援兵至亦會龍灘河漲賊半渡獨留助朝鳳進勦參議公勉仁亦會龍灘河漲賊半渡獨留奮擊之禽斬八百餘人墜崖溺水甚衆俊復遣知府張敏何珊等追之獲患餘衆奔陝西西鄉鍾乃下令招撫敏以單騎前驅前營前聽命遂起軍門受約束歸散歸者萬餘人既而賊收散亡陷營山殺僉事王淶縱掠其黨而麻子忽前背已殺之并其衆轉掠山東官軍不蓬劍二州鍾趕四川與俊議多不合軍機牽制賊益熾政擊潛臨賊後賊艮民爲功士兵虐尤甚時有謠曰賊已乃撤陝西湖廣河南兵分道進湖廣兵先迫及於陝如逸軍如笆土兵如影巡按御史王給事王淶縱掠西石泉廷瑞走漢中都指揮金晃圍之陝西巡撫監章方約鍾縱兵不戢論復奏鍾樂飲縱遊致賊益熾江陷川縣留百鍾還以彭澤代鍾遂乞歸嘉靖二年卒盜襄惠陳鎬會稽人成化二十一年進士既平賊就遷

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蔣昇邵陽人鎬同年進士
陳金字汝礪應城人徙武昌祖璽夔州知府父琳廣西
僉事舉成化八年進士除婺源知縣擢南京御史弘
治初出按浙江還因災異劾文武大僚十九人侍郎丁
永中南京大理卿吳道宏南寧伯毛文等多罷去薄還
山西副使歷雲南左布政使討平竹子箐叛苗十三年
就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孟養酋思祿與孟密酋思
揀搆兵積年金奉詔發緬甸干崖隴川南甸諸部兵聚
糧十二萬爲征討計而遣參議郭緒往撫之思祿懼遂
罷兵修貢金以功賚銀幣貴州兵敗賊婦米魯米魯退

攻平夷衛及大河扼勒諸堡金發兵連破之增俸一等
召爲南京戶部右侍郎正德改元給事中周璽等劾不
職大臣金與焉詔不問金以母老乞歸不允尋以右都
御史總督兩廣軍務時內臣韋霦等建議請輸兩廣各
部場樂平遏賊而視統大軍搗其巢男十重負死會張
勇以日兵至毒弩射殺瑞七成七等伊斬其五千餘人
七月秉勝斬光惇華林賊盡下之又督副使王秩等擊大
鴨山賊獲積釱俘斬千七百餘人半溪間勦賊幾盡遂
即東鄉立縣治爲萬年縣招降八百人告之詔後每奏捷輒
陽譬書寬勞賚銀幣加太子少保陰令了錦衣世百戶金
累破劇賊然所用日兵貪殘暗弱於賊有曰族

數百口閭門羅害者所獲婦女率指爲賊屬載數千艘去民間謠曰上賊猶可土兵殺我金亦知民患之方倚其力不爲禁又不能持廉軍資願私入功雖多士民皆深怨焉東鄉之役鑾兵縱弩射趫捷若飛賊大窘鑾兵要賞千金金靳不予乃縱賊使逸衆黠者多不死尚數千人金急欲成功遂下令招撫其破姚源賊也金喜謂功在旦夕與將吏置酒高會賊覘諸要害無守者乃悉所有賂目兵乘暮遁去時賊絕糞已三日自分必死沿途棄稚弱散婦女及摭貴溪始得一飽食遂轉掠衢嚴間金知失策亦下令招降賊首王浩八等故僞降以緩

官兵攻剿如故卒不能盡賊紀功給事中黎奭及兩京言官交章劾金乃召金還以俞諫代金遂詰終喪去十年再起督兩廣軍務府江賊王公珣等爲亂金集諸道兵偕總兵官郭勛等分六路討之斬公珣大有所俘獲加少保太子太保蔭子如初復以銓予捷詔子先受廕者進一秩金承召還朝道得疾歸詔强起之十四年冬入掌都察院事世宗立請老命乘傳還久之卒

俞諫字良佐桐廬人父蓋舉進士官御史按江西治外戚王氏萬氏宗族恣橫罪坐事謫澧州判官大築陂賊溉田可萬頃異遷郎陽知府誅舉弘治三年進士授長清知縣擢南京御史遷河南僉事禽獮賊呂梅歷江西參議平大帽山賊遷廣東副使中道召爲大理少卿正德六年擢右僉都御史治水蘇杭諸府修治圩塘民享其利尋進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入年春姚源降賊王浩八叛詔以諫代陳金督江西浙江福建諸軍討之時浩八衆萬餘屯浙江開化爲同知伍文定等所敗遁還江西德興以所執都指揮白弘爲質求撫於按察使王秩秩受之爲傳送姚源浩八奔據貴溪裝源山餘衆復集連營十里諫令秩與副使胡世寧參政吳廷舉列屯要害斷其歸路而躬與都督李銳乘夜冒雨潛進大破之俘斬數千人遂禽浩八其黨潰走玉山諫與南贛巡撫周南江西巡撫任漢復擊斬七百餘人餘賊奔姚源諫督廷舉等進勦逼禽之諫慳金失一意用兵而任漢憮先爲布政使嘗贊金主撫雖亟上首功追賊緩餘黨復起先是東鄉賊爲金所敗乞降隸世寧號新兵而剽掠如故既懼罪復叛遣參將桂勇等討禽之萬年壁立縣賊尚衆吏胥多賊黨官府動息必知之副使李情治峻急衆欲叛畏鋐在餘干不敢發會鋐卒王乖七胡念二等遂作亂殺情及饒州通判陳逵泰碧指揮那世臣等焚廨舍諫發兵禽之亂乃定言官劾諫及漢南

兵部請召漢還命諫兼領巡撫明年擊臨川賊斬其魁而遣叅將李隆擊新淦賊賊踞萬山中僭稱王且八年隆等深入悉就禽俘斬千七百餘人錄功進諫右都御史巡撫如故劇賊徐九齡者初嘯聚建昌醴源已出沒江湖間積三十年黃州德安九江安慶池州太平諸被其害諫討斬之羣盜悉平寧王宸濠諷御史張鰲山劾寧藩王者初嘯聚建昌醴源已出沒江湖間積三十年黃州德安九江安慶池州太平諸被其害諫討斬之羣盜悉平寧王宸濠諷御史張鰲山劾

諫十一年召還遂乞致仕嘉靖改元用薦起故官總督漕運青州礦盜王堂等起頑神鎮流亞東昌兗州濟南都指揮楊紀及指揮楊浩等擊之浩死紀僅免詔貴山東將吏於是諸臣分道逐賊賊不復屯聚流亞金鄉魚臺間突曹州欲渡河不得復掠考城竝河西崞至東明長垣河南及保定守臣咸告急賊黨王友賢等轉掠祥符封邱南抵徐州廷議以諸道巡撫權位相埒乃命諫與都督僉綱竝提督兩畿山東河南軍務以便宜節制諸道兵討之賊復流至考城官軍方欲擊而河南降賊張進引三百騎馳至中都留守顏幀與俱前方戰進忽三麾其旗先却賊乘之官軍大潰將士死者八百餘人諫等連營進賊始滅其秋召掌都察院事踰年卒官贈太子太保謚莊襄

周南字文化縉雲人成化十四年進士除六合知縣擢御史出按畿輔弘治初與按廣東劾總兵官柳景歷江

御史出按畿輔弘治初與按廣東劾總兵官柳景歷江西右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武宗初立寇入宜府叅將陳雄等邀擊敗之錄功增南俸　秩母喪歸正德三年劉瑾擅政以大同倉粟有浥爛者逮南及督糧郎中孫森下詔獄械送大同責倍輸會赦大同總兵官葉椿等爲請免其倍數輸畢峯爲民瑾誅以故官撫宜府不就引病歸明年起督南贛軍務南贛巡撫之設自南始汀州大帽山賊張時旺黃鏞劉隆李四仔等聚衆稱王攻剽城邑延及江西廣東之境數年不靖官軍討之輒敗推官莫仲昭知縣蔣璣指揮楊澤等被執脅賊

誘愈熾南集諸道兵擊之龍岩舍時旺義民林富別擊斬鏞於鐵坑其他諸黨爲指揮孫堂等所破而副使楊璋僉事凌相等亦擊降四仔之先後斬獲五千人仲昭等待遇還遷提問賜敕獎勞南乃移師會總督陳金共平姚源諸賊境內遂寧九年春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踰年乞歸卒贈太子少保孫祿樓霞入弘治九年進士由戶部主事歷郎中瑾敗起故官累遷至應天府尹

馬昊本姓鄒字宗大寧夏人弘治十二年進士由行人選御史正德初遷山東僉事坐累謫真定判官境內數

有盜昊教吏士習射廣設方略盜發輒獲再坐累謫判開州眞定吏民伏闕請留乃免遷四川僉事昊長身驍捷善騎射知兵巨寇方四曹甫等方熾洪鍾討之久無功昊至閱所部笑曰將不知兵其何以戰於是擇健卒千人分數隊隊立長教之會甫將襲江津昊從巡撫林俊勦賊大敗之俘斬及焚死者二千餘人明年方四陷江津破綦江薄重慶昊夜出百騎舉火擊賊賊驚潰乘之斬獲多遂合圍狗士兵搏賊賊陳左而伏兵共右昊以正兵當左身率百騎搗其伏伏潰趨左左亦潰四奔婺川與莆相攻衆遂散四變姓名走爲他將所獲昊再被獎進副使與總兵官楊宏擊敗甫甫降而其黨廖麻子併其衆連陷銅梁榮昌坐奪冠帶時洪鍾已召還巡撫高崇熙惟怯復主撫麻子等陽受約崇熙遽罷諸軍令副使張敏徙開縣臨江市民空其地處之許給復二年爲請於朝昊力爭謂臨江市屬襟喉上達重敘下連湖湘地土饒衍奈何棄以資賊自遺患崇熙不從昊乃益治兵觀變其明年賊果執敏叛詔逮崇熙而擢昊右僉都御史代之賊圍中江將趨成都昊以五千騎與總督彭澤敗之遊擊閻勳追斬麻子劍州餘衆走推其黨喻思俸爲主總兵官陳珣追至富村賊僞降因北渡江

襲之烏蒙芒部二府壤接筠連珙縣臨江市民空其地處之許給復二年爲請於朝昊力爭謂臨江市屬襟喉上達重敘下連珙戰敗文義奪其曹十二年昊督指揮曹昱進討法惡阻諸蠻焚人子羿子仲家子猫子猓猡等雜居其中有焚人子普法惡者通漢語曉符籙妄言誘勒出世自稱蠻王煽諸夷作亂流民謝文禮魏文義應之都指揮杜敗走保青山砦昊分據水口絕其汲道闔南方圍待之賊乞水渴突南圍官軍遮擊法惡中流矢死諸蠻大奔以功再進右都御史廕子錦衣世百戶昊有才氣能應變揮霍自喜所向輒有功然官川中久狎其俗銳意立功名卒以是敗先是亦不剌既通昊移兵攻小東路番

章奏以恩侵法以私撓公是閣臣不得與聞而左右近
習陰有干預矣願遵遺命信老成政無大小悉咨內閣
庶事無壅蔽權不假竊報聞正德元年吏部尚書馬文
升致仕廷議推補御史王時中以閔珪劉大夏不宜在
推舉之列蓋恐耆德益疎上疏極論其謬章下所司是
蓋言用為飭言官毋挾私妄奏孝宗在位時深惡內臣
出鎮之害所遣皆慎選劉瑾竊柄盡召還之而代以其
黨蓋言用新人不若用舊人猶養饑虎不若養飽虎不
聚順之人必進將。聽陛下所為非國家之福不可四
也昔曰無遺壽耆健等皆練有素非新進可倖今同日

留語侵瑾先是兵科都給事中艾洪幼中官高鳳姪得
祚營掌錦衣衛諸疏傳至南京守備武靖伯趙承慶所
應天尹陸珩錄以示諸僚兵部尚書林瀚聞而太息於
是給事中戴銑御史薄彥徽等各馳疏極諫請留健遣
瑾等大怒矯旨逮銑彥徽等下詔獄鞫治並蒲泰洪俱
廷杖削籍承慶停半祿閣住瀚珩貶秋致仕既而劉健
遷等五十三人為奸黨蓋及泰洪並預焉野瑾敗起蓋金
華知府舉治行卓異未及遷輒告歸嘉靖初起知長沙
遷江西副使卒御史范永奎於朝特予祭葬呂柟廣
信永豐人弘治十二年進士其請留健遷言二臣不可

聽去者有五孔子稱孟莊子之孝以不改父之臣為難
二臣皆先帝所簡以遺陛下今陵上未乾無故罷遣何
以慰在天之靈不可一也二臣雖以老疾辭實由言違
計沮不得其職而去陛下聽之亦以其不善將順非實
有意優老也在二臣得去就之義在陛下有棄老成之
嫌不可二也今民窮財殫府藏虛罄水旱盜賊星象草
木之變迭見雜出萬一禍生不測國無老成誰與共事
不可三也自古剛正者難容柔順者易合二臣既去則

去國天下後世將謂陛下喜新進而厭舊人不可五也
既削籍歸後起宣府僉事遷四川副使修城都江堰以
資灌溉水利大興嘉靖初卒艾洪濱州人弘治九年進
士授兵科給事中武宗立詔滿慶騰驤等各馳疏極諫留健遣
十二衛軍給事中葛嵩劾抉無所徇得各監局占役者
七千五百餘人有旨送各營備操既而中官魏興蕭壽
等撓之格不行洪牽同官抗論竟不能得又劾英國公
張懋懷寧侯孫應寧新寧伯譚佑彭城伯張信並請斥
陝西鎮監劉雲蔚州鎮監劉璫不聽雲寧遇南京守備
乞以其養子偉為錦衣千戶洪復牽同官劾之事乃寢

洪在兵科久諫疏多可稱削籍後復罷米二百石輸宣
府後起官終福建左參政葛嵩字鍾甫無錫人弘治十
二年進士由行人擢禮科給事中閹蔚州軍儲核貴戚
所侵地歸之民正德初以整營弊力抗權倖請出先朝
宮人諫射獵因劾魏國公徐俌又偕九卿請誅劉瑾瑾
怒斥爲奸黨罷歸
趙佑字汝翼雙流人弘治十二年進士由祭酒知縣召
爲御史正德元年六月災異求言佑上言太監劉瑾所
聚馬永成輩日獻鷹犬導騎射萬一有銜槊之變豈不
爲兩宮憂鎮守內臣鄧原麥秀顧簡靜而劉璟梁裕請

代之戶部議馬房草場召民佃種瑾竟自奏止等與
擅伐陵木已坐大辟乃欲賂左右所免他如南京守備
劉雲倉場監督趙忠韋饒段循俱黃綾增設乞置瑾等
於法罷璟裕毋遣而汰革額外冗員自今政事必諮大
臣臺諫不爲近習所搖則災變自弭奏入羣奄大恨帝
將大婚詔取太倉銀四十萬兩佑言左右以婚禮爲名
將肆無厭之欲計臣懼禍而不敢阻閣臣避怨而不敢
爭用如泥沙坐致耗國不幸興師旅遷饑饉將何以爲
計哉九月宛平郊外李花盛開佑言此陰盛陽權非偶
然也帝皆不納是時中官益橫佑與同官朱廷聲徐鈺

交章極論章下閣議將重罪中官事忽中變劉健謝遷
去位瑾遂大逐廷臣忤己者指佑與廷聲鈺及陳琳潘
鏜等爲奸黨勒罷之瑾誅佑用薦起山西僉事卒朱廷
聲字克諧進賢人弘治十二年進士嘉靖中終刑部右
侍郎徐鈺字用礪江夏人弘治九年進士終四川左布
政使陳琳字玉疇莆田人弘治三年進士由庶吉士改
御史上端本修政十五事出督南畿學政劉瑾逐健遷
建戴銑陸崑等琳抗章言南京窮冬雷震正旦日食正
宜修德弭災委心元寮博采忠言豈宜自棄股肱隔塞
耳目瑾大怒謫揭陽丞瑾敗遷嘉與同知世宗時終南
京兵部右侍郎潘鏜字宗節六安人弘治九年進士有
孝行爲滿城知縣憂歸總知滑縣擢御史陳時務大計
四事孝宗嘉納之正德初以論高鳳爲中人所惡傳旨
鏜纂太監王岳除其名八年起廣東僉事謝病歸
戴銑字寶之婺源人弘治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
給事中數有建白久之以使蕃調南京戶科武宗嗣位
偕同官請救六科檢詳弘治間所行進賢退奸節財訓
兵重祀慎刑救災恤困諸大政備錄進覽凡裁決機務
悉以爲準報聞踰月言四方歲辦多非土產勞費滋甚
宜籲其所無又請勤御經筵俾宦官密勿大臣從容獻納既

乃與給事中李光翰徐蕃牧相任惠徐遐及御史萬彥徵等連章奏留劉健謝遷且劾中官高鳳帝怒逮繫詔獄廷杖除名銑創甚遂卒世宗立追贈光祿少卿李光翰新鄉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南京戶科給事中正德改元災異求言光翰偕同官疏劾太監苗逵高鳳李榮及保國公朱暉且言大學士劉健等疏陳鹽法事留中不報將使老臣不安其位帝不省既前鴈歸後起台州知府與蕃同舉治行卓異尋卒徐蕃泰州人弘治六年進士授南京禮科給事中武宗嗣位復先朝所汰第冗費蕃等力爭不納後起江西參議從都御史陳金討平

東鄉寇嘉靖時累官工部右侍郎牧相餘姚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南京兵科給事中論救宣府都御史雍泰又公疏請罷禮部尚書崔志端等皆不聽正德元年奉命與御史呂鏜清查御馬監因陳濫役濫費之弊及太監李棠扞詔旨營私罪至是受杖歸授徒養母後復官擢廣西參議命下相已前卒任惠潮州人弘治九年進士由行人擢南京吏科給事中正德元年九月偕同官諫佚遊語切直後起山東僉事未任卒徐遹歷城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武宗即位擢南京工科給事中正德改元因災異上言七事且請斥英國公張懋尚書張昇等

撤諸添註內官明正張瑜劉文泰用藥失宜致悞先帝及太監李興擅伐陵木新寧伯譚佑侍郎李鐩同事不舉之罪帝下之所司後起山西僉事進副使平巨盜混天王民德之卒於官

陸崑字如玉歸安人弘治九年進士授清豐知縣以廉幹徵擢南京御史武宗即位疏陳重風紀八事一奬直言古者臣下不匡其刑畧宋制御史入臺踰十旬無言有辱臺之罰今郎署建言如李夢陽楊子器輩當加旌擢而言官考績宜以章疏多寡及當否爲殿最一復面劾舊制御史上殿被劾者趨出待罪即唐人對仗讀彈

文遺意近奉封章奏聞批答未行彌縫先入乞遵舊典面奏立取廕裁三明叔應尚書劉大夏王軾以病乞休侍郎張元禎陳清婁劾不去賢不肖創置實治亂消長之關宜勉留二人放元禎等還田里四覈命令近者言妨左右頗見留中事非所私氣收成命乞令諸曹章奏俱具數送閣已行者得考稽未行者易奏第五養銳氣御史與都御史例得互相糾繩行事不宜牽制六均差遣御史以南北爲限顯分重輕自今除巡按面命外其他差遣及遷轉資格宜均擬上請以示一體七專委任河南道有考覈之責請擇人專任八厭庶官郎中田岩

姚汀張憲員外郎李承勛胡世寧張損顧璘等二十人皆宜顯擢章下所司又劾中官高鳳苗逵保國公朱暉因請汰南京增設守備內臣廣開言路屏絕宴遊騎射帝不能從時八黨竊柄朝政日非崑偕十三道御史薄彥徽葛浩貢安甫王蕃史良佐李熙任策姚學禮張鳴鳳蔣欽曹閔黃昭道王弘誨乾元等上疏極詆曰古奸臣欲擅主權必先盡其心志如趙高勸二世嚴刑肆志以極耳目之娛和士開說武成毋自勤約宜及少壯為樂仇士良教其黨以奢靡導君勿使親近儒生知前代興亡之故其君惑之卒皆受禍陛下嗣位以來天下顒然望治乃未幾寵倖奄寺顧覆與刑太監馬永成魏彬劉瑾傳興羅祥谷大用輩共為蒙蔽日事宴遊上干天和災祲疊告廷臣屢諫未嘗省納若輩必謂宮中行樂何關治亂此正奸人欺君之故術也陛下廣殿細旃豈知小民窮簷蔀屋風雨之不庇錦衣玉食豈知小民饑寒裳裳豈知小民疾苦題騁宴樂豈知小民愁歎邪寒暑雨凍餒之弗恤馳騁出紫微夏秋亢旱江南赴訴之無路昨日當震郊壇彗出紫微夏秋亢旱江南米價騰貴京城盜賊橫行可恣情縱欲不一顧念乎閣部大臣受顧命之寄宜隨事匡救弘濟艱難言之不聽必伏闕死諫以悟聖意顧乃怠緩愒從與順退託白為

謀則善矣如先帝付委天下屬望何伏望側身修行亟屏永成讒以絕禍端委任大臣務學親政以還至治疏至朝事已變劉健謝遷皆被逐於是彥徽為首復上公疏請留健遷而罪永成瑾等瑾怒悉逮下詔獄各杖三十除名昭道弘乾元遣捕未至命即南京闕下杖之江西清軍御史王良臣閻崑等被逮馳疏救並逮下詔獄杖二十斥為民後列奸黨五十三人崑彥徽等並與焉瑾誅復崑官致仕世宗初起刑未行而卒薄彥徽陽曲人弘治九年進士授四川道御史劾幼主嬉戲以羽士玷春卿有直聲至是被杖歸未及起官卒葛浩字天宏

上虞人弘治九年進士由五河知縣擢御史數陳時政闕失孝宗多采納正德元年帝允司禮中官高鳳請令其從子得林掌錦衣衛事浩等爭之言先帝詔錦衣官悉由兵部推舉陛下亦悉罷傳奉乞官今得林由傳奉不關兵部廢先帝命壞銓舉法虛陛下詔一舉三失由鳳致之乞治鳳罪而罷得林御史潘鐙亦言鳳得林操中外大柄中人效尤弊將安底帝皆不聽浩既削籍瑾恨未釋復坐先所劾武昌知府陳晦不實與安前蕃熙學禮崑六人遣杖闕下瑾誅起浩知邵武府入覲陳利弊五事悉施行嘉靖中歷官兩京大理卿帝郊祀有犯

躍者法司欲置重典浩執奏得不死十年夏雷震午門
自劾致仕歸年九十二卒貢安甫字克仁江陰人弘治
九年進士授長垣知縣孝宗時擢御史嘗疏劾寧侯
張鶴齡正德初考功郎楊子器以山陵事下詔獄安甫
疏力救兵部尚書劉大夏馬中官所挫謝病去戶部侍
郎陳清遷南京工部尚書安甫奉御史論還大夏而罷
清報聞彥徽等公疏安甫筆也瑾知之故刻奸黨以安
甫首南御史家居十年終歲不入城市後起山東僉事
甫三月引疾歸史良佐字弼臣亦江陰人弘治十二年
進士由行人擢御史後起雲南副使平十八寨苗賜白
金文綺遊海口祝田千頃旗人頌之李熙上元人弘治
九年進士由將樂知縣擢御史十八年奸人徐俊等造
讖言帝遣官齎駕帖至南京有所捕治已而卻其妄熙
公疏言陛下於此事威與明少損矣懼妄人效尤妄以
蠻語中善類害何可勝言事下法司亦力言駕帖之害
帝納之正德元年九月以災異復偕御史陳十事皆詠
得禍者皆起熙獨廢世宗嗣位始起饒州知府遷沔江
副使以清操聞姚學禮巴人家京師弘治六年進士正
德元年公疏諫佚遊不納後起雲南毀事終參議張鳴
鳳清平人弘治九年進士為永康知縣有政績擢御史

後起湖廣僉事進副使母憂歸卒蔣欽杖死別有傳曹
閔上海人弘治九年進士為沙縣知縣被徵民號泣攀
留累日不得去既與崑等同得罪後當起官以養母不
出母終枕塊得寒疾卒黃昭道平江人弘治十二年進
士後起廣西僉事再遷雲南參政撫木邦孟密有功終
左布政使王弘六合人弘治六年進士蕭乾元萬安人
弘治十二年進士王蕃任諾鞫獄時抵不與知不足載
王良臣陳州人弘治六年進士官南京御史瑾誅起山東僉事
東副使終按察使
蔣欽字子修常熟人弘治九年進士授衛輝推官徵擢
南京御史數有論奏正德元年劉瑾逐大學士劉健謝
遷欽偕同官薄彥徽等切諫瑾大怒謫下詔獄廷杖為
民居三日欽獨具疏曰劉瑾小豎耳陛下親以腹心倚
以耳目待以股肱殊不知瑾悖逆之徒盡國之賊也忿
臣等奏留二輔抑諸權奸矯旨逮問予杖創職然臣思
獻猷猶不忘君兒待命祖席目擊時弊烏忍不言昨瑾
要索天下三司官賄人千金甚有至五千金者不與則
貶斥與之則遷擢通國皆寒心而陛下獨用之於左右
是不知左右有賊而以賊為腹心也給事中劉蕃指陛
下閣於用人昏於行事而瑾創其秩擅辱之矯旨禁諸

言官無得妄生議論不言則失於坐視言之則虐以非法通國皆寒心而陛下獨用之於前後是不知前後有賊而以賊爲耳目股肱也一賊弄權萬民失望恐數之聲動徹天地陛下顧憒然不聞縱之使壞天下事亂祖宗法陛下尚何以自立乎幸聽臣言急誅瑾以謝天下然後殺臣以謝瑾使朝廷正萬邪不能入君心一正萬欲不能侵臣之願也今日之國家乃祖宗之國家也陛下苟重祖宗之國家則聽臣所奏如其輕之則任瑾所欺疏入再杖三十繫獄越三日復具疏曰臣與賊瑾勢不兩立賊瑾蓄惡已非一朝乘間起釁乃其本志陛

下日與嬉遊茫不知悟內外臣庶稟如冰淵臣豈再疏受杖血肉淋漓伏枕獄中終難自恕願借上方劍斬之朱雲何人臣肯少讓陛下試將臣較瑾瑾忠乎臣忠乎忠與不忠天下皆知之陛下亦洞然知之何仇於臣而信任此逆賊耶臣骨肉都銷涕淚交作七十二歲老父不顧養矣臣死何足惜但陛下覆國喪家之禍起於旦夕是大可惜也陛下誠殺瑾梟之午門使天下知臣欽有敢諫之直陛下有誅賊之明陛下不殺此賊當先殺臣使臣得與龍逢比干同遊地下臣誠不願與此賊並生疏入復杖三十方欽扇草時煬下微聞鬼聲欽念疏

上且掖奇禍此殆先人之靈欲吾寢此奏耳因整衣冠立日果先人盍應聲以告言未已聲出壁間益悚愴欽歎曰業已委身義不得顧私使緘默負國爲先人羞不孝孰甚復坐奮筆曰死即死此稟不可易也聲遂止杖後三日卒於獄年四十九瑾誅贈光祿少卿嘉靖中賜祭葬錄一子入監

周璽字天章廬州衞人弘治九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三遷禮科都給事中慷慨好言事武宗初即位請毀新立寺觀屏逐法王眞人停止黷事並論前中官齊元煉丹糜金罪狀之以久雨偕同官劾侍郎李溫太監苗達

九月以星變復劾溫及尚書崔志端熊翀賈斌都御史金澤徐源等翀溫澤因是罷帝遣中官韋興守鄭陽璽力言不可尋復偕同官言邊將聰明日蔽膏澤未施溝壑一暴而十寒命令朝更而夕改冗員方革復留鎮監撤還更遣解戶困於交收鹽政壞於陳乞厚戚豌而駕帖頻頒私近習而帑藏不可不亟爲蠲正不聽正德元年復應詔陳八事中劾大寮賈斌等十一人中官李興等三人勳戚張懋等七人邊將朱廷解端李稽等三人未幾言陸下即位以來寵大之好糜費日甚如是不已則酒色游觀便佞邪僻凡可以悅耳目蕩心志者

將無所不至光祿上供視舊十增七八新政已爾何以
克終御史何天衢等亦以冤爲言章下禮部尚書張昇請
從之帝雖不加譴不能用也明年擢順天府丞璽論諫
深切牽與中官牴牾劉瑾等積不能堪至是命璽與監
縣皇莊王瑾黨三人皆下之璽辭色無假且公移與玉
止牒文王奏璽侮慢敕使瑾即矯旨逮下詔獄掠掠死
瑾誅詔復官賜祭恤其家嘉靖初錄一子又御史涂祋、
新途人也弘治十二年進士初爲江陰知縣正德初巡
鹽長蘆瑾縱私人中鹽又令其黨畢貞託取海物侵奪

商利禎皆據法裁之比還朝還瑾止長揖瑾怒矯旨下
詔獄江陰人在都下者謀斂錢賂瑾解之禎不可喟然
曰死耳豈以汗父老哉遂杖三十論戍蕭州創重竟死
獄中瑾怒未已取其子樸補伍瑾誅樸乃還禎復官賜
祭
湯禮敬字仁甫丹徒人弘治九年進士授行人擢刑科
給事中正德初上言陛下踐祚以來上天屢示災譴不
謹天戒惟走馬射獵遊樂無度頃四月中旬雷雨雹
當六陽用事時陰氣乃與之抗此倖臣竊權忠鯁杜遠
之應也已又論兩廣鎮監韋經又偕九卿伏闕論誅八

寧劉瑾銜之尋以其請當番奏四決之日有戀寇者屏
勿奏指爲變祖制論戍州判官後列奸黨給事中十六
人禮敬居首罷歸未幾卒瑾惡言官議切時政多刺已
輒假他事坐之禮敬得罪後有王渙何紹正王渙字時
霖象山人弘治九年進士由長樂知縣徵授御史正德
元年應詔條上應天要道五事語多斥宦官明年出視
山海諸關以病謝事未行盜發其部內都御史劉宇承
瑾指劾渙失報逮下詔獄杖之斥爲民瑾敗復官致仕
何紹正淳安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行人正德三年擢
吏科給事中中官廖堂鎮河南奏保方面數人且擅擬

遷調吏部尚書許進等不能難紹正劾之瑾不得已責
堂自陳而心其銜紹正及冬坐頒曆導駕失儀杖之闕
下謫海州判官歷遷池州知府築銅陵五十餘圩以備
旱潦宸濠反攻安慶池人震恐紹正登陴固守事平增
俸一級遷江西參政致仕池人爲立祠與宋包拯並祀
許天錫字啟東閿縣人弘治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思親
成疾陳情乞假孝宗賜傳以行還朝授吏科給事中時
言官何天衢倪天明與天錫並負時望都人有臺省三
天之目十三年建安書林火天錫言去歲闕里孔廟災
今茲建安又火古今書版蕩爲灰燼闕里道所從出書

林文章所萃聚也春秋書宣榭火說者曰榭所以藏樂器也天意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爲禮樂不行天故火其藏以戒也頃師儒失職正教不修士之所尚者浮華下之所習者枝葉此番災變似欲爲儒林一指積垢宜因此遣官臨視刊定經史有益之書其餘晚宋陳言如論範論草策罷策海文衡文髓士意講章之類悉行禁刻其於培養人才實非淺鮮所司議從其言就令提學官校勘大同失事天錫往核具得其狀巡撫洪漪中官劉雲總兵官王璽以下咸獲罪內使劉恕怒僕其知縣徐淮厨傳不飭恕之南京守備甲官以擅逮淮擊

詔獄天錫及御史馬允中論救卒調淮邊縣御史文森張津曾大有言事下吏崔志端由道士擢尚書天錫皆上疏曰外官三年考察又力爭十七年五月天變求言上疏曰外官三年考察又有撫按監臨科道糾劾其法已無可加惟兩京堂上官例不考覈而五品以下雖有十年考察之條居官率限九載或年勞轉遷或服除改補不能及期今請以六年爲期通行考察其大賓曾經彈劾者悉令自陳而簡去之用徼有位古者災異策免三公陰霖風避位今大臣不引咎陛下又不行策免宜且革公孤銜俟天心悔悟弘治十五年進士爲兵科給事中勘事淮安與知府趙俊善俊許貸千金既而不與時奉使還者瑾皆索重賄

鑰計無所出向行至桃源自刎從者救之已不能言取紙書趙知府悞我遂卒事聞繫俊至京貲鑰死狀竟坐俊罪李定都夔引治十五年進士爲禮科給事中正德五年出蘷延綏戰功瑾矯旨不從則得禍遂自經死瑾以弘治九年進士爲御史嘗以事忤瑾爲所誣自經死顯初爲左事官軍討叛黎苻南蛇久不克顯摩陳致變之用講畧已革士官子孫俾召集舊卒以夷攻有功則復職尚書劉大夏亟爲之奏行其策止德初復官尚全助淫工所乞莊地清還二千七百餘頃而不得其死人皆惜之瑾誅天

錫鑰夔顯俱復官賜祭且恤其家嘉靖中天錫子春訟冤復賜祭葬方瑾敗時刑部員外郎夾江宿進疏陳六事言忤逆瑾死者內臣如王岳范亨高如許天錫周鑰並宜卹贈又附瑾大臣如兵部尚書王敞等及內侍餘黨俱宜斥疏入帝怒將親鞫之命英亦召閣臣李東陽東陽語永曰後生狂妄且日暮非兒時幸少覓之永入少頃執進至午門杖五十削籍歸未幾卒世宗初贈光祿少卿

徐文溥字可大開化人正德六年進士授南京禮科給事中勑尚書劉櫻都御史李士實侍郎呂獻大理卿茹

欽而請召還致仕尚書孫交傅珪時論以爲當寧王宸濠求復護衛文溥諫曰曩因寧藩不軌革其護衛今復舊制是啓之也田及逆瑾亂政重賄謀復瑾既伏誅陛下又革之正欲制以義而安全之耳乃曰驅使乏人夫晏居深邃靡征討之勞安享尊榮無居守之責何所用而乏人且王恕可編之加恣假翼於虎乎貢獻本有定制乃無故馳騎飛騎出入都城伺察動靜況今海內多故天變未息意外之虞賢未易料宜裁以大義勿徇私情罪其獻

謀之人逐彼偵事之使宗社幸甚時宸濠奧援甚衆疏入人咸危之帝但責其妄言而已又薦擇建儲貳不報十年四月復偕同官上疏曰頃因災異禮部奏請修省伏讀聖諭謂事關朕躬皆已知之臣惟當一念之誠足以孚上帝迓休命矣錢能經筵講學早朝勤政布寬恤以安人心躬獻享以誠能經筵講學早朝勤政布寬恤以安人心躬獻享以重宗廟孝養慈闈敬事蒼昊舍豹房而居大內遠嬖倖而近儒臣禁中不爲貿易皇店不以內財還邊兵於故伍斥番僧於外寺毋昵俳優盡屏義子馬氏已醮之女弗留乎後宮馬昂梁貌之族立奪其兵柄停諸路之織

造罷不急之土木汰倉局門戶之內官禁水陸舟車之進奉出留中奏牘以達下情省傳奉冗員以慎名器則陛下所謂事關脈躬非徒知之且一一行之而不轉禍爲福者未之有也報聞初帝聽中官崔瑤史宣劉璡于喜誣奏先後逮知府翟唐部曹王鑾王瑞之御史施儒張經等又入中官王堂譖下僉事韓邦奇獄文溥言朝廷刑威所及乃在奄侍一言旗校繹絡於道途縉紳駢首於狴犴遠近震駭上下屏氣向一璡亂政於內今數璡縱橫於外乞并下堂法司且追治瑤等誣罔罪帝不聽遂引疾去世宗即位廷臣交薦起河南參議未幾以

念母乞歸撫按請移近地便養乃改福建尋遷廣東副使上言十事多涉權要恐貽母憂復引疾歸行至玉山卒翟唐字堯佐長垣人弘治十二年進士由壽光知縣召爲御史正德四年出按湖廣奏言四川賊首劉烈僭號設官必將爲大患湖廣陝西壤地相接入竹山可抵荊襄入漢中可抵秦隴今內外壅蔽獎諭切責率皆虛文宜切圖預備之策時劉璡竊柄以唐言壅蔽尤惡之兵部尚書王敞希指言今盜源宿弊唐乃云然宜令指實會璡怒稍解乃切責而宥之久之遷知寧波府市舶中官崔瑤藉貢物擾民爲唐所裁抑且杖其黨王臣臣於臥內徹旦燕遊萬幾不理寵信內侍濁亂朝綱致民

毒病死瑤奏唐阻截貢獻笞殺貢使帝怒逮下詔獄巡按御史趙春等交章救之給事中范洵亦言唐被逮日軍民遮道涕泣請宥令還任帝不聽諸雲南嵩明知州再遷陝西副使卒王鑾字廷和大興人正德三年進士授邵武知縣入爲都水主事出轄徐沛牐河十一年織造中官史寬過其地索輓夫千人沛縣知縣胡守約給其半寬怒自至縣捕吏鑾助守約與抗寬誣奏於朝逮繫詔獄以言官論救守約鑾輸贖還職已分司南旺又捕誅中官廖堂姪廖鵬之黨嘉靖初遷武昌知府鎮守中官李景偏歲進魚鮮多科率鑾疏請罷之楚府王鑾遂請終養不待報竟歸後吏部坐以擅離職守奪

官

張士隆字仲修安陽人弘治八年舉鄉試入太學與同縣崔銑及寇天敘馬卿呂柟輩相砥礪以學行聞十八年成進士授廣信推官正德六年入爲御史巡鹽河東劾去貪汙運使劉愉建正學書院興起文教九年乾清宮災上疏曰陛下前有逆璮之變後遭劇盜之亂猶不知警方且與居無度狎暱匪人積戎釁於禁中嚴于戈於臥內徹旦燕遊萬幾不理寵信內侍濁亂朝綱致民

困盜起財盡兵疲禍機潛蓄恐大命難保夫裒衣博帶之雅孰與市井狡儈之羣廣廈細旃之娛孰與鞍馬驅馳之險不報出按風陽織造中官史宣列黃梃二於騶前號爲賜棍每以扶人有至死者自都御史以下莫敢問士隆劾奏之又劾錦衣千戶廖鏜奸利事且曰鏜庇陝西卽其父鵬虐河南故習也河南以鵬故召亂鏜又欲亂陝西乞置鏜父子於法并召還廖鏜以釋陝人之憤鏜鎧所從鎮陝西者也錢寧素壓鏜見疏大恨遂因士隆按薛鳳鳴獄以陷之鳳鳴者寶坻人先爲御史坐罪削籍詔事諸佞幸猶幾中外諫官破禍者不可勝數文明止於貶謫人以爲幸世宗立召復故官尋出爲松江知府

璿雖誅佞幸猶幾中外諫官破禍者不可勝數文明止於貶謫人以爲幸世宗立召復故官尋出爲松江知府巡按遼東尋按陝西鎮守中官廖堂貪恣文明捕治其爪牙二十四人堂大恨十三年車駕幸延綏文明馳疏諫極陳災異且言江彬逢惡導非乘輿鞍馬驅馳之險不報出按風陽織造中官史宣列黃梃二於騶前號爲賜棍每以扶人有至死者自都御史以下莫敢問士隆劾奏之又劾錦衣千戶廖鏜奸利事且曰鏜庇陝西卽其父鵬虐河南故習也河南以鵬故召亂鏜又欲亂陝西乞置鏜父子於法并召還廖鏜以釋陝人之憤鏜鎧所從鎮陝西者也錢寧素壓鏜見疏大恨遂因士隆按薛鳳鳴獄以陷之鳳鳴者寶坻人先爲御史坐罪削籍詔事諸佞幸猶幾中外諫官破禍者不可勝數文明止於貶謫人以爲幸世宗立召復故官尋出爲松江知府巡按遼東尋按陝西鎮守中官廖堂貪恣文明捕治其爪牙二十四人堂大恨十三年車駕幸延綏文明馳疏諫極陳災異且言江彬逢惡導非乘輿鞍馬驅馳之險不報出按風陽織造中官史宣列黃梃二於騶前號爲賜棍每以扶人有至死者自都御史以下莫敢問士隆劾奏之又劾錦衣千戶廖鏜奸利事且曰鏜庇陝西卽其父鵬虐河南故習也河南以鵬故召亂鏜又欲亂陝西乞置鏜父子於法并召還廖鏜以釋陝人之憤鏜鎧所從鎮陝西者也錢寧素壓鏜見疏大恨遂因士隆按薛鳳鳴獄以陷之鳳鳴者寶坻人先爲御史坐罪削籍詔事諸佞幸猶幾中外諫官破禍者不可勝數文明止於貶謫人以爲幸世宗立召復故官尋出爲松江知府巡按遼東尋按陝西鎮守中官廖堂貪恣文明捕治其爪牙二十四人堂大恨十三年車駕幸延綏文明馳疏諫極陳災異且言江彬逢惡導非乘輿鞍馬驅馳之險不報出按風陽織造中官史宣列黃梃二於騶前號爲賜棍每以扶人有至死者自都御史以下莫敢問士隆劾奏之又劾錦衣千戶廖鏜奸利事且曰鏜庇陝西卽其父鵬虐河南故習也河南以鵬故召亂鏜又欲亂陝西乞置鏜父子於法并召還廖鏜以釋陝人之憤鏜鎧所從鎮陝西者也錢寧素壓鏜見疏大恨遂因士隆按薛鳳鳴獄以陷之鳳鳴者寶坻人先爲御史坐罪削籍詔事諸佞幸猶幾中外諫官破禍者不可勝數文明止於貶謫人以爲幸世宗立召復故官尋出爲松江知府巡按遼東尋按陝西鎮守中官廖堂貪恣文明捕治其爪牙二十四人堂大恨十三年車駕幸延綏文明馳疏諫極陳災異且言江彬逢惡導非乘輿鞍馬驅馳之險不報出按風陽織造中官史宣列黃梃二於騶前號爲賜棍每以扶人有至死者自都御史以下莫敢問士隆劾奏之又劾錦衣千戶廖鏜奸利事且曰鏜庇陝西卽其父鵬虐河南故習也河南以鵬故召亂鏜又欲亂陝西乞置鏜父子於法并召還廖鏜以釋陝人之憤鏜鎧所從鎮陝西者也錢寧素壓鏜見疏大恨遂因士隆按薛鳳鳴獄以陷之鳳鳴者寶坻人先爲御史坐罪削籍詔事諸佞幸猶幾中外諫官破禍者不可勝數文明止於貶謫人以爲幸世宗立召復故官尋出爲松江知府

巡按遼東尋按陝西鎮守中官廖堂貪恣文明捕治其爪牙二十四人堂大恨十三年車駕幸延綏文明馳疏諫極陳災異且言江彬逢惡導非乘輿鞍馬驅馳之險不報出按風陽織造中官史宣列黃梃二於騶前號爲賜棍每以扶人有至死者自都御史以下莫敢問士隆劾奏之又劾錦衣千戶廖鏜奸利事且曰鏜庇陝西卽其父鵬虐河南故習也河南以鵬故召亂鏜又欲亂陝西乞置鏜父子於法并召還廖鏜以釋陝人之憤鏜鎧所從鎮陝西者也錢寧素壓鏜見疏大恨遂因士隆按薛鳳鳴獄以陷之鳳鳴者寶坻人先爲御史坐罪削籍詔事諸佞幸猶幾中外諫官破禍者不可勝數文明止於貶謫人以爲幸世宗立召復故官尋出爲松江知府

巡按遼東尋按陝西鎮守中官廖堂貪恣文明捕治其爪牙二十四人堂大恨十三年車駕幸延綏文明馳疏諫極陳災異且言江彬逢惡導非乘輿鞍馬驅馳之險不報出按風陽織造中官史宣列黃梃二於騶前號爲賜棍每以扶人有至死者自都御史以下莫敢問士隆劾奏之又劾錦衣千戶廖鏜奸利事且曰鏜庇陝西卽其父鵬虐河南故習也河南以鵬故召亂鏜又欲亂陝西乞置鏜父子於法并召還廖鏜以釋陝人之憤鏜鎧所從鎮陝西者也錢寧素壓鏜見疏大恨遂因士隆按薛鳳鳴獄以陷之鳳鳴者寶坻人先爲御史坐罪削籍詔事諸佞幸猶幾中外諫官破禍者不可勝數文明止於貶謫人以爲幸世宗立召復故官尋出爲松江知府

巡按遼東尋按陝西鎮守中官廖堂貪恣文明捕治其爪牙二十四人堂大恨十三年車駕幸延綏文明馳疏諫極陳災異且言江彬逢惡導非乘輿鞍馬驅馳之險不報出按風陽織造中官史宣列黃梃二於騶前號爲賜棍每以扶人有至死者自都御史以下莫敢問士隆劾奏之又劾錦衣千戶廖鏜奸利事且曰鏜庇陝西卽其父鵬虐河南故習也河南以鵬故召亂鏜又欲亂陝西乞置鏜父子於法并召還廖鏜以釋陝人之憤鏜鎧所從鎮陝西者也錢寧素壓鏜見疏大恨遂因士隆按薛鳳鳴獄以陷之鳳鳴者寶坻人先爲御史坐罪削籍詔事諸佞幸猶幾中外諫官破禍者不可勝數文明止於貶謫人以爲幸世宗立召復故官尋出爲松江知府

巡按遼東尋按陝西鎮守中官廖堂貪恣文明捕治其爪牙二十四人堂大恨十三年車駕幸延綏文明馳疏諫極陳災異且言江彬逢惡導非乘輿鞍馬驅馳之險不報出按風陽織造中官史宣列黃梃二於騶前號爲賜棍每以扶人有至死者自都御史以下莫敢問士隆劾奏之又劾錦衣千戶廖鏜奸利事且曰鏜庇陝西卽其父鵬虐河南故習也河南以鵬故召亂鏜又欲亂陝西乞置鏜父子於法并召還廖鏜以釋陝人之憤鏜鎧所從鎮陝西者也錢寧素壓鏜見疏大恨遂因士隆按薛鳳鳴獄以陷之鳳鳴者寶坻人先爲御史坐罪削籍詔事諸佞幸猶幾中外諫官破禍者不可勝數文明止於貶謫人以爲幸世宗立召復故官尋出爲松江知府

巡按遼東尋按陝西鎮守中官廖堂貪恣文明捕治其爪牙二十四人堂大恨十三年車駕幸延綏文明馳疏諫極陳災異且言江彬逢惡導非乘輿鞍馬驅馳之險不報出按風陽織造中官史宣列黃梃二於騶前號爲賜棍每以扶人有至死者自都御史以下莫敢問士隆劾奏之又劾錦衣千戶廖鏜奸利事且曰鏜庇陝西卽其父鵬虐河南故習也河南以鵬故召亂鏜又欲亂陝西乞置鏜父子於法并召還廖鏜以釋陝人之憤鏜鎧所從鎮陝西者也錢寧素壓鏜見疏大恨遂因士隆按薛鳳鳴獄以陷之鳳鳴者寶坻人先爲御史坐罪削籍詔事諸佞幸猶幾中外諫官破禍者不可勝數文明止於貶謫人以爲幸世宗立召復故官尋出爲松江知府

巡按遼東尋按陝西鎮守中官廖堂貪恣文明捕治其爪牙二十四人堂大恨十三年車駕幸延綏文明馳疏諫極陳災異且言江彬逢惡導非乘輿鞍馬驅馳之險不報出按風陽織造中官史宣列黃梃二於騶前號爲賜棍每以扶人有至死者自都御史以下莫敢問士隆劾奏之又劾錦衣千戶廖鏜奸利事且曰鏜庇陝西卽其父鵬虐河南故習也河南以鵬故召亂鏜又欲亂陝西乞置鏜父子於法并召還廖鏜以釋陝人之憤鏜鎧所從鎮陝西者也錢寧素壓鏜見疏大恨遂因士隆按薛鳳鳴獄以陷之鳳鳴者寶坻人先爲御史坐罪削籍詔事諸佞幸猶幾中外諫官破禍者不可勝數文明止於貶謫人以爲幸世宗立召復故官尋出爲松江知府

直不通私謁召爲應天府尹未任卒賀泰字志同吳縣人弘治十二年進士由衢州府推官入爲御史武宗收京師無賴及宦官厮養爲義子一日面賜國姓者百二十七人泰抗言其非諸人激帝怒謫衢州推官終廣東參議張璞字中善江夏人弘治十八年進士由歸安知縣召授御史正德八年出按雲南鎮守中官梁裕貪橫璞裁抑之爲所誣逮赴詔獄死獄中世宗嗣位贈太僕少卿賜祭葬成文大同山陰人弘治十五年進士由知縣擢御史正德中阿爾禿厮亦不剌與小王子戰敗引所部駐甘肅塞外時入寇掠陷堡砦五十有三巡撫張

翼鎮守太監朱彬等反詣奏首功千九百有餘以捷奏者十有一文出巡按盡發其奸翼等賄中人傾文會文劾會事趙應龍應龍亦訐文細事遂逮文斥爲民嘉靖中起用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告歸卒李輸臣大同人正德三年進士官御史巡按山東東部主事梁裘殺誣歸善王當迕謀叛翰臣劾裘挾私近倖方欲遷功貴翰臣爲叛人掩飾逮繫詔獄謫德州判官終山東副使張經興州左衞人正德六年進士官御史出按宣府劾鎮守中官于喜貪肆罪爲喜所讦逮繫詔獄謫雲南河西典史尋卒世宗初贈祭如張璞毛思義陽信人弘治十五年進士官永平知府正德十三年駕幸昌平民間婦女驚避思義下令言大喪未舉車駕必不遠出非有文書安擅駕至擾民者治以法鎮守中官郭原與思義有隙以闖立遣下詔獄繫半歲論雲南安寧知州嘉靖中累遷副都御史應天巡撫胡文璧耒陽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正德初由戶部郎中改御史出知鳳陽遷天津副使中官張忠督直沽皇莊縱羣小牟利文璧捕治之爲所搆械繫詔獄謫延安府照磨嘉靖初累官四川按察使王相光山人正德三年進士官御史十二年巡按山東鎮守中官黎鑑假進貢苛斂相檄郡縣毋輒行鑑

幾死囚檻車馳入京并執知縣曹俊等十餘人同繫詔
獄都御史王璟及科道陳露牛天麟等交章論救不報
謫麟山驛丞世宗立復故官出爲湖州知府遷湖廣副
使修荒政積粟百萬餘石事聞彼旌勞嘉靖九年遷
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居三年罷
居庸遠遊處塞臣度陛下非漫遊蓋欲親征北寇也不
知北寇猶狁但可遣將徂征豈宜親勞萬乘英宗不聽
大臣言六師遠駕遂成己巳之變且匹夫猶不自輕陛
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蹈不測之險今內無親王監
國又無太子臨朝外之甘肅有土番之患江右有葦賊

之擾淮南有滿運之艱巴蜀有採斫之困京畿諸郡夏
麥少收秋禾爲灾而陛下不慮禍發欲縱遊長驅觀兵
絕塞臣竊危之已聞朝臣切諫皆不納復疏言臣愚以
爲乘輿不可出者有三大心搖動供億浩繁一也遠涉
險阻兩宮懸念二也北寇方張難與之角三也臣職居
言路奉詔巡關分當效死不敢愛身以負陛下疏入不
報八月朔帝微行至昌平傳報出關甚急欽命指揮孫
鑾閉關納門鑰藏之分守中官劉嵩欲啓昌平朝謁欽
止之曰車駕將出國是我與若今日死生之會也關不
開車駕不得出還天子命當死關開車駕得出天下事

不可知萬一有如土木我與君亦死寧坐不問閫死且不朽頃之帝召璽璽曰御史在臣不敢擅離乃更召嵩嵩謂欽曰吾主上家奴也敢不赴欽因負敕印手劍坐闕門下曰敢言開閫者斬夜草疏曰臣聞天子將有親征之事必先期下詔廷臣集議其行也六軍翼衛百官扈從而後有車馬之音羽旄之美今寂然一不聞輒云車駕即日過閫此必有假陛下名出邊勾賊者臣請捕其人明正典刑若陛下果欲出閫必兩宮用寶臣乃敢開不然萬死不奉詔奏未達使者復來欽拔劍叱之曰此詐也使者懼而返爲帝言張御史幾殺臣帝大怒

顧朱寧爲我趣捕殺御史會梁儲蔣冕等追至沙河請帝歸京師帝徘徊未決而欽疏亦至廷臣又多諫者帝不得已乃自昌平還意快快未已又二十餘日欽巡白羊口帝微服自德勝門出夜宿羊房民舍遂疾馳出閫數問御史安在欽聞追之已不及欲再疏諫而帝使中官大用守閫禁毋得出一人欽慨西望痛哭於是京師盛傳張御史閉閫三疏云明年帝從宜府還至閫笑曰前御史阻我我今已歸矣然亦不之罪也世宗嗣位出爲漢中知府累官太僕卿嘉靖十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召爲工部左侍郎被論罷欽初姓李既

通顯始復其姓事父母孝有不悅長跪請至解乃已周廣字克之崑山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歷知莆田吉水二縣正德中以治最徵授御史疏陳四事畧言三代以前未有佛法況刺麻尤釋教所不齒耳貫銅環身衣赭服殘破禮法肆爲淫邪宜投四裔以禦魑魅奈何令近君側爲羣盜與兵口實哉昔禹戒舜曰毋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紂之迷亂酗於酒德今之佞人助陛遊逸亂者也唐莊宗與伶官戲狎一夫夜呼倉皇出走臣謂宜遣樂工不復籍之禁內乃所以放鄭聲也陛下承祖宗統緒而羣小獻媚褻瀆致不顧祖宗繼嗣者也義子錢寧本宦豎蒼頭盜寵已極乃復攘放貨賄輕蔑王章甚至投刺於人自稱皇庶子僭踰之罪所不忍言陛下何不慎選宗室之賢者置諸左右以待皇嗣之生諸義兒養子俱奪其名爵乃所以遠佞人也近兩京言官論大臣禦寇不職者陛下率優容即武將失律亦赦不誅故兵氣不揚功成無日川原白骨積如邱山夫出師十萬日費千金今海內困憊已骨見而肉消矣諸統兵大臣如陳金陸完輩可任其優

游玩寇不加切責哉請定期責令成功以贖前罪寧見
疏大怒留之不下傳旨謫廣東懷遠驛丞主事曹琥救
之亦被謫寧怒不已使人遮道刺廣廣知之易姓名變
服潛行四百餘里乃免武定侯郭勛鎮廣東承寧風旨
以白金試廣廣拒不受伺廣端御史擿致軍門簿幾
死御史救之始解越二年遷建昌知縣有惠政寧矯旨
再謫竹寨驛丞世宗即位復故官歷江西副使提督學
校嘉靖二年舉治行卓異擢福建按察使鎮守中官以
百金餽廣貯之庫將劾之中官懼謝罪自是不敢擾六
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墾吏望風去將隸豪右田

不果明年拜南京刑部右侍郎居二年暴疾卒嘉靖末
贈右都御史廣初以鄉舉入太學師章懋在里閭與魏
校友善平生嚴冷無笑容居官公彊弗受請託士類莫
不憚之曹琥字瑞卿巢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授南京工
部主事改戶部既抗疏救廣吏部擬調河南通判寧欲
遠竄乃改壽甸再遷廣信同知寧王宸鎮守中貴託貢
獻頻有徵斂琥攝府事堅持不予士民德之擢吉昌知
府未任卒嘉靖初贈光祿卿

石天柱字季瞻岳池人正德三年進士當除給事中吏
科李憲請如御史例試職一年授戶科試給事中乾清
宮災上言今日外列皇店內張酒館寵信番僧從其鬼
教招集邊卒襲其衣裝甚者結爲昆弟無復尊卑數離
深宮馳驅郊外章疏置之高閣視朝月止再三視老成
爲賢疣待義子以心腹時享不親慈闈罕至不思前星
未耀儲位久虛既不常御宮中又弗預選宗室何以消
禍本計久長故屢遷工科都給事中十一年都督馬昂
進其女弟已有娠帝嬖之天柱率同官合詞抗論未報
又上疏曰臣等請出孕婦未蒙進止竊疑陛下之意將

逐立爲已子與秦以呂易嬴而嬴亡晉以牛易馬而馬
滅彼二君者特出不知致墮奸計謂陛下亦爲之耶天
位至尊神明之胄尚不易予苟而況幺麼之子借使以
陛下威力成於一時異日諸王宗室肯坐視祖宗基業
與他人乎內外大臣肯俯首立於其朝乎望急遣出以
清宮禁消天下疑卒不報泰山有碧霞元君祠中官黎
鋐請收香錢爲修繕費天柱言祀典惟有東嶽神無所
謂碧霞元君者淫祀非禮不可許十二年四月詔毀西
安門外鳴玉積慶二坊民居有所營建天柱等疏請停
止帝皆不省是年帝始巡遊塞外營鎮國府於宣府天
柱率同官力諫孝貞純皇后將葬帝假故土爲名欲復
巡幸天柱念帝盤遊無度廷臣雖諫帝意不回思所以

感動之者乃刺血草疏畧曰臣竊自念生臣之身者臣
之親也成臣之身者累朝之恩也感成身之恩欲報之
於陛下者臣之心也因刺臣血以寫臣心明臣愚忠冀
陛下憐察數年以來星變地震大水奇荒災異不可勝
數而陛下不悟禍延太皇太后天之意欲陛下居哀絰
中悔過自新以保大業也尚或不悟天意或幾乎息矣
發禮大事人子所當自盡陛下於太皇太后未能盡孝
則羣臣於陛下必不能盡忠不忠將無所不至猝有變
故人心瓦解矣夫大位者奸之窺也昔太康田於洛汭
羿因之篡成王周公相之而後治亂安危在此行止此臣所痛心爲陛下惜復昧死爲
陛下言也凡數千言當天柱刺血時恐爲家人所阻避
居密室雖妻子不知既上即易服待罪闕者皆感愴而
帝不悟也踰月兵部尚書王瓊欲因哈密事殺都御史
彭澤廷臣集議瓊盛氣以待衆不敢發吏仕與同官
王爚力明澤無罪乃得罷爲民瓊怒取中旨出兩人於
外天柱得臨安推官世宗即位召復舊職遷大理不赴
幾卒久之子靖恤特予祭
贊曰諫臣之職在斜慝弼違諸臣戒盤遊斥僅侈引義

總督倉場軍務　經筵講官太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貞張孚敬

敕修

李文祥　胡纘宗　葉釗　黃臣　夏良勝　萬潮　李文祥字天瑞麻城人祖正芳山西布政使父澤陝西參政文祥自幼俊異弱冠舉於鄉成化末登進士萬安

當國重其才以孫弘璧與同榜款於家文祥意弗慊也屬題畫鵓語含刺安深銜之未幾孝宗嗣位即上封事略曰祖宗設內閣六部貴萬幾理庶務職至重也頃者在位多匪人權移內侍賞罰任其喜怒禍福聽其轉移則交引驟遷怿之則巧詭遠讐視言官公行賄賂阿之則交引驟遷怿之則巧詭遠竄朝野寒心道路側目望陛下密察梁魁明彰國憲擇能厚者供使令更博選大臣諮詢治理推心委任不復嫌疑然後體統正而近習不得肆也祖宗定律輕重適宜頃法司專御已私不恤國典豪強者雖重必寬貧弱者雖輕必罪惠及奸宄養成玩俗兼之風尚奢麗禮制

湯然豪民僭士者之居富室擬公侯之服奇技淫巧上下同流望陛下申明舊章俾法曹遵律令臣庶各守等威然後禮法明而人心不敢玩也然國無其人誰與共理致仕尚書王恕孤忠自許齒力未衰南京主事林俊思南通判王純明方楠郎才品兼茂望陛下起列朝端資其議論必有裨益可翊明時且賢才難得自古爲然習俗移人豪杰不免惟並臣庶不盡庸愚能知自愓即屬名流樂其危言乃爲猥品願陛下明察羣倫罷其罔上營私違天蠹物者餘則勉以自新既開改過之路必多遷善之人臣見霍極諂書不許風聞古事古聖此以禍宋遼近驟開莫不驚駭願陛下再頒明詔廣求直言庶不墮奸謀是彰聖德大率君子之言決非小人之利篤問倚及必匪申儆如有所疑請試面對疏奏宦官及執政萬安劉吉尹直等咸忌之數日不下忽詔詣左順門以疏內有申興再造語傳旨詰責文祥從容辨析而出竭股肱陝西咸寧水南京主事夏崇文論救不納工部主事蔚田林沂復薦召文祥及湯鵬納崇文吉且召陳獻章謝鐸等時安已去吉直激帝怒嚴旨切責之

廷臣多薦文祥率爲吉直所沮弘治二年以王恕薦召爲兵部主事監司以下餽贐皆不納到官未踰月復以吉人事下獄貶貴州興隆衛經歷都御史鄧廷瓚征苗恣以兵事大奇之欲薦爲監司文祥曰昔以言事出今以軍功進不可固辭不得乃請齎表入都固乞告歸疏再上不許還經商城渡氷陷死焉年僅三十

孫磐邏陽人弘治九年進士觀政在部時刑部典吏徐珪以滿倉兒事劾中官楊鵬得罪磐上疏曰近諫官以言爲諱而排寵倖觸權奸者乃在胥吏臣竊羞之請定建言者爲四等最上不避患害抗彈權貴者其次揚清激濁能補闕拾遺又其次建白時政有裨軍國皆分別擢敘而粉飾文具循默不言者則罷黜之庶言官知警不至曠瘝時不見用徐珪者應城人先是千戶吳能以女滿倉兒付媒者鬻於樂婦張紿曰周皇親家也後轉鬻樂工袁璘所能殺妻聶詰得之女怨母鬻己詭言非已母聶與子劫女歸璘訟於刑部郎中丁哲員外郎王爵訊得情璘語不遜哲笞璘數曰死御史陳玉事孔琦驗璘屍瘞之東廠中官楊鵬從子嘗與女淫教璘妻訴冤於鵬而令張指女爲妹又令賈校尉屬女亦如張言媒者遂言聶女前醫周皇親矣奏下鎮撫司坐哲辜等罪復下法司錦衣衛識索女皇親周彧家無有復命府部大臣及給事御史廷訊張與女始吐實都察院奏哲因公杖人死罪當徒爵玉琦及聶母女當杖獄上珪憤懣抗疏曰聶女之獄哲斷之審矣鵬拷聶使誣服鎮撫司共相蔽欺陛下令法司錦衣會問懼東廠莫敢明至鞫之朝堂乃不能隱夫女誣母僅當杖哲等無罪反加以徒輕重倒置如此皆東廠威劫所致也臣在刑部三年見鞫問盜賊多東廠鎮撫司紹獲有稱校尉誣陷者有稱校尉爲人報讐者有稱校尉受賕惡賊而以爲從令傍人抵罪者刑官洞見其情無敢擅更一字上干大和災異迭見臣願陛下革去東廠戮鵬叔姪並賈校尉及此女於市論戍鎮撫司官極邊遴哲爵琦玉各一階以洗其寃則天意可回太平可致如不罷東廠亦當推選謹厚中官如陳寬舉泰者居之仍簡一大臣與共理鎮撫司理刑亦不宜專用錦衣官乞推選在京各衙門及刑部主事一人共蒞其事或二年六年更則巡捕官校當無有作奸擅刑冤及無辜者矣臣介微驅左右前後皆東廠鎮撫司之人禍必不免顧與其死於此輩孰若死於朝廷願斬臣頭以行臣言給臣妻子送骸骨歸臣雖死無恨帝怒下都察院考訊都御史

閔珪等抵以奏事不實贖徒還役帝責具狀皆上疏引
罪奪俸有差珪贖徒畢發爲民旣而給事中龐泮等言
哲等獄詞覆奏已餘三月繫獄者凡三十八人乞早爲
省釋乃杖滿倉兒送浣衣局哲給蘇埋葬貿發爲民弘
及琦玉俱贖杖還職時弘治九年十二月也繫未羅吏
部主事正德元年宦官漸用事磐復上疏曰今日弊政
莫甚於內臣典兵夫臣以內稱外事皆不當預矧可使
握兵柄哉前代盛時未嘗有此唐宋季世始置監軍而
其國遂以不永今九邊鎭守監槍諸內臣恃勢專恣使
趙百端有警則擁精卒自衞克敵則縱部下攘功武弁

藉以賓緣憲司莫敢訐問所攜家人頭目率惡少無賴
吞噬爭攫勢同狼虎致三軍喪氣百職灰心乞盡撤還
京專以邊務責將帥此今日修攘要務也不從及劉瑾
得志斥磐爲奸黨勒之歸瑾誅起河南僉事坐累罷珪
以刑部主事陳鳳梧投桐鄉丞正德中歷贛州通判
招降盜魁何積玉已復叛下珪獄尋釋之後以平盜功
擢知州
胡耀字仲光無湖人弘治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戶部
主事十年三月災異求言廱應詔疏言中官李廣楊鵬
引左道劉良輔輩惑亂聖聰濫設齋醮耗蠹國儲而不
肖士大夫方昏暮乞憐於其門交通請託陰盛陽微災
何由弭因極陳戚畹方士傳奉冗員之害疏留中未幾
廣死故燔得無罪當成化時宦官用事孝宗嗣位雖間
有罷黜而勢積重不能驟返悌之者必結黨排陷不勝
不止前後庶僚以悌瑞被陷者如弘治元年戶部員外
郎周時從疏請寘先朝遺奸汪直錢能蔡用輩於重典
而察核兩京及四方鎭守中官諸官已摘其奏中宗社
字不避格命法司逮治已而釋之十二年秋大同有警
命保國公朱暉禦之行人永清王雄極言暉不足任且
請罷中官監督以重將權苗達方督暉軍謂雄阻軍乃

下詔獄謫雲南浪穹丞
羅倫字維升吉水人性純靜寡嗜慾受業張元禎講學
里中舉弘治十二年進士除新會知縣有惠愛正德初
入爲大理右評事五年四月京師旱霾上疏曰臣聞人
道理則陰陽和政事失則災沴作頃因京師久旱陛下
特沛德音釋逋戍之囚弛株連之禁而齋禱經旬雨澤
尙滯臣竊以爲天心仁愛未已也陛下視朝或至日昃
猶侮慢小號呶達旦其何以承天心基大業乎文綱日
密誅求峻急盜賊白晝殺人百姓流移載道元氣索然
科道知之而不敢言內閣言之而不敢盡此壅蔽之大

患也古者進退大臣必有體貌黜剝之罪不上大夫遇
來公卿去不以禮先朝忠盡如劉大夏者謫戍窮邊已
及三載陛下置之不問非所以待耆舊敬大臣也本朝
律例參酌古今足以懲奸而蔽罪近者法司承望風旨
巧中善類傳曰賞僭則及淫人刑濫則及善人不幸而
過寧僭無濫今之刑罰濫孰甚焉願陛下慎逸游罷玩
好放棄小人召還舊德與在廷臣工宵旰圖治并勅法
司慎守成律即有律載輕情重者亦必奏請裁決毋擅有
輕重庶可上弭天變下收人心時朝上久以言爲諱僑
疏上自揣必死輿櫬待命劉瑾大怒矯中旨詰責數百

言令廷臣議罪大學士李東陽力救得改原籍教職其
秋瑾敗僑尋召復官引病去宸濠反王守仁起兵吉安
僑首赴義世宗即位即家授台州知府建忠節祠祀之
孝孺延布衣張尺牘民間疾苦歲時循行阡陌課農桑
講明冠婚喪祭禮境內大治嘉靖二年舉行卓異都御
史姚鏌上書訟僑曰人臣犯顏進諫自古爲難曩八黨
弄權逆瑾亂政廷臣結舌全軀自保而給事中劉蕆評
事羅僑痛國忘身發摘時弊幸存餘息遭遇聖朝宜
顯加獎擢用厲具臣乃僑知台州蒞知長沙使懷忠蹈
節之士淹於常調臣竊爲朝廷惜之帝納其言擢僑雇

東左參政僑辭部牒敦趣不得已之官踰年遂謝病歸
僑敦行誼動則古人羅洪先居喪不廢講學僑以爲非
禮遵書責之其峭直如此

葉釗字時勉豐城人弘治十五年進士除南京刑部主
事獄囚久淹悉按法出之守備中官侵盧洲判歸之民
應天諸府災上荒政四事尋進員外郎武宗立應詔陳
八事中言宜大被冤殺卒幾千人監督中官苗達妄報
首功宜召還候勘宦官典兵於古未見唐始用之而宗
社邱墟我正統朝用之而鑾輿北狩自今軍務勿遣監
督鎮守者亦宜撤還且國初宦官悉隸禮部秩不過四
品職不過掃除今請仍隸之部易置可書俾供雜役罷
革東廠校爲他署斯左右不得鳳權而後天下可安也
又乞召還劉大夏行諫官數銑等劉瑾怒坐鬬獄註誤
逮下詔獄削籍歸講學西江瑾誅起吏部員外郎未聞
命卒學者祀之石鼓書院時又有王守仁工部主事劉天麟者
臨桂人釗同年進士分司呂梁奄人過者不爲禮總之
瑾逮下詔獄謫貴州安莊驛丞卒嘉靖初復官予祭
戴冠信陽人正德三年進士爲戶部主事見寵倖日多
廩祿多耗乃上疏極諫畧曰古人理財務去冗食近京

若繫籍男士投充監局匠役不可數計皆國家蠹也歲
濟四百萬宿有羸餘近緣水旱所入不及前而歲支反
過之計爲此輩耗三之一　陛下何忍以赤子膏血養無
用之蠹乎兵貴精不貴多邊軍生長邊土習戰陣足以
守禦今遇警輒發京軍而宜府調入京操之軍累經臣
下論列堅不遣還不知　陛下何樂於邊軍而不爲關寒
慮也天子藏富天下務鳩聚爲帑藏足供夫商賈計也
逆璫既敗所籍財產不錄有司而貯之豹房蓬創新庫
夫供御之物內有監局外有部司此庫何所用之疏入
帝大怒貶廣東鳥石驛丞嘉靖初起官歷山東提學副
使以清介聞

黃鞏字仲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正德中由德安
推官入爲刑部主事掌諸司奏牘歷職方武選郎中六
四年三月有詔南巡鞏上疏曰陛下臨御以來禘宗之
綱紀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蓋
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天子亂本已成禍
變將起試舉當今最急者陳之一崇正學臣聞聖人主
靜君子愼動陛下盤遊無度流連忘反動亦過矣臣願
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人延故
老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維新聖政

自舉二通言路言路者國家之命脈也古者明王導人
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今則不然臣僚言及時政者左
右匿以不聞或事關權臣則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
使其不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
謀國至計無因自達雖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亦何
由知臣願廣開言路勿罪其出位勿貴其沽名將忠言
日進聰明日廣亂臣賊子亦有所畏而不敢肆矣三正
名號陛下無故降稱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寃
不驚嘆如此則誰爲天子者天下不以天子事陛下而
以將軍事陛下天下皆爲將軍之臣矣今不削去諸名
號昭上下之分則體統不正朝廷不尊古之天子亦有
幸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於南內論者猶諱
不可既而幸宜府矣幸大同矣幸太原榆林矣所至費
財動衆郡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相保陛下爲民父
母何忍使至此極也近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
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怨嗟煩興今江淮大饑父子兄
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陛下又重蹙之幾何不流爲盜
賊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
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

事中官親賜羣小夫豈有亳髮變陛下之心哉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越人不相休戚也陛下宜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己之詔罷南巡撤宣府離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振江淮散邊軍以歸卒伍雪已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爲也五去小人自古未有小人用事不忘國喪身者也今之小人簸弄威權貪瀆富貴者實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者則江彬之爲也彬行伍庸孤節賜大理少卿賜祭葬天啟初追謚忠裕

隆震字汝亨蘭谿人受業同縣章懋以學行知名正德辛丑進士除泰和知縣時劉瑾擅政以遠鹽課責縣民貨者連數百人震力白之上官得免鎮守中官歲徵貢絺爲減其額暫築學舍居諸生毀淫祠祀忠節浮糧累民稽賦籍得苑密隱匿者萬五千石以補之建倉縣左儲穀待振親行鄉落勸課農桑立保伍法使民備盜聾城七里外爲土城十里周之時發狼兵討賊所至援民震言於總督今毋聽檄舟官具糧糗以次續食兵行肅然督捕永豐新淦賊以功受賞撫按交薦徵爲兵部主事泰和人生祠之在部主諸司意奏與中人忤改巡紫荊諸關又以論都御史彭澤副使胡世寧無罪忤尚書

王瑰陛完孝貞皇后崩武宗至自宜府旣發喪數日復
欲北出震抗疏曰昔者吳天不弔威降大戚車駕在狩
羣情惶惶陛下單騎衝雪還宮百官有司莫不感愴以
爲陛下前蕆而今明也乃者梓宮在殯遽擬遊巡臣知
陛下之心必有感然不安者且陛下卽位十有二年矣
十者千之終十有二者支之終當氣運周會正修德更
新時顧乃營宣府以爲居縱騎射以爲樂此臣所深懼
也古人君車馬遊畋之好雖或有之至若以外爲主以
家爲客挈天下大器賞罰大柄付之於人漠然不關意
念此古今所絕無者仗望勉終喪制深戒盤遊不報進

武選員外郎已偕黃肇諫南巡遂下詔獄獄中與肇講
易九卦明憂患之道同繫者率處分後事震獨無一言
既杖創甚作書與諸子吾雖死汝等當勉爲忠孝吾筆
亂神不亂也遂卒世宗立贈太常少卿予祭方震等繫
獄江彬必欲致之死絕其飲食震季子體仁年十五變
服爲他囚親屬職納棄館舍後有詔錄一子官諸兄讓
體仁爲漳州通判有政聲孫可教由進士歷南京禮部
侍郎

夏良勝字于中南城人少爲督學副使蔡清所知日子
異日必爲良臣當無有勝子者遂名良勝正德二年舉
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調吏部進考功員
外郎南巡詔下良勝具疏與禮部王尊萬潮太常博士
陳九川連署以進言方今東南之禍不獨江淮西北之
變近在輦轂祖宗之陵廟在焉不可以久虛聖母之孝養不
可以恒曠宮壺之爭祥倘可以早圖機務之繁重未可
以盡委鎮國之貴傳聞海內恐生覬覦之階邊將之屬
納於禁近卽忘肘腋之患巡遊不已臣等將不知死所
矣時舒芬黃巢陸震孟已前人史部郎中張衍瑞等十
四人刑部郎中陳筠等五十二人總之禮部郎中姜龍
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孫鳳等十六人又繼之而醫士徐
鎧亦以其術諫畧言養身之道猶置燭然室閒之則堅
風暴之則淚陛下輕萬乘習嬉娛躍馬操弓捕魚玩獸
過復不憚遠遊冒寒暑涉關河饑飲不調飢鼓無擇誠
非養生道也況南方卑濕尤易致病乞念宗廟社稷之
重勿事鞍馬勿過醉飽善無傷心怒無傷腎慾無傷
勞無傷脾就密室之安違暴風之禍臣不勝至願諸疏
既入帝與諸倖臣皆大怒遂下良勝潮九川肇震鎧詔
獄芬及衍瑞等百有七人罰跪午門外五日而大理寺
止周敘等十人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二十人工部主事
林大輅何遵蔣山卿連名疏相繼上帝益怒並下詔獄

俄令敘廷瓚大輅等與良勝等六人俱跪闕下五日加
格拳焉至晚仍繫獄諸臣晨入暮出纍纍若重囚道途
觀者無不泣下而廷臣自大學士楊廷和戶部尚書石
玠疏救外莫有言者士民咸憤爭擲瓦礫詬詈之諸大
臣皆恐入朝不待辨色請下詔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
不受疏是時天連暗晝晦禁苑南海子水涌丈尺餘橋
下七鐵柱皆折如斬金吾衛都指揮僉事張英曰此變
徵也駕出必不利乃肉袒戟刃於胸裹土數升持諫疏
當蹕道跪哭即自刺其胸血流滿地衛士奪其刃縛送
詔獄問囊土何爲曰恐污帝廷灑土掩血耳詔杖之八
十遂死芬等百有七人跪既畢杖各三十以芬衍瑞俸
龍鳳爲倡首謫於外餘奪俸半歲良勝等六人及放廷

瓚大輅各杖五十餘三十人四十肇震良勝潮九川除
名他貶黜有差銓成邊而良勝既歸
講授生徒世宗立召復故官尚書喬宇賢之奏爲文選
郎中公廉多所振拔大禮議起又執不可由是爲議禮
者所切齒以久遷南京太常少卿未赴外轉給事中
張璁桂萼方獻夫用中旨超擢又執不可由是爲議禮
中張翰錦衣拖撣張潮等帝益怒并下翰等詔獄指揮
駱安請福七紳貿訊紿事中解等削籍有差久之遇赦放
許獄成九川戍鎮海衛邦衡等遼卒張衍瑞字元承汲人弘治十八年進士爲清豐知
縣以執法忤劉瑾逮下詔獄幾死肇咏得釋官吏部文
陳沈上書傅會張璁等議斥良勝與尚書宇肇結朋
黨任情排逐謫良勝參政以忤權貴調廣西屢遷陝西左布政
使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所至舊弊陳九川字惟喬臨
川人正德九年進士從王守仁遊孝授太常博士既削
籍復從守仁卒業世宗嗣位召復故官再遷主客郎中
正貢獻名物節貢使輸貨費數萬會天方國貢玉石九
川箇去其不堪者所求蟒衣不爲奏覆復怒罵通事胡
士紳等士紳志假番人詞許九川及會同館主事陳邦
傅帝怒下二人錦獄而是時張璁桂萼欲傾費宏奪其
位乃屬士紳再訐九川盜貢玉簪宏製帶詞連兵部郎
中張翰錦衣拖撣張潮等帝益怒并下翰等詔獄指揮
駱安請福七紳貿訊紿事中解等削籍有差久之遇赦放
許獄成九川戍鎮海衛邦衡等遼卒張衍瑞字元承汲人弘治十八年進士爲清豐知
縣以執法忤劉瑾逮下詔獄幾死肇咏得釋官吏部文

遷郎中既杖謫平陽同知嘉靖初召還擢太常少卿尋
奪爵太僕卿萎龍太倉人見父昂傳孫鳳洛陽人降俸
吳縣人周敘九谿衛人林大輅莆田人蔣山卿儀真人
皆由進士山鄉道饋璘門以詩名於時鳳杖鳳俸並謫
府同知敘舉水大輅州判官山卿前府都事世宗立悉
召復故官鳳終副使俸知府教工部尚書大輅右副都
御史巡撫湖廣山卿廣西參政徐鏊嘉定人本高氏了
少孤依舅京師冒徐姓從其業爲醫供事內殿既杖謫
戍烏撒世宗即位召還尋擢御醫鏊性耿介時朝士多
新貴不知鏊鏊亦不言前事一官垂三十年不調年七
十求致仕值祠縣徐學謨爲禮部郎中引見尚書吳山
也兩侍郎嫉其老學謨抗聲曰此武廟時徐先生耶何淹
祠患難爲可敬耳又久之始遷院判白引歸卒年八十
三時同受杖者吏部則姚鐩嚴行人則陶滋巴思明李
錫顧可久鄧顯麟熊榮楊奏王懋黃國用李儼潘鋭劉
藏張岳大理寺則寺正金鑾寺副孟庭柯張士鎬郝鳳
升傅尚文郭五常評事姚如皐蔡時並謫官世宗立召
還張英亦得贈官予祭授弟雄都指揮僉事姚繼巖南
通州人張衍瑞同年生也當還文選郎中讓衍瑞嘉靖
初歷太常少卿伏闕爭大禮甘貧約遷權勢及卒不能
成喪

何遷字孟循江寧人家貧父命之貿不願也去爲儒舉
正德九年選主吏部尚書陸完謂其名使子弟從學及
遷舉廉遷引疾曰不可因人造也授工部主事楩木荊
州下令稅白白介沒卜滅之。風雪敗貲勿算人
算者手實其數自識之藏於郡縣不扎一錢帝頗尚巡汉遷香東嶽
福萬一宗藩中霸旨奉迎當壞不聽則罹未降而禍已
隨蓋指茶漆也請權停見荒遷勿遷時黃華等已得罪
帝怒下詔獄廷杖四十創甚幾斃三十四家貧僚友助而殮之當道
草疏暗家備前抱持
哭曰主殺不白計獨不念老親幼子乎遷執筆從容曰
爲我謝大人兒子勿令襲學足矣處之日其父方與家
人祭墓歸有鳥悲鳴心異之或傳工部有以古獲罪者
父長號曰遷死矣已而果然時先遷交趾死者刑部主
事鄭城劉校熙磨沒人到珏與遷同戍杖下者陸震而
外大理評事長樂林公鯖行人司副鄱陽余廷贇行人

胎李紹賢澤州孟陽王山詹軾安陸劉槩祥符李惠劉校字宗道性至孝母胡教子嚴偶不悅輒長跪請罪母悅乃起正德六年與詹軾劉槩同舉進士授刑部主事迎父就養卒於途校奔赴抱屍痛哭幾絕面有瘡以舌舐而拭之及起故官帝將南巡刑曹諫疏校所草也杖將死大呼曰校無恨恨不見老母耳子元夏年十哭於旁校曰爾讀書不多獨不識事君致身養乎善事父母及母毋媿而父遂絕劉玨由貢士林公鶴字貫夫內正德十二年與李紹賢李惠同舉進士諸曹諫南巡者皆罰跪闕前諸奸又曰以危言憒曷進入險不驚始斯人乎公鶴龍龍兒不勝杖而卒余廷瓚字伯獻與孟陽皆正德九年進士當廬兵一曹之進諫也廷瓚亦率其僚陳巡遊十不可通政司獨留之居數日諸曹已罰跪疏始上帝愈怒荼治尤嚴李紹賢字崇德當傾詔至徐州監倉中使席坊首倡抗禮紹賢立命撤其席中使憮然去比還槩見中官猶奴視之孟陽字子乾吏部侍郎春之子爲行人久不遷或諷

言惴竭聞者惴惴以故戶曹不敢出疏工曹諫者止三人獨大理閻署諫故帝怒加甚公鶴夜草疏時閻聒中泣歎聲不顧比入獄黃輩與語歎曰吾取友偏天下乃近遺質夫古人謂入險不驚始斯人乎公鶴龍龍兒不勝杖而卒余廷瓚字伯獻與孟陽皆正德九年進士當廬兵一曹之進諫也廷瓚亦率其僚陳巡遊十不可通政司獨留之居數日諸曹已罰跪疏始上帝愈怒荼治尤嚴李紹賢字崇德當傾詔至徐州監倉中使席坊首倡抗禮紹賢立命撤其席中使憮然去比還槩見中官猶奴視之孟陽字子乾吏部侍郎春之子爲行人久不遷或諷

犯顏敢諍視死如歸或拷死闕廷或流竄邊塞皆郎中
員外主事評事行人照磨庶吉士非有言責者張英本
一武夫抗言就死行道悲傷今幸聖皇御極褒恤忠良
諸給事御史更何顏復立清明之朝論加黜罰以示創
懲章下吏部瑜後以爭大禮杖死自有傳

贊曰李文祥孫磐甫釋褐觀政未列庶位胡瓚以下言
諸曹尚書郎或冗散卑末非可風憲當言路以陳諍爲
盡職也抗言極論竄謫接踵而來者愈多死相枕籍而
赴路恐後其抵觸權倖指斥乘輿皆切於安危之至計
若張英陷胸以悟主徐鏊託例以風諭誠心出於忠愛
抑尤人所難能者矣

明史卷一百八十九終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臣張廷玉等奉
敕修

楊廷和　梁　儲
蔣　冕　毛　紀
石　瑤　兄　玠

楊廷和字介夫新都人父春渭廣提學僉事廷和年十
二舉於鄉成化十四年年十九先其父成進士改庶吉
士告歸娶還朝授檢討廷和爲人風姿性沉靜詳審
爲文簡暢有法好考究掌故民奠邊事及一切法家言

悉然負公輔望弘治二年進修撰寧宗實錄成以預纂
修進侍讀改左春坊左中允侍皇太子講讀修會典成
超升左春坊大學士充日講官正德二年由詹事入東
閣專典誥勅以講筵指斥佞幸怜劉瑾傳旨改南京吏
部左侍郎在川還南京戶部尚書又三月召還進兼文
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明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瑾摘
會典小誤奪廷和與大學士李東陽等俸二級尋以成
祭宗實錄功還之明年加光祿大夫柱國遷改吏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尚瑾橫益甚面詆芳張綵爲中外嬉
廷和與東陽委曲共閒小有剏救而已安化王寘鐇反

以誅瑾爲名廷和等草敕詔請擢邊將仇鉞以離臧黨
鉞果執寘鐇會張永發瑾罪瑾伏誅廷和等乃復論功
進少傅兼太子太傅瑾身殿大學士予一子中書舍人
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反楊一清薦馬中錫討之廷和
言中錫文士也不任此時衆已行果不能平賊廷和請
逮中錫下獄以陸完代之而斬故受賕縱賊脊參將桑
玉已又用學士陳鶚言調諸邊兵討河南賊趙鑑等而
薦彭澤爲總制賊平論功錄廷和一子錦衣衛千戶辭
特加少師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東陽致政廷和遂
爲首輔張永既去瑾而驕捕得男子劈龍文者以爲功

援汝太監劉永誠倒覬封侯廷和言永誠從子聚自以
戰功封伯耳且非永誠身受之也乃止彭澤將西討鄖
本恕問計廷和廷和曰以君才殺不足平所戒者班師
早耳澤後破蛛本恕等即班師而賊復蠭起不可制
澤既罷復留乃歎曰楊公先見吾不及也乾清宮災廷
和請帝避殿下詔罪己未且言國與其位上疏勸帝早
朝晏罷躬決章奏日講復面奏開言路達下情還邊兵革宮市罷望店出內府修省丁佐減織
造凡十餘條皆切至帝不省尋以父喪不許三
請乃許遣中官護行旋復起之三疏辭始許閣臣之得
終父母喪者自廷和始也服闋即召至帝方獵宣府
使使賜廷和羊酒銀幣廷和疏謝因請遇鑾不報復與
大學士蔣冕馳至居庸欲身出塞請帝令谷大用扼關
門乃歸帝命迴鑾日晏臣各製旗帳迎廷和曰此里俗
以施之親舊耳天子至尊不敢瀆獻帝再使使諭意執
不從乃已當廷和柄政帝恒不視朝恣游大同宣府延
綏間多失政廷和未嘗不諫俱不聽廷和亦不能執奏
以是邑邑不自得數移疾乞骸骨帝亦不聽中官谷大
用魏彬張雄義子錢寧江彬寵恣橫甚廷和雖不爲下
然亦不能有所裁禁以是得稍自安御史蕭淮發寧王

宸濠反謀錢寧黨僭鹿之說淮離間廷和請如宣宗論
趙王故事遣貴戚大臣齎敕往諭收其護衛屯田於是
命中官賴義駙馬都尉崔元等往未至而宸濠反帝欲
帥師親征廷和等力阻之帝乃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
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統各京邊
將士南討而安邊伯許泰爲威武副將軍左都督劉暉
爲平賊將軍前驅鎮守撫按悉聽節制命廷和與大學
士毛紀居守以乾清坤寧宮工成推恩錄一子錦衣
衛副千戶辭時廷和當草太將軍征南敕諭謝弗肯帝
心悪會推南京吏部尚書劉春理東閣諧勅以廷和私

其鄉人切責之廷和謝罪乞罷不許少師梁儲等請與俱罷復不許廷和方引疾不入帝遂傳旨行之時十四年八月也帝既南兩更歲朔廷和頗以鎮靜持重爲中外所推服凡請迴鑾者數十疏皆不復省帝歸駐蹕通州廷和等舉故事請帝還大內御殿受俘然後正宸豪等謀而帝已不豫趨召廷和等至通州受事郎行在執宸濠等儕之駕乃旋明年正月帝郊祀嘔血與疾歸逾月益篤時帝無嗣司禮中官魏彬等至閣言國醫力竭矣請捐萬金購之草澤廷和心知所謂不應而微以倫序之說風之彬等唯唯三月十四日丙寅谷大用張永至閣言帝崩於豹房以皇太后命移檄大內且議所當立廷和舉皇明祖訓示之曰兄終弟及誰能讓焉與獻王長子憲宗之孫孝宗之從子大行皇帝之從弟序當立梁儲蔣冕毛紀咸贊之乃令中官入啟皇太后廷和等候左順門下頃之中官奉還詔及太后懿旨宣諭羣臣一如廷和請事乃定廷和遂以遺詔令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勛安邊伯許泰尚書王憲選各營兵分布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及南北要害厩衛御史以其屬扞撤傳遺命罷威武營團練諸軍各邊兵入衛者俱重賚散歸鎮革皇店及軍門辦事官校悉還衛哈密土魯番佛郎機諸貢使皆給賞遣還國豹房番僧及少林僧教坊樂人南京快馬船諸非常例者一切罷遣又以遺詔釋南京逮繫囚放遣四方進獻女子停京師不急工務收宦官行宮金寶歸內庫中外大悅時平虜伯江彬擁重兵在附腋問知天下惡之心不自安其黨都督僉事李琮尤狠黠勸彬乘間以其家衆及不勝則北走塞外彬猶豫未決於是廷和謀以皇太后旨捕誅彬遂與同官蔣冕毛紀及司禮中官溫祥四人謀張永伺知其意亦密爲備司禮魏彬者故與彬有連廷和以其弱可脅也因題大行銘旌與彬祥及他中官張銳陳嚴等爲詳言

江彬反狀以危語怵之彬心動惟銳力言江彬無罪廷和面折之晃曰今日必了此及乃臨嚴亦從旁贊決因俾祥彬等入白皇太后良久未報廷和晃益自危頃之嚴至曰彬已禽矣彬既誅中外相慶廷和總朝政幾四十日興世子始入京師即帝位廷和草上登極詔書文書務宮忽至問中言欲去詔中不便者數事廷和曰往者爭顯動稱上意今亦新天子意耶吾儕賀登極後當面奏上問誰欲削詔草者晃紀亦相繼發危言其人語塞已而詔下正德中鎮政督撫及鎮守內監局旗校工役爲數十四萬八千七百減漕糧百五

十三萬二千餘石其中貴義子傳陞乞陞一切恩俸得
官者大半皆斥去中外稱新天子聖人且須廷和功而
諸失職之徒衝廷和次骨廷和入朝自挾自少伺與旁
者事閒詔以營卒百人衛出入帝御經筵廷和知經筵
事修武宗實錄充總裁廷和先已加特進一品滿九載
兼支大學士俸賜勅旌論至是加左柱國帝召對者三
慰勞備至廷和益欲有所發攄引用正人布列在位給
事御史交章論王瓊罪狀下詔獄瓊迫疏訐廷和以自
解法司當瓊奸黨律論死瓊力自辨得減戍邊或疑法
司承廷和指者會石璁自禮部尚書掌詹事府改吏部

廷和復奏改之掌察事司諸勅人或謂廷和太專然廷
和以帝雖冲年性英敏自信可輔太平事事有所持諍
不安萬姓之心不服禍亂之機未息太平之治未臻帝
乃籍沒其貲產廷和復疏請敬天戒法祖剏降孝道保
聖躬務民義勤學問慎命令明賞罰專委任納諫諍親
善人節財用語多剴切皆優詔報可及議大禮廷和持
論益不撓卒以是忤帝意先是武宗崩廷和草遺詔言
世法至興獻王祀雖崇仁王之他日皇嗣繁衍仍以
第二子爲興獻王後而改封崇仁王爲親王則天理人

情兩全無失帝益不悅命博考典禮務求合當廷和晃紀復言三代以前聖莫如堯次則舜禹湯文武未聞追崇其所生父昔頓也三代以後賢莫如漢光武未聞追崇其所生父南頓君也惟皇上取法二君則聖德無累矣奏帝留中不下七月張聰上疏謂當繼統不亦再三執奏帝留中不下七月張聰上疏謂當繼統不繼嗣帝遺司禮太監持示廷和言此議遵祖宗舊制採古禮宜從廷和曰秀才安知國家事體復持入無何帝御文華殿召廷和晃紀授以手劄令尊父母爲帝后廷和退而上奏曰禮稱爲所後者爲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蓋不惟降其服而又異其名也臣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手詔羣臣亦皆執前議帝不聽迨九月母妃至京帝自定儀由中門入謁太廟復申前欲加稱興獻帝后爲皇考孝昭皇后謚史臣繼孝昭後謚史臣夫人曰悼考悼后光武上繼元帝鉅鹿南頓君以上立廟章陵皆未嘗追尊令若加皇字與慈壽考廟並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因白請斥罷廷臣諍者百餘人帝不得已乃以嘉靖元年詔稱孝宗爲皇考慈聖皇太后爲聖母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不稱皇當是時廷和先後封還御批者四執奏幾二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左右因乘間言廷和恣無人

臣禮言官史道曹嘉遂交劾廷和帝爲薄謫道嘉以安廷和然意內移矣尋論定策功封廷和晃紀伯爵歲祿千石廷和固辭改廕錦衣衛指揮使復辭帝以賞太輕加廕四品京職世襲復辭會滿四考超拜太傅復四辭而止特賜勅旌異錫宴於禮部九卿皆與焉帝顧事齊熙廷和力言不可引梁武宋徽爲喻優旨報納江左比歲不登中官請遣官督織造工部及給事御史言之皆不聽趣內閣撰勅廷和等不奉命因極言民困財竭請毋遣帝趣愈急且戒毋瀆擾執拗廷和力爭言臣等與舉朝大臣言官言之不聽顧二三邪佞之言是聽陛下能獨與二三邪佞共治祖宗天下哉且陛下以織造爲累朝舊例不知洪武以來何嘗有之創自成化弘治耳憲宗孝宗愛民節財美政非一陛下不取法獨法其不美者何也帝位一詔中官之佐路納寒殆盡天下方傳誦聖德今忽有此何以取信因請究指首倡何人疑有假御批以行其私者帝爲謝不審傳成所遣官毋縱肆而已不能止也廷和先累疏乞休其後請益力又以持考獻帝議不合疏語露不平三年正月帝聽之去責以因辭歸咎非大臣道然猶賜璽書給與廩銀護如例申前慰子錦衣衛指揮使之命給事御史請留廷和皆不

報廷和去始議稱孝宗爲皇伯考於是廷和子修撰慥
率羣臣伏闕哭爭杖謫雲南既而王邸奇証訐廷和及
其次子兵部主事惇增修撰金承勛鄉人侍讀葉桂章
與彭澤弟冲交關請屬俱逮下詔獄鞫治無狀乃得解
七年明倫大典成詔定議慥諸臣罪言廷和實主濮議
自詭門生天子定策國老法當僇市姑削職爲民明年
六月卒年七十一居久之帝問大學士拿時太倉所積
幾何時對曰可支數年由陛下初年詔書裁革冗員所
致帝慨然曰此楊廷和功不可沒也隆慶初復官贈太
保謚文忠初廷和入閣東陽謂曰吾於文翰頗有一日
之長若經濟事須歸介夫及武宗之終卒安社稷者廷
和力也人以東陽爲知言弟廷儀兵部右侍郎子慎悖
孫有仁皆進士慎自有傳

梁儲字叔厚廣東順德人受業陳獻章舉成化十四年
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尋兼司經局弘治四
年進侍講改洗馬侍武宗於東宮冊封安南却其貢久
之擢翰林學士同修會典遷少詹事兼侍史部右侍郎正
德初改左進尚書專典誥勅掌詹事府劉瑾擅權儲與小
疵儲坐降右侍郎孝宗實錄成復尚書寺加太子少保
十二年七月帝從江彬言將徧游塞上託言邊鬬多警
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六師往征合
蔡

無儲副而帝盤游不息中外危疑力申建儲之請亦不
報九月帝馳出居庸關幸宣府命谷大用守關無總廷
臣出送由宣府抵大同遇寇於應州幾殆儲等憂懼請
回蹕益急章十餘上帝不爲動衆陰覘宣府當是時
帝失德朝甚羣小竊權濁亂朝政人情惶惶儲懼不克
任以廷和服闋屢請召之廷和還朝儲遂讓而處其下
鳳陽守備中官邱德及鎮守南京夏大同宣府諸中
官皆乞更勅書兼理民事帝許之儲等極言不可弗聽
十二年七月帝從江彬言將徧游塞上託言邊鬬多警
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六師往征合

內閣草勅閣臣不可帝復集百官左順門面諭廷和見在告儲紀泣諫衆亦泣帝意不可回已而紀亦引疾儲獨廷爭累日帝竟不聽臨行諭月帝以大將軍壽壽清邊境令加封鎮國公儲紀上言公雖貴人臣耳陛下承祖宗業爲天下君奈何謬自貶損既封國公則將授以誥券追封三代祖宗在天之靈亦肯如陛下貶損否況藏券必有免死之文陛下壽福無疆何甘自菲薄家此不祥之辭名既不正言自不順臣等斷不敢阿意苟從取他日戮身亡家之禍也不報帝遂歷官府大同直抵延綏儲等疏數十上悉置不省泰王靖國中閒田爲牧地江

彬錢寧張忠等皆爲之先請帝排羣議許之命閣臣草制廷和見引疾帝怒甚儲度不可爭乃上制草曰太祖高皇帝著令兹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其土廣饒蓄封得之多蓄士馬富而且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王今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蓄士馬毋聽狂人謀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親親不可得已帝駭曰若是其可虞事遂寢明年帝將南巡百官伏闕諫儲晃紀亦以爲言會諸曹多諫者乃止寧王宸濠反帝南征儲晃扈從在道聞賊滅連疏請駕旋抵揚州帝議次德爲錦衣百戶招家與富人楊端爭民田端殺田主奪遂滅端家二百餘人事發武宗以儲故僅發邊衛立功後還職累官功至廣東都指揮僉事

將晃字敬之全州人兄昇南京戶部尚書以謹厚稱晃

舉成化二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弘治十三年
太子出閤兼司經局校書正德中累官吏部左侍郎改
掌詹事府典誥勅進禮部尚書仍掌府事晃清謹有器
識雅負時望十一年命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明年
改武英殿加太子太傅近侍冒邊功大行陞賞晃及梁
儲亦蔭錦衣世千戶兩人力辭乃改文蔭帝之以威武
大將軍行邊也晃時病在告疏諫日陛下自損威重下
同臣子倘所過諸王以大將軍禮見陛下何辭貴之襲
磨皇帝北征六軍官屬近三十萬猶且陷於土木今宿
衛單弱經行邊徼寧不寒心請治左右引導者罪不報

十四年扈帝南征還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
身殿大學士帝崩與楊廷和協誅江彬世宗即位議定
策功加伯爵圖繪改蔭錦衣世指揮又辭乃蔭五品文
職仍進一階御史張鵬疏訐大臣賢否請罷晃御史趙
永字瓚石珠不可掌銓衡晃珠遂求去朝議不平諸給
事御史皆言其不可去帝乃命馮馬論留再下優詔始
起視事嘉靖三年遣官織造江南命晃草勅晃以江南
破災具疏請止帝不從勅亦久不進帝責其遲慢晃引
罪而止大禮議起晃固執爲人後之說與廷和等力爭
之帝始而婉諭繼以讜讓晃執議不回及廷和罷政晃

當國帝愈欲尊崇所生逐禮部尚書汪俊以怵晃而用
席書代之且召張璁桂萼物情甚沸晃乃抗疏極諫曰
陛下嗣承丕基固因倫序素定然非聖母昭聖皇太后
懿旨與武宗皇帝遺詔則將無所受命今既受命於武
宗自當爲武宗之後特兄弟之名不容紊故但兄武宗
考孝宗母昭聖而於孝廟武廟皆稱嗣皇帝稱臣稱御
名以示繼統承祀之義今乃欲爲本生父母立廟奉先
毀側臣雖至愚斷斷知其不可自古人君嗣位謂之承
祧踐阼皆指宗祀而言禮爲人後者惟大宗以大宗尊
之統也亦主宗廟祭祀而言自漢至今未有爲本生父

母立廟大內者漢宣帝爲叔祖昭帝後止立所生父廟
於巽所光武中興本非承統平帝而止立四親廟於章
陵宋英宗父濮安懿王亦止卽園立廟陛下先年有旨
立廟安陸與前代適同得其當矣豈可既奉大宗之祀
又兼奉小宗之祀夫情既重於所生義必不專於所後
將孝武二廟之靈安所托乎竊恐獻帝之靈亦將不能
安雖聖心亦自不能安也邇者復允汪俊之去趣張璁
桂萼之來人心益駭是日廷議建廟天本晴明忽變陰
晦至暮風雷大作天意如此陛下可不思變計哉因力
求去帝得疏不悅猶以大臣故優詔答之未幾復請罷

建廟之議且乞休疏中再以天變爲言帝益不悅遂令馳傳歸給月廩歲夫如制晃當正德之季主昏政亂持正不撓有匡弼功世宗初朝政雖新而上下拘格彌甚晃守之不移代廷和爲首輔僅兩閱月卒齟齬以去論者謂有古大臣風明倫大典成落職閒住久之卒隆慶初復官謚文定

毛紀字維之掖縣人成化末舉鄉試第一登進士選庶吉士弘治初授檢討進修撰充經筵講官簡侍東宮講讀會典成遷侍讀武宗立改左諭德坐會典小誤降侍讀孝宗實錄成擢侍講學士爲講官正德五年進學士

遷戶部右侍郎十年由吏部左侍郎拜禮部尚書烏思藏人貢其使言有活佛能前知福福帝遣中官劉允迎之賜錦衣官百二十衛卒及私僕隸數千人芻糧舟車費以百萬計紀等上言自京師至烏思藏二萬餘里公私煩費不可勝言且自四川雅州出境過長河西行數月而後至無有郵驛村市一切資費取辦四川四川連歲用兵流賊南平蠻寇復起困竭之餘重加此累恐生意外變疏再上內閣梁儲靳貴楊一清皆切諫不報郊祀畢請勤朝講又以儲嗣未建乞早定大計亦不聽尋改理誥勅掌詹事府十二年兼東閣大學士入預機務

其秋加太子太保改文淵閣帝南征紀佐楊廷和居守駕旋晉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世宗即位錄定策功加伯爵再疏辭免嘉靖初帝欲追尊興獻帝閣臣執泰忤旨三年廷和晃相繼去國紀爲首輔僅兩閱月卒齟齬以去論者謂有古大臣風明倫大典成落職閒住久之卒隆慶初復官謚文定

毛紀字維之掖縣人成化末舉鄉試第一登進士選庶吉士弘治初授檢討進修撰充經筵講官簡侍東宮講讀會典成遷侍讀武宗立改左諭德坐會典小誤降侍讀孝宗實錄成擢侍講學士爲講官正德五年進學士

傳諭不知其幾似乎商確矣而皆斷自聖心不蒙允納也臣愚不能仰副明命通者大禮之議平熹召對司禮何可否之有至於笞罰廷臣動至數百乃祖宗來所未有者亦皆出自中旨臣等不得與聞宜召徒勤扞格如故慰留雖切詰責隨加臣雖有體國之心不能自盡宋司馬光告神宗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官私幷其人也臣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正是徒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臣於陛下敢舉以爲告夫要結朋奸背君報私正臣平日所痛憤而深疾者有一於此罪何止罷黜今陛下以之疑臣尚可一日覩顏朝寧間哉乞賜骸骨歸鄉里以全終始尤望陛下法祖典學任賢納諫審是非

辨忠邪以養和平之福帝銜紀亢直允其去馳驛給夫
廩如故事紀有學識居官廉靜簡重與廷和冕正色立
朝並爲縉紳所倚賴其代冕亦僅三月後明倫大典成
追論奪官久之廷和冕皆沒紀以恩詔敘復亦且
忘之二十一年年八十撫按以聞詔遣官存問再賜夫
廩又三年卒贈太保謚文簡子渠進士太僕卿
石珤字邦彥棗城人父玉山東按察使珤與兄玠同舉
成化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數謝病居家孝宗末
始進修撰正德改元擢南京侍讀學士歷兩京祭酒遷
南京吏部右侍郎召改禮部進左侍郎武宗始遊宣府

珤上疏力諫不報改掌翰林院事廷臣諫南巡珤將不
測珤疏救之十六年拜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世宗立代
王瓊爲吏部尚書自羣小竊柄銓政混濁珤剛方謝請
託諸犯清議者多見黜時望大孚而內閣楊廷和有所
不悅甫二月復改掌詹事府典誥勅嘉靖元年遣祀闕
里及東嶽事竣還家屢乞致仕言官以珤望重交章請
留乃起赴官三年五月詔以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
士入參機務帝欲以奉先殿側別建一室祀獻帝珤抗
疏言其非禮及廷臣伏闕泣爭珤與毛紀助之無何大
禮議定紀去位珤復諫曰大禮一事已奉宸斷無可言
矣但臣反覆思之終有不安於心者心所不安而不以
言言恐觸忤而不敢盡則陛下將焉用臣臣亦何以仰
報君父哉夫孝宗皇帝與昭聖皇太后乃陛下骨肉至
親也今使疏賤驟佐小人輒行離間但知希合取寵不
復爲陛下體察茲孟冬時享在邇陛下登獻對越如親
見之寧不少動於中乎夫事亡如事存陛下承列聖之
統以總百神臨萬方焉得不加慎重顧聽細人之說干
不易之典哉帝得奏不悅戒勿復言明年建世廟於太
廟東帝欲從何淵言毀神宮監伐林木以通輦道給事
中韓楫御史楊秦葉忠等交諫忤旨奪俸給事中衛道

繼言之貶秩調外珤復抗章極言不可弗聽及世廟成
帝欲奉章聖皇太后謁見張璁桂萼力主之禮官劉龍
等爭不得諸輔臣以爲言帝不報趣具儀珤乃上疏曰
陛下欲奉皇太后謁見世廟臣竊以爲從令固孝而孝
有大於從令者臣誠不敢阿諛以負君上竊惟祖宗家
法后妃已入宮未有無故復出者且太廟嚴非時享
祫祭雖天子亦不輕入況后妃乎聰輩所引廟見之禮
今奉先殿是也聖祖神宗行之百五十年已爲定制中
間納后納妃不知凡幾未有敢議及者何至今日忽倡
此議彼容悅佞臣豈有忠愛之實而陛下乃欲聽之乎

且陰陽有定位不可侵越陛下爲天地百神之主致丹
后無故出入太廟街門是坤行乾事陰侵陽位不可之
大者也臣豈不知君命當承第恐上累聖德是以不敢
順旨曲從以成君父之過負覆載之德也奏入帝大慍
瑤爲人清介端亮孜孜奉國數以力行王道滿心省事
辨忠邪敦寬大毋急近效爲帝言帝見爲迂濶弗善也
議大禮時帝欲援以自助而瑤據禮爭持論堅確失帝
意聰蘁輩亦不悅聰蘁朝夕謀輔政攻擊費宏無寧日
以瑤行高不能有所加至明年春妖人王邦奇前楊廷
和誣瑤及宏爲奸黨兩人遂乞歸帝許宏馳驛而責瑤
詰玠不可連章詆奏廷臣諫南巡跪闕下諸大臣莫敢

歸怨朝廷失大臣節一切恩典皆不予歸裝被譴
輔而已都人數異篤自來宰臣去國無若瑤者瑤及
楊廷和蔣冕毛紀以強諫罷政迄嘉靖季嵩勿大臣無
進逆耳之言者矣瑤加官白太子太保至少保七年冬
卒謚文隱隆慶初改謚文介玠字邦秀弘治中由汜水
知縣召爲御史出覈大同軍儲按甘肅及陝西所條上
邊務悉中機宜爲都御史數珊所委寄嘗因災異劾南
京刑部尚書翟瑄以下二十七人正德中累官右副都
御史巡撫大同召拜兵部右侍郎海西部長數犯邊奉
寧三衛與別部相攻久缺貢市遣玠以左侍郎兼僉都

御史往遼東巡視出關撫諭皆受約束帝大喜璽書嘉
勞召還左都御史陸完遷延推代者三上悉不用最後
推玠乃以爲右都御史掌院事御史李隱劾玠奢縱不
報十年拜戶部尚書中官史大鎮雲南請獨領銀場務
杜甫鎮湖廣請借鹽船稅銀爲進貢資劉德守涼州請
帶食茶六百引玠皆執不可西僧闡教王請船三百艘
販載食鹽玠極言其害帝初出居庸玠切諫及在宣府
需銀百萬兩玠持不可帝弗從乃進其半王璦欲以哈
密事害彭澤玠獨廷與之奸民欲牟鹽利者賄朱寧爲
請玠不可連章詆奏廷臣諫南巡跪闕下諸大臣莫敢

言玠獨論救舉小激帝怒嚴旨責令自陳遂引疾去賜
勅馳傳給廩隸如故事家居二年卒贈太子少傅玠有
操行居官亦持正其爲都御史時胡世寧論寧王玠與
李士實請罪世寧以是爲人所譏

贊曰武宗之季君德日荒賢奸雜揉盤結左右廷和爲相難
無能改於其德然流賊燄而無土崩之虞宗藩叛而無
瓦解之患者固賴廟堂有經濟之遠畧也至其誅大奸
決大策扶危定傾功在社稷即周勃韓琦殆無以過儲
雖棄物議而大節無玷蔣冕毛紀石瑤清忠鯁亮皆卓
然有古大臣風自時厥後政府日以權勢相傾或脂韋

總督漕運兼理糧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謚加一級張延登等奉

敕修

毛　澄　汪　俊　朱希周

吳一鵬　劉　丙　了　坊

何孟春　豐　熙　薛　蕙　胡　侍　侯廷訓

王　寵

徐文華　蔣

毛澄字憲清崑山人舉弘治六年進士第一授修撰預修會典成進右諭德直講東宮武宗爲太子以澄進講明斷稱之帝帝大喜方秋夜置宴即徵以賜武宗立進

左庶子直經筵以母憂歸正德四年劉瑾摘會典小疵貶諸纂修者秩以澄爲侍讀服闋還朝進侍講學士再進學士掌院事歷禮部侍郎十二年五月拜尚書其年八月朔帝微行澄率侍郎王瓚顧清等疏請還宮既又出居庸幸宣府久留不返澄等頻疏諫悉不報明年正月駕旋命百官戎服郊迎澄等請用常服不許七月帝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統六師巡邊遂幸宣府抵大同歷山西至榆林澄等屢疏馳諫至十二月復偕廷臣上疏曰去歲正月以來變興數駕不還寧居令茲之行又已半歲宗廟社稷享祀之禮並係攝行萬壽正旦冬至

朝賀之儀悉從簡略臘朔省牲闕而不行遂二年矣歲
律將周郊禋已卜皇祖之訓曰凡祀天地精誠則感格
怠慢則禍生今六龍遐騁旋軫無日萬一水雪阻違道
途梗塞元正上日不及躬執玉帛於上帝前陛下何以
自安且邊地荒寒隆冬尤甚臣等處重城食厚祿仰思
聖體勞頓根本空虛遙望清塵憂心如醉伏祈趣駕速
還躬親祼享宗社臣民幸甚不報十四年二月爲南還
京卽諭禮部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太師鎮國
公朱壽遣往兩畿臨東嶽奉安聖像祈福安民禮官駁
惜復偕廷臣上言陛下以天地之子承祖宗之業九州

四海但知陛下有皇帝之號今日總督軍務威武大將
軍太師鎮國公者臣等莫知所指大出此旨者陛下也
加此號者陛下也不知受此號者何人如以皇儲未建
欲遍告名山大川用祈默相則遣使走幣足將敬矣何
必躬奉神像獻寶香如佛老所爲哉因歷陳五不可亦
不報宸濠反江西帝南征示效武駐蹕留都者踰歲啓
屢請回鑾及駕返通州用江彬言將卽賜宸濠死啓據
漢庶人故事請還京告郊廟獻俘行戮不從中官王堂
鎮浙江請建生祠西番闕化王使者乞額外賜茶九萬
斤澄皆力爭不聽王瓊欲陷彭澤澄獨白其無罪武宗

崩澄偕大學士梁儲靳寧侯張鶴齡駙馬崔元太監韋
彬等迎世宗於安陸旣至將以兒有議用天子禮者澄
曰今卽如此後何以加竝勸進辭讓之禮當遂廢乎世
宗踐阼甫六日有旨議興獻王本生考漢成帝立定陶王爲
皮午澄大會文武羣臣上議曰考漢宋之制入奉大統宜如定陶王
宗踐阼甫六日有旨議興獻王本生考漢成帝立定陶王爲
望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共王祀共王者皇
太子本生父也時大司空師丹以爲恩義備至今陛下
入承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
炫繼興王後襲興王王妃事又考宋濮安懿王之子入
繼仁宗後是爲英宗司馬光謂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

稱王伯而不名范鎮亦言陛下既考仁宗若復以濮王
爲考於義未當乃立濮王園廟以宗樸爲濮國公奉濮
王祀程頤之言曰爲人後者謂所後爲父母而謂所生
爲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
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則正統旣明而所
生亦尊崇極矣今興獻王於孝宗爲弟於陛下爲本生
父與濮安懿王事正相等陛下宜稱孝宗爲皇考改稱
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妃爲皇叔母興獻王妃凡
祭告興獻王及上箋於妃俱自稱姪皇帝某則正統私
親恩禮兼盡可以爲萬世法議上帝怒曰父母可更易

若是耶命再議其月二十四日乙亥澄復會廷臣上議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自天子至庶人一也興獻王子惟陛下一人既入繼大統奉祀宗廟是以臣等前議欲令崇仁王厚炫主興獻王祀至於稱號陛下宜稱爲皇叔父興獻大王自稱姪皇帝名以宋程頤之說爲可據也本朝之制皇帝於宗藩尊行止稱伯父叔父自稱皇帝而不名今稱興獻王爲皇叔父大王又自稱名尊崇之典已至臣等不敢復有所議因錄程頤代彭思永議濮王禮疏進覽帝不從命博考前代與禮再議以聞於乃復會廷臣上議曰臣等會議者再請改稱興獻王爲

叔父者明大統之尊無二也然加皇字於叔父之上則凡爲陛下伯叔諸父皆莫能與之齊矣加大字於王之上則天下諸王皆莫得而拮之矣興獻王稱號既定則王妃亦無以同其尊矣兄陛下義以天下所以樂其心不違其志當一家一國之養可同日語哉此孔子所謂事之以禮者其他推尊之說稱親之議似爲非禮推尊之非莫詳於魏明帝之詔稱親至當之禮要不出於此并錄之非莫詳於宋程頤之議至當之禮要不出於此并錄

上魏明帝詔書當是時帝銳意欲推崇所生而進士張聰復抗疏極古禮官之謬帝心動持盈等疏久不下至八月庚辰朔再命集議盈等乃復上議曰先王制禮本乎人情武宗既無子嗣又鮮兄弟援立陛下於憲廟諸孫之中是武宗以陛下爲同堂之弟考孝宗母慈喜無可疑矣可復顧私親蔽疏入帝不懌復留中會給事中邢寰偶議憲廟宜考孝宗而母慈壽太寶陛下所自出但既承大統則宜考孝宗而母慈壽太后矣孝宗於憲廟宜稱皇太妃則在陛下宜稱太皇太妃如此則倫義亦篤疏入報聞其月帝以母妃將至下禮官議其儀盈等請由崇文門入東安門帝不可乃議由正陽左門入大明東門帝又不可盈

等執議如初帝乃自定其儀悉由中門入時尊崇禮猶未定欽聰復進大意以問帝答謂之至九月末乃下詔等前疏更令博採輿論以聞潛等知勢不可已謀於內閣加稱興王爲帝妃爲后而以皇太后懿旨行之乃疏言臣等一得之愚已盡於前議茲欲仰慰聖心使宜於今而不疚乎情合乎古而無悖乎義則有密勿股肱在臣等有司未敢擅任帝遂於十月二日庚辰以慈壽皇太后旨加興獻帝妃曰興國太后皇妃邵氏亦尊爲皇太后宣示中外顧帝雖勉從廷議意猶慊之十二月十一日己丑復傳諭加稱皇帝內閣楊廷和

等封還御批澄抗疏力爭又偕九卿喬宇等合諫帝皆不允明年嘉靖改元正月寧滿宮後三小宮災澄復以爲言會朝臣亦多諫者事獲止澄論兗有學日論事侃侃帝欲推尊所生當遣中官趣之急爭長跪搶地澄獨不往帝怒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古人執笏父母奈何使我不獲伸必斫公易氣固出冀食畢澄澄詹然口老臣悖耄不能隨典禮獨有一去不與議已日抗疏引疾至五六上帝輒慰留不允二年二月吏部復力薦乃許之舟至與濟而卒先是論定策功加太子太傅及編次世指揮同知方鵬不受帝列敬憚李廣數性吝恩惜之贈少傅謚文簡

正俊字抑之長陽人父鳳進士貴州參政俊舉弘治六年會試第一授庶吉士進編修正德中與修孝宗實錄以不附劉瑾焦芳調南京工部員外郎瑾芳及名復原官累遷侍讀學士掌禮部右侍郎嘉靖元年轉吏部左侍郎時議興獻王稱尊號與尚書喬宇毛澄力爭登引疾去代者羅欽順不至乃以俊爲勳部尚書是時獻王已加帝號矣主事桂萼復論稱皇考宜下廷議二年正月俊集廷臣七十有三人上議曰祖訓兄終弟及指同宗也漢宣起民間稱孝昭光武中興稱考元魏明帝詔皇后無子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執謂入繼之主與爲人後者異也宋范純仁謂英宗親受詔爲子與入繼不顧私親非以生前爲子者乃爲人後身後入繼者不爲人後也夢言孝宗既有武宗爲之子安得復爲立後臣等謂陛下自後武宗而上考孝宗非爲孝宗立後也又言武宗全稗器授陛下何忍不繼其統臣等謂陛下既稱武宗皇兄矣豈必改孝宗爲皇考程頤之議曰難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殆爲今日發也謹集諸臣奏惟進士張璁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與夢議同其他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臣等議議上留中而特旨召桂萼張璁席書於南京越旬有五日乃下諭曰朕奉承宗廟正統大義豈敢有違第本生至情亦當兼盡其再集議以聞俊不得已乃集羣臣請加皇字以全徽稱議上復留十餘日至三月朔乃詔兄終弟及指同

禮官加稱興獻帝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爲本生母章聖皇太后擇日祭告郊廟頒詔天下而別諭建室奉先殿側恭祀獻皇俊等復爭曰陛下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亦猶小宗之不得祭大宗也昔興獻帝奉藩安陸則不得祭憲宗今陛下入繼大統亦不得祭興獻帝是皆以禮抑情者也然興獻帝不得迎養安皇太后於藩邸陛下得迎興國太后於大內受天下之養而尊祀興獻帝以天子之禮樂則人子之情獲自盡矣乃今聖心無窮臣等敢不將順但於正統無嫌乃爲合禮帝曰朕但欲奉先殿側別建一室以伸追慕之情耳迎養藩邸祖宗朝無此例何容餘以爲詞其令陳狀俊具疏引罪乃嚴旨切責而趣立廟益急俊等乃上議曰立廟大內有干正統臣實愚昧不敢奉詔帝不納而令集廷臣大議俊等復上議曰謹按先朝奉慈別殿益孝宗皇帝爲孝穆皇太后附葬初畢神主無廟享之所而設也當時議者皆據周制特祀姜嫄而言至爲本生立廟大內則從古未聞惟漢哀帝爲定陶恭王立廟京師師丹以爲不可哀帝不聽卒遺後世之譏陛下有可以爲堯舜之資臣等不敢導以衰世之事請於安陸特建獻帝百世不遷之廟俟他日襲封興王子孫世世獻

饗陛下歲時遣官持節奉祀亦足伸陛下無窮至情矣帝仍命遵前旨再議俊遂抗疏乞休再請益力帝怒責以肆慢允其去召席書未至令吳一鵬署事明倫大典成落俊職卒於家隆慶初贈少保謚文莊俊行誼修潔立朝光明端介學宗洛閩與王守仁交好而不同其說學者稱石潭先生弟偉字器之由庶吉士授檢討與俊皆忤劉瑾謫南京禮部主事瑾誅復故官屢遷南京國子祭酒武宗以巡幸至率諸生請幸學不從江彬矯旨取玉硯偉曰有秀才時故硯可持去俊罷官之歲偉亦至吏部右侍郎偕廷臣數爭大禮又伏闕力爭及席書卒於家

吳一鵬字南夫長洲人弘治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戶部尚書周經以讒去上疏乞留之正德初進侍講充經筵講官劉瑾出諸翰林外爲部曹一鵬得南京刑部員外郎遷禮部郎中瑾誅復爲侍講進侍講學士歷國子祭酒太常卿並在南京母喪除起故官世宗踐阼召拜禮部右侍郎尋轉左數與尚書毛澄汪俊力爭大禮俊去國一鵬署部事而帝遣建獻帝廟甚亟一鵬集廷臣上議曰前世入繼之君間有爲本生立廟園陵及京

師者第歲時遣官致祀尋亦奏罷然猶見非當時取議
後代若立廟大內而親享之從古以來未有也臣等寧
得罪陛下不欲陛下失禮於天下後世今張璁桂萼之
言曰繼統公立後私又曰統爲重嗣爲輕竊惟正統所
傳之謂宗故立宗所以繼統立嗣所以承宗統之與宗
初無輕重況我朝傳子之世而欲倣堯舜傳賢之例
擬非其倫又謂孝不在皇惟在考不考遂欲改稱
孝宗爲皇伯考臣等歷稽前古未有神主稱皇伯考者
惟天子稱諸王曰伯叔父則有之非可加於宗廟也前
禁約帝嘗其言而戒飭之比還朝則廷臣已伏闕哭爭
之義亦盡奏入不納一鵬乃行慮使者爲道途患疏請
朝事大變而給事中陳沆諫張尤甚一鵬抗疏曰大禮
之議斷自聖心正統本生昭然不紊而洸妄謂陛下誕
生於孝宗沒後三年嗣位於武宗沒後二月無從授受
其說尤爲不經謹按春秋以受命爲正始故魯隱公上
無所承內無所受則不書卽位今陛下承武宗之遺詔
奉昭聖之懿旨正合春秋之義而洸謂執從授受是以
陛下爲不得正始也洸本小人不痛加懲艾無以杜效
尤之漸不聽其年九月一鵬以本官入內閣專典誥敕
兼掌詹事府事武宗實錄成進尚書領職如故尋以省
墓歸還朝仍典誥敕未幾出理部事前此典內閣誥敕

者皆需大柄政而張璁桂萼新用事素銜一鵬異已乃出爲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居二年南京言官諸大臣王瓊等不職一鵬與焉遂乞致仕給廩如故事卒贈太子太保謚文端子孝湖廣參政

朱希周字懋忠崑山人徙異縣高祖吉戶科給事中父文雲按察副使希周舉弘治九年進士孝宗喜其姓名擢爲第一授修撰進侍講充經筵講官劉瑾擿修會典小疵降修撰孝宗實錄成復官久之進侍讀學士擢南京吏部右侍郎時方議大禮部右侍郎貶一鵬奉使安陸尚書席書數偕其長爭執會左侍郎吳一鵬奉使安陸尚書席書

未至希周獨理部事而帝方營觀德殿令協律郎崔元初習樂舞生於大內太常卿汪俊劾之帝遂令太常官一人同入內教習希周上言太常樂舞有定數不當更設帝不從舉復爭帝責其妄議而是時張璁桂萼已召至益交章請去本生之號帝悅從之趣禮官具上冊儀希周率郎中余才汪必東等疏諫曰陛下考孝宗昭聖二年矣而更定之論忽從中出則明詔爲虛文不足信天下祭告爲瀆禮何以感神祇且本生非貶詞也不妨正統而親之義寓焉何嫌於此而必欲去之以滋天下之議時羣臣諫者甚衆疏皆留中遂相率詣左順門跪伏希周走告諸閣臣曰羣臣伏闕公等能坐視乎亦偕羣臣跪伏以請帝聞大怒命希周與何孟春等俱待罪而盡繫庶僚於詔獄明日上章聖皇太后冊文希周及尚書秦金金獻民趙鑑趙璜侍郎何孟春都御史王時中大理少卿張綰徐文華俱不赴帝怒責陳狀希周等伏罪復嚴旨譙責乃已而是時庶僚繫獄者猶未釋希周上言諸臣狂率固不可宥但今獻皇帝神主將至必百官齋迎乃克成禮乞早寬縲紲用襄大典不納大禮遂自此定矣其明年由左侍郎遷南京吏部尚書嘉靖六年大計京官南六科無黜者桂萼素以議禮嗾希

周且惡兩京言官嘗劾己因言希周畏勢曲庇希周言南京六科止七人實無可去者臣以言路私之固不可如避言路嫌誅責之尤不可且使舉曹皆賢必去一二人示公設舉曹皆不肖亦但去一二人塞責乎因力稱疾乞休溫旨許之仍敕有司歲給夫廩林居三十年中外論薦者三十餘疏竟不復起性恭謹不妄取予卒年八十有四贈太子少保謚文恭恭靖

與勿犯我家鼐乃避文恭恭靖

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祖俊雲南按察司僉事父說刑部郎中孟春少遊李東陽之門學問該博第弘治六年

進士授兵部主事言宮麗泮等下獄疏救之詔修萬歲
山銃秀亭乾清宮西室役軍九千人計費百餘萬抗疏
極諫清寧宮災陳八事疏萬餘言進員外郎中出理
陝西馬政條曰畢張還上釐弊五事竝劾撫臣不職正
德初詔釐正孔廟祀典不果行出爲河南參政廉公有
威擢太僕少卿進爲卿駕幸宣府隘疏諫尋以右副都
御史巡撫雲南討平十八寨叛蠻阿勿阿寺等奏設永
昌府增五長官司五守禦所錄功廕一子辭不受世宗
即位遷南京兵部右侍郎半道召爲吏部右侍郎會蘇
松諸府旱潦相繼而江淮北河水大溢漂沒田廬人畜

無算孟春倣漢魏相條奏八事帝嘉納焉尋進左侍郎
尚書喬宇罷代署部事先是大禮議起孟春在雲南聞
之上疏言臣閱邸報見進士屈儒奏中請尊聖父爲皇
叔考興獻大王聖母爲皇叔母興獻大王妃得旨下部
知猶未奉俞命也臣惟前世帝王自旁支入奉大統推
尊本生得失之迹具載史冊宣帝不敢加號於史皇孫
光武不敢加號於南頓君晉元帝不敢加號於恭王抑
情守禮宋司馬光所謂當時歸美後世顯聖者也哀安
桓靈乃追尊其父祖犯義侵禮司馬光所謂取譏當時
見非後世者也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
以期也不二斬也重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夫父母天下
莫隆焉至繼大宗則殺其服而移於所後之親蓋名之
不可以二也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
禮尊無二上若恭敬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故也
今者廷臣詳議事猶未決豈非皇叔考之稱有未當者
乎抑臣愚亦不能無疑禮生曰父母死曰考妣有世父
母叔父母之文而無世叔考妣之說今欲稱興獻
王爲皇叔考古典何據宋英宗時有請加濮王皇伯考
者宋敏求力斥其謬然則皇叔考之稱豈可加於興獻

王乎卽稱皇叔父於義亦未安也經書稱伯父叔父皆
生時相呼及其既歿從無通親屬冠於爵位之上者然
則皇叔父之稱其可復加先朝已盜之親王乎臣伏覩
前詔陛下稱先皇帝爲皇兄誠於獻王稱皇叔如宋王
珪司馬光所云亦已愜矣而議者或不然何也天下者
太祖之天下也自太祖傳至孝宗孝宗傳之先皇帝特
簡陛下授之大業獻王雖陛下天性至親然而所以光
臨九重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南面者皆先皇帝之
德孝宗之所貽也臣故願以漢宣光武晉元三帝爲法
若非古之名不正之號非臣所願於陛下也及孟春官

吏部則已尊本生父母爲興獻帝興國太后繼又改稱
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孟春三
上疏乞從初詔皆不省於是帝益入張璁桂萼等言復
欲去本生二字璁方盛氣列上禮官欺妄十二事且斥
爲朋黨孟春偕九卿秦金等具疏略曰伊尹謂有言逆
於心必求諸道有言孫於志必求諸非道逆者大體之
議邪正不同若諸臣匡拂累千萬言此所謂逆於心之
言也陛下亦嘗求諸道否乎一二小人敢託將順之說
招徠罷閙不學無耻之徒熒惑聖聽此所謂孫於志之
言也陛下亦嘗求諸非道否乎何彼言之易行而此言

之難入也遂發十二難以辨折璁疏入留中其時詹事
翰林給事御史及六部諸司大理行人諸臣各具疏爭
竝留中不下羣情益洶洶會朝方罷孟春偕言於衆曰
憲宗朝百官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憲宗從之
此國朝故事也修撰楊愼以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
死義正在今日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張翀等遂遮留羣
臣於金水橋南謂今日有不力爭者必共擊之孟春金
獻民徐文華復相號召於是九卿則尚書獻民及泰金
趙鑑趙璜俞琳侍郎孟春及朱希周劉玉都御史王時
中張潤寺卿汪舉潘希曾張允敘吳祺通政張璧陳霑

少卿徐文華及張縉蘇民金瓚府丞張仲賢通政參議
葛檜寺丞袁宗儒凡二十有三人翰林則掌詹事府侍
郎賈詠學士豐熙侍講張璧修撰舒芬楊維聰姚涞張
衍慶編修許成名劉棐張潮崔桐葉桂章王元錫余承
勳陸針王相應良王思檢討金皐林時及愼元正凡二
十有二人給事中則張翀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劉黃
毛玉曹懷張嵩王瑄張凝鄭一鵬黃重李錫趙漢陳時
瑞張英劉謙亭許中陳克宅譚纘劉翀張鐩郭希愈蕭
明鄭自璧裴紹宗韓楷黃臣胡納凡二十有一人御史
則王時柯余翔葉奇鄭本公楊楓劉頵祁杲杜民表楊
曰韜藍田張鵬翰林有孚凡三十人諸司大理行人諸臣各具疏爭
郎中余寬党承志劉天民員外郎馬理徐一鳴劉勳主
事應大猷李舜臣馬冕彭澤張鵬司務洪伊凡十有二
人戶部則郎中黃待顯唐昇費繼之楊易楊淮胡宗明
栗登党以平何巖馬朝卿員外郎申良鄭璋顧可久婁
志德主事徐嵩張庠高奎安願王尚志朱豫黃一道陳
儒陳騰鵬高登程旦尹嗣忠郭日休李鐩周詔戴元繆
宗周邱其仁祖琥張希尹司務金中大檢校丁偉凡三
十有六人禮部則郎中余才江必東張翬張懷員外郎

翁磐李文中張濂主事張鐘豐坊仵瑜丁汝夔臧應奎
凡十有二人兵部則郎中陶滋賀緒姚汝皐劉淑相萬
潮員外郎劉漳楊儀王德明主事汪溱莫嘉賓李春芳
盧襄華鈵鄭曉劉一正郭持平余祐陳寶司務李可晉
劉從學凡二十人刑部則郎中相世芳張銓詹潮胡璉
范鍊陳力張大輪葉應驄白撰許路員外郎戴欽張儉
劉士奇主事祁敕趙廷松熊宇何鰲楊濂劉仕嶋楨顧
鐸王國光汪嘉會殷承敘陸銓錢鐸方　蘭凡二十有
七人工部則郎中趙儒葉寬張子衷汪登劉璣江珊員
外郎金廷瑞范鑑龍淳主事伍餘福張鳳來張羽車純

蔣琪鄭驊凡十有五人大理之屬則寺正毋德純蔣同
仁寺副王暐劉道評事陳大綱鍾雲瑞王光濟張徵王
天民鄭重杜鶚凡十有一人俱跪伏左順門帝命司禮
中官諭退衆皆曰必得俞旨乃敢退自辰至午凡再傳
諭猶跪伏不起帝大怒遣錦衣先執爲首者於是豐熙
張神余翊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母德純八人並繫
詔獄楊愼王元正乃撼門大哭衆皆哭聲震闕廷帝益
怒命收繫四品以下官若干人而令孟春等待罪翼日
編修王相等十八人俱杖死熙等及愼元正俱謫戍始
下孟春等前疏責曰朕嗣承大統祇奉宗廟尊崇大禮
自出朕心孟春等毀君害政變亂是非且張璁等所上
十三條尚留中未發安得先知其以實對於是孟春等
具疏伏罪言璁等所條者於未進之日先以私稟示人
且有副本存通政司故臣等知之臣等忝從大臣後得
與議禮之末竊以璁等欺罔故昌言論辨以瀆天聽罪
應萬死惟望聖明加察夫其欺正孰邪則臣等雖死亦
幸帝怒不已責孟春倡衆逞念非大臣事君之道法宜
重治姑從輕奪俸一月旋出爲南京工部左侍郎故事
南部止侍郎一人時已有右侍郎張琮復以孟春爲左
蓋膺員也孟春屢疏引疾至六年春始得請及明倫大

典成創其籍久之卒於家隆慶初贈禮部尚書謚文簡
孟春所居有泉用燕去來時盈涸得名遂稱燕泉先生
云
豐熙字原學鄞人布政司慶孫也幼有異稟嘗大書壁
間曰立志當以聖人爲的遜第一等事於人非夫也年
十六喪母水漿不入口數日居倚廬三年弘治十二年
舉殿試第二孝宗奇其策賜第一人袍帶寵之授編修
進侍講遷右諭德以不附劉瑾出掌南京翰林院事父
喪闕起故官世宗即位進翰林學士與獻王大禮議起
熙偕禮官數力爭及召張璁桂萼爲學士方獻夫爲侍

讀學士熙昌言於朝曰此冷褒段猶流也吾輩可與竝
列耶抗疏請歸不允既而尊稱禮定卜日上恭穆獻皇
帝謚冊熙等疏諫曰大禮之議頒天下二年矣乃以
二人妄言欲去本生之稱專隆鞠育之報臣等間命驚
惶罔知攸措竊惟陛下爲宗廟神人之主必宗廟之禮
加隆斯繼統之義不失若乘先王之禮貽後世之議宜
不重累聖德哉不得命相率伏哭左順門遂下詔獄掠
治復杖之闕廷遣戍熙得福建鎮海衛既聰等得志乃
相率請釋謫戍諸臣罪皆首及熙帝不聽最後讓身殿
帝又疏諫曰中人之家不取再醮之婦陛下萬乘至尊
乃有此舉返之於心則不安宜之於口則不順傳之天
下後世則可醜誰爲陛下進此者罪可殺也萬一防閑
闕略不幸有李園呂不韋之徒乘間投隙豈細故哉今
昌兒弟子姪出入禁闥陛下降德容與之亂服雜坐
或同臥起壞祖宗法莫此爲甚馬昂等幷
權於外禍機竊發有不可勝言者乞早誅以絕禍源亦
不報文華既數進直言帝及喘近侍皆銜之會文華修
上宗廟禮儀祕廟神格特享出主附食凡五事考證經
義悉可施行帝怒責其出位妄言章下所司禮官閣於
經術又阿帝意遂奏文華言非是命下詔獄熙爲民時

正德十一年十月也世宗即位起故官歷河南按察副使嘉靖二年舉治行卓異入爲大理右少卿尋轉左時方議興獻帝大禮文華數偕諸大臣力爭明年七月復偕廷臣伏闕哭諫坐停俸四月已庶書張璁桂萼方獻夫會廷臣大議文華與汪偉鄒岳猶力爭武定侯郭勛遽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璁等言當書曰大臣事君當將順其美議乃定及改題廟主文華諫曰孝宗有祖道萬不可以伯考稱武宗有父道萬不可以兄稱不若直稱曰孝宗敬皇帝武宗毅皇帝俾兩全無害也疏入命再奪俸六年秋李福達獄起主獄者璁夔獻夫以議禮故悉文華等乃盡反獄詞下文華與諸法官獄獄具責文華阿附御史殺人遣戍遼陽遇赦卒於道隆慶初贈左僉都御史自大學士毛紀侍郎何孟春去位諸大臣前爭大禮者或依違順旨文華顧堅守前議不變其被譴不以罪士論深惜之

薛蕙字君采亳州人年十二能詩舉正德九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諫武宗南巡受杖奪俸旋引疾歸起故官改吏部歷考功郎中嘉靖二年廷臣數爭大禮與張璁桂萼等相持不下蕙撰爲人後解及辨璁萼所論七事合數萬言上於朝解有上下二篇推明大宗義

其新曰陛下纘承統緒而承嫡統合於爲人後之義坦然無疑乃有二三臣者施經畤禮上戒聖聰夫經傳纖悉之指彼未能覩其十一遽欲恃小慧騁奏詞可謂不知而作者也其曰陛下爲獻帝不可奪之適嗣按漢石渠議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適子當絕父嗣以後大宗否或繼禰大宗不可絕禰等言當書曰大臣事君當先庶子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晉范汪曰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夫人子雖有遠庶其親親之心一也而禮適子不爲後庶子得爲後者此非親其父母即推本祖禰性及其父母而止此世世祖也其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乃漢儒邪說按此晉武陽修之謬也夫爲人後者爲之子其書出於公羊周漢儒所傳者然於後嗣實相表裏古今以爲折衷未有異論者也蕙若修之說其悖禮爲人後者斬衰三年此子於父母之喪也以其父母之喪服之非爲之子而何其言之悖禮一也傳言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其若子者由爲之子故耳尊明言若子今顧曰不爲之子其言之悖禮二也且爲人

後者不爲之子然則稱謂之間將不曰父而仍曰伯父叔父乎其言之悖禮三也又立後而不爲之子則古立後者皆未嘗實子之而姑僞立是人也是聖人僞教人以立後而實則無後焉耳其言之悖禮四也夫無後者重絕祖考之祀故立後以奉之今所後既不得而子則祖考亦不得而孫矣豈可以入其廟而奉其祀乎其言之悖禮五也由此觀之名漢臣以邪說無乃其自名耶抑二三臣者亦自度其說之必窮也於是又爲遁辭以倡之曰夫統與嗣不同歷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此一言者將欲以廢先王爲人後之義與則尤悖禮

之甚者也然其牽合附會眩於名實苟不辨而絕之殆將爲後世禍矣夫禮爲大宗立後者重其統也重其統不可絕乃爲之立後至於小宗不爲之後者統可以絕則嗣可以不繼也是則以繼統故繼嗣繼嗣所以繼統也故禮爲人後者爲繼嗣也後大宗者繼統也統與嗣非有二也其何不同之有自古帝王入繼者必明爲人後之義而後可以繼統蓋不爲後則不成子也若不成子而後繼統又將以絕同宗覬覦之心焉聖人之制禮也不亦善乎抑成子而後繼統非獨爲人後者爾也禮無生而貴者雖天子諸侯之子苟不受命於天子與其先君則不成子也故不可考後君則子也故不可考後君而亦無兩統二父之嫌若晉之哀帝唐之宣宗是也其或諸王入嗣則未有仍考諸王而不考天子者也陛下

天倫不先於武宗正統不自於獻帝是非了奪至爲易辨而二三臣者猥欲比於遭變不正之舉故曰悖禮之尤者也其他所辨七事亦率倣此書奏天子大怒下鎮撫司考訊已貰出之奪俸三月會給事中陳洸外轉疑事由文選以夏良勝及惠良驥已破計見斥而蕙故在時毫州知州顏木方坐罪乃誣蕙與木同年相關通疑有奸利章下所司蕙亦奏辨帝不聽令解任聽勘蕙遂南歸既而事白吏部數移文促蕙起蕙見璁等用事堅臥不肯起十八年詔選官僚擬蕙春坊司直兼翰林檢討帝猶以前憾故報罷而蕙亦卒矣蕙貌臞氣清持

已峻潔於書無所不讀學者重其學行聘爲西原先生
當是時廷臣力持大禮而聰夢建異議舉朝非之其不
獲與廷議而以聰夢得罪者又有胡侍王祿侯廷訓云
胡侍寧夏人舉進士歷官鴻臚少卿張聰桂萼既擢學
士侍劾二人越禮背經因據所奏反覆論辨凡千餘言
帝怒命逮治言官論救謫潞州同知潘府宗室勛注以
事憾之奏侍試諸生題譏刺且謗大禮逮至京訊斥爲
民王祿新城人舉於鄉爲福建平和知縣嘉靖九年疏
請建獻帝廟於安陸封崇仁王以主其祀不當考獻帝
伯孝宗涉二本之嫌宗藩子有幼而岐嶷者當養之宮

中備儲貳選疏奏即棄官歸命按臣逮治亦斥爲民侯
廷訓樂清人與張聰同郡同舉進士而持論不合初釋
褐即上疏請考孝宗且言不當私藩邸舊臣語最切直
除南京禮部主事嘉靖三年冬大禮定廷訓心非之私
刊所著議禮書潛寄京師下詔獄拷訊子一元年十三
伏闕訟冤得釋後起官至漳南僉事以貪虐被劾爲民
一元舉進士官至江西布政使
贊曰大禮之議楊廷和爲之倡舉朝翕然同聲大抵本
宋司馬光程頤濮園議然英宗長育宮中名稱素定而
世宗奉詔嗣位承武宗後事勢各殊諸臣徒見先賢大
儒成說可據求無得罪天下後世而未服爲世宗熟計
審處準酌情理以求至當爭之愈力失之愈深惜夫

總裁官經筵講官保和殿大學士兼武英殿大學士兼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兼太子太保臣張廷玉等奉

敕修

楊慎　王元正

張翀　劉濟　王思　王相

安磐　張漢卿

張原　毛玉　裴紹宗

王時柯余翔　鄭本公

張日韜　瓚　楊淮　申良

張潔　作瑜　戴應奎　胡建余瑭

李可登　安　體　殷承叙

郭楠俞敬　王憑　李繩先

楊慎字用修新都人少師廷和子也年二十四舉正德六年殿試第一授翰林修撰了循母憂服闋起故官十二年八月武宗微行始出居庸馳抗疏切諫帝移疾踰世宗嗣位超擢學士數進講官常講罷輒引古聖人故實規切元惡大奸無可隱之理時大乃施於小過俾民自新若元正及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御史王瑞張鈇于經論死或言進金銀獲宥故及之嘉靖三年帝納桂萼張璁言召爲翰林學士慎偕同列三十六人上言臣等與萼輩學術不同議論亦異臣等所執者程頤朱熹之說也萼等所執者冷褒段猶之餘也今陛下既超擢萼輩不以臣等言爲是臣等不能與同列願賜罷斥帝怒切責停俸有差踰月又偕學士豐熙等疏諫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順門力諫帝震怒命執首事八人下詔獄於是慎及檢討王元正等撾門大哭聲徹殿庭帝益怒悉下詔獄廷杖之閱十日有旨前此朝罷羣臣已散慎元正及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御史王時柯實糾衆伏哭乃再杖七人於廷慎元正濟並謫戍餘制錄慎得雲南永昌衛先是廷和當國書序錦衣冒濫官及是何諸途將害慎慎知而筆署之至點滇始撤去扶病馳薦里德其扶成與錢不起五年當赴和哀疾急還永昌閱寺劍安鉦武定鄧文作

亂率僮奴及步卒百餘馳赴本省所與守臣擊敗賊八年間廷和赴奔告巡撫歐陽重請於朝獲儲葬葬之復還自是或歸蜀或居雲南會城或留戍所大吏成善視之及年七十還蜀巡倒遣四指揮建之還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卒年七十有二慎幼警敏十一歲能詩十二擬作古戰場文過泰論長老驚異人泉賦黃菜詩李東陽見而嘆賞令受業門下在翰林時武宗問欽天監及翰林星有注張又作江張是何星也衆不能對慎曰柳星也歷舉周禮史記漢書以復預修武宗實錄事必直書

總裁蔣兼費宏盡付臺草俾削定寧奉使過鎮江謁楊
一清閱所藏書即以疑義一清皆破涵愉驚異益勤力
古學既投荒多暇書無所不覽嘗語人曰資性不足恃
日新德業當自學問中來故好學窮理老而彌篤世宗
以議禮故惡其父子特詭辭慎作何狀閣臣以老病
對乃稍解慎聞之益縱酒自放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
富推慎爲第一詩文外雜著至一百餘種行於世隆
慶初贈光祿少卿天啟中追謚文憲王元正字舜卿鑑
屋人與慎同年進士由庶吉士授檢討武宗幸宜大元
正逸五子之歌以諷竟以爭大禮謫戍茂州卒隆慶初

贈修撰

王思宇宜學太保卓係直曾孫也正德六年進士改庶吉士
校編修九年春乾清宮災思應詔上疏曰天下之治賴
紀綱紀綱之立係君身而已私恩不偏於近習政柄不
移於左右則紀綱立而宰輔得行其志六卿得專其職
今者內閣與方堅而或撓於傳奉六卿雖議已定而
或阻於內批此紀綱所由廢也惟陛下抑私恩端政本
用舍不以撓移刑賞不以私拒則體統正而朝廷尊矣
祖宗故事正朝之外日奏事左順門又不時召對便殿
爲質訥及被謫怡然就道夜過瀧水舟觸巨石上緣石
坐浩歌家人後至聞歌聲乃樣舟以濟王守仁講學贛

州思從之遊及守仁討宸濠檄思贊軍議世宗嗣位召復故官仍加俸一級思疏辭且言陛下欲作敢言之氣以防壅蔽之奸莫若省覽奏章召見大臣勿使邪僻阿徇之說蠱惑聖聽則堯舜之治可成不然縱加恩於先朝譴責之臣抑末矣帝不允因命近日遷俸者皆不得辭尋充經筵講官嘉靖二年與同官屢爭大禮不報時張璁桂萼方獻夫爲學士思義與同列疏乞罷歸不許其年七月偕廷臣伏左順門哭諫帝大怒繫之詔獄杖三十踰旬再杖之思與同官王相給事中張原毛玉裴紹宗御史張日韜胡瓊郎中楊淮胡璉員外郎申良張

濂主事安璧作琉臧應奎余賁殷承叙司務李可登凡十有七人皆病創先後卒隆慶初各廕一子時官有差思贈右諭德思志行蕭遠而喜似季路欲寡未能似伯玉則改齋其人也改齋者思別號也王相字懋卿鄞人正德十六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豪邁尚志節事親篤孝家貧屢空晏如仕僅四年而卒

張翀字習之潼川人正德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刑科給事中引疾歸起戶科世宗即位詔罷天下額外貢獻其明年中都鎮守內官張陽復貢新茶禮部請遵詔禁不許翀言陛下詔罷未乾旋即反汗人將窺測朝廷玩侮政令且陽名貢茶實雜致他物四方效尤何所抵極願守前詔無墮奸謀不聽寧夏歲貢紅花大爲軍民害內外鎮守官濫任率貢馬謝恩猥皆請罷之帝雖是其言不能從尋言中官出鎮非太祖太宗舊制景帝遺國家多故偶一行之謂內臣是朝廷家人但有急事令其來奏乃往歲宸濠謀叛鎮守太監王宏反助爲逆內臣果足恃耶平則坐享榮寵毒百姓遇變則心懷顧望不恤封疆不可不亟罷後張寧敬爲相竟罷諸鎮守其論實自翀發之屢遷禮科都給事中又言頃闕紫禁

之內侍刑繁典乾清宮內官十數輩充習經典講論科儀實費鉅萬此由先朝罪人遺黨若太監崔文輩挾邪術爲官試計陛下爲其愚弄而已得毋其奸欺干撓政事牽引羣邪傷太平之業失四海之望竊計陛下寧遠君子而不忍斥其徒寧棄寶玉而不欲違其教亦閒可以延年已疾耳側聞頃來嫡御女謁充塞閨幃一二點慧柔曼者爲威尤甚由是怠日講疏召對政令多辟起居慾度小人窺見閒隙遂以左道蠱惑大以齋醮爲足恃而恣欲宮壺之閒以荒淫爲無傷而遊福邪妄之術甚非古帝王求福不回之道也嘉靖二年四

月以災異借六科諸臣上疏曰昔成湯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今誠以近事較之快船方減而輒允戴保奏添鎮戍方裁而更聽趙榮分守詔核馬房矣隨格于閣洪之一言詔汰軍匠矣尋奪於監門之羣咻是政不可謂節也末作競於奇巧遊手半於閭閻耕桑時廢缺俯仰之資教化未聞成偷薄之習是民不可謂不失職也兩宮營建採運艱辛或一木而役夫萬千或一椽而廢財十百死亡枕籍之狀呻吟號嘆之聲陛下不得而見閭是宮壺不可謂不崇也奉聖保聖之後先女寵於冊后廟離閤宮闈詆毀詔書中傷善類逐臣堅破出之爲人臣不

莊奉肅奉之名聯姝稱於乳母或承恩漸隣於飛燕或黠慧不下於婉兒內以移主上之性情外以開近習之賄賂倘是女謁不可謂不盛也窮奸之鉅雄公肆賂遺而逃籍沒之律極惡之鵬鎧密行請託而逋三載之誅錢神靈而王英改問於錦衣關節通而于謹免於禁網是苞苴不可謂不行也獻廟主祀屈府部之議而用毛槐詭佞之謀重臣批答乏體貌之宜而入輦小悉間之論或嚮發於內陰肆毒螫或讒行於外顯逞擠排上以沮朝廷之是非下以亂人物之邪正是讒夫不可謂不昌也凡此皆成湯之所無而今日之所有是以不避斧

鉞之誅用附賁難之義望陛下採納其年冬命中官督蘇杭織造舉朝阻之不能得狎復借同官張原等力爭時世宗初政楊廷和等在內閣羣小雖已用事正論猶伸狎前後指斥無所避帝雖不見用然亦嘗報閣不罪也及明年三月帝以桂萼言銳欲考獻帝且欲立廟禁中狎復偕同官力諫帝於是責以朋言亂政命奪俸既又助尚書喬宇等再疏爭內毀建室之議被詔切讓呂柟鄒守益下獄狎等抗疏揉及張璁桂萼召至狎與給事三十餘人連章言兩人賦性奸邪立心險佞變亂宗廟離間宮闈詆毀詔書中傷善類逐臣堅破出之爲人臣不忠之戒皆不納帝愈欲考獻帝改孝宗爲伯考狎等憂之會給事中張漢卿劾席書振荒不法戶部尚書秦金請命官往勘帝是之狎等乃取廷臣劾萼等章疏送刑部令上請且私相語曰倘上亦云是者即撲殺之璁等以其語聞帝留疏不下而責刑部尚書趙鑑等朋邪害正狎等陷義罔忠而進璁等學士廷臣相顧駭歎諸曹乃各具一疏力言孝宗不可稱伯考署名者凡二百二十餘人帝皆留中不報七月戊寅諸臣相率伏左順門懇請帝兩遣中官諭之不退遂震怒先逮諸曹爲首者八人於詔獄狎與焉棰楚備而璁萼寵

益盛狎居戎所十餘年以東宮舊恩放還卒

劉濟字汝楫騰驤衛人正德六年進士由庶吉士授吏科給事中山西巡撫李鉞劾左布政使倪天民陳達吏部請驗之帝不許濟疏爭不省帝幸宮府檢林濟皆疏請回鑾詔封許泰江彬伯爵又與諸給事中力爭皆不報世宗即位出核甘肅邊餉奏肅涼州分守中官及永昌新添遊兵再遷工科左給事中嘉靖改元進刑科都給事中主事陳嘉言坐事下獄濟疏救不許屢鵬父子及錢寧臧王欽等皆以從逆論斬鵬等貧緣中人貴脫死濟上言自來死囚臨斬赦下猶受笞詞今得報已及日旰再請而後行刑則已薄暮姊非與衆棄之之意乞自三請後赦下不得受詞鵬欽等罪貫當卑陛下勿忍詔自今以申酉行刑鵬等竟緩決欽後以中官免死濟力爭不聽故事厥衛有所逮必取原奏情事送刑科簽發駕帖千戶白壽瘡點至濟索原奏壽不與濟亦不肯簽發兩人列詞上帝先入壽告竟論濟議中官崔文僕李陽鳳坐罪已下刑部帝受文恕移之鎮撫濟率六科爭之不聽都督劉暉以奸黨論戍有詔復官廿肅總兵官李隆嗾亂軍殺巡撫許銘逮入都營免赴鞫濟力陳不可帝從其言廵

光祚規占民田嗾瀼州民訐前永平知府郭九皐太監高景賢主之緹騎逮訊濟請并治光祚章下所司給事中劉最以劾中官崔文謫外任景賢復劾其違禁與御史黃岡用皆逮下詔獄成最而謫岡用法司爭不得濟言國家置三法司專理刑獄或士貳成或王平反權臣不得以恩怨爲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爲重輕自錦衣鎮撫之官專理詔獄而法司最成盧設如最等小過耳羅織於告密之門鍛鍊於詔獄之手行從內降大臣初不與知爲聖政累非淺且李洪東宮罪至殺人降級而已王欽兄弟竊奸亂政論戍而已最等視之奚啻天淵而罪輕一律何以示天下帝怒奪濟俸一月后父陳萬言奴何堅殿人死帝命擇之濟執奏曰萬言謀奴殺人得免爲幸乃并釋壇等見法不行於戚畹奴也齋在諫垣久言論侃侃多與權幸相枝柱直聲甚震帝滋不能堪大禮議起廷臣爭者多得罪濟疏救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給事中邵繼曾御史馬明衡朱淛陳逅黃本即中林應驄不聽既而遮諸朝臣於金水橋伏哭左順門受杖闕廷越十二日再杖謫戍遼東十六年冊立皇太子赦諸謫戍者濟不與卒於戍所隆慶初復官贈太常少卿

安磐字公石嘉定州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正德時歷吏兵二科給事中乞假大世宗踐阼起故官帝手詔欲加興獻帝皇號磐言與藩國也不可加於帝號之上獻讓法也不可加於生存之母本生所後勢不俱尊大義私恩自有輕重會廷臣多力爭事得止磐偕元年主事霍韜言科道官襲服受詔大不敬韜作同官論韜先以議禮得罪名教恐言官發其奸故撫拾細事意在領排帝置不問尋因事言先朝內外臣奸若張忠劉養韋霖魏彬王堤等編綱得全要領其貨賂可以通神未嘗不貪緣覲復用宜嚴察敦防天下事毋令

若輩再壞帝納其言命錦衣官密訪緝之中官張欽家人李賢者帝許任爲錦衣指揮磐極言不可不聽錦衣千戶張儀以附中官張銳數革御史楊百之怨爲欽寃言儀當宸濠逆謀時首倡大義勸欽卻其餽道令欽以是免死儀功不錄無以示報磐疏言百之檢招陽侯儀遊說而陰與欽交關爲欽再起地百之情得乃誣賢因論屬不行挾私行謗吏部尚書喬宇等議黜百之刑部請情狀未明宜俱逮治帝兩宥之奪百之俸二月磐一月帝頻與齋醮磐又抗言獻武宗爲左右所蠱命番僧劉允迎佛西域十數年間糜費大官流謗道路自劉允放而復召小人失意輒造作妖言以動上聽磐疏言陛下即位以來小人之言未嘗不聽即聽之未嘗不行即行之未嘗不驗即驗之今日此言明日彼言陛下何以辨其真僞乎且陛下本意實太監崔文等爲之文錄其言與藩國也不可加於帝號之上獻讓法也不可加於生存之母本生所後勢不俱尊大義私恩自有輕重會廷臣多力爭事得止磐偕元年主事霍韜言科道官襲服受詔大不敬韜作同官論韜先以議禮得罪名教恐言官發其奸故撫拾細事意在領排帝置不問尋因事言先朝內外臣奸若張忠劉養韋霖魏彬王堤等編綱得全要領其貨賂可以通神未嘗不貪緣覲復用宜嚴察敦防天下事毋令漢帝張逸爲禹等竊弄之以通神未嘗不貪緣覲復用宜嚴察敦防天下事毋令採女期服未滿宜更其期書儀斬衰三年齊衰杖期不杖公主爲舅姑夫婦之分亦當畢喪帝以憲宗喪制公主於孝惠皇太后爲在室女嘻如故錦衣革職旗校下鎮撫司拷訊仍令百之相見仕正德世貪饕摹嘯有若虎狼其肅朝綱也哉以一人而牽十餘人戍以一家而連數十家設鎮撫詞付之司寇謂之鑄銅板其紙妖言也或用衛役門出搜憲民箱異之書或購奸僧行誘愚民彌勒之教然後從而掩之無有解脫謂之種妖言數十年內死者鎮撫亡者寬赦令不追正其罪使得保首領亦已幸矣尚敢申冤憲亦已幸矣尚敢申冤總屢瀆天聽何爲者哉日陛下收已潰之人心奠將危

之國脉實在登極一詔若使此輩擾攘一朝壞之則奸
人環立鑾起隄防潰決不知所紀極矣宜嚴究治絕禍
源帝不能從其後邦奇卒爲大厲如磐言帝驛召傅瀁
桂萼等磐請斥之以謝天下且言今欲別立一廟於大
內是明知恭穆不可入太廟矣夫孝宗既不得考恭穆
又不得入是無考也世豈有無考之太廟哉此其說之
自相矛盾者也不聽壁兵升都給事中以舉衆伏闕再
受杖除名爲民卒於家

張漢卿字元傑儀封人正德六年進士授魏縣知縣徵
拜刑科給事中嘗陳杜僥倖廣儲積與刑獄二事深切
時弊不報武宗將南巡偕同官伏闕諫世宗嗣位從巡
撫李鐸言發帑金二十萬優卹宜府軍民以漢卿言併
發十三萬於大同屢遷戶科都給事中嘉靖元年冬與
同官上言陛下軫念邊輔莊田之害遣官會勘救自正
德以後投獻及額外侵占者盡以給民王言一布天下
孰不誦陛下之仁乃者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屯事
張希尹勘上涿州薦皮厰安州鷹房草場詔皆留用所
司執奏迄不肯從非所以全大信昭至公也皮厰起於
馬永成鷹房邢於谷大用皆奪民業爲之今馬俊趙霧
恃藩邸舊恩妄求免革是復蹈永成大用故轍也乞盡

還之民而嚴罪俊霧爲欺罔者戒后父陳萬言請營新
第既又乞莊田內官吳勳等請督蘇州織造漢卿皆極
諫不納應天諸府大旱帝將弛准浙餘鹽及所沒產易
銀振之漢卿言易銀緩非發帑金不可帝爲發銀十五
萬未幾復偕同官言今天下一歲之供不給一歲之用
加以水旱頻仍物力殫屈陛下方弱行節儉而中官梁
棟等奏造鉄珠寶是欲括戶部之銀也梁政等又以
竭兒二分之數欲行京倉撥補是欲耗太倉之粟也夫
內庫不足取之計部計部不足取之郡邑小民郡邑小
民將安取哉今東南存餘民至骨肉相食而搜括之令
頻行臣等竊以爲不可報聞已又幼廉書振濟乖方乞
遣官往勘正其欺罔罪帝方眷書甚駭召爲禮部尚書
不罷也初興獻帝議加皇號漢卿力爭至是又偕衆伏
闕兩受杖斥爲民二十年卒官邵如熙賈準等會薦天
下遺賢及漢卿終不召

張原字士元三原人正德九年進士授史科給事中疏
陳汰冗食恤工作禁貢獻明賞罰廣言路進德學六事
中言天下幅員萬里一與事而計臣輒生匱民貧故也
民何以貧守令之衰斂中飽之也比年軍需
雜輸十倍前制皆取辦守令守令假以自殖又十倍於

上供民既困矣而貢獻者復巧立名目爭新競異號曰
孝順取於民者十百進於上者一二朝廷何樂於此而
受之人君馭下惟賞與罰邇者庸才厮養莫不封侯腰
玉或足不出門而受賞身不履陳而奏功禦敵者竟未
沾恩覆軍者多至逃罪此士卒所由解體也疏入權倖
惡之傳旨謫新添驛丞嘉靖初召復兵科仍加俸一級
南寧伯毛良殺其子錦衣掌印指揮朱震等多遵縱原
先後論之皆奪職閒住帝進張鶴齡昌國公封陳萬言
太和伯世襲授萬言子紹祖尚寶丞又以外戚將泰等
五人爲錦衣千百戶原抗疏極言請行裁節未幾劾建

昌侯張延齡強占民地定國公徐光祚子外戚王田伯
蔣輪昌化伯邵蕙家人擅作威福事難不盡行權貴皆
震慴進戶科右給事中撼門哭再被杖創重卒貧不能
歸葬久之都御史陳洪謨備陳原與毛玉裴紹宗王思
王相胡瓊等妻子流離狀請卹於朝不許隆慶元年贈
光祿少卿

毛玉字國珍更字用成雲南右衛軍家子也其先良鄉
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正德五年由行人擢南京吏科給
事中劉瑾既敗大盜蠭起玉言大學士焦芳劉宇實亂
天下請顯僇以謝萬姓摹盜擾山東河南玉請備留都
已而盜果渡江以備嚴不敢犯外艱去起南京兵科御
史林有年諫迎佛烏思藏下獄玉抗疏救之有年得薄
罰又以繼母艱去服闋除吏科世宗即位逾年與邸諸
內官怙帝寵漸驕佚又故太監谷大用魏彬等相次謀
復起事有萌茅玉即抗疏歷敘武宗時事勸帝戒嗜欲
給事中安磐疏駁之右唐王珏之論房元齡等本朝解
縉之論黃福等皆承君命而品藻之未有漫然恣其口
吻如嘉者也玉復言嘉背違成法變亂國是乞斥帝從

其言貶嘉於外御史許宗魯復論斥王其同官倫
以謀亦助爲言給事中張原以庶僚聚訟朝廷爲之多
事重損國體乞身先斥罷玉亦上疏求去言宗魯等知
朋友私恩不顧朝廷大體臣一身所係徑微公論所關
甚大乞罷臣以謝御史帝皆慰留之時宸濠威屬連逮
者數百人玉奉命往訊多所全活且言宸濠稱亂由左
右貪賂釀成之因勸守臣不死事者而禁天下有司與
藩府交通帝俱從之再遷左給事中事伏闕爭大禮下
獄受杖竟卒後嘉光疎少卿裴紹宗字伯修渭南人正
德十二年進士除海門知縣武宗南巡受檄署江都事

權倖憎之供億大省世宗即位召入爲兵科給事中即
疏請法祖定制言太祖胎謀燕善如重大臣勤視朝親
歷田野服浣濯衣種蔬宮中毀鏤金牀碎水晶漏造觀
心亭揭大學衍義之類陛下所當繹思祖述而二三大
臣尤宜朝夕納誨以輔養聖德陛下日御便殿親偏告
使耳目不蔽於淫邪左右不敢於媢忌君志素定治
功可成帝嘉納之帝欲加興獻帝皇號紹宗力諫嘉靖
二年冬帝以災異頻仍欲罷明年郊祀慶成宴紹宗言
祭祀之禮莫重於郊丘君臣之情必通於宴享往以國
戚廢大禮今且從吉宜即舉行豈可以災傷復免修撰

唐皐亦言之竟得如禮明年以伏闕受杖卒贈官如毛
玉
王時柯字敷英萬安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嘉靖
三年擢御史疏言桂萼張以議禮迎合傳陛羌官薛蕙
陳相段續胡侍等連章論劾竄出至公今後人超遷而
羣賢獲罪恐海內聞之謂陛下好諛惡直興採忠讜之
言消朋比之禍特寬蕙等而聽席書方獻夫辭職除張
璁桂萼別任則是非不繆人情悅服性旨切責未幾有
伏闕之事再予杖除名時御史疏爭大禮居首者余翱
字大振定遠人正德中進士嘉靖二年爲御史嘗劾司

禮太監張佐蒙蔽罪明年七月與時柯等被杖戍邊居
戊所十四年皇子生赦還穆宗即位時柯猶在復官時
時柯光祿少卿
鄒本公泗州衞人正德九年進士歷御史武宗不豫國
本未建本公請與還宗室親賢者正位東宮繫天下望
不報世宗嗣位及冬而乾清宮成帝由文華殿入居之
本公上言事之可思者有六是宮八年營構一旦告成
陛下居安思危當遠羣小節燕遊以防一朝之患重妃
配嘗慮嗣以爲萬世之計慎終如始競競業業常若天
祖之臨求言益切訪政益勤用防壅蔽之意持聖心遠

貨色毋溺于鷹毒重興作惜財力承嗇予先制帝嘉納
之踰月帝欲加興獻帝皇號本公力言不可嘉靖改元
出按遼東幼罷副總兵張銘都指揮周輔還劾論救給
事中劉最忤旨切責二年十月時享太廟帝不親行本
公與同官彭吉疏極言遣代非宜報聞明年三月帝欲
考興獻帝立廟禁中本公偕同官力爭謂陛下嘗即之
日則爲孝宗之姪與獻王之子臨御之日則爲孝宗之
子興獻帝之姪可兩言決也至立廟大內實爲不經獻
帝之靈既不得入太廟又空太一殿之祀而託享于大
內焉陛下享太廟其文曰嗣皇帝於獻帝之廟又當何

稱愛敬精誠兩無所屬獻帝將璽然不安帝怒責其朋
言亂政奪俸三月其年六月以席書爲禮部尚書召張
璁桂萼入京本公偕同官四十四人連章劾首爲亂
階璁再肆欺罔黃綰黃宗明方獻夫席書連疏接陳尚
書之命由中而下行取之旨已罷南頒大臣再此疏逐
吉官由之得罪雖往日瑾彬之奸流毒不若是酷也不
夠已偕廷臣伏闕哭諫繫獄廷杖還職當是時爭大禮
者諸御史中本公言最切中寧遷通政參議九年不調
以疾請改南京乃授大理寺丞稍遷南京太僕少卿尋
病歸二十年吉官那如熙賈詠等合薦詔用不赴卒

張日韜字席珍莆田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常州推官
武宗南巡江彬縱其黨橫行州縣將抵常州民爭欲亡
匿時知府曾武進知縣成入覲曰韜兼篆府縣印召父
老約曰彬黨至若等力與格又釋囚徒令與丐者各具
瓦石待已彬黨果累騎來父老直遮之境上曰常州比
歲災物力大屈無可啗若輩若入即欲具勿秣亦無以辦言已彬黨訖有他焚乃稍退
馳使告彬曰韜即上書迫按御史言狀御史東郊行部
過常州詢曰事迫矣彬將以他事縛君命曰韜叅已舟
先發白以小舟尾之彬黨果大至索曰韜訴敝御史舟
郊使嚴捕截舟舌而陰令綏之其黨恐御史上聞成散
去曰韜遂免彬亦戒其黨毋擾由是常以南諸府得安
世宗即位召爲御史楊廷和等之爭織造也曰韜亦上
言陛下既稱閣臣所奏惟愛主憐民是明知織造之害
矣既知之而猶不已實爲信任大臣專而羣小爲政
也自古未有羣小蒙蔽於內而大臣能盡忠於外者崔
文第二小人管禍亂先朝今復蒙聖衷竊弄威福
陛下奈何任其逞私不早加斥逐哉疏數萬方得之既聲之以重貲而欲其不責償於下此
金數萬方得之既聲之以重貲而欲其不責償於下此
必無之事也帝不能用席書以中旨拜尚書曰韜與同

官胡瓊各抗疏力爭既受杖猶占疏劾奸人陳洸罪未
幾竟死隆慶初追贈光祿少卿胡瓊字國華南平人正
德六年進士由慈谿知縣入爲御史歷按貴州浙江有
聲哭諫受杖卒後贈官如曰韜
楊淮字東川無錫人正德十一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再
遷郎中始監京倉革苛徒積弊始蓋費最後監內庫奄
中官索果之供除圃基及額外席費悉爲尚書孫交泰金所
入例有供餽淮悉絕之公勤廉直爲人剛介供餽淮悉絕之公勤廉直爲人剛介
重伏闕受杖月餘卒囊無一物家人賣屋以斂金與淮
同里爲經紀歸其喪後贈太常少卿申良字延賢高平

人登鄉薦授招遠知縣山東盜起良豫爲戰守具盜至
追擊至黃縣俘斬數百人已復至再破走之歷和萊城
良卿權貴人往來要索良悉拒之進安吉知州錦衣葉
瓊倚錢寧勢奪民田良讞還之民瓊因噉奸人誣參良
事竟得白稍遷常州同知入爲戶部員外郎與淮俱杖
死贈太僕少卿招遠民懷其政稽像祀之
張潔字景川廣東順德人祖善昭四川僉事簡臨江通
判先是練子寧親黨戍臨江者八十餘人善昭上書曰
子寧忠貫日月太宗嘗若使子寧在朕門當用之仁宗
亦謂方孝孺等忠臣夫既忠之矣何外親末屬尚以奸

惡賜配百年不宥哉疏雖不行中外皆壯之潔登正德
九年進士授建平知縣忤巡江御史賀洪改調廣昌訟
洪罪洪坐削籍潔自廣昌遷禮部主事監督會同館尚
書王瓊與都御史彭澤有隙以澤遣使士舊番許金幣
賕貽密城印爲澤罪嗾番人在館者暴澤過惡誘潔爲
署牒且曰澤所爲南宋賈輒也事成當顯擢潔力拒曰
王公誤矣澤與上舊番撤具在豈宋和戎比昔范仲淹
亦嘗致書元昊寧獨澤也不肯署尋進員外郎受杖死
作瑜字忠父蒲圻人父紳工部主事瑜少有志操正德
十二年釋褐即謝病去起補禮部主事復引疾歸世宗
踐阼起故官疏陳勤聖學薦親親開言路敬大臣選諍
臣去浮屠拯困窮重守令修武備儲人材十事已竟死
杖下臧應奎字賢徵長興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南京
車駕主事進貢中官察丹跲額力裁抑之中官遣卒譁
於部叱左右執之過去父所生母在隱奎受案治若水之
喪三年入爲禮部主事未幾杖死隱奎受案治若水之
門以聖賢自期嘗過文蔚慨然謂其友曰吾輩殺亦當
祖豆其間其立志如此郎中胡璉字重器新喻人正德
六年進士官刑部嘗諫武宗南巡受杖士事余禎字與
邦奉新人正德九年進士司務李可登字思善耒縣人
弘治末鄉薦俱官兵部可登素慷慨以忠義自許竟如
其志戶部主事安磐宛平人正德十六年進士刑部主
事殷承敘江夏人正德九年進士授浦江知縣課最
入爲御史世宗即位請召還直臣舒芬于恩黃鞏張衍
瑞等從之嘉靖元年核勾兩廣勛總兵官撫寧侯朱麟
貪懦詔爲戒飭毒上章請退朝之服延見大臣如祖宗
故事且言主事陳嘉言忤中官不宜逮繫帝怒奪其俸

諸臣伏闕爭大禮皆得罪楠方巡按雲南馳疏詰人臣事君阿意者未必忠犯顏者未必悖今羣臣伏闕呼號或榜掠殞身或間關謫戍不意聖明之朝而忠良獲罪若此乞復生者之職卹死者之家庶以收納人心全君臣之義帝大怒遣緹騎逮治言官論救皆不納既至下鎮撫獄掠治復廷杖之削其籍先是諸人既死廷臣莫敢上聞後府經歷俞敬奏言學士豐熙等皆以官解寘嚴繫獄拷訊諸臣跡雖狂悖心實忠誠今聞給事裴紹宗編修王相主事余禎等俱已死熙等在獄者亦垂亡矣其呻吟衽席創重不能起者又不知凡幾竊惟獻皇

帝神主已奉迎入廟正宜赦過宥罪章大孝於天下望霈雷霆之威施雨露之澤已死者恤其後垂亡者宥其身使人臣無復以言爲諱宗社之幸也通政司經歷李繼先亦上言陛下追崇尊號乃人子至情誠不容已羣臣一時冒觸天威重得罪譴死者遂十餘人大臣紛紛去位小臣苟黙自容今日大同告變曾無一人進一疏畫一策者則小大之臣忘不奮而氣不揚亦可見矣乞錄卹已死赦還謫戍追復去國諸臣而在位者委任寬假之使各陳邊計臣愚不勝惓惓帝皆不省明年三月御史王懋言廷臣以議禮死杖下者十有七人其父母

妻子顛沛可憫乞賜優卹贈官錄廕帝大怒謫戍四川高縣典史逾數日而楠疏至帝益怒遂逮治削籍六年春以災變修省徵吏部言量與楠一官得吉水教諭終南寧知府

贊曰大禮之爭羣臣至臧門慟哭亦過激且蹇矣然再受廷杖或死或斥廢錮終身抑何慘也楊慎博物洽聞於文學爲優王思張翀諸人或納諫武宗之朝或抗論世宗初政侃侃鑿鑿死節宜哉諸言官下非徒意氣奮發立效一時已也

明史卷一百九十二終

敕修

費宏（從子懋賢　孫如中　翟　鑾）

李時

嚴訥（袁煒）

陳以勤

高儀

費宏字子充鉛山人南冠舉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第一
授修撰弘治中遷左贊善直講東宮進左諭德武宗立

擢太常少卿兼侍講讀預修孝宗實錄充日講官正德
二年拜禮部右侍郎孝五年進尚書帝耽於逸樂早朝日講俱廢宏滿勤政務學納諫報聞晉府鄂王
子當襲當襲父爵為弟當淫虐所奪且數年矣宏因當
奏辯遂法正之當涼怒誣宏受賂宏不為動明年冬十
二月命宏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尋加太子太保
武英殿大學士進戶部尚書侍臣錢寧陰寵宦豪欲交
歡宏餽綵幣及他珍玩拒却之寧愈恚且譖宏豪橫復廣
畜閹下用度無節工役不休饑肉士地半成莊田內庫
收納要求踰倍太倉無一年之積而冗食日增京營無
入朝完迎問日寧王來襲衛可復乎宏曰不知當日革
之者何故完曰今恐不能不予宏曰今欲不予恐不
全關宏極言不當予留寧予之於是寧益橫恣宏寧數偵宏事無所得以御史余翱
林即指為宏罪中旨責陳狀宏乞休會首宏致仕寧遣
騎伺宏後抵臨海獲其投井資裝書籍客寇
漾復水其通宏關絕之益怒晉宏太保仍賜敕馳
等盜發宏險令假設宏負逆狀攻殺民
索宏不得絕所與盜者支解之發宏先人冢毀其家劫
掠遠近衆至二千人宏馳使聞於制下巡撫張逢按狀

始遣兵勦滅其黨陰者尋論召宏世宗即位遣行人
即家起宏加少保入輔政宏性寬厚者尋論召宏世宗即位遣行人
事與楊廷和蔣冕毛紀同心協贊大禮之議諸臣力與帝爭帝不悅因
大典之議諸臣力與帝爭帝不悅因
客名公亦未嘗特陳以是帝心益之及廷和等去位宏
為首輔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
委任甚重戶部議督正德時逋負宏欲
自十年以後覓之帝以四方災異
詔陛下用度無節工役不休饑肉
收納要求踰倍太倉無一年之積而冗食日增京營無

十萬之兵而赴工不已直臣得罪末見原言官舉職乃被詰律所當行者數經讞不誅罪無可辨者遂傳旨獲免千和召怨自非一端帝引答褒答然不能用也大同兵變張璁請討之宏曰討而勝玉石俱焚不勝彼將據城守損威重多矣莫若觀變而徐圖之事果旋定宏爲人和易好推載後進其於大禮不能强諫亦未嘗附離而是時席書張璁桂萼用事書弟檢討春故由他曹改用及武宗實錄成宏議出爲僉事書由是憾宏璁由郎署入翰林驟至詹事舉朝惡其人宏每示裁抑璁萼亦大怨帝嘗御平臺特賜御製七言一章命輯倡和詩集署其銜曰內閣掌察機務輔導首臣其見尊禮前此未有也璁萼滋害宏寵數言詩文小技不足勞聖心且使宏得馮寵靈凌厲朝士帝置不省萼遂與璁毀宏於帝言宏納郎中陳九川所盜天方貢玉受尚書鄒璋賕謀起用并及其居鄉事宏上書乞休畧曰萼璁挾私怨臣屢矣不與經筵講官則怨不與修獻皇帝實錄則怨不爲南京鄉試考官則怨不爲教習則又怨萼璁疑內閣事屬臣操縱抑知臣下采物望上稟聖裁非可專擅萼璁曰據袂掊擊覬覦臣位臣安能與小人相齮齕哉賜骸骨不允及璁居兵部宏欲用新寧伯譚綸掌奮武

營璁遂劾宏劫制府部無何又因宏子懋貢坐罪下吏攻之益力復錄前後劾疏上之不得請則力求罷詆宏尤切章數上宏亦連疏乞休帝輒下優詔慰留然終不以讀璁萼於是奸人王邦奇承璁萼指上書汙故大學士廷和等并誣宏宏竟致仕去時六年二月也十月璁遂以尚書大學士入直內閣閒一歲萼亦入矣十四年萼既前死璁亦去位帝始追念宏四月再遣行人即家起官如故七月至京師使中使勞以上尊御饌面諭曰與卿別久卿康健無恙宜悉心輔導稱朕意宏頓首謝自是眷遇益厚偕李時召入無逸殿與周覽殿廬從容笑語移時始出賜銀章曰舊輔元臣數有咨問宏亦竭誠無隱承璁萼操切之後易以寬和朝士皆慕樂之未幾卒年六十有八帝嗟悼輟朝加等贈太保謚文憲宏於三入內閣佐兩朝殆十年中遭讒搆訖以功名終其自少保入也弟家爲贊善從子懋中由進士及第爲編修宏長子懋賢方改庶吉士父子兄弟並列禁近宋官至少保禮部尚書謚文通懋中終湖廣提學副使懋賢歷兵部郎中宏世父瑄成化十一年進士弘治時爲兵部員外郎貴州巡撫馭苗思兵官吳鉞等奏闕土苗文晉僉都御史馬文升請令苗與御

史鄧庠往按白苗無反狀撫定之劾罷經及鎮守中官
張欣罪還貴州參議以終
翟鑾字仲鳴其先諸城人曾祖爲錦衣衛校尉因家京
師舉弘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正德初授編修劉瑾
改翰林於他曹以鑾爲刑部主事旋復官進侍讀嘉靖
中累遷禮部右侍郎六年春廷推閣臣帝意在張孚敬
弗與命再推乃及鑾中貴人多譽鑾者帝遂踰次用之
楊一清以鑾望輕請用吳一鵬羅欽順帝不許命鑾以
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入直文淵閣尋賜銀章曰滿謹學
士鑾初入閣一清謝遷輔政既而孚敬與桂萼入鑾皆

謹事之孚敬萼皆以所賜銀章密封言事鑾獨無所言
詰之則頓首謝曰陛下明聖臣將順不暇何獻替之有
帝心愛之一清孚敬先後罷鑾留獨秉政者兩月其
後孚敬方獻夫人位皆居鑾上鑾亦無所忤帝數召時
鑾入見嘗問都察院凝籍谷大用貧產當平時鑾皆北
人與中貴合時曰所擬不中律鑾曰按律籍沒止三條
行邊起也諸邊文武大吏俱纍鍵如迎恒恐不得當鑾
意償遺不貲事竣歸裝千輛用以遺貴近得再柄政聲
譽頓衰又爲其子所累貶不復振踰三年卒年七十穆
宗即位復官謚文懿
李時字宗易任邱人父棠進士萊州知府時舉弘治十

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正德中歷侍讀右諭德世宗嗣位爲講官等遷侍讀學士嘉靖三年擢禮部右侍郎俄以憂歸服除爲戶部右侍郎復改禮部尋代方獻夫爲尚書帝既定尊親禮慨然有狹小前人之志欲裁定舊章成一朝制作張孚敬夏言用事咸好更張所建諸典禮咸他人發端而時傅會成之或廷議不合率具兩端待帝自擇終未嘗顯爭以故帝愛其恭順四方上嘉瑞輒拜疏請賀帝謙讓時必再請由是益以時爲忠賜銀章曰忠敏安慎俾密封言事久而失之請罪帝再賜璽書曰卿事久而合惟在人君修恒本忠厚廷論咸以時爲賢客星見天棓旁帝問所主事應對曰事應之說起漢京房未必皆合惟在人君修設四輔以臨滿爲南門平爲北衛州保定爲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今若於昌平增一總兵以居民蕭索愴然曰七陵在此宜加守護時對曰昔邱濬建議京師當寢帝乃下廷臣勘議於沙河築關大學士入參機務時張孚敬少傅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會夏言入輔時不與抗每事推讓言亦安之帝待時不如孚敬言亦不敢望也十七年十二月卒官贈太傅謚文康

顧鼎臣字九和崑山人弘治十八年進士第一授修撰

東井時請敕臣工修省令言官指陳利害興革帝以建言乃科道專責寢不行光祿寺厨役王福錦衣衛千戶陳昇請遷顯陵於天壽山時等力陳不可巡檢徐震奏於安陸建京師時等駁其非制遂議改州爲承天府其秋桂萼卒命時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時張孚敬已罷翟鑾獨相時後入以宮保官尊反居鑾上兩人皆謙遜無齟齬帝御無逸殿召時坐講無逸篇鑾講酺風七月詩武定侯郭勛及九卿翰林俱入侍講畢帝退御酺風少傅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會夏言入輔時不與抗每事推讓言亦安之帝待時不如孚敬言亦不敢望也十七年十二月卒官贈太傅謚文康

顧鼎臣字九和崑山人弘治十八年進士第一授修撰

正德初再遷左諭德嘉靖初直經筵進講范浚心箴敷
陳剴切帝悅乃自爲註釋而鼎臣特受舒槩官僚事給
事中劉世揚李仁劾鼎臣汙佞帝下世揚等獄以鼎臣
救得薄譴拜禮部右侍郎帝好長生術內殿設齋醮鼎
臣進步虛詞七章且列上壇中應行事帝優詔褒答悉
從之詞臣以青詞結主知由鼎臣倡也改吏部左侍郎
讀三吳數中優患歲復大祲民死徙幾半有司徵斂益
急鼎疏陳民困請蠲貸帝得疏感動報如其請尋與李
春芳入直西苑撰青詞超受翰林學士歷太常少卿禮
部左右侍郎改吏部皆兼學士仍直西苑所撰青詞皆
稱旨禮部尚書郭朴還吏部遂以部事屬鼎代之朴遭父喪復

禮部尚書夏言極詆其非乃已尋進禮部尚書仍掌府
事京師淫雨四方多水災鼎臣請振饑弭盜報可十七
年八月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尋加少保
太子太傅進武英殿初李時爲首輔夏言次之鼎臣又
次之時卒言當國專甚鼎臣素柔媚不能有爲充位而
已帝將南巡立皇太子命言扈行鼎臣輔太子監國御
史蕭祥曜劾吏部侍郎張潮受鼎臣屬調刑部主事陸
崑爲吏部潮言兵部主事馬承學恃鼎臣有聲自詭必
得銓曹臣故抑承學而用崑帝下承學詔獄鼎臣不問
十九年十月卒官年六十八贈太保謚文康鼎臣官侍

從時憫東南賦役失均屢陳其弊帝爲飭撫按巡撫歐
陽鐸趙定之崑山無城言於當事爲築城後倭亂起崑
山獲全鄉人立祠祀焉
嚴訥字敏卿常熟人舉鄉試以主司試錄鱟忌一榜皆
不得會試嘉靖二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遷侍
讀三吳數中優患歲復大祲民死徙幾半有司徵斂益
急訥疏陳民困請蠲貸帝得疏感動報如其請尋與李
春芳入直西苑撰青詞超受翰林學士歷太常少卿禮
部左右侍郎改吏部皆兼學士仍直西苑所撰青詞皆
稱旨禮部尚書郭朴還吏部遂以部事屬訥代之朴遭父喪復

代爲吏部尚書嚴嵩當國吏道汙雜嵩敗朴典銓猶未
能盡變訥雅意自飭徐階亦推心任之訥乃與朝士約
有事白於朝房毋謁私邸慎擇門吏務抑奔競振淹滯
又以資格太拘人才不能盡收先朝李時爲首輔夏言次之鼎臣又
吏政績異者破格超擢銓政一新嵩孫
太保四十四年袁煒罷命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參機務
以代者郭朴未至仍掌銓政帝齋居西苑修真廬皆
在苑中訥晨出理部事暮宿直廬供奉青詞小心謹畏
至成疾久不愈其年冬十一月遂乞歸踰年世宗崩遂
不復出訥既歸里父母皆在晨夕潔養孝養人以爲榮

訥嘗語人曰銓臣與輔臣必同心乃有濟吾掌銓二年適華亭當國事無阻且所任選郎賢舉無失人華亭謂徐階選郎則陸光祖也家居二十年卒年七十有四贈少保謚文靖袁煒字懋中慈谿人嘉靖十七年會試第一殿試第三授編修煒性行不羈爲御史包孝所劾帝不罪進侍讀久之簡直西苑撰青詞最稱旨三十五年閣臣推修撰全元立掌南京翰林院帝特用煒煒疏辭願以故官供奉帝大喜立擢煒侍講學士甫兩月手詔拜禮部右侍郎明年加太子賓客兼學士賜一品服三十九年復以供奉恩加俸二等俄進左侍郎明年二月調吏部兼官供奉如故踰月遷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仍命入直煒自供奉以後六年中進宮保尚書前未有也先是二月朔日食儆陰煒言不當救護禮部尚書吳山不從得謫去帝聞煒言喜之遂以代山及七月朔又日食曆官言食止一分五杪例免救護煒乃阿帝意上疏言陛下以父事天以兄事日羣陰退伏萬象輝華是以太陽晶明氛祲銷燦食止一分與不食同臣等不勝欣忭疏入帝益喜其冬遂命以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與機務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四十四年春疾篤請假歸道卒年五十八贈少師

益文榮煒才思敏捷帝中夜出片紙命撰青詞舉筆立成週中外獻瑞輒極詞頌美帝益悅其筆詞詞婉上多賴以雖煒詞有化獅作龍語帝亦不之罪也家居二十年卒年七十有四贈少保謚文靖袁煒字懋中慈谿人嘉靖十七年會試第一殿試第三授編修煒性行不羈爲御史包孝所劾帝不罪進侍讀久之簡直西苑撰青詞最稱旨三十五年閣臣推修撰全元立掌南京翰林院帝特用煒煒疏辭願以故官供奉帝大喜立擢煒侍講學士甫兩月手詔拜禮部右侍郎明年加太子賓客兼學士賜一品服三十九年復以供奉恩加俸二等俄進左侍郎明年二月調吏部兼官供奉如故踰月遷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仍命入直煒自供奉以後六年中進宮保尚書前未有也先是二月朔日食儆陰煒言不當救護禮部尚書吳山不從得謫去帝聞煒言喜之遂以代山及七月朔又日食曆官言食止一分五杪例免救護煒乃阿帝意上疏言陛下以父事天以兄事日羣陰退伏萬象輝華是以太陽晶明氛祲銷燦食止一分與不食同臣等不勝欣忭疏入帝益喜其冬遂命以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與機務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四十四年春疾篤請假歸道卒年五十八贈少師

不以勢陵人居政府持論平不事操切時人比之李時
其才力不及也而廉潔過之時徐階爲首輔得君甚春
芳每事必推階階亦雅重之隆慶元年春有詔修翔鳳
樓春芳曰上新即位而遽興土木可乎事遂止辨康之
劾徐階也語侵春芳疏辨求去帝慰留之及代階
爲首輔益務以安靜稱帝意時同列者陳以勤張居正
以勤端謹而居正特才淩物視春芳蔑如也始階以人
言罷春芳歎曰徐公尚爾我安能久容旦夕乞身耳居
正遽曰如此庶保令名春芳愕然三疏乞休帝不允既
而趙貞吉入代以勤剛而負氣及高拱再入直淩春芳
出其上春芳不能與爭謹自飭而已俺答款塞求封春
芳偕拱居正即帝前決之會貞吉爲拱逐拱益張修階
故怨春芳竊從容爲階解拱益不悅時春芳已累加少
師兼太子太師進吏部尚書改中極殿度拱輩終不容
已兩疏請歸養不允南京給事中王禎希拱意疏詆之
春芳求去益力賜敕乘傳遣官護行有司給夫廩如故
事閱一歲拱復爲居正所擠幾不免而春芳歸父母尚
無恙晨夕置酒食爲樂鄉里艷之父母歿數年乃卒年
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孫思誠天啟六年官禮部尚書
尋罷崇禎初坐頌瑞劾住思誠孫淸字耿碧崇禎四年
領國子監擢禮部右侍郎署轉左改吏部掌詹事府穆

宗卽位以勤自以潛邸舊臣條上謹始十事曰定志保位畏天法祖愛民崇儉擴權用人接下聽言其言擴權聽言尤切詔嘉其忠懇隆慶元年春羅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武英殿穆宗朝講希御政無所蔵決近倖多緣內降得厚恩以勤請勵精修政帝心動欲有所舉措卒爲內侍所阻疏亦留中四年條上時務因循之弊請慎擢用酌久任治臧吏廣用人練民兵重農穀帝嘉之下所司議高拱掌吏部惡所言侵己職寢其奏惟都察院議行臧吏一事而已初以勤之入閣也徐階爲首輔而拱方翫用朝

士各有所附交相攻以勤中立無所比亦無私人竟階與拱去無訾及之者及拱再入與趙貞吉相軋張居正復中構之以勤與拱舊僚貞吉其鄉人而居正則所舉士也度不能爲解恐終不爲諸人所容力引疾求罷遂進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賜敕馳傳歸詔其子編修于陛侍行後二年拱被逐倉皇出國門歎曰南充哲人也以勤歸十年年七十復頒上方銀幣命于陛馳歸賜之且敕有司存問又六年卒贈太保謚文端于陛別有傳

趙貞吉字孟靜內江人六歲日誦書一卷及長以博洽名最善王守仁學舉嘉靖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時方士初進用貞吉請求眞儒贊大業執政不懌因請急歸還朝還中允掌司業事俺答薄都城護書求貢詔百官廷議貞吉奮袖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既許貢則必入城倘要索無已奈何徐階曰君必有良策貞吉曰爲今之計請至尊速御正殿下詔引咎錄周尚文功以勵邊帥出沈柬於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退敵易易耳時帝遣中使諷廷臣日中薨發一語開貞吉心壯之諭嚴嵩曰貞吉是第不當及周尚文沈柬事耳召入左順門令手疏使宜左擢左諭德兼監察御史奉敕宣諭諸

軍給白金五萬兩聽隨宜勞賞初貞吉廷議罷盛氣謁嚴嵩嵩僻不見貞吉怒叱門者適趙文華至貞吉復叱之嵩大恨及擬敕不令督戰以輕其權且不與一卒饟行時敵騎充斥貞吉馳入諸將營散金犒士宣諭德意明日卽復命帝大怒謂貞吉漫無區畫徒爲尚文東游脫侍行後二年拱被逐倉皇出國門歎曰南充哲人也說下之詔獄杖於廷簡荒波典史稍遷崇州通判進南京吏部主事四十年遷至戶部右侍卽廷議遷大臣赴薊州督餉練兵嵩欲用貞吉召飲示之意貞吉曰督餉有職掌添官徒增擾耳若二運已有職掌添官徒增擾耳況兵之不練其過宜不在是卽十戶侍出何益練兵嵩

怫然罷會嵩告史部用倉場侍郎林應亮比嵩由益怒令都給事中張益劾應亮調之南京而改用僉都御史霍冀益又言督餉戶部專職今貞吉與左侍郎劉大賓廷推不及是不職也宜罷於是二人皆奪官隆慶初起禮部左侍郎掌詹事府穆宗幸太學祭酒胡杰適論罷以貞吉攝事講大禹謨稱旨命充日講官貞吉年踰六十而議論侃直進止有儀帝深注意焉尋還南京禮部尚書既行帝念之仍留直講三年秋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貞吉入謝奏朝綱邊務一切廢弛臣欲捐軀任事惟陛下主之帝益喜會寇入大同總兵官趙吉欲置重罰兵部尚書霍冀僅議貶秩貞吉與同官爭不得因上言邊帥失律祖宗法具在今當事者屈法徇人如公論何臣老矣效忠無術乞賜罷不許俄加太子太保貞吉以先朝禁軍列三大營營各有帥今以一人總三營權重難制因極言其弊請分五營各統以大將稱復祖宗之舊帝善之命兵部會廷臣議尚書霍冀前與貞吉議不合頗不然其言廷臣亦多謂強兵在擇將不在變法冀等乃上議三大營宜如故唯以一人爲總督權太重宜三營各設一大將而罷總督以文臣爲總

理報可初給事中楊鎔劾冀貪庸帝已留冀冀以鎔貞吉鄉人疑出貞吉意疏辨乞罷且詆貞吉貞吉亦疏辨求去詔留貞吉穢冀官其後營制屢更未踰年即復其舊貞吉亦不能爭也俺答款塞求封貞吉力贊其議先是高拱再入閣即掌吏部貞吉於李春芳亦得掌都察院拱以私憾欲考察科道貞吉與同事上言頃因御史葉夢熊言事忤旨陛下嚴諭考覈言官并及陛任在籍者應考近二百人其中豈無忠報主寒蟬敢言之士今一以放肆奸邪罪之竊恐所司奉行過當忠邪不分致塞言路沮士氣非國家福也帝不從拱以貞吉得其情憾甚及考察拱欲去貞吉亦持拱所厚以解於是斥者二十七人而拱所惡者咸與拱猶以爲憾也嘵門生給事中韓楫劾貞吉貪橫考察特有私貞吉疏辨乞休且言臣自掌院務肇以考察一事與拱相左其他壞亂選法縱肆作奸昭然耳目者臣噤口不能一言有負任使臣真庸臣也若拱者斯可謂橫也已臣放歸之後拿仍還拱內閣毋令久專大權廣樹衆黨疏入竟允貞吉去而拱握吏部權如故貞吉學博才高然好剛使氣動與物迕九列大臣或名呼之人亦以是多怨高拱張居正名重出貞吉後而進用居先咸負才

好勝不相下竟齟齬而去薦
殷士儋字正甫歷城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選庶吉士
授檢討久之充裕王講官尼關君德治道輒危言激論
王爲動色遷右贊善進洗馬直論如故隆慶元年擢侍
讀學士掌翰林院事進禮部右侍郎未幾改吏部明年
春拜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其冬還理部事四年正月
朔望日月俱食士儋疏請布德緩刑納諫節用彷內外
臣工講求民瘼報聞以舊恩進太子太保時寒暑皆罷
講士儋請如故事四時無輟并進講祖訓及大學衍義
貞觀政要帝嘉納之始世宗定宗潞條例親王無後以

兄弟及兄弟之子嗣不得以旁繼嘉靖末肅懷王薨無
子其大母定王妃請以輔國將軍縉熲嗣禮部議縉熲
實懷王從叔不可承祧詔許以將軍襚府事及帝即位
王妃復請前尚書高儀執不可縉熲重賄中官屬宗人
爲奏祈必得士儋持之甚力帝以肅藩越在遠塞不王
無以鎮之遂許縉熲嗣士儋爭曰肅府自甘州徙蘭州
實內地且請別選郡王賢者理府事毋遂私請壞條例
而帝意堅不可奪士儋乃請封爲郡王諸宗率以此令
從事帝終不許故事郊畢慶成宴自世宗倦勤典禮
久廢帝即位三載猶未舉行士儋始考定舊儀行之十
一月命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俄俺答封
事成進少保改武英殿始士儋與陳以勤高拱張居正
並爲裕邸傅三人皆柄用士儋仍尚書不能無望拱素
善張四維欲引共政而惡士儋不親己不爲援士儋遂
藉太監陳洪力取中旨入閣以故怨拱及四維四維父
擅鹽利爲御史郜永春所劾事已解地御史復及之拱
四維疑出士儋前益相搆御史趙應龍遂劾士儋遣由

陳洪不可以黎大政士儋再辨求去不允而拱門生都
給事中韓楫復揚言翁之士儋亦疑出拱指故事給事
中朔望當入閣會揖士儋面揖楫曰開若有憾於我臧
自可耳毋爲他人使拱曰非體也士儋勃然起詬拱曰
若逐陳公逐趙公復逐李公今又爲四維逐我若能常
有此座耶奮臂欲毆之居正從旁解亦辭而對御史侯
居良復劾士儋始進不正求退不勇士儋再疏請益力
乃賜道里費乘傳歸有司給廩隸如故事家居十一年
卒時居正垂沒四維爲政怨士儋時太保益文通久之
改益文莊
高儀字子象錢塘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
修歷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召爲太常卿掌國子監
事擢禮部右侍郎改吏部教習庶吉士四十五年代高

拱爲禮部尚書穆宗卽位諸大典禮皆儀所酌定世宗
遺命郊社及祔享祔葬諸禮悉稽祖制更定儀乃會廷
臣議天地分祀不必改旣祭先農不當復祈穀西苑帝
社帝稷廡宗明堂配天與玉芝宮專祀當廢孝潔皇后
當祔廟別祀孝烈於他所帝皆報可旣而中官李芳復
請天地合祀如洪武制御史張櫃請易皇極諸殿名盡
復其舊儀皆持不可帝踐阼四月未名對大臣儀屢請
隆慶二年正月饗太廟帝將遣代儀偕僚屬諫閱臣亦
以爲言乃親祀如禮慶府輔國將軍縉彙等襲王爵儀
執不從太子生七齡儀疏請出閤帝命待十齡行之詔

取光祿銀二十萬兩儀力爭初世宗崇道教太常多濫
員儀奏汰四十八人寺卿陳慶奏供事之缺儀堅持不
可掌禮部四年每歲暮類奏四方災異遇事陳禮循法
居職甚稱引疾章六上卒見留會御史傅龍以先帝時
撰文叩壇事劾儀儀四疏求去乃加太子少保馳傳歸
歸二年用高拱薦命以故官侍東宮講讀掌詹事府六
年四月詔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踰月帝崩顧顧
命及拱爲張居正所逐儀已病太息而已未幾卒贈太
子太保謚文端儀性簡靜寡嗜慾室無妾媵舊廬燬於
火終身假館於人及沒幾無以殮

貢曰貢宏等皆起家文學致位宰相宏却饋寧拒宸濠
忤張桂再躓再起終亦無損清譽李時罹讒皆負才望
而鑒晚節不振貞吉負氣自高然處傾軋之勢卽委蛇
庸得免乎顧鼎臣等雍容廟堂可謂極遭逢之盛而陳
以勤誠心輔導獻納良多後賢濟美繼登相位終明之
世稱韋平者數以勸父子天之報之何其厚哉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兼太子太保臣張廷玉等奉

敕修

喬宇　孫交子元
林俊子遷　金獻民
秦金孫柱　趙璜
鄒文盛　梁材
劉麟　蔣瑤
王廷相

喬宇字希大山西樂平人祖毅工部左侍郎父鳳職方

郎中皆以清節顯宇登成化二十年進士授禮部主事弘治初王恕爲吏部調之文選三遷至郎中門無私謁擢太常少卿武宗嗣位遣祀中鎮西海還朝條上道中所見軍民困苦六事已遷光祿卿歷戶部左右侍郎劉瑾敗大臣多以黨附見劾宇獨無所染拜南京禮部尚書乾清宮災率同列言視朝不勤經筵久輟國本未建義子猥多番僧處禁寺優伶侍起居立皇店留邊兵習戰鬬土木繁興織造不息凡十事帝不省久之改兵部參贊機務以帝遠遊塞上而監國無人請早建儲貳帝將自擊寇宇復率同列諫皆不報未幾寧王宸濠反揚

吉日夕下南京宇嚴爲警備而談笑自如時攜客燕城外密察地險易置戍守綜理周盡內外宴然指揮楊銳有才畧署爲安慶守備鎮守中官劉良女士宇刺得其情詰鄉用事者鄉懼不敢動宇乃大索城中斬所伏壯士二百人懸首江上宸濠失內應且知有備不敢東攻安慶銳固守不得下未幾敗帝至南京詔百官戎服朝明年正旦宇不可率諸臣朝服賀江彬索城門諸鑰都督府門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禁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予雖天子詔不可得都督府以宇言復乃已彬矯有所求日數十至宇必廷白之彬

亦稍稍止彬欲啓去宇守備大監王偉者初爲帝伴讀帝信之每從中調護故彬謀不行帝駐南京九月宇倡諸臣三請回鑾又自伏闕請駕旋至揚州明年加太子太保論保障功復加少保世宗即位召爲吏部尚書宇自爲選郎有人倫鑒及是銓政一清帝求治銳甚宇與林俊彭澤孫交皆海內重望帝亦委任之凡爲權倖所黜者皆起列庶位天下欣欣望治帝性剛好自用宇所執漸不見聽興府需次宮六十人乞遷叙宇言此輩虛冒名籍與見俸事者不同黜罰之有差皆怨宇帝欲封駙馬都尉崔元爲侯外戚蔣輪邵喜爲伯宇不可

無何詔進壽寧侯張鶴齡爲公封后父陳萬言爲伯授萬言子紹祖尚寶丞宇言累朝太后戚屬無生封公者張巒亦歿後賜令奈何以父賜爲子封萬言封伯視巒更驟而子授尚寶非制願陛下守典章以垂萬世帝並不從史道訢楊廷和宇言道挾私遂下之詔獄曹嘉劾宇道劾宇宇求罷帝命鴻臚趨視事宇遷事不可無不力爭而爭大禮尤切帝欲加興獻帝皇號宇言加皇於本生之親則干正統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及禮官請稱獻帝爲本生考帝改稱本生皇考又詔建獻帝廟於大內宇等復連章諫特旨用席書爲禮部尚書宇又偕九

聊言陛下罷汪俊用席書議馬明衡季本陳逅召張璁桂萼霍韜舉措乖違人心駭愕夫以一二人邪說廢天下萬世公議內離骨肉外間君臣名爲劾忠實累聖德且書不蘇廷推特出內降此祖宗來所未有乞令俊與書各仍舊職宥明衡等止璁萼毋召寺復論罷璁萼書而出爭大禮者呂柟鄒守益於獄會璁萼至京詔皆用爲學士宇等又言內降恩澤先朝率施於佞倖小人若士大夫一預其間即不爲清議所齒兄學士最滿華而倖萼等居之誰復肯與同列哉帝怒切責宇遂乞休許之馳傳給夫廩猶如故事御史許中劉隅等請留宇帝

曰朕非用宇宇自以疾求去耳後明倫大典成追論前護奪官楊一清桑宇渡江弔之南都父老皆出迎舉手加額曰活我者公也宇幼從父京師學於楊一清兼通篆籀性好山水進士後復從李東陽遊詩文雄儁兼通篆籀性好山水嘗陟太華絕頂遇虎僕夫皆驚仆宇端坐不動虎徐帖尾去家居濟泊服御若寒士身殁二妾劉許皆從死穆宗卽位復官贈少傅謚莊簡

孫交字志同安陸人成化十七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爲尚書王恕所知弘治初恕入吏部薦授稽勳員外郎歷文選郎中居吏部十四年於善類多所推引遷太

常少卿提督四夷館大同有警命經畧黃花鎮諸邊增堆整廣樹藝制敵騎馳突永樂時造隆慶諸衞軍採薪炭其後罷之令歲輸銀二萬兩軍重困交奏免之正德初擢光祿卿三年進戶部右侍郎提督倉場改吏部尚書張綵附劉瑾交數規切綵怒調之南京瑾敗召拜戶部尚書時征討流寇調度煩急仍歲凶正賦不足交區畫適宜四方告饑輒請蠲租遣官振貸而小人用事者皆不便之帝欲以太平倉賜倖臣裴德南鎮守中官張倫請採銀礦南京織造中官吳經奏費乏交皆力爭八年五月中旨與禮部尚書傅瑛並致

仕言官多請留不報世宗在潛邸知交名甫即位召復故官首請帝日讀祖訓言勳舊動悉取準則經筵日講寒暑勿輟帝褒納焉或議遷顯陵天壽山交言山陵事重太祖欲遷仁祖於鍾山慮泄靈氣而止具載聖陵碑事乃止武宗佚汰之後庫藏殫虛交裁冗食定經制宿弊為異同令出復反非新政所宜不聽中官監督倉場者初止數人正德中增至五十五人以交言罷撤過半其後復漸增帝已罷三十七人交欲盡去之並臨清徐淮諸

倉一切勿遣帝令自今毋更加而已守珠池中官詔毋得預守土事而安川貢緣復故交劾川命如前詔正德中上林苑內臣至九十九人交欲盡去之並臨清徐淮諸命留十八人如弘治時已復傳奉至六十二人交乞汰如初且盡歸侵奪地報許又論御馬監內臣宜如祖制毋監收芻豆並令戶部通知馬數杜其侵耗不從錦衣百戶張瑾率校尉支俸通倉橫取狠籍主事羅洪載欲按之瑾紿請受杖奏洪載擅笞禁衛官帝怒逮下詔獄謫外交與林俊喬宇先後論救不納御馬監閹洪乞外豹房地交言先帝以豹房故貽禍無窮洪等欲修復以

開游獵之端非臣等所敢聞詔以地十頃給豹房餘令自戶趙愷等仰如故奉詔上各宮莊田數視舊籍不同帝詰其故交言舊籍多以奏請投獻數多妄報也新籍少以奉行清核田多除豁也帝意稍解令考成弘問籍以聞交年已七十連章乞罷帝亂慰留遣醫視療請益力乃許之予詔加太子太保馳驛令子編修元恃行有司時存問給食米與致仕復賜道里費卒年八十謚榮僖交言論恂恂不以勞位驕人清慎恬憲終始一致初在南京僚友以事簡多暇相率談論飲交寫樂交默處一室讀書不輟或以為言交曰對聖賢語不愈於賓客耶

妾乎與獻王素愛重交嘗割陽春臺東偏地益其宅後中官言孫尚書侵地世宗曰此先皇所賜吾敢奪耶元進士終四川副使篤厚有父風

林俊字待用莆田人成化十四年進士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性侃直不隨俗浮沈權貴尚書林聰亂屬俊治之上疏請斬妖僧繼曉並罪中貴梁芳帝大怒下詔獄考訊後府經歷張黻救之並下獄太監懷恩力救俊得謫姚州判官鹺師宗知州時言路久塞兩人直聲震都下為之語曰御史在刑曹黃門出後府尋以正月朔星變帝感悟復俊官改南京弘治元年用薦擢雲南

副使鶴慶元化寺稱有活佛歲時集士女萬人爭以金
銼其面俊命焚之得金悉以償民遽又毀淫祠三百六
十區皆撤其材修學宮千崖土舍刀怕愈欲奪從子宣
撫官封其印數年俊檄諭之遂歸印進按察使五年調
湖廣以雨雪災異上疏陳時政得失又言德安安陸建
王府及增修吉府工役浩繁財費鉅萬民不堪命乞循
寧襄德府故事一切省儉勿用琉璃及白石雕闌請著
爲倒不從九年引疾不待報徑歸久之薦起廣東右布
政使不拜起南京右僉都御史督操江十四年正月朔
陝西山西地震水涌疏述古宮闈外戚內侍柄臣之禍
乞罷齋醮減織造清役占汰冗員止工作省供應節賞
賜戒逸欲遠佞幸親賢人又請豫教皇儲因爲侍郎謝
鐸少卿儲瓘楊廉致仕副使曹時中處士劉閔堪輔導
報聞已屢疏乞休薦時中自代不許江西新昌民王武
爲盜巡撫韓邦問不能靖命俊巡視身入武巢武請自
効悉禽賊黨詔即以俊代邦問俊引朱熹代唐仲友包
拯代宋祁事力辭不允乃更定要約庶務一新王府徵
歲祿率倍取於民以俊言大減省寧王宸濠貪暴俊屢
裁抑之王請易琉璃瓦費二萬俊言宜如舊毋涉权段
京鄙之求吳王几杖之賜王怒何其過無所得會俊以

聖節按部遂劾奏之停俸三月尋以母憂歸武宗即位
言官交薦江西人在朝者合疏乞還俊乃進右副都御
史再撫江西遭父憂不果正德四年起撫四川眉州人
劉烈倡亂敗而逃諸不逞假其名剽掠俊縋形捕莫能
得會保寧賊益廷瑞鄂本恕廖惠等繼起勢益張轉寇
巴州猝遇之單輿抵其營譬曉利害賊羅拜約降
淫雨失期復叛去攻陷通江俊擊敗之龍灘河遣知府
張敏等追敗之門鎮子遂禽廖惠而廷瑞奔陝西西鄉
越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官軍追及復大破之遂移
師擊瀘州賊曹甫且遣人招前伎令使弟琯刼如

故指揮李蔭斬琯首賊遂移江津分七營將攻重慶俊
發酉陽播州土兵助蔭以元日掩破其四營賊遁入民
家焚之盡斃乘勝搗老營指揮汪洋等中伏死蔭復進
去賊十五里甫以數十騎出遇蔭兵敗走官軍乘勝進
圍之俘及焚死者二千有奇巳本恕廷瑞寫永順土舍
彭世麟所禽俊論功進右都御史南黨方四亡命恩南
復攻南川綦江以窺瀘州俊益發土兵令副使何瑭李
鉞等敗之去捷聞璽書獎勵俊在軍與總督洪鍾議多
左中貴子弟欲冒從軍功輒禁止御史俞綸走避賊而
僉事吳景戰致綸恚欲委罪俊遂劾俊累報首功賊終

不減加鑿井毀寺逐僧徒迫爲賊於是俊前後被切責
比方四敗賊且盡俊辭加秩及賞乞以舊職歸田詔不
許辭秩聽其致仕言官交請留不報俊歸士民號哭追
送時正德六年十一月也世宗卽位起工部尚書改刑
部在道數引疾不許因請帝親近儒臣正其心以出號
令用渾樸爲天下先初詔所革無還就以廢公議旣抵
京師會暑月經筵輟講舉祖宗勤學故事以諫俊時年
已七十寓止朝房示無久居意數爲帝言親大臣勤聖
學辨異端節財用朝有大政必侃侃陳論中外想望其
風采中官蕭景等奸利事覺爲言官所糾詔下司禮監

察訊俊言內臣犯法法司不得訊是宮府異體也乞下
法司公訊以昭平明之治都督劉暉下獄俊當以交結
朋黨律言與許泰同罪請斬以謝天下廖鵬廖鉞齊佐
王瓚論死屢詔緩刑俊乞亟行誅又劾谷大用占民田
萬餘頃皆不聽中官崔文家人李陽鳳索匠師宋鉅陳
不獲嗾文杖之幾死下刑部治未決而中旨移鎮撫司
俊留不遣力爭不納明日又奏帝怒責陳狀俊言祖宗
以刑獄付法司以緝獲奸盜付鎮撫吼鞫旣得猶必付
法司擬罪未有奪取未定之囚反付推問者文先朝漏
奸罪不容誅茲復干內降臣不忍朝廷百五十年紀綱
爲此輩壞亂帝憚其言直乃不問俊以耆德起田間持
正不避嫌旣屢見格遂乞致仕詔加太子太保給驛賜
隆廩如制俊數爭大禮與楊廷和合竟上言推尊所生
有不容已之情有不可易之禮因輯堯舜至宋理宗事
凡十條以上及大禮議定得罪者或杖死四年秋俊從
病中上書言古者鞫獄之刑辱之而已非欲糜爛其體
膚而致之死也又非所以加於士大夫也成化時臣及
見廷杖二三臣舉容厚棉底衣重褻裹然且沉卧久
乃得痊正德朝逆瑾竊權始令去衣致末年多杖死臣
又見成化弘治時惟叛逆妖言劫盜下詔獄始命打問
者慰留碩德重望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舒鰲輩宜列
置左右臣衰病待盡無復他望敢效古人遺表之意敬
布犬馬之心帝但下所司而已又明年疾革復上書請
慰學隆孝任賢納諫保躬導和且預辭身後卽典遂卒
年七十六後一年明倫大典成追論俊附和廷和削其
官其子達以士禮葬之俊歷事四朝抗辭敢諫以禮進
退始終一節隆慶初復官贈少保謚貞肅達正德九年
進士官至南京吏部郎中工篆籀能古文張璁吉水人

成化八年進士歷知涇州宿州介特不避權貴弘治中
俊蒙顯擢而黽老不用王恕爲之請特予誥命
金獻民字舜舉綿州人成化十年進士除行人弘治
初選授御史按雲南順天並著風裁出爲天津副使歷
湖廣按察使正德初劉瑾亂政追坐獻民勘天津地不
實與巡撫柳應辰等械繫詔獄斥爲民未幾又坐湖廣
事再下獄罰贖歸踰年又以劉陽民劉道隆獄獻不實
罰米輸塞下瑾誅起貴州按察使擢僉都御史巡撫延
綏歷南京刑部尚書世宗即位召爲左都御史李鳳陽
下刑部程遺下都察院皆改詔獄獻民力爭已遷刑部
尚書執奏奸黨王欽王銓不宜貸死皆不納尋代彭澤
爲兵部尚書五星聚營室其占主兵獻民因請救天下
鎮巡官預守戰之備且請用賢納諫寵土木解玩好帝
頗采納獻民性伉直有執持帝或不能從卒無所徇帝
初即位益斥先朝傳奉官已太監邱福潘傑等死詔官
其弟姪錦衣及司禮太監張欽死以家人李賢承顧賢
死復欲官其子儒獻民先後執奏帝皆不從士磐番速
禮滿速兒寇肅州命獻民兼右都御史總制陝西四鎮
赴獻民數偕廷臣疏爭及紅衣門兒諫又與徐文華倡
之帝由此不悅卒得罪隆慶初謚卿如制

泰養子也以中官管事陳宦爭之獻民言禮宗有舊制
孝廟有禁例陛下發極有明詔賢無公家庸又非泰子
姓猥以斯養竊名恭案數典尊不可之大者宜納諫官
言弗聽錦衣副千戶李全子那等以冒蓋法去至是
奏辨不已下部覆議獻民言全等足不履行陣而坐論
首功身不隸公家而躐跨典秩此下吝極法者三百
餘人人心稱快萬一倖典再啓則前詔皆虛將來奏擾
有何紀極帝竟復全等試百戶獻民復奏曰令出惟行
勿惟反今以小人奏辨一旦復官九十餘人朝左右私
壞祖宗法竊爲陛下惜之明旨不許奮採管事而奔競
已成風矣不許比例凍乞勿奏已肆赦交誼生罰階
至今爲梗望仍斥全等以息人言尚大變古官任洛等
亦以爲言不聽會皇親兵官種勳行賂京帥偵事者
獲其籍獻民名在臨給事李熙已成風矣不許比例凍乞勿奏已肆赦交誼生罰階
之獻民因引疾歸居一年邪奇已太監邱福潘傑等死詔官
民遷下刑部獄法司劾獻民奏令尚書彭澤詞連獻
妄報失大臣體宜奪賤開仕制其世蔭詔可初大禮議
起獻民數偕廷臣疏爭及紅衣門兒諫又與徐文華倡
之帝由此不悅卒得罪隆慶初謚卿如制
泰金字國聲無錫人弘治六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郎

中正德初遷河南提學副使改右參政守開封破趙鑑於陳橋歷山東左右布政使承寇關後與巡撫趙璜共捄循瘡痍始起九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應諸王府所據山場湖蕩皆奏還之官降盜賀璋羅大洪復叛討平之郴州桂陽猺龔福全稱王金先後破紫八十餘峒首二千級禽福全及其黨劉福興等錄功增俸一級陞吏部言官論金無人倫鑑復改戶部轉左署部事外戚邵喜乞莊田金遮祖制請按治帝皆嘉命都察院禁如制中旨各宮仍置皇莊遣官校分督金言西漢盛時以苑囿賦貧民今奈何剝民以益上乞勘正德間額外侵占者悉歸其主而盡撤管莊之人帝稱善即從其議踰靖二年擢南京禮部尚書奉諸臣上疏曰陛下繼統以來昭德塞違勵精圖治動無過舉宜召天和而災眚頻告者何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陛下登極一詔百度咸貞天下拭目望至治比來多與部違百司因遵萬民失仰此詔令不能如初也即位之初逐鼎同任者借比內閣擬旨軋中改至疏請徒答溫語此任賢不能如初也即位之初聽言如流朝請慕報比來事涉蔵晚宴寺雖九卿執奏科道交章皆曰業經有旨此聽納不能如初也即位之初凡先朝傳陞乞陞等官一切釐革比來恩澤過濫封拜頻煩此慎名器不能如初也即位之初凡奸黨巨惡俱付三法司比來輒下鎮撫此謹國法不能如初也即位之初首命戶部減馬房糧芻之半且令科道官備覈馬數乃因太監閻洪等言遂寢前詔此恤民瘼不能如初也即位之初遣斥法王佛子國師禪師比來於禁地設齋醮此崇正道不能如初也即位之初精明充盛比來聖躬弗綵天顏未復此壽精神不能如初也夫初政所以清明者政出公朝而左右不預也今政所以淆濁者政在左右而外廷不知也惟政不可一日不在朝廷惟權不可一日移於左右所謂政在朝廷者非必皆獨運也股肱有託耳目有寄即注威重於九鼎國勢安於泰山自古帝王制御天下操此而已不則宮府之勢隔而信任有所偏婦寺之情親而聽受有所蔽名曰總攬而太阿之柄實移於下矣章下禮部尚書汪俊力勸帝採納報聞尋就改兵部孫交去名爲戶部尚書帝欲考與獻帝金借廷臣伏闕爭又與何孟春等條張理建議之非及上聖母慶壽金及趙璜等復不至帝頻詰讓金爲大樂易及居官一以廉正自持在戶部尤孜孜爲國永福長公主乞寶坻武清地以金言頗

減撫寧山海莊地賜魏國公徐達者達卒仍歸之官定國公光祚請之金執不可給事中黃重御史張珩等先後爭金等復以爲言始報許內府諸監局軍匠至數千人中官梁謙請下部採金玉珠石金皆執奏不聽奸人遂俊等乞兩淮鹽引三十萬帝許之金力爭不可積失帝旨六年春以考察自陳致仕馳驛給夫廩如制歸五年薦者不已乃起南京戶部疏陳利民六事尋名爲工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帝與張孚敬李時評諸大臣以金爲賢頗嫌其老居數月加太子太保改南京兵部踰歲致仕歸二十三年卒年七十八贈少保謚端敏孫柱以

諸生授中書舍人大學士高拱得罪倉黃去京師門生皆避匿柱獨追送百里外吳中行疏論張居正奪情破杖下詔獄柱挾醫視湯藥遂作居正還舊府審理尋假考察罷之

趙璜字廷實安福人少從父之官隆江中不死稍長行道上得遺金悉還其主登弘治二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改兵部歷員外郎出爲濟南知府務吏舞文積歲爲蠹璜擇愿民教之律令得通習者二十餘人逐吏而代之漢庶人牧場久籍於官募民佃德王府奏乞之璜勘還之萬言總於帝下郎中員外二人詔獄璜言二臣無與乞罪臣帝不聽其後論救踵至萬言不自安再請貸二人獲釋工價亦大減三年題陵司香內官言

陵制狹小請改營視天壽山諸陵璟言陵制與山水相稱難槩同帝納其言已帝欲遷顯陵璟不可乃寢詔建玉德殿景福安喜二宮璟請俟仁壽宮成徐議其事帝不許頃之以災異申前請帝始從之并罷仁壽役江西建眞人府陝西督織造皆遣中使璟皆疏爭營建世廟中官所派物料戶部多裁省帝以問璟璟言曩造乾清坤寧兩宮所積餘貲足移用帝遂報可璟爲尚書六年值帝初政銳意釐剔中官不敢撓故得舉其職後論執不已諸權倖嫉者衆帝意亦寖疏璟素與秦金齊名考察自陳與金俱致仕廷臣乞留不許馳驛給夫廩如故

爭璟有幹局多智慮事勞錯他人相顧愕眙璟立辦既去人爭薦之十一年召復故官未上卒贈太子太保謚莊靖

鄒文盛字時鳴公安人弘治六年進士除吏科給事中遼東巡撫韓重幼鎮守中官廖玘文盛偕郎中楊茂仁勘實其罪論玘陵可香粲顏三衛屢擾邊文盛還奏制馭六策尚書劉大夏深善之下之邊吏尋出霪雨糧儲思恩土官岑濬與田州岑猛搆兵文盛言田州廣西之藩蔽李蠻田州之干城蔡政武清受濬重賂以計殺蠻釀成禍亂制敕房供事蔡議岑業濬懿親爲彌縫於

中漏我機事請先誅二人而後行討業有內援帝不聽清寧以考察罷正德初歷戶升都給事中出爲保定知府累遷福建左布政使十一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清平苗阿旁阿階阿革稱王巡撫曹祥調永順保靖土兵討之寧被劾罷阿旁等據香爐山與隆偏橋平越新添龍里諸衛咸被其患文盛至檄川湖兵協剿以貴州兵搗破木苦禽阿革川湖兵至抵山下山壁立惟小徑五賊皆樹柵仰攻不能克乃製戰樓與崖齊乘夜雨附崖登扳柵焚廬舍賊奔後山據絕頂官軍乘間梯籐木以上遂禽阿旁餘賊盡平移師討平龍頭都黎都蔔都蓬密西大支馬羅諸苦黑苗先後斬降無算錄功增俸一等廕子錦衣世百戶力辭免芒部陳聰等爲亂討破之四川土舍秦安馮綸與凱里楊弘有怨弘卒綸糾諸苗相讎殺侵軼貴州境文盛遣參議蔡潮笛播州督宣慰楊斌撫定之請復設安寧宣撫司以弘子襲而錄潮功尚書王瓊以專擅爲潮罪不敘頃之改蒞南京都察院世宗即位召爲戶部左右侍郎遷南京右都御史就改戶部尚書嘉靖六年戶部尚書秦金罷召文盛代之首疏鹽政錢法十一事文盛爲人廉謹踧踖若無能與孫交秦金趙璜咸稱長者歲餘以年至再疏乞歸卒

贈太子少保謚莊簡

梁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衛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德
清知縣勤敏有異政正德初遷刑部主事改御史出爲
嘉興知府嘗杭州田租例參差材爲酌輕重立盡一之
法遷浙江右參政進按察使鎮守中官畢真與寘濠通
將舉城應之材與巡按張縉劫持真奪其兵衛尋以憂
去嘉靖初起補雲南土官相譬殺累年材召其酋曰汝
罪當死今貰汝以牛羊贖御史訝其輕材曰如是足矣
急之變生諸酋束甲待變聞無他廼止歷貴州廣東左
右布政使吏民輸課令自操權衡吏不得預時天下布

政使廉名最著者二人材與姚鏌也六年拜右副都御
史巡撫江西甫兩月召爲刑部左侍郎尋改戶部遂代
鄒文盛爲尚書自外僚登大卿不滿二載自以受恩深
益盡職上言臣考去年所入止百三十萬兩而所出至
二百四十萬加催徵不前邊費無節凶荒又多奏免國
計安所辦詳求弊端一宗藩二武職三冗食四冗費五
遣員乞集廷臣計畫條請於是宗藩武職各議上三事
其他皆嚴爲節帝悉報可惟武職開住者議停半俸帝
不納經費大省國用亦充中官麥福請盡徵牧馬草場
奪俸材由此失帝意考尚書六年滿遂令致仕初嘉王
寧成周班祿有土田祿由田出非常祿外復有七田今
熟戚祿已踰分而陳乞動千萬請申禁之自特賜外量
存三之一以供祀事帝命並請已賜者額外侵據悉還
之民勢豪家乃不敢妄請乞畿輔屯田御史督理正統
間易以僉事權輕屯政日弛材請仍用御史御史郭弘
化言天下土田視國初減半宜通行清丈材恐紛擾請
但較所司清釐籍難稽者始履畝而丈帝悉可之母喪
去服除起故官大同巡撫樊繼祖請益軍餉材言大同
歲餉七十七萬有奇例外解發又累萬較昔已數倍日
益月增太倉銀不足供　鎮無論九邊也繼祖數請不

得議開事例下戶兵二部行之時修建兩宮七陵役京
軍七萬郭勛請給月糧冬衣材言非故事如所請當歲
費銀四十五萬且冬衣例取內庫非部事勛怒劾材悞
公帑詰責材竟如勛奏勛復建言三事請開礦助工餘
鹽盡輸邊潛奏得攜貨物材議不盡行勛益怒材初爲
戶部值帝勤政力祛宿弊多見從及是屢忤權倖不得
志乃乞改南爲給事中周琉所劾下吏部尚書許讚等
請留之帝不悅令與材俱對狀材引罪得宥而讚等坐
奪俸材由此失帝意考尚書六年滿遂令致仕初嘉王
守莊者與佃人訟材請革守莊者令有司納租於王報

可王奏不便帝又從之材已去侍郎唐胄等執初詔帝大怒并責材令以右侍郎開住而奪胄俸下郎官詔獄明年戶部尚書李廷相罷帝念材廉勤大臣亦多薦者乃召復故官加太子少保三掌國計砥節守公如一日帝眷亦甚厚其秋考察京官特命監之有大獄不能決又命兼掌刑部事帝歎曰尚書得如材者十二人吾無憂天下矣大工頻興役外衛班軍四萬六千人郭勛竊其不至者責輸銀雇役廩食視班軍廷相嘗量給之材堅持不予勛劾材帝命補給勛又以軍不足籍逃亡軍布棉折銷銀募工材言今京班軍四萬餘已足用不宜

藉口耗國儲帝從其奏勛益怒劾材變亂舊章先是詹壇須龍涎香材不以時進帝銜之遂責材沽名誤事落職閒住歸旋卒年七十一隆慶初贈太子太保謚端肅

當嘉靖中歲大臣或阿上取寵材獨不撓以是終不容自材去邊儲國用大窘世宗乃歎曰材在當不至此

劉麟字元瑞本安仁人世爲南京廣洋衛副千戶因家焉績學能文與顧璘徐禎卿耦江東三才子弘治九年成進士言官龐泮等下獄麟偕同年生陸崑抗疏救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錄囚畿內平反三百九十餘人正德初進郎中出爲紹興府知府劉瑾衔不謁謝甫五

月撫前錄囚細故罷爲民士民醵金贖不受爲建小劉祠以配漢劉寵因寓湖州與吳琬施侃孫一元龍霓爲湖南五隱瑾誅起補西安遭父憂樂吳與山水奉父柩葬爲遂居湖州起陝西左參政督糧儲都御史鄧璋督師議加賦充餉麟力爭會陝民苦閻想得寢尋遷雲南按察使謝病歸嘉靖初召拜太僕卿進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六府中官耿忠守備紫荊多縱豎劫奏之請捐天津三衛屯田課及出庫儲給河南三衛軍月餉徵通課以償皆報可帝因諭戶部中外軍餉未給者悉補給之再引疾歸起大理卿拜工部尚書侍衛軍不給衣履

錦衣帥駱安援紅盧軍例以詔麟執不可詔量給銀自製後五載給爲常四司財物悉貯後堂大庫司官出納多佞濵麟請特除郎官主之帝稱善因賜名節慎庫已上節財十四事汰內府諸監局冒破錢中貴大恨及顯陵工竣執役者咸覬官麟止擬賚羣小愈怨會帝納諫官言停中外雜派工役麟牒停浙江蘇松織造而上供袍服在停中中官吳勳以爲言遂勒麟致仕久之顯陵殿閣雨漏追論麟落職麟清修直節當官不撓居工部爲朝廷惜財嘗費僅踰年而罷居郊外南坦賦詩自娛守爲築一臺令爲搆堂始有息游之所家居三十

餘年廷臣頻論薦晚好樓居力不能攜聽盤興於梁曲
臥其中名曰神樓文徵明繪圖遺之年八十七卒贈太
子少保謚清惠

蔣瑤字粹卿歸安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行人正德時
歷兩京御史陳時弊七事中言內府軍器局軍匠六千
中官監督者二人今增至六十餘人人占軍匠三十他
局稱是行伍安得不耗并言傳奉官及濫收校尉勇士
並宜釐革劉瑾雖詠權猶在宦豎有旨詰問且言自今
如瑤議者毋覆奏尋出爲荊州知府築黃潭隄謁揚州
武宗南巡至揚瑤供御取具而已無所贈遺諸嬖倖皆
怒江彬欲奪富民居爲威武副將軍府瑤執不可彬閉

瑤空舍挫辱之眥以帝所賜銅瓜不爲懾會帝獵獲一
巨魚戲言直五百金彬即畀瑤責其直瑤懷其妻簪珥
往服以進曰庫無錢臣所有惟此帝笑而遣之府故有
瓊花觀詔取瓊花瑤言自宋徽欽北狩此花已絕今無
以獻又傳旨徵異物瑤具對非揚產帝曰苟亦非揚產
揚產耶瑤不得已爲獻五百疋當是時權倖以揚繁華
要求無所不至徵瑤民且重困駕旋瑤屢至竇應中官
邱得用鐵紲繫瑤數日始釋竟屢至臨清而返揚人兒
瑤無不感泣迨遷陝西參政爭出貲建祠祀之名曰此

大震嘉靖初歷湖廣江西左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
巡撫河南帝命桂萼等覈巡撫宮去留令瑤歸候調已
累遷工部尚書四郊工竣加太子少保西苑宮殿成帝
置宴見瑤與王時中席在外命移殿內而移皇親於殿
右以讓瑤曰親親不如尊賢其重瑤如此時土木繁興
歲費數百萬計瑤規畫咸稱帝意數有賚予以憂去久
之白南京工部尚書召改北部帝幸承天瑤扈從京師
營建率役京軍多爲豪家占匿至是大工頓仍歲募民
充役費二百餘萬瑤以爲言因請停不急者豪家所匿
事畢出募直大減以老致仕久瑤嘗亮高介既歸館處

陋巷與尚書劉麟顧應祥輩結文酒社徜徉峴山間卒
年八十九贈太子太保謚恭靖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幼有文名登弘治十五年進士
選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以憂去正德仍服闋至京劉
瑾中以罪謫亳州判官量移高淳知縣召爲御史疏言
大盜四起將帥未能平由將權輕不能禦敵兵機疏不
能扼險也盜賊所至鄉民奉牛酒甚者爲效力盜有生
殺權而將帥反無之故兵不用命宜假便宜退却者必
斬河南地平曠賊易奔山西地險阻亦縱深入將帥罪
也若陳兵黃河之津使不得西分扼井陘天井使不得

東而主將以大軍蹙之則賊進退皆窮可不戰禽矣帝
切責總督諸臣悉從其議已出按陝西裁抑鎮守中官
廖堂被誣時已改督京畿學校建繫詔獄謫贛榆丞屢
遷四川僉事山東副使皆提督學校嘉靖二年舉治行
卓異再遷山東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討
平芒部賊沙保尋召理院事歷兵部左右侍郎遷南京
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初有詔省進貢快船守備太監賴
義復求增廷相請酌物輕重以定船數而大減宣德以
後傳旨非祖制者龍江大勝新江浦子江淮五關守臣
藉稽察權利安慶九江蕪湖春秋關視索賂廷相皆請革

之草場蘆課銀率爲中官楊奇卜春及魏國公徐鵬舉
所侵蝕以廷相請逮問奇春奪鵬舉祿三月入爲左都
御史疏上南京守備權太重不宜令魏國世官給事中
曾忭亦言之遂解鵬舉兵柄居二年加兵部尚書兼前
官提督團營仍理院事兩考滿加太子少保發民盜大
壽山陵樹巡按楊紹芳引盜大祀神御物律斬廷相言
大祀神御物者指神御在內祭器帷帳之物而言律文
盜陵木者止杖一百徒二年今舍本律非刑之平忤旨
罰俸一月帝將幸承天廷相與諸大臣諫不納扈從還
以九年滿加太子太保雷震奉先殿廷相言人事修而
後天道順大臣法而後小臣廉今廉隅不立賄賂盛行
先朝猶暮夜之私而今則白日之攫大臣汚則小臣悉
倣京官貪則外臣無畏臣職憲紀不能絕其弊乞先罷
斥用以刺尚書嚴嵩張璁輩帝但論留而已初廷相請
以六條考察差還御史帝令疏其所未盡編之憲綱乃
取張孚敬汪鋐所奏劾及新所定凡十五事以進悉允
行之及九廟災下詔修省因敕廷相曰御史巡方職甚
重卿總憲有年自定六條後不考黜一人今宜痛修省
廷相惶恐謝廷相掌內臺最久有威重督團營與郭勛
共事逡巡其間不能有所振飭給事中李鳳來等論權

貴奪民利章下都察院廷相檄五城御史覈實逮四十
餘日給事中章允賢遂劾廷相徇私慢上帝方詰責而
廷相以御史所覈閒惟郭勛侵最多帝令勛自奏於是
勛勃輩起勛復以頃敕稽留觸帝怒下獄責廷相朋
比阿黨斥爲民越三年卒廷相博學好議論以經術稱
於星歷輿圖樂律河圖雒書及周部程張之書皆有所
論駁然其說頗乖僻隆慶初復官贈少保謚肅敏
贊曰喬宇守南京從容鎮靜內嚴警備可謂能當大事
者矣觀宇與孫交等砥節奉公懇懇廷諍意在杜塞倖
門裨益國是雖得君行政未能媲美蹇臬要其清嚴不

苟行無瑕尤於前人亦不多讓蔣瑤爲尚書功名損於
治郡王廷相掌內臺風力未著是始其時爲之歟

總裁官總理修務　經筵講官保傅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監修國史加級張居正等奉
敕修

王守仁　冀元亨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父華字德輝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授修撰弘治中累官學士少詹事華有器度在講幄最久孝宗甚眷之李廣貴幸華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指陳甚切帝命中官賜食勞焉正德初進禮部左侍郎以守仁忤劉瑾出爲南京吏部尚書坐事罷旋以會典小誤降右侍郎瑾敗乃復故無

何卒華性孝母岑年踰四歲卒華年已七十餘猶寢苫蔬食士論多之守仁娠十四月而生祖母夢神人自雲中送兒下因名雲五歲不能言異人抆之更名守仁乃言年十五訪客居庸山海關時關出寇縱觀山川形勝弱冠舉鄉試學大進顧益好言兵且善射登弘治十二年進士使治前戚寧伯王越葬還而朝議方急西北邊守仁條八事上之尋授刑部主事決囚江北引疾歸起補兵部主事正德元年冬劉瑾逮南京給事中御史戴銑等二十餘人守仁抗章救瑾怒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龍場萬山叢薄苗猺雜居守仁因俗化導夷人

喜相率伐木爲屋以棲守仁理誅畫移廬陵知縣入覲遷南京刑部主事吏部尚書楊一清改之驗封屢遷考功郎中擢南京太僕少卿就遷鴻臚卿兵部尚書王瓊素奇守仁才十一年八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當是時南中盜賊蜂起謝志山據橫水左溪梅岡池仲容據桶岡藍天鳳等亦生蘖曰能以歸遂議討全等攻剽府縣而福建大帽山賊詹師富等又起前巡撫文森托疾避去志山合樂昌賊掠大庾攻南康贛州贛縣主簿吳珙戰死守仁至知左右多賊耳目乃呼老點隸詰之隸戰栗不敢隱因貰其罪令詗賊動靜無督副使胡璉等破賊長富村遍之象湖山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戰死守仁親率銳卒屯上流佯退師出不意搗之連破四十餘寨俘斬七千有奇指揮王鎧等禽師富疏言權輕無以令將士請給旗牌提督軍務得便宜從事尚書王瓊奏從其請乃更兵制二十五人爲伍伍有小甲二伍爲隊隊有總甲四甲爲哨哨有長協哨二佐之二哨爲營營有官參謀二佐之二營爲陣陣有偏將二陣爲軍軍有副將皆臨事委不命於朝副將以下得遍相罰治其年七月進兵大庾志山乘間悉攻南安知府季敦擊敗之副使楊璋等亦生蘖曰能以歸遂議討橫水左溪十月都指揮許清贛州知府邢珣寧都知縣王天與各一軍會橫水敷及守備郡文汀州知府唐淳縣丞舒富各一軍會左溪古安知府伍文定程鄉知縣張戩遏其奔軼守仁自駐南康去橫水三十里先遣四百人伏賊巢左右進軍逼之賊方迎戰兩山堰幟賊大驚簡官軍已盡犁其巢遂潰乘勝克橫水志山及其黨簫貴模等皆走桶岡左溪亦破守仁以桶岡險固移營近地諭以禍福賊酋藍廷鳳等方震恐兒使至大喜期仲冬朔降而珣文定已自南奪險入賊阻水陣珣直前搏戰文定與戩曰右出賊後倉卒敗走遷寺兵又敗諸軍破桶岡志山貫楔廷鳳面縛降凡破巢八十有四俘斬六千有奇時湖廣巡撫秦金亦破嘔仝其黨千人突至諸將禽斬之乃設崇義縣於橫水控諸猺還至贛州議討剿頭賊初守仁之平師富也龍川賊盧珂鄭志高陳英咸請降及征橫水剿頭賊將黃金巢亦以五百人降獨仲容未下橫水破仲容始遣弟仲安來歸而嚴爲戰守備詭言珂志高讐也將襲我故爲備守仁佯杖縶珂等而陰使珂弟集兵待遂下令散兵歲首大張燈樂仲容信且疑守仁賜以節物誘入謝仲容率九十三人營

敎場而自以數人入謁守仁呵之曰若皆吾民屯於外疑我乎悉引入祥符宮厚飲食之賊大喜過望益自安守仁留仲容觀燈樂正月三日大享伏甲士於門諸賊入以次悉禽戮之自將抵賊巢連破上中下三浰斬馘二千有奇餘賊奔九連山山橫亘數百里陡絕不可攻乃簡壯士七百人衣賊衣奔崖下賊招之上官軍進攻內外合擊禽斬無遺乃於下浰立平和縣置戍而歸自是境內大定初朝議賊勢強發廣東湖廣兵合勦守仁聞南昌兵少則大喜上疏止之不及桶岡既滅湖廣兵始至及平浰頭廣東趨樟樹鎮知府臨江戴德孺袁州徐璉贛州那珣都指揮僉恩通判瑞州胡堯元童琦撫州鄒琥安吉談儲推

宦王暐徐文英知縣新淦李美泰和李楫萬安王冕寧都王天與各以兵來會合八萬人號三十萬或請救安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爲賊守我越南昌與相持江上二郡兵絕我後是腹背受敵也不如直搗南昌賊精銳悉出守備虛我軍新集氣銳攻必破賊聞南昌破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衆曰善己酉次豐城以文定爲前鋒先遣奉新知縣劉守緒襲其伏兵庚戌夜半文定兵抵廣潤門守兵駭散辛亥黎明諸軍江順流東下則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計撓之少遲旬日梯組登縛拱樑等宮人多焚死冕王頗殺掠守仁戮犯令者十餘人宥脅從安士民慰諭宗室人心乃悅居二

日遣文定珣璉德孺各將精兵分道進而使堯元等設
伏宸濠果自安慶還兵乙卯遇於黃家渡文定當其前
鋒賊趨利珣繞出賊背貫其中文定恩乘之璉德孺張
兩翼分賊勢堯元等伏發賊大潰退保八字腦宸濠懼
盡發南康九江兵守仁遣知府撫州陳槐饒州林城取
九江建昌曾璵賡信周朝佐取南康丙辰復戰官軍却
守仁斬先却者諸軍殊死戰賊復大敗退保樵舍聯舟
爲方陣盡出金寶犒士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羣臣官軍
奄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火焚其副舟妃婁氏以下皆
投水死宸濠舟膠淺倉卒易舟遁王瓚所部兵追執之

上實養正及降賊按察使楊璋等皆就禽南康九江亦
下凡三十五日而賊平京師聞變諸大臣震懼王瓊大
言曰王伯安居南昌上將必禽賊至是果奏捷帝時已
親征自稱威武大將軍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命安邊
伯許泰爲副將軍僭提督軍務太監張忠平賊將軍左
都督劉暉將京軍數千沂江而上抵南昌諸變俾故與
宸濠通守仁初上宸濠反書因言覬覦者非特一寧王
請黜奸諛以回天下豪傑心諸變俾皆恨宸濠既平則
相與媚功且懼守仁見天子發其罪競爲蜚語謂守仁
試召之必不至忠泰屢矯旨召守仁守仁得永密信不
先與通謀慮事不成乃起兵又欲令縱宸濠湖中待帝
赴及是知出帝意立馳至忠泰計沮不令見帝守仁乃

入九華山日晏坐僧寺帝覘知之曰王守仁學道人閒
召卽至何謂反乃遣還鎮令更上捷音守仁乃易前奏
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畧討平叛亂而盡入諸嬖倖名江
彬等乃無言當是時讒邪搆煽禍變叵測微守仁東南
事幾殆世宗深知之甫卽位趣召入朝受封而大學士
楊廷和與王瓊不相能守仁前後平賊率歸功瓊廷和
不喜大臣亦多忌其功會有言國哀未畢不宜舉宴行
賞者因拜守仁南京兵部尚書守仁不赴請歸省已論
功封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世襲歲祿一千石然
不予鐵券歲祿亦不給諸同事有功名惟吉安守伯文

定至大官當上賞其他皆名示遷而陰絀之屢斥無存
者守仁憤甚時已丁父憂屢疏辭爵乞錄諸臣功咸報
寢免喪亦不召久之所善席書及門人方獻夫黃綰以
議禮得幸言於張璁桂萼將召用而費宏故銜守仁復
沮之屢推兵部尚書三邊總督提督團營皆弗果用嘉
靖六年思田州土酋盧蘇王受反總督姚鏌不能定
乃詔守仁以原官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兼巡撫結固
上書訟守仁功請賜鐵券歲祿並敘討賊諸臣帝咸報
可守仁在道疏陳用兵之非且言思恩未設流官土兵
叢出兵二千聽官征調既設流官我反歲遣兵數千防
戍是流官之設無益可知且田州隣交阯深山絶谷悉
猺獞盤據必仍設土官斯可藉其兵力爲屏蔽若改土
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後必有悔章下兵部尚書
王時中條其不合者五帝令守仁更議十二月守仁抵
海州會巡按御史石金定計招撫悉散遣諸軍留永順
保靖土兵數千解甲休息蘇受初求撫不得聞守仁至
益懼至是則大喜守仁赴南寧二人遣使乞降守仁令
諸軍門二人籍議曰王公素多詐恐紿我陳兵入見守
仁數二人罪杖而釋之親入營撫其衆七萬奏聞於朝
陳用兵十害招撫十善因請復設流官量割田州地別

生平學術一淸等不知所對守仁之起由聰蓼薦蓼故不善守仁以聰强之後蓼長吏部聰入內閣積不相下蓼暴貴喜功名風守仁取交阯守仁辭不應一淸雅知守仁而黃綰嘗上疏欲令守仁入輔毀一淸一淸亦不能無移憾蓼遂顯詆守仁征撫交失實格不行獻夫及霍韜不平上疏爭之言諸猺爲患積年初實用兵數十萬僅得一田州旋復召寇守仁片言馳諭思田稽首至八寨斷藤峽賊阻深巖絕隔國初以來有輕議勦者乃言守仁受命征思田不今一舉蕩平若拉枯朽議者又言守仁受命

初襲新建伯萬曆五年卒子承勛嗣督漕運二十年子
先進無子將以弟先達子業弘繼先達妻曰伯無子爵
自傳吾夫由父及子爵安往先進怒因育族子業洵爲
後及承勛卒先進未襲死業洵自以非嫡嗣終當歸爵
與先通疏辨而業洵兄業浩時爲總督所可懼忤業浩
竟以先通嗣業弘憤持疏入禁門訴白刎不殊執下獄
尋釋先通襲伯四年流賊陷京師被殺守仁弟子盈天
下其有傳者不復載惟冀元亨嘗與守仁共患難冀元

亨字惟乾武陵人篤信守仁學正德十一年鄉試從
守仁於贛守仁屬以教子宸濠懷不軌而外務名高貽
書守仁問學守仁使元亨往宸濠語挑之佯不喻獨與
之論學宸濠日爲癡他日講西銘反覆君臣義甚悉宸
濠亦服厚贈遣之元亨反其贈於官已宸濠敗張忠許
泰誣守仁與通詰宸濠言無有忠等詰不已曰獨當遣
冀元亨論學忠等大喜掠元亨加以炮烙終不承械繫
京師詔獄世宗嗣位言者交白其冤出獄五日卒元亨
在獄善待諸囚若兄弟囚皆感泣其被逮也所司檠其
妻李李無怖色曰吾夫尊師樂善豈他慮哉獄中與二
女治麻枲不輟事且白守者欲出之曰未見吾夫出安
往按察諸僚婦聞其賢召之辭不赴已就見則囚服見
手不釋麻枲問其夫學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在席間
聞者悚然
贊曰王守仁始以直節著比任疆事提劾卒從諸耆生
掎積年逋寇平定孽藩終明之世文臣用兵制勝未有
如守仁者也當危疑之際神明愈定智慮無遺雖由天
資高其亦有得於中者歟於其卹死恤孤標異倫先卒爲學
者識守仁背謂胡世寧少講學世寧曰某恨公多講學
耳桂萼之議雖出於媚忌之私抑流弊實然固不能以
功多爲諱矣

明史卷一百九十五終

總裁官武英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事加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戶部尚書事加太傅保和殿大學士兼管禮部尚書事加太子太保文華殿大學士兼管兵部尚書事監修臣張居正
纂修臣張　懋
臣方獻夫　臣夏　言
臣張　璁　臣桂　萼

張璁字秉用永嘉人舉於鄉七試不第將謁選御史巖鳴鳳善星術語之曰從此三載成進士又三載當驟貴璁乃歸正德十六年登第年四十七矣世宗初踐阼議追崇所生父興獻王廷臣持之議三上三却璁時在部觀政以是年七月朔上疏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義莫大乎以天下養陛下圖登大寶卽議追尊聖考以正其號奉迎聖母以致其養誠大孝也廷議執漢定陶宋濮王故事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記曰禮非天降非地出人情而已漢哀帝宋英宗固定陶濮王子然成帝仁宗皆預立爲嗣養之宮中其爲人後之義甚明故師丹司馬光之論行於彼一時則可今武宗無嗣大臣遵祖訓以陛下倫序當立而迎立之遣詔直曰興獻上長子未嘗著爲人後之義則陛下之與實所以承祖宗之統與預立爲嗣養之宮中者較然不同議者謂孝廟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假令聖考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且迎養聖母以母之親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聖考止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絕其父母之義故在陛下謂入繼祖後而得不廢其尊親則可謂爲人後以自絕其親則不可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承惠帝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乎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立聖考廟於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

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聖考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矣帝方扼廷議得璁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下廷臣議廷臣大怪駭交起擊之禮官毛澄等執如初會獻王妃至通州聞尊稱禮未定止不肯入帝聞而泣欲避位歸藩璁乃著大禮或問上之帝於是連駁禮官疏廷臣不得已合議尊孝宗曰皇考興獻王曰本生父興獻帝璁亦除南京刑部主事以去追崇議且寢至嘉靖三年正月帝得桂萼疏心動復下廷議汪俊代毛澄爲禮部執如澄璁乃復上疏曰陛下遵兄終弟及之訓倫序當立禮官不思陛下實入繼大統之君而強

比與爲人後之例絕獻帝天性之恩蔑武宗相傳之統致陛下父子伯姪兄弟名實俱紊寧負天子不敢忤權臣此何心也伏睹聖諭云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嶽稱罔極之恩何由得報執政竊測上心有見於推尊之重故今日爭一帝字明日爭一皇字而陛下之心亦日以不帝不皇爲歉既而加稱爲帝謂陛下心既慰矣故留一皇字以覘陛下將來未盡之心遂致稱孝宗爲皇考稱興獻帝爲本生父父子之名既更推崇之義安在乃遽詔告天下乘陛下不覺陷以不孝禮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陛下尊爲萬乘父子之親人可得而奪之又可容人之奪之乎故今日之禮不在皇與不皇惟在考與不考若徒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是塞今日之議陛下亦姑以是滿今日之心臣恐天下知禮者必將非笑無已也與桂萼第二疏同上帝益大喜立召兩人赴京命未達兩人及黃宗明黃綰復合疏力爭及獻帝改稱本生皇考閣臣以尊稱既定請停召命帝不得已從之二人已在道復馳疏曰禮官懼臣等面質故先爲此術求遂其私若不亟去本生之稱天下後世終以陛下爲孝宗之子陰禮官欺蔽中矣帝益心動趣召二人五月抵都復條上七事衆洶洶欲撲殺之夢懼不敢出聰閱數日始朝給事御史張翀狀鄒本公等連章力攻帝益不悅特拔二人翰林學士二人力爭且詰面折廷臣之非給事御史李學曾呂棠等亦聰夢曲學阿世聖世所必誅以傅泰爲學士累聖德不少卻史段續陳相又特疏論升及席書帝責學曾等對狀下續相詔獄刑部尚書趙鑑亦請置聰夢於理張其年九月卒用其議定尊稱帝益眷倚聰夢與萼

恃寵幣廷臣舉朝士大夫咸切齒此數人矣四年冬大禮集議成進詹事兼翰林學士後讓世廟神道廟樂武舞及太后謁廟帝率倚聰言而決聰緣飾經文委曲當帝意帝益器之聰急圖柄用爲大學士費宏所抑遂與夔連章攻宏帝亦知其情留宏不即放五年七月聰以省墓請既辭朝帝復用爲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給事中杜桐楊言趙廷瑞交章力訟并劾吏部尚書廖紀引用邪人帝怒切責之兩京給事御史解一貫張鎰方紀達戴繼先等復交章論不已皆不聽尋進聰左侍郎復與夔攻費宏明年二月與王邦奇獄搆陷楊廷和等宏

及石珤同日罷吏部郎中彭澤以浮躁被斥聰言昔議
禮時澤勸臣進大禮或問致招衆忌今諸臣去之將以
次去臣等澤乃得留居三日復言臣與舉朝抗四五年
舉朝攻臣至百十疏今修大體全書元惡寒心羣奸側
目故要畧力進讒謗繁興使全書告成將誣陷益甚因
引疾求退以要帝帝優詔慰留吏部尚書推而尚書
喬宇楊旦禮部尚書亦缺推侍郎劉龍溫仁和仁和以
俸深尹聰言守旦乃楊廷和寘而仁和亦不宜自鳴帝
命大臣休致者非奉詔不得推舉宇等遂廢聰積怒廷
臣日謀報復會山西巡按馬錄治反賊李福達獄詞連

武定侯郭勛法司讞如錄擬聰讒於帝謂廷臣以議禮
故陷勛帝累疑諸臣朋比乃命聰署都察院桂萼署刑
部方獻夫署大理覆讞盡反其獄頒諸異己者大臣頗
頤壽聶賢以下咸被搒掠錄等坐罪遠竄帝益以爲能
獎勞之便毀賚二品服三代封誥京察及百官互糾已
點御史十三人聰掌憲復請考察斥十二人又奏行憲
綱七條糾東巡按御史其年冬遂拜禮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去釋褐六年耳楊一清爲首輔翟
鑾亦在閣帝待之不如聰嘗論聰朕有密諭毋泄朕與
卿帖悉親書聰固引仁宗賜楊士奇等銀章事帝賜聰

二章文曰忠貞一曰純德弼違因并及一清等聰初
拜學士諸翰林恥之不與並列聰深恨及侍讀汪佃講
洪範不稱旨帝令補外聰乃請自講讀以下畫才外補
改官及罷黜者二十二人諸庶吉士皆除部屬及知縣
由是翰苑爲空七年正月帝視朝見聰等班兵部尚書
李承勛下意嘯之一清因請加設官乃手敕加二人太
子太保聰辭以未建青宮宜不當設乃更加少保兼太
子太保明倫大典成復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一清再相頗由聰等力傾心下二人而
聰終以屬於一清不獲盡如意遂相齟齬指揮孟能遷

分祭天地議罷太宗配祀議朝日夕月別建東西二郊
議祀高祖議文廟設主更從祀諸儒議祧德祖正太祖
南向議祈穀議大祫議帝社帝稷奏必下聰議顧帝取
獨斷聰言亦不盡入其諫罷太宗配天三四往復卒弗
能止也十年二月聰以名嫌御諱請更乃賜名孚敬字
茂恭御書四大字賜焉夏言恃帝眷數以事忤孚敬孚
敬銜之未有以發納彭澤言搆陷行人司正薛侃侃因
以害言廷鞫事露旨斥其忮罔御史譚纘端廷救唐愈
賢交章劾之帝論法司令致仕孚敬乃大慚去未幾遣
行人齎敕召之明年三月還朝言已擢禮部尚書益用

事李時翟鑾在閣方獻夫繼入孚敬亦不能專恣如最
時矣八月彗星見東井帝心疑大臣擅政孚敬因求罷
都給事中魏良弼詆孚敬奸孚敬言良弼以溫舉京營
官奪俸由臣擬旨挾私報復給事中秦鰲劾孚敬強辨
飾奸言官論列輒文致其罪擬旨不密引以自歸明示
中外若天子權在其掌握帝是鰲言令孚敬自陳狀許
之致仕李時請給廩隸敕書不許再請乃得馳傳歸十
二年正月帝復思之遣鴻臚寺官齎敕召四月還朝六月彗
星復見畢昴間乞避位不許明年進少師兼太子太師
同再亂亦主用兵薦劉源清爲總督師久無功其後亂
定代王請大臣安輯夏言遂力詆用兵之謬請如王言
語多侵孚敬孚敬怒持王疏不行帝諭令與言交好而
遺黃綰之大同相機行事孚敬以議不用稱疾乞休疏
三上已而子死請益力帝報曰卿無疾疑厥耳孚敬復
上奏不引咎且歷詆同議禮之夔獻夫韜綰等帝品責
之乃復起視事帝於文華殿後建九五齋恭默室爲齋
居所命輔臣賦詩孚敬及時各爲四首以上已數召見
便殿從容議政十四年春得疾帝遣中官賜尊牢而與
時言頗及其執拗且不惜人才以叢怨狀又遣中官賜

藥餌手敕言古有苟鬚療大臣疾者朕今以己所服者
賜卿孚敬幸得溫諭遂屢疏乞骸骨命行人御醫護歸
有司給廩隸如制明年五月帝復遣錦衣官齎手敕視
疾趣其還行至金華疾大作乃歸十八年二月卒帝在
承天聞之傷悼不已孚敬剛明果敢不避嫌怨既遇主
亦時進讜言帝欲坐張延齡反族其家孚敬諍曰延齡
守財虜耳何能反數詰問對如初及秋盡當論孚敬上
疏謂昭聖皇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萬一不食有他
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帝憲責孚敬自古強臣令
主非一若今愛死囚令主矣當悔不從廷和事敬皇帝
華蓋殿大學士初潞州陳卿亂孚敬主用兵賊竟滅大

耶帝故爲重語惕止孚敬而孚敬意不已以故終昭聖
皇太后世延齡得長繫他若清勛戚莊田罷天下鎮守
內臣先後殆盡皆其力也持身特廉痛惡贓吏一時苞
苴路絕而性狠愎報復相尋不護善類欲力破人臣私
黨而己先爲黨魁大禮大獄叢詬沒世顧帝始終眷禮
廷臣卒莫與二嘗稱少師蘿山而不名其卒也禮官請
謚帝取危身奉上之義特謚文忠贈太師時有胡鐸者
字時振餘姚人弘治末進士正德中官福建提學副使
嘉靖初遷湖廣參政累官南京太僕卿鐸與璁同舉於
鄉大禮議起鐸意亦主考獻王與璁合璁要之同署鐸

曰主上天性固不可違天下人情亦不可拂考獻王不
已則宗宗不已則入廟入廟則當有祧以薄封虛號之
帝而奪君臨治世之宗義固不可也入廟則布位將位
於武宗上乎武宗下乎生爲之臣死不得跡於若然曾
嘗蹟僖公矣恐異日不乏夏父之徒也璁議遂上旋被
召鐸方服闋赴京璁又要同疏鐸復書謝之且與辨繼
統之義大禮既定鐸又貽書勸召還議禮諸人養和平
之福璁不能從鐸與王守仁同鄉不宗其學與璁同以
考獻王爲是不與同進然其辨繼統謂國統絕而立君
寓立賢之意蓋大謬云

桂萼字子實安仁人正德六年進士除丹徒知縣性剛
使氣屢忤上官調青田不赴用薦起知武康復忤上官
下吏嘉靖初由成安知縣遷南京刑部主事世宗欲尊
崇所生廷臣力持己稱與獻王爲帝妃爲與國太后頒
詔天下二歲矣萼與張璁同官乃以二年十一月上疏
曰臣聞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未聞
廢父子之倫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禮官失考典
章過絕陛下純孝之心納陛下於與爲人後之非而滅
武宗之統奪獻帝之宗且使興國太后歷於慈壽太后
禮莫之尊三綱頓廢非常之變也乃自張璁霍韜獻議

論者指爲干進迎合人口致達禮者不敢駁議切念陛
下作與國太后慨與獻帝弗祀已三年矣拊心出涕不
知其幾顧速發明詔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皇考別
立廟大內正與國太后之禮定稱聖母庶協事天事地
之道至朝臣所執不過宋濮議耳按宋范純仁告英宗
曰陛下昨受仁宗詔親許爲之子至於封爵悉用皇子
故事與入繼之主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陛下
奉祖訓入繼大統未嘗受孝宗詔爲之子也則陛下非
爲人後而爲入繼之主也明甚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
又何疑臣聞非天子不議禮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

臣久欲以請乃者復得扈駕書方獻夫疏伏望奮然裁斷將臣與臣疏並付禮官令臣等面質帝大喜明年正月手批議行二月夢復上疏曰自古帝王相傳統爲重嗣爲輕故高皇帝法前王舊兄終弟及之訓陛下承祖宗大統正道高皇帝制執政乃無故任己私背祖訓其爲不道尚可言哉臣聞道路人言執政窺伺陛下至情不已則加 皇字而已夫陛下之孝其親不在於皇不皇惟在於考不考使考獻帝之心可奪雖加千百字徽稱何益於孝陛下遂終其身爲無父人矣逆倫悖義如此猶可使與斯議哉與聰疏並上帝益大喜召赴京

初議禮諸臣無力詆執政者至夢遂斥爲不道且欲不使議其言态肆無忌朝士尤疾之召命下衆益駭愕草起揣摩帝不爲動夢復偕聰論列不已遂召爲翰林學士卒用其言夢自是受知特深四年春給事中柯維熊言陛下親君子而君子不容如林俊孫交彭澤之去是也遠小人而小人尚在如張璁桂萼之用是也且今伏闕諸臣多死徙而御史王懋郭楠又謫謫竊以爲罰過重矣夢聰遂未去俊詔慰留尋進啓事兼翰林學士議世廟神道及太后謚廟禮復排廷議帝合帝指帝益以爲賢而人氣益盛而閣臣抑之不令與諸翰林等兩人乃連章攻費宏井石珙蘭之去給事中陳洸犯重辟夢與尚書趙鑑擴管爭爲南京給事中所劾不問嘗陳時政請預籌六年田租更登極初寬上開中制懲奸徒阻絕養濟院聽窮民群城垣陝地停外吏赴部考滿申聖敬廣聖孝凡數事多議行六年三月進禮部右侍郎兼官如故時方京察南京吏部侍郎孟遺及夢夢上言故輔楊廷和廣植私黨蔽聖聰者六年今次第斥逐然遺奸在言路昔憲宗初年命科道拾遺後互相糾劾言路遂滿請舉行如制章下吏部侍郎孟春等言憲宗無此詔夢被論報復無以懾衆心夢言詔出憲宗文集卷欲媚吉官宜并按問章下部再議春等言成化中科道有超擢巡撫不稱者憲宗命互劾去者七人非考察拾遺比帝終然夢言趣命速舉給事御史爭之益奮條春等乃以御史儲良才等四人名上帝獨黜良才而特旨斥給事中鄭自璧孟奇且令部院再舉復黜給事中余經等四人南京給事中顧湊等數人乃已其年九月改吏部左侍郎是月拜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故事尚書無兼學士者自夢始前此入閣必遷吏部尚書賜銀章二日忠誠靜慎日純德恭勤日純德恭謹遂合帝指帝益以輔臣垺七年正月手敕加太子太保明倫大典成加少

保兼太子太傅夢旣得志日以報怨爲事陳九畴李福達陳洸之獄先後株連彭澤馬錄葉應驄等甚衆或破陷至謫戍廷臣莫不畏其兇威獨疏薦建言獲罪鄧繼曾季本等因事貶謫黃國用劉秉鑑等諸人得量移世亦稱以此賢夢然王守仁之起也夢實爲之已銜其不附己力齮齕及守仁卒極言醜詆奪其世封諸邸典皆不予八年二月命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參機務初夢聰赴召廷臣欲倣先朝馬順故事於左順門捶殺之走武定侯郭勛家以免勛遂與深相結亦蒙帝眷典榮埒兵久之勛奸狀大露聰寵衰力庇勛夢知帝已惡之

獨疏其兇暴貪狡數事勛遂獲罪楊一清爲首輔打壓夢聰好紛更且惡其歷己遂不相能給事中孫應奎請鑒別三臣賢否詆夢故力帝已疑夢合潦宿怨全君臣終始之義夢乃大懼疏辯且稱疾乞休帝報曰卿行事須勉徇公議庶不負前日忠夢益憤給事中王舜鼎劾夢竊私人李夢鶴爲御醫詔下吏部言夢鶴由考選無私帝終以爲疑命大醫院更考言官知帝意已移給事中陸粲極論其罪并言夢鶴與夢家人吳從周序班林居閭行賄事奏入帝大悟立奪夢官以尚書致仕馬子卿病歸讀書西樵山中者十年嘉靖改元夏還朝道聞大禮議未定草疏曰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君子論

事當究名實竊見近日禮官所議有未合乎人情未嘗
乎名實者一則守禮經之言一則循宋儒之說也臣獨
以爲不然按禮經斬衰服傳曰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
可也又曰爲人後者孰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
不可以絶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
爲是禮者蓋謂有支子而後可以爲人後未有絶人之
後以爲人後者也今興獻帝止生陛下一人別無支庶
乃使絶其後而後孝宗豈人情哉且爲人後者父嘗立
之爲子子嘗事之爲父故卒而服其服今孝宗嘗有武
宗矣未嘗以陛下爲子陛下於孝宗未嘗服三年之服

是實未嘗後孝宗也而強稱之爲考豈名實哉爲是議
者未見其合於禮經之言也又按程頤濮議謂英宗既
以仁宗爲父不當以濮王爲親此非宋儒之說不善實
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有英宗於宮中是實爲父子
孝宗未嘗有陛下於宮中其不同者一孝宗有武宗爲
子矣仁宗未嘗有子也其不同者二濮王別有子可以
不絶興獻帝無別子也其不同者三豈得以濮王之事
比今日之事哉爲是議者未見其善述宋儒之說也若
謂孝宗不可無後故必欲陛下爲子此尤不達於大道
者也推孝宗之心所以必欲有後者在不絶祖宗之祀
不失天下社稷之重而已豈必拘拘父子之稱而後爲
有後哉孝宗有武宗武宗有陛下是不絶祖宗之祀不
失天下社稷之重矣是實爲有後也且武宗君天下十
有六年不忍孝宗之無後獨忍武宗之無後乎此尤不
通之說也夫興獻帝當父也而不得父孝宗不當父也
而強稱爲父武宗當繼也而不得繼是一舉而三失焉
臣未見其可也且天下未嘗有無父之國也瞽瞍殺人
舜竊負而逃今使陛下舍其父而有天下陛下何以爲
心哉臣知陛下純孝之心寧不有天下決不忍不父其
父也說者又謂興獻帝不當稱帝此尤不達於大道者

也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周公追王太王王季
子思以爲達孝豈有子爲天子父不得稱帝者乎今日
之事臣嘗爲之說曰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
興獻之異廟在稱帝而不稱宗夫帝王之體與士庶
不同繼統者天下之公二王之道也繼嗣者一人之私
後世之事也興獻之得稱帝者以陛下爲天子也不得
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也伏乞宣示朝臣復稱孝宗曰
皇伯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夫然後合於人情當
乎名實非唯得先王制禮之意抑亦遂陛下純孝之心
矣疏具見廷臣方紛排異議懼不敢上爲桂萼所見與

席書疏荐表上之帝大喜立下廷議廷臣遂日獻夫爲奸邪至不與往還獻夫乃杜門乞假既不得請則進大禮上下二論其說益詳時已召張璁桂萼於南京至郎用爲翰林學士而用獻夫爲侍講學士攻者四起獻夫亦力辭帝卒用諸人議定大禮由是荷帝眷與璁萼埒璁一清搆獻夫因災異進和衷之說且請收召謫戍前輩余寬馬明衡崔而倍取進士之數帝優詔答之寬等卒不用獻夫以尼僧道姑傷風化請勒令改嫁帝從之又因霍韜言盡汰僧道無牒毀寺觀私創者帝欲殺陳后喪獻夫引禮罔爭尋復代萼爲吏部尚書萼璁罷政詔吏部核兩人私薑獻夫言陛築等所劾百十八人三人而蜚儲良才等十二人長才者初爲御史以考察黜上疏詆楊廷和指吏部作郎孟春等爲奸黨萼因請復其職至是斥去時論快之安昌伯錢維城奪典兄維城坦請副爵獻夫言外戚之封不當世及歷引漢唐宋事爲證帝善其言下廷議外戚遂永絕世封璁萼既召還羽林指揮劉永昌劾都督桂勇語侵萼及兵部尚書李承勛又劾御史廖自顯自顯坐逮已又奸兵部郎中盧襄等獻夫請按治永昌母令奸人以蠱語中萼類帝不會萼反陳洗獻請蠲逮問官葉應驄等以獻夫言多免逮思恩田州比歲亂獻夫請專任王守仁而罷鎮守中官鄭泗總兵官朱麒帝乃召泗麒還思田既平守仁議築城建邑萼痛詆之獻夫歷陳其功狀築城得毋止璁萼與楊一清搆獻夫因災異進和衷之說且請收召謫戍前輩余寬馬明衡崔而倍取進士之數帝優詔答之寬等卒不用獻夫以尼僧道姑傷風化請勒令改嫁帝從之又因霍韜言盡汰僧道無牒毀寺觀私創者帝欲殺陳后喪獻夫引禮罔爭尋復代萼爲吏部尚書萼璁罷政詔吏部核兩人私薑獻夫言陛築等所劾百十八人三人而蜚儲良才等十二人長才者初爲御史以考察黜上疏詆楊廷和指吏部作郎孟春等爲奸黨萼因請復其職至是斥去時論快之安昌伯錢維城奪典兄維城坦請副爵獻夫言外戚之封不當世及歷引漢唐宋事爲證帝善其言下廷議外戚遂永絕世封璁萼既召還羽林指揮劉永昌劾都督桂勇語侵萼及兵部尚書李承勛又劾御史廖自顯自顯坐逮已又奸兵部郎中盧襄等獻夫請按治永昌母令奸人以蠱語中萼類帝不盡與附

從獻夫遂求退帝亦不允給事中孫應奎劾獻夫私其親故大理少卿洗光太常卿彭澤帝不聽都給事中夏言亦劾獻夫壞選法從張璁所惡浙江參政黃卿於陝西而用璁所愛党以平代邪回之彭澤踰等躐遷太常及他所私昵皆有迹疑獻夫交通賄賂疏入帝令卿等還故官獻夫及璁疏辨因引退帝重違二人意復令卿等如前擬頃之給事中薛甲言劉永昌以武夫劾冢宰張瀾以軍餘劾勛臣下凌上替不知所止願存廉遠堂高之義俾小人不得肆攻訐章下吏部獻夫等請從甲言敕都察院嚴禁吏民毋得譸張亂政并飭兩京給事御史及天下撫按官論事先大體毋責小疵當是時帝方欲廣耳目周知百僚情僞得獻夫議不懌報罷於是給事中饒秀劾甲阿附自劉永昌後言官未聞議大臣獨夏言孫應奎趙漢議及璁獻夫耳漢已蒙詰譴言應奎所奏皆用人行政之失甲乃指爲毛舉細故而頌大臣不已貪縱如郭勛亦不欲人言必使大臣橫行羣臣緘口萬一有逆人厠其間奈何奏入帝心善其言下吏部再議甲具疏自明帝惡其不俟部奏命削二官出之外部謂甲已處分不復更議帝責令置對停獻夫俸一月郎官倍之獻夫不自得兩疏引疾帝卽報允然猶慮

位以侯十年秋有詔召還獻夫疏辭舉梁材汪鋐王廷相自代帝手詔褒答遣行人蔡驥趣之驥及門獻夫潛入西樵以疾辭旣而使命再至云將別用乃就道明年五月至京命以故官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輔政初賜獻夫銀章曰忠誠直諒令有事密封奏聞獻夫歸上之朝至是復賜如故吏部尚書王瓊卒命獻夫掌之獻夫家居引體自尊監司謁見輒稱疾不報家人姻黨橫於郡中鄉人屢訐告僉事龔大稔聽之獻夫還朝囑大稔會大稔坐事落職疑獻夫爲之遂上疏列其不法數事詞連霍韜獻夫疏辨帝方眷獻夫大稔遂破逮削籍十月尋見東井御史馬恩詆獻夫兒奸肆巧辨播弄威福雖執大政氣厭厭不振獨帝欲殺張延齡常力爭而其時桂萼已前卒張璁最寵罷相者屢矣霍韜黃宗明言事一不當輒下之吏獻夫見帝恩威不測居職二歲三疏引疾帝優詔許之令乘傳予道里費家居十年卒先已加柱國少保乃贈太保謚文襄獻夫緣議禮驟貴與聰夢共事持論頗平恕故人不甚惡之

夏言字公謹貴溪人父鼎臨清知州言舉正德十二年

進士授行人擢兵科給事中性鯁敏善屬文及居言路
謇諤自負世宗嗣位疏言正德以來壅蔽已極今陛下
維新庶政請日視朝後御文華殿閱章疏召閣臣面決
或事關大利害則下廷臣集議不宜謀及褻近徑發中
旨聖意所予奪亦必下內閣議而後行絕壅蔽矯詐之
弊帝嘉納之奉詔偕御史鄭本公主事汪文盛覈親軍
及京衞冗員汰三千二百人復條九事以上輦下爲肅
清嘉靖初偕御史樊繼祖等出按莊田悉奪還民產劾
中官趙霧建昌侯張延齡疏凡七上請改後宮負郭莊
田爲親蠶殿公桑園一切禁戚里求請及河南山東奸

人獻民田王府者救被逮永平知府郭九皐莊奉夫人
弟邢福海肅奉夫人弟顧福傳旨授錦衣世千戶言力
爭不可諸疏率謇諤爲人傳誦屢遷兵科都給事中勘
青羊山平賊功罪論奏悉當副使牛鸞護賊中交通名
籍言請毀之以安衆心孝宗朝令吏兵二部每季具兩
京大臣及在外文武方面官履歷進御正德後漸廢以
言請復之七年調吏科當是時帝銳意禮文事以天地
合祀非禮欲分建二郊幷日月而四大學士張孚敬不
敢決帝卜之太祖亦不吉議且寢會言上疏請帝親耕
進言禮部左侍郎仍掌院事踰月代李時爲本部尚書
去諫官未洽歲拜六卿前此未有也時士大夫猶惡孚

破恃言抗之言既以開敏結帝知又折節下士御史喻希禮石金請宥大禮大獄得罪諸臣帝大怒令言劾言希禮金無他腸請帝寬怒帝責言對狀遽二人詔獄遠竄之言引罪乃已以是大得公卿間聲帝制作禮樂多言爲尚書時所議閣臣李時翟鑾取充位帝每作詩輒賜言悉酬和勒石以進帝益喜泰對應制倚待尤辦數召見落政事善窺帝旨有所傅會賜銀章一俾密封言事文曰學博才優先後賜繒蟒飛魚麒麟服玉帶兼金上尊珍饌時物無虛月孚敬獻夫復相繼入輔知帝眷言厚亦不敢與較已而皆謝事簪禮諸人獨翟鑾在

讒言不置十五年以願天府尹劉淑相事鑾言相攻訐鑾卒不勝事詳鑾傳中言由是氣遂驕郎中張元孝李遂與小忤即奏謫之皇子生帝賜言甚渥初加太子太保進少傅兼太子太傅閱十二月遂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參機務扈蹕謁陵還至沙河言庖中火延郭勛李時帳帝付言疏六亦焚言當獨引罪與勛等合謝被譴責焉時李時爲首輔政多自言出頗鯁臣入恃先達且年長頗欲有所可否言意不悅鯁臣遂不敢與爭共冬時卒言爲首輔十八年以疏薦皇天上帝冊表加少師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明世人臣無加上柱國者言所門

擬也武定侯郭勛得幸宮言院而禮部尚書嚴嵩亦心如言與嵩尷尬承天帝嵩顯陵畢嵩再請表賀言乞俟還京帝報罷意大不懌嵩知帝指固以請帝乃曰禮臬白天子出可也命表賀帝自是不悅言帝幸大峪山言進居守敕稱運帝責讓言懼請罪帝大怒曰言自卑官因孚敬議郊禮進乃怠慢不恭進密疏不用賜章其悉還聚所賂手敕言益懼疏謝請免追銀章手敕爲子孫百世榮詞甚哀帝怒不解疑言毀損令禮部追取削少師勳階以少保尚書大學士致仕言乃以手敕四百餘并銀章上之居數日怒解命止行復以少傅太子太傅入直言疏謝帝優論令勵初忠秉公持正免衆怨言心知所云衆怨者郭勛輩也再疏謝謂自處不敢後他人一志孤立爲衆所忌帝復不悅詰責之惶恐謝乃已未幾雷震奉天殿召言及鼎臣入恃先達且年長頗欲有所可否言意不悅鼎臣遂不敢與爭共冬時部幼之言等請罪帝復讓言傲慢并責鼎臣已乃還所追銀章御書陝西奏捷復少師太子太師進吏部尚書華蓋殿江淮賊平疊書獎勵賜金幣兼支大學士俸鼎臣已殁翟鑾再入向徇若屬吏然不敢少齟齬而翟輔入掌詹事府數修怨以郭勛與言有隙結令助已三人日相攜飲酒輔死言助交惡自若九廟災言方以疾在

告乞罷不允昭聖太后崩召問太子服制言報疏有誤字帝切責言言謝罪且乞還家治疾帝益怒令以少保尚書大學士致仕言始聞帝怒已上御邊十四策冀以解帝曰言既蘊忠謀何堅自受負朕脅倚姑不問初言撰青詞及他文最當帝意言罷獨翟鑾在非帝所念也及將出都詣西苑齋宮叩首謝帝閱而憐之特賜酒饌俾還私第治疾俟後命會部勛以言官重劾亦引疾在告京山侯崔元新有寵直內苑忌勛帝從容問元言勛皆朕股肱相如何也元不對帝問言歸何時曰俟聖誕後始敢請又問勛何疾曰勛無疾言歸即出耳帝頷之

言官知帝眷言惡勛因共劾勛勛辨語諄讒帝怒削勛同事王廷相籍給事中高時者言所厚也盡發勛貪縱不法十數事遂下勛獄復言少傅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疾愈入直言雖在告閣事多取裁治勛獄悉其指授二十一年春一品九年滿遣中使賜銀幣寶鈔羊酒內饌盡復其官階嘗書獎美賜宴禮部尚書侍郎都御史陪侍當是時帝雖優禮言然恩眷不及初矣慈慶寧兩宮宴駕勛嘗請改其一居太子言不可合帝意至是帝猝問太子當何居言志前語念與作費頗對如勛指帝不悅又疑言官劾勛出言意及建大享

殿命中官高忠監視言不進秩俸乘馬又賜香葉束髮巾用皮帛為履言謂非人臣法服不受又獨乘腰輿帝積數歲欲去言而嚴嵩因得間之潛與言同鄉稱先達事言甚謹言入閣援嵩自代以門客畜之嵩心恨甚言既失帝意嵩曰以柔佞寵言懼內抵暴其短帝大怒手敕禮部歷數言罪且曰郭勛已下獄猶干羅門織言官為朝廷耳目專聽言主使朕不堪呼嵩與謀嵩則已脅生陶仲文第謀詐言代其位言知其惡言官屢劾勛以言官重劾亦引疾在六月嵩無見頓首而泣恕言門客畜之嵩心恨甚言既失帝意嵩曰以柔佞寵言懼內抵暴其短帝大怒手敕禮部歷數言罪且曰郭勛已下獄猶干羅門織言官為朝廷耳目專聽言主使朕不早朝言亦不入閣軍國重事取裁私家王言要密視等戲玩言官不一言徒欺謗君上致神鬼怒而甚傷禾言大僧端罪居十餘日獻帝謀辰俏召入拜候直西苑言因謝恩乞骸骨部極衰疏留入日會七月朔日食既下予詔曰日食過分正坐下慢上之咎其落言職閒住帝又自引三失布告天下御史喬佑給事中沈良才等皆具疏論言且論罪帝大怒貶謫十二人高時以劾勛故謫遠邊於是嚴嵩遂代言入閣言久貴用事家富厚服用豪侈多通問遺久之不召監司府縣吏亦稍慢易之悒悒不樂遇元旦聖詩必上表賀稱草上臣帝亦漸

憐之復尚書大學士至二十四年帝微覺嵩貪恣復思言遣官齎敕召還盡復少師諸官階亦加嵩少師若與言並者言至直陵嵩出其上凡所批答畧不顧嵩噤不敢吐一語所引用私人言斥逐之亦不敢救衛次骨海內士大夫方怨嵩貪忮謂言能壓嵩制其命深以爲快而言以廢棄久務張權勢文選郎高簡之成唐龍許成名崔桐王用賓黃佐之罷王杲王暐孫繼魯之獄皆言主之貴州巡撫王學益山東巡撫何遷爲言官論劾輒擬旨逮訊龍故與嵩善暐事牽世蕃其他所譴逐不盡當朝士仄目最後御史陳其學以鹽法事劾崔元及錦衣都督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皆造言請死炳長跪乃得解二人與嵩比而搆言未之悟也帝數使小內豎慰嵩必延坐親納金錢袖中以故言所言負氣岸奴視之嵩必延坐親納金錢袖中以故日譽嵩而短言言進青詞往往失帝旨嵩間益精治其事未幾河套議起言故慷慨以經濟自許思建立不世功因陝西總督曾銑請復河套贊決之嵩與元炳媒孽其間竟以此敗江都人蘇綱者言繼妻父也雅與銑善銑方請復河套綱亟稱於言言倚銑可辦密疏薦之謂羣臣無如銑忠者帝令言擬旨優奬之者再銑喜益鋭意出師帝忽降旨詰責語甚厲嵩揣知帝意遂力言河套不可復語俊言始大懼且言嵩未嘗異議令乃盡諉於臣帝責言強君嵩復騰疏攻言言亦力辨而帝已入嵩譖怒不可解二十七年正月益奪言官階以尚書致仕猶無意殺之也會有蜚語聞禁中謂言不敢吐一語所引用私人言斥逐之亦不敢救衛次骨去時怨謗嵩復代仇鸞草奏許言納銑金交關爲奸利事連蘇綱遂下銑綱詔獄嵩與元炳謀坐銑交結近侍律斬綱戍邊遣官校逮言抵通州閲銑所坐大驚墮車曰噫吾死矣再疏訟冤言鬱方就逮上降論不南曰鸞何以知上語又何知嵩政而附麗若此蓋嵩與崔元輩詐爲之以傾臣嵩靜言脩遵假共工讒恭下士似王莽奸巧弄權父子專政似司馬懿在內諸臣受其箝制亦知有嵩不知有陛下在外諸臣受其箝制亦知有嵩不知有陛下臣生死係嵩掌握惟歸命聖慈曲賜保全帝不省獄成刑部尚書喻茂堅左都御史屠僑等當言死援議貴議能條以上帝不從切責茂堅等奪其俸猶及言前不戴香冠事其年十月竟棄言市妻蘇流竄西從子主事克承從孫尚寶承朝慶前鶚爲民言死時年六十有七言豪邁有俊才縱橫辨博人莫能屈既受特眷揣帝意不欲臣下黨比遂日與諸議禮貴人抗帝以爲不當遇益厚然卒爲嚴嵩所擠言死嵩禍及天下久乃

多惜言者而言所推轂徐階後卒能去嵩爲名相隆慶初其家上書白冤狀詔復其官賜祭葬謚文愍言始無子妾有身妻忌而嫁之生一子言死妻逆之歸貌甚類言且得官矣忽病死言竟無後

贊曰聰夢獻夫識尊與獻帝本人子至情故其說易入原其初識未嘗不準情禮之中乃至遭時得君動引議禮自固務快恩讎於是知其建議之心非有惓惓忠愛之實欲引其君於當道也言所奏定典禮亦多可採而志驕氣溢卒爲嵩所擠究觀諸人立身本末與所言是非固兩不相掩云

明史卷一百九十六終

明史卷一百九十七　列傳　一

總裁官禮部尚書兼翰林院掌院事經筵日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事加太級臣張廷玉等奉

敕修

纂修官檢討臣　席書第　春

臣　熊　次

臣　黃　紹　陞

臣　霍　韜子與瑕

臣　黃宗明

席書字文同遂寧人弘治三年進士授鄒城知縣入爲工部主事移戶部進員外郎十六年雲南晝晦地震命侍郎樊瑩巡視奏黜監司以下三百餘人書上疏言災異係朝廷不係雲南如人元氣內損然後瘡瘍發四肢之實欲引其君於當道也言所奏定典禮亦多可採而志驕氣溢卒爲嵩所擠究觀諸人立身本末與所言是非固兩不相掩云

朝廷元氣也雲南門戶也豈可舍致毒之源專治四肢之末今內府供應數倍往年冗食官數千投充校尉數萬齋醮寺觀無停日織造頻煩賞賚踰度皇親奪民田宦官賠遣不已大獄據招詞不敢辯刑官亦不敢伸大臣賢者未起用小臣言事謫者未復文武官傳陞名器大監災異之警備泄雲南欲以遠方外吏當之此何理也漢遣八使巡行天下張綱獨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今焚瑩職巡察不能劾戚畹大臣獨考黜雲南官吏舍本而治末乞陛下以臣所言弊政一切釐革他大害當法大政當舉者悉令所司條奏而與革之時不能用武

宗時歷河南僉事貴州提學副使時王守仁謫龍場驛丞書擇州縣子弟延守仁教之士始知學履遷福建左布政使寧王宸濠反急募兵二萬討之至則賊已平乃返辱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中官李鐃張陽假進貢及御鹽名斂財十餘萬書疏發之嘉靖元年改南京兵部右侍郎江南北大饑奉命振江北令州縣十里一賑煮糜哺之全活無算初書在湖廣見中朝議大禮未定揣帝向張璁霍韜獻議言昔宋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出爲人後今上以興獻王長子入承大統英宗入嗣在哀衣臨御之時今上入繼在宮車晏駕之後議者以陛

下繼統武宗仍爲興獻帝之子別立廟祀張璁霍韜之議未爲非也然尊無二帝陛下於武宗親則兄弟分則君臣既奉孝宗爲宗廟主可復有他稱乎宜稱曰皇考興獻王此萬世不刊之典禮臣三四執奏未爲失也然禮本人情陛下尊爲天子慈聖設無尊稱可乎故尊所生曰帝后上慈聞此情之不能已也爲今日議宜定號曰皇考興獻帝別立廟大內歲時祀太廟畢仍祭以天子之禮似或一道也蓋別以廟祀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隆以殊稱則至愛篤而本支不淪尊尊親親並行不悖至慈聖宜稱曰皇伯母某后不可以興獻加之獻篇也豈宜加於今日議既具會中朝競詆張璁爲邪說書懼不敢上而密以示桂萼萼然其議上之帝大喜趣召入對撫何詔改稱獻帝爲本生皇考遂寢召命會禮部尚書汪俊以爭建廟去位特旨用書代之故事禮部長貳率用翰林官是時廷臣排異議益力書進又不由廷推因交章詆書至訐其振荒無狀多佞濫書亦屢辭新命并錄上大禮考議且乞遣官勘振荒狀帝爲遣司禮中官戶刑二部侍郎錦衣指揮往勘而趣書入朝益急比至德州則廷臣已伏闕哭爭盡繫詔獄書馳疏言議禮之家名爲聚訟兩議相持必有一

是陛下擇其是者而非者不必深較乞宥其愆失俾襄大議上奏曰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自夏歷漢二千年未有立從子爲皇子者也漢成帝以私意立定陶王始壞三代傳統之禮宋仁宗立濮王子英宗即位始終不稱濮王爲伯今陛下生於孝宗崩後二年乃不繼武宗大統超越十有六年上考孝宗天倫大義固已乖悖又未嘗立爲皇子與漢宋不同自古天子無大宗小宗亦無所生所後禮經所載乃大夫上之禮不可語於帝王伯父子姪皆天經地義不可改易今以伯爲父

以父爲叔倫理易常是爲大變大得三代傳統之義遠出漢唐繼嗣之私者莫若祖訓祖訓曰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則嗣位者實繼統非繼嗣也伯自宜稱皇考父自宜稱皇考兄自宜稱皇兄今陛下於獻帝帝聖已去本生之稱復下臣等大議臣聰臣勢臣獻夫及文武諸臣皆議曰世無二道人無二本孝宗皇帝伯也宜稱皇伯考昭聖皇太后伯母也宜稱皇伯母獻皇帝父也宜稱皇考章聖皇太后母也宜稱聖母武宗仍稱皇兄莊肅皇后宜稱皇嫂我陛下仰遵孝宗仁聖之德念昭聖擁翊之功孝敬益隆始終無間大倫大統不入太廟於正統無干尊親兩不悖矣一遵祖訓允合聖經復三代數千年未明之典禮洗漢宋悖經違禮之陋習非聖人其孰能之議上詔布告天下尊稱遂定帝既加隆所生中外獻諛希恩者紛然逞至錦衣百戶隨全光祿錄事錢子勛既以罪磔希旨請遷獻帝顯陵梓宮北葬天壽山工部尚書趙璜等斥其謬帝復下廷議別立廟禮官議不合書以目睿在皇帝不遷祖陵文皇帝不遷孝陵全等諂諛小人妄論山陵宜下法司按問帝報曰先帝陵寢在遠既朝夕思

望不勝哀痛其再詳議以聞書復集衆議極言不可乃已書以大禮告成宜有以答天下望乃條新政十二事以獻帝優旨報焉大同軍變殺巡撫張文錦燬總兵官江桓印而出故帥朱振於獄令代桓帝因而命之論禮部鑄新印書持不可請討之與政府忤時執政者費宏石珗賈詠書心弗善也乃力薦楊一清王守仁入閣且曰今諸大臣皆中材無足與計天下事定亂濟時非守仁不可帝曰書寫大臣當抒獻畧共濟時艱何以中材自諉守仁迄不獲柄用四年光祿寺丞何淵請建世室祀獻皇帝於太廟帝命禮官集議書等上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周以文武有大功德乃立世室與后稷廟皆百世不遷我太祖立四親廟德祖居北後改同堂異室議祧則以太祖擬文世室大宗擬武世室今獻皇帝以藩王追崇帝號何淵乃欲比之太祖太宗立世室於太廟甚無據不報頃之張璁特奏上力言不可書亦三疏如璁議帝遣中官郎其家諭之書復密疏切諫帝不悅貞以畏聚飾奸乃議別立廟禮官議不合書以目睿在五年秋章聖太后將謁世廟禮官質無所據惟聖明裁告上告母后謁廟事出極閒禮官質無所據惟聖明裁酌且世廟既成宜有肆赦之典請還議禮還成諸臣

所謂合萬國之歡心以祀先王此天子大孝也報聞書
以議禮受帝知倚爲親臣初進大禮集議加太子太保
尋以獻帝實錄成進少保脊顧隆異雖諸輔臣莫敢望
而書得疾不能視事屢疏乞休舉羅欽順自代帝輒慰
留不允其後疾篤請益力詔加武英殿大學士賜第京
師支俸如故甫聞命而卒贈太傅謚文襄任一子尚寶
丞異數也書遇事敢爲性頗偏愎初長沙人李鑑爲盜
知府宋卿論之死書方巡撫湖廣發卿贓私因劾卿故
入鑑罪帝遣大臣按不如書言而書時已得幸乃命逮
鑑入京再訊書遂下吏議禮犯衆怒故刑官率右卿
而重鑑罪請敕法司辨雪及法司畏上無異詞帝重違
書意特減鑑死遣戍其他庇陳洸排費宏率恣行私意
爲時論所斥弟春纂春由庶吉士授御史巡雲南以兄
爲都御史改翰林檢討預修武宗實錄成當進秩內閣
費宏以春由他官入與檢討劉夔並擬按察僉事夔亦
故御史以避兄侍郎龍改授者也書大怒疏言故事無
纂修書成出爲外任者帝以書故留春擢修撰而避亦
留擢編修書由是怨宏數詆其及書卒帝念其議禮功
累進春翰林學士嘉靖十二年由禮部右侍郎改吏部
詔舉堪翰林者春欲召還故翰林楊惟聰陳沂尚書汪

鋐不可遂有隙後鋐有所推舉不與春議春怒詬鋐鋐
訐春前附楊廷和排議禮諸臣遂落職卒於家纂爲戶
科給事中黜閑公沐崑劾按察使沈思等纂與同官李
長私語崑奏多誣長即劾兒武宗責長誣重臣下詔獄
詞連纂并繫沿謫外纂得夷陵判官世宗嗣位復故官
未上卒子祭贈光祿少卿
霍韜字渭先南海人舉正德九年會試第一謁歸成婚
讀書西樵山程史淹洽世宗踐阼除職方主事楊廷和
方柄政韜上言閣臣職參機務今止票擬而裁決歸近
習輔臣失參贊之權近習起干政之漸自今章奏請召

大臣面決施行講官董讓班列左右衆議而公駁之宰
相得取善之名內臣免招權之謗因言錦衣不當典刑
獄東廠不當預朝議撫按兵備官不當以軍功授秩塵
與府護衛軍不當盡取入京概授官職御史謝源伍希
儒赴難有功不當罷黜平逆藩功自安慶南昌外不當
濫叙帝嘉納之及大禮議起禮部尚書毛澄力持考
宗稱私爲大禮議駁之證貽書相質難韜三上書極辨
其非己知澄意不可回共年十月上疏曰按廷議謂陛
下宜以孝宗爲父興獻王爲叔別擇崇仁王子爲獻王
後考之古禮則不合質之聖賢之道則不通揆之今日

之事體則不順考儀禮喪服章云斬衰爲所後者又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是於所後者蓋無稱爲父母之說而於本生父母又無改稱伯叔父母之云也漢儒不明其義謬爲邪說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果如其言則漢宣帝當爲昭帝後矣然昭帝從祖也宣帝從孫也孫將謂祖爲父可乎唐宣宗當爲武宗後矣然武宗姪也宣宗叔也叔反謂姪爲父可乎吳諸樊兄弟四人以國相授受蓋迭相爲後矣是兄弟自具高曾祖考也而可乎故曰考之古禮則不合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所得私也宋人之告其君曰仁宗於宗室中特簡聖明

授以大業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之德蓋謂仁宗以天下授英宗宜舍本生父母而以仁宗爲父母也臣以聖賢之道觀之孟子言舜爲天子瞽瞍殺人臯陶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是父母重而天下輕也若宋儒之說則天下重而父母輕矣故曰求之聖賢之道則不通也武宗嗣孝宗歷十有六年孝宗非無嗣也今强欲陛下重爲孝宗之嗣何爲也哉夫陛下爲孝宗子矣誰爲武宗子乎孝宗有兩嗣子矣武宗獨無嗣子可乎臣子於君父一也既不忍孝宗之無嗣獨忍武宗之無嗣乎若曰武宗以兄固得享弟之祀

父子之稱以不絕天性之恩於國母之迎得正天子之母之禮復於昭聖太后武宗皇后處之有其道事之盡其誠則於尊尊親親兩不悖矣帝得疏喜甚迫羣議不遽行而朝士咸指目謂爲邪說輦轂洶洶召韶韶辭疾不赴駝疏言今日大禮之議兩端而已曰崇正統之大義也曰正天倫之大經也徒尊正統其弊至於利天下而棄父母徒重天倫其弊至於小加大而卑踰尊故臣謂陛下宜稱孝宗曰皇伯考獻帝曰皇考此天倫之當辨者也尊崇之議則姑在所緩此大統之當崇者也乃廷議

欲陛下上考孝宗又兼考獻帝此漢人兩統之失也本原既差則愈議愈失臣之愚慮則願陛下預防未然之失毋重將來之悔而已始陛下尊昭聖皇太后爲母雖情所堪願陛下以臣等建議之悔上啟皇太后心中心悅豫無疑試之隙萬一未喻亦得歸罪臣等加賜誅斥然後委曲申請務得其歡心陛下朝夕所以承迎其意然後委曲申請務得其歡心陛下朝夕所以承迎其意慰釋其憂者亦無所不用其極庶名分正而嫌隙消天下萬世無所非議此臣愚慮者也昭聖之嫡嗣武宗一人而已武宗無嗣莊肅皇后之屬望已矣臣謂陛下之事昭聖禮秩雖極尊崇然其勢日輕陛下之事興母尊稱雖或未至然其勢日重故今日廷臣惓惓以尊大統母昭聖爲請者蓋預防陛下將來之失而追報孝宗之職分也臣嘗伏讀明詔正統大義不敢有違知陛下尊昭聖敬莊肅此心可上質天地下信士庶矣但恐左右之人不達聖意妄生疑問或以强文小節逐搆兩宮之隙此不可不早慮而預防之也願陛下以臣等建議之情上啟聖母曰昭聖皇太后實大統嫡宗宜尊無對不允明年四月進禮部右侍郎翰林學士徐縉上何媿如之帝優詔思李夢陽魏校顏木王廷陳何瑭白代帝不允再辭乃

政要及詩書直解以進帝褒訂之其年九月遷詹事兼翰林學士嘉復固辭言自楊榮楊士奇楊溥以及李東陽楊廷和顧鼎臣皆以南音入翰林爲屬官中書爲門吏故翰林遷擢不由吏部而中書至有進秩尚書者臣嘗建議謂翰林去留宜屬吏部庶不陰倚內閣爲腹心內閣亦不恊結翰林爲羽翼且欲京官補外以均勞逸議未即行躬自蹈之而又躐居學士徐縉上何媿如之帝優詔力辭且褒康海王九思李夢陽魏校顏木王廷陳何瑭白代帝不允再辭乃

翰林院修書還官日薄暮子及巡撫子弟廢武職之非而以爲已不能力挽不可隨衆趨且稱給事中陳洸冤薦監生陳雲章才可用帝優詔褒答不允辭翰復奏曰今異議者謂陛下特欲尊崇皇考遂以官閹餌其臣臣等二三臣苟阿官尊遂阿順陛下之意臣實自慨若得禮定決不受官俾天下萬世知議禮者非利官也苟疑議禮者爲利官則所議雖是彼猶以爲非何以塞天下口固辭不拜帝猶不允三辭乃允之翰先後薦王守仁王瓊諸人帝皆納用嘗因災異陳時弊十餘事多議行張璁桂萼之罷政也翰言官陸粲等受楊一清指分祀天地建二郊翰極言其非帝不悅責翰罔上自恣言亦疏辨力詆翰翰素護前自遂見帝怒不敢辨乃遣言書痛詆之復錄其書送法司言怒疏陳其狀且幼翰無君七罪并以其書進呈帝大怒責翰簿曲君上隳正懷邪遂下都察院獄翰從獄中上書祈哀璁亦再申救帝皆不納南京御史鄧文憲言宜察翰心容其簡且天地分祀是豈父子異處郊外視聽是廢刑外防閒帝怒謫之邊方翰繫獄踰月帝終不忘比議稍定功令輸贖還職尋以母喪歸廣東會事竟大稔奸翰及方獻夫居鄉不

法事大稔反被逮削籍十二年翰起歷吏部左右侍郎時部事多主於尚書兩侍郎率不預翰爭於尚書汪鋐侍郎茹瓚參部事翰棄剛愎陵與鋐爭鋐等亦嚴憚之既而鋐罷帝久不置尚書以翰掌部事閣臣李時傳旨用鴻臚卿王道中爲頃天府丞翰言道中承天語無可疑然臣等猶當奏請用杜矯爲因守故事列道中及應天府丞郭登庸二人名上帝嘉其守法乃用登庸而改道中大理少卿久之出翰爲南京禮部尚書順天府尹劉淑相坐所親賊私被鞫疑禮部尚書夏言媚通判費完陷之訐言詰屬事帝怒下淑相詔獄收相與翰善言亦疑翰主之遂訐翰庇蹕謁陵違遊銀山寺大不敬語自訴因論言詰笞故少師費宏爲文憲不敘宏累被劾狀按律增減緊關情節者訐且憲乃純皇帝廟號人臣安得用會南京給事中曾鈞騎馬不避尚書劉龍潘珍翰龍與鈞互訐奏翰劾鈞且請禁小臣乘轎給事中李允濁曹邁等交章言近侍之臣不當避道雜舉公會宴次得與尚書同列以證語頗侵翰翰疑充濁倚言爲內主訐充濁爲妍黨復撫言他事言益怒奏翰大罪十餘事且言影時宋儀皆於正德間謚文憲不避廟號翰陋不知故事帝方不直翰淑相復從獄中撫言他事帝益

怒考訊之辭服韜主使乃斥淑相爲民降韜俸一級當
議乘轎時言被劾不預都御史王廷相會禮部侍郎黃
宗明張璧請禁飭小臣如韜奏而南京諸給事御史白
如韜以爲言帝復申飭衆情滋不悅曹邁及同官尹相
等遂與韜忿爭相劾韜遷南部怨望擅取海子魚與鄉
人羣飲郊壇松下侍郎袁宗儒期喪不當造表遍使行
韜上疏自理下廷議帝爲停韜俸四月相等亦停二月
韜既與言交惡及言柄用韜每欲因事陷之上言項吏
部選劉文光等爲給事中尋忽報罷人皆曰閣臣抑之
給事中李鶴鳴考察論官尋復故人皆曰賄得宜論吏
部毋受當事頤指使天下知威福出朝廷而大臣有李
林甫秦檜者不得播弄於左右其意爲言發也於是鶴
鳴上疏自白並撫韜居鄉不法諸事帝兩置之無何韜
劾南京御史龔湜郭本湜等自辨亦劾韜帝並置不問
十八年簡補宮僚命韜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協掌詹
事府事疏辭加秩且詆大臣受祿不讓晉秩不辭或有
狐鼠鑽結陰固寵權怨氣召災實有所自其意亦爲言
發既屢擊言不勝最後見郭勛與言有隙乃陰比勛與
共藍翫言時中外訛言帝復南幸韜因顯頌勛言六飛
南狩時臣下多納賄不法文官惟袁宗儒武官惟郭勛
不受饋今訛言復播宜有以禁戢之帝既下詔安羣情
乃詰韜曰朕非南巡卿不在行受賄事得自何人據實
以奏韜對請問諸郭勛帝責其支詞務令指實韜窘乃
言屢從諸臣無不受餽遺折取夫隸直者第問之夏言
令自述至各官取賄實跡勛具悉始末當不欺如必欲
臣言請假臣風憲職循途按之當備列以奏章下所司
韜懼不當帝旨尋赴京列所遷進鮮船內臣貪橫狀帝
亦不問明年十月卒於官年五十有四贈太子太保謚
文敏韜學博才高量偏隘所至與人競帝頗心厭之故
不大用先後多所建白亦頗涉國家大計且嘗薦大禮

大獄得罪諸臣及廢籍李夢陽康海等在南都禁喪家
宴飲絕婦女入寺觀罪娼戶吏市良人女毀淫祠建社學
散僧尼表忠節旌去士民思之始與聰夢結旣而比郭
勛舉進士出毛澄門下素執弟子禮議禮不合遂不復
稱爲座主及總裁己丑會試亦遂不以唐順之等爲門
生其議禮時詆司馬光後議薛瑄從祀至追論光不可
祀孔廟其不顧公論如此子與瑕舉進士授慈谿知縣
鄧懋卿巡鹽行部與瑕不禮爲所劾罷起知鄞縣終廣
西僉事

熊浹字宛之南昌人正德九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寧

王宸濠將爲變浹與同邑御史熊蘭草奏按御史蕭淮上之濠倉卒舉事卒敗本兩人早發之力出核松潘邊餉副總兵張傑倚江彬勢贓累鉅萬誘殺熟番上功啓邊釁筆死千戶以下至五百人又嘗率家衆遮擊副使胡澧撫按莫敢言浹至盡發其狀傑遂磔職世宗踐阼廷議追崇禮未定浹馳疏言陛下起自藩服入登大寶倘必執爲後之說考孝宗而母慈壽則與獻母妃當降稱伯叔父母矣不知陛下承權內庭時將仍稱爭抑而不得尊之爲后則於慈壽徒有爲後之虛文於母妃則又缺尊崇之大典無一而可也臣愚謂與獻王尊以帝號別建一廟以示不敢上躋於列聖母妃則尊爲皇太后而少殺其徽稱以示不敢上同於慈壽此於大統固無所妨而天性之恩亦得以兼盡疏至會興王及妃已稱爲帝后下之禮官嘉靖初由右給事中出爲河南參議外艱歸六年服闋召修明倫大典超擢右僉都御史協理院事明年四月遷大理寺卿俄遷右副都御史大典成轉左八年　月遂擢右都御史掌院事京師民張福許里人張杜殺其母東廠以聞刑部坐杜死不服福姊亦訟官闇母福自殺之其鄰人之詞亦然詔中魏應召覆按改坐福東廠

奏法司妄出人罪帝怒下應召詔獄浹是應召議執如初帝愈怒磔浹職給事中陸粲劉希簡爭之帝大怒並下兩人詔獄侍郎許讚等遂抵杜死應召及鄰人俱充軍杖福姊自人以爲冤當是時帝方深疾孝武兩后家杜寶武宗后家夏氏僕故帝必欲殺之浹家居十年至帝幸承天與近臣論舊人乃召爲南京禮部尚書改兵部參贊機務二十一年召爲兵部尚書掌都察院事居二年代許讚爲吏部尚書帝於禁中築乩仙臺問用其言決威福浹論其妄帝大怒欲罪之以前議禮故不遽斥二品六年滿加太子太保坐事奪俸者再浹知帝意終不釋遂稱病乞休帝大怒磔職爲民又十年卒浹少有志節自守服膺由簡禮顯然不甚黨比尤愛護人才故其去吏部也善類多思之隆慶初復官予祭葬謚恭肅

黃宗明字誠甫鄞人正德九年進士除南京兵部主事進員外郎嘗從王守仁論學寧王宸濠反上江防三策武宗南征抗疏諫寢留論告歸嘉靖二年起南京刑部郎中張璁桂萼大禮白南京召入都未上二年四月璁萼黃綰及宗明聯疏奏曰今日尊崇之議以陛下與爲人後者禮官附和之私也以陛下爲入繼大統者臣等

考經之論也人之言曰兩議相持有大小衆寡不敵之勢臣等則曰惟理而已大哉舜之爲君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今言者徇私植黨奪天子之父母而不顧在陛下何以訓天下後世乎臣集議終日相視莫敢先發者勢有所屈理有所屈故也臣等大懼欺蔽因循終不能贊成大孝陛下何不親御朝堂進百官而詢之曰朕以憲宗皇帝之孫孝宗皇帝之姪興獻帝之子遵太祖兄終弟及之文奉武宗倫序當立之詔入承大統非與爲人後者也前者未及詳稽遽詔天下尊孝宗皇帝爲皇考昭聖太后爲聖母而興獻帝后別加本生之稱朕深用悔艾今當明父子大倫繼統大義改稱孝宗爲皇伯考昭聖爲皇伯母而去本生之稱爲皇考恭穆獻皇帝聖母章聖皇太后此萬世通禮頒文武廷臣尚念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朕共明大倫於天下如此在朝百工有不感泣而奉詔者乎更以此告於天下萬姓其有不感泣而奉詔者乎此即周禮詢羣臣詢萬民之意也奏入帝大悅卒如其言宗明亦遂蒙帝眷明年出爲吉安知府遷福建鹽運使六年召修明倫大典以母憂歸服闋徵拜光祿卿十一年擢兵部右侍郎其冬編修楊

名以劾汪鋐下詔獄詞連同官程文德亦坐繫詔書責主謀者益急宗明抗疏救且曰連坐非善政今以一人安言必究主使廷臣孰不懼況名捕掠已極當嚴冬或困斃將爲仁明累帝大怒謂宗明卽其主使並下詔獄謫福建右參政帝終念宗明議禮功明年召拜禮部右侍郎遼東兵變捶辱巡撫呂經而帝務姑息納鎮守中官王純等言將逮經宗明言前者遼陽之變生於有激今重賦苛徭悉已釐正廣寧復變又誰激之法不宜復救靖令新撫臣韓邦奇勒兵壓境揚聲討罪取其首惡用振國威不得專事姑息帝不從經卒被逮宗明尋轉左侍郎卒於官初議禮諸臣恃帝恩眷驅駕氣勢恣行胸臆宗明雖由是黜顯持論頗平於諸人中獨無畏惡之者

黃綰字宗賢黃巖人侍郎孔昭孫也承祖蔭官後府都事嘗師謝鐸王守仁嘉靖初爲南京都察院經歷張璁桂萼爭大禮帝心嚮之三年二月綰亦上言曰武宗承孝宗之統十有六年今復以陛下爲孝宗之子繼孝宗之統則武宗不應有廟矣是使孝宗不得子武宗乃所以絕孝宗也由是使興獻帝不得子陛下乃所以絕興獻帝也不幾於三綱淪九法斁故奏入帝大喜下之所

司其月再上疏申前說俄聞帝下詔稱本生皇考復抗疏極辨又與璁等及黃宗明合疏爭大禮乃定綰自是大受帝知及明年何淵請建世室綰與宗明斥其謬尋遷南京刑部員外郎再謝病歸帝念其議禮功六年六月召擢光祿少卿預修明倫大典王守仁中忌者雖封伯不給誥券歲祿諸有功若知府那珣徐璉陳槐御史伍希儒謝源多以考察黜綰訟之於朝且薦召守仁輔政守仁得給賜如制珣等亦敎錄綰尋遷大理左少卿其年十月璁等逐諸翰林於外引已所善者補之遂用綰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直經筵以任子官翰林前此未有也明年大典成進詹事錦衣僉事聶能遷者初附錢寧得官用登極詔例遷爲百戶後附璁等議大禮且交關中貴崔文得復故職大典成諸人皆進秩能遷獨不與大恨囑罷上事翁洪草奏誣王守仁賄寧得召用詞連綰及璁綰疏辨且乞引避帝優旨留之而下能遷法司遣之戍洪亦編原籍爲民綰與璁深相得璁欲用爲吏部侍郎且令典試南京旣爲楊．清所抑又以其南音不令與經筵綰大恚上疏醜詆一清而不斥其名帝心知其爲一清也以浮詞責之其年十月出爲南京禮部右侍郎編撰諸部印十二年召拜禮部左

侍郎初綰與璁深相結至是自長禮部帝方嚮用綰乃潛附之與璁左其佐南禮部也郎中鄒守益引疾詔綰緩賓久不報而守益竟去史部尚書汪鋐希璁指疏發其事詔奪守益官令鋐薦嚴鉞遂劾綰欺敝璁調旨劃二秩出之外會禮部請斬毅導引官帝留綰俱事鉞於是再疏攻綰且援及他事帝復命調外綰上疏自理因詆鉞爲璁鷹犬乞賜罷黜以避璁帝終念綰議禮功仍留任如故綰自是與璁貳矣初大同軍變殺總兵官李瑾據城拒守總制侍郎劉源清提督郤永議屠之城中恟懼外勾蒙古爲助塞上大震巡撫潘倣急請止兵源清怒馳疏力詆倣璁及廷議並右源清綰獨言非策及源清罷侍郎張璧往代未至而郎中詹榮等已定亂叛卒未盡獲軍民瘡瘢甚代王靖遣大臣綏輯之疏下禮部夏言以爲宜許而極詆前用兵之謬語枝璁璁怒力持不欲遣帝委曲喻解之乃特以命綰且令察軍情勘功罪得便宜行事綰馳至大同宗室軍民牒訴官軍暴掠者以百數無告叛軍者綰一無所問以安其心有爲叛軍使蒙古歸者綰執戮之反側者復相煽綰大集軍民聽以稱福罹害者陳牒綰佯不問而密以牒授給振官按里核實　日捕首惡數十人卒尚欽殺一家

二人權不免夜鳴金倡亂無應者遂就禽綰復圖形購首惡數人軍民乃不復虞詮誤遂令有司樹木柵設保甲四隅創社學教軍民子弟城中大安還朝列上文武將吏功罪極詆源清永綰以勞增俸一等聰及兵部庇源清陰抑綰綰累疏論帝亦意嚮之源清永卒被逮綰尋以母憂歸十八年禮官以恭上皇天上帝大號及皇祖謚號請遣官詔諭朝鮮時帝方議討安南欲因以覘之乃曰安南亦朝貢之國不可以通年叛服故不使與聞其擇大臣有學識者往廷臣屢以名上皆不用特起綰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爲正使給德張治副之帝方幸承天趣綰詣行在受命綰憚往至徐州先馳使奏疾不能前致失期帝責綰不敬令陳狀已而釋之綰數陳便宜請得節制兩廣雲貴重臣遣給事御史同事吏禮兵三部擇郎官二人備任使帝悉從之最後爲其父母請贈且援建儲恩例請給誥命如其官帝怒褫尚書新命令以侍郎閒住使事亦竟寢久之卒於家綰起家任子致位卿貳初附張聰晚背聰附夏言時皆以傾狡目之方大禮之興也首繼聰上疏者爲襄府棗陽王祐櫃其言曰孝廟止宜稱皇伯考聖父宜稱皇考與獻大王即興國之殷廟祀用天

子禮樂祝稱孝子皇帝某聖母宜上徽號稱太妃迎養宮中庶繼體之適不失天性之親不泯時世宗登極歲之八月也自時厥後諸希寵干進之徒紛然而起失職武夫罷閑小吏亦皆攘臂努目抗論廟謨即聰等輩亦處稱之不與爲伍故自聰等八人外率鮮殊擢至致仕致論王伾遂請加諸臣貶竄誅戮之刑慈明篤敬之罪而最陋者南京刑部主事歸安陸澄初極言追尊之非遣服闋入都明倫大典已定聰等大用事澄乃言初爲人誤質之臣師王守仁乃大悔恨等悅其言請除禮部主事而帝見澄前疏惡之謫高州通判以去嘉靖四年七月席書將輯大禮集議因言近題請刊布多繫建言於聰等召用後者皆望風希旨有所覬覦亦一切不錄其錦衣百戶聶能遷昌平致仕教諭王伾建言三年二月未經採入今二臣奏乞附名應如其請帝

總裁官總理修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事加二級臣張廷玉等奉

敕修

楊一清
彭　澤
翁萬達
王　瓊
毛伯溫　王文盛
鮑象賢

楊一清字應寧其先雲南安寧人父景以化州同知致仕攜之居巴陵少能文以奇童薦爲翰林秀才憲宗命內閣擇師教之年十四舉鄉試登成化八年進士父喪葬丹徒遂家焉服除授中書舍人久之遷山西按察僉事以副使督學陝西一清貌寢而性警敏好談經濟大略在陝八年以其暇究邊事甚悉入爲太常寺少卿進南京太常寺卿弘治十五年用劉大夏薦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西番故饒馬而仰給中國茶飲以去疾太祖著令以蜀茶易番馬資軍中用久而寢弛奸人多挾私茶闌出爲利番馬不時至一清嚴爲禁盡籠茶利於官以服致諸番番馬大集會寇大入花馬池帝命一清巡撫陝西仍督馬政甫受事寇已退乃選卒練兵創平虜紅古二城以援固原築垣瀕河以捍靖虜劾罷貪庸總兵武安侯鄭宏裁鎮守中官冗費軍紀

從之因詔大禮已定自今有假言陳奏者必罪不宥至十二年正月蒲州諸生秦鏜伏闕上書言孝宗之統訖於武宗則獻皇帝於孝宗實爲兄終弟及陛下承獻皇帝之統當奉之於太廟而張孚敬議禮乃別創世廟以祀之使不得預昭穆之次是幽之也又謂分祀天地日月於四郊失尊卑大小之序去先師王號撤其塑像損其禮樂增啓聖祠皆非聖祖之意請復其初帝得奏大怒責以毀上不道下詔獄嚴訊令供主謀鐘服妄議希恩實無主使者乃坐妖言律論死繫獄其後又從豐坊之請入廟稱宗以配上帝則聰聾已死不及見矣

贊曰席書等亦由議禮受知而持論差平然事以激成末流多變蓋至入廟稱宗則亦非諸人倡議之初心矣書翰在官頗有所建樹淡宗明能自敔戢時論爲優至綰之傾狡乃不足道矣

明史卷一百九十七終

肅然武宗初立寇數萬騎抵固原總兵曹雄軍隔絕不相聞一清帥輕騎自平涼晝夜行抵雄軍爲之節度多張疑兵脅寇寇移犯隆德一清夜發火礮響應山谷間寇疑大兵至遁出塞一清以延綏寧夏甘肅有警不相援患無所統攝請遣大臣兼領之大夏靖卽命一清總制三鎭軍務尋進右都御史一清遂建議修邊其略曰陝西各邊延綏據險寧夏甘肅扼河山惟花馬池至靈州地寬延城堡復踈寇毀牆入則固原慶陽平涼舉目皆受患成化初寧夏巡撫徐廷璋築邊牆綿亘二百餘里在延綏者余子俊修之甚固由是寇不入套二十餘年後邊備踈牆塹日夷弘治末至今寇連歲侵略都御史史琳請於花馬池韋州設營衞總制尙書秦紘催修四五小堡及靖虜至環慶沿塹七百里謂可無患不一二年寇復深入是紘所修不足捍敵臣久官陝西頗諳形勢寇動稱數萬往來倏忽未至徵兵多擾費旣至召募輒後時欲戰則彼不來持久則我師坐老臣以爲防邊之策大要有四修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衞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今河套卽周朔方漢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突厥不敢踰山牧馬古之舉

大事者未嘗不勞於先逸於後夫受降據三面險當千里之蔽國初舍受降而衞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其後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而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寇巢穴深山大河勢乃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邊患所以相尋而不可解也誠宜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屬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屯田數百萬畝省內地轉輸策之上也如或不能及今增築防邊敵來有以待之猶愈無策因條具使宜延綏安邊營石澇池至橫城三百里宜設墩臺九百座暖譙九百間守軍四千五百人石澇池至定邊營百六十三里平衍宜牆者百三十一里險崖峻阜可劃削者三十二里宜爲墩臺連接寧夏東路花馬池無險敵至仰客兵宜置衞興武營守禦所兵不足宜召募自環慶以西至寧州宜增兵備一人橫城以北黃河南岸有墩三十六宜修復帝可其議大發帑金數十萬俾一清築牆而劉瑾憾一清不附己一清遂引疾歸其成者在要害間僅四十里瑾誅一清冒破邊費逮下錦衣獄大學士李東陽王鏊力救得解仍致仕歸先後罰米六百石安化王寘鐇反詔起一清總制軍務與總兵官神英西討中官張永監其軍未至一清故部將仇鉞已捕執

之一清馳至鎮宣布德意張永旋亦至一清與結納相得甚歡知永與瑾有隙乘間捉腕言曰賴公力定反側然此易除也如國家內患何永曰何謂也一清遂促席盡掌作瑾字永難之曰是家晨夕上前枝附根據耳目廣矣一清慷慨曰公亦上信臣討賊不付他人而付公意可知今功成奏捷請間論軍事因發瑾奸極陳海內愁怨懼變起心腹上英武必聽公誅瑾瑾誅公益柄用悉矯前弊收天下心呂強張承業豈公千載三人耳永曰脫不濟奈何一清曰言出於公必濟萬一不信公頓首據地泣請死上前剖心以明不妄上必爲公動苟得

請卽行事毋須臾緩於是永勃然起曰嗟乎老奴何惜餘年不以報主哉竟如一清策誅瑾永以是德一清左右之得召還拜戶部尚書論功加太子少保賜金幣蔭改吏部一清於時政最通練而性闊大愛樂賢士大夫與共功名凡爲瑾所搆陷者率見甄錄朝右所知夕卽登薦門生徧天下嘗再帥閫中起偏裨至大將封侯者累累然不絕饋謝有所入緣手卽散之大盜劉六等突犯畿輔一清疏請命將調兵前後凡數上皆報可盜平加少保太子太保蔭錦衣百戶再推內閣不用用尚書靳貴而進

私竊帝爲嘀昂一清更申救優旨報聞乾清宮災詔求直言一清上書言視朝太遲享祀太慢西內創梵宇禁中宿邊兵繼內皇店之害江南織造之擾因引疾乞歸帝慰留之大學士楊廷和憂去會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參機務張永尋得罪罷而義子錢寧用事寧故善一清有搆之者因蓄怨會災異一清自劾極陳時政中有狂言惑聖聽匹夫搖國是禁廷雜介胄之夫京師無藩籬之託語譏切近倖帝弗省寧與江彬輩間之大怒使優人於帝前爲蜚語刺譏一清時有考察罷官者嗾武學生朱大周訐一清陰事而以寧爲內主給事御史

周金陳軾等交章劾大周妄言請究主使帝不聽一清乃力請骸骨歸賜敕慰諭給夫廩如制帝南征幸一清第樂飲兩晝夜賦詩厥和以十數一清從容諷止帝遂不爲江浙行世宗爲世子時獻壬嘗言楚有三傑劉大夏李東陽及一清也心識之及卽位廷臣交薦一清乃遣官賜金幣存問諭以宜召期趣使有言一清陳謝特予一子官中書舍人嘉靖二年十二月戊午詔一清以少傅太子太傅改兵部尚書左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故相行邊自一清始溫詔褒美比之郭子儀一清至是三爲總制部曲皆踴躍喜亦不剌竄西海爲西寧

洮河言金獻民言撫便獨一清請勅土魯番求貢陳九
疇欲絕之一清則請撫時帥請將肄習行陣嘗曰無事
時當如有事隄防有事時當如無事鎮靜會張璁等力
排費宏御史吉棠因請還一清內閣給事中章僑御史
侯秩等爭之帝謫秩官召一清爲吏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既入見加少師仍兼太子太傅非故事也亡何獻
皇帝實錄成加太子太師謹身殿大學士一清以不預
纂修辭不許王憲奏捷推功一清加特進左柱國華蓋
殿大學士費宏已去一清遂爲首輔帝賜銀章二曰眷
德忠正曰純慤斜遣令密封言事與張璁論張永前功

起爲提督團營給事中陸粲請增築邊牆推明一清襄
時議一清因力從臾之帝爲發帑金命侍郎王廷相往
然久之亦竟止明倫大典成加正一品俸初大禮議起
一清方家居見張璁疏寓書門人喬宇曰張生此議聖
人復起不能易也又勸席書早赴召以定大議璁等既
驟顯頗引一清帝亦以一清老臣恩禮加渥免常朝日
講侍班期望朝參令晨初始入閣視事御書和章及金
幣牢醴之賜甚渥所言邊事國計大小無不傾聽璁與
桂萼既攻去費宏意一清必援己一清頗請召謝遷心
怨之遷未至璁已入內閣多所更建一清引故事稍裁
抑其黨積不平錦衣聶能遷訐璁欲置之死一清不
可璁怒上疏詆訾一清又嗾黃綰排之甚力一清疏辨
言璁以能遷故排己且傍及璁他語因乞骸骨帝爲兩
解之一清又因災變請戒飭百官和衷復乞宥議禮諸
臣罪璁益憾桂萼入內閣亦不相能一清屢求去且言
今持論者尚紛吏臣獨主安靜尚刻覈臣獨主寬平用
是多齟齬願避賢者路帝復溫旨褒之而給事中王準
陸粲發璁謀招權納賄狀帝立罷璁且暴其罪其黨
崔輔壟偉門張桂行勢且及我遂上疏力攻一清言其
受張永薦敬賄一清再疏辨乞罷帝雖慰留之而璁復

召還輔攻益急且言法司承一清風指構成萼罪帝果
怒令法司會廷臣雜議出刑部尚書周倫於南京以告
即許讀代讀乃實輔言請削一清籍帝令一清自陳璁
乃上密疏引一清贊禮功乞賜寬假實以堅帝意俾
之去帝果允致仕駟歸歸仍賜金幣明年璁等構朱繼
宗使坐一清受張永弟容金錢爲永誌墓又與容世錦
衣指揮遂落職閒住一清大恨曰老矣乃爲孺子所賣
疽發背死遺疏言身被污衊死且不瞑帝令釋賜罪不
問後數年復故官久之贈太保謚文襄一清生而隱宮
親寺人無子博學善權變尤曉暢邊事羽書旁午夕

占十疏悉中機宜人或訾己反薦揚之惟晚與瓊等異爲所軋不獲以恩禮終然其才一時無兩或比之姚崇云

王瓊字德華太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工部主事進郎中出治漕河三年疊其事爲志繼者按稽之不爽毫髮由是以敏練稱改戶部歷河南右布政使正德元年擢右副都御史督漕運明年入爲戶部右侍郎衡府有賜地無不可耕勒民出租以爲常王反誅民趨賢等使據瓊往按奪旁近民地予之賢等咸邊民多怨者三年春廷推吏部侍郎前後六人皆不允最後以瓊上許之

坐任戶部時邊臣借太倉銀未償所司奏逭尚書顧佐奪俸而瓊改南京已復改戶部八年進尚書瓊爲人有心計善鉤校爲郎時悉錄故牘條例盡得其敝散盈縮狀及爲尚書益明習國計邊帥請餉則屈指計某倉某場庫糧草幾何諸郡歲輸邊卒歲採秋高幾何日足矣重索妄也人益以瓊爲才十年代陸完爲兵部尚書時四方盜起將士以首功進秩瓊言此嚴泰弊政行之邊方猶可未有內地而論首功者今江西四川妄殺平民千萬縱賊貽禍皆此議所致自今內地征討惟以蕩平爲功不計首級從之帝時遠遊塞外經歲不還近畿盜竊發瓊請於河間設總兵一人大名武定各設兵備副使一人責以平賊而檄順天保定兩巡撫嚴要害爲外防集邊東延綏士馬於行在以護車駕中外恃以無恐孝豐賊湯麻九反有司請發兵勦瓊請密敕勘糧都御史許廷光出不意禽之無一脫者四方捷奏上多推功瓊數受廕資累加至少師兼太子太師子錦衣世千戶及營建乾清宮又廕錦衣千戶者二寵遇冠諸尚書十四年寧王宸濠反瓊請敕南和伯方壽祥督操江兵防南都南贛巡撫王守仁湖廣巡撫秦金各率所部趨南昌應天巡撫李充嗣鎮守江口淮揚巡撫叢蘭扼儀眞

奏上帝意欲親征持三日不下大學士楊廷和趣之竟下親征詔命瓊與廷和等居守先是瓊用王守仁撫南贛假便宜提督軍務比宸濠反書聞舉朝惴惴瓊曰諸君勿憂吾用壬伯安贛州正爲今日賊旦夕禽耳未幾果如其言瓊才高善結納厚事錢寧江彬等因得自展所奏請輒行其能爲功於兵部者亦彬等力也陸完敗代爲吏部尚書瓊忌彭澤平流賊聲望出己上構於錢寧中澤危法又陷雲南巡撫范鏞甘肅巡撫李昆副使陳九疇於獄中外多畏瓊而大學士廷和亦以瓊所誅實多取中旨不關內閣弗能堪明年世宗入繼言官交

劾瓊繫都察院獄瓊力訐廷和帝愈不直瓊下廷臣雜議坐交結近侍律論死命戍莊浪瓊復訴年老改戍綏德張璁桂萼霍韜用事以瓊與廷和讎首薦之不納至嘉靖六年有邊警萼力請用瓊不果帝亦憫瓊老病令還籍爲民御史胡松因劾萼謫外任其同官周在請宥松並下詔獄萼復言瓊前攻廷和故廷臣羣起排之帝乃命復瓊尚書待用明年遂以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代王憲督陝西三邊軍務士譽番據哈密廷議閉關絕其貢四年矣至是其將牙木蘭爲曾速檀滿速兒所疑率衆二千求內屬沙州番人帖木哥土巴等素爲土魯番役屬者苦其徵求亦率五千餘人入附番人來寇連爲參將雲昌等所敗其引丸剌寇肅州者遊擊彭澤擊退之賊既失援又數失利乃獻還哈密求通貢乞歸留使臣而語多護瓊奏乞撫納帝從兵部尚書王時中議如瓊請霍韜難之瓊再疏請詔還番使通貢如故自是西域復定而北寇常爲邊患初入犯莊浪瓊部諸將遮擊之斬數十級俄由紅城子入殺部餉主簿張文明明年以數萬騎寇寧夏已又犯靈州瓊督遊擊梁震等邀斬七十餘人其秋集諸道精卒三萬按行塞下寇聞徙帳遠遁諸軍分道出縱野燒耀兵而還先是南京給

事中邱九仞劾瓊帝慰留之及璁萼罷政諸劾璁萼黨者咸首瓊乃令致仕俄復詔遣慰諭會番大掠臨洮瓊集兵討寵板爾諸族焚其巢斬首三百六十撫降七十餘族錄功加太子太保瓊在邊戎備甚飭寇嘗入山西得利踰歲復徼境上陽欲東瓊令備其西寇果入大敗之諸番蕩平西陲益靖甘肅軍民素苦土魯番侵暴恐瓊去相率乞守臣奏留於是巡撫唐澤巡按胡明善具陳其功乞如軍民請優詔獎之初帝惡楊廷和疑廷臣悉其黨故連用桂萼方獻夫爲吏部及獻夫去帝不欲授他人久不補至十年冬遣行人齎敕召瓊爲吏部尚書南京御史馬駿等十人力訟瓊先朝遺奸帝大怒盡逮駿等下詔獄慰諭瓊未幾駿等亦還職花馬池有警兵部尚書王憲請發兵瓊言花馬池備嚴寇不能入大軍至且先退徒耗中國憲竟發六千人比至彭德寇果遁明年秋卒官贈太師謚恭襄是年彭澤已先卒矣當正嘉間澤瓊並有才畧相中傷不已亦迭爲進退而瓊險忮公論尤不予然在本兵時功多而其督三邊也人以比楊一清云

彭澤字濟物蘭州人幼學於外祖段堅有志節會試二場畢聞母病徑歸母病亦已登弘治三年進士授工部

主事歷刑部郎中勢豪殺人澤冀之碎中貴爲所免執
不聽出爲徽州知府澤將還女治漆器數十使吏送其
家澤父大怒趣焚之徒步詣徽澤驚出迓曰吏負其裝
父怒曰吾負此數千里汝不能負數步耶入杖澤堂下
杖已持裝徑去澤益痛砥礪政最人以方前守孫遇遇
見循吏傳中父喪歸正德初起知真定閣人數撓禁澤
治一棺於廳事以死怵之其人不敢逆還浙江副使歷
河南按察使所至以威猛稱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進右副都御史改保定未赴而劉惠趙鐩等亂河南命
澤與威寧伯仇鉞提督軍務討之陳便宜十事厚賞

峻罰以激勸將吏澤體幹修偉腰帶十二圍大音聲與
人語若叱咤始至大陳軍容引見諸將校責以畏縮當
死諸將校股栗伏罪良久乃釋遂下令鼓行薄賊大小
數十戰連破之甫四月賊盡平語詳鉞傳錄功進右都
御史太子少保詹子錦衣世百戶尋代洪鐘總督川陝
諸軍討四川賊時鄢本恕藍廷瑞廖惠曾甫已平惟廖
麻子喻思偉猖獗如故澤偕總兵官時源數敗賊部將
閻勳追禽麻子於劒州思偉竄通巴間勢復振澤督諸
軍圍之卒就禽澤遂移漢中請班師未報而內江榮昌
賊復熾澤又移師討平之且平成都亂卒之執知州指

揮者請班師益力詔暫留保寧鎮撫進左都御史太子
太保詹子如初澤復請還者再乃召還未行會土魯番
據哈密執忠順王速檀拜牙郎以其印去投護書甘肅
要索金幣總制鄧璋甘肅巡撫趙鑑以聞請遣大臣經
略大學士楊廷和等共薦澤澤久在兵間厭之以鄉土
爲辭且引疾推璋及咸寧侯鉞可任帝優詔慰勉乃行
澤材武知兵然性疎濶負氣經略哈密事頗不當錢寧
王瓊等交歡毬之遂因此得罪澤至甘州土魯番方寇
赤斤苦聆諸衞遣使索金幣請還哈密澤以番人可利
陷也與鑑謀遣哈密都指揮亦虎仙以幣二千銀酒鐘

一路之令還哈密城印未得報輒奏事平乞骸骨召還
理院事巡按御史馮時雍言城未歸澤不宜遽召不納
初兵部缺尚書廷臣共推澤而王瓊得之且陰阻澤言
官多劾瓊者由是有隙澤又使酒常凌瓊瓊愈欲傾之
御史太子少保詹子錦衣世百戶尋代洪鐘總督川陝
諸軍討四川賊時鄢本恕藍廷瑞廖惠曾甫已平惟廖
麻子喻思偉猖獗如故澤偕總兵官時源數敗賊部將
閻勳追禽麻子於劒州思偉竄通巴間勢復振澤督諸
軍圍之卒就禽澤遂移漢中請班師未報而內江榮昌
賊復熾澤又移師討平之且平成都亂卒之執知州指

揮者請班師益力詔暫留保寧鎮撫進左都御史太子
太保詹子如初澤復請還者再乃召還未行會土魯番
據哈密執忠順王速檀拜牙郎以其印去投護書甘肅
要索金幣總制鄧璋甘肅巡撫趙鑑以聞請遣大臣經
略大學士楊廷和等共薦澤澤久在兵間厭之以鄉土
爲辭且引疾推璋及咸寧侯鉞可任帝優詔慰勉乃行
澤材武知兵然性疎濶負氣經略哈密事頗不當錢寧
王瓊等交歡毬之遂因此得罪澤至甘州土魯番方寇
赤斤苦聆諸衞遣使索金幣請還哈密澤以番人可利
陷也與鑑謀遣哈密都指揮亦虎仙以幣二千銀酒鐘

一路之令還哈密城印未得報輒奏事平乞骸骨召還
理院事巡按御史馮時雍言城未歸澤不宜遽召不納
初兵部缺尚書廷臣共推澤而王瓊得之且陰阻澤言
官多劾瓊者由是有隙澤又使酒常凌瓊瓊愈欲傾之
澤時時罵錢寧瓊以語寧寧未信瓊乃邀澤飲匿寧所
親屏間挑澤醉罵使聞之寧果大怒會寇大入宣府廷
議以許泰將兵澤總制東西兩邊軍務及詔下罷泰不
遣又不命澤總制獨令提督兩遊擊兵六千人以行意
以困澤澤言臣文臣摧鋒陷陣非臣所能獨任瓊乃奏
遣成國公朱輔會寇遁澤還理院事寫亦虎仙者素榮

黠雖居肅州陰通土魯番速檀滿速兒爲之耳目據
城奪印皆其謀澤初不知而遣之滿速兒以城印來歸
留速檀拜牙郎如故虎仙復啗使入寇曰肅州可得也
滿速兒悅使其壻馬黑木隨入貢以覘虛實且徵賄澤
已還鑑亦遷去李昆代巡撫慮他變質其使於甘州而
驅虎仙出關虎仙懼弗去滿速兒聞之怒復取哈密分
兵據沙州自率萬騎寇嘉峪關遊擊芮寧與參將蔣存
禮禦之寧以七百人先遇寇沙子壩寇圍寧而分兵綴
存禮軍寧軍盡沒遂墮城堡縱殺掠詔澤提督三邊軍
務往禦會副使陳九疇繫其使失拜煙答及虎仙等內

應絕乃復求和澤兵遂罷尋乞骸骨歸馳驛給夫廩如
制澤既去瓊追論嘉峪之敗請窮詰增幣者主名錢寧
從中下其事大學士梁儲等持之乃已會失拜煙答子
訟父冤下法司議釋寫亦虎仙等瓊因請遣給事御史
勘失事狀還報無所引瓊遂劾澤妄增金幣遺書議和
失信啟釁辱國喪師昆九疇俱宜罪詔斥澤爲民昆昆九
疇逮訊昆謫官九疇除名世宗入繼錢寧敗瓊亦得罪
御史楊秉中請召澤遂即家起兵部尚書太子太保昆
九疇亦復官部事積壞久澤翼功罪杜干請兵政一新
初正德時廷臣建白戎務奉俞旨者多廢格澤請臚列

成書次第修舉又請勅九邊守臣策防禦方畧毋畫境
自保鎮巡居中調度毋相牽制諸邊各以農隙築牆濬
濠修墩掌斫屯堡爲經久計內地盜甫息敕守臣練卒
伍立保甲懲匿盜不舉者且撫西南諸苗蠻申海禁汰
京軍老弱帝咸嘉納詔遣中官楊金鄭斌安川更代鎮
守復令張弼劉瑤守涼州居庸澤持不可罷弗遣四川
巡撫胡世寧劾分守中官趙欽澤因請盡罷諸鎮守時
雖不從其後鎮守竟罷嘉靖元年澤言天下軍官部皆
有帖黃籍用以黜陟錦衣獨無於是置籍如諸衞錦衣
千戶劉璽等詔書黜汰復求還官可禮中官蕭敬請補

監局工匠千五百人澤皆持不可帝並從之帝將授外
戚蔣泰等五人爲錦衣澤爭不納在部多所執持會御
史史道以許楊廷和下獄澤復劾道帝因諭言官惟大
奸及機密事毋疏奏餘只具公疏毋挾私中傷善類詔
下給事御史交章劾澤阻言路壞祖宗法帝乃從吏部
言停前諭澤不自安累疏乞休言者復交劾之乃加少
保賜敕乘傳歸錦衣百戶王邦奇憾澤嘗抑己上書言
哈密失國由澤賂番求和所致語侵楊廷和陳九疇等
張璁桂萼方疾廷和遂逮九疇成邊澤復奪官爲
民家居鬱鬱以卒總制尚書唐龍言澤孝友廉直先後

討平羣盜功在盟府陛下起之田間俾掌邦政澤孜孜奉國復爲讒言搆罷今歿已五年所遺二妾衣食不給請賜褒澤往勞復官加卹以作忠臣之氣不從隆慶初復官諡襄敎

毛伯溫字汝厲吉水人祖旭廣西知府伯溫登正德三年進士授紹興府推官擢御史巡按福建河南世宗卽位中官張銳張忠等論死其黨蕭敬葦霍陰緩之伯溫請幷誅敬霍中官爲屏氣嘉靖初遷大理寺丞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李福達獄起坐爲大理時失入減職歸用薦起故官撫山西移順天皆未赴改理院事進左副都御史爲趙府宗人祐棕所訐解官候勘已復視職十五年冬皇嗣生將頒詔外國禮部尙書夏言以安南久失朝貢不當遣使請討之遂起伯溫右都御史與咸寧侯仇鸞治兵待命以父喪辭不許明年五月至京上方畧六事會安南世孫黎寧遣陪臣鄭惟僚等懇莫登庸弒逆請興師復讐帝疑其不實命暫緩師敕兩廣雲南守臣勘報而命伯溫協理院事御史何維栢詰聽伯溫終制不許伯溫引疾不出至禪除始起視事其冬遷工部尙書十七年春黜國公沐朝輔等以登庸降表至請宥罪許貢先是雲南巡撫汪文盛奏登庸聞發兵進

大山西軍務俄選宮僚加兼太子賓客大同所轄鎭邊鎭川弘賜鎭河鎭虜五堡相距二百餘里極邊近賊帳自迤撫張文錦以築堡致亂後無敢議修者伯溫曰變所由生以任用匪人非建議遂也卒營之募軍三千防守給以閒田永除其賦邊防賴焉錄功加太子少保是時登庸懼討數上表乞降帝亦欲因撫之遣侍郎黃綰招諭綰多所要求帝怒罷綰再下廷議咸言當討帝從之閏七月命伯溫總南征文武三品以下不用命者許軍令從事伯溫等至廣西會總督張經總兵官安遠侯柳珣參政翁萬達張岳等議徵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

兵凡十二萬五千餘人分三哨自憑祥龍峒思陵州入而以奇兵二爲聲援檄雲南巡撫汪文盛帥兵駐蓮花灘亦分三道進部署已定會鸞有罪召還即以珣代十九年秋伯温等進駐南寧檄安南臣民諭以天朝與滅繼絕之義罪止登庸父子舉郡縣降者以其地授之縣重購購登庸父子而宣諭登庸籍土地人民納款即如詔書宥罪登庸大懼遣使詣萬達乞降詞甚哀萬達送之伯温所伯温承制許之宣天子恩威納其圖籍幷所還欽州四峒地權令還國聽命馳疏以聞帝大悅詔改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可以登庸爲都統使世襲置十

二宣撫司令自署置伯温受命歲餘不發。矢而安南定由帝本不欲用兵故也論功加太子太保二十一年正月還朝復理院事邊關數有警伯温請築京師外城帝已報可給事中劉養直言廟工方興物力難繼乃命暫止其年十月張璚卒伯温代爲兵部尚書貪黷在部八年戎備盡墮伯温會廷臣議上防邊二十四事軍令一新言官建議請覈實新軍京軍及內府力士匠役以裕國儲伯温因上冗濫當革者二十餘條凡錦衣騰驤諸衞御馬內官尚膳諸監素爲中貴盤踞者盡在革中帝稱善立命清汰宿弊頗釐而左右近習多不悅二十三

年秋順天巡撫朱方以防秋畢請撤客兵未幾寇大入直逼畿輔帝震怒幷械總督翟鵬遣戍斃方杖下御史舒汀言方止議撤薊兵而幷撤宣大則伯温與職方郎韓最也帝遂削伯温籍杖最八十戍極邊伯温歸疽發背卒穆宗立復官賜卹天啟初追謚襄懋伯温氣宇沉毅飲啖兼十人臨事決機不動聲色安南之役萬達岳策爲多伯温力薦於朝二人遂得任用汪文盛字希周崇陽人正德六年進士授饒州推官有顧嵩者挾刃入淮王祐榮府被執誣文盛使刺王下獄訊治久之得白還官事詳淮王傳入爲兵部主事偕同官諫武宗南巡

杖闕下嘉靖初歷福州知府遷浙江陝西副使皆督學校擢雲南按察使十五年冬廷議將討安南以文盛才就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黜國公沐朝輔幼兵事一決於文盛副使鮑象賢言勳不如撫文盛然之會閱莫登庸已篡位安南舊臣不服多據地搆兵有武文淵者據宜光以所部萬人降獻進兵地圖且言舊臣阮仁蓮黎景殖等皆分據方與登庸抗天兵至號召國中義士諸方並起登庸可禽也文盛以聞授文淵四品章服子弟給冠帶文盛又招安南旁近諸國助討皆聽命乃奏言老撾地廣兵衆可使當一面八百車里孟艮多兵

象可備徵調酋長俱未襲職乞免其保勘先授以官彼必鼓勇爲用帝悉從之文盛乃檄安南所部以土地歸者仍故職并諭登庸歸命攻破鎮守營方瀛救之失利登庸部衆多來附文盛列營樹柵連花灘處之連花灘者蒙自縣地當交廣水陸衝爲安南腹裏登庸益懼請降願修貢因言黎寧阮氏子所持印亦僞文盛以聞朝議不許既而毛伯温至南寧受登庸降如文盛議安南遂定是役也功成於伯温然伐謀制勝文盛功爲多及論功伯温及兩廣鎮巡官俱進秩而文盛止賚銀幣奸人唐弼請開大理銀礦帝許之文盛斥其妄下之吏召制從子宗伊字子衡爲文盛後嘉靖十七年進士除浮梁知縣累官兵部郎中楊繼盛劾仇鸞鎮兩廣縱部卒爲事宗伊議不撓忤嵩白免歸隆慶初起南京吏部郎中歷應天府尹裁革司供億蔵省民財萬計萬曆初進南京大理卿三遷戶部尚書總督倉場致仕卒天啟初追謚恭惠鮑象賢歙人由進士授御史歷雲南副使毛伯温檄文盛會師以象賢領中哨屢遷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代石簡撫雲南初元江土舍那鑑殺知府那憲以叛布政使徐樾往招降被殺簡攻之未克坐樾事罷而象賢代之乃集土漢兵七萬以討鑑懼仰藥死擇那氏後立之遷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賊魁徐銓等糾倭橫海上檄副使汪柏等擊斬之廣西賊黃父將等擾慶遠搗其巢大獲子象賢一子官入佐南京兵部被劾回籍聽勘家居十年起太僕卿復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召拜兵部左侍郎年老引去隆慶初卒

翁萬達字仁夫揭陽人嘉靖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再遷郎中出爲梧州知府咸寧侯仇鸞鎮兩廣縱部卒爲虐萬達縛其尤橫者杖之閱四年聲績大著會朝議將討安南擢萬達廣西副使專辦安南事萬達請於總督

張經門蔭錦衣百中阿不能正七官弒逆罪安能問我今憑辭州土舍李寰弒其主目盧回煽九司亂詭州土舍趙楷殺從子嫂煖又結田州人韋應殺燧弟寶斷藤峽猺侯公丁負固此曹同惡共濟一旦約爲內應且不自保先禽此數人問罪安南易下耳經曰然惟君之所爲於是誅寰應禽回招還九司誘殺楷佯弊訟公丁者紿公丁執諸坐以兩軍破平其巢又議剖四峒屬南寧降峒豪黃賢相登庸始懼遷浙江右參政經以征安南非萬達不可奏留之乃命以參政協贊軍務萬達上書伯温言撫安南宜用兵勦萬達上書伯温言撫安南宜用兵勦

而告成功上策也儻之以不敢不從中策也茭夷絕滅終爲下策伯溫然之會獲安南諜者丁南傑萬達解其縛厚遇遣之去怵以天朝兵威登庸大懼乃詰伯溫乞降是役也萬達功最賞不逾常格然帝知其能遷四川按察使歷陝西左右布政使二十三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尋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翟鵬總督宣大山西保定軍務幼罷宣府總兵官卻永副總兵姜奭薦何卿趙卿沈希儀趙卿遂代永萬達謹偵候明賞罰每當防秋發卒乘障陰遣卒傾硃於油察離次者硃其處卒歸輒縛母敢復離次者嚴殺降禁違輒抵死得降人撫之如所親以是益知敵悔寇數萬騎犯大同中路入鐵裏門故總兵官張達力戰却之又犯鵓鴿谷參將張鳳諸生王邦直等戰死萬達與總兵官周尙文備陽和而遣騎四出邀擊頗有斬獲寇登山見官兵大集乃引去事聞賜敕獎勞慶疏請修築邊牆議自大同東路陽和口至宣府西陽河須帑銀二十九萬帝已許之兵部撓其議以大同舊有二邊不當復於邊內築牆帝不聽乃自大同東路天城陽和開山口諸處爲牆百二十八里堡七墩臺百五十四宣府西路西陽河洗馬林張家口諸處爲牆六十四里敵臺十斬堰倒坡五十

里工五十餘日成進右都御史發代府宗室充灼等叛謀進左都御史已會宣大山西鎮巡官議上邊防修守事宜其畧曰山西起保德州黃河岸歷偏頭抵老營二百五十四里大同西路起丫角山歷中北二路東抵東陽河鎮口臺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起西陽河歷中北二路東抵永寧四海治千二十三里凡千九百二十四里皆通巨寇險在外所謂極邊也山西老營堡轉南而東歷寧武雁門至平刑關八百里又轉南而東歷龍泉倒馬紫荊之吳王口插箭嶺至沿河口千七十餘里又東北歷高崖白羊花石諸關一百八十餘里凡二千五十餘里皆峻山橫岡險在內所謂次邊也外邊大同最難守者西路山西偏老大同最難守者北路宣府最難守者西路山西偏關以西百五十里特河爲險偏關以東百四里器與大同西路等內邊紫荊寧武雁門爲要次則居庸倒馬龍泉半邨通年寇犯山西必自大同犯紫荊必自宣府先年山西防秋止守外邊偏老一帶歲發班軍六千人備禦大同仍置兵寧雁爲聲援比襄極衝守次邊非守要之意宣府亦專備西中二路而北路空虛且連年三鎮防秋徵調邊陝兵馬糜糧賞不貲恐難持久併守之議實爲善經外邊四時皆

防城堡兵各有分地冬春徂夏不必參錯徵發若泥往
事臨時調遣近者數十里遠者百餘里首尾不相應萬
一如往年潰牆而入越關而南京師震駭方始徵調何
益事機罷邊之兵未可遽罷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設之云者築垣乘障資人力之謂也山川之險險與彼
共垣塹之險險爲我專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以有
垣塹可憑也修邊之役必當再舉夫定規畫度工費二
者修邊之事慎防秋併兵力重責成量徵調實邊堡明
出塞計供億節財用八者守邊之事因條十事上之帝
悉報許乃請帑銀六十萬兩修大同西路宣府東路邊

牆凡八百里工成子官萬達精心計善鉤校牆堞
近遠濠塹深廣曲盡其宜寇乃不敢輕犯牆內戍者得
以暇耕收邊費亦日省初客兵防秋歲帑金一百五十
餘萬添發且數十萬其後減省幾半又議掣山西兵幷
力守大同巡撫孫繼魯沮之帝爲逮繼魯悉納萬達言
萬達更事久帝深倚之所請無不從獨言俺答貢事與
帝意左先是二十一年俺答阿不孩使石天爵等款鎮
遠堡求貢言小王子等九部牧青山鹽中國緣帛入掠
止人畜所得寡且不能無亡失故令天爵輸誠朝議不
納天爵等復至巡撫龍大有執之大有進一官將吏悉

遷擢磔天爵於市寇怒大入屠村堡信使絕五年會玉
林衞百戶楊威爲所掠威詭能定貢市遂釋還俺答阿
不孩復遣使款大同左衞塞邊帥家丁董寶等狃天爵
前事復殺之以首功報萬達言北敵弘治前歲入貢疆
場稍寧自虞臺嶺之戰覆我師漸輕中國侵犯四十餘
年石天爵之事臣嘗痛邊臣失計今復通款即不許當
善相諭遣誘而殺之此何理也請亟誅寶等榜塞上明
告以朝廷德意解其蓄怨搆兵之謀帝不聽未幾俺答
阿不孩復奉印信番文欲詣邊陳款萬達爲奏曰今屆
秋彼可一逞乃屢被殺戮猶請貢不已者緣入犯則利

在部落獲貢則利歸其長處之克當邊患可弭若臣等
封疆臣貢亦備不貢亦備不緣此懈也兵部尚書陳經
等言敵難信請敕邊臣詰實責萬達十日內回奏萬達
還其使與約至期使者不至萬達慮帝督過以使者去
無可究爲辭已而使狎至牢拒之好言慰答而已俺答
以通好散處其衆不設備亦不殺哨卒頃之復至詞益
恭萬達又爲奏曰敵懇懇求貢去而復來今宣大興版
築正當羈縻使無擾請限以地以人以時悉聽即許之
貢不聽則曲在彼即拒絕之帝責其瀆奏卒不許葢是
時曾銑有復套之議夏言主之故力絀貢議且以復套

事行諸邊臣議之萬達議曰河套本中國故壤成祖三
犂王庭殘其部落舍黃河衞東勝後又撤東勝以就延
綏套地遂淪失然正統弘治間我未守彼亦未取乃因
循畫地守捐天險失沃野之利弘治前我猶歲搜套後
乃任彼出入盤據其中畜牧生養譬之爲家成業久矣
欲一舉復之毋乃不易乎提軍深入山川之險易途徑
之迂直水草之有無皆未熟知我馬出塞三日已疲彼
騎一呼可集我軍數萬衆緩行持重則備益固疾行趨
利則輜重在後卽得小利歸師尚艱倘失鄉導全軍殆
矣彼遷徙遠近靡常一戰之後彼或保聚或佯遁茆角

時動壁壘相持已離復合終不渡河我軍於此戰耶退
耶兩相守耶數萬衆出塞亦必數萬衆援之又以驍將
通糧道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彼所長守
險者我所便弓矢利馳擊火器利守險舍火器守險與
之馳擊於黃沙白草間大非計議者欲整六萬衆爲三
歲期春夏馬瘦彼弱我利於征秋冬馬肥彼強我利於
守春蒐套秋守邊三舉彼必遠遁我乃拒河守夫馬肥
瘦我與敵共之卽彼弱然坐以待懼其襲擊我及彼強
又懼其報復我且六萬之衆千里襲人一舉失利議論
蜂起烏能待三卽三舉三勝彼敗而守終不渡河版築

亦無日議者見近時搗巢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
寇不深競以爲套易復然搗巢因其近塞乘不備勝則
倏歸舉足南向卽家門復套則深入其地後援不繼事
勢異也往城諸邊近我土彼原不以爲利套自其四時
駐牧地肯晏然已乎事體異也曰伺彼出套據河守先
亟築渡口垣牆以次移賓邊堡彼控弦十餘萬豈肯空
套出築垣二千餘里豈不日可成堡非百數十不相聯
絡堡兵非千人不可居而游徼瞭望者不與當三十萬
衆不止也況循邊距河動輒千里一歲食糜億萬自內
輸邊自邊輸河飛輓之艱不可不深慮若令彼有其隙

我乘其敝從而圖之未嘗不可今塞下喘息未定邊卒
瘡痍未起橫挑強寇以事非常愚所不解也議上不省
其後俺答與小王子隙小王子欲寇遼東俺答以其謀
告請與中國夾攻以立信萬達不敢聞使者再至爲言
於朝帝不許二十七年三月萬達又言諸部求貢不遂
慙且憤聲言大舉犯邊乞令邊臣得便宜從事帝怒切
責之通貢議乃絕其年八月俺答犯大同不克退攻五
堡官軍戰彌陀山却之趨山西復敗還踰月犯宣府大
掠永寧隆慶懷來軍民死者數萬萬達坐停俸二級俄
錄彌陀山功還其俸俺答將復寇宣府總兵官趙卿怯

萬達奏以周尚文代未至寇犯滴水崖指揮董暘江潮
唐臣張淮等戰死遂南下駐隆慶石河營分遊騎東掠
遊擊王鑰大同遊擊袁正却之寇移而南會尚文萬騎
至參將田琦騎千餘與合連戰曹家莊斬四首搴其旗
寇據險不退萬達督參將姜應熊等馳赴順風鼓譟揚
沙蔽天寇驚曰翁太師至矣是夜東去諸將追擊連敗
之帝偵萬達督戰狀大喜立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
史尋召理部事以父憂歸明年秋大同失事督撫郭宗
皐陳耀被逮詔起萬達代宗皐萬達方病疽廬墓間疏
請終制未達而俺答犯都城兵部尚書丁汝夔得罪遂
即以萬達代之萬達家嶺南距京師八千里倍道行四
十日抵近京時寇氛熾帝日夕俟萬達至遲之以問嚴
嵩嵩故不悅萬達言寇患在肘腋諸臣觀望非君召不
俟駕之義帝遂用王邦瑞於兵部不數日萬達至具疏
自明帝責其欺慢念守制姑奪職聽別用仇鸞時爲大
將軍寵方盛銜宿怨讒言搆於帝萬達遂失眷降兵部
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畧紫荊諸關三十年二月京
察自陳乞終制帝疑其避事免歸瀕行疏謝復摘誚字
爲不敬斥爲民明年十月兵部尚書趙錦以附仇鸞戍
邊復起萬達代之未聞命卒年五十五萬達事親孝父

歿負土成墳好談性命之學與歐陽德羅洪先唐順之
王畿魏良政善通古今操筆頃刻萬言爲人剛介坦直
勇於任事履艱危意氣彌厲臨陣嘗身先士卒尤善御
將士得其死力嘉靖中邊臣行事適機宜建言中肯竅
者萬達稱首隆慶中追謚襄毅著績邊陲有人倫鑒鋤奸
贊曰楊一清王瓊俱負才畧著績邊陲有人倫鑒鋤奸
定難因以成功亦俱任智數然瓊其權譎之尤歟彭澤
望甚偉顧處置哈密抑何舛也毛伯温能任翁萬達張
岳以成安南之功不失爲持重將萬達飭邊備整軍實
其爭復套知彼知已尤深識遠慮云

明史卷二百九十六終